820(52)
4446

勒 薩 日

吉尔·布拉斯

楊 絳 譯

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外国古典文学名著丛書編輯委員会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五九年·北京

Lesage

GIL BLAS

Librairie Garnier Frères. Paris.

吉尔·布拉斯

*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北京五三五工厂印刷　新华書店发行

*

書号 1031　字数 470 000　开本 850×1168 耗 $\frac{1}{32}$　印张 $21\frac{3}{16}$　插頁 1

1958年10月北京第1版　1959年9月北京第2次印刷

定价（4）2.6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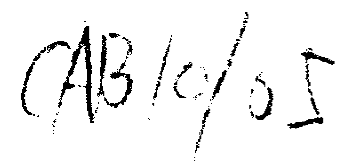
譯本序

"吉爾·布拉斯·德·山悌良那傳"(Histoire de Gil Blas de Santillane)，簡称"吉爾·布拉斯"，是法國十八世紀一部偉大的現实主義小說。作者阿闌·瑞內·勒薩日（Alain René Lesage)（一六六八至一七四七年)，是十七十八世紀之交法國作家中最偉大的人物①。这書分四部出版，前後相隔二十年。②一七一五年第一第二部出版，正是法王路易十四去世，路易十五即位的一年，作者已四十七歲。小說裏反映的就是那兩個朝代的法國社会。

路易十四窮兵黷武，称霸歐洲；國內又大興土木，建造宮室，弄得府庫空虛，賦稅繁重。这种苛捐重稅，都是人民的担負，貴族，教士，大小官吏等等是豁免賦稅的。收稅的办法也弊端百出，經手人从中私肥，都變成財主。農民小工藝者在重重压迫之下，只是喘息偸生。政府要開發國家資源，極力鼓勵工商業。隨着工商業的勃興，一個新的階級——資產階級也就起來了。这裏面有許多是新興的工商業鉅子，靠工業或商業發了財，買了貴勳授予狀，成了新貴族。路易十四倚重的大臣如高爾伯

① 見苏联科学院所屬"普希金之家"文学研究所一九四六年出版的"法國文学史"第一册第三部第二章，作者耿德里赫森（Г·Н. Гендрихсон）。節譯載"譯文"一九五四年二月号第一六八至一七九頁。

② 第一，二，三卷爲第一部；第四，五，六卷爲第二部；第七，八，九卷爲第三部；第十，十一，十二卷爲第四部。



(Jean-Baptiste Colbert)，勒·戴祀艾（Michel le Tellier），李宏(Hugues de Lionne)，都是这個新興階級裏的人物。路易十四初即位時，貴族領導的革命，所謂“弗隆德內战”(La Fronde)，使他对貴族生了戒心。他雖然許貴族享受特权，从不讓他們掌握实权。因爲連年战爭，貴族地主的收入大大減削。他們不事生產，又不問家計，田租都經管家的手，当然又得大打折扣。可是他們有一定的排場，巴黎有房子，凡爾賽有寓所，鄉下有莊子，起居服食，車馬奴僕，宴会賭博等等，花費浩大，入不敷出。皇帝的恩賞年金不易得到，得來也爲數有限，無濟於事，除非娶得有錢的太太，否則只好出高利借債度日，所以那時的貴人都一身是債。封建貴族已漸趨沒落，权与勢都到了新興的資產階級手裏。

路易十五即位時只是個五六歲的孩子，由他叔父攝政。攝政王重用的大臣是瞿不華紅衣大主教（Cardinal Dubois)。这人是個窮医生的兒子，依附攝政王，做他的幫閒，由攝政王一手栽培提拔的。他招权納賄，賣官鬻爵，当時人說他把小偸兒騙子的手段用到了政府裏去。路易十五当政後躭於逸樂，朝柄操在权臣和外寵手裏。在他手下弄权的是傅樂瑞紅衣大主教（Cardinal de Fleury)。这人主張和平節約，個人生活也很儉樸。这兩位紅衣大主教都是新興資產階級的人物。封建王朝的勢力越衰減，資產階級的勢力越强盛。一七一六年巴黎設立了第一個銀行，發行紙幣，代國家經收稅款，不久又設立了股票市場。那時候舉國若狂，人人只想買股票發財。巴黎街巷間流行個歌兒：

星期一我買股票，
星期二發財百万，
星期三陳設房間，

星期四車馬俱全，

星期五上跳舞会，

星期六入貧兒院。

又有個傳說，有位太太衣服華麗，坐了極漂亮的馬車，上戲院看戲，引起衆人注目。有位貴夫人定睛一看，失声道："啊呀！这是我家厨娘瑪利呀！"旁人就高叫"厨娘瑪利！"一唱百和，滿院譁然。那厨娘抗声对她主人道："不錯，我是厨娘瑪利，我在股票市場發了財，我愛穿好衣裳，我有的是錢，付得起賬！只怕你就办不到！"这也可見封建勢力被金錢压倒，巴黎已成金錢統治的世界。

十七十八世紀法國社会的这些眞相，就極生動的反映在"吉爾·布拉斯"这部書裏。勒薩日在"作者声明"裏說，这書"只求描寫人生，貼合眞相"。在他切实的描寫中，揭露了社会上可笑可鄙的形形色色。他怕觸犯当局，假託是西班牙斐利普三世（一五九八至一六二一年）和斐利普四世（一六二一至一六六五年）朝代的事。可是他又声明："我寫西班牙人情風俗，並非一絲不走原樣"，因爲要寫得"跟我們法國人的習俗合拍"。換句話說，他假託西班牙故事，來譏刺当時的法國社会。

且看这部小說裏怎樣挖苦貴族階級。第十卷第十章裏西比翁說："我要是自己作得下主，準生在头等貴人家……不过爸爸不是自己挑的。"这句話使人联想起博馬舍戲裏費加罗說的話："你是一位大貴人，就自以爲也是個大天才了！靠你的富貴，靠你的爵位，好不神氣！你憑什麼这樣享福呢？不过是託賴爹媽生了你！如此而已。此外你也只是個平常人罷了，和我一般無二。"① 有人

① 見博馬舍（Beaumarchais）（一七三二至一七九九年）的喜劇"費加羅的結婚"(Le Mariage de Figaro)第五幕第三場。

以爲这話敲了法國革命的警鐘，勒薩日比博馬舍早生了半個世紀，他書裏西比翁的話和費加罗的話遙遙呼应。① 他对貴族的諷刺，比博馬舍更尖銳，更無微不至。这裏面貴公子的傭人，言談舉止，都摹仿主人，学得維妙維肖，只欠些高貴的氣息。那种高貴的氣息，也只是跳舞師教出來的身段体態能了，所以跳舞師的束脩比其他一切教師高，一月要八個比斯多，还說："怎麼貴呀？你請個哲学教師，一月就要一個比斯多呢！""一個人沒經我們點撥，算什麼东西呢？""我們能教得他們舉止文雅，氣度尊嚴。"② 他們的爵位算得什麼呢？这書裏一個女戲子的女傭人說得好："其实一個侯爵和一個戲子的日程，簡直一模一樣。如果說每天四分之三的時候，侯爵地位比戲子高，那麼其餘四分之一的時候，戲子扮演大皇帝呀，國王呀，地位就比侯爵高。我覺得我們有这种榮華顯貴，也就跟朝裏人物扯個直了。"③ 主角吉爾·布拉斯一再爲皇帝拉縴，後來得了貴勳授予狀，上面說："爲君爲國，屢著勤劳，特賜勳位，聊酬忠愛。"④ 他傭人西比翁說："你有那貴勳授予狀，够你子子孫孫沾光的了。年深月久，你那份授予狀的來头，就像一切人家的根柢一樣，無从查考；四五代以後，山悌良那家就是头等的名門望族了。"⑤ 吉爾·布拉斯未得意時，一個老於世故的傭人对他說："听我的話，親愛的吉爾·布拉

---

① 阿札 (Paul Hazard) 的"歐洲十八世紀思想史" (La Pensée Européenne au XVIIIe Siècle) 第一册第一五至一六頁說，意大利詩人巴利尼 (Guisppe Parini 一七二九至一七九九年) 的諷刺詩裏，已經透露費加羅这句話的意思。他忘了勒薩日說得更早。

② 見本書第十二卷第五章。

③ 見本書第三卷第九章。

④ 見本書第十二卷第六章。

⑤ 見本書第十二卷第十三章。

斯，你还是吞下这口氣吧。平头百姓，不論受了貴人多大的委屈，也得恭而且敬。当然有些大人物是庸才俗子，不値得佩服，可是他們害人的本領是有的，应該对他們存着個畏懼之心。"① 他对教会貴人的嫌恨也常流露，如西比翁小時聞到大主教府的肉香，看見許多厨子做菜，感嘆說："大主教府裏的吃用，老天爺照顧得多周到啊！"② 这類的笑罵感慨，不是替人民說話，道出了他們心事的氣憤麼？

作者寫出了那些沒落貴族的荒唐無聊。他們每天日中起床，傭人伺候着穿衣打扮，於是三朋四友，酒食徵逐，看戲賭錢玩女人。他們不問家計，田租落了總管的腰包，自己得出重利借債度日。有個市民說起借債道："那起貴族呢，我不怪他們，債是他們的家私。"③ 不过有個商人說："跟这起大爺交易不吃虧，他們常会娶到有家私的老婆替他們还債。"④ 他們仇恨新興的資產階級，一位貴公子說："这起暴發小子想冒充咱們这种人呢，我看見他們傾家蕩產，眞是高興。"⑤ 他們挖苦稅務員，"……那种公不忘私的包稅員，他家很富麗堂皇，也很雅緻，酒菜办得在行，可是主人眞可笑……他包稅局那班人裏最鄙俗的一個，却要裝貴人氣派；他老婆是個醜巴怪，也做出千嬌百媚……"⑥ 他們又形容暴發的市民結交貴人，化了寃錢，受尽他們冷嘲熱諷，还欣欣得意。我們由此看到了当時这兩個階級的矛盾。

統治階級的醜惡面貌，在这部書裏，寫得非常眞切。他們傾

---

① 見本書第七卷第五章。
② 見本書第十卷第十章。
③ 見本書第五卷第一章。
④ 見本書第三卷第三章。
⑤ 見本書第三卷第四章。
⑥ 見本書第三卷第三章。

軋爭权，結党營私。賴瑪公爵和兒子爭寵，就和外甥勾結，叫外甥拍上皇太子，用手段叫他外甥和他兒子作对，“我離間了他們表兄弟倆，叫他們都來求我撑腰，都得依仗我，就都受我節制了。”① 奥利法瑞斯伯爵告訴吉爾·布拉斯：“我初上台当首相，的確很留心，皇上左右安插的都是我的親戚朋友。我要一身独被皇恩，朝廷上大臣誰有些本事，會分我的寵，就派他做總督呀，大使呀，一個個打發出去。”② “在权貴左右，不論幹什麽，都靠使詭計，結死党；那些大老爺，隨着親信的二爺們擺佈，二爺又由三爺來擺佈。”③ 一人得勢，手下人都爬上高位。首相賴瑪公爵的一等秘書原是这位公爵的家僮，“他自以為是賴瑪公爵的同僚；據說他实在也和賴瑪公爵平分首相的大权，可以任意分派大小官職。外面因此很有閒話，可是他滿不在乎，只要有抽头兒回扣，对人言置之不理。”④ 这起人当政，只知招权納賄，賣官鬻爵。吉爾·布拉斯得意後，“蒙公爵允許，我肯幫誰的忙，都可以向他求情，……正要一隻獵狗，替我找些野味，換句話說，正要個手段巧妙的混蛋，替我打听誰有事求首相，把他引上門來。”⑤ 買賣一次次上門，他替决鬥殺人的紳士弄赦免狀，替盜印書籍的奸商把公家沒收的書籍要回，替走江湖医生弄營業專利証書，他“恨不能貼出招子說，誰要向朝廷求情，只消上我門來。……我專看銀子份上，替人幫忙。”⑥ 他还出賣实缺，也出賣勳爵的头銜。“憑我弄來一紙勳位授予狀，就把個好好的平民，變成個混帳的紳

① 見本書第八卷第四章。
② 見本書第十一卷第八章。
③ 見本書第七卷第十二章。
④ 見本書第八卷第二章。
⑤ 見本書第八卷第七章。
⑥ 見本書第八卷第九章。

士。"[①] 他只能出賣中小官職，大的官職是一等秘書的買賣。"当時的大官小吏一概不行，因爲我們把大小官職做这般好買賣，委任的人物未必能幹，品行也未必端方。我們明知馬德里人把我們冷嘲熱駡，可是我們像守財奴一般，看見了金子，就笑駡由人。"[②]

作者的諷刺並沒放过那位"賢明"的奧利法瑞斯伯爵。他上台对百姓許下等等宏願，無非要"贏得百姓擁戴我執政"[③]。他心願既償，果然也行了些善政，就派人探听輿論，他關心的不是民間疾苦，却是他執政時的名氣。"百姓的嘴沒遮攔，說話不留情面，那些人奉命據实呈報，有時弄得首相大人很难堪。"[④]这还不过是嘲笑他好名。他雖然廉潔，自奉也甚儉，他太太却"有個毛病，若要託她求情，一分情要一分金子的。"[⑤]他家總管談起首相大人的收入："全國的武爵封邑，都在咱們大人手裏，一年有四万艾古的收入；……此外他又兼內廷大臣，侍从大臣，美洲大臣，靠这三個職位，一年又有二十万艾古的進賬。可是比起他在美洲發的財，这眞算不得什麼。你可知道那財是怎麼發的？……"[⑥]他是借公家的船運貨往美洲交易賺來的。"運費分文不出……他絲毫沒有虧負万歲爺，單靠这种交易，就賺了好幾百万了。"[⑦] 这見得在那种社会裏，做官就可以發財；位子越高，弄錢越容易。前任首相的官職是賣錢的。他呢？他疑心某都統是前任首相的私人，就

---

① 見本書第八卷第九章。

② 見本書第八卷第九章。

③ 見本書第十一卷第五章。

④ 見本書第十一卷第七章。

⑤ 見本書第十一卷第五章。

⑥ 見本書第十一卷第十一章。

⑦ 見本書第十一卷第十一章。

把他撤職；經他的親信求情，就把那人升做總督。他把官職做人情賞給親信，說这官值多少錢，"儘可遙領"。① 可見也並未选用賢能，一般的把官職当私產。前任首相要鞏固地位，叫吉爾·布拉斯替皇太子拉皮條；这位首相要皇帝不問政事，叫吉爾·布拉斯爲皇帝弄女人。这叫我們想起"紅梨記傳奇"裏奸臣梁師成的那段名言："我教導你，大凡官家不要容他閒，常則是把些声色貨利，打哄日子过去，他就不想到政事上边，左班那些秀才官兒，便有言也不相入了。"② 这起权臣奸相，不論中外，手段都相仿的。作者不但寫奥利法瑞斯伯爵上台時百姓多少期望，也寫了他下台時百姓的怨望。批評家以爲这位首相影射权臣傅樂瑞。这小說末一部出版時，傅樂瑞还在位得勢，以後还当权八年之久，可是作者已看到他必定失敗，也足見他对統治階級並沒一點幻想。

書裏反映的整個社会，是個金錢万能的社会。初出茅廬的小子像吉爾·布拉斯，像理髮師狄艾果，手裏有了幾個錢，就覺得天下去得。吉爾·布拉斯初出獄，身边只有幾個小錢，遭了客店家冷淡，只好忍氣吞声。他有了錢立刻高声大氣，肆無忌憚，人家也就賣賬。法官公差平時裝出奉公守法的樣兒，欺負人民；可是見了錢就喜得滿面放光，拿了錢就肯行一切方便。女戲子陸珊德講她怎樣对付男人："他有錢，我殷勤接待；他錢化完，我就閉門不納。"③ 吉爾·布拉斯的相好蘿合不肯嫁悔省院總管，因爲"一來他不合我脾胃，二來我也不信他有錢。可是……他攤在我面前的金子鑽石，耀花了我眼睛。我領会到錢跟愛情一般，都会叫人物變樣兒。我漸漸覺得这比斯蓋人變了個人了：那瘦長的骨架子，

---

① 見本書第十一卷第十三章。

② 見校正原本"紅梨記"第三齣。

③ 見本書第五卷第一章。

變了秀挺的身材；灰白臉兒，變了白净面皮；連那副假道学氣，我也有好听的名目。”① 这話眞是替金錢現身說法。吉爾·布拉斯得意後，怪做媒的：“你糊涂了麼？怎麼替我說個平头百姓家的姑娘呀？”② 他眼界髙得很。可是他听說那位小姐是“好一尊金人兒”，有十万杜加賠嫁，立刻心上就活動了。雖然那小姐模樣兒平平，他看來也覚得不討厭。理髮師狄艾果家裏發了財，妹妹不是立刻就嫁了地方長官的兒子麼？至於官場，当然更非錢不行了。吉爾·布拉斯做了首相寵信，上門求情的有兩种人：“一种是出錢請我向首相說情的，另一种是不出錢苦求我說情的。我对第一种人總悉心靜听，出力幫忙。我对第二种人，或者推托幾句，当場打發掉，或者一味敷衍拖宕，弄得他們不耐再等。”③ 他恩深義重的朋友要他安插個朋友，他却把那位子賣了錢，覚得这筆錢比朋友的空言道謝美得多。金錢不但能压倒朋友之情，連文人的名譽和光榮观念也压得倒。吉爾·布拉斯的好友法布利斯寫了個戲，大受观衆辱駡，可是他东家大財主却讚賞这戲，賭氣送了他一筆年金。法布利斯大爲得意，說“承他們一駡，倒一下子照应了我下半世的丰衣足食。”④

既然金錢万能，就無怪人人只想發財了。如果專爲發財，勤劳賺錢總不及欺騙搶奪來得容易，大家自然走上这條路。强盜，騙子，賭棍之流不用說，自以爲有職位，有正当行業的也都是抹殺了良心只想賺錢。做官是發財的好机会，上自首相，下至地方上小官小吏，伸手只是要錢。“努力呀！……攢點兒，積點兒！

---

① 見本書第七卷第七章。

② 見本書第九卷第一章。

③ 見本書第八卷第十章。

④ 見本書第十一卷第十章。

你走運了，多弄兩個錢吧！”①“現在奧利法瑞斯爵爺还大权在手，你又很得寵，乘此机会，趕緊多弄些錢。”② 慈善家“替窮人效劳，自己變成富翁了。”③ 收稅員爲公家服務，自己發了財；律師“研究法律，就是要把舞文枉法的手段，学得高明”④，好奪人家的產業。⑤ 吉爾·布拉斯行医殺人，不过是爲幾文診金。買賣舊衣的滿口公道，一文小錢的貨要賺一塊大洋的利。放高利貸的要了二十五分利，还說是与人方便。做總管的把人家敗光，自己發了財。管家婆離間人骨肉，要得人遺產。無怪强盜头子羅朗都对吉爾·布拉斯說：“我想你不会糊塗到不屑与强盜爲伍吧？哎，普天之下，誰不是强盜？朋友，誰都是！誰都愛搶奪旁人的东西，世情一概如此，只是搶奪的方法各各不同。譬如說吧，帝王南征北伐，搶奪別人的國家；貴人借了錢不还；銀行家，司庫員，股票經紀人，批發零售的各种商人，誰算得誠实呀！至於司法界，我也不用說了，他們幹得出的事兒大家都知道。不过我承認，他們比我們慈悲些；我們時常殺害無辜，他們竟会出脫該死的犯人。”⑤ 只有勤勤懇懇靠劳力謀生的人，强盜头子沒認爲同道。

在这樣的世界裏，有一條成功的捷徑：“跟上一位大老。你要想法子在他办的公事裏插上一手，或者使他取樂兒少不了你，否則你跟他也是枉費功夫。”⑥ 在貴人家做事，若要馬上得意，幫閒是條捷徑。“若靠你規規矩矩当差，只好一步步挨，还未必能

---

① 見本書第八卷第九章。

② 見本書第十二卷第七章。

③ 見本書第一卷第十七章。

④ 見本書第五卷第一章。

⑤ 見本書第一卷第五章。

⑥ 見本書第一卷第十五章。

挨到头呢。"[1] 吉爾·布拉斯也像法國的瞿不華紅衣大主教，从这條路爬上高位。他的新交，"多半不知是什麼出身，憑運氣做到了目前的職位"，[2]他們無才無德，碰運氣走門路在社会上混。吉爾·布拉斯慨嘆說："命運之神呀，你就是偏心这种人！"[3]無怪"世上一大半人都跟他們的地位不称"。[4]

一個平民出身的人，要是老老实实遵守吉爾·布拉斯父母的劝戒："做人要規矩，別幹壞事，尤其不可以偷东西"[5]，那麼他只好像吉爾·布拉斯的父母一樣，辛勤一世，窮死苦死。吉爾·布拉斯听了父母的教訓，一走上世路，就大做寃桶，連連上当，方知"他們不該劝我別欺騙人，該教我別受人欺騙才对。"[6]吉爾·布拉斯只說"別受欺騙"，並不主張"幹壞事"去欺騙人。这一點上，他跟西班牙流浪漢体小說的主角不同。这体小說把社会上貧無立足之地的"流浪漢"（Picaro）[7]作主角，往往由他自述怎樣偷竊欺騙爲生，从他的立場观點來揭露社会的黑暗。"吉爾·布拉斯"这部小說就是这种体裁，不过主角吉爾·布拉斯却不是個地道的流浪漢。这書裏的一個騙子說："雖說偷东西不应該，到無可奈何的時候，不該也就該了。"[8]流浪漢的道德观就是如此。他們沒法兒講什麼道德。社会对他們太殘酷，窮人無一線生路，就靠偷盜欺騙來吃飯，用不負責的破壞手段向社会報復。他們不

---

① 見本書第七卷第十五章。
② 見本書第八卷第十三章。
③ 見本書第八卷第十三章。
④ 見本書第七卷第十三章。
⑤ 見本書第一卷第一章。
⑥ 見本書第一卷第二章。
⑦ 有人譯作"惡漢"。
⑧ 見本書第四卷第十一章。

想向上爬，对主人家决不効忠，从來不講什麼良心，幹了"壞事"决不內愧，反而引以爲榮。这本書的內容就不同，書裏描寫的社会，的確是個欺詐搶奪的社会，如果要出头，或是要弄錢，欺詐搶奪的办法見效最快。像沈琦勒大尉那樣一個正直的人，爲了國家的光榮，把產業全報效了，自己成了個折臂斷腿瞎眼的殘廢，他要請求朝廷的恩俸，也不得不冒認相府秘書的外室做外甥女兒，否則恩俸再也輪不到他。但是这裏的社会，並不像西班牙流浪漢体小說裏所寫的那樣冷酷無情。吉爾·布拉斯受人欺迫，也有人周濟；他常常吃虧，可是幫他的朋友也不少。他自己雖然欺騙过人，也曾仗義救人，人家也知恩報答。他走了背運，又会交好運。吉爾·布拉斯"幹壞事"，並非逼得沒有旁的生路，才來这一手。他只是受了環境誘惑，事後總受良心的譴責。他对主人死心塌地，一味向上巴結，畢竟爬了上去，沾了點統治階級的边兒。所以他跟西班牙流浪漢体小說的主角，意識和性質很不相同。这書裏的幾個流浪漢，或者像西比翁"改邪歸正"，或者像拉斐爾和拉莫拉，怙惡不悛，就沒有好收場。吉爾·布拉斯看見他們受刑，心裏凛凛然害怕起來，感謝上天保佑，沒有落在他們一夥。这都不是西班牙流浪漢小說的体例。勒薩日推陳出新，把流浪漢体小說的照例主角，加以發展，開創了後來英法流浪漢或"冒險家"体的小說。

勒薩日欣賞的是流浪漢那點压不倒的興緻，無論处順境逆境，都滿不在乎。他們說："……倒楣事兒还是有的。那也不要緊，吃了苦头，就覺得甜头的味道更好。人事無常，時運起伏，我們是飽經慣歷的。"① 法布利斯說："朋友，人生一切不如意事，应該自己会譬解，品性堅强的人跟懦夫就是这點不同。……西塞

① 見本書第四卷第十一章。

羅說的好：千万別喪氣，忘掉自己是個人。我就是那种性格，儘管失意，决不頹喪，永遠不給壞運氣压倒。"① 作者就拿这种嘻笑的精神來对抗社会的不合理。吃了虧就学個乖，別再上当。非但別喪氣，还要鼓起勁來，另找出路，有机会就"棄邪歸正"。書裏那些"不歸正"的流氓騙子，不曾有好下場，爬得高的人摔得也重，得意失意，也不过在頃刻之間。作者寫出这些人生經驗，叫讀者自去領会，得些教益。

当然，他那點反抗很不徹底。他揭露了社会的黑暗，並未批判到社会制度的不良，他不擁護統治勢力，並沒主張推翻它，以爲政治總是骯髒的。他嘲笑教士，並不反对宗教。總之，他承襲了法國十七世紀莫里哀（Molière）等的批判精神，还未能像十八世紀服爾德（Voltaire），孟德斯鳩（Montesquieu），狄德羅(Diderot）等从制度上去看問題。若把他的小說作爲对社会的批評而論，就不及服爾德，孟德斯鳩，狄德羅等的小說來得徹底。但就小說而論，勒薩日的比他們的哲学小說具体而且生動。"吉爾·布拉斯"像許多偉大的現实小說，客观效果超出主观意圖之外。这裏可以看到封建勢力衰退而資本主義勢力形成時的社会情況，可看到金錢統治的世界，可看到当時社会的本質，和此中的矛盾和鬥爭。从作者揭露的种种可鄙可笑处，可看到整個社会的不合理，明瞭法國大革命是必然的結果。作者並不想根本改變國家制度，他只是站在人民立場上抨擊法國当時的政治和社会。

勒薩日出自布列丹尼的舊家，祖父在地方上有個官職，鄉間有田地，有莊子，是一鄉之主，城裏也有一所大房子。他死後長子承襲了田莊和鄉紳的头銜，次子承襲了城裏的房子。長子就是

---

① 見本書第一卷第十七章。

阿蘭·瑞內的父親。他是個公証人，娶了個公証人的女兒，買了弟弟承襲的房子，在城中居住。阿蘭·瑞內是独养兒子，一向嬌养在家。他九歲死掉母親，十四歲死掉父親，那時他还是個世事不知的孩子，从未離家一步，而且一點教育都沒受过。他父親身後有些未了的債，他的保護人一個叔叔和一個舅舅都乘火打刼，追索許多舊債，有的沒憑沒據，有的竟是虛賬。他們把遺產賤價抵賣，清償了債務。於是城裏的房子，鄉間的田地莊子，連那鄉紳的头銜，一股腦兒都沒了，勒薩日就此成了個窮小子。

他被保護人送到家鄉附近耶穌会办的学院讀書。八年後他到巴黎去学法律，二十六歲上娶了個巴黎市民的女兒，在巴黎一住五十來年。他当过一時律師，也在包稅局当过小職員，以後就專靠寫作爲生。当時文人大多投靠权貴，他性情倔强，从不肯阿附趨奉。他兒子記他的話："要得到貴人青眼，惟有賠小心，獻殷勤，用的手段，說是迎合，其实竟是無恥。"又說："有些職位我都不肯就，别人得了会發財，我得了一無補益，我这人太正直。"[①]他最成功的喜劇"翟加瑞"(Turcaret)上演之先，他答应某公爵夫人在她家裏当着許多賓客朗誦一遍。那天他忽有要事躭擱，沒能準時趕到。公爵夫人擺出大架子，怪他躭誤了大家一個鐘头。他說："好吧，太太，我替您掙回兩個鐘头得了。"說罷回身就走，任憑人家趕上來好言慰留，他头也不回的去了。[②]这件事是法國文壇上的美談，大家都驚佩他的骨氣。勒薩日就是这种性格。

---

① 見克拉瑞悌 (Léo Claretie)的"小說家勒薩日" (Lesage Romancier) 第一七頁。

② 見莫利斯·阿蘭 (Maurice Allem) 編註的"聖·伯甫 (Sainte-Beuve) 論法國大作家"第十册第八頁。

他那個戲裏所諷刺的包稅員，"吉爾·布拉斯"裏也常常挖苦的。从來法國作家都沒敢得罪过这种人。法國十八世紀參加法國大革命的文人商佛說："莫里哀什麼都不放过，可是对包稅員从沒有一句譏諷，这是件可怪的事。據說高爾伯曾有訓令給莫里哀和其他喜劇作家，不得諷刺这等人。"① 莫里哀在他的独幕劇"艾斯喀爾巴雅斯伯爵夫人"(La Comtesse d'Escarbagnas)裏寫到一個包稅員，这人只在第八景出場一次，談吐有點鄙俗，莫里哀对他的諷刺一點也不露骨。勒薩日却毫不留情，揭露出他的醜惡面貌。这個劇本皇家劇院一再推諉不演，經皇太子干涉後勉强上演，勒薩日爲这劇本和皇家劇院鬧翻，一生只爲大衆化的市場劇院(Théâtre de La Foire) 寫了許多輕鬆有趣的戲。当時文人薈集之所，圈子較小的是貴夫人的沙龍，較爲民主的是馬路上的咖啡館。勒薩日不耐煩上貴夫人的門，只喜欢坐咖啡館。"讓我在平民中老死"，聖·伯甫引用了这句拉丁名言來称道他的一生。② 他靠劳力爲生，从沒肯向統治勢力低头，对当時社会，能用冷靜的目光來观察，用不屈的精神來批判，还能够不避禁忌，大胆描寫。雖然他的思想受到時代与身世的局限，批判得不徹底，这部小說还是反映了当時社会的眞相。

勒薩日反映他观察批判的社会，並不是瑣瑣碎碎記載些眞人眞事。眞人眞事是他創作的源泉，他从裏面汲取人物故事的成份，按照人生眞相，重加安排，重新創造。那些人物和故事就有普遍的眞实性，所謂典型化了。因此都好像入情入理，隨处可見。所以"作者声明"裏說：並沒有影射当時某人某事，若說書

① 見商佛 (Chamfort) 的"人物与掌故" (Caractères et Anecdotes)，克瑞斯(G. Crès)版第一七〇條。

② 見莫利斯·阿闌編註的"聖·伯甫論法國大作家"第十册第一九頁。

裏某人像你，也可能像許多别人。“……卑鄙齷齪的事，希奇古怪的人，到处都是一樣。”所以作者儘管假託西班牙故事，一切法國批評家都承認这部小說裏描寫的是当時法國社会。而英國的批評家却說，他寫的不僅是法國社会，是一切社会。① 我們可以修正一點，他寫的是一切制度相似的社会。

勒薩日不僅描寫了一個典型的社会，他小說的主角吉爾·布拉斯，也是封建社会崩潰、資本主義社会形成時期的典型人物。有的批評家說他彷彿是从人羣裏隨便拉出来的，隨時会混進人羣裏去。② 不过那個人羣並非勞動人民羣衆，却是一羣小市民。歷史上有名的瞿不華紅衣大主敎和他同時的西班牙阿爾伯隆尼紅衣大主敎(Jules Alberoni)都是这一流人物。有人以爲吉爾·布拉斯就是法国十七世紀後半葉的政客古維爾 (Jean Hérault Courville) (一六二五至一七〇三年)，因爲身世相似，古維爾著有回憶錄一册，勒薩日想必讀过。③ 我們儘可以尊重作者的声明，無須考証吉爾·布拉斯是否某某人。那時舊貴族漸漸沒落，中下層階級的人依附权勢，都可以向上爬。成功的在歷史上留下了名字，爬不高或者竟爬不上的無名小子不知要有多少。那樣的人不僅在那時的法國滿眼都是，就在我們的舊社会裏也多得很，翻開“儒林外史”，就会碰到这類角色。

---

① 聖茨伯利 (Ceorge Saintsbury) “法國小說史” (History of the French Novel) 第一册第三三一頁論勒薩日有世界性；又格林 (F. C. Green) “法國小說家” (French Novelists) 第七五頁論“吉爾·布拉斯”一書是一切社会的寫照。

② 聖·伯甫引巴丹 (Patin) 語，見莫利斯·阿蘭編註的“聖·伯甫論法國大作家”第十册第二九頁。

③ 見謝布列玆 (Victor Cherbuliez) “法國十七十八世紀小說裏的典型” (L' Idéal Romanesque en France de 1610 à 1816)第一一四頁以下。

勒薩日对这种人有同情也有諷刺。他的同情只是寬容，並非贊許；他的諷刺雖非鞭策，分明还是諷刺。作者对吉爾·布拉斯不深惡痛絕，因爲他本質不算醜惡，書裏还另有醜惡的角色。他的毛病只是一般市民的通病：愛面子，貪小利，一心向上爬，平時也講講"道義""品節"，到名利關头，就什麽都不顧，只圖功名富貴了。勒薩日对这种人的諷刺，筆下还留情，只寬和地揭出他們的短处，顯得他們可笑。但是吉爾·布拉斯爬上統治階級之後，原來一個可笑的人物，就變得可鄙可恨；原來一個能好能壞的小市民，到了那個地位，就變成了欺負人民，剝削人民，一味想升官發財的無耻小人。勒薩日把他挖苦得很刻毒。

吉爾·布拉斯是個普通市民，可是有他的個性。他是個"通才"(L'outil universel)。他雖然出身貧苦，却受过些教育；沒甚大本事，却有點小聰明；爲人懦怯，逼上絕路也会拚一拚。所以他無論在什麽境地都能混混，做强盜，做医生，做傭人，做管家，做大主教或首相的秘書，件件都行，那裏都去得。而且他从不喪氣，壞運氣压他不倒，摔下立刻爬起，又向前邁步。他又观察精微，做了事總要反省，对自己很坦白。一部暴露社会黑暗的小說，正需要这樣一位主角，帶着讀者到社会每一階層每一角落去經歷一番。

他到过强盜窩，監獄，貴人的府第，皇帝的宮室；見識过女戲子的生活，大司鐸的飲食起居；知道医生怎樣看病，文人怎樣著作，政客怎樣爭权，官僚怎樣弄錢；嚐过人世升沉翻覆的种种滋味。吉爾·布拉斯不僅帶讀者一处处經歷，也在經歷中一點點改變。他从一個初出茅廬的毛头小夥子，漸漸變成個謹愼持重的大鄉紳；从只想創一份家業的窮人，漸漸變成歸田退隱的濶老。他从鄉下佬變成靈俐小子，變成巴結的傭人，變成無耻的走狗，

變成看破勢利的“清高”紳士。他从每次經歷得到教訓，爲人行事，隨着總有些改變。

但是他的個性始終未變。吉爾·布拉斯这個“通才”，吉爾·布拉斯这個運氣压不倒的人，只在經歷中漸漸發展成熟。他雖然添了經驗，也並沒把毛病改掉。他始終很虛榮。他初出世听了箴片的奉承，驚喜交集，出了寃錢請箴片吃飯。他有了錢忍不住賣弄，結果給人家拐騙一空。他到自己田莊上去“歸隱”，还是愛擺臭架子，下了馬車，路也不会走，要扶着個人，靠在他身上。他吃一次虧，学一次乖，總沒有完全学乖；一次次受良心譴責，决心做好人，到名利關头，还是身不由己。他爲了自身利益，做花花公子的傭人時就巴結那混蛋的總管，做首相秘書時就巴結那混蛋的一等秘書。他爲了升官發財，不惜替賴瑪拉縴。後來因此入獄，賴瑪坐視不救，他算是吃了最大的虧，学了最大的乖，知道做权臣的親信是怎麼回事，决計再不入官場了。可是他听說賴瑪下台，就怦然心動，这番对自己都不老实了，自哄自騙，說有點好奇，想瞧瞧新皇帝是否記得他。他重又入朝碰運氣，只推親友慫恿，自己沒有希冀之心。其实他不过乖了些，不敢存奢望罷了。等到新首相又引他做親信，就把持不住，又夢想起升官發財來。他答应首相：“一切悉心尽力，听他調度，他以爲可以委我办的事，我絕不躊躇，一切从命。”① 这就是答应首相，任何下流無恥的事都肯办，他後來果然又去替皇帝弄外寵了。馬克思說吉爾·布拉斯始終是個奴才 (Gil Blas in den verschiedensten Abenteuern stets Bediener bleibt)②，眞是一針見血。

---

① 見本書第十一卷第八章。

② 見馬克思、恩格斯“論文藝” (Über Kunst und Literatur)，柏林漢歇爾 (Henschel) 書店一九五三年版第二〇六頁。

这様一個活跳的人物，勒薩日不是用工筆描畫出來的，他只用粗線條勾勒。吉爾·布拉斯的個性，在他舉動言談和不同的境地中完全襯托出來。可是其他角色，往往只是個概念化的人物，如貴公子，貴夫人，教士，公差，医生等等。書裏兩個買賣舊衣的販子，談吐行爲，幾乎完全一様。小說第三部裏的人物就寫得較爲圓到，格拉那達大主教不僅是個大主教，不僅是個文人，他有独特的個性，成了個典型人物；英國詩人拜倫最喜欢称引这位大主教的笑話。蘿合活躍紙上，也不僅是個概念化的女戲子。勒薩日不作細膩的心理描寫，心理只在行動中流露出來。譬如第四卷第七章裏那上了年紀的花花公子，發現外室有外遇，寧可閉眼做烏龜，他那心理，从行爲言語中昭然若揭，不必再加分析。又如吉爾·布拉斯在西西利貴人家当總管，和厨子头兒鬥法，那厨子的怨毒，儘可心照不宣，無需解釋。可是多數人物，尤其女人，個性都沒有，更說不到細膩的心理。这部小說叙述吉爾·布拉斯經歷的各种奇遇趣事，層出不窮，而对於每個故事裏出場的人物，不及着力細寫，除了常出現的幾個主要人物，其他許多角色，都只是略具輪廓，沒有鮮明的個性。

暴露社会的小說，牽涉到的方面愈廣，結構愈不易嚴密。作者不能用一個故事來包羅万象，往往就用一個主角來貫串許多不連貫的故事。哥德說："詩人想把世界上形形色色表達出來，所以寫的故事裏需要個名人做主角，把他当一條繩索，不論多少事，都可以掛上去。荷馬的'奥德賽'，勒薩日的'吉爾·布拉斯'就用这办法。"① 勒薩日的吉爾·布拉斯还不僅是條繩索，他是個一貫的人格，他的個性，隨着他的經歷漸漸發展，因此又增加了

① 見艾克孟 (H. T. Eckermann)的"歌德語錄"，克樂伯 (H. T. Kroeber) 編本第一册第三七六頁。

小說的統一性。

勒薩日叙事輕快，而从容不迫，偶然也刻劃細緻，譬如描寫那上了年紀的花花公子怎樣捲鬍子，洗眼屎，鑷毛等等，尤喜欢描寫吃食，可是整部小說的叙事，就像吉爾·布拉斯的文筆一樣，“簡潔精切”，而且“筆致輕鬆”。他用的是樸素的筆法，不喜雕飾。馬克思說起这部書的時候，也称讚它叙事生動自然。①

这小說的第一部生氣蓬勃，活潑有趣。第三部的政治性特別强，人物寫得較前深刻。第一第二部裏的人物魚貫登場，第三部裏場面大，人物多，較前二部熱鬧。第三部結束，整部小說也可以完了。第四部裏西比翁的自述，不免有重複之嫌，而且吉爾·布拉斯再入朝，又是他第一次入朝的重複。可是第四部結束了一切未完的故事，吉爾·布拉斯的個性也揭露得更透徹，人物故事都愈見完整。故事中有些巧合的地方，不大可能，也是個缺點。

作者常在叙述時停頓一下，講個浪漫故事，或悲或喜，往往配合当時情境，作個陪襯。故事中嵌故事，原是当時風尚；这部現实性的小說裏嵌上浪漫故事，尤有它歷史的原因。一部現实主義的小說，不是突然的產物，自有個發展的过程。法國十七世紀的小說家像斯古德麗女士 (Mlle Scudéry) 的作品，浮夸冗長，專寫英雄美人的悲欢離合；奥納瑞·瞿非 (Honoré d'Urfé) 的田園小說，寫的是牧羊男女在世外桃源裏談情說愛。雖然英雄，美人，牧羊男女都是当時貴人命婦的化裝，那些小說並沒寫出貴族社会的眞相。另一派如索瑞爾 (Charles Sorel)，斯加隆 (Paul Scarron)，过於誇張了人生中鄙俗的一面，像哈哈鏡裏照出來的东西，雖然令人發笑，究竟不是眞实的人生。拉斐德夫人 (Mme

① 見馬克思、恩格斯“論文藝”，柏林漢歇爾書店一九五三年版第二〇六頁。

de La Fayette）的浪漫歷史小說“克來芙王妃”（La Princesse de Clèves）風行一時，因爲这浪漫故事借了個歷史背景，彷彿是实事，作者又頗能描寫心理，人物就有了血肉。可見現实主義的力量已經在生長。那時拉・布呂葉（La Bruyère）的“各种性格論”（Les Caractères）和聖・西蒙（Saint-Simon）的“回憶錄”（Mémoires）都寫当時眞人眞事。勒薩日借了個歷史背景，寫当時社会眞相，旣不过於浮夸，也不过於鄙俗。那時莫里哀早已把現实的人生搬上戲台，叫尋常的市民当了主角。勒薩日戲裏的主角，也是这种人。可是戲台上的人物，只能在某种背景裏表演人生，接觸面不廣。勒薩日領他的主角去經歷了各种社会生活。他这樣寫出了这部偉大的現实主義小說。不过当時小說讀者，对浪漫故事还有留恋，摻雜在这部小說裏的浪漫故事，正是小說在演變中留下的舊跡。

勒薩日靠寫作爲生，作品很多。他早年翻譯西班牙小說戲劇，譯筆很自由，漸漸就在自由翻譯中任意改寫，由此進而爲独立的創作。他爲市場劇院寫的許多趣劇，多半由意大利劇本改編，其他劇本，如“主僕爭風”（Crispin rival de son maître）是一部成功的趣劇；“瞿加瑞”諷刺包稅員，是一個直追莫里哀的諷刺喜劇。他第一部小說“瘸腿魔鬼”（Le Diable Boiteux）（一七〇七年出版），寫魔鬼帶了個学生遊玩，掀起一座座屋頂，讓那学生瞧屋裏的人在幹什麼事。借魔鬼掀開屋頂來揭露屋內的形形色色，这办法是从一部西班牙小說裏借來的。不过勒薩日只借了個框子，畫裏的景物全是巴黎实情。批評家常把这部小說和拉・布呂葉的“各种性格論”相比。这書的題材和“吉爾・布拉斯”的相似，暴露的方面不如“吉爾・布拉斯”廣濶，生動也遠不及。如果把这書裏的一段段情節比作一幅幅圖畫，到“吉爾・布拉斯”裏就成了

一台台好戲。

"吉爾·布拉斯"第一第二部出版到末一部出版先後二十年間，勒薩日一面爲劇院寫劇本，一面还寫了幾部長篇小說。"海盗包興歷險記" (Aventures du flibustier Beauchêne) 是一部海上的冒險小說。此外幾部如"艾斯德華尼爾·貢薩雷斯" (Estévanille Gonzalez)，"薩拉曼加的学士" (Le Bachelier de Salamanque)，都摹仿西班牙小說，"薩拉曼加的学士"題材与"吉爾·布拉斯"也有相似处。这些小說大多爲生計而寫，都不及"吉爾·布拉斯"。勒薩日在"吉爾·布拉斯"头二部出版的前一年，停止了其他一切工作。第三部一七二四年出版，前一年他出版的东西也特別少。末一部一七三五年出版，一七三三年他整年沒出东西。全書出版後，勒薩日常常修改，直到他死的那年才出訂正本。可見这部書是他精心結撰的。

这裏附帶談到所謂"吉爾·布拉斯"問題："吉爾·布拉斯"是否勒薩日的創作。批評家到現在已斷定不成問題，所以只需約略叙述一下，不再細加考訂。勒薩日那時代，路易十四覬覦西班牙的皇位，後來叫他孫子承繼了那皇位，爲此打了多年的仗。那時文壇上当然对西班牙頗有興趣，出了許多西班牙喜劇，故事，遊記，見聞錄之類。勒薩日有個朋友是路易十四朝駐西班牙大臣李宏的兒子，據說曾教勒薩日西班牙文。勒薩日隨着時代趨尙，又受朋友影响，所以翻譯了許多西班牙的小說戲劇。他創作的小說裏要個歷史背景，就借了個西班牙的歷史背景，这原是極自然的事。"吉爾·布拉斯"出版後，並未發生什麼"吉爾·布拉斯"問題。問題的遠因是服爾德的一句話。他因爲勒薩日在小說和劇本裏挖苦过他，心懷不憤，就說"吉爾·布拉斯"这部書全是西班牙小說裏抄來的。当時並沒人注意这話。後來有個西班牙耶穌会的

教士把這部書譯成西班牙文。这位教士是個有名的滑头，他在序文裏說：这部書原是西班牙小說，法國学者的团体都这樣說。他說勒薩日在西班牙住过，得了这部稿子，竊爲己有。勒薩日從未到过西班牙，而法國学者的团体也並未有过这种話。但是書裏把西班牙的事寫得这般逼眞，有人就以爲一定是西班牙人寫的，附会傳說愈來愈多，竟成了文壇上一個爭論之點。經許多学者考據，已証明勒薩日这部書不是翻譯，不是抄襲；作者不过从西班牙故事遊記等書裏借了些西班牙的情調和色彩①。他寫的是地道的法國人和法國的習俗，譬如貴夫人的沙龍，譬如第一卷第十七章裏那個介紹傭人的問詢處，都是本地風光，西班牙沒有的。又如騙子冒充宗教法庭官員去拷問商人那一段，把宗教法庭開玩笑，西班牙作家哪裏敢这樣大胆呢？菲爾丁（Fielding）在“約瑟·安杜斯”（Joseph Andrews）第三卷第一章裏也說，“吉爾·布拉斯”裏寫的医生如桑格拉都，教士如格拉那達大主教，都決非西班牙人。

“吉爾·布拉斯”是一部風行的小說，当時深得讀者喜愛，後來小說家受它影响的也很多，如法國馬利伏（Marivaux），英國菲爾丁，斯莫萊脫（Smollett），俄國的楚爾科夫（Чулков），西馬諾夫斯基（Симановский），科馬洛夫（Комаров），那列日納（Нарежный），布爾加林（Булгарин）。② 我們还發現斯特恩（Stern），蘭德（Lander），拜倫（Byron），狄更斯（Dickens），薩克雷（Thackeray）等有名作家都熟讀這部小說。③ 这些事實証明它不僅是法國文學史上一部偉大的著作，在世界文學史上也有重要的地位。

楊 絳

① 見布魯納悌葉（F. Brunetière）“歷史与文學論文集”（Histoire et Littérature）第二三五至二六九頁論“吉尔·布拉斯問題”。

② 見苏联科学院所屬"普希金之家"文学研究所一九四六年出版的"法國文学史"第一册第三部第二章。

③ 科梯斯(L. P. Curtis)編"斯特恩書信集"一九三五年牛津版第八八頁，九〇頁提到桑格拉都大夫。蘇坡(W. H. Super)"蘭德傳"一九五四年紐約大学版第三五四至三五五頁引蘭德引用格拉那達大主教的故事，还稱讚勒薩日这部小說的題材有趣，文筆多姿，以爲英國散文家沒有他那樣的好手，拜倫最喜歡稱引格拉那達大主教的故事，參看普羅賽羅(Rowland E. Prothero)編"拜倫書信和日記"第一册一二一頁，三二〇頁，第四册二四八頁，第六册三三七頁。狄更斯"大衛·考伯菲"第四章和第七章，以及薩克雷"耶魯普樂慮通訊"(The Yellowplush Correspondence)紐約柯列(Collier and Son)版第十四册一七三頁都提到这部小說裏的人物。

作者声明

有些人讀起書來，看到可惡可笑的角色，一定要附会一番。我特向这些存心不良的讀者声明，他們若以爲这書裏的人物有所影射，那就大錯了。我当衆承認，我只求描寫人生，貼合眞相，要是我蓄意刻劃某某人，那就天理难容！讀者千万別冒認。若說一個角色像他，也可以像好多旁的人呢。要不然，他就出了自己的醜，应着費德的話："顯得他自知愚昧"[1]。

过分主張病人放血的医生，西班牙有，法國也有；卑鄙齷齪的事，希奇古怪的人，到处都是一樣。其实我寫西班牙人情風俗，並非一絲不走原樣的。馬德里的女戲子何等放浪，知道底細的人，準会怪我沒有尽情描摹她們的荒唐。不过我以爲这种事应該寫得平淡些，才跟我們法國人的習俗合拍。

---

① 費德（Phèdre）（公元前三〇至公元四四年），古羅馬寓言家。所引的句子，見所作"寓言集"第三卷卷头語。

吉爾·布拉斯致讀者

敬愛的讀者，請你先听我講個故事，再來讀我的自傳。

有兩個学生一夥兒从貝涅斐爾到薩拉曼加去；走得又累又渴，路过一泓泉水，就在水边停下來。他們喝水解了渴，休息一会，無意中看見近处有塊石头平嵌在泥裏，上面刻着字。这塊石头年深月久，又禁不得牛羊來此喝水，成羣踐踏，字跡已經有點模糊。他們洒些水冲洗一下，看見刻的是一句西班牙文："学士庇艾爾·加西雅斯埋魂於此。"

年紀小的一個学生輕浮沒头腦，一看这句碑文，哈哈大笑道："大笑話！'埋魂於此……'一個埋着的靈魂！不知什麼怪人会作出这种可笑的墓銘來。"他說了这話就起身要上路。他同伴比較細心，暗想："这裏面總有什麼道理，我倒要耽下瞧個究竟呢。"他由那学生走了，立刻用小刀子沿着石头周圍挖掘。他掘得很地道，把一塊石头都扳起來。只見下面一只皮製的錢袋，打開一看，裏面裝着一百杜加①，还有一張卡片，上寫这幾句拉丁文："你既是個有心人，要尋究碑文的意義，我的錢就傳給你。願你用我的錢比我自己用得恰当。"那学生發現了这個，喜不自勝，把石头放歸原处，帶了那位学士的靈魂，重新上道向薩拉曼加去。

---

① 幣名，有金有銀，曾通用歐洲大陸各國，金幣約值七法郎半，銀幣約値四法郎。

敬愛的讀者，不論你是誰，你跟那兩個学生或此或彼，總会類似。你若讀了我一生經歷而忽略了劝人為善的涵意，就不能得益。你若留心研讀，就会看到霍拉斯[1] 所謂教益裏摻和着趣味。

---

① 霍拉斯(Horace)(公元前六五至公元八年)，古羅馬詩人。此句見"論詩"(Ars Poetica) 第三四三行 ("羅勃(Loeb) 古典叢書"本霍拉斯"代簡与諷刺詩集"第四七八至四七九頁)。

統一書号：10019·1031
定　价：　2.60元

目　次

第一卷

第二卷

第三卷

第四卷

第五卷

第六卷

第七卷

第八卷

第九卷

第十卷

第 一 卷

第一章

吉爾·布拉斯的出身和教育。

我爹名叫布拉斯·德·山悌良那，多年在西班牙王國的軍隊裹当兵。他退伍回鄉，娶了小市民家一個青春已过的女人。十個月以後，我就出世了。他們隨後搬到奧維都。兩口子沒法过活，都得出去帮傭：我媽当了女傭人，我爹做了侍从。他們倆除了工錢之外，一無所有。虧得这城裹还有我一位做大司鐸的舅舅，不然我恐怕就受不到好教育了。舅舅名叫吉爾·貝瑞斯，是我媽的哥哥，也是我的乾爹。請想像一個小矮個子，三尺半身材，出奇的胖，兩座肩膀夾着個腦袋，那就是我舅舅。这位教士一味貪舒服，換句話說，貪吃愛喝；他管轄的教區出息不錯，儘够他吃喝。

我从小就由他領去，負責教育。他覺得我很机靈，決意要培养我的才力。他買給我一本啓蒙課本，親自教我認字，他就此得益不亞於我，因爲他一向对書本很荒疏，一面教我，自己也就讀起書來。他下了些功夫，从前不会唸的日課，居然也唸誦如流了。他还恨不能親自教我拉丁文，那就可以省掉好些錢。可是，唉！可憐的吉爾·貝瑞斯！他一輩子就沒学过拉丁文入門，也許竟是神職班上最不学無術的大司鐸，只是我这句話作不得準。我聽說，他这個職位，並不靠学問得來，他曾經替幾位好修女当差，当得很愼密，她們知感，就仗面子替他弄到司鐸之職，豁免考試。

他只好叫我另跟嚴師，把我送在郭狄內斯博士門下。这人算是奧維都最有本領的学究先生。我有他教導，得益不淺，五六年之後，竟对希臘作家，略知一二，拉丁詩人，頗能通曉。我还研究邏輯，学得能言善辯。我眞好辯，甚至抓住过路的人，不管相識陌生，總要跟他們辯論一番。有時恰碰到個喜欢辯論的人，來得正好，我們的舌劍唇鎗就好看了！手舞足蹈呀！攢眉怒目呀！扭腰折頸呀！眼中出火，嘴角飛沫，看上去哪像什麼哲学家，倒像是着了鬼迷的瘋子。

我就因此在那城裏得了個博学之名。我舅舅非常得意，因爲他想我就可以不要他負担了。有一天他对我說：“好啊！吉爾·布拉斯啊！你不是小孩子了！你已經十七歲，長成了個机靈的小伙子，該給你個出头的机会。我想送你到薩拉曼加大学去，憑你这份兒才情，準会找到個好事。我給你幾個杜加作路費，我的騾子，值十個到十二個比斯多①，也送給你，你到了薩拉曼加，把它變賣，一面找事，就有錢过活了。”

他这話实獲我心，我正心癢癢的要見見世面呢。可是我还能自制，臉上沒流露高興。跟他分別的時候，我好像一味傷心，抛不下这麼恩深義重的舅舅。这好人很感動，給了我很多錢；要是他看透了我的心，就不会給这些錢了。我動身之前，和我爹媽吻別。他們不吝金玉良言：劝我祈求上帝保佑我舅舅，做人要規矩，別幹壞事，尤其不可以偷东西。他們訓誡了我好半天，就爲我祝福。我也不指望他們此外还給我些什麼，隨後就跨上騾子出城而去。

---

① 西班牙金幣名，約值二個金杜加。

第 二 章

他上貝尼弗羅，路上的驚慌；在那城裏
幹的事；跟誰同吃晚飯。

我出了奧維都城，走上貝尼弗羅大道，四望曠野，从此我自己作主，而且有了一头破騾子，四十枚响噹噹的杜加，我从那有体面的舅舅处偸來的幾個瑞阿爾①还未算在裏面。我头一件事，是讓那騾子逐着性兒走，那就是讓牠慢慢踱去。我把韁繩擱在牠脖子上，口袋裏掏出杜加，摘下帽子來盛着，一遍兩遍的數。我从沒見过那麼多錢，賞玩個不休。我大概數了二十來遍，忽然騾子昂头豎耳，路中心站住不走了。我想它吃了什麼驚，仔細看個究竟。只見地上一只帽子，口兒朝天，裏面一串粗粒子的唸珠。一壁听得凄声慘氣的喊道："过路的大爺啊，發發慈悲，可憐我这個殘廢軍人吧！請你帽子裏扔幾個錢，生前行好事，死後自有好報哇！"我趕忙隨着声音轉眼去瞧，看見二三十步外，一叢灌木底下，一個兵士模樣的人，把兩根棍子交叉着支起一桿馬鎗，看來比長槍还長，鎗口正瞄着我。我一看嚇得發抖，生怕那教堂裏得來的財產要保不住了。我立刻止步，忙把杜加藏好，抓出幾個瑞阿爾，走近那只向心驚胆战的信徒募化的帽子，一個一個往裏扔，讓这位軍人看我多麼大方。他見我这樣慷慨很滿意，就一声一声連連祝福我，我也一脚一脚連連踢那騾子的肚子，要趕快走開。偏生这头該死的騾子，滿不理会我慌忙，慢條斯理的走；它多年

① 西班牙銀幣名，約值四分之一法郎。

來只慣馱着我舅舅穩步徐行，早跑不快了。

我出門碰見这件事，覚得兆头不妙。我想薩拉曼加还遠着呢，难保不碰到更倒楣的事，心裏怪舅舅疏忽，沒把我交託給騾夫照顧。他应当那樣办才对；不过他只想到給了我这头騾子，可以省些旅費，算計了这方面，沒估到我路上的風險。我要爲他補过，打定主意，如果儌倖到達貝尼弗羅，就賣掉騾子，雇一头包程騾子到阿斯托加，从那裏再雇包程騾子到薩拉曼加。我雖然沒離開过奧維都，動身前先打听过这些必經之路，所以都知道。

我安抵貝尼弗羅，在一家像樣的旅店門口停下；脚沒落地，这旅店主人早滿面春風，出來迎接。他親手解下皮包，扛在肩上，領我到一間客房裏，他的手下人也把騾子牽到馬房裏去。这位店主人可算阿斯杜利亞境內嚼舌根兒多說話的第一名，動不動無謂扯淡，講自己的事，又愛管閒賬打听人家的事。他說，他名叫安德瑞·高居羅，在皇家軍隊裏当过好多年軍曹，十五個月以前要娶一個卡斯托坡爾的姑娘，所以退伍的；又說那姑娘皮膚稍爲黑些，却是店裏一塊活招牌。他还說了許多話，我都懶得理会。他講了这些体己，覚得有权來盤問我了，問我哪裏來，哪裏去，又問我是誰。我只得一一回答，因爲他每間一句，就对我深深一鞠躬道歉，請我別怪他多間，弄得我不好意思不理他。这就招得彼此長談起來。說話中間，我講起打算賣掉騾子改雇包程騾子的事。他十分贊成，不是乾脆說贊成，而是就題發揮，告訴我路上会碰到各种麻煩，还叙述了旅客身經的許多恐怖。我只怕他一輩子講不完，他也有講完的時候。末了他說，如果我要賣掉騾子，他認得一個可靠的馬販子，人很老实，也許要買。我煩他把那人找來，他立刻親自找去了。

一会兒他帶了那人來見我，滿嘴称讚他誠实可靠。我們三人

跑到院子裏，騾子也牽來了，在馬販子前面走了幾個來回。馬販子把騾子从脚到头細看，少不了指出許多毛病。老实說，这头騾子可讚之处不多，不过即使它是教皇的坐騎①，那馬販子也会挑剔出些壞处來。他一口咬定我那騾子百病俱全，怕我不信，抬出店主人來作証；店主人自有他的道理，句句附和。那馬販子冷冷的說道："好吧，你这一头破騾子，想賣多少錢哪？"我听了他的評品，又以爲高居羅先生爲人誠篤，並且是鑑別騾馬的大行家，旣有他从旁坐实，那騾兒是不值一文錢的了。所以我对馬販子說，我相信他是個老实人，請他憑良心出個價錢，估定多少，我一無異議。他擺出正人君子的嘴臉，說我請出他的良心來，恰捉住他的短处了。良心果然不是他的長处；我舅舅估計这騾子值十二個比斯多，他却大胆老臉，只估了三個杜加。我收了錢，滿心欣喜，好像这買賣是我佔了便宜。

我出脫騾子，佔了这樣便宜，店主人就領我去找一個明天上阿斯托加的騾夫。據他說：天不亮就要動身，到時会來叫醒我。我們講了雇費，和一路的伙食費，一切停留，我和高居羅同回旅店。一路上他对我說那騾夫的身世，又講这城裏人对那騾夫的口碑。總而言之，他又要把不相干的煩絮話兒鬧得我头漲了。幸喜这時來了個人，相貌还漂亮，跟他打招呼，禮數周到，把他話头截斷。我走我的路，讓他們倆說話去，沒想到我会是他們的談資。

我一到旅店，就叫晚飯。这天是不吃肉的齋日，只好將就吃鷄蛋。菜还沒做上來，我跟女掌櫃閒聊，这時候我才見她的面。我覚得她長的不錯；儘管她丈夫沒講，我一見她那股子風騷勁

① 教皇的坐騎是騾子，因此"教皇的騾子"是不同尋常的。

兒，就斷定这旅店一定生意興隆。我等炒鷄子兒送了上來，一人坐下吃晚飯。第一口还沒到嘴，只見店主人進來了，背後跟着那位在路上招呼他的人。这位紳士帶着一把長劍，大概有三十來歲年紀。他急忙趕过來，說道："学士先生！我剛知道您就是吉爾·布拉斯·德·山悌良那先生！奧維都的光彩！哲学界的明灯！哪裏想得到您就是那位大名鼎鼎，博而又博的大学者大才子！"又轉向店主夫婦道："你們还不知道光臨你家的是個什麼樣的人物！你們店裏落下個宝貝了！这位年輕先生是世界上第八件稀罕物兒！"①他於是抱住我脖子道："别怪我樂的發狂，我看見了您，高興得忘形了。"

我一時回答不出，給他摟得太緊，氣都回不过來。直等他鬆了手，我才說道："先生，我想不到貝尼弗羅的人会知道我的名字。"他依然那种腔吻，說道："何止听到您的名字呀！这裏週圍八十公里以內的大人物，我們都有記錄。您是我們这兒公認的奇才。我相信西班牙出了一個您这樣的人，大可引以自豪，就好比希臘有了七哲②那樣。"說完这話，又把我擁抱一番。我只得生受他，險的沒像安泰③一般結局。我若稍通人情世故，就不会給他那种熱絡誇張哄倒，一听他恭維过火，就会知道这是個吃白食的篾片，各处城市裏多的是，只要有外方人到了，趕快攀附上去，哄这冤桶花錢，乘机大吃一頓。可是我年輕愛吃馬屁，看錯了人。我以爲这位仰慕我的是位上等君子人，留他同吃晚飯。他

---

① 古代幾件偉大的建築物称爲世界七大奇跡：埃及金字塔，巴比倫架空園；宙斯像，羅德斯巨人銅像，阿耳忒彌斯廟，摩索爾陵，亞歷山大灯塔。

② 索龍（Solon），泰理斯（Thales）等七位賢哲。

③ 希臘神話：安泰（Antée）是巨人，只需身子一着地就会生出新的力氣來；後被大力士赫剌克勒斯(Hercule)抱離了地搖死。

嚷道："啊！那就好極了！我多承福星高照，碰到大名鼎鼎的吉爾·布拉斯·德·山悌良那先生！我能多跟您盤桓一刻，还有不樂意的麼！"接着又道："我胃口不好，不过是坐下來陪陪您，吃幾口应個景兒。"

他說着就对面坐下。店家添上一份刀叉。他認定炒鷄蛋，狠命的吃，好像餓了三天似的。我看了他那付应個景兒的神氣，知道立刻就要盤底朝天了。我又叫了一盤炒鷄蛋，厨房裏菜做得快，我們——竟可以說是他一個兒吃完了那第一盤，第二盤接着就來。他依然吃得飛快，一張嘴不停的咀嚼，却还能騰出空兒來把我奉承了又奉承，奉承得我志得意滿。他又一杯杯喝酒，一会兒喝酒祝我健康，一会兒是祝我父母健康，說他們能有我这麼個兒子，眞使他不勝讚嘆。同時他又替我斟上酒，要我賞他面子也喝點兒。我乾杯还祝他健康。这樣一杯杯的喝，又有他的馬屁下酒，我不知不覺興緻勃發，眼看第二盤炒鷄子兒又吃去一半，就問店主人能不能來一條魚。这位高居羅先生看來是和这篾片通同一氣的，說道："我有一條頂好的鱒魚，不过誰想吃它，價錢可不小！这东西太精緻，你們还不配。"我的拍馬朋友提高了嗓子嚷道："什麼話！太精緻？朋友啊，你說話太不知進退了。我告訴你，你这兒沒有吉爾·布拉斯·德·山悌良那先生不配享用的东西。你应該把他当王爺一般供奉他！"

他把店主人駁倒，正中我意，我也要說那句話。我覺得店主人向我開罪，所以傲然吩咐說："你把那鱒魚做上來就得了，别的事不用你管。"店主人巴不得我說这一句，連忙動手，一会兒送上菜來。这位篾片見了新上的菜，我看他樂得兩眼放光，又要重新应個景兒，拿出方才吃炒鷄蛋的狠勁兒來对付这條鱒魚。他吃得撑腸拄肚，怕要漲破肚皮，只得罷休。他酒醉飯飽，覺得这幕滑

稽戲該收場了，便站起來說道："吉爾·布拉斯先生，承你請我吃好东西，我很快樂；看來得有人指點你一句要緊話，所以我告辭之前，特地向你說。从今以後，小心别相信人家奉承，对陌生人防着些兒。你將來还会碰到人，也像我这樣，看你老实可欺，就捉弄你，也許惡作劇还要厲害呢！下回可别上当了！别听了人家一句話，就当眞相信世界上第八件希罕物兒就是你先生！"他說完当面打個哈哈，揚長而去。

我上了这当，無地自容，往後我还有好多更丢臉的事，可是羞愧也不过如此。我氣的是做了那麼個大寃桶，說得好听點，我的傲氣受了磨折。我心想："嗨！怎麼！这奸賊原來是捉弄我麼？他剛才招呼店主人，原來是要套問我的底細，也許他們倆竟是串通一氣的！啊，可憐的吉爾·布拉斯！活活羞死人啊！讓这起混蛋抓住個好把柄來捉弄你！他們还要把这事編成笑話，說不定会傳到奥維都，替你大揚名氣呢！你爹媽那般苦口教導你这傻瓜，一定要後悔。他們不該劝我别欺騙人，該教我别受人家欺騙才对。"我給这些掃興的念头攪得心煩，又加怒火中燒，便關了門上床睡覺。可是我哪裏睡的着，翻來覆去了半夜，剛合上眼，我的騾夫已經來叫我了。他說只等我去，就可以動身。我趕忙起來，正穿衣服，高居羅送上賬來，那鱘魚是不会漏掉的。我只得儘他敲竹槓，而且我付錢時看出那混蛋在回想昨宵的事，越發羞忿不堪。昨夜那頓食而难化的飯害我出了好一筆寃錢；我拿了皮包到騾夫家去，一面咒駡着那篾片、那旅店主人和他的旅店。

第 三 章

騾夫半路起邪心，下文如何；
吉爾·布拉斯躲过一鎗，挨上一刀。

跟騾夫一起上路的不止我一人：还有兩個貝尼弗羅的富家子弟，一個蒙都尼都的小矮個子，是個走江湖唱聖詩的；此外还有一個阿斯托加的年輕市民，帶了在維爾果地方新娶的年輕老婆回家。一行人不久混熟了，各訴來踪去跡。那新娘子雖然年輕，却又黑又沒風味，我懶得看她。可是她年紀輕，又是好一身肉，騾夫瞧着她很動情，就决心要求欢。他盤算了一天，打定主意，準備到了末一站下手。末一站是卡卡貝羅斯。一到那鎮上，他領我們在第一家客店裏投宿。这店算是在鎮上，其实很偏僻，倒彷彿落了鄉，而且那騾夫知道掌櫃是個乖覺識竅肯行方便的人。他故意領我們到一間僻靜的客房裏，讓我們自在吃晚飯。我們快要吃完，只見他怒沖沖闖進來嚷道："他媽的！誰偸了我的錢了！我皮袋裏明明藏着一百個比斯多呢！我非追回來不可！我要向鎮上的法官告狀去！他碰到这种事，决不輕輕放过，要把你們一個個上夾棍審問，直到做賊的招供吐贓，才饒你們呢。"他說完跑了，樣子裝得維妙維肖，我們都非常詫異。

我們做夢也沒有想到这是假裝的，因爲我們相知不深，誰也担保不了誰。老实說吧，我就疑心那唱聖詩的是賊，大概他也疑心我是賊。而且我們都是不經世事的小夥子，不知道这种事報官法办是什麼樣子，認眞以爲一上來就動用夾棍。我們嚇慌了，都急忙逃走：有的往街上逃，有的往花園裏逃，人人只想脫身免

禍。那阿斯托加的年輕市民跟我們一樣，怕嚴刑拷打，也像埃涅阿斯①一樣，拋下老婆，自顧自逃走了。我們的騾夫比他的騾子还要放浪，據我後來知道，他一瞧詭計很靈，便洋洋得意，向那新娘子去誇說自己的奇謀妙算，就想不錯过这個良机。可是这位阿斯杜利亞的璐凱思②看見誘惑她的人相貌醜陋，就長了抵拒的力氣。她拚命撑持，直着嗓子叫喊。可巧一隊警衛因爲这地段該加意巡邏，这時候正走來，就進門查間爲什麼大呼小叫。掌櫃的本在厨下唱歌兒，裝作什麼都沒听見；这会子他只得領了隊長和警衛到那房間裏去。他們來得正好，这阿斯杜利亞女人已經氣力使完了。警衛隊長爲人粗暴，一瞧原來如此，舉起長戟的木柄，把那風流騾夫打了五六下，还破口一頓臭駡，用的字眼兒，和騾夫剛才的行爲粗穢得不相上下。还有下文呢，他把犯人和原告女人一同帶到鎭上去見法官。那女人头髮散亂，衣裳破碎，还要親自去告狀，他就把犯人和原告一同帶到鎭上去見法官。法官听了她的狀，斟酌一番，覚得被告情無可原，判令当場剝去衣褲，監着抽了一頓皮鞭；然後下令說：如果那丈夫第二天还不露面，就派兩名警衛伴送女人到阿斯托加，一切費用，全由犯人負担。

我大概比旁人更着慌，直逃到鄉下，經过不知多遠的田地荒野，跳过一道道的溝，末了跑近了一座樹林子。我正要找林木深密的地方躲起來，忽然兩騎壯士攔住去路，喝道："誰打这兒过？"我吃了一驚，一時答不出話來。他們走上來，一人一支手鎗抵住我胸口，逼我老实說，我是誰，从哪裏來，到这樹林子裏

① 特洛亞(Troie)的英雄，妻名克瑞烏斯(Créuse)。特洛亞城被希臘人攻破，他馱了父親，攙了兒子逃出，沒照顧他的妻子，因此克瑞烏斯在混亂中失散。

② 古羅馬貴婦人，美貌貞節，遭羅馬王子賽克斯特斯·達爾甘(Sextus Tarquin)强暴姦汚，憤而自殺。

來幹什麼，不許一字隱瞞。問得这般咄咄逼人，我看跟騾夫恫嚇我們的夾棍差不多了。我只得回說，我是個奥維都的小夥子，要到薩拉曼加去。我还告訴他們，剛才吃了什麼驚恐，又老实承認怕吃夾棍，所以逃走。他們从这番話裏听出我傻不懂事，不禁哈哈大笑。一個人对我說道："朋友，你放了心，跟我們來吧，別害怕，我們保你平安無事。"他叫我上馬騎在他身後，就到樹林深处去了。

我不知道这場遭遇是怎麼一回事，預料不会有什麼凶險。我心上想："这兩人要是强盜，他們早搶了我的东西，或者害了我的命了。他們想必是地方上的善良紳士，看我害怕，動了惻隱之心，做個好事帶我上他們家去。"我的疑团不一会兒就消釋了。我們繞了幾個彎兒，一路鴉雀無声，到了一座山脚下，大家下馬。一位騎士对我說道："我們就住在这兒。"我东張西望，哪裏有什麼屋宇房舍，也不見半點人烟。那兩個人便向一堆荊棘下面掀起一扇大木板墜門，原來順着斜坡下去是一條很長的地道，这門蓋住了入口。兩匹馬是走熟了的，不必加鞭，就下去了。那兩位騎士叫我跟了他們一同進去，牽動墜門上的繩子，拽上那扇門兒。貝瑞斯舅舅的宝貝外甥就像耗子關在籠裏了。

第　四　章

地窟裏的情景，吉爾·布拉斯所見
的形形色色。

我才明白和什麼人在一起；不用說，我这一來把当初的怕懼都忘了。但是另一陣更厲害更合情理的驚恐使我慌張失措。我相

信我的性命錢財都要斷送了。我这樣夾在那兩個嚮導中間向前走，当自己是一头犧牲，牽上祭台，唬得死了大半個。那兩人覺得我索索發抖，只管劝我別害怕，也沒有用。我們一路轉彎抹角，愈走愈低，走了二百步左右，到一間馬房裏。那裏點着兩盞鉄製的大灯，掛在梁間。屋裏柴草丰富，还有很多大木桶，裝滿了大麥。这馬房容二十四馬还寬裕，不过眼前只有剛回來的兩匹。一個黑人，年紀老了，身体似乎还很結实，忙着把牠們拴在馬槽旁的架子上。

我們走出馬房，幾盞昏灯，愈見得景色淒慘。我們憑那點光，一路到了厨房裏。一個老太婆正在炭火上烤肉，準備晚飯。这厨房裏擺着各式日用傢伙，緊挨着是間伙食房，內藏种种食品。我該描寫这位厨娘一番。她年紀有六十多歲，年輕時候，該是一头火也似的紅髮，雖然上了歲數，兩鬢沒全白，还留着幾抹原來的顏色；一張臉皮子黃裏泛青，下巴頦兒又尖又翹，嘴唇深深癟進去，大鼻子鸚哥嘴似的直勾到嘴上，一双眼睛紅裏帶紫。

一個好漢就把我介紹給这位黑暗地獄裏的美麗天仙，說道："嗆！雷歐娜德大娘，我們替你帶了個小夥子來了。"他說罷回过臉來，看見我唬作一团，面無人色，对我說道："朋友，別害怕，我們不叫你吃苦头的。我們厨房裏要個下手，帮帮我們的厨娘。剛巧碰見了你，这就算是你運氣來了。我們本來有個小夥子，半個月以前送了命，你現在正好補他的缺。那個小夥子長得太嬌嫩。我看你比他結实，可以比他多活幾時。老实告訴你吧，你要再見天日是休想了！不过在这裏自有好处：好吃好喝，还有個好好的火。你陪着雷歐娜德过日子，她这人心腸很好，你要些什麼小零小碎，应有尽有。我还要叫你瞧瞧，我們这兒，不是一窩子窮化子。"他一面點上個火把，叫我跟他走。

他先領我到一個地窖裏，只見無數密封着口的瓶子罈子，據說都滿裝着醇醪美酒。他又帶我穿过好幾個房間：有的堆着布疋，有的藏着呢絨綢緞；有一間屋裏堆滿了金子銀子，許多櫃子裏藏的金銀器皿还不在內。隨後我又跟他到一間大廳上，裏面點着三盞銅灯，这一間通許多房間。他又盤問我姓甚名誰，爲什麼離開奧維都。我一一回答了，他說道："好啊，吉爾·布拉斯，你離開家鄉，只爲了要謀個好職位，恰恰落在我們手裏，真是天生好福氣了。我剛才跟你說过，你在这裏可以过富裕日子，在金子銀子裏打滾！而且我們这裏万無一失。这個地窟真是好地方，公安大隊到樹林裏來巡邏個一百回也找不出來。只有我跟我們伙伴兒知道这裏的出入口。也許你要問，造这樣個地窟，怎麼附近居民会不知不覺呢？我告訴你，朋友，这個地窟不是我們造的，是多年以前造現成了的。从前摩爾人①侵佔了格拉那達、阿拉貢——幾乎佔領了西班牙全國。不願受異教徒作踐的基督教徒就逃亡出來，有的躲在这裏附近，有的逃到比斯蓋，还有像那勇敢的唐貝拉由②就避在阿斯杜利亞。那些逃亡的人一隊隊四散逃難，或住在山上，或住在樹林裏，或住在山洞裏，或造了許多地窟，这就是一個。他們後來靠天照应，把敵人趕出西班牙國境，又回到城市裏去了。他們避难的隱居，从此成了我們这行人的巢穴。公安大隊確也剷掉幾处，不过还有好多個呢。靠天保佑，我在这裏平安無事，已經十五個年头了！我是羅朗都隊長，是我們这夥人的头領。方才跟我在一起的是我們隊裏一名好漢。"

① 非洲的一個种族，奉回教，於八世紀初佔領西班牙，歷時幾五百年。

② 阿斯杜利亞開國之君。

第 五 章

许多强盗回地窟；他們的趣談。

羅朗都大爺話剛說完，外面又來了六個陌生臉兒，是副头領帶着隊裏五個大漢押了贓物回來：兩個大簍子，裝滿了白糖、桂皮、胡椒、無花果、杏仁和葡萄乾。副头領告訴大头領，剛才从貝那房特一個乾貨舖裏搶了这兩簍东西，連馱貨的騾子一起牽了來。他交代完，大家把搶來的乾貨搬進伙食房，於是只等吃喝取樂兒了。他們廳上擺了一大桌，叫我到廚房去，听雷歐娜德大娘指點職司。我既經走上这步背運，沒奈何只得隱忍着苦楚，去伺候这一羣大老爺。

我先从碗櫃子着手，擺上銀杯，又把羅朗都大爺剛才对我賣弄的醇醪美酒，擺上好幾瓶。我隨就送上兩味燉肉，这羣人立刻坐下，狠吞虎嚥的大吃起來。我站在他們背後，伺候斟酒。我雖然沒做过这种事，却非常殷勤小心，竟贏得他們讚賞。大头領把我的歷史概括說了幾句，大家听得很有趣。他又把我称讚了一番，可是我已經嚐够了称讚的滋味，听了不会再上当。他們又一致誇獎我，說比那前任的小子好一百倍。自从我前任死後，每天原是雷歐娜德大娘斟了玉液瓊漿來伺候这羣地獄裏的煞神，这項体面差使就歸我接管。我承襲了老“赫柏”的職位，成了個新“伽尼墨得斯”①。

---

① 希臘神話：赫柏（Hébé）是宙斯（Zeus）的女兒，青春女神，諸神宴会時，她管斟酒；伽尼墨得斯（Ganymède）是個美少年，宙斯差神鷹把他抓上天去，代替赫柏，做個司酒童兒。

才上了燉肉，又來一大盤燒烤，一羣强盜都吃得飽呼呼。他們喝的酒跟吃的东西分量相等，一会兒，都興高采烈，嚷成一片。大家七張八嘴搶着說話：一個講故事，一個說笑話，叫的叫，唱的唱，誰都听不見誰。後來羅朗都覺得大家吵嚷着沒人理会他，不耐煩了，高声喝住衆人，居然全場靜下來。他儼然是個首領的腔吻，說道："諸位請听，我有個意思：咱們这樣搶着說話，嚷得大家头昏腦漲，何不斯斯文文的說話兒消遣，不是好得多麼？我想着咱們合夥以來，彼此都沒有探問过家世，也沒說起咱們幹上这路買賣，是什麼前因後果。我覺得大可一講。咱們何妨各談身世，当個消遣呢？"副头領和衆人好像都有一肚子趣事要說，一齊欢呼附和。於是大头領第一個講。

"諸位，你們可知道，我是馬德里富翁的独养兒子。我出世那天，闔家欢喜，說不尽的慶賀。我爹已經上了年紀，居然盼得了個傳宗接代的人，樂得無以復加。我媽親自喂奶撫育。那時我外公还在，这老人家什麼事都不管，成天唸唸經，又因爲当兵多年，時常誇口上过火綫，不免要講講他战場上的功勞。我漸漸成了他們三人的宝貝，你擁我抱，从不離手。我是個小娃子的時候，成天玩耍，因爲他們怕我讀了書要傷身体。我爹說，小孩子不宜用功，要等腦筋成熟些才行。我就一直的养腦筋，不認字，也不寫字。不过我並沒有光陰虛度，我爹教会了我种种玩藝兒。鬥牌呀，擲骰子呀，我都精通。我外公講給我听他在軍隊裏的許多故事，还哼詩給我听。他成天反反覆覆老哼那幾句詩，哼了三個月之後，我也把那十一二句詩背得一字不錯，我爹媽直讚我記性好。他們談話的時候，隨我暢所欲言，我插嘴亂說一通，他們只覺得我眞聰明。我爹兩眼着了魔似的望着我說：'啊，看他多美啊！'我媽就來摩弄我，外公樂得眼淚都流出來。我在他們面前，無論

幹什麼下流無恥的事，都不会挨打挨罵，他們什麼都原諒，他們对我眞崇拜呢！一轉眼我十二歲了，还沒有从过老師。他們請了一位到家裏來，預先切实叮囑，不許動手責罰，只可以空言恫嚇，給我幾分懼怕。老師有这點权力，沒多大用处，我不是当面嘲笑，就是含着兩包眼淚找我媽或是外公去哭訴，說老師虐待我。这位可憐蟲怎麼辯白也沒用，他們總是听我的話，把他当個凶狠傢伙。有一天我故意自己抓破了，放声叫喊，好像人家在剝我皮似的。我媽忙趕过來。我老師儘管对天發誓，說他碰都沒碰我一下，我媽却把他当場攆走了。

“我照这办法把一切老師都送走，末了來了個中我意的。他是阿爾加拉的学士，做公子哥兒的家庭教師，眞刮刮叫。他愛嫖、愛賭、愛喝酒；把我交託給这樣一個人，眞是再好沒有了。他一上來竭力用軟功籠絡，哄得了我欢心。我爹媽因此很喜欢他，我就完全歸他管教。他們不用後悔，我这老師不久就教得我精通世故。他愛去的地方，都帶了我同去，我受他这樣薰陶，学成了個万事通，所不通的，只有拉丁文。他看我無需他再教誨，就辭了我們，傳授別的徒弟去了。

“我小時候在家任性胡爲，成年以後一切自己作主，情形又不同了。我起初是在家裏放肆，成天打趣我爹媽。他們听了不过笑笑，我說得越刻薄，他們越覺有味兒。我又結交了一羣氣味相投的紈袴少年，花天酒地，無所不爲。我們要天天那麼樂，爹媽給的錢不够化，就拚命偷家裏的錢；偷了还不够，就晚上出去作賊，倒可以大大的貼補。不巧得很，当地司法官听到風声，要來逮捕我們。虧得有人報了信。我們就一溜了之，索性到官道上攔路打刼。諸位，我感謝上天保佑，雖然担驚受怕，却靠这行業过活，直到如今了。”

大头領講完，輪到副头領。他道："諸位，我的教养，和羅朗都大爺的相反，但是結局相同。我爹是托雷都的屠戶；他名不虛傳，是那省裏最凶狠的人。我媽的性子也並不比他慈善。我小時候，他們倆賭賽似的給我吃鞭子，我每天總要挨打個一千下。我往往犯了小过就挨頓毒打。我一把眼泪認錯求饒，也沒有用，他們絲毫不肯放鬆。我爹打我的時候，我媽不來劝劝，反好像怕他打的不够狠，还要來幫一手。家裏这樣待我，叫我恨透了，不到十五歲就逃出來，一路討飯，取道阿拉貢，到薩拉果薩。我在那兒跟叫化子混在一起，他們倒也够逍遙快樂的。他們教我种种秘訣，裝瞎子，裝作斷手折腿的，假造腿上爛瘡等等。每天早上，我們好像在演習一幕喜劇，一個個派定了角色，各各扮演，每人都有一定的崗位。到晚上，我們聚在一起，把日間对我們發善心的人挖苦形容着取笑。可是我对这羣化子，漸漸厭煩了，想跟比較上流的人來往，因此交結了一羣騙子。他們教会我好些訛人詐人的法門，可是和我們通氣的一個警察翻了臉，我們在薩拉果薩站不住脚，只好各尋生路。我覺得生性敢作敢爲，所以跟一幫征收買路錢的好漢合夥。他們的生涯眞合我脾胃，我从此就不想改行了。我很感謝我爹媽虐待了我，假如他們待得我好一點，我到現在左右不过是個倒楣的屠戶，那会榮任你們的副头領呢！"

坐在正副头領兩人間的一個年輕强盜搶着說道："諸位，不是我誇口，方才兩位講的身世，都不如我的那麼错綜離奇，你們听了就知道我这話不錯。我是賽維爾附近一個鄉下女人生的。我出世三個禮拜，有人看她年紀輕，相貌好，奶水多，要雇她奶一個孩子。那孩子是賽維爾貴族人家的独养兒子。我媽很樂意，就上那人家去領那孩子。人家把孩子交託給她。她一領到鄉下家裏，發覺那孩子相貌很像我，心生一計，要我頂替那位貴家

公子，以爲我將來自会報答她这番恩意。我爹是個農夫，不知輕重，也贊成掉包。於是，他們把兩個孩子的衣服交換一下，唐[1]羅德利克·德·黑瑞拉的兒子頂了我的名兒寄养到另一個奶媽家去，我頂着他的名把親娘当了奶媽。

"常言道，骨肉之間有天性感应，可是那小爺的爹娘雖然孩子換掉，却沒事人兒一般。他們做夢也沒想到上了当，还是不離手的抱我，直到我七歲。他們想要把我教成個無所不通的上等人，請了各种教師。可是最高明的先生也难免教出個把不肖弟子。他們教我做的練習，我毫無興趣；他們傳授我的各种学問，更叫我厭倦。我倒是喜欢和底下人玩耍，不時跑到厨房或馬房去找他們。可是不久我就不一味貪玩兒了，我不到十七歲，就天天喝得醉醺醺的。我又把家裏女傭人個個都調戲到，尤其看中了個灶下丫头，覺得她最值得勾引。她是個肥头胖臉的女人，脾氣好，身体結实，很中我意。我和她偷情毫無顧忌，連唐羅德利克都看見了。他疾言厲色教訓了我一頓，罵我下流，又怕我見了心上人把他的劝誡当作耳边風，爽性把我的情人撵走。

"这一來我可火了，决計要出一下氣。我偷了唐娜羅德利克的首飾，値好大一筆錢。我就去找我那美麗的海倫[2]，她住在跟她要好的一個洗衣女人家；我大天白日把她帶走，要叫人人知道。这还不算，我把她帶到她家鄉，正式結婚，一來氣氣唐羅德利克，二來也替公子哥兒們做下個好榜樣。我結了这門好親事，过三個月，听說唐羅德利克死了。我听了这消息，当然動心，忙趕回賽維爾去承繼他的家業，可是一到那裏，才知道出了變故

[1] 西班牙貴族，男人称"唐"，女人称"唐娜"。後來这种称謂變成了普通的尊称。

[2] 希臘神話：海倫是個最美麗的女人，嫁給斯巴達王墨涅拉俄斯（Ménélas）爲特洛亚王子巴里斯(Paris)引誘私奔，因此希臘联軍圍攻特洛亚。

了。原來我生身的媽也已过世。她臨死不謹愼，当着她本村神父和許多証人，把掉包的勾当全盤招供。唐羅德利克的親生兒子已經佔了我的地位，其实原是他自己的地位；大家也都承認他了，他們对我越不滿意，就越加喜欢他。我知道这方面再沒什麼指望，对我那胖老婆也膩味了，就入夥幹这行沒本錢的買賣。”

这年輕强盜講完，另一個說，他是布果斯商人的兒子，年輕時忽然虔誠过分，進了個戒律嚴緊的修会，过幾年便叛教出会。長話短說，八個强盜個個都叙述了身世。我听完恍然，怪道他們会聚到一处來。他們又撥轉話头，談論下一次出馬的各种計策；議定以後，大家散席，預備睡覚去。他們點上蠟燭，各自回房。我跟羅朗都头領到他房裏，幫他脫衣裳，他高高興興說道：“好！吉爾·布拉斯，你現在看見我們是怎麼樣过的了。我們總是快快活活，彼此間無怨無忌，也从沒什麼爭執，我們比那起修士还团得緊。”又道：“孩子啊，你在这兒可以过得很称心，我想你不会糊塗到不屑与强盜爲伍吧？哎，普天之下，誰不是强盜？朋友，誰都是！誰都愛搶奪旁人的东西，世情一概如此，只是搶奪的方法各各不同。譬如說吧，帝王南征北伐，搶奪別人的國家；貴人借了錢不还；銀行家，司庫員，股票經紀人，批發零售的各种商人，誰算得誠实呀！至於司法界，我也不用說了，他們幹得出的事兒大家都知道。不过我承認，他們比我們慈悲些；我們時常殺害無辜，他們竟会出脫該死的犯人。”

第　六　章

吉爾·布拉斯設法逃走，如何結局。

那强盜头兒爲他本行辯護一番，上床睡了。我回大廳，撤去

傢伙，收拾整齊。然後我到厨房裏，那老黑人多曼果和雷歐娜德大娘吃着晚飯在等我。我雖然全無胃口，还是奉陪坐下。我一口也不能下咽，滿腔無可排遣的愁思，都掛在臉上，那兩個一搭一对的老醜傢伙就來劝慰，說的一泡話，不但解不了我的鬱悶，反而使我傷心欲絕。老太婆說：“我的孩子，你苦什麼呢？你到了这裏來，应該快活才是。你年紀輕，看來又是個隨和性兒，只怕走上世路，就把你毁了。你不免碰到些壞人，勾引你种种荒唐，倒不如在这裏可以穩穩做個天眞孩子。”那老黑人一本正經接口道：“雷歐娜德大娘的話很有道理。我还要說一句，世間只有苦惱。朋友，你应該感謝天恩，一下子把你从人生的險境、困境、苦境裏超度出來了。”

我捺定性子听他們議論，因爲氣惱也沒用。我知道要是動了火，徒招他們笑話。多曼果酒醉飯飽，自回馬房去睡觉。雷歐娜德就拿着灯，照我到一間地窖裏，是那些善終的强盜埋骨之所。裏面有張床舖，我看着不像個床，倒像個墳。老太婆伸手撫摸着我的下巴頦兒，說道：“好小子，这是你的臥房。做你前任的那孩子活的時候在这裏睡，死了也在这裏安葬。他年紀輕輕就死了，你可别那麼傻，去学他的榜樣。”她說完把灯交給我，回厨房去了。我把灯放在地下，倒身床上，不是要睡覚，只是要从容想想心思。我想：“天啊，誰像我这樣苦命啊！他們不許我重見天日了！我一個十八歲的人，活埋在地下，还得做强盜的傭人，日裏跟着强盜过活，晚上陪死人睡覚。”这些念头，实在傷心，我不禁痛哭起來。我千百遍咒駡我舅舅出的好主意，要送我到薩拉曼加去；又懊悔不該怕卡卡貝羅斯的法庭，寧可上夾棍的。可是再一尋思，哭也沒用，白白的哭得精疲力竭，我就盤算怎樣可以逃走，思量道：“难道我就出不了这個地窟麼？那夥强盜已經睡了，厨娘和黑人

一会兒也就要睡的，等他們都睡着，我拿了这盞灯，怕尋不出我進这個地獄的原路麼？当然，我未必有那麼大的勁兒，抬得起地道口的墜門，可是瞧着看吧，我要尽了人事才肯干休。我到了絕境，也許会使出死勁兒來，說不定竟会如願以償的。”

我大計已定。等一会，料想雷歐娜德和多曼果都安置了，便起床拿着灯出來，一面默求天界一切神明保佑。这座新迷宮①裏的路徑不容易認，可是我居然摸索到馬房門口，找到了那條路。我又喜又怕，邁開大步直奔墜門。可是，糟糕！前無去路，攔着一道他媽的鉄柵欄，鎖得牢牢的；柵欄很密，連手都伸不过去。我進來時柵欄正開着，所以沒看見，这時給这道新难關擋住，我傻登登的失了主意。可是我还去試試那柵欄上的鉄條兒，又看看那具鎖，想把它硬撬開，忽然肩背上辣辣的着了五六下皮鞭。我殺猪也似的叫將起來，把地窟都震動了。回头一看，原來是那老黑人，身上只披着件襯衫，一手提了盞昏灯，一手拿着那件刑具。他說道：“啊！啊！你这小混蛋！你要逃走啊！别想瞞得过我！我早听見了。你以爲那道柵欄是開着的，是不是？我告訴你，朋友，从此以後，这柵欄一直要鎖上了。我們这兒要關住你不放，你得还調皮些，才跳得出我們手心呢！”

我的叫声把兩三個强盜驚醒了，他們以爲也許是公安大隊衝進地窟來，連忙起身，一面大声叫伙伴們。不一会，这夥强盜都起來了。他們拿劍抗鎗，身上幾乎一絲不掛，趕到我和多曼果这边來。他們一問明緣由，一場驚慌變爲哈哈大笑。那叛教强盜对我說：“怎麼的啊？吉爾·布拉斯！你來了还不到六個鐘头，已經

① 希臘神話：克里特（Crète）王彌諾斯（Minos）造了迷宮，裏面供养個牛头怪人，要吃童男女；忒修斯（Thésée）得彌諾斯女兒指示，把一條綫引路，進去殺了牛头怪人，逃出迷宮。

想走了麼？你準是熬不得清靜的！哎，你要是做了苦修会的修士，可怎麼办？去睡覚吧！这一遭便宜你，吃多曼果这幾下鞭子就算了。可是下回再想逃走，聖巴多罗買① 在上！我們不活剝了你！”他說完睡覚去了。別的强盜看我要想溜跑，都笑了個暢，也各回臥房。老黑人立了这番功勞，洋洋得意的回馬房去，我也回到我的墳壙裏，嘆一回，哭一回，捱到天亮。

第七章

吉爾·布拉斯無法可施，如何自处。

头幾天我差點兒沒懊惱死。我一天天活着不过是挨日子，可是後來靈心一動，想不如假裝。我裝出愁思漸減的樣子，笑笑唱唱，儘管心上一點也笑不出唱不出。總而言之，我裝來很像，把雷歐娜德和多曼果都哄过。他們以為这头鳥兒已經在籠子裏养乖了。那夥强盜也这麼想。我替他們斟酒，臉上欢欢喜喜；他們講話，我也打趣插幾句。他們不怪我無禮，到覚得有味。有一晚我正在說笑，大头領說道：“吉爾·布拉斯，你該这樣開懷才对。朋友，我喜欢你的性格，你的聰明。一個人初見面是看不準的，我就沒想到你这樣俏皮，这樣有趣兒。”

別人也口口声声的称讚，劝我对他們一直要这樣無猜無嫌。總之，我瞧他們很喜欢我，就乘这好机会，对大家說道：“諸位，讓我对你們說幾句衷腸話兒。我到了这裏來，覚得跟从前變了個人。承你們替我去掉了从小教养成的偏見，我不知不覚和你們心

① 耶穌十二門徒之一，給人剝了皮倒釘在十字架上而死。

同理同了。我羡慕你們这行業，一心想入夥做名好漢，跟你們出馬，有难同当。"大家听了这話齊声叫好。他們都誇我有志氣，一致議决：还叫我伺候他們一程子，看看我是不是幹这一行的材料，再帶我出去做買賣，然後可以抬舉我准我入夥；像我这麼個有心向上的小子，他們决不擯諸門外的。

我只得强自抑制，仍舊做我的斟酒童兒。我非常懊喪，因為我想做强盜，無非是要像他們那樣自由出洞，乘大夥兒搶刼的時候，也許可以逃走。这一綫希望維繫了我的生命。只是这遙遙無期的等待，我眞不耐煩；屢次想乘多曼果不備，溜之大吉，但是他防守很嚴，總沒机会，这條地獄門口的三头狗，一百個俄耳甫斯也穩不住。[①] 我实在也不敢鑽头覓縫，怕招他疑心。他監得我很緊，我要防他看破，得十分謹愼。强盜說要我等候多久，我只好遵命，心裏却焦急得彷彿等着進包稅局去發財一般。[②]

謝天照应，六個月後，居然也有这一日。那晚羅朗都大爺对他手下衆好漢說道："諸位，咱們答应吉爾·布拉斯的話，不可以失信，我覺得这孩子不壞；他好像天生是学咱們樣的，我看他是個可造之才。我主張咱們明天帶他到大路上去發個利市。咱們得幫他一振威名。"大家都贊成，就不叫我伺候，見得已經把我当作同夥弟兄了。我的差使又交还雷歐娜德去幹。他們新近打刼了一位紳士，剝下他全套衣裳，就給我替換了身上那件破舊的对襟褂子。於是我準備第一次出馬了。

---

① 希臘神話：俄耳甫斯（Orphée）是詩人音樂家。他妻子死後，他進地獄去向冥王索回妻子的靈魂。地獄門口有一條三头龍尾狗（Cerbère）看守，他彈弄樂器，把它穩住，方進得地獄。

② 包稅局（Compagnie de traitants）由若干包稅員組成，承办國家稅收，每年繳國庫多少錢，餘下都飽私囊。勒薩日的喜劇"屠加瑞"（Turcaret）中主角就是靠包稅發財的。

第 八 章

吉爾·布拉斯跟强盗合夥，在大路上
立下什麼功績。

那是九月天傍亮兒時分，我跟那夥强盗出了地窟。我也一樣的隨身器械，帶一支馬鎗，兩支手鎗，一把劍，一把刺刀；坐騎也不壞，跟我身上那套衣服同是向那紳士搶來的。我在黑地裏过得久了，晨光熹微都耀得眼花，可是漸漸的眼睛也睁得開了。

我們經过彭弗拉達鄰境，在雷翁大道边一個小林子裏埋伏，那地方人家瞧不見我們，我們却瞧得見人家。我們在那兒等運氣送買賣上門，只見一個聖多明我会的修士，騎着一头破騾子，不像他們修会裏照例的氣派。大头領笑道："謝天，这是考吉爾·布拉斯的好題目來了。就派他去搶这修士，咱們且看看他怎樣下手。"众强盗都覺得这個差使正合適，勉勵我好好去幹。我說道："諸位，你們準不会失望。我要把这修士剝得赤條條，把他的騾子也牽來。"羅朗都道："不用，他那騾子不值一搶。你只要把他的錢袋拿來，就完事兒了。"我說："那麼我就在諸位師父面前，一試身手，但願能够不負期望。"我就鑽出樹林，趕向那修士，心上默禱上天饒我幹这勾当，因爲我还沒跟强盗同化，幹來良心不安。我恨不得这時候就逃走，可是他們的馬多半比我的快。我若逃走，他們立刻会追上來，把我捉回去，說不定还会開鎗，我就倒楣了。所以我不敢冒这個險。我上前攔住那修士，手鎗口朝着他，喝叫留下買路錢。他帶住騾子，把我端詳一番，好像並不害怕，說道："孩子，你年紀还小呢，就走上这條邪路，太早些兒

了。”我說：“師父啊，儘管是邪路，我只恨來得晚了。”那修士不想領会我言外之意，答道：“唉，我的孩子，你說的什麼話？你好糊塗！你身处凶境，我說給你听听……”我急忙打斷他的話道：“哎，師父，請你別講大道理。我做这剪徑的勾当，不是來听你說教的。你这些話說得不在筋節上。拿响噹噹的現錢來！我要的是錢！”他滿面驚奇道：“錢麼？我們出家人在西班牙还得帶着錢跑路麼！你把西班牙人的樂善好施看得太低了。你明白了吧，我們到哪兒都有人欵待，管住管吃，只要替他們禱告禱告。總而言之，我們出門自有上天照应，不必身上帶錢。”我答道：“得了，你們不是單靠天的，你們身上總帶着比斯多；有了錢，天就更靠得住。不过，師父啊，咱們不用說廢話，我的伙伴兒在樹林子裏等得不耐煩了。快把錢袋扔出來，不然的話，我就要你的命！”

我这話說得惡狠狠的，那修士好像怕性命不保，忙道：“且慢，你既然非錢不可，我只好依你。反正跟你們这种人能言善辯也都沒用。”說着身上掏出一只麂皮大錢袋，扔在地下。我說声“走吧”，他不等第二声，兩腿夾着騾子肚子，一陣風跑了。我以爲那头騾子和我舅舅的彼此彼此，不料它走得很快。我等他走遠，下馬揀起錢袋，只覺沉甸甸的。我忙上馬回到樹林裏，那些强盜都等得不耐煩，急急要來道賀，彷彿我这次成功，煞費了氣力似的。我不及下馬，他們就趕上來擁抱。羅朗都說：“了不得！吉爾·布拉斯！你剛才眞是立了奇功！你幹事的時候，我眼睛直盯着你，留心你的臉色。我敢預言你將來準是大路上一名頂呱呱的好漢，要不然，我是個沒眼睛的。”二头領和旁的强盜同声附和，說我將來準会应了这句話。我謝他們器重，說一定尽心竭力，不負厚望。

他們过獎了一頓，就要瞧我帶回來的贓，大家說道：“咱們

且看看这修士的錢袋裏裝着些什麼。”一個說：“一定富足得很，这起修士出門，不像朝山行脚那种人一樣。”大头領解開錢袋，抓出兩三把小銅聖牌，夾着幾塊聖蠟，幾片聖衣。他們看見这般新鮮贓物，都哈哈大笑。二头領嚷道：“老天爺啊！我們要多多感謝吉爾·布拉斯，他第一次顯身手，就搶來这些东西，咱們弟兄都得益不淺。”这句笑話引起了別的笑話。一羣混蛋捉住这個題目，取笑個不了，那個叛教的强盜尤其起勁。

他們說了不少的俏皮話，这裏也不便叙說，總之，这些話只見得他們無法無天。我一人綳住臉不笑。他們個個笑我，我再沒興緻笑自己了。大头領道：“哎，吉爾·布拉斯，我有一句忠告：从此別再跟修士打交道。这种人太乖太滑，你不是他們对手。”

第九章

一件大事。

我們在樹林裏等候了大半天，想等候個把过客，彌補我們在修士身上吃的虧，可是什麼人也沒有。後來大家想鬧了那樁笑話就算罷休了，準備回地窟。我們一面还在議論那件事，忽然遠遠看見一輛四騾大車。这車奔馳而來，三個壯士騎馬左右衛護，看來都器械齊全，我們要是胆敢冒犯的話，他們似乎很願意周旋一下。羅朗都喊住弟兄們，商量一番，决計動手。他立刻把我們排成他要的陣勢，我們衝鋒似的奔向那輛大車。我雖然剛才在樹林裏受了他們称讚，这時候渾身战抖，冷汗直流，自覚不是好兆。而且禍不單行，兩位头領要鍊得我慣經烽火，把我安插在打头第一排，夾在他們倆之間。羅朗都看我嚇成一团，怒目而視，粗声惡

氣道:“听着，吉爾·布拉斯，别忘了尽你的本分。我警告你，你要是想退縮，我一手鎗打爛你的腦袋!”我深信他說到做到，不敢怠慢，既然進退無路，只好一心求上帝拯救我的靈魂。

这時候，那輛車和衛隊越來越近。他們瞧出我們是什麼樣人；看我們神氣，就知道來意不善，離一箭之地，車子停下來了。他們一樣也都帶着馬鎗和手鎗。他們正要迎敌，車裏出來個人，相貌漂亮，衣服華麗，跨上一個壯士牽着備乘的馬，一騎当先。他身上只帶一把劍、兩支手鎗。那趕車的还坐在車上，他們只有四個人，对我們九個。可是來勢凶狠，我分外懼怕。我嚇得渾身發抖，却还準備開鎗。不过我老实說，我開鎗時，閉緊眼睛，扭轉臉兒，这麼一來，放了子彈可以不必內疚於心。

这場厮殺，我不能細說，因為人雖在場，什麼也沒看見。我自驚自嚇，反而沒瞧見眼前的慘景。我只知道噼噼啪啪一陣鎗声，伙伴們就狂喊“得勝！得勝！”我正是嚇得昏了，这陣喊声把我喚醒，才看見那四個壯士都死在地下。我方只死了一個，就是那叛教的强盗。这正是背叛聖教，嘲笑聖衣的報应。我們弟兄裏还有一位右膝中彈；副头領也受了傷，不过很輕，只擦破些皮。

羅朗都大爺忙趕到車門口，車裏是位二十四五歲的女人，儘管很狼狽，依然姣美非常。她在厮殺的当兒暈过去了，还沒醒过來。羅朗都只顧端詳那女人，我們一心都在贓物上。那些馬沒了主人，給鎗声驚散，我們先把它們牽回來。車夫在開火的時候下車逃命了，那些騾子却一動都沒動。我們下馬从車上解下騾子，把車前車後捆載的箱子都裝在騾背上。然後大头領命令弟兄裏身子最結实坐騎最好的一位，馱帶那個昏迷未醒的女人。我們把空車和那些剝光的屍首扔在路旁，搶了女人和騾子馬匹回家。

第 十 章

强盗怎樣对待那女人，吉爾·布拉斯的
大計劃及其結局。

天黑了一個多鐘點，我們才回地窟。我們先把牲口牽進馬房，拴在馬槽旁边架子上，親自照料，因爲那老黑人已經病倒了三天。他大發痛風病，又加上風濕病，手脚都動彈不得，只剩一條舌头運轉自如，就惡毒毒的咒罵，發洩心头的煩躁。我們隨他去咒罵，且到厨房裏，全神貫注，伺候那個死氣沉沉的女人。我們用尽方法，居然大幸把她救醒。可是她醒來看見一夥陌生男人把自己扶抱着，知道落了难，嚇得打寒战。她仰望着天，眼睛裏露出痛深望絕，不勝淒慘的神情，彷彿对天訴說就要受糟蹋了。她想到种种可怕的景象，忽然眼睛一閉，又暈了过去，强盗都以爲她死了。还是大头領覺得不如听其自然，救活她徒然叫她吃苦，就吩咐把她抬到雷歐娜德床上，讓她一個兒躺着，好歹隨她去。

大家回到大廳上。一個当过外科医生的强盗瞧了副头領和另一個好漢的傷口，敷上些藥。医治完畢，大家都要看看箱子裏是什麼东西。有幾箱是花边內衣，幾箱是衣裳，末了一箱，裝着些口袋，一袋袋滿滿的都是比斯多。諸位好漢切身利益攸關，見了更樂得不可開交。接着厨娘在碗櫃子上排列出各色的酒，擺席上菜。我們立刻談論起这次的大勝。羅朗都就对我說："吉爾·布拉斯，我的孩子，你得承認，你今天很沒有胆氣。"我說：这事我老实承認，不过只要再出兩三回馬，就会像一員勇將了。別的强盗都替我說話，說这回得原諒我，因爲打得实在激烈，一個沒經

过炮火的人，能这樣对付已經不錯了。

大家商量，那羣搶來的騾馬作何处置。决定不等天亮全夥兒上曼西拉去出脫，因爲这边打刼的事大概还不会傳到那边。我們計議停当，吃完晚飯，又到厨房去瞧那女人，她依然昏迷不醒，看來捱不过这一夜了。她只比死人多口氣，可是有幾個强盜还不懷好意，对她色眼迷離。虧得羅朗都攔住，說她現在傷心得人事不知，至少也該等她醒过來再說，不然他們眞要動粗了。他們素來尊敬大头領，總算收起淫心，否則那女人就完了，一死也未必能保全她的淸白。

我們撇下那可憐女人，隨她去昏迷不醒。羅朗都只吩咐了雷歐娜德，叫她照看，然後各人回房睡覺。我上了床却睡不着，只想那女人苦命。我相信她一定是大人家婦女，越惋惜她这般下場。我想像她將遭横暴，替她不寒而慄，彷彿她是我親戚朋友一般，十分關切。我爲她傷感了一番，便想法子要保全她的淸白，免她受糟蹋；同時自己也逃出这個地窟。我想那老黑人已經動彈不得，他有了病，鉄栅上的鑰匙由雷歐娜德大娘掌管，想到这裏，靈机一動，計上心來，我盤算周詳，馬上就按計行事。

我假裝肚子疼。我先哼哼唧唧，然後拉着嗓子叫号。衆强盜給我驚醒，忙趕过來看。他們問我爲什麼叫嚷。我說肚子疼得要命；我要他們信以爲眞，故意咬牙切齒，攢眉努嘴，又捲身扭腰，姿態怕人，还翻來滾去，作出种种怪相。我忽然平靜，好像一陣疼痛过了，一会兒又扭着胳臂在床上打滾。總之，我裝得維妙維肖，强盜儘管乖巧也哄过了，以爲我当眞害了絞腸痧。不过我雖然扮演得好，也吃了些意外之苦。这些好心腸的弟兄，以爲我在受罪，七手八脚來替我止痛：一個拿了瓶白蘭地逼我喝掉半瓶；一個不由我作主，用甜杏仁油爲我灌腸；一個把毛巾烤得火熱，

貼在我肚子上。我叫号着求他們饒我，也沒用处，他們还以爲我是肚子疼所以叫喚，要医好我的假痛楚，只管給我吃眞苦头。結果我受不下了，只得說肚痛已过，求他們饒了我吧。他們这才罷休；我也不敢再哼一声，怕他們又要來急救。

这幕戲幾乎鬧了三個鐘头。那些强盜看看天也快亮了，就準備出發到曼西拉去。我又裝一套把戲，掙扎着要起牀，讓他們瞧我要一同去；可是他們不許。羅朗都大爺說："快别起來，吉爾·布拉斯。你歇着吧，孩子，說不定回头又要肚子痛。等下回再跟我們出去，今兒個你身体不行，好好躺一天，你該休息休息。"我覺得一味說要去也不好，怕他們倒答应了我。我作出不能跟大夥同去很懊喪的樣子。我做作得很像，他們出門時一點也沒起疑心。我暗求上天叫他們快動身；他們一走，我勉勵自己道："好哇！吉爾·布拉斯，現在要下個决心了！这個头開得很好，得鼓起勇氣完工才对。看來事情不难，多曼果病倒了，不会阻擋你，雷歐娜德也攔不住你。乘这個当口逃走吧，不会有更好的机会了。"我这樣一想，胆氣大壯，拿了把劍和兩支手鎗，先到厨房裏。我在門外听得雷歐娜德說着話，忙止步听她說些什麼。原來她是跟那個不知姓名的女人說話，这女人已經苏醒，想着自己苦命，哭哭啼啼，痛不欲生。老太婆說："哭吧！我的孩子，哭個暢快，嘆嘆氣，你就鬆快了。你这种急痛攻心，凶險得很，現在哭出眼淚來，就沒事了。你慢慢的自会開懷，我們这起爺們都是上等人，你在这兒相处得慣。他們对你比对待公主娘娘还好呢，一定千方百計討你喜欢，天天跟你恩愛。多少女人羡慕你还羡慕不到。"

我沒讓雷歐娜德再往下說，我進厨房把手鎗抵住她胸脯，惡狠狠逼她交出鉄柵上的鑰匙來。她嚇壞了，雖然活了一把年紀，还把性命看得很重，不敢拒絕。我鑰匙到手，向那傷心的女人說

道："太太，天派我來救你的命，快起來跟我走。隨你要到哪裏去，我護送你。"这話她听得入耳，深爲感激，就掙扎起來，向我脚边跪倒，求我保全她的名節。我扶她起來，叫她放心，一切在我身上。我在厨房裏找出些繩子，由那女人幫着把雷歐娜德綁在一只大桌子的腿上，一壁說，她要是哼一声，立刻送她的命。那老婆子知道我不是空言恫嚇，一切听我擺佈。我點上蠟燭，帶那女人到堆藏金銀的屋裏。我把比斯多和双比斯多儘量往衣袋裏塞，又叫那女人也学樣，說她只算撈回些失物，她也就放手拿了許多。我們帶足了錢，就上馬房，我一人擎着手鎗進去。那老黑人雖然又有痛風又有風濕，我算定他不会省事，隨我把我那匹馬加上鞍轡，他若搗亂，我就把他一切病痛連根除掉。还算運氣，他病得七死八活，我牽了馬出來，他都沒知覚。那女人在門外等着。我們急急忙忙穿地道出去，開了鉄栅，直跑到墜門口。我們要掀起那扇墜門，好不容易！实在是要逃性命，憑空添了力氣，才能办到。

我們倆出得那無底洞，天已經透亮。我們急要遠走高飛。我跳上馬，女人坐在我後面，慌不擇路，拍馬就跑，一会兒就出了林子。只見一片平原，有幾條路，我們隨便挑了一條。我慌得要死，只愁是奔曼西拉的路，恰撞到羅朗都那夥人。幸喜这是虛驚。那天下午兩點鐘，我們到阿斯托加城。我覚得人家对我們非常注意，彷彿男人背後騎個女人是什麼大開眼界的事。我們在第一家客寓落了店，我立刻叫店家烤一只野雞，一只兔子。我一路上跑得太快，沒能够跟那女人說話，这時候乘他們做我點的菜，領她到一間房裏談心。她非常感激，还說，看到我这樣仗義相救，相信我决非强盜同夥。我就把身世講給她听，叫她知道她器重我並沒有看錯人。我請她推心置腹，把苦难講給我听。下面一章就是她所講的。

第十一章

唐娜曼茜亞·德·穆斯格拉的身世。

“我生在瓦拉多利，名字叫唐娜曼茜亞·德·穆斯格拉。我父親唐馬丹幾乎把家產全報効在軍隊裏，自己帶領了一团兵在葡萄牙打仗陣亡。他沒多少遺產，我雖然是独养女兒，算不得一門好親事。不过我錢儘管不多，看中我的人却不算少。許多西班牙名門望族的紳士都來求親。我中意的是唐阿爾華·德·梅羅。在求婚的人裏面，的確推他相貌最好；不过我中意他，倒不是專爲外表。他聰明，沉着，勇敢，正直，而且交際場中算得头一等風流倜儻。若有什麽宴会大典，誰也沒他內行；比起武來，他的力氣本領總叫人称羡。所以我选中他做丈夫。

“我們結婚不久，他在冷僻地方碰見从前一個情敌叫唐安德瑞·德·巴依薩。兩人吵吵架，拔劍相刺，唐安德瑞一條命就此送了。这人是瓦拉多利司法官的姪兒，那司法官性情暴躁，又跟梅羅一族是死冤家，所以唐阿爾華覺得乘早逃走爲妙。他急急趕回家，一面叫人備馬，一面把情形告訴我听，接着說道：‘親愛的曼茜亞，咱們得分離，这是無可奈何的。你知道那司法官的爲人，他一定要緊追緊捉，咱們不能打如意算盤。你也知道他的权勢，我在本地不能容身了。’他非常傷心，尤其看到我难受，話都說不下去。我叫他帶了些金子宝石，於是他抱着我，兩人嘆息哭泣成一团。一会兒家人來說馬已備好。他掙脫了我，就此走了。我当時心境，非言可喻，如果我过於哀傷送了命，那倒是福氣，免得後來受那些苦惱了！唐阿爾華走了幾個鐘头，司法官

知道消息，就派瓦拉多利全部公差去捉他，千方百計要把他拿住。可是我丈夫躲过了他毒手，藏身很穩。那法官沒法兒要我丈夫的命，只好奪他的財產出氣。總算遂了他的願，唐阿爾華全部財產都沒收充公了。

“我处境很苦，生活都勉强。我深居簡出，身边只有一個女傭人。我天天眼泪洗面，並非熬不得窮，只因爲心愛的丈夫出走以後，音訊全無。我們凄然分手的時候，他答应不論流落在天涯地角，總想法把所經所歷讓我知道，决不忘懷。可是他一去七年，杳無消息。他下落不明，我非常憂悶。後來我才知道他投入葡萄牙軍隊，在費慈打仗陣亡。这是一個从非洲回來的人告訴我的，他說跟唐阿爾華很熟，同在葡萄牙軍隊裏当兵，親眼看見他陣亡的。他还講了些情節，不由我不信丈夫已經身故。我听了这消息愈加傷心，立志决不再嫁。这時節，加狄亞侯爵唐安布若修·梅修·加利羅到了瓦拉多利。有些老紳士舉止風流文雅，女人見了会忘掉他們的年紀，依然垂青，他就是这种人。一天有人偶然向他講起唐阿爾華的事。他听了人家描摹我，就想見見。他要償这個願，就說動我一位親戚，講定由她邀我上她家，侯爵也到那裏去。雖然我滿面愁容，他看了很中意。但也許他正爲我憔悴可憐，就看重我堅貞不二，因而心動了。我悒鬱不欢，大概使他生了愛憐之心。因爲他屢次对我說：他覺得我这樣貞節是個奇事；我丈夫儘管命苦，但在这方面眞使他艷羡。總而言之，他一見生情，不待第二面，就要娶我。

“他請我那位親戚做說客。她就上我家來，說既然消息傳來，我丈夫已在費慈喪命，我不該埋沒自己的容貌；又說我和丈夫結婚沒幾天，爲他哭得也够了，別錯过良机；又說我可以做天下最福氣的女人呢。於是她就称讚老侯爵家世又貴，財產又多，品性

又好。可是憑她說得天花亂墜，我沒給說動。我这來並非疑心丈夫死耗不眞，怕他忽然意外出現。我不耐煩再嫁人，而且：我結婚一次，已嚐尽煩惱，再要第二次，实在厭懼了。我那親戚劝說不開的，就是这一點。可是她毫不灰心，越發爲唐安布若修出力，又叫我全家都替那老紳士做說客。我家裏人逼我应允这門好親事，跟我糾纏磨咕，不讓我一刻安靜。我境況也愈來愈窘，这实在大大減少了我的挺勁兒，我当時窮得厲害，只好答应。

"所以我不能拒絕。他們劝得很迫切，我就回心轉意，嫁給加狄亞侯爵。他有座極漂亮的莊子，在布果斯附近，格拉俠爾和羅地拉之間；結婚第二天，就帶我去住。他一盆火熱的愛我，我看出他一舉一動，都是要博我欢心，先意承旨，無微不至。从沒有丈夫像他那樣尊重老婆，也从沒有情人像他那麼千依百順的。我欽佩他品性温和，对唐阿爾華的死，也心上寬慰了些，因爲到头來我成全了侯爵这麼一位紳士的幸福。假如我愛过唐阿爾華，还能够再愛別人，我一定不管是老夫少妻，会对侯爵愛情深摯。可是有常心的人，一生只愛一次，我憶念前夫，後夫种种殷勤迎合，沒有見效。我沒法酬報他的柔情，只能答以感激。

"我当時心境如此，忽然有一天，我在房裏臨窗吸新鮮空氣，看見花園裏一個農夫模樣的人眼睜睜瞅着我。我以爲那是園丁的助手，沒放在心上。可是第二天又臨窗見他站在老地方，越發目不轉睛的看我。我覺得奇怪，也对他看，看了一会，覺得他模樣兒像那苦命的唐阿爾華。我一看面貌相像，說不出的驚疑，不禁大叫一声。虧得只有我心腹女傭人伊內斯在我房裏。我告訴她爲什麼驚慌失措。她只笑了笑，以爲我看見面貌稍像，便認錯了人。她說：'太太，您放心，別以爲您看見了前夫。他怎麼会裝成農夫模樣跑到这裏來呢？況且他怎麼会还活着呢？'她又道：'我到

花園裏去找那鄉下佬談談，讓您安心。我打听得那人是誰，立刻回來告訴您。'伊內斯就到花園裏去了，过不多一会兒，她神色異常，回到房裏來，說道：'太太，您疑心的事一弄明白，反而糟了。您剛才看見的那人，正是唐阿爾華；他一開口就自報姓名，还要求私下見見您。'

"那時候，侯爵到布果斯去了，我正可以接見唐阿爾華，就叫女傭人从複道的樓梯領他到內室來。你可想見我心煩意亂。他能够名正言順痛罵我一場，我沒臉相見。我看他進房來，立刻暈倒。他和伊內斯忙把我救醒。唐阿爾華說：'太太，請你放心，别見了我煩惱，我一點不想爲难你。我这來，並不是個怒氣冲冲的丈夫，來跟你算那背信負義的賬，向你問轉嫁的罪。我知道那都是你家裏逼出來的；你爲这事受的磨折，我全知道。况且我的死信已經傳遍瓦拉多利，我又始終沒向你寄信闢謠，当然你越加信以爲真了。總之，我知道咱們慘别以後，你过的是什麼日子；你嫁那侯爵，並非出於愛情，只是迫於生計罷了。'我哭着打斷他的話道：'唉，大爺，你何必替老婆開脫呢？你旣然还活着，她就是犯了罪的。我但願沒嫁唐安布若修，还过着从前的苦日子！倒楣的婚姻！唉！我要是还挨窮耐苦，至少不至於無顏相見，也聊可自慰。'

"我一看唐阿爾華的神情，知道他見我流淚，非常感動。他道：'親愛的曼茜亞，我一點不怪你。我看你現在处境豪華，非但不埋怨你，只感謝上天慈悲。自从那天我離開瓦拉多利，一直走背運，接二連三只是倒運的事；頂倒楣的是沒法兒和你通信。我知道你不会變心，所以念念不忘，只設想我这害人的愛情把你委屈到什麼田地，心目中常有個淚人兒般的曼茜亞。你是我最大的煩惱。老实說吧，我有時候怪自己不該贏得你欢心，那簡直是犯

了罪；我寧願你当初看中了我一個情敌，因爲你对我的情，眞害你自己不淺。可是我經过七年苦难，越發愛你，要再來看看你。我死不下这條心。正好我做了多年俘虜，还我自由，可以償願，就这樣喬裝打扮上瓦拉多利，免得被人識破。我到了地头，得知一切情形，隨即到这莊上來，設法結識了園丁，承他留我在花園裏幹活。我用了这些手段，才能够和你私下相会。不过你别以爲我此來存心破你好事。我愛你遠勝於自愛，我要顧到你心境安泰，今天見了一面，就告別遠去，此後的凄涼歲月，都是斷送給你的了。'

"我听了这話急道：'唐阿爾華，别这樣。天不是叫你白來的，我和你决不再分離了。我願意跟着你走，从今以後，咱們只有死別，沒有生離了。'他說道：'听我的話，你跟着唐安布若修一起过吧。我的苦难，讓我一人担当，不要拖累了你。'他还說了些这類的話；可是他越要捨己捐身，成全我的幸福，我越發不讓他。後來他看我主意堅定，立刻改了口氣，臉上也添了喜色，說道：'太太，难道你眞心口如一麼？你既然还对我这樣深情，寧可抛棄了眼前富貴，同做患难夫妻，那麼，咱們且到加利西亞边境的貝当索斯去住下。我在那兒有個安穩的隱居之所。我雖然倒運，財產攪個精光，却並未連朋友都沒有，我还有幾個交情不變的朋友，仗他們之力，可以搶了你走。他們幫我在森穆拉定做一輛車，我又買了幾头騾子馬匹，雇了三名加利西亞勇士沿路保鏢。那三人都有馬鎗手鎗，他們正在羅地拉村裏听候指揮。'他接着道：'咱們正好乘唐安布若修不在，我叫那輛車到莊上來，咱們立刻動身。'我一一依允。唐阿爾華飛奔到羅地拉，不一会兒，帶了那三名壯士進來，搶了我就走。我前後左右的女傭人莫名其妙，都嚇跑了。只有伊內斯知道底裏，不过她愛上了唐安布若修

的親隨，不願意跟我同走。这也見得傭人儘管忠心，对东家的情誼總抵不过自己的戀愛。

"我跟唐阿爾華上車，隨身衣裳首飾都是我再嫁以前的东西；侯爵結了婚給我的，一絲一毫都沒有帶。我們取道向加利西亞進發，还不知道能否徼幸到達地头。我們怕唐安布若修回家，会帶着大隊人馬追趕。可是走了兩天，後面並沒人來。我們指望第三天也能平安無事，已經放心閒話。唐阿爾華正講給我听他遭的那樁災难，以致人家謠傳他身故；还講他做了五年奴隸，如何又得自由。我們正在那個当口，在雷翁道上碰見了和你一夥的强盜。他們殺掉的就是唐阿爾華和他手下人；我此刻傷心流淚也就是爲了他。"

第十二章

古爾·布拉斯和那女人講話，給人打斷，大爲掃興。

唐娜曼茜亞講完，哭成了個淚人兒。我並不学賽內加的詞令①，譬解劝慰，只讓她尽情哭個暢，甚至也陪她淌眼淚，因爲看見人家倒運，自然会有關切之心，何況看見美人命苦呢！我正要問她，身处这般境地，作何打算。要是沒有打岔，她大概就要向我請教了。偏偏这時候我們听得客店裏吵成一片，不由得分了心。原來当地法官帶了兩個公差，一隊衛兵來了。他們直闖到我

---

① 賽內加（Sénèque）（公元前四至公元六五年），古羅馬哲学家。羅馬人遭遇不幸事件，非常憂悶，就由哲学家來開導譬慰。賽內加最擅長寫这种文章，他安慰他母親（De Consolatione ad Helviam），安慰一個貴婦人喪子（Ad Marciam）等等是極有名的。

們房裏。同來有個年輕紳士，他先跑近來，細細看我身上的衣服。他一眼就看得分明，嚷道："聖約克在上！那就是我的襖兒呀！正是我那一件！跟我那匹馬一樣好認。你們憑我这句話儘管把这位先生看起來，我不怕他來找我決鬥的。我拿穩他是個强盜，本地有他們的巢穴。"

我一听知道他就是那個失主，从他身上搶來的东西，偏偏都歸了我，不禁驚惶失措。那司法官職責所在，見我慌張，当然以爲我是畏罪，不会往好处想。他覺得那紳士告狀有憑有據，又以爲女人是我一夥的，就把我們倆分别監禁起來。这人不是那种望之凜然的法官，倒是一团和氣，笑容可掬。可是天知道他也一樣厲害！我剛進監獄，他就跑來，帶着兩头走狗，就是那兩個公差，三人都欢欢喜喜，彷彿預料好買賣到手了。他們沒忘記他們那好規矩，一上來先把我通身搜遍。这幾位老爺發了好一筆的横財！他們大概从來沒这樣的手氣。他們抓出一把一把的比斯多，喜得眼中放光，那位司法官尤其樂得不可開交。他軟迷迷的对我說道："我的孩子，我們是奉公尽職，你不要害怕；你要是沒有犯罪，不会叫你吃苦。"这時候，他們从从容容把我衣袋掏摸一空；舅舅給我的四十杜加，强盜都沒有碰，这次也落在他們手裏。他們还不肯罷休，那幾双貪手，孜孜不倦，从我头上摸到脚下，把我四面旋轉，又剝掉我的衣裳，看貼肉藏着錢沒有。我相信他們恨不得剖開我肚子看看裏面有沒有錢呢。他們克尽職守以後，司法官就來盤問。我老实陳說一遍。他叫人錄下口供，帶着手下人，拿了我的錢走了，扔下我一個兒赤條條坐在柴草上。

我冷冷清清，处此境地，不禁嘆息道："唉！人生儘是些離奇的事兒，倒楣的事兒！我自从離開奥維都，只是走背運，一波乍平，一波又起。我到这城裏的時候，哪裏想到就会跟司法官会面

呢！”我一面無聊空想，一面把他媽的那套害人衣服一件件穿上，於是又自己勉勵道：“哎！吉爾·布拉斯啊！挺起脊梁來！設想往後也許还有好日子呢。你地窟裏都苦熬过來，倒在一個平常牢獄裏心灰意懶，說得过去麼！可是，唉！……”我又一陣愁：“我自哄自騙罷咧！我哪裏出得这個牢獄呢？人家把我的活路都斷了，犯人沒有錢，就好比鳥兒剪掉了翅膀。”

旅店裏爲我烤的野鷄和兎子，我是沒福消受了；有人送進來一小塊硬麵包，一罐子水，任我一個兒在牢裏煩躁。我整整坐了十五天牢，沒見個人面，只有個禁子每天早晨送那份口粮進來。我看見他，老跟他攀談，想解解悶，可是这位人物，隨我說一千句，總置之不理，一句話也逗他不出。他常常跑進跑出，正眼都不瞧我。到第十六天，司法官來了，对我說道：“朋友啊，你的苦算挨完了，你可以開懷一樂，我特來告訴你個好消息。那位跟你一起的太太，我已經叫人送到布果斯去；我在她動身前盤問了一下，她把你出脫了。據你說，你是雇了包程騾子从貝尼弗羅到卡卡貝羅斯去的，現在只要等那騾夫來作証，如果口供相符，你今天就可以出去。那騾夫在阿斯托加，我已經派人去找，正等他來。只要他說確有上夾棍那回事，我立刻放你。”

我听了滿心欣喜。从此我自以爲沒事了。我向那司法官道謝，感激他判事又爽利又公正。我还沒謝完，兩名衛兵押了那騾夫進來。我立刻認得是他，可是这殺坯的騾夫準把我的皮包和裝的东西都賣掉了，生怕認了我就得嘔出來，厚着臉皮，說不認得我，从來沒見过。我嚷道：“啊！奸賊！你还是招出來把我行李賣掉了，說眞話吧！你仔細認認，你在卡卡貝羅斯鎮上拿夾棍來唬唬人，一羣小夥子都給你唬得要命，我也在裏面。”那騾夫冷冷的說，我講的事他全不知道。他既然一口咬定不認識，我出獄又得延期。

司法官对我道："孩子，你瞧，这騾夫沒坐实你的口供，所以我儘管一心要放你，却放你不得。"我只好重新捺下性子，死心塌地，半飢不飽的吃那乾麵包和白水，看那啞巴禁子的嘴臉。我一點沒犯法，却跳不出法律的掌心，想到这裏，我懊喪已極，倒寧可在地窟裏了。我想："其实我在監獄裏，比在地窟裏还苦惱。我跟那羣强盜大吃大喝，有說有講，还可以做逃走的好夢；現在呢，雖然我無罪無辜，若能出牢罰充苦役，已經算大幸了。"

第十三章

吉爾·布拉斯湊巧出獄；到何处去。

我一天天在監獄裏思前想後，聊以解悶。这時候，我口供裏講的事，已經在城裏傳開了。許多人好奇心動，要來看看我。我牢裏有一扇小窗，可見天日，他們此來彼去，到这窗口來張望，看了一会，大家走開。这個新樣事兒，使我很詫異。我这窗外面是個靜悄悄陰慘慘的小院子，我坐牢以來，从沒人在窗口露过臉。我想準是城裏人知道我的事了，可是拿不定这來是吉是凶。

窗口出現的第一批人裏，有蒙都涅都唱聖詩的小矮個子，他也是怕吃夾棍嚇跑的。我認得他，他也不裝不相識。彼此招呼，兩人長談起來。我少不了又把經歷說一遍，外边的人听了又笑又憐。那唱聖詩的也把我們嚇跑以後，騾夫和那年輕女人在卡卡貝羅斯客店裏的一段糾紛講給我听。總之，我上文所述，都是他說來的。他臨走答应我馬上出力營救。那些好奇來看的人，都同声爲我惋惜，还說要幫那小矮個子爲我尽力，叫我放心。

果然他們沒有食言。他們打夥兒爲我向法官求情。法官知道

我無辜，又加那唱聖詩的把他知道的事講了，所以在我監禁三星期之後，那法官到牢裏來說道："吉爾·布拉斯，我要是執法苛刻，还可以把你關在这兒，可是我不願意事情儘拖下去。走吧，还你自由，隨你幾時出去好了。"接着道："不过我問你，要是帶你到那個樹林子裏，你找得出那地窟來麼？"我回答道："大爺，我找不到了。我是天黑了進去的，出來的時候天还沒亮，所以認不出所在了。"法官說，他去吩咐禁子開門，就出獄去。果然过一会那禁子來了，帶了個挾着一捆衣裳的獄卒。兩人滿臉正經，一言不發，剝下我身上新簇簇的細呢衣褲，換上一件舊粗布褂子，然後推着我肩膀，攆出門外。

犯人釋放，總覺得高高興興，可是我一看身上衣服寒傖，未免羞慚。我直想馬上溜出城去，免得衆目睽睽，难以爲情。可是我多承唱詩小矮個子出力帮忙，非常感激，便隱忍羞慚，找他道謝。他一見我面，忍不住大笑道："你成了这副模樣兒啊！穿了这套衣裳，一上來我認不得是你了！照此看來，法律的各种滋味，你都嚐遍了。"我答道："我不怨法律，法律原是公正的。我但願那些執法的官吏都爲人公正。他們至少得留还我那套衣服，我覺得我爲那套衣服，出的價錢不小了。"他道："我也以爲然。可是他們說起來，这是向例規矩！哎，就說吧，你以爲你騎的那匹馬已經还給原主兒了吧？对不起，並沒有！这会子在法院錄事的馬房裏，押在那兒做盜贓的証物。可憐原主兒連一付鞍轡都未必領得回去。"接着又道："可是咱們別談这些事了。你有什麼打算？目前想怎麼办？"我說道："我想到布果斯去找我救出來的那位太太。她会給我幾個比斯多，我去買件新道袍，上薩拉曼加，靠我肚裏那點拉丁文混幾個錢。我苦的是还得跑到布果斯去，一路上不能餓肚子，你知道出門人沒錢要挨餓的。"他答道："我懂得你的

苦处，我的錢袋送給你吧。这錢袋实在有點兒乾癟了，不过你知道，唱聖詩的人不是主教。”他說着掏出錢袋，塞在我手裏。他十分殷勤，我却之不恭，只得原封不動把錢袋收下。我十分感激，說了許多將來補報的空話，好像他把全世界的金子都送給我了。我隨就辭別出城，沒去看其他幫我重獲自由的人，只有千万遍爲他們祝福罷了。

那唱詩的小矮個子实在不能替他那錢袋誇口，原來裏面只有寥寥幾文錢，而且是什麼錢呢？都是不值價的小錢兒。幸喜兩個月來我清苦慣了，所以我到布果斯附近彭特·德·米拉鎮上的時候，还剩下幾個瑞阿爾沒花完。我要打听唐娜曼茜亞的消息，先在鎮上歇下。我到一家客店裏，女掌櫃又小又乾癟，尖厲凶狠。我一見她对我臉色难看，就知道我这件大褂不入她眼，这也怪她不得。我找個座兒，吃了些麵包和奶餅，又喝了幾口店裏的劣酒。我吃的这餐飯和穿的衣服恰好合式。我一面吃，一面想跟女掌櫃搭話。她滿臉鄙夷，分明是不屑理睬。我請問她可認識加狄亞侯爵，他的莊子離这裏遠不遠，尤其要緊問侯爵夫人近况怎樣。她傲然答道：“你打听的事情倒不少啊。”她滿不情願似的告訴我說，唐安布若修的莊子離彭特·德·米拉不过短短四公里光景。

吃喝了一頓，已經天黑，我說要睡了，向女掌櫃討一間房。她瞅了我一眼，看得我十分輕賤，說道：“房間輪得到你啊！吃一角奶餅当晚飯的人，我这裏沒他們住的房間！这兒的鋪位都有主顧了，今天晚上我等着幾位大客人呢。我只能招呼你在倉房裏宿一宵，我想你在柴草上睡覺，也不是第一遭。”她沒知道恰好一語道着。我並不答話，乖乖的爬上柴草堆，困累多天，一躺下就呼呼睡熟了。

第十四章

唐娜曼茜亞在布果斯接待他。

第二天早上，我一骨碌就爬起來了。我去找女掌櫃算賬。她已經起床，臉上不像昨晚那麼倨傲，好像和氣了些，大概因爲三個公安大隊的警衛正跟她隨便說着話兒。他們在这裏过夜，店裏所有的床舖，想必是留給这幾位大客人了。

我在鎮上打听到侯爵莊子上去的路。碰巧問到一個人，跟那貝尼弗羅的客店主人一樣脾氣。他不但回答我的問訊，还說：唐安布若修在三星期前去世，他夫人在布果斯某某修女院裏潛修。我不想到莊上去，立刻趕到布果斯，就直奔唐娜曼茜亞住的修道院。我請看門女人通報那位太太，說一個少年人，新从阿斯托加監獄裏出來，要見見她。那女人立刻進去通報。她一会兒回來，領我到会客室裏。我等了不多時候，唐安布若修的寡婦，穿了重孝，走近鉄柵來相会。

这位太太和顏相接，說道："欢迎得很，四天以前我寫了封信給一個阿斯托加人，託他代我去看看你，請你一出監獄就來找我。我知道他們就会放你的。我对法官說的話，够把你出脫了。後來那边回信來說，你已經出牢，但是不知下落。我只怕不会再碰見你，無从表我感恩之心，那就懊惱死了。"她看到我自慚衣衫襤褸，就說："你放寬心，別爲眼下的景况煩惱。你爲我出了那麼大的力，我如果不幫你忙，就是天下最沒良心的女人了。我準備叫你从困窘裏脫身，这是我分所应爲，並且也是我力所能爲。我的產業不少，要報你的恩是儘够的。"

她接着說："我跟你同坐下以前的事，你都知道。我現在講以後的事給你听。我把身世據实告訴了阿斯托加的法官，他叫人送我到布果斯，我就回到安布若修莊上。莊上人看見我回去，奇怪得不得了，可是說我回去得太晚了，侯爵听見我出走，好比雷轟了一般，就此一病懨懨，医生都認爲沒指望了。这又叫我自嘆命苦。当時我派人先通知侯爵，然後到他房間裏，三脚兩步，跑向床头跪下，滿面眼淚，心裏痛不自勝。他一見我就說：'誰帶你回來的？还要來看看你的成績麼？你要了我的命，还不够麼？要親眼看我死了才称心麼？'我說：'大爺，伊內斯应該告訴过你了，我是跟了我前夫走的；要不是一場横禍斷送了他，我永遠也不会再來看見你了。'我隨就告訴他，唐阿爾華遇盜被殺，我也被擄入盜窟。此外的事，我也講了，唐安布若修听完，伸出手來和我握着，柔情欵欵，說道：'够了，我不再怨你了。哎！我其实怎麼可以怪你？你跟心愛的丈夫会面，要跟他去，只好扔下我，我怎麼能責備你这般行爲？太太，我是不应該埋怨你的。所以我儘管失了你活不成，也沒肯派人來追。帶你逃走的人有他不可侵犯的权利，我尊重他这权利；你心向着他，我也尊重你这片心。總而言之，我还你公道：你既然回來，我依然一心愛你。真的，親愛的曼茜亞，有你在旁，我快樂已極。只是，唉！这樣的快樂，我不能多享，我覺得大限臨头了。你剛剛回來，我就得和你訣別。'我听了这些傷心話，越發淚如泉湧，無限悲痛，抑制不下，我爲心愛的唐阿爾華也沒有流这麼些眼淚。唐安布若修自覺去死不遠，並非过慮，他第二天就死了。偌大一份家產，按照婚約都歸我承襲。我預備把这份遺產好好处置。我雖然年紀还輕，决不嫁第三個丈夫了。我認爲只有那些不要臉，什麼都不在乎的女人才一次次嫁人；况且我已經看破世情，願意在这個修道院裏做

个施主，过我的下半辈子。"

这是唐娜曼茜亞跟我講的話。於是她在長衣底下掏出一只錢袋，放在我手裏，說道："这裏是一百杜加，單給你做件衣服穿。以後再來看我。我感你的恩，不是送了这一點就算完事的。"我对她千恩万謝，發誓說，離開布果斯的時候一定要來告别。这個誓我是要守的。我去找客店，路过第一家，就跑進去。我要了一間客房，又怕身上的大褂要招人白眼，就对掌櫃說，别看我这副模樣，我有的是錢，儘可以付客店的賬。掌櫃叫馬日羅，天生一張貧嘴，他听了这話，把我从头看到脚，冷言冷語奚落說，不用我声明在先，他早知道我在他家要大大花錢呢！又說他一眼看透了我身上的衣服，只見一团尊貴之氣，知道我準是個有錢的闊老。我明白这奸賊在挖苦我，就拿出錢袋，準備一下子堵住他的嘴。我甚至把杜加攤在桌子上，數給他看。他見錢眼開，对我添了幾分敬意。我煩他找個裁縫來。他道："还是找個賣舊衣服的好，各色衣著都有，你当場就可以穿上身。"我贊成这個主意，决計听他的話；可是天快黑了，買衣裳且挪到明天，目前只想好好吃頓晚飯，我自从地窟出來，飲食菲薄，需要補補了。

第十五章

吉爾·布拉斯穿的衣服；那位太太又送他的礼物；
他離布果斯時的行裝。

店家替我煮上一大盤切碎的羊蹄子，我差不多吃了個精光。我喝的酒也分量相当，於是上床睡覺。床鋪还舒服，我指望一上床就会呼呼睡熟。可是我眼都合不上，只顧盤算衣服該買什麽式

樣。我想："我应該怎麼办呢？还是照原先打算，買件道袍，穿了到薩拉曼加去謀個教師做做麼？爲什麼要学士打扮呢？我有意出家当教士麼？难道我喜欢这一行麼？不，我覺得生性和这一行格格不入。我要腰裏掛口劍①，在俗世創一份家業。"这樣才盤算定了。

我决計買一套紳士服，自信打扮成個紳士，不愁找不到又体面又有出息的職司。我打着如意算盤，急煎煎等天亮，一見透亮，連忙起床。我一陣吵鬧，把客店裏睡着的人都驚醒。我把那些傭人从床上叫起來，他們一面答应，暗暗咒駡。可是他們只好起來，我逼着他們去找賣舊衣的，不然就沒個清靜。不久一個賣舊衣的來了，後面跟着兩個孩子，一人抱着個大綠布包兒。他恭恭敬敬行個禮，說道："大爺，您找到了我，沒找上別人，眞是您的運氣。我不願意在这兒說我同行的壞話，我要說他們一個壞字兒，上天不容！不过咱們私底下說說：那些人沒一個有天良的，都比猶太人还心狠。做舊衣買賣的，只我一個有信有義。我有個分寸，賺錢要在理上：原值一個小錢，我賺一塊大洋就够了，我說錯了，原值一塊大洋，我只想賺一個小錢。靠天照应，我買賣很興旺。"

这篇楔子，我死心眼兒信以爲眞。賣舊衣的叫兩個孩子打開包裹，抖出五顏六色的衣服。他們先給我看幾套一色的，我嫌太樸素，不放在眼裏，擱过一边。他們就叫我試一套衣服，好像是配着我身子做的，雖然舊些，我一看就上眼。一件是袖子打折褶

---

① 佩劍是地位家世的標識，教士固然不掛劍，学校教師也不配掛劍。法國十七世紀查理·索瑞爾 (Charles Sorel) 的"方能趣史"(Histoire Comique de Francion) 第四卷裏就寫一位学究先生掛了劍冒充貴公子的事，見儒阿(E. Roy) 編註本第二册第三六至三九頁。

的緊身襖兒，一條褲子，一領斗篷，整套都是藍絲絨底子，上面繡金花。我选定了这一套，就講價錢。賣舊衣的知道我看中了，讚我眼力高，嚷道："天哪！一瞧您就知道是個識貨的。您可知道这套衣裳是做給咱們本國一位大貴人穿的，沒上过三回身呢！您瞧瞧这絲絨，还有更上好的麼？这繡花，您說吧，哪兒还找得到更精巧的手工？"我問道："你要賣多少錢？"他答道："六十杜加，我还沒肯賣。撒謊的不是正人君子。"我相信他不是正人君子，就还他四十五杜加，其实还該打個对折。賣舊衣的冷冷道："大爺，我言無二價，沒多要您。"他指着我撂在旁边的那堆衣裳道："好吧，您買这幾件吧，我價錢还便宜你些。"这麼一說，激得我非買那还了價的一套不可。我以爲他眞是少一錢不賣的，就數了六十杜加給他。我相信他雖然有信有義，一看我付錢这樣爽利，準懊悔沒再多要些。他一個小錢的貨色賺了一塊大洋，志得意滿，兩個孩子我也給了些錢，他們一起走了。

我有了很像樣的一件襖兒，一條褲子，一領斗篷。我該籌劃其他衣著，就此忙了一個上午。我買了些內衣，一頂帽子、絲襪、皮鞋，还買一把劍；然後一一穿戴起來。看自己裝束得这麼講究，我眞得意！对自己的打扮，观之不足，比孔雀看自己的羽毛，还要喜欢！当天我又去拜訪唐娜曼茜亞。她还是非常和氣，又謝我救命之恩，彼此客套了一番。於是她祝我諸事順利，和我告別。她只給了我一只價值三十比斯多的戒指，求我留作紀念，就進去了。

我拿了一只戒指，呆了半天，滿以爲她送我的东西还要值錢些呢。我对这位太太的手筆不很称心，默默尋思，走回客店。我剛進門，後面來了個人，斗篷直蒙到鼻子上，跟脚進門。他忽的把斗篷脫下，露出挾在夾肢窩裏的一只大口袋。看來那袋裏滿滿的

都是錢，我一見眼珠子都瞪出來了，旁边幾個人也直瞪着眼看。这人把口袋放在桌上，对我說道："吉爾·布拉斯先生，这是侯爵夫人送給你的。"我彷彿听見了天使說話！我对这送东西的人深深行礼，儀節周到。等他出門，我老鷹抓小鷄似的立刻拿着那口袋，搬進房裏。我趕緊打開，原來裏面裝着一千杜加。我剛數完錢，掌櫃就跑進房來。他听見了那送东西人說的話，要來看看袋裏裝些什麼。他看見攤在桌上的錢，大爲驚佩，嚷道："呀！怎麼的？那麼許多錢啊！"又調皮的一笑道："你一定很会算計女人！你到布果斯还不滿二十四小時，已經有侯爵夫人送錢給你花了！"

我听了这話並不着惱，很想讓馬日羅去胡猜一陣；他那种誤会，实獲我心。年輕人都愛充艷福不淺的風流人物，那也不足爲怪。可是我品性畢竟純潔，把这掙空面子的心压下去了。我叫掌櫃別瞎猜，就把唐娜曼茜亞的事講了一遍，他听得全神貫注。於是我又講自己的情形，看他好像十分關心，就請他幫我出個主意。他想了一会，一本正經說道："吉爾·布拉斯先生，我很喜欢你。承你信任，推心置腹，我以爲你幹什麼事最合適，就直言相告了。我覚得天生你在朝廷上幹事的，我劝你入朝，跟上一位大老。你要想法子在他办的公事裏插上一手，或者使他取樂兒少不了你，否則你跟他也是枉費功夫。我知道貴人的脾氣：爲人老实，赤胆忠心，他們滿不在乎，只稀罕那种身边少不得的人。"又道："你还有一條路可走。你年紀輕，相貌好，就算你不伶俐，已經够顛倒個把有錢的寡婦，或婚姻不称心的漂亮太太了。男人有錢的爲戀愛会傾家蕩產，可是沒錢的倒往往可以靠戀愛过活。所以我劝你到馬德里去；不过你要是去呢，得要帶個把跟班。那兒跟別处一樣，看人只看外表，你有幾分排場，就看重你幾分。我

想薦個親隨給你，他是個忠心的傭人，正經的小子，一句話，是我一力保薦的人。你買兩头騾子，一头自己騎，一头給他騎，愈早動身愈妙。”

这主意很合我脾胃，当然采納。第二天我買了兩头好騾子，雇定了那個親隨。他是個三十歲的人，樣子很樸实虔誠。他自己說是加利西亞人，名字叫安布華斯·德·拉莫拉。我覚得他有點特別，普通傭人把錢看得很重，他却不想賺大工錢，而且对我說，他不計較工錢，隨我給多少都成。我買了双皮靴，又買了一只皮包裝我的內衣和杜加。於是我和掌櫃算清賬，天不亮就離了布果斯到馬德里去。

第十六章

讀後便知好景不常。

我們第一天在杜涅斯投宿；第二天下午四點鐘到瓦拉多利。我們找到一家看來很上等的客店，就在那裏歇下。我讓親隨去照顧騾子，自己到客房裏，叫店裏傭人把皮包搬進去。我覚得有點兒累，連着靴子往床上一躺，不知不覚睡着了。我睡到傍晚醒來，我叫安布華斯，他不在店裏，过了一会才回來。我問他哪裏去的，他一臉虔誠，回答說，剛从教堂裏來，他去感謝天恩，保佑我們从布果斯到瓦拉多利，無災無难。我很爲讚許，就叫他去吩咐店家，晚飯烤一隻小鷄。

我正在吩咐，只見店主人舉着蠟燭進來。他照着一位太太，年紀不輕，相貌还好，服裝很華麗。一個老侍从扶着她，背後一個黑种孩子替她提着拖地的長裙。她对我深深行個禮，問我是

不是吉爾·布拉斯·德·山悌良那先生。我很奇怪，才回答一声是，她立刻撇下老侍从，趕上來擁抱我，欣喜若狂，弄得我更加驚怪。她道："眞該感謝上天，会有这樣遇合！我正在找您先生！"我听了这段開場白，記起貝尼弗羅的箴片，疑心这位太太是個十足的女騙子；可是一听她的下文，覺得她不是壞人。她說："受你深恩的唐娜曼茜亞·德·穆斯格拉是我的嫡親表妹。今天早上我接到她一封信。她知道你要到馬德里去，也許路过此地，要我好好兒款待你。我滿城的找你，找了兩個鐘头了。我挨家到客店裏去問，到了什麼客人；剛才听了你那店主人描摹你的模樣兒，我想大概就是我表妹的救命恩人了。"接着道："啊！我既然找着了你，就要讓你瞧瞧，承你爲我家裏人，尤其爲我那位表妹出了力，我多麼見情。我請你立刻搬到我家去住，比住客店舒服些。"我想推辭，就說怕打攪了她家；可是她苦苦邀請，我無法謝却。客店門口早有馬車等着。她說瓦拉多利壞人很多，所以親自叫人把我的皮包放在車廂裏。她那句話太对了！我跟着她和老侍从上了馬車，就这樣給他們从客店裏帶走。店主人滿指望我会和那太太，那老侍从，那黑小子一起在他店裏花錢，眼看这筆進賬吹了，很不樂意。

馬車走了一程停下。我們出來到個大宅子裏，上了樓是一套講究的房間，二三十支蠟燭照得雪亮。裏面有許多傭人。那位太太一進來就問唐拉斐爾回家沒有，他們說还沒有。她就对我說道："吉爾·布拉斯先生，我正等着我兄弟，他在我們莊子上，離这兒有八公里路，今兒晚上要回來的。他看見闔家的大恩人到了，不知多麼喜出望外呢！"話猶未了，听得鬧嚷嚷的，原來正是唐拉斐爾到家了。他一会兒便上樓來。我看他是一位年輕紳士，身材秀挺，態度高華。那太太說道："弟弟，你回來了我眞

高興！你可以幫我好好兒欵待这位吉爾・布拉斯・德・山悌良那先生。他对咱們表妹唐娜曼茜亞的恩，咱們不知怎麼樣才能補報。"一面把一封信交給他看，說道："你看看，这是她剛來的信。"唐拉斐爾打開信，高声唸道："親愛的加米爾：救我性命、全我名節的吉爾・布拉斯・德・山悌良那先生，剛離此入朝，準要路过瓦拉多利。請你看親戚份上，尤其看咱們这份交情，留他在你家住些時候，欵待他一下。我想你一定答应，你和唐拉斐爾表哥準会种种厚待我的救命恩人。你的親愛的表妹唐娜曼茜亞自布果斯寄。"

唐拉斐爾唸完信，嚷道："怎麼的！我表妹的性命名節，就是虧了这位先生保全的麼？啊，我感謝天，今兒個有緣相見！"一面說，一面上前來把我緊緊抱在懷裏；又說道："我多快活呀！能在这裏見到吉爾・布拉斯・德・山悌良那先生！我們表妹那位侯爵夫人不必囑託我們欵待你；她只要讓我們知道你一定路过瓦拉多利，那就够了。我們最疼这個表妹，你对她有莫大之恩，我姊姊加米爾和我知道該怎樣招待这位恩人的。"我極力应酬了一番，他們又說了許多这一類的話，幾次三番的擁抱我。他們發現我还沒脫掉皮靴，叫傭人替我脫下。

於是我們到另一間房裏，那边已經擺好桌子。那位大爺、那位夫人，和我一同坐下吃晚飯。席上他們还种种恭維。我只要一開口，他們就讚嘆我的妙語。他們俩向我一道道敬菜，那种殷勤，眞是少見。唐拉斐爾不時的喝酒祝唐娜曼茜亞健康，我也学他榜樣。我覺得加米爾有幾回和我們碰杯時，对我眉挑目語。而且我留心她彷彿怕弟弟知覚，要得空才对我送秋波。我不用别的証據，知道这位太太愛上我了。我看明这點，雖然沒預備在瓦拉多利多耽擱，也滿想得些便宜。我存了这個痴心，听他們留我多

住幾天，就一口答应。他們又謝我賞臉，加米爾快活非常，更見得我沒猜錯，她的確很中意我。

唐拉斐爾看我肯在他家躭擱幾時，就請我到他們莊上去。他把那座莊子形容得富麗堂皇，还講到了那裏怎樣消遣。他說："有時候，咱們可以打獵解悶；有時候可以釣魚；要是喜欢散散步，那裏有幽靜的樹林子和花園兒；咱們还有貴賓作伴，我想你不会無聊的。"我很贊成。当時大家議定明天動身到他們那座漂亮的莊上去。这個如心的計劃商量停当，晚飯也吃完了。我覺得唐拉斐爾喜不自勝。他擁抱着我道："吉爾·布拉斯先生，讓我姊姊陪你一会，我有幾樁要事得去吩咐，还得派人請明天的客人。"他說完就撇下我們倆走了。我和那女人依然說着閑話，她講的話，恰襯托她那含情的眼風。她握了我的手，看看我的戒指，說道："你这顆鑽不錯，可惜太小了。你能鑑別宝石麼？"我說不識貨。她道："多可惜！不然可以替我估估这塊宝石值多少。"說着翹起指头，給我看戴的一塊大紅宝石。我看着她那宝石，听她說道："我有個叔叔是菲律賓羣島西班牙領地的總督，这塊大紅宝石是他給的。瓦拉多利的珠宝商人估过價，說值三百比斯多。"我說："一定很值，我覺得这塊宝石美極了。"她道："既然你喜欢，我願意跟你交換。"她立刻脫下我的戒指，把自己的戒指套在我小指头上。我覺得这种交換东西，就等於調情求愛的送禮。加米爾又握住我手，脈脈含情看着我；忽然彷彿自慚衷心太露，便打斷了話，說声晚安，羞答答跑開了。

我雖然初入情場，見她突然走開，也完全理会得这裏面的甜头，料想到了鄉間，一定过得快樂。我吩咐親隨明天清早叫醒我，就到我臥房裏，關上門，一心想着这件快事，和眼前富裕的光景。我並不想睡覺。桌上的皮包和我那塊大紅宝石撥動了我的

如意算盤。我想："謝天，我从前倒楣，現在運氣可好了。那一位送了我一千杜加，这一位又送我個值三百比斯多的戒指，我可以富裕好一程子了。我現在知道，馬日羅並沒哄我。我不費絲毫之力，就得了加米爾欢心；將來到馬德里去，準有上千個女人看中我呢。"我想到这位慷慨的太太对我这一番情意，觉得嫵媚動人；又想到唐拉斐爾在莊上爲我安排的消遣，先已津津有味。我想像种种欢娛，漸漸瞌睡蟲兒上身，自覺困倦，就上床睡覺。

早晨醒來，一看時候已經不早。我很詫異，昨晚吩咐过我那親隨，怎麼不見他來。我想："我那忠心的安布華斯又上教堂去了，要不然，就是今天很懶惰。"可是我立刻給了他一個更壞的考語，因爲起床一看，不見桌上皮包，就疑心他夜裏偷了。我要知道究竟，忙開了門，連声叫那假正經的傢伙。一個老头兒听我叫喚，跑來問道："先生，您要什麼？您手下人今兒天不亮都離了我这所房子了。"我急道："什麼？你的房子啊？这兒不是唐拉斐爾家麼？"他答道："我不知道那位紳士是誰。您住的是公寓，我是房东。昨兒傍晚，您來的前一個鐘头，那位跟您吃晚飯的太太跑來租了这一套房間，說是爲一位微服漫遊的大貴人租的。她先把房錢都付了。"

我恍然大悟，才明白加米爾和唐拉斐爾是何等人物，原來我親隨知道了我所有的事，把我賣給这夥騙子了。其实我咎由自取，要不是粗心大意，無故向馬日羅和盤托出，就不会招來这場沒興。可是我不怪自己，倒冤枉命運弄人，千百遍咒罵我的流年。我把这事告訴房东，他也許跟我一樣深知個中底細，听了彷彿很同情。他深爲惋惜，又說这齣把戲在他房子裏串出來，他非常懊惱。隨他做出这种樣子，我相信騙局裏有他的份，布果斯的客店掌櫃也有一手。我始終相信，这條妙計是那掌櫃想出來的。

第十七章

公寓裏出事以後，吉爾·布拉斯的行止。

我尽情怨了一回命，也沒用处，我想还是不要一味懊惱，該挺起脊梁，不怕壞運。我就鼓起勇氣，一面穿衣裳，一面自慰道："还算大幸，那些壞蛋沒把我的衣裳和衣袋裏幾個杜加一股腦兒拿走。"我多承他們这等体諒。而且他們还很大氣，留下了我的皮靴，我就按原價三分之一賣給房东。感謝上帝，我跑出公寓，不用誰來扛我的行李了。我先跑到那客店裏去瞧騾子在不在，料想安布華斯不会放过它們。我若一上來就看出他的為人，豈不好呢？店家說，安布華斯昨晚就把騾子牵走。我料定我的騾子跟那宝貝皮包都一去不返了，在街上悯悯独行，想個計較。我很想回布果斯，再求唐娜曼茜亞幫忙，可是覺得不該誅求無厭，而且也不願顯得我是個糊塗蟲，因此又死了这條心。我發誓从此要提防女人；那時就是对貞潔的苏珊娜[①]也不敢信任。我不時看看手上戒指，想到这是加米爾的礼物，又傷心嘆息。我想："唉！我对紅宝石全不識貨，可是我認得販賣宝石的人，我相信这次準做了傻瓜，不必去請教珠宝商人了。"

我还想知道那戒指究竟值多少，就去給一個宝石匠看，他說值三個杜加。我雖然料到那东西不会值錢，不禁把那菲律賓總督的姪女狠狠咒駡，其实我已咒駡得她够了。我从宝石匠那裏出來，一個年輕人打身边过，站住仔細看我。我覺得他很面熟，只是一

① "舊約全書"所載貞節女人。兩個法官誘姦她不遂，冤枉她不貞節，判处死刑，她祈求上帝，得獲昭雪。

時記不起是誰。那人道："怎麼的，吉爾·布拉斯，你假裝不認識我麼？兩年不見，尼聶斯理髮師的兒子竟變得認不得了麼？你还記得你同鄉同学法布利斯麼？咱們倆在郭狄內斯博士家裏，把共相和物性層次①等等問題辯論过多少多少回啊！"

我不等他說完就記起來了。我們倆親熱擁抱一番。他說："哎，朋友，我碰到了你眞是快活！說不出心上多樂！"又詫異道："你多神氣啊！老天爺！你打扮得像一個王爺！好一把宝劍，絲襪子，絲絨的襖兒和斗篷，上面还繡着銀花兒②，噯呀呀！一望而知你有了什麼艷遇了！我可以打賭，準有個花錢不心疼的老太太在倒貼你。"我道："沒那事兒。你想我那麼濶氣，其实並不然。"他道："去你的吧！去你的吧！你裝正經呢！請問你，吉爾·布拉斯先生，你手上戴的大紅宝石，哪兒來的呀？"我答道："那是個地道的女拆白給我的。法布利斯，親愛的法布利斯啊，別以爲我風魔了瓦拉多利的女人。我告訴你吧，朋友啊，我是受她們捉弄的寃桶！"

我說这話時形容沮喪，法布利斯一看就知道我做了瘟生了。他追問我爲什麼对女人如此怨恨。我很願意告訴他听，只是說來話長，我們也捨不得馬上分手，就上一家酒店，講話方便些。我一面吃早點，一面把我離開奧維都以來的事，一一講給他听。他覺得我的遭遇很離奇，又十分關切我目前窘况，說道："朋友，人生一切不如意事，应該自己会譬解，品性堅强的人跟懦夫就是

---

① "共相"原文是 Universaux，有譯作"普遍概念"的。"物性層次"原文是 Degrés métaphysiques，中世紀經院哲学把事物性質分成層次（Gradation）由公有的共同性質一層層升到独有的特殊性質。

② 本卷第一五章裏原說繡的是金花。

这點不同。聰明人落了难，就捺下心等時來運轉。西塞羅[1]說的好：千万别喪氣，忘掉自己是個人。我就是那种性格，儘管失意，决不頹喪，永遠不給壞運氣压倒。譬如說吧，我愛上奧維都一個大家閨秀，她也愛我，我去向他爸爸求婚，碰了個釘子。換了別人就氣壞了，可是我啊，你該佩服我的氣魄，我拐了那小娘兒跑了！她那人熱辣辣的，又沒腦子，又風騷，只要可以尋欢作樂，就把本份事兒撇在腦後。我帶她在加利西亞各处閒逛了六個月，她嚐到了遊歷的滋味，想到葡萄牙去，不过她这回找到個别人作她的旅伴兒了。这又可以叫我垂头喪氣。但是我吃了这個新虧，並不認輸。我比墨涅拉俄斯乖得多，巴里斯拐掉了我那海倫[2]，我非但不向他宣战，反而感激他替我頂了缸。此後我怕吃官司，不願回阿斯杜利亞，就到雷翁去。当初我帶那公主娘娘離開奧維都時，兩人各捲了一大筆錢，行头也都不壞，所以我身边还有餘錢，一路使用；可是一会兒就花光了。我到巴朗西亞，身上只有一個杜加，还得買一双鞋，剩下的錢，更难維持我多少時候。我光景很窘，已經得收緊腰帶，不得不趕快想办法。我决計去当傭人。我先幫一家，主人是個賣呢絨的胖子，有個兒子很荒唐。我在他家不愁挨餓，却有一件事爲难。老子吩咐我去監視兒子，兒子又請求我幫他欺哄老子，我沒法兩面兼顧。我是吃人家軟求，不愛听人家命令的，因此把個飯碗砸了。接着我幫了一個老畫家，承他好意，情願教我畫畫。可是他只教我畫，隨我去餓

[1] 西塞羅（Cicéron）（公元前一〇六至四三年）古羅馬政治家，散文家。此句出"与友人書函集"第五卷第十七函（"羅勃古典叢書"本第三九八至三九九頁）是寫給西提厄斯（P. Sittius）的。勒薩日只引了個大意，原句說："我劝你要記住，你雖然不过是個人（hominem），究竟还是個大丈夫（Virum）。"

[2] 見本卷第五章第一九頁註二。

死也不管。我因此討厭繪畫，也厭惡巴朗西亞那地方。我就到瓦拉多利，恰是天大的運氣，在慈惠院院長家裏找得個事。我現在还在他家，很喜欢这只飯盌兒。我主人馬尼艾爾·奥东內斯先生走路時眼睛老看着地下，手裏拿一大串唸珠，可見他非常虔事上帝，很有道德。據說他自从少年時候，張開眼只看見窮人的福利，所以專爲窮人造福，孜孜不倦。他得了好報，事事順利。老天爺多麼保佑他啊，他替窮人效勞，自己變成富翁了。"

法布利斯講完，我就說道："你对处境滿意，我也很高興。不过，咱們私下說說，你还可以做個比傭人有体面的事，像你这樣人才，可以再向高枝兒上飛呢。"他答道："你是說着玩兒吧，吉爾·布拉斯？我告訴你，像我的脾氣，做这事再合適沒有。当然，傻瓜做傭人是很辛苦的；不过伶俐小夥子当傭人，就其樂無窮。高才上智当了傭人，不像下愚那樣死心眼兒做事。他上人家不是去伺候，倒是去指揮的。他第一先揣摩主人性格，順着他的短处，哄得主人信任，以後主人就由他牽着鼻子走了。我在慈惠院院長家就是这個做法。我一上來就看透了那傢伙，看出他要冒充聖賢人的；我只裝給他蒙过了，这又不費什麼事。不但如此，我还学他的様，他怎麼裝腔哄人，我就照様裝腔哄他。这騙子受了我的騙，漸漸無論什麼事都交給我了。我指望靠他提拔，有一天也能够办慈善事業。我覺得我跟他一樣，愛爲窮人造福，說不定我也会發財呢。"

我說道："親愛的法布利斯，你大有前途，恭喜恭喜。我呢，还想照我原先計劃办。我把这套繡花衣服換件道袍，到薩拉曼加，借個大学的招牌，去謀個教師的館地。"法布利斯嚷道："好計劃！好打算！你眞是個傻瓜！这點點年紀就去做教書匠！可憐东西，你打这個主意，可知道前途是什麼光景？你一謀到館地，那家的人就個個都來監視你，仔仔細細審查你一舉一動。你对自己

要刻刻嚴加約束，裝出岸然道貌，彷彿是衆德兼備的樣子。你簡直沒時候尋快樂。你老得監督着你学生，成天教他拉丁文，糾正他的胡說亂爲，这就够你忙的了。費了这些心力，受了这般拘束，有什麼收成呢？那位小爺要是個不成材的东西，人家怪你管教不好，东家不送謝儀，就請你滾蛋，說不定連束脩都会賴掉。所以你別跟我提教師的舘地，吃那一份薪俸，得掌管人家的靈魂。咱們还是談談做傭人这門行業吧，这才是只領乾薪，不担責任的。主人有什麼短处，聰明傭人就依順着他，往往还可以从中取利。一個傭人在有錢人家，过的是無憂無慮的日子。他酒醉飯飽，就放倒头安心睡覺，跟闊人家公子哥兒一模一樣，不用操心肉舖子麵包店的賬。"

他接着道："朋友，我要是把当傭人的好处一一說來，就一輩子也說不完。听我的話，吉爾·布拉斯，从此放下了做教師的心，还是学我的樣。"我答道："好是好，法布利斯，不过像慈惠院院長那類的东家，不是隨時找得到的；我要是决計做傭人，至少得找個好飯盌兒。"他道："哎，你說得对。这事在我身上！不說別的，單爲了把你这漂亮人从大学裏挖出來，我也得包你個好事情。"

我倒不是爲法布利斯这番道理，实在是快要窮極無路，又看他得意洋洋，就决計当傭人了。我們出了酒店，我那同鄉說："我立刻帶你去見個人，找事情的傭人多半找他；他手下有人替他刺探各家消息。这人知道誰家要傭人，一部賬上登載得詳詳細細，不但哪幾家要人，連某家有什麼好处壞处，都寫得分明。他从前在不知什麼個修道院裏做过修士。一句話，我現在的事，就是他找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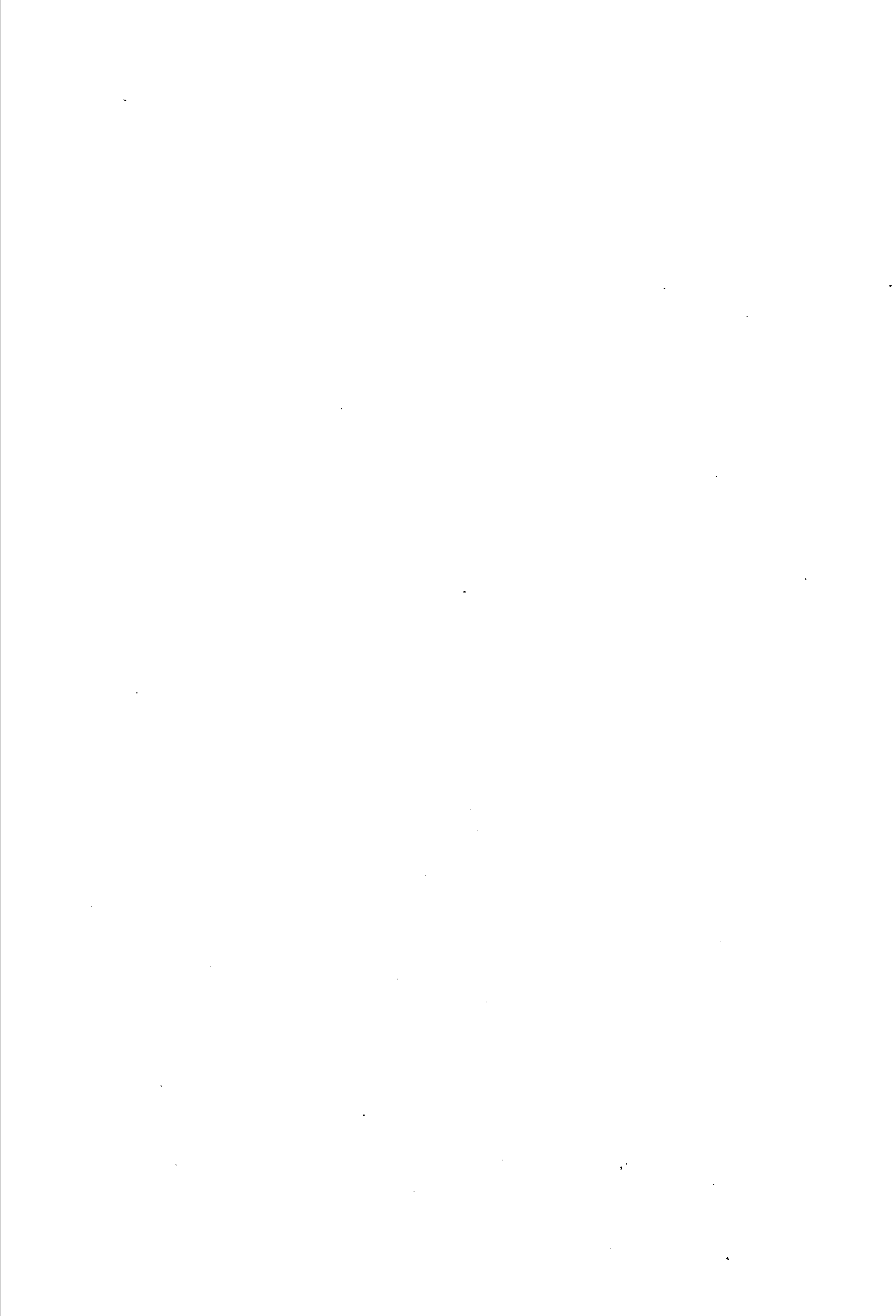
我們一面談着这個奇妙的問訊处，尼聶斯理髮師的兒子帶

我進了一條死胡同。我們到一所小房子裏，看見一個五十來歲的人，伏在桌上寫字。我們向他招呼，而且禮貌很恭敬，他却站都不站起來，只略微點了點头，不知是天生傲兀，还是平日只看見傭人和車夫之類，大落落慣了。可是他对我很注目。我知道他在詫異，怎麼穿繡花絲絨衣服的人要來当傭人，也許想是來託他找傭人的。可是他立刻知道了我來意，因爲法布利斯劈头就說："阿利阿斯·德·隆东那先生，你許我紹介我的好友麼？他是大家子弟，走了背運，沒法兒只好出來当傭人。勞駕你給我個好事情，他明兒一定重重謝你。"阿利阿斯冷冷的答道："先生，你們这起人都是一個樣子的：事情沒到手，許的愿天花亂墜；得了好事情，說的話忘個一乾二淨。"法布利斯道："怎麼呀？你还嘀咕我麼？我对你还不够大方麼？"阿利阿斯道："你还可以大方些兒呢！你那個事抵得过書記的職位；可是你給的報酬，好像我只介紹了你到文人家去幫傭。"我就自己出場，对阿利阿斯先生說，我願意先給報酬，好叫他知道我不是個沒良心的。我一面說，就掏出兩個杜加給他，又答应他如果有好飯盌，还要多多酬謝。

我这种舉動彷彿很合他意。他說："我喜欢人家这樣待我。"又道："有許多很好的位置还空着呢，我一一唸給你听，隨你挑好了。"他就戴上眼鏡兒，打開桌上的登記簿翻过幾頁，唸道："多貝利諾大尉要一個跟班。大尉性情急躁暴戾，而且古怪；把傭人責備不休，还要打罵，往往打成殘廢。"我一听他的描寫，嚷道："唸下去吧，这個大尉不合我的脾胃。"我这股子勁兒惹得阿利阿斯笑了，他往下唸道："唐娜馬尼艾拉·德·桑都華爾現在缺一個跟班。她是個老寡婦，又囉嗦，又怪僻；一向只用一個人，从來用不滿一整天的。她家裏十年來只有一套号衣，不論身材肥瘦高矮，都穿这一套。其实傭人不过去試試裝，那套号衣雖然有

兩千人上过身，还是簇新的。阿爾華·法內斯博士要一名親隨。他是医生兼配藥的，他家傭人吃得好，管待得不錯，工錢也高，只是他製了藥要在傭人身上試驗。他家老在找傭人的。”

法布利斯笑着插嘴道：“唷！那是当然的！天曉得，你儘介紹我們这些好主顧！”阿利阿斯·德·隆东那道：“別急呀，咱們还沒唸到底呢，自有称你們心的事。”他又往下唸道：“唐娜阿爾方薩·德·索利斯已經三星期沒有跟班了。她是個老信女，每天大半花在教堂裏，要個跟班時時刻刻在身边伺候。賽狄羅学士，本城神職班裏一位年老的大司鐸，昨晚把他的親隨攆走了……”法布利斯嚷道：“甭唸了，阿利阿斯·德·隆东那先生，这個事我們要了。賽狄羅学士是我主人的朋友，他的情形我都熟悉。我知道他的管家叫俠生德大娘，是位虔誠的老婆婆，家裏事全歸她作主。这是瓦拉多利數一數二的好东家，在他家裏过得舒服，吃得非常好。再加那大司鐸已經老態龍鍾，又害痛風症，不久就得立遺囑，还可以看想他一份遺物呢。当親隨的有这指望多美呀！”他轉向我道：“吉爾·布拉斯，別躭擱了，朋友，咱們立刻到学士家去吧。我想親自介紹你去，做你的保人。”我們生怕錯失了这個好机会，匆匆向阿利阿斯告辭。他得了我的錢，对我担保說，如果这事不成，一定还替我找個一樣好的事情。



第　二　卷

第　一　章

法布利斯帶吉爾·布拉斯到賽狄羅学士家
参見主人。这位大司鐸的境况。
管家婆的一幅肖像。

我們怕去遲了，所以一口氣跑出死胡同，趕到老学士家裏。只見大門緊閉，就上去打門。一個十歲的女孩子來開門，外面对这女孩子的出身很有閒話，可是那管家婆滿不理会，只說是她姪女兒。我們正問她能不能見見大司鐸，俠生德大娘也出來了。这女人已經是不惑之年，还很漂亮；她臉色嬌艷，尤使我驚佩不置。她穿一件很樸素的長呢袍兒，腰裏束條闊皮帶，一边掛串鑰匙，一边是一串大顆的唸珠。我們一見她就恭恭敬敬行個礼；她回礼也很客氣，不过態度拘謹，眼皮兒也不抬。

我的伙伴兒說道："听說賽狄羅学士要找個靠得住的傭人，我帶了一個來，但願他会中意。"那管家婆听了这話，抬眼把我仔細端詳；覚得我身上的繡花衣服，和法布利斯的話不大合拍，就問可是我找事情。尼聶斯理髮師的兒子答道："是啊，就是这小子。他儘管这樣打扮，却是運氣不好，沒办法只得当傭人了。"又低声下氣道："他雖然走背運，要是有造化在貴府上跟着大賢大德的俠生德，也就可以自慰了。像您这樣賢德的人，有資格做印度大主教的女管家呢！"那賢德老太婆一听，覚得这人說話彬彬有礼，就不看我了，轉过眼去看他，一看很臉熟，說道："我好像見过你，

可是你究竟是誰，得請你提醒我了。"法布利斯答道："貞靜的俠生德，承您留意到我，榮幸得很。我主人就是慈惠院院長馬尼艾爾·奥东內斯先生，我跟他到貴府來过兩回。"管家婆答道："哎，对了，想起來了，我認得你。啊，你旣然是奥东內斯先生的傭人，一定是有道德有体面的。能够在他家当差，就見得你这人不錯。这小子有你做保，再好沒有了。"接着道："跟我來，我領你們去見賽狄羅大爺。我想他準要你薦的人。"

我們跟着俠生德大娘進去。大司鐸住在底層，一套四間屋，都整整齊齊裝着護壁板。她叫我們在進門第一間屋裏等着，自己跑進裏間去，学士就在那裏。她先跟他密談一会，把情形講了，然後叫我們進去。只見这位有痛風病的老头兒嵌在一只安樂椅裏：头底下一個枕头，兩胳膊靠兩個墊子，一双腿擱在鼓鼓的鴨絨墊子上。我們近前，連連行禮，还是由法布利斯開口，把方才对管家婆的話重說了一遍，还誇贊我一通，把我在郭狄內斯博士家裏辯論哲学出的風头，尤其大講特講，彷彿我不是大哲学家，就不配充大司鐸的親隨。这幾句讚揚，不免炫惑了学士的观听，而且，他看俠生德大娘並不討厭我，就对那保人說道："朋友，你薦的人我就留用了，他还中我的意，而且他旣然是奥东內斯先生家傭人薦的，品行想必不錯。"

法布利斯一看我的事定了，就对大司鐸深深行禮，对管家婆深而又深的行禮，又低声对我說，以後再見，好好耽下就是；然後他高高興興走了。他走後，学士問我叫什麽名字，爲什麽離開家鄉。他这樣問，我只得把身世講給他听，俠生德大娘也在旁听着。他們倆覚得有趣，尤其是我最近的那樁事情。加米爾和唐拉斐爾惹得他們好笑死了，差點兒沒送掉了那痛風老头兒的性命；他狠命的笑，笑得一陣咳嗆，我以爲他一口氣回不过來了。他还

沒立遺囑，那管家婆当時的着急，可想而知。我看她急得發抖，慌忙去救護这老头兒，好像他是個小孩子在咳嗽一般，揉揉他腦門子，拍拍他背心。虧得是一場虛驚，老头兒咳止，管家婆也停了拍弄。我还想把我的事講完，可是俠生德大娘怕引起第二陣咳嗆，不讓我再講。她索性領我出來，到藏衣室去，那裏掛着好些衣裳，有一套是我前任穿的。她叫我換上，把身上穿的一套掛起來。我樂得把那套衣裳藏好，打算將來还要穿呢。然後我們一同去做晚飯。

我对烹調不算外行。我在雷歐娜德大娘手下实在学了點兒本事；她算得個好厨娘，只是比了俠生德大娘还差遠着呢。只怕托雷都大主教的厨子都賽不过这一位的手段。她弄什麼菜都高人一等：她做肉湯，知道选什麼肉汁，怎麼配合，做出來鮮極了；做的肉餅子，味道調得也很可口。我們做得了飯，同到大司鐸房裏。我在安樂椅旁放張小儿，擺上刀叉；她拿一方餐巾襯在老头兒下巴底下，兩角別在他肩膀上。过一会我端上一碗湯和兩只冷盤子：那湯可以請得馬德里最有名的大神父；那兩個冷盤裏，俠生德大娘沒敢多加香料，怕对学士的痛風病不好，不然的話，那味道眞可以吊出總督大人的饞勁兒來。我以爲老主人四肢癱瘓，誰知他一見好菜，居然还能運用兩條胳膊。他推開了枕头靠墊，欣欣喜喜吃起來。他的手抖抖索索，却还管事，能够伸縮如意，不过只有一半兒送到嘴，还有一半兒全狼藉在桌布和餐巾上面。我等他喝完湯，撤下去又送上一盤，中間一隻野鷄，兩旁兩隻烤鵪鶉。俠生德大娘替他一片片切碎。她又留心時時給他大口喝酒，酒裏稍爲对上些水，盛在一只又大又深的銀杯子裏，彷彿是喂一個十五個月的娃娃。他狠命吃那冷盤子，把些燒烤的鳥兒也吃個盡興。他吃得撑腸拄腹，那位虔誠的老婆子替他解下餐巾，重新

放好枕头靠垫，讓他舒舒服服在安樂椅裏照例睡他的午覚。我們撤下傢伙，也去吃飯。

我們这位大司鐸大概是神職班裏最能吃的人，他每天这樣用飯。不过他晚飯沒这樣丰盛，只吃一只鷄，或者一只兎子，还吃些蜜餞。我在他家吃得好，过得很舒服；只有一件苦处，我得熬夜，像個病房看護，通宵守着我主人。他有小便秘禁的毛病，一個鐘头十來次的要我給他遞尿壺；又有出虛汗的毛病，每出一身大汗，就得替他脫換襯衣。他在第二天晚上对我說道："吉爾·布拉斯，你很能幹，也很勤謹，我預料你一定能伺候得我滿意。我只有一句叮囑，你得听俠生德大娘的話，她有什麼吩咐，就是我吩咐下來的一樣，你得依头順腦。这女人服侍了我十五年，忠心得少有；她在我身上那麼周到，我不知如何補報。我老实告訴你，我看得她比家裏人都親。我爲了愛護她，把親姊姊生的親外甥都趕走了，这事我沒做錯。他不把这可憐女人放在眼睛裏，現在这起年輕人，以爲道德就是詐僞，人家对我赤胆忠心，那狂妄的傢伙不給她個公道，只說是假惺惺。謝天，我把那渾蛋攆了。人家待我的情分，我看得比骨肉倫常还重，只有待我好，才贏得我的欢心。"我說："先生，您說得对，我們应該把恩義看得比天倫还重。"他答道："那还用說！將來看我的遺囑，就知道我全不把親屬放在心上。我那遺囑上，管家婆有個大份；你要是一直这樣伏侍我，也少不了你的。我昨天攆走的那傭人自取其咎，平白丟了好好一份遺產。那混蛋的行爲，弄得我非辭退他不可，不然的話，他可以有好一筆到手呢！他傲慢無禮，对俠生德大娘全沒些規矩，又是個怕辛苦的懶骨头。他滿不願意陪夜，晚上照呼我，嫌累得慌。"我这時彷彿給法布利斯的天才感化了，嚷道："啊！那渾蛋！他不配伺候您这樣一位上等人！一個小子有造化做您傭人，

应該孜孜不倦，把職務当作一件樂事，就是爲您流血流汗，也不嫌忙碌。"

我瞧出那学士听了这幾句話很入耳。我又一口应承，凡事遵照俠生德大娘的意思，他听了也很滿意。我立志做個不辭勞苦的傭人，極尽殷勤。我整夜脚不離地，也毫不抱怨。不过我覺得这是椿苦事，要不是貪圖那份遺產，早厭惡我那差使，不肯忍受了。其实我白天可以歇幾個鐘头。說平心話，管家婆很照应我，这也因爲我要博她欢心，湊趣恭敬的緣故。我跟她和她姪女伊內西爾同吃飯時，替她們換盤子，斟酒，伺候得分外殷勤。因此她們漸漸跟我要好。一天俠生德大娘出門採办吃的东西，只剩我跟伊內西爾在一起，我就跟她談起來。我問她还有爹媽沒有。她答道："唉！沒有了，他們死了好久好久了。我的好姑姑对我这麼說，我可从來沒看見过他們的面。"小姑娘这句話講得很遊移，可是我忠忠誠誠信以爲眞。她給我引動了头，把我沒想知道的事都講出來了。她告訴我，其实是我从孩子家沒心眼兒的話裏悟出來，那位好姑姑有個親熱的男朋友，也服侍一個年老的大司鐸，替他經手一切世俗的事；这一对好福氣的傭人準備把双方主人家刮來的財產，併在一家；現在雖然还沒結婚，早已在嚐夫妻的甜蜜滋味。我曾經說过俠生德大娘年紀雖老，容顏嬌嫩。她眞的是費尽心思要常保美麗，每天早晨灌腸一次，白天和臨睡，还要吃兩回滋補的肉膏。而且每晚上我熬夜陪主人，她安安穩穩的睡覺。伊內西爾告訴我，她每條腿上有個口子，①大概这尤其是駐顏妙法。

---

① 西洋古代医学認爲女人腿上劃開個口子（source, fontaine），讓身体裏的惡血穢液排洩出去，就可常保青春。塞万提斯"唐吉訶德"裏的公爵夫人美貌動人，就因爲腿上有这种口子。見"唐吉訶德"第二部第四八章。

第 二 章

大司鐸得病，延医服葯；他的下場，
以及傳給吉爾·布拉斯的东西。

我伺候賽狄羅学士三個月，爲了他晚上不得好睡，也不抱怨。三個月後，他生起病來。先是發燒，一發燒，那痛風毛病也厲害起來。他活了这麼多年，現在是生平头一次要請教大夫。他要請桑格拉都[①]大夫，瓦拉多利的人当他希波克剌忒斯[②]再世的。俠生德大娘願意大司鐸先寫遺囑，甚至於向他提过这話；可是大司鐸有他固執之处，而且自以爲还不会死呢。我就去請桑格拉都大夫，領他上家裏來。他是個乾瘦蒼白的高個子，替司命之神至少当了四十年的催命使。这位博学的名医，道貌岸然，說起話來句斟字酌，用的詞兒高雅得很。他講的理論有根有據，抱的見解又偏又僻。

他瞧了我主人的病，擺出一副医生架子，說道："这是滯積症，应当清導一下。換了别人呢，一定用瀉鹽，利尿劑，發汗藥，大半含硫磺和水銀；可是清瀉和發汗的藥有傷身体，全是庸医搗鬼哄人的，化学方法配合的藥都有弊無利。我用的方法又輕簡又靈驗。"接着問道："你平時吃些什麼东西？"大司鐸答道："我常吃肉湯和嫩肉。"医生大驚小怪說道："肉湯和嫩肉！啊，原來如此，难怪你生病呢！可口的东西美中有毒，那是口腹之慾安排

① 西班牙文 Sangrador，意思是"抽血者"。抽血是法國十七十八世紀極流行的治療法。

② 希臘名医，公元前四六〇年生，是西洋医学的開山祖師。

的圈套，可以穩穩的害人。你此後該戒絕一切鮮肥的东西；越是淡而無味，越对身体有益。身体裏血液就沒味道，補血也該用沒味道的食料。"又問道："你喝酒麼？"学士道："喝，喝些对了水的酒。"医生道："啊，隨你对上多少水也沒用，你太沒有節制了。这樣的飲食真駭人听聞！早就該送命了！你今年幾歲？"大司鐸道："六十九歲了。"医生道："一點兒不錯，貪吃貪喝，就要未老先衰。你要是一輩子只喝白水，吃點素淡的东西，像煑蘋菓以及蔥荳、裴荳之類，你不至於害痛風病，还手輕脚健呢。不过我並沒絕望，只要你完全照我開的方子，我还治得好你。"学士雖然貪嘴，答应一切遵命。

於是桑格拉都說了個外科医生的名字，叫我去請來，把我主人的血，抽掉滿滿六瓶子，算是導淤通塞的。他对那外科医生道："馬丁·奥內斯先生，你过三個鐘头再來照樣抽一次，明天还要抽。别以爲生命要血來維持，这是种謬論，病人抽血越多越好。他不必運動，只要留着性命不死，跟一個人睡着了一樣，不用多少血就可以活；病的人和睡着的人，全靠脈搏和呼吸活命的。"大司鐸这個好人以爲这麼大名医的道理决不会錯，服服貼貼儘人抽血。医生一面吩咐，血要抽得多，抽得勤，一面又說，应当時時刻刻給大司鐸喝熱水，医治百病的良方，就是多多喝水，决沒有錯兒。他臨走对佽生德大娘和我說，只要照他的法子治療，病人保管会好，他說話時好像很有把握。女管家心裏也許别有見解，滿口答应一定完全遵命办事。我們眞的立刻燒起水來，医生既然千叮万囑喝水愈多愈妙，我們先大口灌主人喝了兩三品脫[1]的熱水。过一個鐘头，又來一次；这樣連連的灌，灌得我主

[1] 一品脫約合一公升。

人肚裏翻江倒海。一壁厢还有外科医生幫着办事，抽了他好多血。不到兩天，我們把個大司鐸老头兒弄得奄奄待斃。

这可憐的教士看見我又拿了大杯能除百病的良藥要灌他喝，实在受不住了，有声無氣的說道："罷了，吉爾·布拉斯啊，別再叫我喝了，我的朋友。白水儘管靈驗，我知道自己是要死的人了；我身体裏滴血不賸，可是並無起色。可見死期一到，天下最高明的医生也拖延不了時日。我得動身到另一個世界去，你找個公証人來，我要立遺囑。"他末了幾句話我很听得進，急急要去遵命办事，可是承繼財產的人到这時節，都不免做張做致，我也捺住心，裝得十分悲戚，說道："可是先生，您的病沒这麼厲害，天保佑您还会好呢。"他道："不成了，孩子，我完了；我覺得痛風只顧上升，死期越逼越近了。你趕快照我吩咐去办。"我看他果然神色大變，覺得事不宜遲，連忙遵命，讓俠生德守着病人。她比我还要着急，只怕病人來不及立遺囑就斷了氣。我請人指引，撞到個公証人家裏，他正在家。我說："先生，我主人賽狄羅学士快沒氣了，他要立遺囑，請您趕快就去。"这公証人是個小老头兒，很有興緻，愛說笑話，他問我替大司鐸瞧病的是那位大夫。我說是桑格拉都大夫。他一听这名字，急急披袍戴帽，嚷道："天哪！咱們趕快走吧！这位大夫手段爽利，病人請個公証人都來不及。这傢伙奪掉我好多份遺囑了。"

他說着匆匆忙忙和我一同出來，兩人大踏步往回裏趕，生怕病人先咽了氣。我一面对他說道："先生，您知道一個人臨死立遺囑，記性往往差了。要是我主人沒想起我來，勞駕您把我对他的忠心，提醒他一声。"公証人答道："孩子，你放心，我一定幫忙。一個傭人好好服侍了主人一場，理該酬獎。只要他对你稍有酬謝之心，我一定攛掇他給你些值錢的东西。"我們趕到学士屋

裏，他神志还清楚。俠生德大娘在他旁边，逼出一副急淚，滿面啼痕。她才演完一齣戲，要哄那老头兒把許多財產都傳給她。我和她退到外間，單讓公証人跟我們主人在一起。外科医生又來了，奉医生之命，末次來抽血。我們擋住他，管家婆說："馬丁先生，你等一等吧，現在進去不得，賽狄羅大爺正叫公証人寫遺囑呢。等立好遺囑，你愛抽多少血隨你抽去。"

我和这位賢德老太婆都提心吊胆，只怕学士沒寫完遺囑就死。徼天之幸，我們着急的那件事居然办妥。公証人从屋裏出來，見我站在当道，拍拍我肩膀，笑嘻嘻的說："他並沒有忘掉吉爾·布拉斯。"我听了心花怒放，滿腔感激我主人心上有我，發愿他死後一定為他好好禱告。他一会兒就去世，外科医生正替他抽血，这可憐的老头兒已經太虛弱，当場咽了氣。他末一口氣遊絲未斷，医生來了，雖然他替病人送終，早已積久成習，却也呆了。可是他滿不承認大司鐸的命送在抽血和喝水上面，他一面出去，一面彷彿沒事人兒，說还是血抽得不多，熱水喝得不够。那位高等医学的劊子手，我指外科医生，看見現在沒他的事了，就跟着桑格拉都大夫走，異口同声，說打头一天起，就斷定学士的病不会好。他們这种診斷，的確从來不錯。

我們看見主人沒氣兒了，俠生德大娘，伊內西爾和我齊声舉起哀來，声聞四鄰。那賢德婆娘称心已極，尤其哭得悲切，彷彿是天下第一傷心人。屋子裏立刻擠滿了人，都是出於好奇，並非跑來悼唁的。死者親族听見消息，一窩蜂的趕來，一处处上了封條。他們看見管家婆那麼傷心，先还以為大司鐸沒立遺囑；可是馬上知道有一張遺囑，手續完全合法，大為懊喪。遺囑開讀之後，他們听說主要承繼人是俠生德和她的小姑娘，他們对死者的哀詞就大不客氣。他們把那賢德老太婆連帶上我都罵了一頓。我

承認我該挨罵，学士（願他的靈魂得見上帝！）要我終身記念，遺囑上立了關到我的一欵——"一、吉爾·布拉斯此子頗有文学修养，故余所藏圖書，舉凡書籍手稿，鉅細無遺，悉數傳予，俾得增長学問。"

我不知道所謂圖書究竟在什麽地方，从來就沒看見他家有什麽圖書。我只知道我主人書房裏小小兩層杉木板上有堆字紙和五六本書，这就是我得的一份遺產。而且这些書我沒什麽用处：一本是"烹調大全"，一本是"胃病医療法"，此外是一部四本日課經，給蟲蛀了一半。至於手稿呢，最珍貴的是大司鐸从前爭薪俸的全套訴訟書。这些东西不值一顧，我还是檢點了一遍，然後扔下，留給死者的親屬，他們正眼紅呢。我把身上衣服也还給他們，重新換上自己那一套；辛苦一場，只領了幾個工錢。我又得去另找人家了。至於俠生德大娘，不但得了遺囑上的一筆錢，还乘学士病時，由她情人幫着捲了些很好的衣服。

第三章

吉爾·布拉斯做桑格拉都大夫的傭人，成了名医。

我決計再去找阿利阿斯·德·隆东那先生，从他那登記簿上再挑個事情。可是我剛走進他住的死胡同，桑格拉都大夫迎面而來，我从主人死後，还沒見过他。我行了個礼。我已經改了裝，他却一眼就認得，頗爲高興，說道："啊，孩子，原來是你！我正在想你呢。我要找個好傭人，想起了你來。我看你像個好孩子，你要是会看書寫字，就合適了。"我道："照您这條件，我正合適，我看書寫字都來得。"他道："既然如此，你正是我要的人。跟我家去

吧，你去了没有不称心的事，我另眼看待你呢。我不給工錢，可是什麽都不短你。我好好照管你，还要把医治百病的妙法都傳授給你。總而言之，你不是去当我的傭人，其实竟是做我的学生。"

我应了医生的請，指望跟着这麽一位博学的主人，能够做個名医。他馬上帶我回去，派定職務：他不在家的時候，我得把請他的病家姓名住址記下來。他有一本病人掛号的簿子，家裏只用一個老婆子，当初就叫她登記，可是她不懂拼法，字又寫得惡劣不堪，往往寫了認不出來。医生这回把掛号簿交我掌管。这簿子应該叫做"鬼錄"，因爲經我記下姓名的人，差不多個個都活不了。驛站馬車行裏，有職員替車上定座的旅客記下姓名，我算得專替陰間去的旅客登記。我老是忙得筆不離手，因爲当時瓦拉多利其他医生，名望都不如桑格拉都大夫。他会搬弄一套專門学名，加上岸然道貌，又碰運氣医好过個把人，就算是他的功勞，因此就声名大起。

他病人不少，收入很可观。可是他家飯食並不講究，吃得非常刻苦。我們日常只吃些豌豆、蚕豆、煮蘋菓和奶餅。他說这种食品对脾胃最宜，因爲最易"齒决"①，就是最容易嚼爛的意思。他雖然說这些东西容易消化，却不讓我們吃個飽；他当然很有道理。他不許我和那女傭人多吃东西，倒許我們尽量喝水，非但不限制，有時候还說："喝水呀，朋友！身体健康，全靠各部份柔潤。你們要多多喝水，水能够融解一切东西，化掉一切鹽質。血流得慢，水能激得它快；血流得急，水能擋得它慢。"我們这位医生很相信这個道理，儘管上了年紀，却只喝白水。他下了個界說道："衰老就是使人乾枯消損的天然痨病"，因此慨嘆有种人愚昧

① 吉爾·布拉斯学了医生口氣，用個古奥的字 Trituration。

無知，会把酒当作老年人的牛奶。他認爲酒对老年人尅伐得厲害，竟会把命都斷送；又滔滔一篇大道理，說这害人的飲料，对老人，对一切人，都彷彿是一個負心的朋友，一种陷人的樂趣。

他这套議論儘管高深，我在他家耽了八天，却就鬧肚子；我胃裏痛得很，竟大胆以爲都是那融解一切的白水和營养不足的飯食作祟。我向主人訴苦，想他也許会放鬆點兒，吃飯時給些酒喝。可是他跟酒是死寃家，不許我喝，說道："你养成了喝水的習慣，就会知道水的妙处。你要是不愛喝白水，还有個好办法，免得喝淡水倒了胃口。你可以泡些藿香，苦賣，味道就好了；还嫌不够味道的話，只要再加些瞿麥花，迷迭香或是罌粟花。"

隨他称讚水的妙处，又傳授配合各种美味湯头的秘訣，我还是喝得很少，所以給他看破了，就对我說："哎，吉爾·布拉斯，原來是这個道理！怪不得你身体不好，朋友，你喝水不够多呀。水喝得少，只会胆汁更旺，越發蠢動，得多多喝水，把胆汁冲乾淨才行。好孩子，别怕多喝了水会胃弱胃寒，也許你不敢常喝水，就是怕这點，快放了心吧！我保管喝不壞人的；你要是不相信我，賽爾斯[①]本人可以担保。这位羅馬大哲人寫过一篇讚水的好文章，他講得明明白白，說有人藉口胃弱，要想喝酒，顯然不惜寃枉了脾胃，遮飾自己饞嘴。"

---

① 古羅馬大医学家，公元前一世紀人。桑格拉都的話是憑空捏造的。賽爾斯(Celse)的"医藥論"(De Medicina)裏雖然說消化不良等症应当喝水（第一卷第三節，"羅勃古典叢書"本第一册第七四至七七頁），可是他並沒有說水是万应良藥；他不但沒有說酒喝不得，而且認爲酒是營养品(alimenta)之一（第二卷第一八節又附錄，"羅勃古典叢書"本第一册第一九八至一九九頁，又第四九七至四九八頁）。同時，他倒跟桑格拉都一樣，頗主張放血，甚至認爲要治吐血症，最好还是放血（第四卷第一一節，"羅勃古典叢書"本第一册第三九四至三九五頁）；而桑格拉都偏偏在这一點却沒引他作爲权威。

我剛学医，不好意思不遵教誨，就裝得給他說動了，我也竟眞心相信了。有賽爾斯担保，我就仍舊喝水，其实是開始多多喝水，好把胆汁冲個乾淨。我一天天越覚得不舒服，可是成見牢不可破，切身痛苦也不管。这就見得我是天造地設当医生的材料。然而肚子疼不能一輩子熬下去，我疼得厲害，吃不消了，打定主意要跟桑格拉都大夫分手。偏偏他給我一樁新差使，我又收起了这條心。一天他对我說："你听着，我不是那种嚴厲沒良心的主人，把傭人使喚到老，也不想給他們些酬報。我对你很滿意，也喜欢你，不必你再伺候得長，从今天起就要叫你發財。我現在把多年來濟世救人的無上妙法指示給你。別的医生以爲要精通医道，非研究千百門煩难的学問不可，我呢，可以給你一條捷徑，免得你辛辛苦苦学什麼物理学呀，藥物学呀，植物学呀，还有解剖学呀，朋友，你只要知道，医道只是抽血和灌熱水，这就是医治百病的秘方。哎，自然界的奥妙，我的同行都看不明白，可是逃不过我眼睛；那不外乎抽血，常喝水兩件事，就是我傳授的簡易秘訣。我沒有別的可教你了，你已經把医学懂得透徹，只要再參照我多年臨診經驗，就馬上和我一樣高明了。"他接着道："你目下就可以爲我分勞。你上午掛号，下午出去替我看一部份病人。貴族和教士歸我，你替我到平民百姓家去看病，你出診了些時候，我再介紹你進我們的医生公会。吉爾·布拉斯，你現在雖然不是医生，已經是個医学家了，不像那些人做了多年医生，大半做了一輩子医生，却还算不得医学家。"

我謝謝医生这樣把我速成了充他替身。我感他的恩，一口担承說，即使他的說法跟希波克剌忒斯的說法不合，我也終身信行奉持。可是我这句話並不完全老实。我不贊成他对水的見解，準備以後每天出診的時候弄些酒喝。我又第二次把我的繡花衣服

掛起，換上一套主人的衣裳，以便裝得像個医生。从此由我瞧病的人活該倒楣，我準備去行医了。第一個病人是個害肋膜炎的公差，我吩咐病家硬着心腸替他抽血，还儘命給他喝水。我又去瞧一個糕餅師，他害痛風病，痛得直叫号。我也像对付那公差一樣，沒愛惜他的血；又吩咐時時刻刻叫他喝水。兩家診金共有十二個瑞阿爾，因此我嚐到了这門行業的滋味，惟恐人家無病無痛。我从糕餅師家裏出來，碰到法布利斯，这还是我主人死後第一次相見。他大爲詫異，把我端相了好一会，於是兩手捧着肚子，笑得喘不过氣來。我確是可笑，披了件拖地的斗篷，襖兒和褲子又長又大，比我的身量大了四倍。我那模樣可算得古怪離奇。我讓他尽情笑個暢，自己都撑不住要笑；可是我綳着臉兒，因爲在街上不可失体統，而且医生不是個能笑的動物①，我做一行該像一行。我那模樣滑稽，已經惹法布利斯好笑，我神色正經，越發招他笑個不了。他笑够了，說道："天啊，吉爾·布拉斯，你这般打扮怪有趣，誰把你裝成这副模樣的呀?"我答道："客氣着點兒，朋友，客氣着點兒，你得尊敬这一位新的希波克剌忒斯！可知道我是瓦拉多利头等名医桑格拉都大夫的替身！我在他家已經耽了三個星期。他把医学的包袱底兒都傳授給我了，他一人伺候不过來那麼多請他看病的人，就叫我分勞，濶人家歸他看，小戶人家歸我。"法布利斯道："好得很！換句話說，他把平民百姓的血讓給你，自己單要濶人的血。我恭喜你分得了你那一份，百姓比濶人

① 自从古希臘哲学家亞里斯多德（公元前三八四至三二二年）以後，歐洲流傳着三個關於人的定義："人是政治的動物"，"人是理性的動物"，"人是能笑的動物"。亞里斯多德"動物器官論"(De Partibus animalium)（"羅勃古典叢書"本第二八〇至二八一頁）談到呵癢，就說："人是唯一会笑的動物"；所以拉伯雷"巨人傳"卷首致讀者詩(Aux lecteurs)結句道："因爲笑是人類的特徵(Le propre)。"

容易打發。祝鄉下医生前途無量！他闖了禍沒人注意，殺了人也不会鬧出來。"又道："好！孩子，我羡慕你的好運氣，也要做着亞歷山大的口氣說：'如果我不是法布利斯，我願意做個吉爾·布拉斯。'"①

我要尼聶斯理髮師的兒子知道我現在幹的事確可称羡，就把公差和糕餅師兩家出的瑞阿爾拿出來給他瞧瞧，於是兩人同到一家酒店去喝掉它幾個瑞阿爾。店家送上的酒还不錯，我饞了好久，覚得味道分外的美。我大口喝酒；不是我得罪那位羅馬大哲人，我只覚喝下肚去，那腸胃越受寃枉越發感激。我和法布利斯兩人在酒店裏耽了很久，各把主人說笑了好一頓，傭人在一起照例如此。後來看看天色不早，我們分手回家，約定明天午後还在老地方会面。

第四章

吉爾·布拉斯还是行医，又有本領，
又成功。重獲戒指。

我剛到寓所，桑格拉都大夫也回來了。我告訴他看了些什麼病人，把十二個瑞阿爾診金化剩的八個交出來。他數一數，說道："出診兩处，只有八個瑞阿爾，太少了；可是不論多少，都得收下。"所以他差不多照數全收。他拿去六個，給我兩個，說

① 亞歷山大（Alexandre）（公元前三五六至三二三年），古希臘武功最顯赫的君王，據狄奧吉尼斯·雷厄提斯（Diogenes Laertius）"哲学家列傳"第六卷第三二節記亞歷山大欽佩"犬儒派"哲学家狄奧吉尼斯（Diogènes），曾說："假如我不是亞歷山大，我願意是狄奧吉尼斯。"（"羅勃古典叢書"本第二册第三四至三五頁）。

道："拿去吧，吉爾·布拉斯，讓你攢起家当來。我跟你还要訂個約，很便宜你：你賺來的錢，四分之一歸你。朋友，你就要發財了，因爲靠天照应，今年害病的人也許很多。"

把診金这樣分法我該称心，因爲我蓄意先打四分之一的偏手，再加上餘款四分之一，那麼除非算術这門学問靠不大住，我就幾乎一半到手了。因此我对医学越發熱心。第二天，我吃完飯，就換上替身医生的行头，出去看病。我看了好幾家由我掛号的病人，雖然病情不同，我一概用同樣的方子。到此爲止，还沒有鬧出什麼亂子來。謝天照应，沒人反对过我的方子。不过医生的手段儘管高明，總不免挨罵招忌。我到一個雜貨店主家去看他兒子的水腫病，碰見一位同道，黑不溜湫的矮個子，人家管他叫居希羅大夫。他由店主人親戚介紹而來。我对每個人都深深行礼，我知道这位医生是东家請來会診的，对他尤其恭敬。他正經嚴肅，还了個礼，把我仔細端相一番，說道："医士大爺，請别怪我好奇，我相信瓦拉多利行医的同行，我都認識；可是沒見过你的臉。你準是新搬來的。"我說我还是個後生新進，捐了桑格拉都大夫的牌子替人家看看病。他很客氣道："我恭喜你傳了这位大人物的妙法。你看來很年輕，可是我相信你一定很有手段了。"他說來態度自然，我不知道他是認眞还是打趣。我正在想怎麼回答，雜貨店主乘这個当兒說道："兩位先生，我相信兩位医道都很高明，請你們瞧瞧我兒子，診斷一下他的病該怎麼治法。"

那小矮子医生就去瞧病人；把病徵一一指給我看，然後請教我該怎麼医治。我道："我以爲应当天天抽血，多多喝熱水。"小矮子医生听了微笑，笑意很不善，說道："你以爲这樣就救得他命麼?"我口氣堅决，說道："那还用說！你可以眼看病人有起色，这是必然之事，因爲我这方法是医治百病的良方，不信你去問桑

格拉都大夫。"他道："如此說來，賽爾斯完全錯了，他以爲治水腫最簡捷的办法，是叫病人又餓又渴。"我道："啊，我並不信奉賽爾斯，他跟旁人一樣，也会有失着。我有時候直欣幸沒听他的話，違背了他並不錯。"居希羅道："一听你的高論，就知道是桑格拉都大夫傳授門徒的驗方妙法。抽血和喝水是他的万应良方。怪不得那麼許多好人在他手裏送了命……"我疾言厲色打斷他道："别破口罵人啊！眞是的，吃你們这行飯的人，好意思罵出这种話來麼？罷了，罷了，医士先生，人家不抽病人血，不叫他喝熱水，送掉的性命多着呢！說不定你手裏斷送的，就比人家还多。你跟桑格拉都先生有仇，不妨寫文章攻擊他，他可以反駁你；咱們看看到头來究竟誰鬧笑話。"他也怒冲冲打斷我道："聖雅各在上！聖德尼在上！你还沒認得我居希羅大夫呢！可知道我自有隨身本領，不怕什麼桑格拉都。他儘管自以爲了不得，我看來不过是個怪物罷了。"他那副嘴臉，惹起我的火來。我尖嘴薄舌回駁了兩句，他也如法还敬，兩人馬上扭打起來。雜貨店主和他親戚忙上來劝開，我們倆已經彼比互挨了幾拳，各拉掉一把头髮。他們覺得我那敌手高明得多，就把他留下了，付了我診金，打發我走。

一波乍平，差點兒一波又起。一個唱聖詩的胖子發燒，請我去看。他一听說要喝熱水，就狠命拒絕这种靈藥，竟破口咒罵。他把我臭罵一頓，还恫嚇說，如果不快快滾蛋，就把我从窗子裏扔出去。我不用他說第二遍，趕快逃走。这一天我沒興緻再看病，就到跟法布利斯約会的酒店裏去。他已經在那兒。兩人当時都有酒興，尽情大喝了一頓，各回主人家的時候，都有點醺醺然，換句話說，都已經半醉了。桑格拉都大夫一點沒看出我醉，我指手劃脚講我跟小矮子医生吵架的事，他只以爲我打架之後，餘

怒未消，所以那麼激憤。而且我講的事，牽涉他自己。他对居希羅很生氣，說道："吉爾·布拉斯，你替咱們的方法爭光，跟那三寸丁医生挺一挺是不錯的。他以爲害了水腫病不該喝水麼？眞是個愚昧無知的小子！我呀，我說一定得給他水喝。"接着道："哎，这水啊，治得各种水腫，也治得骨節風痛，以及臉色灰白，又是瘧疾的对症良藥；此外身体裏津液太寒，太稀，太滯，痰太多，种种病症，都是喝水最靈。居希羅这种小夥子听了我的主張覺得希奇，其实这在医学上有根有據；要是这起人別一味跟我抬槓，能够按照論理学推理一番，準会对我这方法欽佩，心悅誠服的歸依我。"

我要把他对矮子医生的火氣扇得旺些，不免在報告他的那篇話裏，加油加醬；他怒極了，一點也沒疑心到我喝酒。可是他雖然一心只想着那篇話，也看到我这晚上喝水比往常多。

我喝了酒实在口渴得很。換了別人，看我那樣渴，大口的直喝水，一定会起疑心。可是他認眞以爲我喝水喝出滋味來了，笑笑說道："吉爾·布拉斯，照我看來，你不像从前那樣厭惡白水了。天啊，你喝來彷彿瓊漿玉液似的。朋友，我並不奇怪，我很知道喝喝会慣。"我答道："先生，一切东西，都有個当景的時候。我这会子寧可把一大桶酒，換兩杯白水來喝。"医生听了很高興，不肯坐失良机，又把水的妙处，讚揚一番。他这次換了個調兒，簡直似瘋似狂，不是平心靜氣的口吻了。他說："古時的熱水站，品又高，又沒害处，比起現在的酒店來，好得千万倍呢！那時候大家上熱水站去，一起喝熱水消遣，不失体面，又沒害处；並非灌了一肚子酒，費錢傷身，喪尽廉恥。古代執政的人，眞有先見之明，叫人欽佩不已。他們造这种公共場所，誰都可以來喝水；酒只許藥房裏賣，不憑医生的藥方就買不到。这办

法多聰明呀！”又道：“上古風氣儉樸，不愧称爲黃金時代。幸而餘風猶在，所以还有你我这种人，只喝白水，相信喝了沒煮開的熱水，能身健病除，因爲我留心到開水性子太重，喝到胃裏不大合式。”

他滔滔議論，我好幾次險的要笑。可是我裝出一臉正經，还隨声附和。我說喝酒是個惡習，那些人不幸喝上了这种毒汁，眞是可憐。我覺得酒渴还沒解尽，又滿滿斟上一大杯白水，一口氣灌下肚去。我对主人道：“好哇，先生，咱們且喝这健身湯！您旣然对古代的熱水站这樣思慕，就在您府上復興起來吧！”他大爲贊成，还化了整一個鐘头劝我一輩子只喝白水。我要喝喝慣这种飲料，就答应他每天晚上一定大喝；我这句話說到要做到，所以臨睡下個決心，以後天天去光顧酒店。

我在雜貨店主家碰到了那場麻煩，若無其事，依然行我的医，第二天又照常处方，吩咐病人抽血喝熱水。我剛瞧了一個發瘋的詩人出來，碰到個老太婆，問我是不是医生。我說是的。她道：“那麼，医士大爺，恕我冒昧，奉請您到我家去，我姪女兒昨天病了，不知是什麼症候。”我就跟她家去。她領我到一間乾乾凈凈的屋裏，床上躺着個人。我近前去看，第一眼覺得臉熟，細細一認，分明就是扮演加米爾很出色的女騙子。她似乎不認得我，也許因爲病裏昏迷，也許因爲我穿了医生服裝，認不出來。我替她把脈，看見手上正戴着我的戒指。我見了份內应取之物，心中大動，恨不能一把搶到手；可是我提防这兩個女人一叫喊，唐拉斐爾或其他替女人当保鏢的听見了会趕过來，就極力捺住性子。我想还是不露声色，先和法布利斯商量商量。我主意已定。老太婆叮着問姪女兒害的什麼病。我不是傻瓜，那裏肯說不知道，就假充內行，学着我主人的腔調，一本正經說：病人不出汗，这是病

根，应当赶緊抽血，因爲抽血替代出汗是天然之理；我又照規矩吩咐喝熱水。

我趕緊瞧完病，跑去找尼聶斯理髮師的兒子，正碰見他出門替主人办事。我講了这件新聞，問他应該不应該報告警察，把加米爾捉起來。他說："哎，不行！天爺爺，你千万别去報告，一報告，你的戒指就拿不回來了。那些人不喜欢物歸原主。你該記得那阿斯托加的監獄，你的馬，你的錢，以及你的衣裳，可不是都落在他們手裏麼？咱們还是自己費點兒心把你那鑽戒撈回來。这條計策歸我來想。我現在奉主人的命要到慈惠院去吩咐採办粮食的人幾句話，一路上就替你打起算盤來。你先到咱們那酒店去等着，别性急，我一会兒就來。"

我在約会的地方等了三個多鐘头他才到。一上來我不認得他了。他換了衣裳，編紮起头髮，还帶上一部大鬍子，遮掉半個臉。他帶一把長劍，劍柄上護手至少有三尺周圍，背後一隊五人，都像他一樣，雄糾糾的，一臉大鬍子，帶着長劍。他走來說道："吉爾·布拉斯先生，我替你当差。我是個新牌公差，跟我的这幾位壯士，是和我一個模子裏出來的衛士。你只要帶我們到騙你鑽戒的女人家去，我管保叫她还你。"我听了把法布利斯擁抱一番。他告訴我設了怎麼個計策，我十分贊成。我又招呼了这隊假衛士，裏面三個是当傭人的，兩個是理髮店夥計，都是法布利斯請來幫忙的朋友。我請这隊人喝酒，等到傍晚，就一起上加米爾家去。她家大門已經關了，我們就上去打門。那老太婆開門，吃一大驚，以爲我帶來的这夥人真是法院的警犬，上門必有緣故。法布利斯对她說道："我的老媽媽，你放心，我們只有一點小事情，立刻就了的，我們这起人办事爽利極了。"於是老太婆領路，拿一只點着蠟燭的銀蠟台，照我們到病人屋裏。我接过蠟

燭，走向床前，讓加米爾看看淸我的嘴臉，一面說道："騙子！認認死心眼兒上你当的吉爾·布拉斯！啊，混蛋！我找了你好久，也有給我找着的一天！司法官已經准我告狀，派这幾位公差來逮捕你。"又对法布利斯道："來啊！公差先生，办你的公事吧。"他提高了嗓子說道："不用你說，我自会办我的公事。我認得这位花姑娘，十年前就用紅筆把她名字記在我本子上了。"接着道："起床呀，我的公主娘娘！快穿上衣服！你要是不嫌，我就充你的侍从，伺候你到本城牢裏去。"

加米爾听了这話，又看見兩個大鬍子的衛士準備硬拉她下床，雖然病得有氣無力，只得硬撑着坐起來，合掌哀求，滿眼畏懼，望着我道："吉爾·布拉斯先生，可憐可憐我，看你大賢大德的媽媽面上，可憐我吧。我不是壞人，实在是沒法兒，你要是肯听我講講身世，就会相信。"我嚷道："不用講，加米爾姑娘，我不要听。我还不知道你慣会編故事麽？"她道："唉，罷了！你既然不讓我辯白，我且把鑽戒还了你，别送我死路上去。"一面說，一面脫下戒指給我。可是我說，單还我一個鑽戒算得什麽，还有公寓裏拐去的一千杜加呢。她道："啊，先生，你的杜加可别問我要。唐拉斐爾那騙子当夜就拿走了，我到今天还沒看見他的影兒。"法布利斯道："嗐！我的小乖乖，你只要說一声沒有分肥，就撇淸了麽？哼！沒那麽便宜的！你既是唐拉斐爾同党，我們就該查究你的舊賬。你幹下的昧心事一定不少，請到牢裏去整個兒懺悔一通吧。"又道："这位老太太我也帶了走，我想她知道的奇怪事情一定不知多少，法官準愛听。"

兩個女人听了这話，忙使出通身本領，向我們求情。屋裏一片訴苦乞憐之声。那老太婆一会兒向公差下跪，一会兒向那些衛士下跪，想叫他們大發慈悲；加米爾也做出宛轉動人的樣子，求

我援手，别讓法院抓她去。这時情景，煞是好看。我假裝心軟了，对尼聶斯理髮師的兒子道："公差先生，我得了鑽戒，别的也就算了。我並不要这個可憐的女人受罪，並不要这犯人送命。"他道："咄！你心腸好得很！你可不配做公差。"接着又道："我得尽我的責任。上面明令叫我來逮这兩位公主娘娘，法官正要借她們做個榜樣給人看看。"我說："哎，看我面子，請你們開恩吧；况且兩位太太还有东西謝你，看这份上，執法不要太嚴。"他道："唷！这就又当別論了！你这話可算措辭得体！好，咱們瞧吧，她們有什麼东西送我啊？"加米爾道："我有一串珍珠項圈，还有一对很值錢的耳墜子。"法布利斯凶狠狠插口道："好哇！要是菲律賓羣島來的貨[①]我可不要。"她道："你放心拿去，我担保东西是眞的。"她一面叫老太婆拿來一只小盒兒，取出一串項圈和一对耳墜子，交給公差。他和我一樣不識宝石，可是他相信耳墜子上鑲的宝石和那串珠子都是眞的。他細細看了一回，說道："这些珠宝，看來貨色不錯。你再給饒上吉爾·布拉斯先生手裏拿的銀蠟台，我就顧不得奉公守法了。"我对加米爾說："这番調停是便宜你的，我想你不至於爲那一點小东西又弄到翻臉。"一面說，就拔下蠟燭，交給老太婆，把銀蠟台遞給法布利斯。他大概看屋裏再沒什麼可拿的东西，也就滿意了，对那兩個女人道："再見吧，兩位太太，一切放心，我回头見了司法官，一定替你們洗刷得比雪还淸白。是非曲直由得我們說，我們对他不必撒慌的時候，才肯據实報告呢。"

① 指本書第一卷第一六章女騙子加米爾換給吉爾·布拉斯的紅宝石。

第五章

重獲戒指的下文。吉爾·布拉斯
不当医生，離開瓦拉多利。

我們照法布利斯的計策幹完事，从加米爾家出來，都欣欣得意，因爲当初只打算撈回一只戒指，沒想到这樣成功。我們老实不客氣把許多別的东西都拿走。我們搶刼婊子，不但於心無愧，反自以爲幹了件好事。到了街上，法布利斯对大家說道："諸位，咱們这樣馬到成功，难道就此分手，不喝杯酒賀賀麼？我不贊成，我主張回那酒店去樂個通宵，明天把蠟台，項圈，耳墜子都賣了錢，大家平分，然後分头回家，想個好法子对主人圓謊。"大家都以爲公差先生的主意很好。我們都回酒店，有的覺得編個通夜不歸的藉口並非难事，有的是砸了飯盌压根兒不在乎。

我們叫了一桌好菜，坐下大吃，胃口既好，興緻也高。大家談得有趣，吃得越有滋味。尤其法布利斯說話逗樂兒，嘔得人人發笑。他說了不知多少俏皮話，都有地道西班牙風味，可以跟雅典式的詼諧① 比美。我們正在欢笑，不料樂極悲生，出了倒楣事。一個相貌还漂亮的人跑到我們吃晚飯的屋裏來，跟着兩人，長得很兇惡。後面三個三個陸續進來，一數共有十二人。他們都扛着馬鎗，挎着劍，帶着刺刀。我們一望而知这是巡邏的警衛，來意也不难推測。我們起初还想抗捕，不过他們人又多，又有兵器，立刻包圍起來，把我們鎮住。警衛隊長含譏帶諷說道："諸位，我

① 希臘雅典人談話，以詼諧雋永著名。

知道你們方才使個妙計，从女騙子手裏要回一只戒指。你們这事幹得实在巧，公家应該獎賞，你們也辭不掉的。法律决不白讓你們幹这等聰明勾当，在宮裏安排好房間等你們去住呢！”这話裏罵到的人都侷促不安。方才我們叫加米爾吃的驚慌，輪到自己身上，嚇得變了顏色。法布利斯雖然臉白唇青，慌做一团，却还想替大家辯白，說道：“先生，我們並無為非作歹的心，玩個小小的把戲，也情有可原。”警衛隊長冒火道：“什麼話！你还說那是個小小的把戲麼？可知道那是犯絞刑的勾当？法律不讓你們自己執行的，而且你們还拿了人家一只蠟台，一串項圈，一对耳墜子；單就你們喬裝警衛去打刼这件事來說，分明就是該上絞架的罪。你們这起匪徒，喬裝正人去幹壞事！罰到海船上去做一輩子苦工还是太便宜了。”我們当初还不知道案情这樣嚴重，这会听了都跪在他脚邊。求他可憐我們年輕不懂事；可是我們懇求也沒用处。而且还有絕頂怪事：我們願把項圈、耳墜子，蠟台交出來，他不接受；連我的戒指都不要，大概因為在場幾人有些身份，礙着不便。總而言之，他絕不容情。他繳去了我伙伴的兵器，把我們一夥都帶進城去坐牢。一個押送我們的警衛在路上告訴我，和加米爾同住的老太婆疑心我們是冒牌警察，一路跟到酒店，疑团打破，就去報告巡邏的警衛，出了口惡氣。

一到牢裏，先有人把我們渾身搜查。項圈、耳墜子和蠟台都拿去了，我的鑽戒，还有菲律賓羣島來的紅宝石，不巧正在衣袋裏，也搜去了；連我这天出診賺的瑞阿爾也一個沒留下。由此可見瓦拉多利的司法官吏办事老練，不亞於阿斯托加的官吏，这些老爺的行為都一模一樣的。他們搜掉我金剛鑽、紅宝石和零錢的時候，警衛隊長在旁，把案情講給搜查的警衛听。他們認為这事鬧得不小，好多人以為我們該处死刑。有幾個比較寬大，說我們

每人該打二百皮鞭，罰到海船上去做幾年苦工。我們暫時關在一個牢裏，等法官判罪，睡的是乾草舖，像馬房裏給馬睡的。我們也許要在那裏躭好久，等上海船做苦工時才能出來；虧得第二天，馬尼艾爾·奧东內斯大爺听人家說起这件事，要救法布利斯，就不得不把我們一起救出來。这人在本城很有声望，又不怕麻煩，四处請託；一半靠他情面，一半靠他朋友的情面，三天以後，我們都放出監牢。不过我們出來時和進去時大不相同，蠟台、項圈、耳墜子，我的鑽戒和紅宝石都留在裏面了。我因此想起維吉爾这樣開头的幾句詩："这般辛苦爲他人……"①

我們放了出來，立刻各回主人家。桑格拉都大夫倒很和氣，对我說道："可憐的吉爾·布拉斯，我今天早上才知道你犯了事，正預備出力替你去求情。朋友，别把这事放在心上，从此应該越加專心学医。"我說，正是这般打算，我果然把全副精神都花在这上面。这時候，我們够忙的。我主人的話說準了，病人多得很。天花和惡性寒熱病在城鄉流行。瓦拉多利一切医生都有生意，我們尤其生意好。我們每人一天總要有八個到十個病人，喝進去的熱水和抽出來的血該有多少，可想而知。可是我也不知道怎麽回事，病人沒一個活的，也許我們的治法只会送命，也許他們害的都是不治之症。我們瞧一個病人难得滿三次的；兩次之後，或者病家通知，病人已經埋了，或者跑去看病的時候，病人正在咽氣。我才是個初学，还沒有殺慣人，病人死了我就担心，怕人家会怪我。有一晚，我对桑格拉都大夫說："先生，我对天發誓，我完全照您的办法医病，可是我的病人全到陰間去了，彷彿是要推翻咱們的医道，故意死的。我今天就有兩個病人抬出去埋了。"他答道：

① 維吉爾(Virgile)(公元前七〇至一九年)，古羅馬大詩人。他有首小詩，說鳥做窠，蜂釀蜜，牛拉車，羊長毛，都不是爲了自己。

“孩子，我也跟你情形差不多，落在我手裏的病人，难得一個治好的。要不是我深信自己的道理，就要以爲这治法跟我瞧的病症全不合式了。”我道：“您要是肯听我的話，先生，咱們換個办法吧。咱們試個新鮮法子，配些化学藥品給病人吃，用點兒錦朱砂試試，大不了也不过像喝熱水抽血一樣的効果。”他答道：“要是这种試驗無關緊要，我很願意嘗試，可是我剛出版了一本書，宣揚抽血和喝水功効，你要我自打嘴巴麼？”我道：“啊，你說得对，咱們不能讓寃家得意，他們回头說你痛悔前非，你就名譽掃地了。隨那些平民呀，貴族呀，教士呀，一個個送命，咱們还是照老樣子幹。好在咱們同行雖然恨抽血，手段也並不高明，我相信他們配的藥跟咱們的驗方正是半斤八兩。”

我們加勁兒幹下去，不到六星期，造成的寡婦孤兒，和特洛亞被圍時一樣多。[①]处处都在办喪事，彷彿瓦拉多利遭了瘟疫了。每天總有個把做父親的，兒子給我們送掉，就上門來算賬；或者叔父伯父跑來責問怎麼姪兒死在我們手裏了。至於那些做兒子姪兒的，父親叔伯給我們医死，从沒來追究过。做丈夫的也一樣謹愼，絕不怪我們害掉老婆。我們的確不能逃罪，不过死者家屬有時悲痛得厲害，駡我們是庸医，是殺人犯，什麼話都駡出來。我听了很难受，可是我主人挨慣了駡，声色不動。我也許会像他一樣，听慣了滿不在乎，可是天要替瓦拉多利的病人除掉一害，特意生出件事來。我行医本少成績，此後一發憎厭了。我不怕讀者嗤笑，要把那事詳細講講。

我們附近有個網球場，城裏游手好閒的人每天聚在那兒。其中有個靠打球吃飯的傢伙，自居行家，球場上爲輸嬴吵嘴，由他

① 見本書第一卷第五章第一九頁註二。

仲裁。他是比斯蓋人，自称唐羅德利克·德·蒙德拉貢。他約摸三十來年紀，中等身材，瘦削有劲；臉上一双炯炯有光的小眼睛，骨碌碌轉動，眼光射到誰身上，誰就凜凜然；一個塌鼻子，底下兩撇紅鬍子，鬍子的尖角兒翹聳聳直勾到鬢边。他說話蠻橫粗暴，開口就叫人害怕。这位網球健將是球場一霸，球場上有什麼爭端，憑他一言斷定，誰敢道個不字，就得準備他明天來個决鬥的挑战書。唐羅德利克大爺是这樣的人。而且他儘管冒了“唐”的尊称，蓋不了他的下賤出身。可是球場老闆娘对他却鍾情得很。这女人四十歲，手裏有錢，相貌过得去，丈夫剛死了十五個月。我不懂她怎麼会看中那男人的，决非賞識他的相貌，準有什麼妙处难言。这些都不去管它，她反正是愛这個人，打定主意要嫁他。她正忙着準備婚事，忽然病了；該是她晦氣，請了我去瞧病。即使她害的不是惡性熱病，經我着手就轉成險症。四天之後我害得球場裏的人都戴了孝。我把老闆娘送到了我打發一切病人的去处，她親屬得了她的財產。唐羅德利克失悼情人，其实是这門大有好处的親事落了空，失望極了，不但恨得我無名火直冒，还發誓要一劍把我戳個透明窟窿，幾時瞧見我，立刻結果了我。有個鄰居心腸慈悲，告訴我这句話。我向來知道蒙德拉貢的爲人，那裏敢置之不理，直嚇作一团。我不敢出門，怕碰到这位魔头，老想像他怒冲冲衝進寓所來，惶恐得坐立不安。我因此無心学医，只求別担驚受恐。我又穿上自己的繡花衣裳，向主人告辭，他也留不住我了。我清早出城，一路上只怕碰到了唐羅德利克。

第六章

他離開瓦拉多利，走哪一條路；路上跟誰結伴。

我走得很快，常回头看看那個凶狠的比斯蓋人是否跟在後面。我只想着他，簡直草木皆兵，直在心驚胆战。我走了足足四公里路，心才放下。我想上馬德里，就放慢脚步行去。我对瓦拉多利毫無顧戀，只恨跟我那親愛的皮拉得斯[1]法布利斯分手，連告辭都來不及。我不幹医生，沒什麽不樂意；倒要求天饒恕我行了那一程子的医。我數着衣袋裏的錢很得意，儘管是殺了人賺來的，我恰像妓女去邪歸正，还把賣笑攢下的錢一輩子藏得好好的。我的錢都是瑞阿爾，約值五個杜加，这就是我的全份家当。我打算靠这幾個錢到馬德里，到了那兒，準会找到好事情。並且我急想看看那座富麗的都会，人家常对我誇說那是天下一切珍奇薈萃之所。

我正在記起人家講馬德里的形形色色，想像到了那裏怎樣快樂，只听得背後有人拉着嗓子唱歌。这人揹一只皮口袋，頸子上掛個吉他琴，帶着一把長劍。他走得真快，不久就追上來了。原來就是戒指案裏陪我坐牢那兩個理髮店夥計之一。我們都改了裝，可是彼此一見認識，都很詫異会在大道上晤面。他看得出我喜欢和他結個旅伴兒，我也看得出他碰見了我非常快活。我告訴他離開瓦拉多利的原因，他也把他的事講給我听，說跟东家鬧翻，天長地久，再不相見了。他說："我要是願意就在瓦拉多利，

---

[1] 希臘神話：皮拉得斯 (Pylade) 和俄瑞斯忒斯 (Oreste) 是兩個生死不渝的好友。

要找理髮店的事，多的是呢！不是我誇口，全西班牙的理髮師，要講鬆鬍子刮臉，順着毛剃，逆着毛剃，誰也比不上我的手段。可是我離開家鄉，已經整整十年，急想回去，等不得了。我要去呼吸故鄉空氣，瞧瞧我家裏人怎麽情形。他們住的地方叫奧爾梅都，是在賽果維这一边的一個大村子，後天我就可以到家了。"

我决計陪这理髮師到家，然後上賽果維找個什麽車輛牲口到馬德里。我們一路上閒話消遣。这個小夥子興緻很好，也有風趣。我們講了一個鐘头的話，他間我有沒有胃口吃东西。我說："回头下店打尖，你就知道我的胃口了。"他道："咱們沒到客店，也可以歇歇，我口袋裏帶着早飯呢。我出門總記着帶些粮食。我不帶衣服襯衫和那些沒用的衣著，一切不是必需的东西，我都不要。我口袋裏只裝些食品，还有幾把剃刀和一塊胰子头兒。我只用得着这幾件。"我称讚他想得周到，很願意照他的主張，先歇一歇。我肚子餓了，想好好吃一頓，听了他剛才的話，準備有一頓吃吃。我們離開大道，覓一片草地坐下。这位理髮店夥計把他帶的粮食一一搬出來：五六個洋葱，幾片麵包，幾片奶餅，还有一件無上妙品，是一只小袋，據他說，裏面裝着醇醲美酒。那些乾粮雖然不怎麽可口，我們餓肚子吃來覺得味道不錯；我們把皮袋裏兩品脫左右的酒也分着喝光。那种酒他大可不必賣弄。我們吃喝完畢，興冲冲起身上路。这理髮師听法布利斯說我身經許多奇事，請我親口講一遍。我覺得吃了他那麽好的一頓飯，不便拒絕，就依了他。我講完了就說，我既然順了他的意思，他該有來有往，也把身世講給我听。他道："啊，我的身世不值一听，都是些平常經歷。不过咱們反正閒着沒事，我就據实講給你听吧。"他所講大略如下。

第 七 章

理髮店夥計自述。

我从头講起。我祖父范爾南·彼瑞斯·德·拉·夫安特在奥爾梅都村做了五十年理髮師去世，有四個兒子。老大尼果拉斯接管了他的店，承繼他那行手藝；老二貝特朗想要做買賣，開了個絲綢舖；老三托馬斯是個教書先生。那老四呢，名叫彼德柔，自以爲生性跟文学相宜，把遺產分來的一小塊地賣掉，到馬德里住下，指望憑自己那份才学，總有一天会享大名。他三個哥哥一直沒分開，都在奥爾梅都成家立業，各娶個農家女兒。她們賠嫁不多，子息却不少，恰來個扯直。幾個妯娌競賽似的生孩子。我媽媽是理髮師的老婆，嫁了五年，生了六個孩子，我是其中之一。我爹老早教我剃鬍子，到我十五歲，就把你看見的那只口袋搭在我肩膀上，替我掛上一把長劍，說道："走吧，狄艾果，你現在可以自己謀生了，各处跑跑去。你該出門走走，磨練一番，把手藝学到家。去吧，不走遍西班牙，別回奥爾梅都；回家以前，別讓我听到你的消息。"他說完，親親熱熱把我擁抱一下，就推我出門。

我爹是这樣跟我分別的。我媽不那麼粗率，好像不大捨得我走。她掉了幾點眼淚，还偷偷兒塞給我一個杜加。我就此離開奥爾梅都，取道上賽果維。我沒走上兩百步，就歇下看看那口袋。我急要看裏面是什麼，到底得了些什麼家当。只見一個盒子裝着兩把千磨万磨的剃刀，好像剃过了十世人似的；一條磨剃刀的皮帶，一塊胰子；此外是一件簇新的粗布襯衫，一双爹的舊鞋，还有一件我最喜欢的东西，是破布裹裹的二十個瑞阿爾。这是我全

份家当。你由此可見尼果拉斯理髮師很相信我的本事，只給了这點點东西就打發我出門了。可是一個从來沒錢的小子，有了一個杜加二十個瑞阿爾，已經昏了头。我覚得这些錢一輩子也用不完，喜孜孜仍舊趕路，一面走，一面留心那劍柄，每走一步，那長劍不是打我的腿肚子，就是絆我的脚。

我当晚走到阿逵基內斯村，肚裏餓得不得了。我下了客店，擺出一副有錢人氣派，高声叫店家開晚飯。店主人把我端詳一番，看透我是什麼主顧，就和顏悅色的說："得！我的小爺，準叫你称心，我們这兒把你当王爺般欵待呢！"他說着領我到個小房間裏，一刻鐘後，送上一鍋燉的公猫肉。我吃得滿口香甜，彷彿那是家兔或野兔。他給我吃这种佳肴，还送上些美酒，說皇帝喝的也不过如此。我吃得出那酒已經變味，不过还喝了不少，就像吃猫肉一樣的尽量。他要把我当王爺般欵待到底，給我的一張床，不是供人睡覚，倒是叫人失眠的。試想一張又狹又短的床，我個子雖小，躺下去还伸不直腿。上面只有一床草墊，蒙着一條双疊兒的被單，就算是褥子和羽毛被；那條被單，大概洗过之後，又蓋过一百個人了。虧得我年紀輕，脾氣好，雖然躺在这种床上，塡了一肚子猫肉和店家的美酒，还睡得很甜，一夜过去，胃裏沒積食。

第二天，我吃过早飯，又爲昨夜那頓酒席付了好一筆賬，就一口氣趕到賽果維。我一到那裏，可巧有個理髮店要我，管飯供宿，不給工錢。我只躭了六個月，因爲我相識的一個理髮店夥計要上馬德里，把我勾引出來，我就跟着同去。我在馬德里又順順利利找到了事，待遇跟在賽果維一樣。那一家的生意非常興旺。那店挨着聖十字教堂，附近又是"皇家劇院"，所以招徠好多主顧。我东家和兩個大夥計还有我伺候剃鬍子，簡直忙不过來。各式各樣的顧客都有，也有戲子，也有作家。有一天，兩個作家碰在一

起。他們談起当代詩人和詩，我听見提起我叔叔的名子，本來沒留心，这時忙机伶起耳朵來。一個說："我以爲观衆不必尊重唐如安·德·薩華雷塔这种作家，他沒有氣魄，不善於想像。人家对他最近的劇本批評得眞厲害。"一個說："还有路易·費雷斯·德·蓋華拉呢，他不是剛出版了一本大作麼？比那書更惡劣的东西还沒見过呢。"他們又講到不知多少別的詩人，我記不得名字，只記得都說是不行。他們对我叔叔口氣还算不壞，說他有點才情。一個說："是啊，唐彼德柔·德·拉·夫安特是個好作家，他寫的書，打起趣來很刁鑽，又加上博学，所以很辛辣有味。怪不得他朝野聞名，許多闊人給他年俸。"那一個說："这好多年來，他收入很可观。他在梅狄那·賽利公爵家，管吃管住，又沒什麼開銷，手裏一定好着呢！"

这兩位詩人議論我叔叔的話，我一字沒漏全听進去。我們家裏听說他在馬德里有了文名，人家路过奧爾梅都講的，可是他既然不屑通消息，和家裏很疏遠，我們也漠不關心了。不过骨肉之間，總有天性；我一听說他光景很好，又知道他的地址，就心癢癢想去找他。我只爲一事躊躇，那兩位作家称的是唐彼德柔，我爲这個"唐"的称呼不大放心，恐怕說的不是我叔叔，是另外一個詩人。我却並不就此罷休，心想他既成才子，也会變貴人，决計去看看他。一天早晨，我向东家請了假，尽力修飾了一番出門，心裏頗爲得意，有这麼一位才大名大的叔叔。理髮師也跟天下人一樣愛面子。我自以爲很了不起，一路上神氣活現，問訊找到梅狄那·賽利公爵府。我向門上說，要找唐彼德柔·德·拉·夫安特大爺。門房指了院子尽头的小樓梯說："从哪兒上去，右手第一個門，敲門就是。"我照話走去打門。一個年輕人來開門，我問他唐彼德柔·德·拉·夫安特大爺是否就住这裏。他回

答道："是的，不过这会兒不見客。"我說："我很想跟他談談，我帶了他老家的消息來了。"他回答說："你就是帶了教皇的消息來，这会子也不能進去。他正在寫文章，他動筆的時候，切不可打攪他文思。他要到中午才見客；你出去繞個彎兒，中午再來吧。"

我出來在城裏溜躂了整半天，一心盤算叔叔会怎樣接待。我想："他見了我準高興。"我以己之心，度他之心，滿以爲叔侄相認，一定会衷腸感動。到了時候，我急急趕回他家。他那傭人說："你來得正好，我主人一会兒就要出門了。你在这兒等一等，讓我通報。"他叫我在外間等着，过了一会，就來領我到他主人房裏。我一看他主人的臉，活脫兒是我們家裏人的臉，我彷彿見了托馬斯叔叔，他們倆長得一模一樣。我恭恭敬敬行了個禮，說我就是奧爾梅都理髮師尼果拉斯·德·拉·夫安特先生的兒子，到馬德里已經三個星期，在一家理髮店裏当夥計，承繼我爹的行業；还準備走遍西班牙，把手藝学到家。我說着只覚得我叔叔在出神。他大概是打不定主意，还是不認我这個侄兒呢，还是慢慢想法子甩掉我。他用了第二個办法，裝出一付笑容，說道："哎！老侄！你爹跟你叔叔都好麽？他們光景怎樣啊？"我就把家裏人丁興旺的情形講給他听，替一個個男孩子女孩子報了名字，連他們乾爹乾媽的名字都報出來。他听我这樣委曲詳尽，好像並不興味無窮，只直捷爽快道："狄艾果，我很贊成你到各地遊歷，学成手藝。我劝你不要再耽在馬德里，青年人在这地方很有害处，孩子，你在馬德里要墮落的。你还是上別的城裏去，別处的風氣不像这裏荒唐。"接着說道："你可以走了，你幾時準備動身，再來看我，我給你一個比斯多，貼補你周遊全國的旅費。"他一面輕輕推我出門，把我攆走。

我太糊塗，沒明白他無非要我離他遠着些。我回到店裏，把

这次拜訪講給我主人听。他也沒看破唐彼德柔的心思，說道："我跟你叔叔的意思不同。他不該劝你遊歷，該留你在这裏。他認識那麼些貴人，毫不費事，就可以把你安插在濶人家，讓你慢慢的撑起一份大家業。"这話正中我意，就此痴心妄想，过了兩天，又去找叔叔，請他仗面子薦我到朝裏貴人家去当差。他不以爲然。他是個愛擺架子的人，在濶人家出出進進，天天陪濶人吃飯，要是看見侄兒在底下人桌上吃，自己在主人桌上，也不安心，唐彼得柔大爺的面子就給狄艾果小子掃尽了！他当然拒絕，而且很不客氣。他怒冲冲道："什麼？你这小混蟲！你要丢掉本行麼？滚你的蛋！誰替你出这种壞主意，你就跟着他們去吧。快出去，再别上我的門，不然的話，給你一頓好打，才是你活該呢！"我听了叔叔这泡話，尤其他那口氣，不禁目瞪口呆。我含着一包眼淚出來。他那樣無情，我很傷感。可是我一向心高氣傲，立刻擦乾眼淚。我不悲而怒，打定主意，从此再不理会这門子混賬親戚；直到如今，我並沒有依仗到他。

我一心想学成本領，幹活兒很勤。我整天剃鬍子，到晚上学彈吉他琴散散心。教我彈琴的是一位年老的侍从先生，我常替他剃鬍子。他也教我音律，他精通这一門，原來从前在大教堂裏唱过詩的。这人叫馬果斯·德·奥布瑞貢。他爲人規矩，很聰明，閱歷也多，把我当兒子一般喜欢。他就在離我們那兒三十來步的医生家当太太的侍从。我每天傍晚一歇工就去找他，兩人坐在門檻上奏樂，街坊听着也不討厭。这倒並非我們嗓子好，不过我們一面撥弄琴絃，有板有眼，和声齊唱，听來也还悅耳。医生太太梅日麗娜尤其喜欢，她跑進过道來听，听到中意的調子，就叫我們再奏唱一遍。她丈夫並不阻擋她这麼消遣。那人雖然是西班牙人，年紀又老，却毫不拈酸吃醋，而且專心幹他那一行，出診了

一天，晚上回來精疲力竭，老早就上床睡覚；他太太对我們奏樂有興，他並不放在心上。大概他以爲这种音樂不会壞人心術。我該声明一句，他对那位太太不必躭心，梅日麗娜確是少年美貌，不过正經得厲害，男人瞧一眼都不許的。医生以爲这种消遣純潔正当，不是椿壞事，隨我們唱個尽興。

一天黄昏，我想照例娛樂一下，剛到医生門口，只見那老侍从正在等我。他拉住我手說，我們先出去溜個彎兒再來。他拉我轉進一條背道，看看左右沒人，面帶愁容說道："狄艾果，我的孩子，我有要事相告。孩子，咱們天天在我东家門口奏樂消遣，只怕你我都得懊悔呢。我当然很喜欢你，滿情願教你彈吉他唱歌兒，不过我要是早看到会有这禍事臨头，天啊，我就另外找地方教你了。"这話嚇我一跳。我請他說說明白，究竟怕的什麼，因爲我不是個胆大冒險的人，況且我还要去遊歷西班牙呢。他道："你要明白咱們处的險境，我非得先講些事給你听。

"一年前我到医生家做事，他一天早上領我見他太太，說道：'馬果斯，見見你的女主人。你得陪侍的就是这位太太。'我仰慕唐娜梅日麗娜，覚得她漂亮得很，像畫中美人，尤其喜欢她舉止温文。我回答說：'先生，叫我伺候这麼漂亮的一位太太，我福分眞不小。'这句話觸犯了梅日麗娜，她不耐煩道：'瞧这人，眞放肆！唉，我頂不喜欢人家对我甜言蜜語。'这樣嫵媚的嘴会說出这話來，我大吃一驚，覚得談吐粗獷，跟她那温文氣派不称。她丈夫是見慣的，太太品性这樣希奇，还很得意，說道：'馬果斯，我太太的品德，眞是世上少見。'他看見太太披上斗篷要去望彌撒，就叫我陪她上教堂。我們一到街上，碰到幾個男人，他們見梅日麗娜光艷奪目，对她迎面而过的時候就恭維幾句。这原不足爲奇。她接口应对，說的話愚蠢可笑，出人意外。那些人想不到世上会

有这种不識抬舉的女人，都楞住了。我起初还对她說：‘哎，太太，别理会人家对你說的話，寧可不開口，别惡声惡氣。’她道：‘不是这麼說。我要叫这些大胆冒昧的傢伙知道，我不許人家对我失礼的。’她还說了許多不講理的話，我忍不住了，不顧她生氣，把我的心思全說出來。我措詞極婉轉，告訴她說，这种暴戾的脾氣，不近人情，把她許多好处都毁了；女人温文有礼，不必相貌好也討人喜欢，要不然，儘管長得漂亮，也是個厭物。我要矯正她的態度，还講了不知多少一類的道理。我訓了她一大頓，只怕直言劝諫，惹得女主人動火，反脣相譏。可是她听了並不生氣，只置之不理；我以後幾天还痴心告誡，她都当耳边風。

“我劝諫無効，也就懶了，隨她脾氣厲害吧。可是你相信麼？这個性子烈、骨氣傲的女人，兩個月來完全變了，对誰都客客氣氣，非常温文。从前的梅日麗娜听了男人恭維就給釘子碰，現在不然了。她喜欢人家称讚，說她美，說男人一見她就顚倒；她愛听人家恭維，好像換了個人似的。她这一變簡直不可思議，你若知道那是你運的神通，还要吃驚呢。哎，親愛的狄艾果，是你把唐娜梅日麗娜變成这樣的，你把雌老虎馴伏得像個綿羊。總而言之，她心神貫注在你身上，我留心到不止一回了。要是我摸得準女人性情，我敢說她对你痴心得厲害。孩子，这就是我要講的糟心事兒，也就是咱們爲难之处。”

我对老头兒道：“我不明白咱們爲什麼要这樣担憂，我承蒙漂亮太太相愛，也不算倒楣呀。”他答道：“啊，狄艾果，这是年輕人的識見，只看香餌，毫不提防釣鈎；你只圖快樂，我却看到以後一切麻煩。到头來事情要鬧穿的。你若照常到这門上來唱歌，撩得梅日麗娜火上加油，也許把持不住，会給丈夫奧羅柔索大夫識破私情。这位丈夫現在無須吃醋，看來很隨和，到那時候，就要發狠

報仇，可以叫咱們倆大吃苦头呢。”我說：“好吧，馬果斯先生，我服你的理，听你的話。你說我該怎麼才可以免禍呢？”他道：“咱們只要別再一起奏樂。你別再到我女主人面前來，她眼不見，心就冷了。你耽在主人家，我会來找你。咱們在你那边彈吉他就沒有危險。”我道：“很好，我决不再上你們家來。”我果然打定主意，再不到医生門上去唱歌。旣然我这人一露面就会惹禍，从此要躲在自己店裏了。

馬果斯这好侍从儘管乖覺，过了兩天，方知他設法叫梅日麗娜心冷，反撩得她越發情熱了。这位太太第二晚不听見我唱歌，就問他爲什麼我們不合奏，爲什麼我不去。他說我忙不開，沒功夫作樂。她听了这個推託，也就罷了。以後三天，她不見我去，还是咬牙忍耐。於是这位公主娘娘耐不住了，对她侍从道：“馬果斯，你哄我呢，狄艾果不來準有緣故。裏面什麼玄妙，我要問個明白。我命令你說出來，一字不許隱瞞。”他又編了一套話道：“太太，你一定要追根究底，我就說吧。他奏樂回去，那边往往晚飯都吃完了；他不敢再自討苦吃，弄得餓着肚子上床。”她發急道：“什麼？不吃晚飯啊？你怎麼不早說呀？餓着肚子上床！啊？那可憐的孩子！你快去找他，叫他今夜就來，以後叫他吃了东西回去，这裏總有他的一份晚飯。”

老侍从听了这話，假裝詫異道：“我沒听錯麼？天啊，你眞是變了！太太，你怎麼会說这种話呀？你幾時起这樣心軟腸熱的呀？”她不耐煩道：“自从你來之後，竟可以說，自从你怪我傲慢，極力劝我要温文，不要暴厲，我就變成这樣了。”她又欵欵的說：“可是，唉！我矯枉过正，从前那麼驕傲狠心，現在又太温柔多情了。我不由自主，愛上了你的小朋友狄艾果。他不來，我的情有增無減。”老头兒道：“那小子相貌又不漂亮，身段又不俊俏，怎麼

会叫你这様痴心呢？假如你愛上個人才出衆的紳士，还情有可原……”梅日麗娜打斷了他道：“啊，馬果斯，这就是我和別的女人不同了。还有一說，你若以爲女人愛男人是賞識他們人才，那麽你閱歷雖多，还沒摸着女人的脾氣呢。我若以己度人，我以爲女人对男人傾心是不假思考的。愛情是失心瘋，支使得我們迷戀着一個人依依不捨，自己作不得主。这是我們害的病，好比畜牲發的瘋病。所以你不用对我說狄艾果不配我鍾情。你看不出他的好，也許他压根兒並不好，可是我只要愛他，自会看得他說不尽的好。你儘管說他相貌身材一無足取，我瞧他模樣動人，容光煥發；而且我心醉他的声音柔媚，覺得他彈琴也別具風致。”馬果斯道：“可是太太，你也想想狄艾果是個什麽樣人麽？他出身下賤……”她又接口道：“我並不比他高貴多少，即使我是個貴婦人，也不在乎这點。”

这一席談話之後，老侍从知道女主人的心劝不轉，就隨她執迷不悟，不再苦諫；好比颶風把船隻吹出了原定航綫，有本領的舵手就順着風向開駛。他索性讓女主人如願。他跑來找我，把我拉过一边，把上面的話講給我听，还說：“你瞧，狄艾果，咱們免不了还得在梅日麗娜門前一同奏樂。朋友啊，这位太太非再見你的面不可，要不然，她会幹出儍事情來，弄得声名狼藉。”我也狠不下心，就答应馬果斯当天傍晚帶了吉他到他家去，叫他把这喜信回報女主人。他当然回報，这位痴情人知道晚上能見我面，听我唱歌，大爲高興。

可是事不湊巧，險的叫她白等。我到天黑才有功夫出門，也是天罰我，外面已經瞧不見了。我一路摸索，大約走到半道，忽然一個窗口裏劈头向我倒下一罐兒香湯，那味道实在刺鼻。我淋個正着，竟可說涓滴都歸我受用了。我当場打不定主意。回去吧，

夥伴瞧見像什麼樣，我就成了他們的笑柄了；这般淋漓尽致上梅日麗娜家去吧，又自覺丢臉。可是我决計还是到医生家去。老侍从在門口等我，說奧羅柔索大夫剛睡下，我們可以自由自在作樂。我說头一件事得把我衣服擦乾凈，就告訴他我那倒楣事兒。他很關心，帶我到客堂裏見他女主人。这位太太听了这件事，看我那副模樣，憐惜得彷彿我遭了什麼天大的災难，又把那個灌溉我的人百般咀咒。馬果斯道："哎，太太，請你平平火氣，事出偶然，不必这樣痛恨。"她發火道："人家欺負了这头小羊，这隻心無惡意的小鴿子，他受了欺負也沒嘀咕一声兒，你爲什麼不讓我痛恨呢？啊！但願我这会子是個男人，可以替他報仇！"

她說的許多話，跟她的舉動，都見得她情不自禁。馬果斯拿一方布替我擦抹，她就跑到房裏拿出個匣兒，裝滿各种香料。她燒上些香來薰我的衣服，又灑上好些香露。薰香灑露以後，这位心慈腸軟的女人親到厨下拿了爲我留的麵包、酒和幾塊烤羊肉。她劝我吃，在旁伺候着，一会兒切肉，一会兒斟酒，樂此不疲，我和馬果斯兩人極力攔也攔不住。我吃完晚飯，兩位合唱的先生就調準嗓子，要和着吉他琴声唱歌。我們奏的一套梅日麗娜很喜欢。其实我們故意唱些辭句助她情興的歌兒，而且我覺得这玩意兒有趣起來了，唱歌時幾次三番的瞟她，瞟得她火上加油。彈唱了好一会，我一點不厭倦。那位太太覺得一個個鐘头快得像一分一秒鐘，可是老侍从却覺得一分一秒都長得像一點鐘那麼久，要不是他只管說時候不早，她恨不能听我們唱個通宵呢。他催促了十遍，她还不理会。不过他是個不憚煩的人，直等我出了門才罷休。他持重謹慎，眼看女主人任情胡鬧，担心要出亂子。他的確不是过慮。那医生也許疑心我們搗鬼，也許一向沒打開的醋罐子，这番倒翻了，忽然討厭起我們奏樂來，而且还拿出主人身份，

禁止这事。他沒講緣故，只声明从此不准閑人上門。

这声明是爲我而發，馬果斯趕來通知，我非常懊喪。我已生妄想，不願干休。不过我既然叙事要像信史，不妨告訴你，我遭了这不如意事很平心靜氣。梅日麗娜就不然，她越發情熱了。她对那侍从說："親愛的馬果斯，我只仰仗你了，求你想個法子，讓我私下見見狄艾果吧。"那老头兒生氣道："这是什麼話？我已經太縱你了。我若隨了你的痴情，就要裝主人的幌子，你名譽掃地，我当傭人一向淸白無瑕，从此也声名狼藉，我不肯那樣的。我寧可走，也不願意当这种不要臉的差使。"那太太听了这兩句話，發慌起來，打斷他道："唉，馬果斯，你說要走，直刺我的心。你眞是個忍人！你把我害到这個田地，却想撇下我不顧了麼？你把我从前的傲氣、狠性子都改掉了，現在还我吧！我要是依然有那些毛病，多福氣呀！我到今天还能够心裏太平。都是听了你冒失的劝諫，就此不得安靜。你要矯正我的品性，反教壞了我的品性。"又哭道："我这可憐人胡說的什麼呀，幹嗎平白埋怨你啊？我的老爹，你並沒有害我，是我苦命，註定要有这許多煩惱。請別理会我信口胡說八道。唉！我給愛情攪得七顚八倒，請你可憐我不掙氣，我只靠你寬慰了。你要是以我性命爲重，請幫幫忙吧。"

她說着越發熱淚奪眶，話都說不下去。她掏出手絹兒掩住臉，倒在椅子裏，悲不自勝。馬果斯老头兒大概是从古以來做侍从的头等材料，看她这樣可憐，不禁惻然心動，竟陪了幾點同情之淚，和藹可親的說道："唉，太太，你眞叫人拿不定主意！我不忍看你苦惱，把道德也撇開了。我一定幫忙。这一點憫憐之心，就害得我失職，無怪愛情擺佈得你把本分全忘了。"这侍从雖然品行淸白無瑕，这会却一心要成全梅日麗娜的私情了。一天早上，他把这些事來告訴我，臨走說，他胸有成算，可讓我和那太太幽会

一次。我又起了痴念，可是兩個鐘头之後，听到了個壞消息。我們有個主顧是鄰近藥劑師的夥計，他來修鬍子。我正要替他刮臉，他說道："狄艾果先生，那個老侍从馬果斯·德·奥布瑞貢是你朋友，你跟他相与得怎麼樣？可知道他在奥布瑞貢大夫家快要耽不住了？"我說不知道。他道："已經無可挽回，今天就要叫他走了。他东家和我东家剛才談論这事，我在旁边，他們这樣談的。那大夫說：'阿本塔多先生，我求你一件事情，我家裏那老侍从不行，想找個誠实嚴厲而且善於防範的女監護來管我老婆。'我东家打斷他道：'我懂你意思，你用得着美朗霞大娘。她从前管着我的老婆，我老婆死了六星期，她还在我那兒。我家裏少不了她，但是我以你的名譽爲重，願意把她讓給你。你有了她，保管头上不添幌子①。她是女監護裏的尖兒頂兒，像條惡龍般看住女人，不許她失節。你知道我老婆算得少年美貌，她在我老婆身边整整十二年之間，家裏沒見过一個情人的影子。哎，老天，这事可不是玩兒的！我还可以告訴你，我那去世的老婆起初很輕佻，可是美朗霞大娘不久就管得她冷若冰霜，好修女德。總而言之，这女監護是件宝貝，我把她讓給你，你將來对我感激不尽呢。'那医生很高興，兩人約定，叫那女監護今天就过去塡那老侍从的缺。"

这消息千眞万確，我听了也知道不假，本來滿腔尋欢取樂之念，这会子覚得靠不住了。飯後馬果斯告我藥劑師夥計的話不虛，把我那些心念一掃而空。那位好侍从說："親愛的狄艾果，奥羅柔索大夫把我攆走，我很快活。这來省了我不少煩惱。我本來不願意幹那种醜事，而且要讓你跟梅日麗娜私会，还得使种种詭

① 意思說："保証你头上不長出角來"。中國俗說"做烏龜"，西洋說"做牡鹿"，也有類似"戴綠帽子"的說法，見本章下文。"阿本塔多"(Apuntador) 这個名字，在西班牙文裏，也就是"出尖角爲記"的意思。

計，說种种謊話，多麻煩呀！謝天，这些煩惱操心，还有潛伏的禍害，我都免了。至於你呢，孩子，片刻欢娛，会有無窮後患，还是沒有的好，你該这樣自譬自慰。"我既然沒什麼指望，就領了馬果斯的教，这玩意兒就此罷休了。老实說，就算我是個一往情深，百折不回的情人，美朗霞大娘也会逼得我放手，何况我不是呢。我听了这位女監護的名氣，覺得她能叫一切情人死心。可是隨人家說得她多麼厲害，兩三天後，我知道医生太太把这千只眼的警衛穩住了，或者買通了。我出去替一個鄰居剃鬍子，路上一個老婆子叫住我，問我是不是狄艾果·德·拉·夫安特。我說是。她道："那麼我正要找你。你今晚到唐娜梅日麗娜門口去，你做個暗号，裏面自会開你。"我說："好吧，咱們得約定個暗号，我学猫叫活脫兒的像，我做幾声猫叫吧。"那拉縴的道："成，我就替你回報去。狄艾果先生，我听你差遣，願天保佑你！哎，你多漂亮啊！聖阿妮斯在上，我但願还是個十五歲的姑娘，我就不爲別人來找你了。"那殷勤的老婆子說完走了。

你可以想像，这消息撩得我心煩意亂，馬果斯的教訓都撇在腦後了。我急焦焦等天黑，算定奧羅柔索大夫已經睡下，就上他家去。我在門外学猫叫，老遠都听得見，眞沒虧負了傳授的師父。不一会兒，梅日麗娜悄悄的親來開門放我進去，忙又關上門。我們進了上次奏樂的客堂，壁爐架上點着一盞昏灯。我們並肩坐下，兩人都心裏怦怦然，不过她是一心想尋欢作樂的緣故，我却不免有點害怕，这是不同之处。这位太太叫我放心，不用怕她丈夫；可是沒用，我只覺战战慄慄，不能尽興。我說："太太，你怎麼会逃过那女監護的防範呢，我聞得美朗霞大娘的名氣，以爲你沒法再來通消息，更別說幽会了。"唐娜梅日麗娜微微一笑，答道："你听了我跟那女監護的一段交涉就覺得咱們倆今晚私会，

不足爲奇了。她一到这兒，我丈夫把她捧得不得了，对我說：'梅日麗娜，我把你交給这位持重的大娘指導，她簡直是本道德大全，你应該把她当作一面鏡子，時刻放在眼前，学她的賢惠。这位可敬可佩的人監護我一個藥劑師朋友的太太十二年，她那种監護，眞是从來沒有的，把那太太管得成了個聖人。'

"美朗霞大娘相貌嚴厲，足見这篇頌讚之詞，並非虛言，害得我流了不少眼淚，灰心到底。我料想从此一天到晚得听她教訓，每日得受她責備。總而言之，我等着做天下最倒楣的女人了。我準備受苦，索性無所顧忌，等左右沒人，就对那女監護很不客氣，說道：'你当然準備好好來收拾我了，可是我得通知你一声，我是受不住氣的，我也会千方百計的糟蹋你。我告訴你，我有一段私情，任你劝導也拔不掉我心裏的情根，你去斟酌怎麽对付吧。你儘管加倍防範，我对你說，我要想尽方法，叫你防不勝防。'我以爲这位惡狠狠的女監護听了要來個下馬威，把我大大訓飭一頓；誰知她展開眉头，含笑說道：'你这性子眞叫我喜欢，你直爽我也直爽。看來咱們倆性情正相投。啊，美麗的梅日麗娜，你若單憑你丈夫的讚揚，或者憑我儀表嚴厲來斷定我爲人，你就錯了。我最不反对尋欢作樂，我所以替醋罎子丈夫当差，正是要替漂亮太太出力。戴假面具的大本領，我学会了已經多年；我可算是佔了双重便宜，既可幹壞事取樂，又坐享賢德的美名。咱們私下說說吧，世人所謂賢德，不过是这麽回事。要底子裏也賢德，实在所費不貲，这年头只要面子上賢德就够了。'

"那女監護又道：'讓我來指點你，咱們在奧羅柔索大夫的腦袋上多裝些幌子。你瞧着吧，準叫他的運道跟阿本塔多先生的一樣。我覺得医生的腦袋並不比葯劑師的腦袋尊貴呀！可憐的阿本塔多！他老婆和我把他作弄得好啊！那位太太眞可愛！那好性

兒！願上天賜他安息！我管保她沒有辜負了青春。我替她牽引來的情人不知多少，沒讓她丈夫有半點兒知覚。太太，别对我存着偏見，你放心，你从前那侍从儘管有天大本事，換了我準不吃虧。只怕我比他更有用处哩！’”

梅日麗娜接着說道：“狄艾果，你想，这女監護打開天窗說亮話，叫我多麼感激。我还以爲她嚴正呢。眞是女人不可以貌相！我听她說了由衷之言，立刻心就向她了。我喜不自勝的擁抱她，这樣先讓她知道我很喜欢有她做監護。於是我把心事全告訴她，求她設法快讓我們幽会一次，她果然做到。今天一早她就派了找你的那老婆兒出馬，那是从前幫她替藥劑師太太幹事的。”她又笑道：“最妙的是，美朗霞听說我丈夫向來睡得很死，这会子就頂替了我在他身边躺着。”我說：“这可不好，太太，我不贊成弄花巧，你丈夫也許会醒过來，發現是冒牌。”她忙道：“他不会發現的，你放了心。一個年輕太太对你一团好意，你跟她相会，該尋欢取樂，别讓虛驚敗了興緻。”

老医生的太太瞧我听了那話还心虛胆怯，就極力安慰，她千方百計，居然哄得我神思漸定。我只想及時行樂了。可是愛神帶着一隊欢笑戲耍的跟班正要助成好事，忽然大門打得一片响。愛神和他跟班一撒翅兒都飛掉了，好像胆怯的鳥兒，听得轟然大声，立刻嚇得四散。梅日麗娜忙把我藏在客堂的桌子底下，吹滅了灯。她和女監護防有意外，早約定個办法，就按計而行，跑到丈夫臥房門外。这時大門上更打得急了，声震全宅。医生驚醒，就喊美朗霞。女監護忙跳下床，医生还道是老婆，直叫她别起來。她跑到女主人身边。女主人摸索着她，就也喊美朗霞，叫她出去看看誰在打門。女監護应道：“太太，我來了，請上床吧，我去看看怎麽回事。”这個当兒，梅日麗娜已脫掉衣裳，就上床躺在

医生旁边；医生一點也沒知道受騙。当然，这齣戲是在黑地裏串的，裏面兩個女角兒，一個功夫已經登峯造極，那一個也很有資質，準趕得上她。

一会兒，女監護穿件便服，拿支蠟燭，跑來对东家說："医士大爺，麻煩您起來吧，咱們街坊上，開書舖的斐南代斯·德·比安狄亞中風了，人家請您去瞧他，快去吧。"医生連忙穿上衣服出門。他老婆穿件便服，和女監護同到我那間客堂裏。她們从桌子底下拉我出來，我已經唬得七死八活。梅日麗娜道："沒事兒，狄艾果，你放心。"她就把方才的事三言兩語講了。她还想和我斷欢重續，可是女監護不贊成。她說："太太，也許你丈夫跑去一看，書舖掌櫃已經死了，立刻就会回來。"她瞧我嚇呆了，又說道："况且这可憐的孩子中什麼用呀，他不能跟你欢敘了。还是叫他回去好。"唐娜梅日麗娜一心貪眼前欢樂，嘴裏答应，滿不情願。她替医生新製了一頂綠帽子，沒給他戴上，我想她一定很懊喪。

我倒不懊惱沒成好事，只私幸免了禍害。我回主人家，把这事想到天亮。來晚究竟去不去幽会，很費躊躇。我只怕第二次偷情，还一般的不順手。可是魔鬼老在誘惑我們，碰到这類事，竟把我們迷昏了头，所以我想好事半途而廢就是大傻瓜了。我着了鬼迷，心目中的梅日麗娜越變得嫵媚；等我去領略的樂趣，越見得可貴。我決計到底不懈，發願这回要有些毅力，第二晚十一二點鐘又到医生家門口。天色很黑，一顆星都不見。我做了兩三声猫叫，向裏面報信我到了。我因爲沒人來開門，不願意老叫一個調兒，就把猫兒各种叫声都学了一遍，那是从前奥爾梅都一個牧童敎我的。我叫得真像，有個街坊恰好回家，真以爲是一只叫春猫兒，揀起脚边一塊石子，使足勁兒向我擲來，一面罵了声："这死貓兒！"我头上打個正着，当時头昏眼花，險的仰面摔倒。

我目覺受傷不輕。我这一來就嚐飽了風流的滋味，熱情隨着熱血流掉了。我回到主人家，鬧得全家人都起來。我主人瞧了我的傷口，認爲很凶險，替我包紮好。可是總算沒事，三星期後傷口就平復。这些時候梅日麗娜什麼消息也沒有。大概美朗霞大娘要她撇下我，另外替她找到了好相識。我滿不在乎，因爲我傷口一好，立刻離了馬德里，去周遊全國了。

第 八 章

吉爾·布拉斯和他旅伴碰見個人在泉水裏
泡乾麵包头兒；他們的談話。

狄艾果·德·拉·夫安特先生还講了些以後的經歷，我以爲不值得轉述，所以不提了。我当時只好听他長篇大章，一路听到彭特·德·居若。我們就在那鎮上歇半天。兩人在客店裏要了一個白菜湯，一只烤野兎子，先留神看过烤的確是兎子。第二天淸早，我們把皮袋盛滿了酒，那酒还不壞，又把幾塊麵包和晚飯吃剩的半只野兎子塞在口袋裏，仍舊趕路。

我們走了八公里左右，有點餓了，看見離大道二百步上下有幾株大樹，一片淸陰，就去歇脚。有個二十七八歲的人，也在那裏，拿了乾麵包头兒在泉水裏蘸。旁边草地上横着一把長劍，还有一個卸下的背包。他衣衫襤褸，可是身材相貌都不錯。我們客客氣氣和他招呼，他也照樣还礼。於是他拿着乾麵包头兒，笑容可掬，請我們同吃。我們領情，只要他許我們把帶的早點湊上，可以好好吃一頓。他欣然答应，我們立刻把身边的口糧陳列出來，这位陌路相逢的人看了很快活，喜不自勝，嚷道："啊呀，兩

位先生，你們的口粮好丰富！我看你們真是有成算的人。我啊，出門从無準備，多半碰運氣。可是你們別瞧我这樣子，不是我誇口，我有時候也很出風头呢。你們可知道，人家常常把我当王爺看待，我背後还跟着衛隊。"狄艾果道："我懂了，你無非說你是個戲子。"那人道："你一猜正着。我少說也演了十五年的戲。我从小就扮童角兒。"那理髮的搖头道："不瞞你說，我不大相信。我知道戲子是怎麼樣的人，他們那起先生出門，不像你这樣憑兩條腿走路，也不像聖安东尼①一般吃齋，只怕你只是個戲班子裏打雜兒的。"那戲子道："隨你想吧，不过我扮的还是头等角色，我是扮情人的②。"我的同伴道："既然如此，我恭喜你。吉爾·布拉斯先生和我能奉陪这樣一位大人物用早點，榮幸得很。"

我們就啃麵包头兒，吃那剩下幾塊宝貝也似的野兎子肉，又抱起皮袋來大口喝酒，一会兒把那袋酒喝個精光。我們三人吃得很認真，說話都沒功夫。吃完之後，我們又閒聊起來。理髮的对戲子說："我奇怪，怎麼你光景很艰难似的。一個戲院裏的要角，像你这樣子未免太寒窘了。我說話太直，你可別見怪。"那戲子嚷道："太直啊，你真沒知道我梅爾希華·薩巴塔呢！謝天，我一點沒那种左性子，我喜欢你直言，因爲我心上有什麼就說什麼。老实講，我窮得很。"他叫我們瞧他襖兒裏襯的都是戲招子，一面說道："瞧，我通常用这东西做衣裏子。你們若要見識見識我的行头，我可以給你們看。"他說着，从背包裏拉出一套衣裳，釘滿了舊的假銀花边兒；一只寬簷兒破帽子，上面插幾支零落的

---

① 第四世紀基督教聖人，曾在沙漠中禁慾苦修多年。

② 十六世紀起，西洋所謂"職業劇团"(Commedia dell arte) 每一個班子裏總有八個到九個男演員，三個到四個女演員，每人只扮演一定的角色。男演員裏有兩個或三個是"小生"或少年情人 (innamorati)。

羽毛；一双絲襪子，全是窟窿；一双紅摩洛哥皮鞋，也破爛不堪。他道："你們瞧，我窮雖窮，还勉强过得。"狄艾果道："这倒沒有想到。那麼你是無妻無女的了？"薩巴塔道："我有個少年美貌的老婆，可是無濟於事。我的壞運氣，眞是少有的！我娶了個漂亮女戲子，指望靠她养活，可是活倒楣，她偏是個引誘不動的正經女人。誰保得住不上这個当呢？走碼头的女戲子裏只那麼一個正經女人，偏偏落在我手裏了。"理髮的道："那眞是運氣不好，不过你爲什麼不娶個馬德里大戲班子裏的女戲子呢？你就拿得穩了。"那戲子道："这話很对，可是，他媽的，一個走碼头的小戲子，怎麼敢高攀那些有名的女角兒呀！要皇家戲班裏的戲子才輪得到呢。可是他們还有許多只能另外娶人家女人。虧得馬德里女人多的是，有好些眞不輸戲房裏的公主。"

我同伴說道："哎，你倒不想進他們那戲班子？是不是非要有了不起的本事不行？"梅爾希華道："好哇，說什麼了不起的本事呢！你不是笑話人麼？那班子裏有二十個戲子。你向人家打听打听去，口碑好着呢！大半还只配揹上包裹走碼头。不过話是这麼說，要進他們那班子可不容易。你要是有錢，或者有权勢顯赫的朋友，本領不行也不要緊。我剛在馬德里首次登台，还会不知道底細麼？观衆应該喝我的采，可是他們狠命的喝我倒采。我叫啊，嚷啊，怪声怪調，矯揉做作，唸台詞的時候，把拳头直伸到女主角頦子底下，總而言之，我学的是國內第一流名伶的腔調。可是观衆看了他們喜欢，看了我就受不了。你們瞧，这可不是横着個成見麼？我演的戲不吃香，若有門路可走，儘管看客喝倒彩，依然可進那戲班子，偏偏我又沒有，只得回薩莫拉。我要去找我老婆和我們班子裏那些伙伴兒，他們生意不大好，幾回都东挪西借才動得了身上別处去，但願这回不至於那様窘。"

这位戲裏的王爺說完起身，揹上背包，挎上宝劍，滿臉正經，对我們說道：

“——告辭了，二公再見；

老天爺，保你洪福無边！”

狄艾果学着他那腔調答道：“你也洪福無边，願你回到薩莫拉，老婆已經變節，有濶老包定了。”薩巴塔先生一轉背，就且走且做手勢背台詞。理髮師和我立刻喝起倒彩來，叫他不忘記首次登台的情景。他听得喝倒彩，还道是馬德里人的倒彩呢，回头看見是我們開玩笑，一點不生氣，隨我們取笑，打着哈哈走了。我們也笑了個暢，才回到大道上，走我們的路。

第 九 章

狄艾果的家境，他家怎樣慶賀，

以後吉爾·布拉斯就和他分手。

我們这天在馬亞多斯和瓦爾布斯塔之間一個小村子裏过夜，那村子的名字我記不起了。第二天上午十一點左右，我們到了奧爾梅都郊外。我的旅伴兒說道：“吉爾·布拉斯先生，这兒就是我家鄉，一個人自然愛故鄉，我到这地方就欣喜欲狂。”我道：“狄艾果先生，你既然深愛故鄉，該把故鄉还說得好些。我覚得奧爾梅都是個城市，你却告訴我是個村子，至少也該說是個大鎮才对呀。”那理髮的答道：“我对它陪個礼吧，不过我告訴你，我見过馬德里、托雷都、薩拉果薩、还有周遊全國到过的許多大都会，再看这些小城市，就当作村子了。”我們往前走，漸漸看見奧爾梅都城外擠着許多人；再近前看得清楚，有許多大可注目的东西。

一片空場上搭着三座篷帳，彼此分開，旁边一大羣厨子和打雜兒的忙着準備筵席。有的在篷帳下長桌子上擺刀叉，有的把瓦罈子裝滿了酒，有的在燒火，还有的在烤各种各類的肉。搭的一座大戲台，我尤其看得仔細。佈景是五顏六色的硬紙做成，台上还標着希臘拉丁的格言。那理髮的一見这些格言，就說：“这些希臘字裏，大有托馬斯叔叔的味道，管保是他的手筆。我这話只跟你講，他是個有本領的人，背熟的教科書，不知多少呢。我只嫌他談起話來老愛掉書袋，有的人不喜欢。”他又道：“我叔叔还譯过希臘羅馬的詩文。他一肚子的經典，只要听他談吐淵博，就会知道。要不是他，我們哪裏知道雅典的孩子挨了鞭子就哭呢？这全虧他博学考據出來的。”

我旅伴兒和我把以上所說的形形色色，看了一番，好奇心動，要知道这些佈置究竟什麼緣故。我們上前打听；狄艾果看見個人，彷彿是这宴会的提調，原來正是托馬斯·德·拉·夫安特先生，忙同我迎上去。那教書先生認不得这個年輕理髮師了，覚得他跟十年前變了樣子。可是他到底不会認不得，就快快活活擁抱他，很親熱的說道：“呀！你來啦！狄艾果，我的好姪兒，你回故鄉來了麼？你來參見家堂神道了①，天保佑你平安回家。今天眞是三重四重的喜！‘当以白石誌此佳日’②也。”又道：“朋友啊，这兒的新聞可不少，你叔叔彼德柔大才子給司命之神逮去了，他死了有三個月。这守財奴生前只愁衣愁食，眞是‘容顏蒼白為貪財’③。

---

① 古羅馬人供奉“家堂神道”，西班牙当然沒有这种迷信。托馬斯叔叔好古，所以借用这個名詞。

② 拉丁成語。

③ 引霍拉斯“諷刺詩集”第二卷第三首第七八行（“羅勃古典叢書”本第七八至七九頁）。

他拿了好幾位濶人的大注津貼，每年開銷，化不到十個比斯多，連貼身傭人都不吃他的飯。他比希臘的阿里斯提波斯[1]还傻。阿里斯提波斯以爲他奴隸替他抗的全部家当都是些重担子，不便行路，就吩咐他們一股腦兒扔在利比亞沙漠裏；这個傻瓜呢，把到手的金子銀子都積起來，爲了誰呢？爲了他不屑見面的那幾個承繼人。他積了三万杜加，你爹，你貝特朗叔叔和我平分了。我們現在可以替子女成家。我哥哥尼果拉斯剛把你妹妹德瑞斯嫁掉，嫁給本地長官的兒子，'配成夫婦長相守'。[2]我們这兩天佈置了这樣排場，就是慶賀这門鴻運高照的親事。我們在郊外搭了这幾座篷帳，彼德柔的三個承繼人各佔一座，輪流着一天一家做东。可惜你沒早些回來，不及看見头兩天的熱鬧。前天是結婚的日子，歸你爹開銷。他備的酒席好極了，接着來了個跑馬挑圈兒競賽。昨天是你那開絲綢舖的叔叔作东，請客人看了個田園式歌舞。他挑了十個漂亮男孩子，十個小姑娘，把他們扮成牧童和牧羊女，把店裏所有的緞帶流苏都拿出來化裝。这一羣姣童美女合跳了各种舞蹈，唱了許多纏綿輕巧的歌。雖然風流雅緻到了極頂，來賓却不大領略，準是田園式歌舞不像从前走紅了。"

又道："今天歸我開銷，我準備請奥爾梅都市民看我編的一個戲，'完工要看收稍好'[3]呢。我叫人搭了一座戲台，靠天公做美，要叫我学生演個我寫的劇本，名叫'摩洛哥皇帝摩雷·布尙

---

① 阿里斯提波斯(Aristippe)，古希臘哲学家。狄奥吉尼斯·雷厄提斯"哲学家列傳"第二卷第七七節記載："他一個傭人抗着他的錢包嫌重，阿里斯提波斯道：'你拿得動多少拿多少，其餘的一大半扔掉得了。'"（"羅勃古典叢書"本第一册第二〇四至二〇五頁）。勒薩日所說稍有出入。

② 引維吉爾"史詩"（Énéide）第一卷第七三行（"羅勃古典叢書"本第一册第二四六至二四七頁）。

③ 拉丁成語。

杜夫之娱樂。'这戲準演得極好，因爲我那些学生唸起台詞來不輸馬德里的戲子。他們是貝涅斐爾和賽果維的大家子弟，寄宿在我家的。他們眞会串戲！其实也是我訓練出來的，他們唸台詞的調門，一听就知是名師傳授，'我亦云然'①。至於戲裏的情節、我先不講，免得你看來不新奇。我只說那戲準能叫滿場感動，本事很悽慘，死的种种景象，能叫看客驚心動魄。我贊成亚里斯多德的意見，悲劇应当叫人恐怖。②哎，要是我專門寫戲，我只寫流血不怕腥的君王，殺人不眨眼的英雄；要把筆浸在血裏。我的悲劇裏，不但主角一個個死掉，衛兵都死光，連後台提詞兒的我也要殺了才罷。總而言之，我只愛恐怖，那是我的癖性。而且这种戲很叫座，戲子靠它能够窮奢極欲，作者靠它可以安居樂業。"

他剛說完，只見一大羣男男女女从村子裏到这边空地上來。其中有新郎新娘，親戚朋友隨侍左右，前面約有十個到十二個人，拿着樂器，一齊吹弄，樂声聒耳。我們迎上去，狄艾果自己報了姓名，那羣人立刻欢呼着擁上來。人人都要親熱一番，忙得他应接不暇。全家人和在場的人都來擁抱，於是他爹說道："欢迎！狄艾果！你家裏人現在濶些了，朋友。我現在不多說，回头細細講給你听。"这時候大家都往空場上跑，到篷帳底下，圍着剛才擺好的桌子坐下。我跟着我的旅伴兒不放，坐在新人一桌。我覚得那对新人沒配錯。酒席吃了很久，因爲这教書先生愛体面，要賽过兩個哥哥，請大家吃了三道大菜，比他倆排場來得濶氣。

吃过酒席，客人忙着要看托馬斯先生的戲，都說这位大才子

---

① 托馬斯叔叔說的是拉丁文。

② 亚里斯多德"詩学"說，悲劇的作用是引起看衆的"憐憫"和"畏懼"，又說"畏懼"並不指可駭可怕（"羅勃古典叢書"本第二二至二三頁，又第二五三至二五六頁）。十七八世紀的法國劇作家往往把"畏懼"（crainte）解釋爲"恐怖"（Terreur），勒薩日就是諷刺这种人。

的东西一定可看。我們擁向戲台，樂隊已在台前排好，準備在換幕時奏樂。大家屏息等候開場，演員一一登台，作者手拿劇本稿子，坐在後台，可以提詞。这齣戲果然悲慘。第一幕裏，那摩洛哥皇帝用箭射死了一百個摩爾奴隸，作爲消遣。第二幕裏，他把战俘三十名葡萄牙軍官，一齊砍了头。末了第三幕裏，这皇帝对後宮厭膩了，把她們關在一坐離宮裏，親手放把火，連人連房子都燒成了灰。那些摩爾奴隸和葡萄牙軍官都是楊木削成的偶人，做得很工緻；硬紙做的宮殿在放的烟火裏彷彿眞個熊熊燃燒。这場大火燒，夾着呻吟叫喊，好像眞从火裏出來；这就算故事的收場，一齣戲这樣新鮮有趣的閉了幕。这個好悲劇博得場上一片掌声，可見作者的確高明，也可見他善於选題。

我以爲演完"摩雷·布尙杜夫之娛樂"就沒什麼可看的了，誰知不然。一陣手鼓喇叭，又來了新節目，是發獎品。原來托馬斯·德·拉·夫安特要这次慶祝分外隆重，叫他学生，不論住校走讀，個個做篇文章，好的今天得獎，獎品是他掏腰包在賽果維買來的書。立刻有人把兩條課堂裏的長凳子，一只書櫥，裝滿了裝釘很講究的舊書，都搬上戲台。於是全体演員又上台去，排列在托馬斯先生的四周。这先生神氣十足，好像個学院的掌教。他拿着一張得獎人名單，交給摩洛哥皇帝，扮皇帝的学生就高声唱名。叫到名字的学生先恭恭敬敬的从学究先生手裏領了本書，然後戴上桂冠去坐在長凳子上，讓台下大家仰慕一番。雖然这位教書先生一心要討好來賓，却未能如願，因爲得獎的差不多全是寄宿生，照例如此，有些走讀学生的媽媽就生了氣，罵老師偏心。因此他这個很体面的宴会，幾乎像拉庇泰① 的筵席，弄得不欢而散。

① 古希臘的一個部落，善馴馬。相傳拉庇泰(Lapithae)王結婚設宴，半人半馬的怪物(centaure)也赴席，喝醉了酒調戲新娘，拉庇泰人就把他們殺死大半。

第 三 卷

第一章

吉爾·布拉斯到馬德里，他伺候的第一個主人。

我在这年輕理髮師家裏住了些時候。隨後我跟一個路过奥爾梅都的賽果維商人一同起程。这商人帶了四头騾子運貨物到瓦拉多利，現在空身回去。我們在路上相識，他非常要好，到了賽果維，一定要我住在他家裏。他留我住了兩天，看我要乘包程騾子到馬德里去，就交給我一封信，沒說明是介紹信，只叫我按照姓名住址親自送去。我一點不誤事，把信送給馬狄歐·梅朗代斯先生，一個開呢絨店的，住在太陽門箱子匠街拐彎兒。他拆信一看，滿面春風，說道："吉爾·布拉斯先生，彼德柔·巴拉西歐來信說得你眞好，我一定要留你住在我家裏。他还託我替你找個好东家，我也願意幫忙。爲你覓個好位置，我想不难的。"

我眼看身边的錢越化越少，梅朗代斯請我住，來得正好。可是我並沒有打擾他多久。八天以後，他說有位相識的紳士要找親隨，他剛保薦了我，看來这位置跑不掉是我的。果然，那紳士立刻來了。梅朗代斯指着我說道："大爺，这就是我剛才和您談起的小夥子。这孩子又誠实又規矩，我要是担保不了他，就連自己都不能担保了。"这紳士目不轉睛的看我，說我樣子長得不錯，就想雇用。又道："他跟我回去得了；他做的事，我会教他。"他說完对那商人道声早安，帶了我順着聖斐利普教堂前面的大街走。我們到一宅很漂亮的房子裏，他住的是側面一溜屋；上了五六級台階，

是兩重很結实的門，第一重門上有一個按柵欄的窗洞，進去是一間房，从这間穿進去又是一間，舖着張床，还有些陳設，都說不得富麗，只是很乾凈。

我的新主人在梅朗代斯家仔細端詳过我，我也留心看了他一番。这人有五十多年紀，神氣沉靜嚴肅。我看他是個好性兒，覚得他不錯。他問了幾句我家裏的情形，对我的回答都很滿意，說道："吉爾·布拉斯，我瞧你这孩子很明白，你做我的親隨，我可以放心。在你呢，这個位置也不委屈。我每天給你六個瑞阿爾，折你的飯食、衣著、和工錢，外快不算。而且我这人不难伺候，我在外边吃飯，家裏不開火。你每天早晨把我的衣服拾掇乾凈，此外整天都沒事兒。我只吩咐你一句話，你記着天黑了要早早回來，在門口等我；我就責成你这一點。"他把我的職司吩咐完畢，就履行契約，从口袋裏掏給我六個瑞阿爾。我們倆一同出來，他親自鎖上門，把鑰匙帶在身上，对我說道："朋友，不要跟我；你愛上哪兒就上哪兒，滿城溜躂去得了。不过我晚上回來的時候，你得先在这兒樓梯边等着。"他說完走了，由我自在逍遙。

我对自己說："吉爾·布拉斯，你实在沒处再找更好的主人了！怎麼的呀！这人只要你撢撢他衣裳上的灰，拾掇拾掇房間，一天給你六個瑞阿爾，还讓你自由自在溜躂消遣，像放了假的学生！謝天，这事称心極了。怪不得我那麼急巴巴的要到馬德里來，一定是預先覚得有好運氣在这兒等我呢。"我白天在街上逛，看看沒見过的新鮮东西，也就够忙。傍晚，我在寓所鄰近小飯店裏吃过晚飯，就趕到主人指定的地方去等。过了三刻鐘，他回來了，瞧我準時不誤，好像很高興，說道："很好，这就不錯，我喜欢傭人做事認眞。"他說着開了那兩重大門；我們一進去，他立刻把兩重門都關好。我們是在暗地裏，他用火石火絨兒打個火，點上一

支蠟燭，於是我伺候他脫掉衣裳。我等他上了床，照他吩咐，點了壁爐架上的灯，把蠟燭拿到外間。那裏有張沒帳子的小床，我就躺下睡覚。第二天早上九、十點鐘，主人起來，我替他撣乾净了衣裳。他數了六個瑞阿爾給我，打發我出門一天。他仔細把門鎖好，也就出去，我們这一整天就各走各的了。

我們每天如此，我非常称心。最妙的是我不知道主人姓名，梅朗代斯也茫然，只曉得是位主顧，常買他的呢羢。我打听街坊，都說不上來，我主人雖然在那裏住过兩年，他們全不認得。據說他和鄰居一無來往。有人慣愛冒冒失失下斷語，就咬定他不是好东西。後來人家越發胡猜亂講，疑心他是葡萄牙皇帝派來的奸細，还好意警告我防着點兒。我听了很着急，这話要是確鑿，我就保不住要光顧馬德里的監牢了，想來不会比别处監牢裏舒服的。我遭过殃，对法院有戒心，儘管無罪無辜，也不敢託大。法院即使不要無辜良民的性命，至少招待不周，誰上他的門就是活倒楣，我嘗过兩次風味了。

我这事很尷尬，就去請教梅朗代斯。他也沒了主意。他不信我主人是奸細，但又無从斷定他不是。我決計对东家留心察看，假如眞是我們國家的敌人，就撇了他走。不过我覚得做事应該仔細，而且这是個好飯盌兒，得打听着实再辭。我就留心他的行動。一天晚上我替他脫衣裳，想探他口氣，就說："先生，我不知道爲人在世应該怎樣才免得人家閒話。天下人眞惡毒！别人不說，咱們这些街坊实在不是东西。那起混賬人！您再也想不到他們怎麼說您來着。"他答道："是麼！吉爾·布拉斯。哎，朋友，他們能說我什麼呢？"我答道："啊，眞是，要說壞話總有得說的，隨你头等好品行，人家一樣会造謠言。他們說咱們是壞人，法院应該注意。總而言之，他們以爲您是葡萄牙皇帝的奸細。"我一面說，一面瞅

着我主人的臉，彷彿亞歷山大大帝瞅他医生那樣，① 全神貫注，要看这番話有什麼效驗。我主人好像發了一陣抖，可見街坊猜測不錯；他又呆呆出神，看來很可疑。不过他立刻神色如常，若無其事，說道："吉爾·布拉斯，街坊愛怎麼想，隨他們想去，咱們別掛在心上。咱們沒幹壞事，不必怕人家議論。"

他說完就睡了，我也上床，不知道这事究竟应該怎麼個看法。第二天早上，我們正要出門，听得臨台階的大門打得一片响。我主人開了裏面一重門，从小窗口柵欄往外張望。只見一個衣服整齊的人，說道："大爺，我是個公差，特來通知你，本地法官老爺要找你說話。"我主人道："他找我幹嗎？"公差道："大爺，这個我可不知道，你見了他就会明白。"我主人道："我向他致敬，我跟他毫無交涉。"他說完砰的把裏面那重門關上，於是在房裏踱了一会，彷彿听了公差的話很上心事。他給我六個瑞阿爾，說道："吉爾·布拉斯朋友，你可以出去隨意逛一天了，我这会子还不出門，今兒早上也不用你伺候。"我听了这話，想他是怕給人捉去，只好躲在家裏。我撇他在家，要瞧瞧我猜測得对不对，就找個地方躲着，他若出門，那兒看得見。我眞会耐心守他一上午，只是他省了我的事。一個鐘头以後，我看見他打街上过去，神氣安閒，一上來眞叫我看不透了。可是我对他有成見，他那外貌哄不倒我，我决不相信。我想他那付神氣準是假裝的，甚至於想他在家無非要收拾金子宝石，大概这会子急急逃命去了。我滿以爲跟他沒有再見之緣，想他大难臨头，从此溜出馬德里，也許我晚上都不必在門口

① 據普路塔克（Plutarque）"希臘羅馬偉人合傳"裏亞歷山大傳第一九節，亞歷山大大帝征波斯時有病，他的好友斐利普处方調藥。有人告密，誣衊斐利普受了波斯王的賄賂，進的是毒藥。斐利普進藥上來，亞歷山大表示对朋友信任，一壁把信給他看，一壁把藥一口吞下（"羅勃古典叢書"本第七册第二七六至二七七頁）。勒薩日所引用，跟原意稍有出入。

等他了。可是我还回去等着，想不到主人竟照常回家。他上床睡觉，好像一點沒什麼心事；第二天早上起來，照樣沒事人兒一般。

我主人剛穿好衣裳，忽听得打門。他隔柵欄一看，認得是昨天來的公差，就問有什麼事。公差道："開門，法官老爺來了。"我一听見这個威風凛凛的头銜，嚇得渾身冰冷。我受过这班老爺收拾，怕得要命，这時恨不得身子遠在馬德里四百公里之外。我主人不像我那樣害怕，開了門，恭恭敬敬請法官進來。法官道"你瞧，我願意把事情幹得悄悄默默的，沒帶着大隊人上你家來。儘管你名声不好听，我覺得还不該下辣手。你告訴我，你叫什麼名字，在馬德里幹什麼事。"我主人道："先生，我是从新加斯狄爾來的，我名叫唐貝爾那・德・加斯狄爾・布拉左。我幹的事就是散散步，看看戲，每天跟幾個意氣相投的人一同玩玩。"法官道："你收入一定很多了？"我主人打斷他道："不，先生，我沒房沒地，沒有收入。"法官道："那麼你靠什麼过日子呢？"唐貝爾那道："我靠什麼过，我來給你瞧。"他就掀起一幅壁衣，後面有扇門，我从沒見过；他開了这門，又開了後面一重門，把法官讓進個小房間，裏面有只大箱子，打開一看，滿滿的都是金元。

他对法官道："先生，你知道西班牙人都不愛做事；不过他們雖然懶，總懶不过我。我天生懶骨头，什麼事都做不來。我若把自己的短处說成長处，我的懶惰可說是哲人的物外逍遥，世人擾擾追逐的一切，我可說都看破了，潛心修养，到了这個境地。不过我直認自己生性懶惰，而且懶得厲害，假如我得做事才有飯吃，準要餓死的。我要过得隨心如意，不必費神經管財產，尤其可以不用總管，就把承襲來幾份大家私全換了現錢。这一箱有五万杜加。我已經五十開外，一年化不到一千杜加，就是活到一百多歲，也享用不尽。我不憂來日，謝天！破家蕩產的那三种通病，我都

不犯。我不貪吃喝，賭錢不过是消遣，对女人也膩味了，我老來决不会做那种千金買笑的老色鬼。"

法官听了道："我瞧你实在好福氣！人家疑心你当奸細，眞是大錯。你这樣性格，决不是那种人。好，唐貝爾那，你照常过你的日子得了。我非但不來打擾你的清靜，还声明要加以保障呢。我願意跟你做個朋友，希望你不棄。"我主人听他說得懇切，大爲感動，說道："啊呀！先生，难得你这片好意，我欢欢喜喜，恭恭敬敬，領你的情。承你見愛，我就更加富足，我的福分就十全了。"这段談話，我和公差在門外都听得清楚。於是法官告辭，唐貝爾那对他說不尽的感激。我要幫东家做主人，对公差非常多礼。一切好人对公差自然又怕又恨，我心裏也有同感，可是我还对他深深鞠躬了不知多少回。

第　二　章

吉爾·布拉斯在馬德里碰見羅朗都大头領，吃了一驚；这强盜告訴他的奇聞。

唐貝爾那·德·加斯狄爾·布拉左把法官送到街上，趕忙回來關上錢箱和那重重防衛的門戶。我們倆高高興興，各自出門。他高興的是結識了有权有勢的朋友，我高興的是一天六個瑞阿爾又拿穩了。我急要告訴梅朗代斯，就上他家去，快要到了，忽然看見羅朗都大头領。我再也想不到会在这地方碰到他，劈面撞着，不禁渾身發抖。他也認得我，招呼的時候態度很莊重，吩咐我跟他走，还是那付做头領的架子。我抖索索跟着，暗想："啊呀！他一定要跟我算賬了。他要帶我上哪兒去呀？大概他有個什麼地窟

在这城裏吧。倒楣！要是情形不妙，我馬上会叫他瞧瞧，我这双脚沒害痛風病。”我一面跟着走，留心他在什麼地方停，如果有點兒靠不住，决計拔腿飛跑。

羅朗都一会兒把我的鬼胎打掉。他跑進一家大酒店，我也跟進去。他要了些好酒，叫店主人預備飯菜。店家做菜的当兒，我們到一間房裏，大头領看見旁边沒人，就說：“吉爾·布拉斯，你準沒想到会在这兒碰見你的舊头領。你回头听了我講的事，还要奇怪呢。那天我撇你在地窟裏，帶了全夥兒好漢上曼西拉去賣掉前一天搶來的騾馬，路上碰見雷翁司法官的兒子；他車後跟着四騎壯士，器械齊全。我們殺了兩個，还有兩個逃走了。車夫怕主人性命难保，对我們哀求道：‘哎，諸位好漢，看老天爺面上，別殺雷翁法官老爺的独养兒子！’一夥好漢听了，並不發慈悲，反而火上來了。其中一人說：‘弟兄們，这是咱們这行人頂头死寃家的兒子，别饒过他！他老子把咱們同行兄弟害死了多少啊！他們的陰魂，这会子彷彿來討命了。宰了这头牛子，向他們上祭，替他們報個仇！’别的好漢都贊成，副头領就要做大祭司。我拉住他胳膊道：‘住手！何苦濫殺人？咱們拿了这年輕人的錢袋就算了。他毫不抵拒，殺他未免殘暴。况且他老子幹的事，不能怪在他身上。咱們攔路打刼是尽咱們的本分；他老子把咱們处死，也無非是尽他的本分。’

“我替法官的兒子求情，居然有效。我們只把他的錢搶個精光，把兩個死人的馬匹也牽走，連我們帶的一批騾馬同在曼西拉賣掉，然後回到地窟。那是第二天傍亮兒時候了。我們看見墜門大開，吃了一驚，又見雷歐娜德捆在厨房裏，越發奇怪。她三言兩語，講了究竟。我們想起你肚子痛，忍不住大笑。你竟有本事哄过我們，实在可佩。我們万想不到你会叫我們上这樣個大当，你会出花樣兒，我們也就不計較了。我們解下厨娘，我就吩咐她做

飯。这個当兒，我們上馬房去照料馬匹，發現那老黑人一週時沒人看顧，快要死了。我們想医治他，可是他已經人事不知；我們儘管一番好心，瞧他奄奄一息，只得把这半死不活的可憐蟲撇下不管。我們依然有胃口，吃得飽飽，各自回房睡了一整天。我們醒來听得雷歐娜德說多曼果已經死了。你应該記得从前睡的那個地窖子，我們把他抬到那裏，当個同夥弟兄那樣埋了。

“过了五六天，我們早上出去巡遊，忽在樹林外碰到三隊公安大隊的警衛，好像候着我們，要來厮殺。我們起初只看見一隊。他們人雖多，我們並不放在眼裏，就衝上去。可是交手的時候，另有兩隊埋伏也一擁而上，我們儘管勇猛，也無濟於事。我們寡不敵衆，只得敗下來。副头領和兩名好漢送了性命。我和另外兩個好漢被他們圍在垓心，都給警衛捉住。[①] 兩隊警衛押送我們到雷翁，另一隊去搗我們的老窩。我且講講他們怎麼發現这個窩的。那天你和那女人逃走，沒把地道口的墜門關上，路賽諾一個農夫回家路过，無意間看見了。他疑心那是我們的巢穴，不敢進去，只把四周仔細認明，又怕記不清楚，用小刀子在左近樹上刮掉些樹皮，出樹林的時候，一路每隔幾步就在樹皮上做個記号。他隨就趕到雷翁，報告法官。法官因為我們这夥人剛搶刼了他的兒子，听了尤其称心。他就召集三隊警衛，叫農夫做嚮導，前來緝捕。

“我進雷翁城，城裏人都当作一幕好戲看。大家爭先恐後，就是葡萄牙大將被俘，也不过如此了。有人說：‘那就是他！那就是他！有名的强盗头子，这一帶的兇神！他和他那兩個夥伴兒都該用鉗子把胳膊呀、腿呀扯個四分五裂。’我們押到法官面前，法官破口駡道：‘好哇！混蛋！你無惡不作，老天再也容不过你，把

① 这裏勒薩日只交代了六個强盗。地窖裏原有八個强盗（見第一卷第五章），死掉一個（見第一卷第九章），还該有七個强盗。

你交給我來处分了！'我道：'老爺，我犯了許多案，可是沒殺你的独养兒子。他性命是我救的，你也該感我幾分恩。'他道：'啊，你这死不足惜的东西！跟你們这种人也配講道義！就算我願意救你，我的職責也不容我。'他說完就把我們下在監裏。他沒讓我的伙伴兒受罪多久，三天之後，押上廣場，演了一幕慘劇。我在牢裏關了整整三星期。我想他們遲遲不判死刑，無非要我死得更苦，正等着什麼新鮮死法，忽然法官召我去，說道：'听我宣判，你現在自由了！我的独养兒子全虧了你，沒在官道上橫死。我做父親的該報你大恩，而身爲法官又不能赦你無罪。我上呈文到朝裏替你求情，請個特赦，現在赦書到了。你隨便到哪裏去都成，不过听我的話，你这次僥倖，該学個乖，仔細想想去，別再做强盜了。'

"我听了很感激，就取道上馬德里，决計改过自新，安分度日。我一到知道爹媽已經去世，遺產在一個老年親戚手裏。他像一切保管人那樣，開了篇細賬給我。我只到手三千杜加，大概不到家產四分之一。可是有什麼办法呢？跟他打官司也不会有好处。我免得遊手好閒，化錢買了個公差之職，奉公尽責，彷彿一輩子沒幹过旁的行業。我同行要是知道我的往事，准覺得情理难容，不会讓我吃这碗飯。幸虧他們不知道，或許裝作不知道，反正是一樣；在这個体面幫子裏，各人的所作所爲都得遮遮掩掩呢。謝天，我們彼此間誰也不嫌誰。要是誰比別人好啊，去他的！"羅朗都接着又道："可是我的朋友，我要跟你說幾句衷心話兒。这碗飯不合我的脾胃，幹这個行業得非常手脚伶俐，非常鬼鬼祟祟，只可以暗裏使計策。唉！我眞撇不下从前的買賣！当然新行業少担些風險，可是舊行業称心得多，我愛的是自由！哪一天，我眞会扔掉这位子，跑到塔古斯河發源的山裏去。我知道有一大羣好漢在那裏落草，全是加達羅尼亞人。我不必多言，这一句話就把他們称

讚到底了。你要是願意跟我，咱們就去找那羣好漢入夥。我在他們隊裏可以做個二头領；我只要說你曾經和我十來次並肩厮殺，他們就会要你。我一定把你的勇敢，讚得天花亂墜，大將要提拔軍官，也不会像我那樣褒獎。我决不說你騙过我們，那事我嚴守秘密，免得惹他們猜疑。好，你預備跟我麼？快說吧。”

我道：“人各有志，你生來是放胆幹事的人，我只願过过安閒日子。”他插口道：“我懂你的意思，你愛上了那女人，帶她逃走，現在还放她不下；你們倆準在馬德里一同过你喜欢的安閒日子。吉爾·布拉斯先生，你說老实話吧，你一定弄了房子，把她安頓下來，兩人一起花那些地窟裏拿來的比斯多。”我告訴他並無其事。我說，等我一壁吃飯，一壁把那位太太的事講給他听，讓他明白眞相。我就講了，还把我逃出地窟後所經所歷都告訴了他。吃完飯，他又提起要到加達羅尼亞去入夥的話來。他並且說主意已定，劝我学樣。他看我劝不動，臉色声音，勃然一變，鉄板着臉，傲然說道：“抬舉你入夥做好漢，你倒不要，寧可当下賤的傭人，你旣然那麼沒志氣，隨你甘心下流吧。不过我有幾句話，你好好听着，牢牢記在心上！你今天碰見我，只当沒有这回事；無論在什麼時候，对什麼人，總不許講起我。我若知道你說話裏刮拉上我，你領敎过我脾氣，我不多說了。”於是他叫店主人來算清賬，我們就起身出門。

第　三　章

他離開唐貝爾那·德·加斯狄爾·布拉左家，
去伺候一個花花公子。

我們出酒店分手的時候，我主人恰从街上过。他瞧見我了；

我还看見他瞅了那大头領好幾眼。我想他碰見我跟这樣個人在一起，大概很詫異。羅朗都的相貌，决不像規矩人。他是大高個子，長臉蛋，鼻子像鸚哥嘴，雖然形狀不算兇惡，却十足的一副流氓氣。

我猜得不錯。那天晚上，唐貝爾那念念不忘大头領的那副相貌，要是我胆敢說大头領許多好話，他準听得進。他說："吉爾·布拉斯，我剛才看見你跟一個高高大大的流氓在一起，那是誰啊？"我說是個公差，我以爲他听了这話就滿意了，不会再多問，可是他还細細盤問。我記着羅朗都的恫嚇，所以很窘。他看我那樣子，立刻剪斷話，上床睡了。第二天早上，我照常伺候他完畢，他數給我的不是六個瑞阿爾，却是六個杜加，說道："朋友，这個你拿去，你伏侍我到今天，这是賞你的。你另外找事吧。有那樣好相識的親隨，我吃不消。"我想解釋一下，就說那公差是我在瓦拉多利行医時治病認識的。我主人道："好得很，推托得很巧。你应該昨兒晚上不慌不忙，就这麼回答。"我說："先生，我实在是謹愼起見沒敢說，所以爲难。"他輕輕拍我肩膀道："当然，你謹愼得很！我沒想到你这樣調皮。走吧，孩子，我不用你了，跟公差來往的傭人不合我脾胃。"

我立刻把壞消息告訴梅朗代斯。他安慰我說，要薦我個更好的人家。过了幾天，他果然对我說道："吉爾·布拉斯朋友，我來報告一樁夢想不到的喜事！你可以弄到個天字第一号的好差使了。我想薦你去伺候唐馬狄阿斯·德·西爾華。他是名門望族，人家称爲花花公子的那种大少爺。承他賞臉，是我的主顧。其实他來買了料子總欠賬，不过跟这起大爺交易不吃虧，他們常会娶到有家私的老婆替他們还債；即使不然，內行人跟他們做買賣，價錢總抬得很高，只要收二成半的賬就不虧本了。唐馬狄阿

斯的總管是我好朋友。咱們找他去吧。他要親自帶你見东家去，而且你可以拿穩，他看我面上一定很看顧你。"

我們一路到唐馬狄阿斯寓所去，那商人說："我想該把那總管的性格兒告訴你，讓你心裏有個譜兒。他名叫格瑞果利歐·羅德利蓋斯。我私下跟你說說，这人是下賤出身，自己覚得善於經紀，就施展天才，做过兩家的總管，人家敗光，他就發了財。我告訴你，他很愛面子，喜欢別的傭人拍他馬屁。他們要向主人求點兒恩典，得先去求他；要是跳过他的头，他總有現成的藉口，不是叫主人取消成命，就是叫傭人得不到实惠。吉爾·布拉斯，你以後这樣办法：寧可不趨奉主人，可是得趨奉羅德利蓋斯大爺，尽心竭力討他的好。他喜欢了你，好处大着呢。他就不会拖欠你工錢；你若有本領巴結得他相信，他还会給你些小骨头啃啃。他手裏骨头多的是！唐馬狄阿斯是個大少爺，只想尋欢取樂，一點不耐煩过問家務。做總管的在这种人家多合適啊！"

我們到那寓所，找羅德利蓋斯先生說話。門上人說他在自己房裏。他果然在那兒，一起还有個農夫模樣的人，拿着一只藍帆布口袋，裏面滿滿的都是錢。那總管的臉色，看來比傷春女孩子的还青黃。他向梅朗代斯張臂相迎，那商人也張臂趕上去，兩人親熱擁抱的樣子，人工遠过於天然。於是就談到我的事。羅德利蓋斯先把我从脚到头細細看了一遍，很客氣說，唐馬狄阿斯正用得着我这樣個人，他願意帶我去見見。於是梅朗代斯說他对我怎麼關切，請總管照拂，又恭維了一大泡，就撇下我走了。他走之後，羅德利蓋斯說："等我打發了这個鄉下佬，立刻帶你上去見我主人。"他就到那農夫跟前，接过口袋，說道："達雷果①，

---

① 西班牙文 Talego，意思是"錢袋"。

咱們來點點这裏是不是五百比斯多。"他親手點錢，數目不錯，就出個收條給農夫，打發他走。他又把錢裝進口袋，說道："咱們現在可以去見我主人了。他常是中午起床，这会子快一點鐘，应該起來了。"

唐馬狄阿斯果然剛起來。他便裝靠在安樂椅裏，一條腿跨在扶手上，身子一搖一晃的正在研那烟葉子①。一個跟班，暫充貼身傭人，伺候在旁，正和他說着話兒。總管道："大爺，我大胆找了这小夥子來替您前天攆走的那個。賣呢皴給您的梅朗代斯是他保人；他說这小子能幹，我想您一定覺得他很不錯。"那位大少爺道："成，你薦來的人，我不管三七二十一總是要的。我就用他做個貼身傭人，这事講定了。"接着道："羅德利蓋斯，咱們談談別的事情吧。你來得恰好，我正要叫人去找你。親愛的羅德利蓋斯，我要告訴你個壞消息。我昨夜賭運不好，手裏一百比斯多輸光不算，还用名譽担保，欠下二百比斯多的債。你知道上等人把还这种債看得多麼重。我們講信義，其实只就是这項賭賬一點不拆爛污，別的債目我們並不認真还的。你務必立刻籌出二百比斯多，送到貝德羅薩伯爵夫人家去。"總管道："大爺，这話說來容易做來难。請問您，叫我到哪兒去弄这筆錢啊？您那些佃戶，一個子兒也不拿出來，隨我怎麼嚇唬他們也沒用。可是我得把您这份人家撑得像模像樣，还得耗尽心血籌錢給您化。我实在是謝天照应，直到如今还支应得过；可是已經山窮水尽，再沒有办法了。"唐馬狄阿斯打斷他道："这些話說也沒用，你囉囉嗦嗦只叫我心煩。羅德利蓋斯啊，你要我改过自新，親自料理家務來当消遣麼？我这麼個尋欢作樂的人，这來倒是怪有趣味的！"總管道："別

---

① 在勒薩日寫这部書的時代，吸鼻烟的人都有一只磨烟葉的研子，自己把烟葉研成末子。

性急，照这樣下去，我瞧您不久就可以把这類麻煩永遠擺脫了。”那大少爺煩躁道：“你煩得我要死。讓我糊裏糊塗的把家產敗光好了。我跟你說，我要二百比斯多，非有不可。”羅德利蓋斯道：“那麼我去找那個重利放債給你的小老头兒商量一下，怎麼樣？”唐馬狄阿斯道：“隨你找他媽的誰商量去，只要替我弄到二百比斯多，別的我不管。”

他又火又氣，說完这話，總管就出去了。这時來了個貴家公子，叫做唐安东尼歐·德·桑德雷斯。他对我主人道：“朋友，你怎麼了？我看你氣色不佳，滿面怒容。誰招你生氣了？準是方才出去的那個混蛋。”唐馬狄阿斯答道：“是啊，那是我的總管。他每次跟我談話，總叫我受一頓罪。他跟我講家務，說我快把家私吃尽化光了。那畜牲！倒彷彿是他在賠錢呢。”唐安东尼歐道：“朋友啊，我跟你同病相憐。我那管賬跟你的總管一樣混賬。那混蛋經我再三再四的吩咐，籌了些錢來，就好像是他自己掏腰包給我的。他老对我講一大套道理，他說：‘先生，你这就完蛋了，你的進賬扣押起來了。’我只可以打斷他，免得他多說廢話。”唐馬狄阿斯道：“糟的是咱們少不了那种人，那是一种少不得的壞东西。①桑德雷斯道：“我也是这意思，不过……”他說着放声大笑道：“你听啊，我忽然想出一個怪有趣的主意，沒有更妙的了。咱們跟總管交涉時那种嚴肅的情景，可以變得滑稽，咱們懊惱的事，可以變得有趣。你听我說：你要的錢歸我去問你總管要；你也替我去問管賬要錢。隨他們講多少道理，咱們可以平心

① 希臘喜劇家米南德(Menander)說：“女人是個少不得的壞东西，”又說：“結婚是樁壞事，但是樁免不得的壞事。”（“羅勃古典叢書”本“米南德集”第四八〇至四八一，又第五一四至五一五頁），这話就成爲歐洲各國流行的成語。

靜氣的听。你的總管就对我來報賬，我的管賬对你報賬。我只听他數說你的荒唐，你只看到我的荒唐。咱們这就好玩兒了。”

这番妙論引起許多趣談，兩位少爺都樂了，說得興高采烈。格瑞果利歐·羅德利蓋斯進來，打斷了他們的話。他背後跟着個禿腦瓜兒的小老头子，禿得幾乎一毛不着。唐安东尼歐就要走，說道：“再見，唐馬狄阿斯，咱們回头見。我走了，讓你跟他們兩位一起吧，你們準有什麼正經事要商量。”我主人道：“哎，我沒事兒，別走，你在这兒不要緊。这位老成持重的老头兒是上等人，他按二十五分利借錢給我。”桑德雷斯大驚小怪的嚷道：“啊呀！二十五分利！恭喜你碰到这樣好人；人家对我可沒这麼寬，我是出了金子的價錢買銀子。我借錢總是五十分利。”那重利盤剝的老头兒就說：“多高的利息呀！那些混蛋！他們也想到死後有天堂地獄的報应麼？怪不得人家要把放利錢的人那樣痛駡呢。就因爲裏面有些人重利盤剝，壞了我們的名譽体面。我呀，放債不过是与人方便；要是同行都像我一樣，我們不至於那麼挨駡。啊，要是这年头兒还像从前那麼好，我借錢給你，不要利息；就說現在錢少，我要二十五分利簡直还於心不安呢。可是銀子好像回到地底下去了，都沒有了，現錢太希罕，所以我也沒法兒一味講究道德。”

他接着問我主人：“你要多少錢啊？”唐馬狄阿斯道：“我要二百比斯多。”那重利盤剝的人說：“我口袋裏有四百比斯多，只要給你一半就行。”他一面說，一面从他那長袍底下拉出一只藍帆布口袋，好像就是剛才農夫達雷果裴五百比斯多給羅德利蓋斯的那一只。我立刻看透了怎麼回事，恍然明白梅朗代斯称讚那總管有手段果然不錯。老头兒把袋裏的錢全倒在桌上，一一點數。我主人一見，貪心頓起，看中了整筆錢了，就对那放高利的說：

"戴公米爾加多先生①，我仔細想了想，我真是個大傻瓜。我只想还債，沒想到身上一個子兒都沒有了，明天还得來找你。我想这四百比斯多我一股腦兒都要了吧，免得勞你再來。"老头兒道："先生，我預備留一份給一個好人，他是位学士，承襲了大家私，發慈悲都化在年輕姑娘身上，要她們脫離繁華世界，还佈置房子，供她們退隱。不过你既然这一筆錢都要，不妨全拿去，只是別忘了抵押。"羅德利蓋斯插嘴道："抵押是穩靠得住。"他从口袋裏拿出一張字據道："这期票上只要請唐馬狄阿斯大爺簽上個字，憑票可問他佃戶達雷果要五百比斯多，那是個蒙德雅的富農。"放高利的說："这就成了，我一點兒不作难人，只要这办法有道理，我就爽爽快快一口答应。"總管把筆交給我主人，我主人並不看看字據上寫的什麼，嘴裏吹着口哨，簽上了名字。

这事办完，老头兒告辭。我主人跑上去擁抱他道："再見，放高利錢的先生，我全憑你作主。我不懂人家爲什麼說你們这种人是混蛋，我覺得國家少不了你們。你們是成千成百個公子哥兒的定心丸，入不敷出的大爺們的財源。"桑德雷斯嚷道："你說得对！放高利的都是上等人，对他們百般敬禮，都不算过分。我看二十五分利这一點上，也要擁抱他一番。"他說着也上來擁抱。兩位花花公子鬧着玩兒，把他推來搡去，就像打網球的拍着個皮球。他們推搡了好一頓，才讓他跟總管出去。其实他們倒該擁抱那總管，还另外賞他些东西。

羅德利蓋斯和他那走狗出去了，我和那跟班都在屋裏，唐馬狄阿斯就叫他把一半比斯多去送还貝德羅薩伯爵夫人，自己把其餘一半裝在隨身一只長長的金繡錢袋裏。他手裏有錢，得意之

---

① 西班牙文 Descomulgado，意思是"驅逐出教会的人"。

至，高高興興对唐安东尼歐道："咱們今天办些什麼事兒呀？商量商量吧。"桑德雷斯答道："說这句話，就不愧是個有見識的人了。好呀，咱們想想。"他們正在盤算怎麼消遣这一天，外面又來了兩位大爺。那是唐阿雷克索·西俠和唐范爾南·德·閎博阿，都跟我主人差不多年紀，在二十八和三十歲之間。这四位爺一見面就親親熱熱我擁你抱，好像已經十年濶別似的。唐范爾南是個笑呵呵的胖子，他对唐馬狄阿斯和唐安东尼歐道："你們兩位今天在哪兒吃飯？要是沒有別的約，我帶你們到一個酒店裏去。那兒的酒，簡直是天上神仙喝的。我昨天在那店裏吃晚飯，今兒早上五六點鐘才出來。"我主人嚷道："但願我昨夜也像你那麼乖乖的过，就不会輸錢了。"

桑德雷斯道："我啊，昨兒晚上有個新消遣，因為我喜欢新鮮玩意兒。人要活得有趣，全靠翻着花樣玩兒。我朋友帶我到個人家，主人是那种公不忘私的包稅員。他家很富麗堂皇，也很雅致，酒菜办得在行，可是主人眞可笑，逗得我直樂。他是包稅局那班人裏最鄙俗的一個，却要裝貴人氣派，他老婆是個醜巴怪，也做出千嬌百媚，說了多少傻話，再帶着比斯蓋鄉音，越顯得蠢。而且同席还有四五個孩子，由家庭教師陪着。你們想吧，这一餐合家欢逗得我多樂呀！"

唐阿雷克索·西俠道："諸位先生，我昨晚在女戲子阿珊妮家吃的晚飯。同席六個人：阿珊妮，弗蘿利蒙德和她一位風騷朋友，澤內德侯爵，唐如安·德·蒙加德，还有我。我們喝了一夜酒，說話都很放肆。多樂呀！当然阿珊妮和弗蘿利蒙德沒什麼头腦，不过她們是風月場中慣手，也就充得聰明伶俐。她們是那种高興活潑，愛鬧愛笑的女人，不比規規矩矩的女人好一百倍麼？"

第 四 章

吉爾·布拉斯認識了那些花花公子的親隨；

他們指點了俏皮的捷徑，又叫他發了個奇誓。

我伺候唐馬狄阿斯穿衣裳，幾位大爺这樣談論着，直到我主人打扮停当出門。他就叫我跟着，同到唐范爾南·德·岡博阿說的那酒家去。每位爺有個親隨，我就和那三個親隨跟在後面。我留意这三個傭人各各模仿自己主人，神情畢肖，不禁暗暗称奇。我是他們的新伙伴，就向他們招呼。他們还了礼，有一個把我看了幾眼，說道："老哥，瞧你这副神氣，像是第一次伺候大家公子。"我答道："咳，是啊，我新近才到馬德里。"他道："我看得出來，你有一股子土氣，好像很羞縮不自在，行動有點兒呆板。可是不要緊，我担保，我們馬上会點撥得你靈活。"我說："只怕是哄我吧？"他說："沒那事兒，無論什麼傻瓜，我們都能把他造就，这點你放心好了。"

我不必他多言，就知道这些同行兄弟都是好小子，我要做個机靈的傭人，有他們指點再好沒有了。我們到酒店裏，飯菜都已經預備好，唐范爾南有先見，早上就定下的。大爺們入席，我們在旁伺候。他們談得很樂，我听着非常有趣。他們的性格兒，他們的心思談吐，都叫我好笑。他們眞是興高采烈，異想天開；我覺得他們是另外一种人。他們吃到水菓，我們就送上許多瓶子头等西班牙酒，然後退到小廳上，那兒開了一桌我們吃的飯。

我立刻知道当初小看了一行四衆裏那幾位先生了。他們不但学主人的舉止，也学他們的談吐。这些混蛋学得維妙維肖，只欠

些華貴之氣。我羡慕他們自在寫意的氣概，尤其欽佩他們俏皮，自己一輩子也休想那麼倜儻。唐范爾南的親隨因為他主人做东，也就把我們当客人款待。他怕招待不周，叫了店主人來吩咐道："掌櫃的，把你最好的酒拿十瓶來，照例記在我們大爺賬上得了。"掌櫃道："遵命，可是，加斯巴先生，你可知道唐范爾南大爺已經欠了我好幾頓飯錢了。要是你肯幫忙，照顧我收幾個現錢……"那親隨打斷他的話道："該你的賬你甭發愁，都在我身上。我主人的債，跟金條一樣硬呢。当然，有些債戶無礼，叫法院把我們進款扣押，可是我們等個当兒，立刻可以請求發还；那時你開上賬來，我們看都不看，就把錢还你。"店主人就送上酒，不問進款扣押的事；我們也姑且喝酒，等進款將來發还。我們連連喝酒祝福，彼此称呼，都借用主人家的姓氏，那情景煞是好看。唐安东尼歐的親隨叫唐范爾南的親隨岡博阿，唐范爾南的親隨叫唐安东尼歐的親隨桑德雷斯，他們也照樣叫我西爾華。我們这班冒名頂姓的二爺，正和那幾位真名实姓的大爺一樣，漸漸喝得醉了。

雖然我比不上同席諸君談笑風生，他們倒也不嫌。裏面最調皮的一個說道："西爾華，我們要造就你呢，朋友。我看你天分不錯，只是你不会因才善用。你怕說錯話，就不敢隨口說；可是現在那許多充俏皮的人，無非逞着嘴胡說罷了。你若要鋒芒四射，只消乘興信口，亂說一通；你胡說八道，人家只讚你豪放。你一百句混話裏或許夾帶一點兒俏皮，人家把你的胡言亂語全忘了，只記着你那點机鋒，对你另眼相看。咱們那幾位东家就用这法子，很有效驗。誰要享風趣高妙的大名，都应該这樣。

我本來就很想充才子，一听他們傳授的密訣，覺得並非难事，应該記住这個竅門。我当場試驗，仗着酒力，果然有效。那

無非是信口胡扯，一大串荒唐話裏，碰巧有幾分風趣，贏得大家叫好。我这番嘗試以後，胆子大了，就抖擻精神說俏皮話，可巧又很成功。

剛才在街上跟我說話的那位同行弟兄道："好啊！你的士氣不是磨掉些了麼？你跟我們才混了兩個鐘头，已經換了個人，以後一天天还眼看着你變樣子呢。你瞧，这就是伺候貴家公子的好处，能增長智慧，在平头百姓家就不会这様。"我答道："那还用說麼？所以今後我只願意伺候貴人了。"唐范爾南的親隨醉醺醺的嚷道："說得好，平头百姓那裏配使喚咱們这种大才。喻，諸位，咱們來發個誓，一輩子不伺候那种小人。咱們憑斯堤克斯起個誓！①"大家齊声附和，手擎酒杯，笑鬧着發了個誓。我們直喝到主人散席才罷。那時候才半夜，我的伙伴兒都以爲他們太不貪杯了。其实这起爺們老早散席，無非要去找皇宮左近一個很有艷名的女人，她那兒不分晝夜，門戶洞開，讓人家去取樂。这女人大概有三十五到四十歲光景，依然十分美麗，也很有風趣，应酬功夫非常到家，因此她的餘姿剩色，據說賣得比当初梳櫳時还貴。她家还常有兩三個头等風騷女人，所以越發門庭若市。那些客人下午賭錢，接着吃晚飯，通宵喝酒作樂。我們跟主人在那兒盤桓到天亮，並不厭倦，因爲他們和女主人在一起，我們就跟女傭人玩兒。到天亮我們才分手，各自回家睡覺。

我主人照常十二點起來，穿衣出門。我跟他到唐安东尼歐·桑德雷斯家，碰見一個人，叫做唐阿爾華·德·阿古尼亞。这位爺已經上了年紀，是個風月場中大師。年輕子弟想做風流公子，都跟他学。他指點他們尋欢作樂，敎他們出風头，揮霍家產。反

① 希臘神話：斯堤克斯（Styx）是陰間的河，朱比德(Jupiter；即宙斯)等一切神道往往憑斯堤克斯發呪，就不能背誓。

正他家当早已敗光，不用再躭心了。三位爺見面擁抱一番，桑德雷斯就对我主人說："眞的，唐馬狄阿斯，你來得再巧沒有！唐阿爾華要帶我上一個市民家裏去，他今兒請澤內德侯爵和唐如安·德·蒙加德吃飯，我希望你也去。"唐馬狄阿斯道："那人叫什麼名字？"唐阿爾華道："他叫格瑞果留·德·諾瑞加，我不費幾句話，你就知道那年輕人是什麼樣人。他父親是個有錢的珠宝商，到外國做買賣去了，留下大宗進欵給兒子化。格瑞果留是個傻瓜，生就敗家子的脾氣，自命為花花公子，不問自己是不是那樣材料，硬要充俏皮。他向我請教。我正在教導他，可以对兩位担保，他經我指點，進境很快。他生利的本錢已經花掉不少了。"桑德雷斯嚷道："还用說麼！这位市民將來準進卑田院。"又道："哎，唐馬狄阿斯，咱們跟这傢伙交個朋友，幫他敗完家產吧。"我主人道："好哇！这起暴發小子想冒充咱們这种人呢，我看見他們傾家蕩產，眞是高興。譬如說吧，那個包稅員的兒子，又愛賭錢又愛高攀濶人，弄得連自己的住房都賣掉，我瞧他倒楣，覺得有趣極了。"唐安东尼歐道："啊，这人可憐不足惜，他窮了还像濶的時候那樣自以為了不得。"

桑德雷斯和我主人跟了唐阿爾華到格瑞果留·德·諾瑞加家。莫吉貢和我跟着去，兩人有白食可吃，可幫着把那市民家敗光，都非常高興。我們一進門看見許多人忙着備飯，聞到燉肉的香氣，就知道味道一定好。澤內德侯爵和唐如安·德·蒙加德剛到。我覺得这家主人是個大傻瓜。他硬要裝出花花公子的神氣，那幾位好比絕妙的原本，他就像拙手臨摹的倣本；乾脆說吧，就是個笨伯，想裝得瀟洒自在。你想这樣一個人，給五個刻薄鬼圍住，一個個都存心作弄他，还要大大破費他。唐阿爾華見面应酬了幾句，說道："諸位，我替你們介紹这位十足地道的紳士格

瑞果留·德·諾瑞加先生。他的長处眞是說不尽。你們可知道他滿肚子都是学問麼？隨你們問他那一門，从精微嚴密的論理学到拼法，他都一樣的棒。”那商人笑得一副醜相，打斷他道：“唷！太过獎了。阿爾華先生，我可以回敬你一句，你才是所謂学問淵深呢。”唐阿爾華答道：“我並沒想討你这种雋妙的讚語，可是說实話，諸位先生，格瑞果留先生將來一定是個社会名人。”唐安东尼歐道：“我喜欢他一头，这还在他拼法之上，他結交人最有眼光。他跟平头百姓毫無來往，專好結交公子哥兒，破費多少，滿不在乎。可見他志趣高尙，我很傾倒。这才是所謂錢化得不俗，化得不宛。”

这類的冷嘲熱諷只開了個头，後面还有一大堆呢。可憐格瑞果留成了衆矢之的。那些花花公子你一言我一語奚落他，那傻子全听不出話中有刺，却死心眼兒，只听懂字面上的意思，很喜欢这幾位客人；他遭人戲弄，还好像受了恩寵似的。總而言之，客人一面喝酒，一面就把他開玩笑。他們喝到天黑，又喝到天亮。我們也学主人的樣，放懷痛飲。从这市民家出來的時候，主僕都喝醉了。

第　五　章

吉爾·布拉斯艷福不淺，結識了一個漂亮女人。

我睡了幾個鐘头起來，精神舒暢，記起梅朗代斯的忠告，乘这会子主人沒醒，先向那總管請個安。他見我殷勤趨奉，好像覺得面上增光。他客客氣氣接待我，又問我跟大爺們过这种日子慣不慣。我說还是头一遭呢，慢慢兒總会慣。

我果然过得慣，而且一來就慣。我脾氣性格兒都變了，原來規矩沉着，这時一變而爲活潑輕浮，嘻皮涎臉。唐安东尼歐的親隨見我搖身一變，大爲恭維，說只要再來幾個豔遇，就算得出風头的人物了。他說，要充漂亮人，这种事情决計少不了；個個伙伴都有女人垂青，他本人就和兩位貴夫人相好。我心想这混蛋在撒謊。我說："莫吉頁先生，你当然是個又漂亮又机靈的小子，你確有本事，不过你並不在那些貴夫人家裏，她們又怎会看中你这樣身份的人呢，我可不明白了。"他答道："啊，說眞話，她們不知道我是誰。我是穿了主人的衣裳，还頂了他姓名，贏得她們青眼的。你听我講來。我打扮成大少爺，裝出那副氣派，到公園裏去，看見女人就擠眉弄眼，等到有女人回送秋波，我就釘她的梢，跟她搭話。我自称唐安东尼歐·德·桑德雷斯，求她訂期幽会，她做張做智不答应，我逼着她，她就依了。如此这般，不必細說。朋友啊，我是这樣勾搭女人的，劝你也学樣。"

我急要做個出風头人物，这話豈有不听的，何况我也很喜欢勾搭女人呢。我决計裝成大少爺，出去獵豔。我不敢在家裏换裝，怕人看見。我在主人衣橱裏拿了一套漂亮衣裳，打成一包，帶到我相識的一個矮個子理髮師家裏，在他那兒脫换方便。我尽力修飾了一番。理髮師也幫我打扮，兩人都以爲打扮得尽善尽美，我就到聖吉隆公園去，料想那裏準会有些豔遇。可是我不用走那麼遠，一樁大好的豔事就開头了。

我穿过一條僻巷，看見一座小房子，前面停着一輛雇來的馬車，有個身材苗條衣服華麗的女人正出門上車。我立刻止步瞅她，对她行禮，那副神情，分明很有意。她也故意把面網一掀，露出絕代姿容，讓我瞧瞧她着实可以惹我情牽，遠非我想像所及。我見了那一面，有點兒眼花撩亂，那車走了，我还站在街上。我

暗想："好漂亮的臉啊！ 咳！ 得要这麽個女人才会把我顚倒呢。看中莫吉頁的兩個女人要是都像她那麽美，那傢伙多好福氣啊。我若有这麽一個，就自慶好運氣了。"一面想，無意間看了看美人兒出來的那座房子，瞧見樓下客堂窗口有個老太婆向我招手。

我立刻飛也似的進去，在一間講究的客堂裏，和这位年高曉事的老婆婆相見。她以爲我至少是位侯爵，恭恭敬敬的招呼，說道："大爺，我想你一定瞧不大起我这种女人，素昧平生，就招你進來。不过你若知道了我並不对人人这樣，就不会見怪。看來你是朝裏一位貴人吧？"我右腿一伸，把全身分兩偏在左腿上，一面打斷她的話道："老奶奶，你看得準！ 不是我擺架子，我家是西班牙數一數二的大人家。"她答道："看你的神氣就知道。老实說，我有個癖性，愛替貴人当差。我剛在窗口看你，你好像很留意出門的那位太太。她中你意麽？ 把心事告訴我吧。"我道："我以朝裏貴人的身份發個誓，她打動我的心了。我从沒看过这等騷辣動人的娘兒。老奶奶，你成全了我們的姻緣吧，我一定重重謝你。替我們貴公子当这种差使决不吃虧，我們在这上面肯化錢。"

那老太婆道："我跟你說过，我是一心一意伺候貴人的，我喜欢替他們当差。譬如說吧，有些女人面子上很正經，不便在家裏会情人，就上这兒來。我把房子出借，讓她們隨了心願，又不失体統。"我說："好，看來你剛替那女人行了这麽個方便吧？"她道："沒那事，她是貴人家的年輕寡婦，要找個情人。不过她挑剔得厲害，你儘管好，我不知道她可看得上呢。我介紹过三位漂亮公子，她都不入眼。"我做出千拿万穩的神氣，嚷道："啊，眞是的，老奶奶！ 只要你牽上線兒，管保成功。我倒很想跟愛挑剔的美人兒会会，瞧是個什麽樣兒，我还沒碰到过这种人。"老太婆道："好，你只要明天这時候來，就能償願。"我道："一定來，咱們瞧能，像

我这樣的大少爺，还会吊不上女人麼？”

我不想再找旁的遇合，就回到小個子理髮師家，一心盼望着这樁事的下文。到第二天，我又刻意修飾一番，在約定時間前一個鐘头就到老太婆家。她道："大爺，你準時候來，我很感激。当然这事也值得你準時而來。我已經見过咱們那位年輕寡婦，兩人談論了你好一頓。她不讓我講，可是我很喜欢你，不由得要講。你已經贏得她欢心，就要做有福兒郎了。咱們私下說說，那女人是好一塊肥羊肉。她丈夫娶了她沒多久就去世，只好比影兒一掠，她还有姑娘家一切好处呢。”有种花騷姑娘，沒嫁丈夫却一點不孤寂，那老婆子想必指这种姑娘。

一会兒，这場幽会的女主角盛裝艷服，依然雇了馬車來了。她一進客堂，我立刻学着花花公子的腔，扭揑出風流体態，先行了五六個鞠躬禮。於是我彷彿已經混熟了，挨上去說道："我的公主娘娘，你面前这位公子，命都沒有了。我从昨天起，一心一念只想着你的芳容。有一位公爵夫人剛在我心上站住脚，却給你擠出去了。”她摘下面網，答道："我佔了上風，很有面光，可是还覺得美中不足。公子哥兒總喜新厭舊，據說他的心比流通的錢幣还难保存。”我道："哎，我的皇后，請你別想將來，且顧眼前。你美貌，我多情；若蒙不棄，別再三思考，咱們結個相好吧。該学水手上船時那樣，只看到漂洋的快樂，不去想那些風險。”

我說完情不自禁似的跪在我那美人兒脚边；又要学像個花花公子，就急急逼着她成其好事。看來她給我懇求得有點兒心動，可是覺得不該就讓我如願，把我推開道："別这樣，你太急了，像個浪蕩子的行徑。我怕你別是個小荒唐鬼吧。”我嚷道："得了，太太，那是高等女人都喜欢的，你会嫌麼？看不过放蕩的，只有那些平民百姓家的女人了。”她道："我說不过你，算你有理吧。我知

道跟你們这起大爺扭揑裝腔不中用，女人得迎上半道來就你們。”又道：“我告訴你吧，你打動了我的心了，我对你的情意，眞是对誰也沒有的；我只要問明你的家世，就决定你中选不中选了。我相信你是一位公子，而且是個有身份的人，可是我拿不準；儘管对你有偏好，總不能把愛情扔給一個不知姓名的人。”她說時忸怩含羞，彷彿有傷名節似的。

唐安东尼歐的親隨告訴过我，他碰到同樣难題，怎樣对付；我这時記起，也想学他樣冒充自己主人，就对那寡婦道：“太太，我不向你隱姓瞞名，我的姓名說出來够体面的。你听見人家說起唐馬狄阿斯·德·西爾華麽？”她道：“听見过呀，我还告訴你吧，我在一個朋友家見过他。”我雖然臉皮鍊得很厚，听了有點着慌。可是我立刻定下神，靠急智轉圜道：“好啊，我的天使，你認識这位先生，我——我也認識他。你既然一定要我說，我跟他是一家人。他的祖父娶的是我父親的舅舅的內姨。你瞧，我們还算是近親呢。我叫唐西澤。十五年前鼎鼎大名的唐范南·德·李貝拉在葡萄牙边境打仗陣亡，我是他的独养兒子。那一仗打得轟轟烈烈，我可以仔細講給你听。不过愛情支使我及時行樂呢，这麽一講，就把千金难買的一刻虛度了。”

我說完就很情急，可是沒用。那位天仙美人給我嚐的一點滋味，空教我对那到不得嘴的甜头垂涎。那狠心人上了等在門口的馬車走了。我雖沒如願，有这份艷福，也很欣幸。我想：“我只捱得五分光，因爲那太太是大家命婦，覺得不該初見面就稱了我一盆火似的熱情。她身份高貴，躭誤了我好事，不过这也遲早不了幾天的。”其实我也想到她或許是個極狡猾的脚色。不过我寧可往好处着想，还是相信那寡婦很不錯。我們臨別約定隔天再見。我滿想到時可以如願，先就自得其樂起來。

我回到理髮師家，心裏全是空中樓閣。我知道主人在賭場裏，就換了衣裳去找他。他正在賭錢，我看出他是贏家，因爲他不像那种冷靜的賭客，大輸大贏都不掛在臉上。他若手氣好，就把人刻薄取笑，一臉驕盈之色；手氣不好，就肝經火旺。他这次一团高興的出了賭場，到皇家戲院去。我跟他到戲院門口，他給了我一個杜加，說道："这是給你的，吉爾·布拉斯，我今天贏了錢，也讓你嚐嚐这彩头兒，你找伙伴玩兒去吧。半夜到阿珊妮家來找我，我跟唐阿雷克索·西侠約定在她家吃晚飯的。"他說完就進戲院去。給这個杜加的人既然要我找個伙伴化掉它，我就盤算找誰。我沒盤算多久，忽然碰到唐阿雷克索的親隨克拉林，就拉他到路上第一家酒店裏，兩人吃喝到半夜。克拉林也奉命要上阿珊妮家，我們从酒店出來，就往那兒去。这時阿珊妮和芙蘿利蒙德在樓上陪着我們主人，她們各有個貼身女傭人都在樓下一間房裏大說大笑；小僮兒來開了門，領我們到那間房裏。

通常女傭人見兩個酒醉飯飽興緻蓬勃的小夥子跑來，都不会討厭，伺候女戲子的女傭人，更不用說了。可是我吃驚不小，其中一個正是那位寡婦，我以爲伯爵或侯爵夫人的漂亮寡婦！她看見她那親愛的唐西澤變成花花公子的親隨，驚異得和我不相上下。可是我們倆一點不窘，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覺得好笑，忍不住笑了個暢。那女人叫蘿合，她乘克拉林和她女伴兒說話，就把我拉过一边，和顏悅色，伸出手來，低声說道："拉拉手吧，唐西澤先生，咱們別彼此抱怨，还是互相称讚吧，朋友。你扮那脚色眞是維妙維肖；我串那角兒也不輸於你。你說不是麼？你準把我当個偸漢子取樂兒的漂亮貴夫人了。"我道："可不是麼！不过我的皇后啊，不論你是誰，我樣兒雖然變了，对你的心却絲毫沒變。請讓我伺候你。唐西澤開的头很好，你就讓唐馬狄阿斯的

親隨替他完工吧。"她答道:"行呀，你不化裝，还你本來面目我更愛你呢。咱們是同類人物，不过你是男來我是女；我这樣称讚你，可算無以復加了。我就把你歸在向我拜倒的那些人裏面。咱們以後不必那老太婆拉縴，你可以隨意到这裏來看我。我們这起做戲的女人，無拘無束，常和男人亂七八糟混在一起。我承認有時候要帶出幌子來，可是人家把这种事只当笑話；你知道，我們生來也無非是逗人發笑的。"

我們因爲耳目衆多，沒有再說下去。大家一起談話，興高采烈，講了許多用意明顯而措詞曖昧的話。人人都說幾句。阿珊妮的女傭人，我那可愛的蘿合口角尤其鋒利，看來她的才遠勝於德。我們的主人和那些女戲子也時時閧然大笑，声音直傳到我們这边，可見他們跟我們一樣，也在講至理名言。誰要把阿珊妮家这一夜的趣談都記下來，我相信这部書对少年後生一定教益不淺。回家的時候已到，換句話說，天已經亮了，大家只好分手。克拉林跟了唐阿雷克索，我跟了唐馬狄阿斯各自回家。

第六章

幾位公子議論"皇家戲班"裏的戲子。

这天我主人起床就接到唐阿雷克索·西俠的便條，請到他家去。我們跑去，看見澤內德侯爵也在，还有個我沒見过的漂亮公子。西俠把这位面生的紳士向我主人介紹道："唐馬狄阿斯，这是我親戚唐龐貝攸·德·加斯特羅。他可算是波蘭朝廷上長大的。他昨晚剛到馬德里，明天就要回華沙；只有今兒一天跟我盤桓。難得这點兒時間，我想幫他好好消遣；我知道得有你和澤內德侯

爵来，他才觉得有趣呢。”我主人擁抱了唐阿雷克索的親戚，彼此恭維一大頓。我很愛听唐龐貝攸講的話，覺得他是個穩健精細的人。

他們在西侠家吃午飯，飯後这些大爺們賭錢玩兒，直賭到戲院開場。他們同到皇家戲院去看新上演的一個悲劇，叫做“迦太基女皇”。看完戲他們回到吃午飯处晚餐。席上大家先議論剛看的詩劇，接着就談到裏面的戲子。唐馬狄阿斯嚷道：“我以爲这個戲沒什麼好，寫的埃涅阿斯，比‘伊尼特’史詩裏的还乏味①。不过咱們得承認那些戲子演得眞不錯。唐龐貝攸大爺覺得怎麼樣？他好像別有見解似的。”这位爺微笑道：“諸位，我的見解跟你們完全不同，不过看你們方才对那些戲子，尤其对女戲子百般傾倒，就不敢說了。”唐阿雷克索嘲笑道：“你眞知趣，你的批評我們一定不入耳。你当着我們这起捧女角兒的人，說話得留情。我們天天跟她們一起喝酒，保得了她們十全十美，要我們出保單都可以。”他親戚道：“那当然，你們跟她們那麼要好，她們的人品，你們都可以出保單呢！”

澤內德侯爵笑道：“你們波蘭女戲子，一定是好得多了？”唐龐貝攸道：“那是眞的，她們的確强些呢，至少有幾個一點毛病都沒有。”侯爵道：“你準可以替那幾位出保單了？”唐龐貝攸道：“我和她們沒有交情。我不跟她們一起花天酒地，所以能够不着成

---

① 埃涅阿斯是維吉爾史詩“伊尼特”的主角。他是特洛亞王子，亡國後漂流到迦太基。迦太基女皇蒂东愛上他，他覺得該以建國的大事業爲重，不应当爲私情留連，就撇下她走了。蒂东因此自殺。維吉爾那篇詩第四卷專寫这件事。維吉爾老說“有道德的埃涅阿斯”（Pius Aeneas）（例如第一卷第三〇五行，第四卷第二九三行等），寫得他老成持重，不像荷馬史詩裏的人物那樣英風豪氣，所以批評家大都嫌他沉悶拘謹，氣概不大。埃涅阿斯棄妻逃亡事見本書第一卷第三章一一頁註一。

見，斷定誰好誰歹。你們老实說，你們眞以爲那戲班子很好麼?”侯爵道：“不，哪裏！我並沒有那意思，我不过要迴護三兩個戲子，其餘我都不管賬。你承認吧，演蒂东的女戲子眞了不得。那女皇的莊嚴和藹，她扮來不是一絲不走，正合咱們的想像麼?她能叫看客全神貫注，体驗到她表現的种种心情，这一點不叫你欽佩麼?她唸台詞的本領也可算登峯造極。”唐龐貝攸道：“我承認她能感動人。女戲子裏要算她最悱惻纏綿了，戲也演得不錯。可是不能說她沒毛病。她的做功，有兩三处我看不入眼。她要裝出驚異之狀就把眼睛骨碌碌大轉特轉，不合后妃的身份。再加她原來嗓子是軟的，声音放大了就不軟和，變成怪难听的低音。而且我覚得她有幾处唸的詞兒，还沒有領会。我不願意說她笨，只算她是心不在焉吧。”

唐馬狄阿斯对这位批評家道：“照我看來，你大概不会做詩捧我們女戲子吧?”唐龐貝攸答道：“請別見怪。她們雖然有毛病，我也看出她們很有才分。我还可以告訴你，我对插曲裏扮女傭人的那個女戲子傾倒得很。她眞是美妙天然！她在台上眞是婀娜多姿！她唸到俏皮的詞兒，就配上個又頑皮又嫵媚的微笑，那詞兒就別有風味。要說她的毛病呢，她有時候勁兒太足，放誕得出了格，不过咱們也不能批評太嚴。我但願她改掉一個壞習慣：她往往在正經場面上，忽然忍不住一陣子痴笑，戲都忘了演。你也許要說，这种時候池子裏也喝她的采，那便宜了她。”

侯爵插嘴道：“你覚得男角兒怎麼樣?你对女角兒毫不留情，对男角更該狠命開火了。”唐龐貝攸道：“我看見幾個年輕戲子很可造就，尤其扮蒂东手下首相的那個胖子，我覚得不錯。他唸台詞很自然，波蘭的戲子就是这樣唸台詞的。”西俠道：“要是你以爲这人不錯，那個扮埃湼阿斯的，你应該很喜欢了。他是個了

不起的戲子，能独創一格，你瞧不是麼？"那批評家答道："很能独創一格呢，他那声調就特别，非常的尖。他差不多總是矯揉做作，把可歌可泣的句子草草唸过，倒去重讀旁的句子，甚至把轉接的虛字眼兒，大声叫喊。他逗得我直笑，尤其是他对親信講自己撇下皇后，多麼傷心那一景，把悲痛演得那麼滑稽，只有他会。"唐阿雷克索道："罷了，老表哥，听你这樣說來，我們就覺得波蘭朝上貴人的眼光，並不怎麼高。咱們講的这戲子是個不可多得的人物，你知道麼？你沒听見人家鼓掌麼？这就是個証據，可見他並不那麼糟呀。"唐麗貝攸答道："这算不得什麼証據。諸位，請你們别理会看客的鼓掌，他們捧戲子鼓掌，往往很不得当。而且浪得虛名的戲子，比眞有本領的更叫座。費德①有一篇寓言很妙，正是說这种事。讓我講給你們听听。

"滿城的人都聚在廣場上看啞劇。观衆对一個戲子連連鼓掌。这是個丑角，他演完正戲，想串個新鮮把戲收場。他独自登台，彎着腰，把斗篷蒙在头上裝小猪叫。他裝出來的声音，好像衣服下眞有只小猪在那兒叫。大家嚷着叫他把袍兒和斗篷抖抖，他就抖了一下。大家瞧明裹面什麼都沒有，越發轟雷也似的鼓起掌來。有個農夫看大家这樣欽佩，很不服氣。他嚷道：'諸位，你們对那小丑这樣傾倒，好沒道理。你們以爲他演得好，其实不算什麼。我裝起小猪來比他裝得像。你們要是不信，明天这個時候再到这裹來看得了。'大家是偏袒那戲子的，第二天來的人比头天还多，預備來喝那農夫的倒采，倒不是來看他顯本領。兩個比賽的人都上了戲台。小丑先表演，喝采之声比前一天更厲害。輪到那農夫，他彎下身子，把斗篷蒙着头。他夾肢窩裹挾着一只活猪，

---

① 費德見本書"作者声明"第一頁註一。勒薩日所引寓言見費德"寓言集"第四卷第三三則。

一拉拉它耳朵，它就尖声狂叫。可是在場的人还是称賞那戲子，吹口哨嘘那農夫。農夫忽然把那只猪舉給大家看，說道：‘諸位，你們嘘的不是我，是这只猪。瞧你們是什麼評判呀！’”

唐阿雷克索道：“老表哥，你这寓言刻毒一點。你儘管講你的小猪，我們还是固執成見。”又道：“咱們别談这話吧，我厭煩了。你明天一定走，我怎麼留也留不住麼？”他親戚道：“我希望能在这裏多躭些時候，可是办不到，我已經告訴你了。我是爲了國家大事到西班牙朝上來的。我昨天一到就去見首相，明天早上还得去看他，然後馬上動身回華沙。”西侠道：“你成了波蘭人了。照你这情形看來，你將來不回馬德里來住了。”唐龐貝攸答道：“我想不会了。我有幸蒙波蘭皇上寵愛，在朝裏很得意。可是我雖然蒙他这樣寵幸，有一時幾乎要逃亡出境，你們簡直不会相信的。”侯爵道：“爲了什麼事呢？請你講給我們听听吧。”唐龐貝攸道：“好，我講吧，这也就是我的身世。”

第七章

唐龐貝攸·德·加斯特羅的生平。

他說道：“唐阿雷克索知道，我剛成年就立志要当兵，看見咱們本國太平無事，恰好土耳其向波蘭宣战，就跑到波蘭。我請人引見到波蘭皇帝，他把我安插在軍隊裏。我家算不得西班牙的豪門，我又是小兒子，所以我要出头，只有打仗立功，贏得大將刮目。这仗打了好多時候才講和，我効忠尽力，承將軍上奏，蒙皇上賞了一大筆年俸。我感激皇恩浩蕩，每有机緣，總大献殷勤，聊爲報答。只要我可以追隨他的時候，總不離左右。这位皇帝因

此不知不覺中对我寵信，常有賞賜。

“有一天，我先鬥牛①，後來又跟人騎馬挑圈競賽，大顯身手，滿朝都称讚我的氣力和本領。我受尽恭維，回到家裏，看見一封信，信上說：有位太太，我能蒙她青眼，比当天出風头更可得意；她願意会会我，約我傍晚到某处去。我接到这封信，比听到那些誇讚的話还要快活。我猜想寫信的人準是一位头等貴婦。你們料得到，我如飛的趕去幽会。一個老太婆在那地方等着，做我嚮導，帶我从花園小門進了一所大房子，到一個陳設富麗的小房間裏，說道：‘你在这兒等等，我去通報女主人你來了，’就把我關在那房裏。灯燭輝煌，照見好些珍貴的陳設。我留心到陳設富麗，無非要坐实自己料事沒錯，那女人確是貴族。我看了排場，早斷定她是第一流大家，等她出來相見，看她氣度尊嚴華貴，越加拿得準了。可是並不如此。

“她說：‘大爺，我已經先來就你，不必再把我对你的情意遮遮掩掩。我对你有情，倒並非因爲你今天当着滿朝的人大顯了本領，那不过挑得我忍不住要把心事說給你听罷了。我瞧見过你幾回；我向人打听，听了人家說你的好話，决定不再矯情了。’又道：‘别以爲看中你的是什麼貴夫人，我只是個御前侍衛的寡婦。却有一點你可以自豪，你佔了國內第一位貴人的上風。拉齊維爾王子愛我，費尽心机討我的好，可是毫無用处，我只爲要面子，所以讓他來献殷勤。’

“我听了这話，明白原來是個風騷女人，可是我感謝運氣做美，讓我有这個豔遇。那女人自称唐娜荷当霞，她年恰青春，容光耀目。而且她对我这片情意，是王爺賠了小心都求不到的，一

① 勒薩日在此書初版裏把这故事的背景放在葡萄牙，所以有鬥牛。後來改本中背景挪到波蘭，內容仍舊。波蘭並無鬥牛之戲。

個西班牙紳士这來眞大可得意了！我跪在荷当霞脚边，謝她見愛。風流公子能說的情話，我都說了；她見我感激忘身，也很称意。我們倆当場就結爲最親暱的膩友，臨别約定，每晚只要王子不能到她家去，我就和她相会。她答应叫人來通知我，决不誤事。她並沒失信，我就做了这位新維納斯的阿多尼斯。①

“不过人生行樂，那能天長地久。那太太使尽計謀，想把我情敌蒙在鼓裏；可是我們万不能讓他知道的事，他偏偏都知道了。一個女傭人心懷怨望，向他告發。这王爺氣量很大，却很驕傲愛吃醋，並且是個轟雷烈火的性子，知道我胆敢如此，勃然大怒。他又氣又妬，人也糊塗了，逞一時之忿，决計用一個下流手段報仇。一天晚上，我去会荷当霞，他就帶了閤家男傭人，各拿着棍兒棒兒，候在花園小門口。他見我出門，立刻叫手下人拏住我，下令把我亂棒打死。他說‘下手打！叫这個無法無天的傢伙死在你們棍下！他胆敢無礼，我就这樣罰他。’他話还沒說完，手下人早已棍棒齊下，把我打得当場暈倒，才跟着主人回去。那主人看着他們下毒手，心裏很舒暢。我一晚上沒回醒过來。傍亮時分，有人路过，看見我还有氣兒，發善心把我抬到外科医生家裏。幸虧我受的傷不至送命，又恰逢这医生手段高明，兩個月把我完全医好。我重又上朝去，依然舊日生涯，只是不再去看荷当霞了。她也从沒來找过我，因爲王爺只要她不找我，就对她的楊花水性也寬弘大量。

“我心上打主意，嘴裏並不說出來，裝得坦然無事。我这事已經鬧得無人不曉，大家知道我不是個好惹的，看我心平氣和，彷彿沒受糟蹋一般，都覺得詫異。我假裝滿不在乎，弄得大家莫名

① 希臘神話：阿多尼斯（Adonis）是愛神維納斯（Venus）熱戀的美少年。

其妙。有人以爲我雖然勇敢，羞辱我的人爵位很高，我只好吞声咽恨。还有些人識見較高，看我默不作声，就存着戒心，以爲我外貌平靜，胸懷叵測。皇上就是这樣看法。他斷定我不是個吃虧不計較的人，猜我只要机緣湊巧，準会馬上報仇。他想知道猜得对不对，有一天召我到書房裏，說道：'唐龐貝攸，我知道你遭遇的事情，老实說，你心平氣和，我很詫異，你一定是假裝的。'我答道：'万歲爺，我不知道羞辱我的人是誰，不知什麼人黑夜裏把我打了一頓。这樁倒霉事兒只可以自己譬解開罷了。'皇上道：'不見得吧，你話不由衷，哄不过我。早有人把那事原原本本報給我听了。拉齊維爾王子狠狠羞辱了你。你是貴族，又是西班牙人，我知道你有了这兩种人的脾氣，準会幹出什麼事兒來：你是决心要報仇的。把你的主意告訴我听，这是我的命令。你把秘密告訴我，决不会懊悔。'

"我答道：'万歲爺旣有吩咐，我不該掩飾。万歲爺說得不錯，我受人糟蹋，的確想報復的。像我这等出身的人，看家世份上也得報仇。您知道王爺对付我的手段卑鄙齷齪，我報仇的方法，也要來個半斤八兩，所以我準備行刺。我要一刀子戳進他胸膛，或者一鎗彈破他腦袋；要是能脫身，就逃回西班牙。这是我的打算。'

"皇上道：'这很凶狠。不过拉齊維爾对你下毒手肆行强暴，我也不能怪你这樣打算。他該受你这懲戒。不过你且慢着動手，讓我想個办法替你們倆和解。'我氣憤憤說道：'啊，万歲爺，爲什麼逼我把秘密告訴您？哪会有什麼和解的办法……'他打斷我道：'我若想不出好办法，你可以照你計劃行事。我决不出賣你的秘密，决不虧損你的体面，你放心好了。'

"我实在想不出皇上想用什麼方法來調解。原來他是这樣办

的。他私下和我情敌談了一談，他說：'王爺，你羞辱了唐龐貝攸·德·加斯特羅。你知道他是貴族出身，是我的寵信，並且爲我出过力。你应当讓他挽回面子。' 王爺答道：'我不会拒絕的；他要是怪我發了脾氣，我準備决鬥，讓他挽回面子。'皇上道：'你得另想办法向他陪禮。一個西班牙紳士对体面很有講究，他决不肯跟卑鄙的刺客來個高尙的决鬥。我只可以送你这麼個名称。你行爲卑劣，若要贖罪，除非親手給你寃家一根棍子，受他一頓打。'我的情敌嚷道：'天啊，这是怎麼了！万歲爺，您要我这樣爵位的人自卑自賤，向一個平常紳士低头，还挨他一頓棍子！'皇上答道：'不，我回头叫唐龐貝攸答应我决不打你。我只要你給他一根棍子，向他賠個罪，請他原諒你蠻横，事情就完了。'拉齊維爾氣呼呼插嘴道：'万歲爺責成我的事太难了。我寧可由他記恨在心，暗箭傷我的。'皇上道：'我愛惜你的性命，不願意这事再惹出禍來。你遵我命对那西班牙人賠礼的時候，只有我一人在旁，这樣可以把事情了結，不叫你太难堪。'

"皇上要王爺做这樣含羞忍辱的事，把至尊的威权都使出來了。他居然如願，就召我晋見。他告訴我剛才和我情敌談的話，問我对議定的賠禮方法滿意不滿意。我說滿意了，並且担保不打那個羞辱过我的人，就連他給我的棍子也不接。这樣講妥，一天在約定的時候，我和王爺進宮到皇上書房裏。皇上就關了門对拉齊維爾道：'好，你賠個罪，求人家饒恕吧。'我寃家就向我請罪，一面把手裏的棍子交給我。皇上这時候对我說道：'唐龐貝攸，这棍子你接下來。别因爲我在这裏，礙着你不便報仇雪恥。你保証不打你寃家，这話我不作準了。'我答道：'万歲爺，这可以不必，只要他準備挨我一頓棍子就行了。一個受辱的西班牙人有这樣賠礼，就心滿意足。'皇上道：'好，你既然覺得这樣賠禮行了，

你們倆現在都可以按規矩办事。你們比劍吧，用高尙手段了結你們的吵架。’王爺氣憤憤嚷道：‘这才称我的心願。我这樣忍辱遷就，非如此不能平心头之氣。’

“他說完，滿腔羞忿的走了。兩個鐘头以後，他叫人通知，在一個僻靜的地方等着我。我到那裏，看出这王爺正要狠命决鬥一場。他年紀还不到四十五，勇氣和武藝都不差，我們倆可算勢均力敌。他說：‘來啊，唐龐貝攸，咱們就在这兒算算清賬。你受了我糟蹋，我向你賠了罪，咱們倆都是一肚子氣呢。’他說完忽的拔劍在手，我答話都來不及。他一上來就緊緊逼我，幸虧每一劍戳來我都能招架。接着我向他逼去，覚得对手能刺也能擋，要不是他後退時踩個空，摔了個臉朝天，我还不知道怎樣結局呢。我立刻住手道：‘起來。’他說：‘你爲什麼饒我？你可憐我就是羞辱我。’我說：‘我不願意乘你之危，低了我的名头。我再說一遍，起來，咱們再打。’

“他爬起來道：‘唐龐貝攸，你这般寬宏大量，我再跟你打，就是沒有義氣了。假如我一劍刺中你的心，人家要說我什麼話呢？我就成了個卑鄙小人，把饒我性命的人殺了。所以我不能再跟你拚命，我有了这感恩之念，方才那股子火氣都化爲和氣了。唐龐貝攸，咱們別再我恨你、你恨我了，索性更進一層，結個朋友吧。’我嚷道：‘啊，王爺，这話眞好，我高興得很，就遵命了。我願意誠誠心心跟你做個朋友。我先向你許個愿，聊表心跡：以後唐娜荷当霞即使再來找我，我也再不去了。’他道：‘我該把那女人讓給你；她分明愛你，讓給你才合情理。’我打斷他道：‘不，不，你愛她。她要是对我恩愛，就惹你煩惱，我願意不顧她的恩愛，讓你放心。’拉齊維爾抱住我道：‘啊，你这西班牙人氣量眞大！我喜欢你这一片心。我因此心裏懊悔極了！想起对你横施强

暴，我眞难过，眞慚愧！这時想來，我在皇上書房裏对你賠的礼还是太輕。我願意好好的再对你賠個礼。我有個姪女兒婚姻由我作主，我把她嫁給你，这來你受的恥辱就洗乾淨了。她是個有家当的小姐，还不到十五歲，年紀旣輕，相貌尤美。’

“我能和他家攀親，十分榮幸，当下自有一番答謝的話。不多幾時，我就和他姪女結了婚。王爺提拔了他羞辱过的人，滿朝都向他道賀。我的朋友也爲我慶幸。当初他們以爲这件事凶多吉少，不料居然快活收場。从此以後，諸位，我舒舒服服在華沙过日子，我老婆愛我，我也至今愛她。拉齊維爾王爺对我的交情与日俱增，並且我敢自誇，我也深蒙波蘭皇上眷愛。这次奉命爲要公到馬德里來，就見得他很器重我。”

第　八　章

變生不測，吉爾·布拉斯得另找东家。

这就是唐龐貝攸講的生平。他講之前，我們东家小心，把唐阿雷克索的親隨和我支使開，可是我們依然听見了。我們並沒走開，就站在門口，把門半開半掩，裏面的話，一字不漏全听得見。那些大爺們听完，又喝一会酒。他們沒喝到天亮，因爲唐龐貝攸早上得去拜会首相，要休息一会。澤內德侯爵和我主人跟这位爺擁抱告別，讓他和親戚在一起。

这一回我們天不亮就睡了。唐馬狄阿斯一覚醒來，派我一個新差使。他說：“吉爾·布拉斯，拿紙和墨水來，我要口述兩三封信，你替我執筆，我用你做個書記。”我暗想：“好哇！又添了差使了！我跟主人到处跑，是他的跟班；伺候他穿衣裳，是他的親

隨；又替他執筆，是他的書記。謝天謝地！我有了三個化身，變成三头女神赫卡忒①了。”他接着說道："你不知道我的用意吧？我說給你听，可是你口風得緊，你性命都在这上面。有些人往往对我賣弄艷福，我想勝他們一着，要假造幾封女人的信，放在衣袋裏，掏出來唸給他們听。我这樣可以消遣一程子。我們这班人要把女人追到手，無非爲着賣弄；我不用費事也能够賣弄，比他們便宜了。”又道："你寫的字体要有變化，别讓人家看着好像幾封信都是一人寫的。”

我拿了紙筆墨水，听候唐馬狄阿斯的吩咐。他先口述一封情書道："你今晚約会沒來，哎！唐馬狄阿斯，你有什麼藉口呀？我是錯透了！我該受你的磨折，因爲我痴心妄想，以爲你会無心消遣，不理正經，第一樂事就是來看你的唐娜克拉拉·德·曼多斯。”寫完这信，他又叫我寫一封，口氣彷彿寫信的女人爲他撇下了一位王爺。末了又寫一封，那寫信的女人說，只要他不說出去，願意跟他同作溫柔鄉之遊。他口述了这些尺牘妙品，心还不足，一定要我署上些貴家夫人小姐的名字。我忍不住說，这事不好亂來；他說，他沒問到我，不勞我指教。我只好不開口，遵命办理。信寫完，他就起床，我伺候他穿上衣服。他把信擱在衣袋裏然後出門。我跟着他到唐如安·德·蒙加德家，这天有五六個朋友在那兒吃飯。

酒菜非常丰盛，大家高高興興，更覺这筵席可口。客人有說有笑，有的講笑話，有的講故事，故事主角，總是他們自己。我主人不肯錯过好机会，要賣弄我執筆的那幾封信。他提高了嗓子把每封信唸給大家听，那一本正經的樣子，大概除了我这做書

① 希臘神話：赫卡忒(Hécate)女神，是三個女神合爲一体的。

記的，人人都信以爲眞了。他大胆老臉的唸信，听的人裏面有一位紳士叫唐羅普·德·維拉斯果。旁人听了我主人揑造的豔遇，都覚得有趣；这人很莊重，只冷冷的問道，把唐娜克拉拉弄到手，容易不容易。唐馬狄阿斯答道："毫不費事，是她自己送上門來的。她在公園裏看見我，就傾心了。她叫人來跟我，打听我是誰。她寫信給我，說她家裏人到半夜一點鐘就都睡覚了，約我到時去相会。我到了她家，有人領我到她臥房裏，……我这人口風很緊，下文不講了。"

維拉斯果大爺听了这言簡意深的敍事，陡的變了臉色。一望而知他对那女人很關心。他怒冲冲瞧着我主人道："那些信全是假的，尤其你吹牛說是唐娜克拉拉·德·曼多斯寫的那一封。西班牙全國沒有比她再規矩的小姐了。有一位紳士，家世人品沒一件不如你，兩年來費尽心机要贏她欢心。她連那种毫不違礼非份的親暱都沒准許。不过这位紳士可以自豪，要是唐娜克拉拉肯讓人親近，只会讓他。"唐馬狄阿斯打斷他話，嘲笑道："哎！誰說不是呀？你說她是個很規矩的小姐，我也以爲然。我呢，也是個很規矩的少爺。所以你应該信得过，我跟她之間沒有不很規矩的事兒。"唐羅普也打斷他道："啊！豈有此理！你別輕嘴薄舌。你是個騙子。唐娜克拉拉从沒有約你晚上去幽会。你胆敢壞她的名譽，我不能饒你。我这人口風也很緊，下文不講了。"他說完跟同席的都翻了臉，就此走了。我看他臨走的神色，覚得这事不妙。我主人在他那類大爺裏，也算得有胆氣了，滿不理会唐羅普的恫嚇。他哈哈大笑，嚷道："那傻子！遊俠的騎士一定要說他們的情人相貌美麗，他呢，硬說他的情人品行規矩，我覚得这更荒謬了。"

蒙加德留不住維拉斯果；可是他走了並沒攪亂席面。那些大

爺不怎麼在意，依然取樂，直到天亮才散。我主人和我到早上五點鐘才上床睡覚。我困極了，準備好好睡一大覚，可是我打的是如意算盤，也可以說，我的算盤，門房不同意。他一個鐘头以後就來叫醒我，說門口有個小夥子找我。我打着哈欠道："啊！該死的門房，你不想想，我这会子剛剛上床啊！对那小夥子說我歇着呢，叫他回头再來。"他道："他这会子要找你說話，他說有要緊事。"我听了这話就起來，只穿上條褲子，披件襖兒，一路咒駡出去見那個小夥子。我說："朋友，請問你有什麼緊急事兒，承你大清早的跑來看我。"他道："我有封信要親手交給唐馬狄阿斯大爺，得請他当場就看，对他關係很重大。煩你領我到他屋裏去。"我看來事關緊要，就冒昧去叫醒主人。我說："对不起，吵您睡覚，可是这事非同小可……"他焦躁道："你有什麼事啊？"我旁边的小夥子就說："我替唐羅普·德·維拉斯果送封信給您。"唐馬狄阿斯接过信，拆開看了，对唐羅普的傭人說："孩子，我不管有什麼玩兒的樂的，晌午以前从來不起床；你想我怎会清早六點鐘起來跟人决鬥呢！你可以告訴你主人，他要是十二點半还在約定的地方候我，我就跟他在那兒相見吧；你去把这話回報他。"他說完往床裏一鑽，立刻又睡着了。

他到十一點多鐘起床，神色鎮靜，穿好衣服，叫我不必跟隨，自己就出門去了。可是我急要知道後事如何，沒有听他的話。我跟在他背後，跟到聖吉隆公園，看見唐羅普·德·維拉斯果雄糾糾的等着他。我躲起來偷看他們兩人，下面的事就是我遠遠望見的。他們碰了头，立刻就决鬥。鬥了好一会子。彼此都放出通身本領，使了大勁，輪番向对手進逼。可是唐羅普得勝了，他把我主人刺翻在地，得意洋洋，報了仇就逃走了。我趕到可憐的唐馬狄阿斯身边，只見他人事不知，差不多已經死了。我看了

这情景很难受，他这條命也是我無心中送掉的，忍不住掉下淚來。我雖然傷心，却沒忘記切身小利。我立刻趕回寓所，一句話也不告訴人，把自己的衣服打成一包，沒留意也把主人的衣服包了些進去。我充花花公子穿的那套衣服还在理髮師家。我到他那边寄放了包裹，然後把目擊的慘事向大家傳佈。誰愛听，我就講，特別記着去通知了羅德利蓋斯。他看來不怎麼傷心，只打算这事情怎麼处置。他召集了傭人，叫大家跟着他，大夥兒到了聖吉隆公園。唐馬狄阿斯还有氣兒，不过抬回家三個鐘头以後就斷氣了。唐馬狄阿斯·德·西爾華要唸揑造的情書，沒看風色，就此斷送一條性命。

第九章

唐馬狄阿斯·德·西爾華死後，
吉爾·布拉斯伺候什麼人。

唐馬狄阿斯葬後幾天，傭人都給了工錢遣散。我搬到那矮個子理髮師家，跟他住在一起，混得很親密。我料想在他那兒比在梅朗代斯家快活。我有的是錢，不忙着找新事情，况且我这回找事不肯馬虎了。我只願意伺候貴人，还打定主意，人家給我事做，我得先仔細查究一下。我当時覺得做过花花公子的親隨，比其他傭人不知要高出多少，隨你多好的位置，我總够格兒的。

我只等時運做美，会來一個我以爲不致辱沒的人家，一壁想，閒着無事，在那美麗的蘿合身上用功夫，正是再好沒有。我們那次嘻嘻哈哈各露本相以後，一直沒碰見。我不敢打扮成唐西澤·德·李伯拉，那套衣裳穿上太荒唐，只能化裝用。我自己的衣服

看來还不邋遢，並且鞋襪帽子都很整齊。理髮師幫着我打扮，我的派头，不上不下，恰在唐西澤和吉爾·布拉斯之間。这樣打扮好，我就到阿珊妮家去。我看見蘿合一個兒在我們上次談話的那間客堂裏。她一見我就嚷道："啊！原來是你啊！我以爲你丢了呢！我准許你來見我，已經有七八天了。看來你这人呀，女人給你便宜你不佔的。"

我推說我主人死了，有許多雜務；又客套說，我百忙中，心上也老惦着可愛的蘿合。她道："这麼說，我不再埋怨你了。老实告訴你，我也想到你的。我一听到唐馬狄阿斯倒了楣，心上就有個打算，大概你也贊成。我好久以前听得我們太太說，她家裏要用個管家那類的人，得要個会当家的小夥子，管一家開銷，把日用賬目，記得一筆不錯。我早有心，覚得你先生幹得了这件事。"我答道："这事我自信幹來準拿手。我唸过亞里斯多德的'家政学'，① 至於記賬，正是我的特長……不过，朋友啊，我有一件事爲难，怕不能來伺候阿珊妮。"蘿合道："什麼爲难呀？"我答道："我發过誓再不伺候平头百姓，我憑斯堤克斯發了個呪。那是朱比德都不敢違背的，我們当傭人的更不用說了。"那女傭人傲然道："你說誰平头百姓？你把女戲子看作什麼人啊？你把她們当律師太太一流人麼？啊，朋友，我告訴你，女戲子憑她們和濶老交往，不但是貴族，还是大貴族呢！"

我道："既然如此，我的公主娘娘啊，你替我安排的事，我可以接的，不至於失我身份。"她道："当然不会。你伺候了花花公子又去伺候戲院子裏的女主角，並沒出那個圈子。我們跟貴人是平等的。我們一樣有車有馬，吃的喝的也一樣講究，平常生活

① 此書已佚，現存的是僞書。

可說跟他們的难分难辨。其实一個侯爵和一個戲子的日程，簡直一模一樣。如果說每天四分之三的時候，侯爵地位比戲子高，那麼其餘四分之一的時候，戲子扮演大皇帝呀，國王呀，地位就比侯爵高。我覚得我們有这种榮華顯貴，也就跟朝裏人物扯個直了。”我答道：“对呀，沒什麼說的，你們地位的確相等。哎！我一向还以爲戲子是賤人呢。听你这麼一說，我直想伺候用种上等人了。”她答道：“好啊！你只要过兩天再來。我只消用點功夫來說動我們太太，劝她用你；我回头替你講好話。她还听我話，我相信可以弄你到这兒來的。”

我謝謝蘿合好意。我表示感恩入骨，她見我樂極忘形，也知决非假裝。我們談了好久，若不是一個小僮兒跑來对我的公主說阿珊妮叫她，話还要講下去呢。我就跟她分手。我出了戲子家，喜孜孜的期望着这裏馬上有個好飯盌兒，过兩天果然又跑去。那女傭人說道：“我正在等你，要跟你說，咱們是同事了。跟我來，我帶你去見我們太太。”她說着領我進屋，那是一套五六個房間，都在一層樓上，一路進去，只見陳設得一間比一間華麗。

那种奢華！那种富麗！我恍如到了總督夫人的內室了；竟可以說，我以爲世界上的金銀珍宝都聚在这一处了。真的，她那兒有各國來的东西；这寓所可算是一位女神的廟宇，每個过客都上献了本國帶來的稀罕物兒。我看見这位女神坐在大緞墩上，相貌姣媚，受了香煙供奉，長得肥肥胖胖。她穿的是漂亮的便裝，一双纖手正在梳個新樣的头，準備当天演戲。女傭人說：“太太，这就是我講的那管家，我可以担保，这個人最合適沒有了。”阿珊妮把我細細端詳，幸喜倒不嫌我。她說：“啊呀，蘿合，好個漂亮小子！我想一定合用。”於是她对我說道：“孩子，我覚得你不錯，我只有一句話跟你說：只要你伺候得我称心，我準也叫你称心。”

我回答說，一定尽力伺候得她如意。事情講妥，我立刻出去搬了自己的东西上她家住下。

第十章

跟前一章一樣長。

快要上戲的時候，女主人吩咐我和蘿合一起跟她到戲院去。我們到她化裝室裏，她脫掉便服，換上的戲裝更加華麗。戲一開場，蘿合帶我找個地方同坐，台上演的戲，那壁廂看得分明，听得清楚。我对那些戲子大都不滿意，当然是听了唐龐貝攸的批評，橫着偏見。可是有些戲子很叫座，其中幾位使我想起那個猪叫的寓言。

男女戲子一一登場，蘿合見一個，就把名字告訴我。这貧嘴不但告訴我名字，还把他們刻劃一番。她說："这人沒腦子，那人傲慢無理；这個嬌滴滴的小娘兒，輕佻有餘，風韻不足，她叫蘿莎達。戲班子裏有了她才不上算。該把她放在美洲總督招募的戲班子裏，馬上送到美洲去。你留心看上台的这位紅角兒，紅不了多少時候的了，她叫加茜爾達。古時候有位埃及公主，她要每個相好出一塊砂石，等她死了造金字塔用；要是加茜爾達自有情人以來就仿照这個办法，她的塔可以高高直達第三重天呢！"總而言之，蘿合把每個人都攻擊得体無完膚。啊！她那張嘴眞毒！連自己女主人也沒饒过。

我承認有點痴心，这女傭人儘管不厚道，我却很傾倒。她貧嘴得有趣，我連她刻薄也喜欢。到休息時間，她跑去瞧阿珊妮有沒有使喚。她並不趕緊回來，却在後台玩兒，跟那些趨附她的男

人調情。有一次我跟在她背後偵察，看見她熟人多得很。先後拉住她說話的戲子，我一數有三個，都好像跟她很熟。我看了大不高興，破題兒第一遭嚐到了醋的滋味。我回到座上，大上心事，悶悶不樂，蘿合一回來就瞧出來了。她詫異道："你怎麼了，吉爾·布拉斯？我走開之後，你惹了什麼氣了？你一副憂悶煩惱的樣兒。"我道："我的公主娘娘，这是有緣故的。你舉止有點兒輕佻。我剛剛看見你跟那些戲子……"她笑着打斷我道："啊！爲这個煩悶可是笑話了！怎麼！这就叫你煩惱了麼？哎，眞是，这點點算得什麼，你跟我們一起还要大開眼界呢。我們这樣不拘形跡，你該看看慣。別吃醋，朋友！戲圈子裏吃醋是笑話。所以我們这兒簡直沒这回事的。那些爸爸呀，丈夫呀，兄弟呀，叔伯呀，姪兒呀，最肯与人方便，往往还親自替家裏人拉買賣呢。"

她先劝我对誰都不要多心，凡事平心靜氣；然後說，我眞好福氣，做了她的心上人了。她又安我心說，一輩子只愛我。其实我儘管不算多疑，这句安心的話依然安不了心，可是我就此答应她不再自驚自擾；我果然沒有食言。我当晚就看見她和幾個男人竊竊私語，嘻嘻哈哈。下戲之後，我們跟女主人回家。一会兒弗蘿利蒙德帶了三個有年紀的大爺和一個戲子來吃晚飯。我們那兒当差的，除了蘿合和我，还有一個厨娘，一個車夫，和一個小僮兒。五人一同準備晚飯。厨娘的手段不輸俠生德大娘，她和車夫在厨下做菜。女傭人和小僮兒擺桌；我收拾盌櫃子。櫃子裏有精緻銀器，好幾個金杯子，还有其他东西，都是貢献給廟宇裏这位女神的。我把各色酒一瓶瓶排列在櫃上，还替席上斟酒，要賣弄給女主人看，我什麼都來得。我佩服这兩個女戲子吃飯時候的那副神情。她們裝出貴夫人氣派，自以爲是第一流命婦。她們並不把兩位大爺当"大人"看待，連"先生"都不称呼一声，直叫他們名

字。实在这些大爺跟她們混得太沒上沒下，縱容得她們那麼驕。那男戲子在戲裏做慣主角，对兩位爺一點不拘礼貌。他舉杯祝他們健康，而且可以說处处僭他們上風。我暗想："哦！蘿合跟我講过，侯爵和戲子白天裏平等，她应該再加上一句：他們晚上更平等，因爲他們通宵就在一起喝酒。"

阿珊妮和弗蘿利蒙德天生淘氣。她們滿嘴裏說些放誕風流的話，一面儘人家佔小便宜，佯羞假笑；兩個老色鬼覚得津津有味。我女主人逗着一個老头子，打情罵俏，她的女朋友这時夾在另外兩個男人中間，也不裝什麼苏珊娜①。我这麼個大小子，看着这幕戲，覚得有趣極了。一時送上水菓，我就把酒瓶酒杯擺在桌上，出去和蘿合同吃晚飯，她已經在等了。她对我說："哎，吉爾·布拉斯，你看那兩位大爺怎麼樣？"我說："他們準是阿珊妮和弗蘿利蒙德的相好。"她道："不，那兩個老色鬼只上風流女人家去玩玩，不是結相好的。他們只想嚐嚐小甜头，肯花大錢買小好处。謝天，弗蘿利蒙德和我家太太目前沒有相好；我意思說，沒有那种自居丈夫的相好。那种人替你撑了個門头，就只許他們自己來尋欢作樂了。我呢，覚得她們这樣很好，我以爲有打算的風流女人，应当躲掉这种揹累。幹嗎替自己弄個主人來呀？要車要馬，寧可攢起一個個小錢來自己掙；出那樣代價，一下子得了也不上算。"

蘿合說溜了嘴，說話全不費勁兒。她一張嘴，簡直老在說話。那嚼不斷的舌头呀！她把皇家戲班裏女戲子的事，論千累百的講給我听。我听了方知我若要对壞事深知熟曉，眞是適得其所。糟的是我那年紀的人，对这种壞事毫不厭恨。而且那女傭人

---

① 見本書第一卷第一七章第五五頁註一。

把傷風敗俗的勾当，形容尽致，我只覺得此中大有樂趣。她只把女戲子的事蹟講了個十分之一，因爲她才講了三個鐘头。客人起身告辭，那兩位大爺和戲子陪弗蘿利蒙德一同回家。

他們走了，我女主人給我些錢，說道："吉爾·布拉斯，这十個比斯多你拿去，明天早上採办酒菜用。要有五六位先生太太來吃飯，东西買得丰盛些。"我答道："有这麼一筆錢，買的东西一定可以欵待全夥兒的戲子了。"阿珊妮道："朋友，你用的字眼兒得修正一下。你可知道，不興說一夥戲子，只說一個戲班子。人家常說一夥强盜、一夥化子、一夥作家；可是你記着：戲子只称班子，尤其是馬德里这起戲子，非称班子不可。"我請女主人别怪我用字冒昧，誠惶誠恐，求她原諒我愚陋無知。我說以後如果統称馬德里演戲的先生，總說班子好了。

第十一章

戲子彼此相处的情形，他們对作家的態度。

我上任当管家，第二天一早就出馬。那天是不吃肉的齋日。我奉女主人命，買了幾只肥鷄、兎子、山鷄、还有别的野味。演戲諸君不滿意教会对他們的態度，所以並不嚴守教規。我買回家那許多葷腥，供十二位貴賓过三天狂欢節，綽綽有餘。那厨娘忙了整上午。她做菜的当兒，阿珊妮也起來了，梳洗打扮，直到日中。於是來了兩個戲子，是羅西米羅先生和李加都先生。接着又來了兩個女戲子，是康斯丹斯和賽莉諾拉。一会兒，弗蘿利蒙德也到了，陪她來的一個人，活脫兒是個絕頂漂亮的公子哥兒。他的头髮梳綣入時，帽上裝一簇棕黃色羽毛；褲子緊得貼身，

襖兒開口处，露出的襯衫很講究，上面釘着極精緻的花边；他的手套和手絹，都塞在劍柄的窩窿裏；他的大氅也披得別有風度。

他相貌身材都很好，可是我一見就覺得有點別扭。我暗想，这位先生準是個怪物。我沒看錯，他果然特別。他一跑進阿珊妮的房間，就張着兩臂，迎上去把男女戲子一個個擁抱，做模做樣，比花花公子还过火。我听他開口說話，越發相信所見不錯。他咬音嚼字，拿腔作調，还配上手勢和眼色。我忍不住打听蘿合这位爺是誰。她道："怪不得你詫異。这位卡羅斯·阿朗索·德·拉·房多雷利亞大爺，人家头一次見了面，听了他講話，都像你忍不住要打听的。我把他本來面目講給你听。我先告訴你，这人从前是戲子，一時任性，不幹这行了，後來想想，一直懊悔。你留心他的黑头髮沒有？那是染的；还有他的眉毛和鬍子都是染出來的。他比老天爺的爸爸年紀还大些兒呢。可是他爹媽生了他，忘記在本區登記。这點疏忽給他佔了便宜，瞞掉至少二十歲年紀。这是西班牙最沾沾自喜的傢伙。他活到六十歲，簡直胸無點墨；忽然要充学者，請了個先生來教他拼希臘字拉丁字。他还記熟了許多趣事，算是他編出來的，一遍遍講給人听，到後來認眞以爲是自出心裁了。他談話就拉扯出这些趣事；可以說，他要賣弄才情，全得靠記性幫忙。據說他还是個了不起的戲子呢。我願意志志誠誠相信这句話，可是老实說，我看不入眼。我有時听見他在这裏朗誦，別的毛病不說，我覺得他咬字太裝腔，再加上個顫巍巍的声音，顯得那种唸法已經是老古董腔調，怪可笑的了。"

蘿合把这位戲界老前輩这樣形容了一番。說眞話，我从沒見过比他舉止再驕矜的人。他又賣弄自己口才，照例从夾袋裏抖出兩三個趣事來，講時神氣活現，看得出訓練有素。那些男女戲子不

是跑來靜听的，並不做啞巴。他們就議論那些不在場的同行，說得实在不大厚道。不过这是戲子和作家的通病，不能怪他們。大家都在咬自己的夥伴兒，談的很熱鬧。羅西米羅道："咱們親愛的同行西澤利諾玩了個新花樣兒，你們幾位太太沒知道麽？今兒早上他買了絲襪、緞帶、花边，叫個小僮兒送到班子裏，算是一位伯爵夫人送給他的。"房多雷利亞大爺一臉得意之色，微笑道："眞無賴！我們那時候的人老实得多，从來想不到弄这种玄虛。当然，那些貴夫人也不用我們費心，东西是她們買的，她們喜欢那樣。"李加都也是这种口吻，說道："可不是！她們現在还是那樣脾氣，我要是可以細說……可是这類事情，尤其裏面牽涉到貴夫人，不便多講。"

弗蘿利蒙德打斷他們道："各位先生，請別儘講你們的豔遇了，那是世界上無人不知的。咱們來談談伊斯梅妮的事吧。據說那位在她身上撒漫使錢的大爺新近把她扔了。"康斯丹斯嚷道："是啊，眞有其事！我还告訴你們吧，有個小矮個兒商人，本來準会把家私在她身上化光的，这回也跟她斷了。我知道这事的底細。她的送信人來了個陰錯陽差，把寫給商人的情書送給大爺，寫給大爺的情書送給商人。"弗蘿利蒙德道："我的娃娃，这可是吃了大虧了！"康斯丹斯道："哎，那位大爺不算什麽，他家產已經败得差不多了。只是那矮個子商人还剛出場呢，又沒遭过風流女人的手兒，这主顧是可惜了的。"

他們飯前所談，全是这一類的話。吃飯的時候，还在講下去。我若要把那些罵別人誇自己的話一一轉述，就寫不完了，还是从略。阿珊妮家席終，來了個当作家的可憐蟲，我且講講他們怎樣接待。

我們那小僮兒跑來，大声对女主人說："太太，有個人要見見

您，他穿件怪骯髒的襯衫，渾身垢污，您別怪我多嘴，我看他活像個詩人。"阿珊妮道："叫他上來。你們各位坐着別動，來的是個作家。"这人眞是作家，戲院剛要了他一個悲劇，他是送我女主人的台詞來的。他名叫做彼德羅·德·莫亞。他一進來对座上諸位深深鞠躬了五六次。他們身子沒抬一抬，連招呼都懶得。他对阿珊妮足恭尽禮，她只點了點头。他進屋來战兢兢，侷促不安，把手套帽子都掉在地下。他揀了起來，跑到我女主人跟前，献上一紙台詞，那樣子比向法官呈狀子还要畢恭畢敬，說道："太太，我冒昧送上您一份台詞，請您賞臉收下吧。"她冷冰冰愛理不理的接了过來，人家向她恭維，她連回答都不屑。

我們这位作家並不喪氣，乘机把別人的台詞也分發了：一份給羅西米羅，一份給弗蘿利蒙德。这兩位对他也不比阿珊妮客氣。戲子的生性多半是殷勤多禮的，羅西米羅也如此，可是他这時候反說些尖酸的話，侮弄那位作家。彼德羅·德·莫亞也覺知了，可是不敢回嘴，怕牽累自己的劇本。他一言不發就走了，不过我覺得他受了怠慢非常生氣。我相信他氣头上，一定把这些該罵的戲子叫着名兒咒罵。戲子等他走了，也恭而且敬的議論那些作家。

弗蘿利蒙德說："我看这位彼德羅·德·莫亞先生走的時候很不開心。"羅西米羅嚷道："哎！太太，你管他呢！作家也値得咱們放在心上麼？要是跟他們沒上沒下的混在一起，就把他們慣壞了。我滿知道这些輕浮傢伙，他們一來就要忘其所以的。只可以把他們一輩子当奴才看待，不用怕他們受不了。他們也許生了氣跟咱們疏遠，可是他們寫戲的癮一發，还会找上門來；只要咱們肯演他們的戲，他們又喜出望外了。"阿珊妮道："你說得很对，只有靠咱們成了名的作家，才撇得開咱們。他們全虧咱們掙得了

好地位，立刻就懒得一字不寫。好在戲班子裏也不在乎，看客並沒有少不了他們。”

这些高論，大家紛紛附和。看來作家雖然受尽戲子的怠慢，到头來还是沾了戲子的光。这些戲子以爲作家比自己这類人还要低微，那实在是把作家看得賤透了。

第十二章

吉爾·布拉斯成了戲迷，跟着一班戲子放懷行樂，但不久又心生厭倦。

客人散席，就該上戲院子了。他們一夥兒同去，我也跟着，又看了一遍戲。我看得津津有味，打定主意要天天來看。我眞個如此，漸漸看那些戲子都順眼了。習慣移人，眞是了不得！在台上最会嚷，最会做手勢的幾個戲子，我特別喜欢。和我有同好的，正也不少。

我对劇本的妙处和搬演的手法都能領会。有幾本戲我喜欢極了，尤其是全体紅衣大主教或法國十二大貴族①都出場的那幾個劇本。这些戲文都是絕妙好詞兒，有幾段我都背得出。我記得我兩天之內把個名叫“百花魁”的喜劇全都記熟了。玫瑰花是皇后，紫羅蘭是她親信，茉莉花是她侍从。我覚得这种作品，眞正絕頂聰明，替咱們西班牙文壇增光不少。

我記熟戲劇傑作裏的妙句，肚子裏好添些貨色；不但如此，我还一心想养成鑑別的眼光，因此，戲子的一言一語，我都全神貫

① 査理曼大帝手下有十二位勇將，十三世紀法國皇室仿此分封十二家大貴族。

注的听。他們称讚的劇本，我就看重；他們以爲不行的，我也就瞧不起。我以爲他們对於劇本，好比珠宝商人对於鑽石，準是內行。他們斷定彼德羅·德·莫亞的悲劇，决不能叫座，可是那戲偏偏吃香得很。我倒並不因此就疑心他們眼光不準；与其說戲班子的鑑定靠不住，我寧可相信看客沒識見。可是大家紛紛告訴我，戲子瞧不起的新劇本往往叫座，他們讚賞的，差不多總挨倒彩。據說戲子对劇本不辨好壞，已經成了規矩了，人家向我舉出了上千個叫座的戲，事先戲子都認爲要不得的。我听了这許多証據，才恍然大悟。

我一輩子也忘不了有一天上演新戲的事。戲子都覚得这劇本沉悶乏味，而且斷定这戲不会完場。他們横着这個念头上台演第一幕，不料看客一片声的喝采。他們詫異起來。演第二幕的時候，喝采声越發厲害。我們这些戲子都莫名其妙了。羅西米羅道："見鬼麼！这戲倒吃香呢！"末了演第三幕，比前兩幕更叫座。李加都道："我眞不懂了，咱們以爲这個戲观衆不吃的，你們瞧，大家那麼喜欢！"有一個戲子很老实，說道："諸位先生，劇本裏有許多聰明俏皮的地方，原來咱們都沒看出來。"

所以我知道戲子下的考語並不千眞万確，对他們的本領，也就能够平心衡量了。人家把他們百般嘲笑，实在是一點不錯的。我看見有些男女戲子給大家捧壞了，持寵而驕，上台做戲，竟彷彿是对看客賞臉。他們的醜態，我眞看不入眼。可是我又很喜欢他們那种生涯，就沉湎在花天酒地裏。我怎麼能潔身自好呢？跟他們一起，所見所聞，都足以敎壞年輕人，引誘我墮落。我雖然無从知道加茜爾達、康斯丹斯和其他女戲子家裏情形，單在阿珊妮家，也儘够把我毁了。她的客人，除了上文所講兩位上了年紀的大爺，还有花花公子，以及出重利錢借了債來揮霍的大家子

弟；有時候包稅員也來光顧，这种人因公会商，要有錢到手才肯出席，而到戲子家頑兒，得化了錢才許陪席呢。

弗蘿利蒙德住在阿珊妮的隔壁，天天过來吃午飯和晚飯。許多人看她們那麽要好，都覚得奇怪。他們想不到風流女人会一起和和睦睦，以爲她們早晚要爲了個男人吵起架來。可是这就看錯这兩個好朋友了，她們好得如膠如漆。她們合夥兒过活，不像別的女人彼此忌妒。她們不肯犯傻勁爭風吃醋，寧可敲詐了男人，利益均沾。

蘿合学这一对紅角兒的榜樣，也不虛度青春。她說得好，我要大開眼界呢。可是我一點沒吃醋；我答应过碰到这類事，要学班子裏人的那种心胸。我幾天來裝得若無其事；看見她和男人竊竊私語，只問問那人姓名。她總說是個叔叔伯伯，或是表兄表弟。她的親戚才多呢！她家準比普里阿謨斯王① 家裏的人口还多！这女傭人有了那麽些叔叔伯伯表兄表弟，心还不足，有時还去勾引些陌生人，又到上文所說的老太婆家去串大人家的寡婦。總而言之，蘿合跟她女主人一樣年少，一樣美貌，也一樣風騷，只差一點，不能登台替衆人解悶取樂兒。这麽一說，讀者就完全明白她是什麽樣個人了。

我隨波逐流，过了三個星期；放懷行樂，無所不爲。不过我也要說，我尋欢作樂的時候，从前受过的教育總作怪，使我良心內愧，覚得甜中有苦。荒唐压不下悔心，反而越荒唐越愧汗。虧得我天性沒有汩沒，对戲子的放蕩生涯，漸漸厭恨。我对自己說："啊，你这死沒志氣！你这樣算不虧負你家裏人的期望麽？你哄了他們，不去当教師，还不够麽？做了底下人，就不能做個規

① 普里阿謨斯是特洛亞國王，有五十個兒子和許多女兒。

規矩矩的人麼？你跟这种壞人在一起合適麼？有的心懷妬忌、脾氣暴躁，生性貪鄙，有的廉恥喪尽，有的縱慾偷懶，有的驕傲得至於放肆。罷了，我不願意再跟七种罪孽① 混在一起了。”

---

① 七种罪孽指傲、嗔、妬、淫、饞、吝、懶。

第 四 卷

第一章

吉爾·布拉斯看不慣女戲子的行為，丟
掉阿珊妮家飯盌，找了個正派人家。

我雖然在荒淫的風氣裏廝混，还有幾分顧全名譽和敬畏上帝之心，不曾泯滅，因此打定主意，不但要離開阿珊妮，也要跟蘿合一刀兩斷。我明知蘿合外遇多得成千累百，对她还未免有情呢。一味貪欢的人，也会有片刻省悟，若能这樣当机立斷，他真是運氣！一天早起，我捲上包裹，走出这烏烟瘴氣的人家。阿珊妮实在不欠我什麼，我沒有跟她結賬，也沒有向親愛的蘿合告別。我做了这樁美事，老天爺立刻就補報我。我碰到了故主唐馬狄阿斯的總管，向他招呼，他倒記得我，止步問我幫在什麼人家。我說在阿珊妮家做了將近一個月，看不慣她們的行為，怕学壞，所以扔下飯盌兒走了，目前还沒有事情。那總管倒好像是個生性不肯苟且的人，对我这种潔身自好，很加許可，又說他看我是個很有廉恥的小子，願意薦我個好事情。他果然沒有食言，当天就薦我到唐文森·德·古斯曼家，他認識那管家的。

我能找到这樣人家，再好沒有了，我也从沒後悔过。唐文森是個很有錢的大爺，年紀已經老了，多少年來与世無爭，家裏也沒有太太，过得很快活。他太太是送在医生手裏的，医生要治她的咳嗽，連她也治死了，她要是沒吃他們的藥，那咳嗽还能維持好些時候呢。唐文森不想再娶，只是一心一意教养他的独养女兒

奥若爾，那年二十六歲，說得上多才多藝。她美貌出衆，人又聰明，学問也很好。她爸爸才分有限，可是理財当家，却很能幹。他有個老年人的通病，最愛說話，尤其愛談打仗。誰倒楣在他面前提動了头，他立刻就耀武揚威，大吹大唱；如果講了兩番圍攻、三場廝殺，就算了事，听話的人就算大運氣了。他一生三分之二的光陰消磨在軍隊裏，所以一肚子都是掌故，講來很起勁，只是旁人听來總不免乏味。再加他又口吃，又囉嗦，所以講得很沒趣。除了这點毛病，我所看見的許多大爺裏，要推他性格兒最好了。他脾氣和平，不固執，也不任性。富貴人家的大爺能这樣，我很佩服。他雖然持家精明，却过得很体面。他家用許多男傭人，还有三個伏侍奥若爾的女傭人。我一上來就明白唐馬狄阿斯的總管替我弄到了個好位子，一心只想捧住这只飯盌兒。我尽心摸索路數，留意这人那人的脾氣性格，於是按着胸中的譜兒行事，不多幾時，我主人和全家傭人都很喜欢我。

我在唐文森家做了一個多月，忽然覺得他女兒在家裏許多傭人裏，对我另眼相看。她每看到我，似乎有一种和悅的神情，对別的傭人不那樣。我要是从沒跟花花公子和戲子混过，决不敢妄想奥若爾会对我有意。可是在这起先生嘴裏，最高貴的女人也难免糟蹋，我跟着他們有點兒学壞了。我想："假如有些戲子的話可靠，大人家女人会一時着迷，給他們佔了便宜的。安知我的女主人不也像她們那樣着了迷呢？"可是，我过了一会兒又想："不对，那不至於。她絕不是梅莎麗娜①一流人物。那种女人枉是好出身，却下流無恥，連最卑賤的人也看得上眼，玷污了自己不害臊。她是個端重而又温柔的小姐，不肯踰份越礼，然而对男女之間那种幽潔

① 梅莎麗娜是古羅馬皇后，以淫蕩著称。她喜欢晚上改了裝，和下等妓女混在一起接客。

深微的情意，一點兒不顧忌的，只覺得有趣味，不怕出亂子。”

这是我的看法，究竟女主人是怎樣的人我却拿不穩。她每看見我，總笑咪咪面露喜色。这事看來大有意思，不必是個妄人也会生心，我也不免存了些妄想。我以爲奧若爾十分賞識我的人才，从此覺得自己是那种有造化的傭人，爲了愛情，充奴僕也甘心。我既有艷福，就比从前越發修飾，免得好事臨头，自慚形穢。一切能添我幾分漂亮的东西，我不惜工本去弄來。我把錢全都化在襯衣、油膏香水上。早起先打扮好，洒上香水，女主人有使喚，就不至於落落拓拓到她跟前去。我妄想靠这樣修飾打扮，再加小意兒殷勤，不久就会称心如願。

伏侍奧若爾的女傭人裏，有一個叫奧蒂斯，是個老婆婆，在唐文森家已經二十多年。小姐是她帶大的，她还算是小姐的監護，不过这樁苦差使她早已不当了。她从前看管着奧若爾，現在反而只替她包瞞。總之，小姐的心事，她全知道。一天黃昏，奧蒂斯大娘乘沒人，低低对我說：只要我乖覺小心，今晚半夜可到花園裏去，有好消息呢。我握住女監護的手，回說準去。我們怕人撞見，趕快分開。我从此一塊石头落地，知道唐文森的小姐果然看上我了，快活得按捺不住。那天晚飯很早，可是我从奧蒂斯傳消息那時候盼到吃晚飯，又盼到主人睡覺，只覺得時間眞長。这晚上他們家所有的事彷彿都異乎尋常的慢。偏偏唐文森还要添我的煩惱，他進了臥房，却不想睡覺，又重温他的葡萄牙战役，都是我早已听膩了的。不过有些話他却沒講过，特留到这晚上來說；他把当時有名的軍官一個個舉出名字來，还把各人的战績都叙述了一遍。我听他講到完，眞是够受的！他居然講完，上床睡了。我忙回臥室，那小房間有一道秘密樓梯直通花園。我先渾身擦上香膏，換了一件洒遍香水的白襯衣，一切我以爲能叫女主人

傾心的，樣樣做到，於是就去赴約。

奥蒂斯不在花園裏。我以爲錯过了良時，她等得不耐煩，回屋裏去了。我全怪在唐文森身上，正在咒駡他的战役，忽听得鐘上打十點。我以爲那鐘不準，这会子至早也得是一點鐘。幸喜我料錯了，过了足足一刻鐘，另外一只鐘又打十點。我心上想："好得很，我再痴等整整兩個鐘头就行了。人家至少不会怪我不守時刻。可是还要等到半夜，怎麼消遣呢？在这花園裏散散步，想想我这角色該怎樣扮演吧，这还是個新鮮事兒呢。我不熟悉大家女人的脾氣。我知道对女傭人女戲子該怎麼办。跟她們搭話別拘礼，老实不客氣，一上來就調情得了。可是对有身份的女人得用另一种手法。我以爲一個情人应当礼貌周全，態度殷勤，又愛又敬，却不羞縮。他不可以情急，强迫人家，应該耐心等人家把持不住，成其好事。

我計較了一番，打定主意就这樣对付奥若爾。我設想一会兒就能跪在这位可愛的小姐脚边，滔滔訴說衷情了。我还搜索枯腸，把幽会時可用的戲文都記出來撑自己面子。我準備好好引用一下，指望效法我認識的幾位戲子，把記性冒充才情。这些心思比我主人講的打仗有趣得多，想想就不焦躁，听得鐘上打十一點了。我道："好！只消再等六十分鐘了，耐着心等吧。"我鼓起勁來，又一味胡思亂想，一会兒踱來踱去，一会兒又到花園尽头的花房裏去坐坐。我等了这許久，好容易鐘打十二點。奥蒂斯來了，和我一樣準時候，只是沒我性子急。她招呼我道："吉爾·布拉斯先生，你等了多久了？"我說："兩個鐘头了。"她打着哈哈道："啊！你眞是守信得很！跟你晚上約会倒是件樂事。"又正色道："我要報你個喜信，你爲那樁喜事，实在也应該極力巴結。小姐要私下会会你，叫我帶你上她屋去，她等着呢。此外是秘密，只可以讓她親口告訴你，我

不多說了。跟我走吧，我帶你去。”这女監護說完攙着我的手領路。她用鑰匙開進一扇小門，鬼鬼祟祟，把我帶到小姐房裏。

第二章

奧若爾接見吉爾・布拉斯，他們談的話。

我看見奧若爾已經卸裝，心中大喜。我極力裝出斯文樣子，畢恭畢敬行了個礼。她笑面相迎，硬叫我坐在她旁边；又叫那接引使者出去，撇我們倆在一起，这簡直樂得我瘋了。於是她說道：“吉爾・布拉斯，我覚得你不錯，我在爸爸的許多傭人裏对你另眼相看，这點你应該覚得。就算你看不出眼色，不知我一番好意，你看了我今晚的舉動，也就完全明白了。”

我不等她再說下去。我想我既是個礼貌周全的人，該免她害羞，不必她再把話說明白。我如醉如狂的立起來，像戲裏主角向公主屈膝那樣，跪在奧若爾脚边，拉着唸台詞的調兒道：“啊，小姐，我沒有听錯麼？这話是对我說的麼？吉爾・布拉斯一輩子受造化作弄，是天地間的棄物，他那裏來的福氣，竟打動了您的芳心……”我女主人笑着打斷我道：“說話別那麼响。我的女傭人睡在隔壁，你回头把她們都吵醒了。起來坐着，先听我講完了，不要打岔。”她又一本正經接着上文說道：“吉爾・布拉斯，我的確喜欢你，我要告訴你個秘密，關係我終身大事，可見我多麼器重你。我愛一個年輕漂亮的貴公子，叫做唐路易・巴洽果。我在公園和戲院裏看見过他幾回，可是从沒跟他談过話。他品性如何，爲人有沒有什麼毛病，我都茫然。这些事正是我想知道的。我要個人仔細打听打听他的品行，據实回報。家裏这些傭人裏，我看

你最合適。我相信这事託你去办，万無一失。希望你幹事伶俐謹愼，我推心置腹不至於後悔。”

我女主人說到这裏，就頓住口等我回答。我方才誤会得眞冒昧，当時窘得不知所措。可是我立刻定下神。莽撞得不巧，總要討沒臉，我只得老着面皮，表示十分關切，願出死力効忠。我这來即使不能叫她忘掉我活見鬼自居她意中人，至少也讓她知道我善於補过。我只求兩天功夫，把唐路易的爲人打听確实了回報。於是我女主人叫奥蒂斯大娘領我回花園。奥蒂斯臨別打趣我道：“再見啊，吉爾·布拉斯。下次約会，我不劝你早到。我很知道你守時刻，不用我着急。”

我回到自己屋裏，一天欢喜都落了空，不免有些懊喪。可是我心地还不算糊塗，自己譬解得開。我想做小姐的心腹，比做他的情人合適。我又想，这事也許对我有好处，替愛情当差，報酬不会菲薄。我上床睡覚，决計要把奥若爾託我的事办好。第二天我就出去打听。唐路易那种紳士的住址一問就知道。我在他街坊上打听了一番。可是我問的幾個人，都說得不詳尽，我只好过天再去打听。第二天順利多了。我在街上偶然碰見相識的一個小夥子，就站定了談話。正巧他一個朋友走过，跑上來招呼。他說东家怪他喝掉了一桶酒，剛把他歇了。他东家唐約瑟夫·巴洽果，就是唐路易的父親。我乘这個好机会，忙向他一一探听，套出許多話，回家來非常得意，總算沒对小姐失信。我这晚又該去会她，还照上次那個時候，那個办法。这晚上我不那麼心焦了，非但耐着心听我老主人談話，还提着头兒叫他講打仗。我舒舒泰泰等到半夜，听鐘上打了好幾下，才下樓到花園裏去。我沒擦油膏，也沒洒香水，这些都統統改掉了。

那忠心的女監護已經在等我，打趣說我遠不如前番起勁了。

我置之不理，跟她到了奥若爾房裏。奥若爾一見就問唐路易的事打听清楚沒有，探得的事多不多。我說："哎，小姐，您要知道的事，我打听了許許多多。第一，他就要動身回薩拉曼加去畢業。據說这位大爺品性高尚，爲人正直。他的勇敢更不用說，因爲他是一位紳士，又是西班牙人。而且他很有風趣，待人接物也非常和悅。只是有一點恐怕不合您脾胃，我又不能瞞您：他那公子哥兒的習氣太深，是個荒唐鬼。您可知道，他那點年紀，已經包过兩個女戲子了。"奥若爾道："眞有这事麼？好胡鬧啊！可是，吉爾·布拉斯，你打听確实，他眞这樣放浪麼？"我答道："唷，小姐，我想不会錯。这話是他們家今兒早上歇出來的一個傭人告訴我的。傭人講起主人壞話來，總誠实不欺。况且他時常跟唐阿雷克索·西俠、唐安东尼歐·桑德雷斯、唐范爾南·德·岡博阿來往，單憑这點，就見得他一定荒唐。"我女主人嘆道："这就不用多說了。吉爾·布拉斯，听你这話，我是枉抛了一片心，得下些克己功夫。儘管这點愛情在我心裏根深蒂固，我想还可以連根兒拔掉。"她拿出一只飽滿的小錢袋，放在我手裏，說道："你去吧，这是送你的酬勞。小心別把我的秘密講出去，別忘了我相信你口風嚴秘的。"

我对小姐說，我是心腹傭人裏的阿博克拉脫①，她儘可放心。我退出來忙不迭的要知道袋裏裝些什麼。原來是二十個比斯多。我立刻就想，我探了这個惱人的消息回來，她还給我这樣好的報酬，要是消息称心，報酬一定还要厚呢。我後悔沒学那些司法老爺的榜樣，他們寫的罪行調查書上，有時把眞情实况渲染文飾一下的。我很懊喪，好事剛有些苗头，給我摧殘了；如果我沒那麼傻

① 阿博克拉脫是古希臘緘默之神。

头傻腦，要賣弄誠实不欺，这事往後去準对我大有好处呢。話又要說回來，我化在油膏香水上的寃枉錢，總算撈回來了，也差堪自慰。

第 三 章

唐文森家有大變，美麗的奧若爾情不自禁，
决計要幹件異常的事。

不久以後，唐文森病了。病勢很凶，即使他沒上年紀，只怕也不会好。他一有病，家裏就把馬德里最有名的兩位大夫請來。一個叫做安德羅斯大夫，一個叫做奧克托斯大夫。他們聚精会神瞧了病，又把徵候仔細研究一番，同声說病由是身体裏津液激盪，可是此外他們就各說各的。一位大夫要当天就用瀉藥，那一位主張緩一緩。安德羅斯說："雖然津液还生，[1]應該乘它動盪廻旋很厲害的時候就打淸它，免得留滯在心肺胃腦那些要害器官裏。"奧克托斯的主張適得其反，他說應該等津液熟透再打。第一個大夫道："可是你这個方法跟医学祖師的遺敎恰好相反了。希

① 西洋古代医学把人身津液 (Humeur) 分爲粘液，血，黃色胆汁，黑色胆汁四种。如果这四种津液的配比失去平衡，生理上就有騷動，人就害病。但是身体裏自然起一种作用，会使津液回復平衡，叫做"融洽"(Coction) 作用。融洽作用能使津液由"生" (Crue) 變"熟"(Cuite)，过剩的部份排洩出來，病就痊愈。要是排洩不出，就得吃藥淸瀉發散。医藥的目的，只是推動和幫助这個融洽作用。这是希波克剌忒斯在"古医学"第一八節裏講的（"羅勃古典叢書"本"希波克剌忒斯集"第一册第四六至五三頁）；勒薩日筆下这兩位名医爭論之點，恐怕是根據他最有名的"格言"第一部第二二句，第二四句，又第四節第十句（第四册第一〇八至一〇九頁，第一三六至一三七頁）。

波克剌忒斯說，病人發高燒，一開头就該用瀉藥。並且說得明明白白，应該乘津液亢旺，趕緊清瀉。'亢旺'就是指津液激盪。"奧克托斯辯道："唷！你这可是弄錯了。希波克剌忒斯所謂'亢旺'，不是說津液激盪，是說津液融洽。"

我們这兩位大夫爭吵得熱鬧起來。一個引証希臘原本，还舉出許多書來，都像他这樣解釋。那一個根據拉丁譯本，說來更振振有詞。誰是誰非呢？唐文森無从判斷。可是他一看非得挑定一位不可，就相信了那殺人較多也即年紀較老的一位大夫。安德羅斯是年輕的一個，立刻起身告辭，可是不免还借"亢旺"兩字，对那年老的挖苦幾句。这回奧克托斯得意了。他的手法跟桑格拉都大夫一樣，所以一上來就狠狠的抽血，要等他身体裏的津液熟透，再用瀉藥。他愼重得很，瀉藥还要緩着用呢。準是死神怕那劑清瀉藥救了病人性命，不等津液熟透，就把我主人搶去了。唐文森大爺是这樣下場的，只爲医生不懂希臘文，送了一條性命。

奧若爾按照她父親的身份体面办了喪葬，从此自己掌管家私。这回一切自主，就辭退幾個傭人，按功勞給了些酬謝。她家有個莊子，在塔古斯河边、薩瑟东和比安狄亞之間，她不久就到那莊上去住。留下的幾個傭人都跟到那鄉下去，我也在內，而且是她少不了的人了，这也算我運氣。她雖然听我據实講过唐路易的爲人，还是爱着这位大爺。她实在是抑制不下爱情，只好隨爱情擺佈。她这会子要私下見我，不必顧忌了。她对我嘆息道："吉爾·布拉斯，我忘不了唐路易。我極力不想他，可是老想着他。我心目中，他是個温柔多情、有始有終的如意郎君，並不像你形容的那麼任情胡鬧。"她說着傷心，不禁吊下淚來。我看她下淚，也很难过，險的陪眼淚。她有煩惱，我这樣憐惜，眞是討她喜欢的無

上妙法。她擦乾了美目，說道："朋友，我看你天性很厚，我也喜欢你这樣忠心，一定要好好兒謝你。親愛的吉爾·布拉斯，我現在更非你幫助不可了。我心上有個打算，該說給你听听，你一定覚得很奇怪。我告訴你，我不久就要到薩拉曼加去，我準備到那裏改扮男裝，自称唐斐利克斯，去和巴洽果結交，設法跟他結爲心腹朋友。我只算奧若爾·德·古斯曼的表哥，常常談起这表妹。他也許会想見見她，这就墮我計中了。咱們到薩拉曼加弄兩所房子。我在这一处是唐斐利克斯，在那一处是奧若爾。我有時候裝了男人和唐路易見面，有時候穿我原來的服裝見他。照这樣一步步拉攏，我想就能如願以償。"她又道："我承認这是個很荒唐的計劃，不过愛情驅使着我，而且我心地清白，所以敢不顧一切，冒这個险。"

我和奧若爾所見相同，認爲这計劃是胡鬧。不过我儘管覚得这事荒唐，决不去訓戒她。我反而渲染一番，把这個瘋瘋顚顚的計劃說成個有趣的玩意兒，沒什麼大不了。我記不起还舉了些什麼憑據，反正她全相信，痴情人想入非非，總喜欢人家附和。我們就把这件輕舉妄動的事当作一齣喜劇，只消想法好好兒排演就完了。我們挑了幾個傭人來串这戲，分派好角色。我們不是吃戲子飯的，並沒有你爭我搶。选定奧蒂斯扮奧若爾的伯母，取名齊梅娜·德·古斯曼，手下用一個男傭人，一個女傭人。奧若爾扮了大爺，我就做親隨，另外叫個女傭人扮小僮兒，貼身服侍。我們把登場人物照这樣分配停当，就回馬德里，打听得唐路易还在那裏，不日要動身到薩拉曼加去。我們把有用的行头，趕緊製办。小姐等一切齊備，吩咐立刻打上包裹，因爲还不到穿著的当兒呢。於是她把家事交託給管家，帶了这齣戲裏要上場的傭人，乘一輛四騾車，向雷翁境進發。

我們已經过了舊加斯狄爾境，忽然車軸斷了。那地方正在阿維拉和維拉富羅之間，遙遙望見三四百步之外山脚下有一個莊子。暮色漸深，我們非常狼狽。恰巧有個農夫經过，輕輕一句話救了我們出难。他說，我們望見的是唐娜艾爾維拉的莊子，她是唐彼德羅·德·比那瑞斯的寡婦。那農夫把这位太太極口称揚，因此小姐就派我去借宿。那農夫的確沒有过讚，当然也虧我措辭得体，艾爾維拉即使不是個頂有礼貌的人，听了也会接待我們。她見了我很客氣，我代主人致意，她一口应允。於是騾子慢慢的拉着車，我們大夥兒都到那莊上去。唐彼德羅的寡婦在門口迎接小姐。她們相見的客套，我这裏不提了。且說这位艾爾維拉老太太，比交際場中的夫人还招待周到。她請奥若爾請到一個極華麗的房間裏，先去歇一会兒，又來招呼我們，無微不至。晚飯做得，她吩咐擺在奥若爾房裏，兩人同吃，唐彼得羅的寡婦很能尽东道之誼，不像有种主人，吃飯時心不在焉，或者臉色不快。她高高興興，有說有講。她談吐很高雅，我佩服她聰明，心思細緻。奥若爾好像也一樣喜欢她。她們倆做了朋友，还約定要通信呢。我們的車要过一天才修理得好，恐怕動身時天太晚了，所以决定在她家多住一宵走。我們底下人的飯菜也很丰盛，而且不但吃得好，睡得也舒服。

第二天，我們小姐跟艾爾維拉談得更相投了。她們倆在一間大廳上吃飯，壁上掛着好幾幅畫。有一幅特别惹眼，畫得栩栩欲活，而畫的景物很凄慘。畫着一個紳士朝天倒在血泊裏，看來已經死了，臉上还是一副惡狠狠的神氣。他旁边横了個年輕女人，另是一种神情。她胸口戳着一把劍，还不曾咽氣，眼光欲歛，还戀戀不捨的望着個少年人；那少年要和她永訣了，彷彿痛不欲生。我留心畫上还有個人。这是個慈祥的老者，他觸目傷心，臉

上的悲痛，跟那少年人不相上下。看來他們兩人对着这血淋淋的景象都有切膚之痛，只是感觸不同。那老人悲深痛切，已經不能自支；那少年人傷心之中帶着憤怒。畫裏把那些形形色色都傳出神來，我們看得目不轉睜。小姐便問这是畫的什麼慘事。艾爾維拉道："小姐，这是一幅寫眞，寫着我家一樁痛史。"奥若爾听了心癢，很想更知一二。唐彼德羅的寡婦見她那麼好奇，只得依她。当時奥蒂斯和她兩個伙伴还有我，都在旁边，听見她这樣答应的，所以等她們吃完飯，我們四個都賴在那廳上不走。我女主人要把我們遣開，可是愛爾維拉看透我們心癢癢的要听她講那畫上的情節，就很体諒，說那事不是秘密，我們不必走開。一会兒，她就講了下面的事。

第　四　章

婚變記。

"西西利皇帝羅傑有弟妹各一。弟弟孟富華造反，在國內掀起了惡狠狠的血战。可是他造化低，打了兩個敗仗，身爲俘虜。皇帝处他造反的罪，只把他看管起來。羅傑这樣寬宏大度，反叫有些百姓当作個殘暴的人。他們說他留着弟弟性命，無非要用毒手慢慢兒磨折他報仇。其餘的人怪他妹妹馬悌爾德不好，害孟富華在監獄裏受罪，这倒不是無稽之談。这公主一向恨这個王子，王子活一天，就一天不饒他。王子死了不久，她自己也死了，人家以爲是她滅絕天倫的報应。

"孟富華遺下兩個兒子，年紀还小。羅傑很想幹掉他們，免得日後長大，要替父親報仇，鼓動那些心裏不服的人重新作亂。

他把这個主意告訴樞密大臣雷翁悌歐·西富瑞狄。这大臣不贊成，他要皇帝回心轉意，自願把大王子安利克領回教养，劝皇帝把小王子唐彼德交託給西西利大將軍管教。羅傑相信这兩人一定能教導姪兒倆克尽臣道，就把孩子交託給他們，自己照管着外甥女兒康斯丹斯。她是馬悌爾德公主的独生女兒，和安利克同年。皇帝爲她請了許多保姆和師傅，教管得無微不至。

“雷翁悌歐·西富瑞狄在貝爾蒙特那地方有個莊子，離巴賴姆只短短八公里。大臣就在那裏尽心教導安利克，準備他做西西利一國之主。他一上來就覺得这王子品性很好，疼得他好像自己沒有親生兒女似的。其实他有兩個女兒。大女兒勃朗許，比王子小一歲，是個十全的美人兒。小女兒珀茜还在襁褓之中，她媽媽是养她的時候死的。勃朗許和王子情竇初開，就兩心相印，只是他們不能隨意会面。王子有時候还能找到机会，並且乘此說動西富瑞狄的女兒，許他了却一樁心事。这時欽命雷翁悌歐去巡閱本島一個僻遠的省分。安利克和勃朗許二人卧房相連，他乘雷翁悌歐出門，叫人在兩間卧房中間的牆上開個洞，洞口掩上一扇木头的滑門，或開或闔，都不露形跡，因爲活門和板壁嚴絲合縫，肉眼决計看不出这個花巧。王子賄賂了一個巧匠，替他偷偷兒趕造的。

“痴情的安利克屢次从这個門到他情人房裏去，不过絕不佔她便宜。勃朗許雖然冒失，讓王子偷到她房裏來，却有言在先，不准他有一點非分之求。有一晚，他看見勃朗許很憂愁。原來她听說羅傑病重，西富瑞狄身爲掌璽大臣，被召入朝去听受遺命。她設想親愛的安利克接了帝位，高高在上，和自己隔絕，因此非常焦慮。王子進來時，她正含着兩包眼淚。王子道：‘小姐，你哭咧？爲什麼傷心啊？’勃朗許答道：‘殿下，我的心事瞞不过

您。您伯父咱們皇上快要歸天，您就要接位。我設想您一旦做了至尊，我就攀附不上了，老实說，我是很發愁的。皇帝的眼光跟情人的不同，做臣子時滿心想望的事，到身登宝座就看得淡了。也許我是心血來潮，也許我有先見之明，我只覚心煩意亂。我应該信得过您一片情意，可是我放不下心。我並非疑心您会薄倖，我只愁自己沒福。'王子答道：'可愛的勃朗許，你担憂也出於好意，不虧負了我对你的心。可是你担憂太过，就对不起我这片痴情，並且不是也小看了我麼？你千万別以爲咱們的命運分得開，你应該相信，只有你能叫我称心美滿。撇開了这种無謂的憂慮吧，別辜負了这個好時辰。'雷翁悌歐的女兒道：'哎，殿下，您一戴上皇冠，百姓就要您娶一位世代帝皇家出身的公主做皇后，这門顯赫的姻緣，还会替您版圖上多添些州郡。咳！只怕您顧不得密誓柔情，只好听从他們。'安利克使性子道：'哎，你幹嗎儘自尋煩惱，想像將來这樣黯淡。假如天不要我伯父在位，叫我做了西西利一國之主，我發誓要当了滿朝臣民，和你在巴賴姆結婚。一切神明，听我發的大誓。'

"西富瑞狄的女兒听了安利克的表白，心定了些。他們掉轉話头，談到皇帝的病情。安利克惋惜伯父壽命不長，足見他天性忠厚，其实他真犯不着傷心。皇帝歸天，他就可以接位。可是他骨肉情重，總覚得是個恨事。勃朗許还沒知道多少苦厄已臨头上。有一天大將軍有要事到貝爾蒙特莊上，恰碰見勃朗許从她父親房裏出來，大爲顛倒。第二天他就向西富瑞狄求婚，得蒙允可。但是正逢羅傑有病，这樁婚事就擱下了，勃朗許还一點不知道。

"一天早上，安利克剛穿好衣裳，只見雷翁悌歐帶着勃朗許進來，覚得很奇怪。这位大臣道：'殿下，我來稟告您一個痛心的消息。不过禍福相倚，也可以使您不至过於哀慟。您伯父咱們

皇上已經歸天，傳位給您。西西利全國都对您臣服；滿朝公卿正在巴賴姆待命，他們派我來听候您的旨意。万歲爺，我帶了女兒，特來朝賀，搶先來至誠極敬的向您行新朝子民应尽之禮。'王子知道羅傑兩月來病勢日漸不支，这消息原在意中。不过他突然間換了身份，心上感慨万端。他默默尋思一番，对雷翁悌歐道：'賢明的西富瑞狄，我向來把你当我父親的。我有你輔佐，就可以自豪了。西西利一國之主，是你不是我。'他一面說，就到擺着文具的桌上，拿一張白紙，在紙尾上簽了名。西富瑞狄問道：'万歲爺，您这是幹嗎呀？'安利克答道：'表示我感激你，器重你。'於是王子把这張紙交給勃朗許，說道：'小姐，我对你的心，永遠不變，你的意旨，我一切順从，这張紙是個担保，你收了吧。'勃朗許臉頰紅暈，接了那張紙道：'万歲爺，我拜受皇上的恩典。可是我在家从父，我把这紙交在他手裏，由他斟酌情形，審慎使用，您不見怪吧。'

"她眞把安利克簽名的紙交給父親。西富瑞狄一向还在夢中，这才恍然大悟。他看明王子的心了，就說：'万歲爺，我决不做对不起您的事，决不辜負您的信任……'安利克打斷他道：'親愛的雷翁悌歐，你不会辜負我，隨你把我这張紙怎麼用法，我總贊成。'接着又道：'你們走吧，回巴賴姆去叫那边籌備加冕典禮；对我的臣民說：我隨後就要來听他們宣誓効忠，还要向他們傳旨施恩。'这大臣奉了新主子的命令，帶着女兒往巴賴姆去。

"过了幾個鐘头，王子也離開貝爾蒙特。他情思纏綿，雖然就要身爲至尊，也不在心上。他一到城裏，只听得欢声四起，他在百姓欢呼声裏，進了皇宮。典禮已經籌備停当，在宮裏舉行。他看見康斯丹斯公主穿了長的孝服，好像很哀悼羅傑。他們少不了要互相弔唁一番，兩人說話都很得体，只是安利克比康斯丹斯

冷淡。康斯丹斯並不爲家庭的糾紛恨这王子。王子登宝座，公主坐在旁边，比皇位略低些。大臣都歸了班次。大典開祀，雷翁悌歐身爲掌璽大臣，又受先皇顧命，就展開遺旨，高声朗讀。大致說：羅傑無後，指定孟富華長子繼承，但以娶康斯丹斯公主爲后作條件，否則宝位由唐彼德王子繼承，條件相同。

"安利克听了大吃一驚。他非常着急。雷翁悌歐讀完遺囑，当衆宣佈道：'諸位大人，先皇对嗣君的遺命，已經宣讀了。我們大德大度的王子，願意娶表妹康斯丹斯公主爲皇后。'安利克越加着急，忙截住大臣的話道：'雷翁悌歐，别忘了勃朗許交給你的那張簽名的紙……'西富瑞狄不讓王子說完，忙插口道：'万歲爺，在这裏呢。'他把那張紙当衆揚了揚，道：'朝上各位大臣看了这上面万歲爺的御名，就知道您敬愛公主，懿遵先帝遺命。'

"他說完就宣讀自己寫在那紙上的話，儼然是新皇帝的口吻，說他向臣民允諾要依从羅傑意旨，娶康斯丹斯爲后。殿上欢声雷動，在場的人都高呼：'大德大度的安利克万歲！'这王子向來嫌惡公主，大家並非不知，因此怕他对先帝遺旨，抗不受命，弄得國內騷動。那一紙宣諭，使朝野安心，一片欢呼。皇帝听了五內如裂。

"康斯丹斯一方面是添了尊榮，一方面也未免有情，所以比誰都高興，乘这時候向王子謝恩。王子要强自抑制也沒用，听公主謝恩，不安得很，心裏煩亂，連禮貌上該說的話也說不上來。西富瑞狄職司所在，挨近宝座，王子後來按捺不住了，向他低声道：'雷翁悌歐，你幹的什麼事啊？我交給你女兒那簽名的紙，不是預備做今天这番用場的。你違反了我……'

"西富瑞狄語氣堅決，打斷了他的話道：'万歲爺，别忘了您的尊榮。您要是不肯听您伯父先帝的遺命，就做不成西西利的皇

帝。'他說完就跑開，不讓皇帝再說什麼。安利克爲难極了，心亂如麻。他很惱西富瑞狄，也横不下心把勃朗許扔掉。还是勃朗許，还是宝位，他一時决不下去取。他後來想定主意，自以爲得了個兩全的办法。他要和表妹結婚，得先派人到羅馬去求准。他假裝願意服从羅傑遺命，却預備乘这個当兒，行些德政，使國內权貴歸心；只要政权穩固，就沒人能够勉强他履行遺囑上的條件了。

"他打了这個主意，心定了些，便轉向康斯丹斯，把掌璽大臣当衆宣讀的話，申說一遍。他正向公主違心發誓，偏偏勃朗許跑上殿來。她奉父命向公主朝賀，一進來听見安利克这番話，很覚刺耳。雷翁悌歐唯恐她不知命薄，抱着什麼夢想，他一面引她去見康斯丹斯，故意說道：'孩子，來朝見皇后，恭祝國泰民安，大婚吉祥如意。'这一棒打得好厲害，可憐勃朗許吃不住了。她極力要遮掩心头之痛，也遮掩不了，臉上紅一陣，白一陣，渾身發抖。公主倒一點沒看出來，只道这女孩子鄉間長大，上朝未免害生，所以祝賀得語無倫次。那年輕皇帝，心下明白，一見勃朗許，就不知道把臉擱在哪兒，又看她那副傷心絕望的眼色，更不知所措。他知道勃朗許驟然看來，準以爲他背信了。他要是可以跟她講話，就不至於这樣着急。但是西西利全國正眈眈注視着他，哪有这個机会呢？而且狠心的西富瑞狄不容他存这指望。这大臣看透一对情人的心，要防他們兒女情痴，壞了國家大事就乖乖覚覚帶女兒下殿，同回貝爾蒙特。他有种种道理，要儘早把女兒嫁出去。

"他們到了家，勃朗許才知道自己多麼苦命。西富瑞狄說已經把她許配大將軍了。她悲痛得很，当着父親也不能自制，嚷道：'無私的天道呀！你还要把可憐的勃朗許怎樣磨折啊！'她悲傷太

过，魂飛魄散，身冷面白，暈倒在父親懷裏。他看女兒这樣，也很难受。他深深体会到女兒的苦痛，可是主意很牢。後來勃朗許清醒过來了。那刺心的苦痛，不容她昏迷不醒，西富瑞狄在她臉上洒的水，功效还在其次。她睜開昏昏兩眼，看見自己父親忙着救護，就有氣無力的說道：'大人，我很慚愧，把我的心病落在您眼裏了。可是我去死不遠，种种煩惱，可以了結，您也可以早早去掉個私訂終身的倒楣女兒。'雷翁悌歐答道：'不，勃朗許，我的宝貝，你得活着呢。你是有品節的，慢慢会振作起來。大將軍向你求婚也是你的体面，这門親是全國最了不起的……'勃朗許打斷他道：'他人物才能，我都看重，可是大人，皇上答应我……'西富瑞狄也打斷她道：'孩子，你的道理我全知道。你对这位王子的痴情，我並非不曉，換了個境地，我也並不反对。但是他爲了自己的尊榮，國家的福利，非娶康斯丹斯不可。不然的話，我还巴巴的把你嫁他呢。先帝務必要他娶这位公主，才肯傳位給他。你願意他爲你抛掉西西利的皇位麼？我告訴你吧，你遭到这种傷心事，我也一樣难受，不过命運是强不过來的，还是努力放寬心胸吧。你这非份妄想，能瞞过全國的人，就是你的体面。你对皇上有情，人家会造你謠言；你要保全声名，最好嫁給大將軍。總而言之，勃朗許，你沒有斟酌的餘地。皇上爲皇位撇下了你，要娶康斯丹斯了。我已經把你許給大將軍，請你別叫我失信。假如你非要我拿出做父親的款來，才肯答应，那麼我現在命令你嫁給大將軍。'

"他說完就走了，讓女兒把这話仔細咀嚼去。他說的一泡道理，是要動女兒以大義，克制她的私情，希望她經过一番思索，会願意嫁給大將軍。他果然沒有料錯。可是那傷心的勃朗許費了好多掙扎才打定这個主意。她的处境眞是可憐極了。她早愁到安利克要背棄她，眼看事已如此，很覺痛心；而且割捨了王子，还

得委委屈屈嫁個不喜欢的人，越加悲切不堪，活一刻是多捱一刻苦楚。她嘆恨道：‘假如我註定是個苦命，除非一死，倔强有什麼办法。殘酷的命運啊，既然一定要我受沒底的苦楚，爲什麼又拿最甜蜜的希望來哄我？你这負心人啊，你答应我天長地久此心不變，却又和别人好了。你对我賭神發呪，难道一会兒就会忘記麼？你既然这様忍心欺我，願天罰你，你誑騙神明，褻瀆了合欢床，叫你那床上沒有欢樂，只有悔恨！但願你那反覆無常的心，把康斯丹斯的柔情暱態恨得像毒藥一樣！但願你的婚姻和我的一樣受不了！哎！負心人啊，我要報仇，也要罰自己情痴不識人，所以我儘管一點不愛那大將軍，也就嫁他了。我信奉的宗教不容我自殺，我只願今後过的無非是一片又苦又悶的凄涼歲月。你要是餘情未斷，叫你看我另嫁别人，也是对你報了仇；你要是早已把我放在腦後，至少西西利出了一個能懲罰自己用情輕率的女人，足以誇傲。’

“可憐她私情大義左右爲难，嫁大將軍的前一夜就这様过了。第二天西富瑞狄看她依头順腦，乘机就上勁幹事。他当天把大將軍請到貝爾豪特，在莊上教堂裏悄悄和他女兒行了婚礼。勃朗許这一天眞是苦透了。不但斷了做皇后的想头，失了心愛的人，嫁了個厭物；而且这丈夫早就愛得她火也似熱，天生又是個醋罐子，在他面前，不能流露私情。这位新郎娶到了勃朗許，快活得時時刻刻趨奉在旁，她連背人彈淚，稍解傷心，也沒机会。天黑下來，雷翁悌歐的女兒越加憂急。女傭人替她卸完裝都退出去，讓她和大將軍兩人在一起，那時候更把她急壞了。大將軍恭恭敬敬問她爲什麼神色不豫。勃朗許不知怎麼回答，推說身子不舒服。她丈夫開头倒相信，可是一会兒就看破了。他当初看勃朗許那様子，眞的很關切，就催她上床。勃朗許誤会了意思，想到他要肆行强

暴，不由得失声長嘆，眼淚直流。一個人滿以爲好事可成，忽然見此景象，那裏受得了呢！他知道太太煩惱定有隱衷，对他的愛情不利。他看明白了，就和勃朗許一様的煩惱起來，不过还算有克己功夫，沒露在臉上。他加倍殷勤，还是催太太安置，答应讓她睡個够，决不打擾。他还說，她若不舒服，要人服侍，他就去叫女傭人進來。勃朗許这才放了心，說她只是沒氣力，睡一覚就会好。他假裝信以爲眞。兩人都上床，这一宵跟男欢女愛的洞房之夕大不相同。

"西富瑞狄的女兒一心自怨自悲，大將軍这時也在尋思他的婚事怎会这樣生趣全無。他拿準有個情敵，可是想不出是誰。他只知道自己是倒楣透頂的人。他这樣思前想後，一夜已經过了三分之二，忽然隱隱听得一點声音。他听得房裏有人慢步徐行，吃了一驚。他以爲听錯了，因爲他記得勃朗許的僕婦出去之後，親手關的門。他掀開帳子，要看看到底什麼东西响，可是放在壁爐架上的灯已經滅了。一会兒他听得有人悄声息氣叫了幾声勃朗許。他醋劲發足，勃然大怒，只怕有人要壞他家声体面，忙起來拔劍在手，朝那声音趕去，要是已經算不得事先防範，也可報仇雪恥。他覚得一把出鞘的劍正抵住自己的劍。他逼向前，那人就往後退；他追上去，那人就躲開了。他黑地裏尽力追逐，那人好像在屋裏滿处躲閃，躲到不知那裏去了。他停下听听，声息全無。見鬼麽！他摸到門口，以爲那個暗中壞他家声体面的寃家，从門裏跑了，可是門依然鍵着。他莫名其妙，就去叫醒那幾個睡在近旁、喚得应的傭人，一面開門，一面把身子堵住出口，留心提防着，怕他找的那人溜掉。

"幾個傭人听得他一疊連声的叫喚，忙拿着蠟燭趕來。他要了一支蠟燭，拿着劍又滿屋裏尋了一遍。可是他並沒找出人來，一

點踪跡也沒有。那扇暗門和出入的道兒，他全沒看出來，不过那种种不如意事，难瞞自己。他心上非常煩亂。若去問勃朗許，她遮飾还來不及，决不会告訴他什麼。他决計把心事告訴雷翁悌歐，一面先打發了那些傭人，只說听得屋裏声响，原來听錯了。恰巧他丈人听見嚷嚷，出來看看究竟；他就一五一十的告訴，講時神情很憤激，也很愁苦。

“西富瑞狄听了很詫異。他覺得斷無此理，可是相信確有其事。他知道皇帝痴情，什麼事都幹得出來，因此很愁慮。可是他並不助長女婿的醋勁，一口斷定那听到的声音和那把抵敌的劍，都是疑心生暗鬼，决不会有人到他女兒屋裏去。他又說新娘子鬱鬱不樂，也許因爲身子不舒服；女人鬧脾氣，無損丈夫体面；女孩子过慣幽靜日子，突然嫁了個男人，旣不認識，又沒感情，难免落淚嘆氣，心裏悲傷，惹男人見怪，其实並無別的緣故。他还說，要挑動大家閨秀的情，得費功夫賠小意兒，千万別煩惱，只要加倍溫柔親暱，自会贏得勃朗許回心轉意。他然後請女婿回女兒房裏去，認爲这般多疑納悶，侮辱了她的品節。

“大將軍也許眞以爲自己神思恍惚，疑心生鬼，也許覺得少露声色爲妙，这情節太離奇，不必对老头兒空費唇舌，硬說確有其事，反正他听了丈人一番道理，一声兒也沒言語。他回到太太房裏，躺在她旁边，想睡一忽兒定定神。那多愁的勃朗許心裏也不安頓，她丈夫听到的声息，她听得清清楚楚，知道是怎麼回事，什麼用意，所以不会当作幻覺。她很詫異，安利克旣然和康斯丹斯隆重訂婚，怎麼还要到她房裏來。她並不得意快活，只以爲这种舉動又是一重侮辱，所以滿懷憤怒。

“西富瑞狄的女兒成見在心，覺得那年輕皇帝是最混賬的人；这可憐的王子却对勃朗許迷戀愈深，知道自己形跡可惡，想

見面寬慰她一下。他因此早要到貝爾蒙特來，可是給要公絆住身子，直到天夜，才混出宮廷。他在西富瑞狄的莊上長大，熟悉那一帶路徑，要溜進去很容易；而且还有個鑰匙，可以開花園的暗門。他从花園到了舊日住处，再進勃朗許的房。他忽然發覚房裏有個男人，一把劍抵着自己的劍，那時候的駭異，可想而知。他差點兒發作起來，把那胆敢動手冒犯皇上的狂徒当場懲罰，可是顧惜西富瑞狄的女兒，暫且捺下怒氣。他还照原樣出去，取道回巴賴姆，心上越添了煩惱。他到巴賴姆，天已經快亮了，就一人關在房裏，意亂如麻，也睡不着覚，一心只想再到貝爾蒙特去。他爲自己万全和体面，尤其爲了愛情，急要把这番兇險的遭遇弄個水落石出。

"天一亮，他下令牽狗備馬出去打獵。他借個消遣的名目，帶着指揮獵狗的人和幾位朝臣，直入貝爾蒙特樹林深处。他防人看破，跟獵隊跑了一会，看大家跟着獵狗跑得起勁，就撇下衆人，独自往雷翁悌歐的莊上去。他熟悉樹林裏的小道兒，不会迷路。他心裏焦急，不惜馬力，一会兒就趕到他心上人的住处。他想找個動听的藉口，求西富瑞狄的女兒私下一会。这時他穿过一條通莊子園門的小道，看見離他不遠，兩個女人坐在樹下說話。他想準是莊上的人，心裏就一跳；等到她們听得蹄声，轉过臉來，他正和心愛的勃朗許打了個照面，越發心跳不已。原來勃朗許帶了她最親信的女傭人妮斯溜出莊子到这兒，想至少可以來尽情一哭的。

"他如飛的趕过去，竟是投身在她脚下。他看見勃朗許眼睛裏那副沉痛的神情，非常难受，說道：'美麗的勃朗許，你且不要悲傷。我承認我看上來確是可惡，不过你若知道我爲你的打算，就明白我於心無愧，愛得你無以復加，你現在以爲我犯的罪，倒

正可以証明我的心跡。'安利克以爲这話可以稍爲替勃朗許解解憂，誰知道她听了一發傷心。她要回答，可是哽咽得說不出話來。王子看她氣咽喉堵，詫異道：'啊，小姐，我不能消你的煩惱了麼？我倒了什麼楣，弄得你不相信我了？我倒只求与你相守，連皇位和性命都沒顧惜。'於是雷翁悌歐的女兒强自抑制，向他解釋道：'万歲爺，您許願已經遲了，从今以後，我和您只可以各自东西了。'安利克忙打斷她道：'啊，勃朗許，你这話多狠心呀！誰敢不讓我愛你？誰敢觸怒皇帝？他寧可放火把西西利燒光，也不肯对你死心的。'西富瑞狄的女兒有氣無力說道：'万歲爺，儘管您掌大权，也消不掉咱們彼此間的扞格。我已經是大將軍的夫人了。'

"王子倒退了幾步，失驚道：'大將軍的夫人！'他傷心得說不下去。他沒料到这当头一棒，打得他勁兒全沒有了。他倒在背後一棵樹下，面無人色，抖索索渾身無力，只有兩眼还瞪着勃朗許，一望而知，那惡消息直刺了他的心。勃朗許也瞧着他，那神情分明是同病相憐。这一对沒緣分的情人相視無言，靜寂得眞叫人毛骨悚然。後來王子鼓起勁來，定了定神，对勃朗許嘆息道：'小姐，你幹得好事！你那死心眼兒，把你我都斷送了。'

"勃朗許覚得自己理長，王子理屈，一听王子倒好像在埋怨，就生氣了。答道：'啊！万歲爺！您非但薄倖，而且想欺哄人了。您要我不相信自己眼睛耳朵麼？要我不顧目見耳聞的种种，相信您無愧於心麼？不成的呀，万歲爺，我老实說我沒法兒这樣想的。'皇帝道：'可是小姐，你以爲証據確鑿，其实是假的。那些証據就哄你上了当。我問心無愧，对你也沒變心，这跟你做了大將軍一樣都是千眞万確的事。'她道：'唷！万歲爺，我不是听見您答应跟康斯丹斯結婚，还要永結同心麼？您不是答应朝上大

臣要服从先帝遺命麼？那公主不儼然是安利克皇帝的皇后，受了新朝子民的朝賀麼？难道我眞迷花了眼睛麼？您这負心人啊，还不如說，您覚得犯不着爲勃朗許拋了皇帝的宝座。您对我已經情斷，也許压根兒沒有什麼情，又何必賠小心，假意殷勤呢？还不如老实說吧，要坐穩西西利的皇位，娶西富瑞狄的女兒不如娶康斯丹斯。万歲爺，您沒有錯，皇后的尊榮，也正像您这樣一位王子的心，都不是我份內的东西。我敢妄生希冀，是我自負太高了，可是您不該哄我抱这种非份之想呀。我当初覚得难免跟您分離，心上發愁，您是知道的。您爲什麼还安我的心呢？又何必解我的愁呢？我就不会怨到您，只怪自己命苦了；雖然不能嫁您，也决不嫁別人，至少我的心永遠是您的。您現在解釋也來不及了。我已經嫁了大將軍，再跟您会面，就壞我名譽，請您原諒吧。万歲爺，我不敢对您失礼，不过我不能再听皇上訴說衷情，我这就叩辭了。'

"她說完掙出餘勁，急匆匆走了。安利克叫道：'小姐，你等一等，別逼得一位皇子傷心絕望。你怪他爲皇位拋棄你，但是他寧可推翻皇位，也不肯依順新朝子民的期望。'勃朗許答道：'您現在拋棄皇位也沒用了。您除非把我从大將軍手裏奪了过來，才可以說这种慷慨激昂的話。我已經身有所屬，就算西西利燒成灰，您不論娶誰，我都不在乎了。若說我当初痴心沒主見，我現在至少还会咬緊牙關，克制情感，讓西西利新朝的皇上明白，我做了大將軍夫人，就不是安利克王子的情人了。'她一面說，已經走到莊園門口，和妮斯一同匆匆進去了。她們隨手關上門，王子撇在門外，無限凄惶。他听了勃朗許結婚的消息，驚憤难消，說道：'不講理的勃朗許！你把咱們的婚約忘記了！咱們白白立了誓，还是拆開了。我只道有福消受你，原來只是一場夢幻！狠心

的姑娘，我曾經承你不棄，為这一點甜蜜，得賠上多少苦楚啊！’

“他又想像那位情敌的快活，說不尽的妬恨。他一時上醋得發狂，差點兒要把大將軍連西富瑞狄都殺掉洩憤。不过他神智漸清，把那冲天怒氣平了下去。可是他想到沒法叫勃朗許知道自己並非薄倖，又懊惱非常。他还痴想，以為只要跟她私見一面，就可以撇清。要跟她私下見面，非把大將軍調開不可。他就硬了心寃枉大將軍乘机作亂，吩咐把他逮捕起來。御前衛隊長奉命，傍晚到貝爾蒙特，捉了大將軍，關在巴賴姆大牢裏。

“这事鬧得貝爾蒙特地方上大起恐慌。西富瑞狄馬上要去見皇帝，想保女婿無罪，並且進諫說，这种監禁会出亂子的。皇帝早料到他大臣会有这一着，想乘大將軍还在牢裏，設法至少和勃朗許会談一次，所以特地傳諭，当天誰也不准求見。可是雷翁悌歐不顧这道上諭，竟直入寢宮。他見皇帝道：‘万歲爺，如果一個矢忠尽敬的良民可以埋怨主子，那麼我就是要來当面埋怨您。我女婿犯了什麼罪？我家从此遺臭万年，而且这樣把人監禁，会使國內大臣離心，万歲爺您都沒仔細想想麼？’皇帝答道：‘有人向我告密，証據確鑿，說大將軍勾結唐彼德王子，圖謀不軌。’雷翁悌歐很詫異，插口道：‘圖謀不軌！啊！万歲爺，您別相信，人家想哄您呢。西富瑞狄家裏的人，从來不会犯上作亂，大將軍已經是我家女婿，就嫌疑不到他身上。大將軍絲毫無罪，您別有用心，所以逮捕他。’

“皇帝道：‘你既然把話說得那麼透亮，我也不必隱諱。你怨我監禁大將軍！哎，我不能怨你忍心害理麼？西富瑞狄啊，都是你这個蠻幹的傢伙，多管閒事，害我失魂落魄，只羨慕做個下賤小民。你別以為我会听你的話。我和康斯丹斯的婚事雖然說定了，还是沒用的……’雷翁悌歐打斷了他，顫巍巍說道：‘啊，万

歲爺，您当着滿朝臣民，給了公主一腔希望，还能不娶她麼？’皇帝答道：‘如果我辜負他們的期望，都怪你自已。我办不到的事，爲什麼逼我答应？我署上名字的那張空白諭旨是給你女兒的，誰叫你去塡上個康斯丹斯的名字呀？你並非不知道我用意，却强迫勃朗許違了心去嫁個她看不中的人，这是应該的麼？况且你憑什麼來勉强我呢？我恨那公主，你却硬要我喜欢她。她是馬悌爾德的女兒，那狠毒的馬悌爾德滅絕天倫，慘無人道，把我爸爸在監牢裏磨折得送了命，你难道忘了麼？我还去娶她！不成的，西富瑞狄，你死了这條心吧。你要做成这头惡姻緣，瞧着吧，会弄得西西利燒成一片，血流遍野呢！’

“雷翁悌歐道：‘这是什麼話啊？哎，万歲爺，您叫我心目中有個什麼景象呀？您說得多麼可怕呀！’他又轉过口氣道：‘可是我不用担驚受恐，您愛民心切，決不忍害他們遭殃。您也決不会隨着愛情擺佈，有玷品行，犯了常人的通病。我所以把女兒嫁給大將軍，無非是替万歲爺籠絡一員勇將；你仗着他的本領和他手下的士卒，就不怕唐彼德王子來爭权奪位了。我以爲借結婚和他联爲一家……’安利克王子道：‘哎，正是这婚姻——这倒楣的婚姻斷送了我呀。朋友，你眞狠心，爲什麼一下打得我这麼痛？你爲我謀利，不惜我心受委屈，我可沒叫你这麼來呀！我的权位，讓我自已來維持不好麼？若有叛臣賊子，我难道沒有本領去戡服麼？大將軍如果抗命，我自会懲罰他。我知道皇帝不比暴君，第一要百姓安居樂業，可是皇帝就該当百姓的奴才麼？人人天生有愛憎的自由，一旦承天应運，做了一國之主，就連这點都沒有了麼？你要保我至尊無上，全不顧我心裏苦惱，要是皇帝享不到这點兒自由，还不及個下賤小民，唉，西富瑞狄，这至尊無上之权你收回了吧。’

"这大臣答道：'万歲爺，先帝遺命，要您跟公主結婚，纔肯傳位，您当然知道的。'安利克回答道：'便是他也有什麼权下这道諭旨？难道这种荒謬的律例是他承哥哥夏爾帝宝位時就傳下來的麼？你就应該低首下心，履行这种不講理的條欵麼？你身爲掌璽大臣，对我們的舊章前典，太生疏了。總而言之，我当時答应娶康斯丹斯，是不得已。我絕不想守信。要是唐彼德因爲我不肯踐約就想自己做皇帝，也不必興師打仗，害生靈流血，我和他可以比一下劍，看究竟誰配做一國之主。'雷翁悌歐不敢再劝，只跪着苦求把女婿釋放，居然蒙允。皇帝道：'去吧，回貝爾蒙特去，大將軍一会兒就跟着來了。'这大臣出來，回到貝爾蒙特，以爲他女婿隨後就到。他可料錯了。安利克这晚上要去看勃朗許，所以要遲到明天早上才放她丈夫呢。

"这時候，大將軍正反覆尋思，十分难过。他一進監牢，就明白自己倒楣是什麼道理了。他一片身心全都浸在醋裏。他一向以忠心著称，这時不然了，念念只想報仇。他料定皇帝当夜一定去找勃朗許，想把他們倆双双捉住，就求巴賴姆的典獄官放他出去，答应天亮以前一定回來。典獄官本來对他死心塌地，况且知道西富瑞狄已經求得皇上開恩赦免，更沒什麼留难的了。典獄官还弄了一匹馬來，讓他騎回貝爾蒙特。大將軍到了那裏，把馬拴在樹上，他身上有鑰匙，開了莊園小門，溜進莊子，幸喜沒碰見人。他到了太太房裏，躲在外間一扇屏風後面。他準備在那裏守候，一听到声息，就衝進勃朗許房。他看見妮斯剛从她女主人处出來，回她臥室去。

"西富瑞狄的女兒对丈夫坐牢的緣故一猜就透，儘管她爸爸說皇上应允隨後就讓大將軍回來，她看準当夜是回不來的。她知道安利克一定要乘机來看她，跟她自在談話。她这般尋思，等着

那王子來，想責備他，說这种舉動要替她惹出禍來了。妮斯走了不一会兒，滑門果然開了，皇帝進來跪在勃朗許脚边，說道'小姐，你且听我講完再怪我。要說我監禁大將軍呢，你想想，除此之外，我沒法兒可以向你表明心跡。我使这詭計，都是你不好。今兒早上你爲什麼不肯理我呢？哎，明天你丈夫就自由了，我从此不能再來找你說話。这是末了一次，听我說吧。我失了你抱恨終身，可是我並非薄倖，才招來这种恨事，你至少讓我把这話說明，也算是些微安慰。我沒办法，只好对康斯丹斯承認那婚約。我唯有哄过那公主，才能顧全你我，保你又做到皇后，又嫁給意中人。我預料可以成功，已經想法要和她解約。可是你壞了我的事，你輕舉妄動嫁了人，本來是美滿姻緣，咱們倆可以称心如意，却給你弄得兩顆心裏此恨綿綿了。'

"他心摧欲絕，一望可知，勃朗許很感傷。她知道他沒負心，先觉得有點兒喜欢，接着想到自己身世，越發难受。她道：'唉，万歲爺，咱們既然是命該如此，您說並沒有負心，我就越覺得苦痛了。我这個薄命人，幹得好事啊！我心上怨恨，打錯主意了。我以爲您已經把我扔掉，爸爸要我嫁大將軍，我氣头上就答应了。是我的罪孽，造成咱們这段傷心事。哎，我还直怪您騙我，其实咱們永結同心的誓約，却是我这個死心眼兒的痴情人自己毀了。万歲爺，您也对我報仇吧。沒良心的勃朗許，您恨她吧，忘掉她吧……'安利克凄然打斷她道：'小姐，我那裏能够呢，我受尽你冤屈，还是此心不改，我办不到的。'西富瑞狄的女兒嘆息道：'可是，万歲爺，您得勉力去做。'皇帝道：'你自己做得到麼？'她道：'我未必做得到，不过我一定尽力做去。'皇帝道：'唉，你好狠心啊！你横得下这個心，就会輕輕把安利克忘掉。'勃朗許口氣越加斬截，說道：'您究竟打的什麼主意啊？您以爲

我还能讓您跟我要好麼？不成的，万歲爺，死了这條心吧。我沒生得皇后的命，可是天生我也不是個偷漢子女人。万歲爺，我丈夫也跟您一樣是安如的貴族。我一輩子不能再受您眷愛了，即使不怕对不住他，也得顧全我自己的体面。我求您出去吧，咱們不應該再会面了。'皇帝道：'你好蠻不講理！唉，勃朗許，你怎麼能对我这樣嚴厲？你嫁了大將軍，害得我心灰意懶，难道还不够，連慰情聊勝於無的会面都不許麼？'西富瑞狄的女兒洒了幾點眼淚，說道：'还是跑遠些吧，既然此生無望和心愛的人团圓，相見也沒什麼好处。万歲爺，咱們从此分别，您撇下我吧。您爲自己的体面和我的声名，得横横心撇下我。我这話也只是求個心地舒泰，因爲我儘管不怕把持不住，可是想到您一片恩情，就意亂如麻，难受得很。'

"她說得情切，無意把背後桌上的蠟台打翻，蠟燭掉下地就滅了。勃朗許揀起來，開了外間的門，到妮斯房裏去點蠟，妮斯这時还沒睡呢。勃朗許點亮了蠟燭就回房。皇帝还等着，一見她回來，立刻又求她还跟他好。大將軍听得皇帝的声音，立刻拔劍在手，直衝進房，差不多跟他太太同時進去的。他怒得氣忿忿的搶向安利克，嚷道：'你这昏君欺人太甚！别以爲我是個好惹的，甘心受你糟蹋。'皇帝一面拔劍招架，答道：'啊，你这個反賊！你也别以爲我会便宜了你，讓你計策得逞。'一面說，就交起手來。这一場打得眞狠，所以不久就見分曉。大將軍唯恐西富瑞狄和他家傭人听得勃朗許叫喊起來，礙他手脚，所以捨身忘命的打。他氣糊塗了，劍法一亂，撞在寃家劍上，一把劍全戳進身子去，只剩個劍柄在外。他倒下地，皇帝也立刻住手。

"雷翁悌歐的女兒看丈夫这般情形，心中不忍，雖然对他自然有种嫌惡，这時却顧不得了，忙蹲下去救護。可是这倒楣的丈

夫对她怨深恨切，儘管她一味哀憐，看了也無動於衷。他自覺去死不遠，然而还制不住心中妬恨。他一絲兩氣，想到寃家称心，氣憤極了，使尽餘力，舉起劍，向勃朗許胸口直刺進去。他一面說：‘叫你死！你和我結了婚，違背誓約，你这個不守信的女人，你死了吧！’又道：‘你啊，安利克，別得意，自以爲運氣好。我倒了楣，可不便宜你！我死也称心了。’他說完就斷氣，臉色已經死灰，可是还一副傲岸猙獰的樣子。勃朗許的臉另是一般。那一劍正中她要害，她倒在垂死的丈夫身上，寃枉送命的人和她兇手兩個身体裏的血合流一处。这兇手打定惡主意，突然來这一下，所以皇帝措手不及。

“这可憐的皇帝，瞧見勃朗許倒地，大叫了一声；他眼看她挨了那致命的一劍，比自己身受还痛。勃朗許要救護大將軍，得了这般惡報。皇帝忙也去救護她。她奄奄一息对皇帝道：‘万歲爺，您不用費心，命運不饒人，註定我要死的了。但願我这一死息了天怒，能贏得您國泰民安。’她这句話剛說完，雷翁悌歐听得女兒叫喊跑來，一看这景象，驚得呆了。勃朗許沒看見他，还在跟皇帝說話。她說：‘万歲爺，我跟您永別了。您可憐我对您的痴心，可憐我苦命，好好記着我。別怨我爸爸。顧惜他年紀大了，顧惜他心裏悲痛，况且也別辜負了他对您的一片赤忠。尤其要告訴他，我是清清白白的，这是我託您的最要緊的事。親愛的安利克，我跟您長別了，我要死了……我臨終的一口氣是給您的。’

“她說完就斷氣了。皇帝哀痛無言。过了一会，看見西富瑞狄痛不欲生的樣子，就說：‘你瞧瞧，雷翁悌歐，这是你一手造成的。这場慘事都是你多管閒事、爲我操切、弄出來的。’老头兒傷心已極，回答不出來。可是言語不能形容的事，我也何必多講。只說他們悲痛稍定，哭得出來，兩人都失声痛哭。

"皇帝終身懷戀他的心上人。他橫不下心來和康斯丹斯結婚。唐彼德王子娶了公主，兩人費尽心力要不讓羅傑遺命落空。到後來还是安利克皇帝把敌人平了，他們只得臣服。西富瑞狄悔恨自己弄出这等慘事，厭世絕俗，在本國住不下去。他離開西西利，帶了二女兒珀茜到西班牙，買下这個宅子。从勃朗許死後，他在这兒过了近十五年，还看見珀茜結了婚，總算於心稍慰。珀茜嫁給唐吉隆·德·西爾華，我是他們的独生女兒。"彼德羅·德·比那瑞斯的寡婦又道："这就是我家的舊聞，这幅慘景的本事。我外祖雷翁悌歐叫人把这樁痛史畫了出來，留給子孫作個紀念。'"

第五章

奧若爾·德·古斯曼到薩拉曼加以後幹的事。

奧蒂斯和她伙伴兒还有我听完这段故事，就退出飯廳，讓奧若爾和艾爾維拉兩人在一起。她們直談到天黑，娓娓不倦。第二天我們動身，兩人依依不捨，彷彿是一对相安相習的朋友了。

一路平安無事，到了薩拉曼加。我們先租下一宅帶傢具的公館，照議定的办法，叫奧蒂斯大娘做了唐娜齊梅娜·德·古斯曼。她当了多年的女監護，串戲当然是拿手。我們打听得巴洽果常住什麼公寓，於是一個早上，奧蒂斯和奧若爾帶了一個女傭人一個男傭人同到那裏，問有沒有房間出租。人家說有，帶她們去看了很講究的一套，奧蒂斯就租下了。她还預先把房金付給房东太太，說她有個外甥要从托雷都到薩拉曼加來讀書，当天就到，这房間是爲他租的。

女監護和小姐租定房間就回公館。美麗的奧若爾立刻改扮男

裝。她黑头髮上罩了黃色假髮，眉毛也染黃，穿上男裝，打扮得活像個年輕公子。她態度很自在，只是臉兒姣美得不像男人，此外沒一點兒破綻。那個扮小僮兒的女傭人也改了男裝。她不是個美人兒，而且恰好有副涎皮賴臉的腔，不怕扮來不称。当天飯後，这兩個角兒裝束停当，準備登場，換句話說，要到公寓去。我也跟着。三人坐一輛馬車，帶着有用的行李。

房东太太名叫貝娜達·拉米瑞斯，她殷勤迎接，帶我們到了租定的房間裏，就一起談談。我們先講定供什麼飯食，每月付多少飯錢，於是問她这兒房客多不多。她說："目下沒什麼房客。我要是來者不拒，人多着呢，可是我只肯招待年輕公子。今兒傍晚就有一位要來了，从馬德里到这兒來唸書的。他叫唐路易·巴治果，不过二十歲左右的一位大爺，您也許不認得他，可是大概听見过他名氣。"奧若爾道："沒有。我知道他家是名門大族，可是不知道他是怎麼樣個人。往後我得跟他同寓，請你把他爲人講給我听听。"房东太太把这位假扮的公子端詳了一番，說道："大爺，他相貌絕頂漂亮，長得就跟您差不多。啊！你們倆眞可以做一对好朋友了！聖雅各在上！我可以誇口，西班牙最漂亮的兩位公子都是我的房客。"我的女主人問道："这位唐路易在你們貴地，準有不少艷遇吧？"那老太太答道："啊，当然有。哎呀，他眞是個風流郎君，女人一見傾心的。看中他的女人很多，其中一個名叫伊莎貝爾，年輕貌美，是一位法学老博士的女兒。她那樣痴情，準要發瘋的。"奧若爾忙打斷她道："那男的也很愛她麼？好奶奶，你告訴我呀。"貝娜達·拉米瑞斯道："他回馬德里以前对她很有情，不知道現在怎樣，他这個人是拿不穩的。他喜新厭舊，这也是年輕公子的常態。"

这位老寡婦話还沒完，院子裏傳來一片喧嘩。我們到窗口去

望，看見兩個人剛下馬，正是唐路易·巴洽果帶着個親隨从馬德里來。那老太太忙撇了我們去迎接。我們小姐要客串唐斐利克斯，未免有點慌張。一会兒，唐路易沒換掉騎馬靴，就跑進我們房來，向奧若爾行禮道："我剛才听說到了一位托雷都的年輕公子，我有人作伴兒了，滿心喜欢，特來致意，請恕我冒昧。"我女主人跟他应酬的当兒，我看出巴洽果很詫異，想不到会碰到这樣一表人材的紳士。他忍不住說，从沒見过这樣漂亮的相貌和俊秀的身材。兩人客套了一番，唐路易就回自己房裏去。

唐路易在房裏脫靴換衣時，一個小僮兒找他要送封信給他，恰巧樓梯上碰到奧若爾，以爲是唐路易，就把那信給她道："大爺，您的信。我雖然沒見过巴洽果大爺，想來您就是，不用問的了。我相信準沒錯兒，您就跟人家形容的巴洽果大爺一模一樣。"我女主人的急智眞了不得，她答道："朋友，一點不錯，你很会当差。你眼光实在準得很，会猜着我就是唐路易·巴洽果。去吧，我自会叫人送回信。"小僮兒一走，奧若爾跟她女傭人和我關了門，拆信來看，只見上面寫道："我剛听說你到薩拉曼加了。眞是個喜信！我差些兒瘋了。可是你还愛伊莎貝爾麼？快告訴她你沒變心。你要是依然愛她，她一定樂死了。"

奧若爾道："信寫得很纏綿，可見痴情流露。这位小姐是個勁敌，我不能放鬆的，得費尽心机離間她和唐路易，甚至於不讓他們再見面。当然这是個难題，可是我不怕办不到。"她默默尋思了一会，說道："你們瞧着，不出一晝夜，我準叫他們倆鬧翻。"巴洽果在自己房裏歇了一会兒，晚飯前又到我們房裏來跟奧若爾閒聊。他打趣道："大爺，我想你到薩拉曼加來，那些丈夫和情人不会欢迎，你要害他們担心事了。我就怕那些傾心於我的女人都要靠不住呢。"我們小姐也取笑道："嗨，这倒不是虛驚。我

警告你一声，唐斐利克斯·德·曼多斯的確有點兒可怕。我从前到这兒來过，知道这兒的女人很多情。”唐路易急忙插嘴道：“何以見得呢？”唐文森的女兒答道：“我有憑有據。一月以前，我路过这兒，住了八天，我告訴你個秘密吧，有位法学老博士的女兒愛上我了。”

我看出唐路易听了这話很不放心。他道：“恕我冒昧，我可以請教那位小姐的芳名麽？”那假扮的唐斐利克斯嚷道：“有什麽冒昧啊？我何必瞞你呢？你以爲我比那些同年紀的公子哥兒口風來得緊麽？别錯看了我。況且咱們倆私下說說，那娘兒不值得顧惜，她不过是個市民家的丫头罷了。你知道貴人不过跟这种女人玩玩，丢她的臉还是賞她臉呢。我不妨老实告訴你，博士的女兒叫伊莎貝爾。”巴洽果忙道：“博士不就是莫西亞·德·拉·拉納先生麽？”我的女主人說：“正是他呀。那女人剛送了这封信來，你看看，她对我多情着呢！”唐路易一看那信，認識筆跡，頓時目瞪口呆。奥若爾假裝驚異道：“怎麽了？你臉色都變了！我該死，我想你一定对这女人有意思。啊呀！我說話沒遮攔，眞該自打耳光！”

唐路易又氣又怒道：“我倒很感激你。那無信無義的婆娘！那水性楊花兒！唐斐利克斯，我眞不知怎麽謝你，要不是你點明，我大概还要糊塗好一程子呢。我以爲她愛我，何止愛呀，我以爲伊莎貝爾对我拜倒呢！我对这女人也还瞧得起，原來她只是個一錢不值的風騷貨。”奥若爾也憤憤道：“怨不得你生氣。一個法学博士的女兒能有你这樣可愛的年輕公子做情人，应該知足了。我不原諒她的三心兩意。她爲我撇下你，我非但不答应，还要罰罰她，从此不跟她好了。”巴洽果道：“我啊，一輩子不要再看見她了，这是我報仇的唯一办法。”那假扮的曼多斯道：“应該这樣。不

过我主張咱們各寫一封信去罵她，叫她知道咱們倆多麼瞧她不起。回头我把兩封信包在一起送去，就算回信。不过咱們下这個絕手之前，你先仔細想想，对这個水性人兒是不是放得下，跟她斷了会不会後悔？”唐路易打斷他道：“不会，不会，我从來沒这個毛病。我贊成你那办法，氣氣那無情無義的女人。”

我立刻去拿了信紙和墨水，他們各寫了一封情文並至的信給莫西亞·德·拉·拉納博士的女兒。尤其巴洽果，不知要筆下多麼惡毒，才洩得心头之忿；他起了五六個头，總嫌不够狠，又撕掉重寫。他總算寫好了，也的確可以滿意。信上說：“我的皇后，請你有點自知之明，別妄想我会愛你。我愛的不是你这种貨。我拿你偶而作個消遣，还不够味兒呢！你只配充大学裏末等学生的玩意兒。”他寫了这樣一封溫文爾雅的信；奧若爾的信也一樣無禮。她把兩封信包在一起，交給我說：“吉爾·布拉斯，这包信你今晚就送給伊莎貝爾去。你懂我的意思麼？”一面对我使個眼色。我完全会意，答道：“我明白，大爺。我照您意思做就是了。”

我馬上出門，到了街上，对自己說道：“唷！吉爾·布拉斯先生，現在要瞧瞧你的本事了！你不是这齣喜劇裏的親隨麼？好吧，朋友，这角色应該很有应變之才，你得讓人瞧瞧你是够格兒的。唐斐利克斯大爺只对你使個眼色就完了，可見他拿穩你有心眼兒。他看錯了人麼？沒有！他要我做的事我有數。他要我單把唐路易的信送去，使眼色是这意思，再明白沒有了。”我相信沒猜錯，所以毫不猶豫，就把那紙包拆開。我單拿了巴洽果寫的一封，当下打听得莫西亞博士的住址，就把信送去。到公寓來送信那小僮兒正在門口，我說：“老弟，你莫非就是伺候莫西亞博士家小姐的吧？”他說是的，那副神氣，活是個慣替人家送情書收情

書的。我道："你这様滿面和氣，我就煩你把这封情書交給你小姐吧。"

那小僮兒問我替誰送的信。我一說是唐路易·巴洽果差來的，他就道："既然如此，你跟我來，我奉命帶你進去的，伊莎貝爾有話跟你說。"他帶我到書房裏，一会兒小姐出來。我一見她相貌之美，大爲吃驚，眞沒見过再標緻的臉兒。她有副嬌痴孩穉之態，其实她至少足足三十年前，才是個攙扶学步的小娃娃呢。她笑眯眯說："朋友，你是伺候唐路易·巴洽果的麼？"我說我伺候他三個星期了。我就把叫我送的那封絕交信交上。她看了兩三遍，彷彿疑心自己看錯了。她实在料不到会有这樣的回音。她眼睛看着天，咬着嘴唇，滿臉氣惱。过了一会，她突然对我道："朋友，唐路易和我別後，犯了失心瘋麼？我眞不懂他这行徑算什麼意思。他爲什麼信寫得这樣客氣？你要是知道，你告訴我吧。他身上附了什麼惡鬼了？他要跟我絕交，就不会用別的法子，一定要寫这种混賬信來糟蹋我麼？"

我裝出一副誠懇的樣子，說道："小姐，我主人当然不对，不过說起來他也是不得已。您要是答应我不洩漏出來，我可以把隱情統統告訴您。"她忙說："我决不洩漏，决不牽累你，放胆講好了。"我說："好吧，我乾脆告訴您。您的信剛送來不久，有個女人戴着很厚的面紗到公寓來。她找巴洽果大爺，密談了一会。我听見她末了一句話：'你發誓不再見她还不成，得立刻照我口述寫封信給她，我才称心。你非寫不可。'唐路易就依她寫了信，交給我說：'你去打听了莫西亞·德·拉·拉納博士的住址，乖乖巧巧，把这密簡送給他女兒伊莎貝爾。'"

我又道："小姐，您明白了，这封不客氣的信是您情敌幹出來的，我主人沒那麼壞。"她道："咳，天哪！这就越發混賬了。他

三心兩意，比下筆刻毒更叫我生氣。啊，那薄倖人！竟会跟別人好了！"她又夷然不屑道："可是他儘管放心跟他新欢要好去，我決不作梗。請你对他說，他要我讓位給我情敌，不必糟蹋我，我瞧不上这种浮浪的情人，决不想拉他回來。"她說完打發我走，自已進裏面去，恨透了唐路易。

我从莫西亞·德·拉·拉納博士家出來，欣欣得意，我知道只要我肯走这一徑，可以成個大騙子。我回公寓看見曼多斯和巴洽果兩位爺同在吃晚飯，談談說說，好像是老朋友了。奥若爾見我滿面得意，知道事情已經办妥。她說："吉爾·布拉斯，你回來了。有什麼回音，說給我們听听。"我还得隨机应變。我說我親手把一包信交給伊莎貝爾，她讀了那兩封情書，非但不覺沒趣，反發瘋似的大笑起來，說道："眞是的，这些年輕公子寫得好漂亮文章，別人实在寫不到这麼有趣。"我女主人嚷道："她倒很会自打圓場，眞是個風月場中老手。"唐路易道："我倒覚得这全不像伊莎貝爾。她跟我別後，性情一定變了。"奥若爾道："我也以爲她全不是这樣的呢。沒什麼說的，有种女人裝什麼像什麼。我从前就愛上过这麼一個，給她哄了好久。你問吉爾·布拉斯吧，她那副端重的神氣誰都看不透。"我插嘴道："她那臉蛋兒实在能叫老奸巨猾也着迷，我自己就难保不上当。"

那假扮的曼多斯和巴洽果听我这麼說，都哈哈大笑。他們不怪我插嘴，还常常逗我說話，以爲笑樂。我們把那种慣会人前背後的女人議論了一頓，千句拼一句，無非坐实判定伊莎貝爾是個眞正的賤貨。唐路易又声明一輩子不要再見她，唐斐利克斯学着樣兒，發誓从此把她看得一錢不值。於是他們倆成了好朋友，約定彼此都要傾吐心腹，毫無隱瞞。吃过晚飯，他們酬酢一番，就各自安置。我跟着奥若爾到她房裏，把我和博士的女兒見面的情

形，一五一十，講給她听，零星瑣碎都沒漏掉。我要討女主人的好兒，倒是加了些油醬，她听了很高興。她快活得差點兒要擁抱我，說道："親愛的吉爾·布拉斯，你这樣机靈，我眞喜欢。一個人可憐墮入情網，不得不使手段，这种時候，有你这麼個聰明小夥子幫忙眞是方便。好！朋友，咱們除了個礙着道兒的寃家，可算很順手。不过情人的心思捉摸不定，我想搶個快，明天就叫奧若爾·德·古斯曼登場。"我贊成这意思，於是我撇下斐利克斯大爺和他小僮兒，自回臥房去。

第六章

奧若爾用什麼手段，

叫唐路易·巴洽果傾心。

这一对新相知第二天醒來就急要相見，所以早上又聚在一起。他們先你擁我抱一番，奧若爾要串唐斐利克斯，只好这麼办。兩人同到外面去溜溜，唐路易的親隨希闌德隆和我跟着。我們在大学前面逗留下來，看看門口的新書招貼。好些人也在看着消遣，裏面有個小矮個子，正在議論廣告上的著作。我看見人家全神貫注的听他講，他也自以爲他的高論值得人家恭听。他神氣很浮誇，個子矮的人多半口氣專斷，他也如此。他說："这部煌煌大字廣告的'霍拉斯詩新譯'，是大学裏一位老文人用散文翻的。学生很看重这本書，單靠他們就銷了四版。可是有識之士都不要買的。"他对別本書批評得一樣凶，都毫不容情，挖苦一頓。这人分明是個什麼作家。我倒很想听他講下去，可是唐路易和唐斐利克斯既不愛听他議論，对他批評的那些書籍也無興味，他們早走開

了，我只好跟着。

我們吃飯時回到公寓。我女主人跟巴洽果同桌吃飯，口角玲瓏，把談鋒轉到她家裏情形，她說："曼多斯家有一支住在托雷都，我父親就是这一支的小兒子。我媽媽跟唐娜齊梅娜·德·古斯曼是親姊妹，这位姨媽有要事，前幾天帶着她侄女兒奧若爾到薩拉曼加來了。奧若爾就是唐文森·德·古斯曼的独养女兒，你大概認識那父親。"唐路易道："我不認識，不过常听人家說起；令表妹奧若爾也聞名过。这位年輕小姐果然名不虛傳麼？據說她是才貌無双的。"唐斐利克斯道："她的確聰明，也很有学問。不过相貌平平，人家說我跟她長得很像。"巴洽果道："那麼她名下無虛了。你長得五官端正，臉色又鮮潔，令表妹一定漂亮。我真想跟她見面談談。"那假扮的曼多斯道："我可以叫你如願，而且今天就成。我今兒下午帶你到我姨媽家去。"

我女主人立刻撥轉話头，談些不相干的事。到下午，他們倆要去拜訪唐娜齊梅娜，我乘他們还沒停当，先趕去通知那女監護，叫她有個準備。我馬上回來，跟唐斐利克斯出門。他帶了唐路易，同去拜訪他姨媽。他們一到公館，就碰見齊梅娜夫人做手勢叫他們别作声。她低低說："輕輕的！輕輕的！别吵醒了我侄女兒。她昨天起头痛如劈，这時剛好了些。那孩子可憐，才睡着了一刻來鐘。"曼多斯裝出懊喪的神氣道："可恨來得不巧了，我希望我們能見見表妹，我答应这位朋友巴洽果的。"奧蒂斯微笑道："何必那麼忙，不妨明天再來呀。"兩位爺跟老太太略談幾句，就告辭了。

唐路易帶我們到他一個朋友家，那年輕公子名叫唐加布利爾·德·彼德羅斯。我們在他家消磨半天，吃了晚飯，直到下半夜二點鐘，才辭别回寓。我們大概走到半路，街上橫着兩個人，

把我們絆了一下。我們以爲这兩個倒楣傢伙遭了暗算，也許还救得活，忙停下來救護。夜色昏黑，我們不知他們怎麼情形，正在暗中摸索，巡邏的警衛來了。那隊長先当我們兇手，叫手下警衛圍住我們。可是他听我們說的話，又舉起昏灯照見曼多斯和巴洽果的相貌，知道不是歹人。那兩人我們以爲殺死了，他叫警衛細細一看，原來是個学士裝束的大胖子和他親隨，兩人多喝了酒，簡直爛醉如泥。一個警衛嚷道："諸位，我認識这大胖子。哎，他就是咱們大学校長吉由馬学士大爺。別瞧他这副模樣，他是個了不起的人物，絕頂天才。沒個哲学家辯得过他，他嘴裏滔滔不絕，眞是独一無二的。可惜他貪杯好色，愛跟人打官司。他这会子剛从他那伊莎貝爾家吃了晚飯回去，偏偏領路的人也喤得爛醉，兩人都滾到陽溝裏去了。这位胖学士做校長以前常常这樣。可見一個人地位儘高，故態难除。"我們把兩個醉鬼撇給巡邏隊去抬送回家。我們回公寓，都只想睡覚了。

唐斐利克斯和唐路易睡到晌午起身，兩人一見面，就談到奧若爾·德·古斯曼。女主人对我說道："吉爾·布拉斯，你到我姨媽唐娜齊梅娜家去間間，巴洽果先生和我今天可以不可以見我表妹。"我奉命出去，其实是去跟女監護商量個办法。兩人商量好，我就回去見假扮的曼多斯，說道："大爺，您表妹奧若爾身体好了。她親自叫我对您說，很盼望您兩位去玩兒。唐娜齊梅娜还叫我告訴巴洽果先生，他旣是您面上的人，她總是十分欢迎。"

我看出唐路易听了很高興。我女主人也留心到，覚得是個好兆。午飯前一刻，唐娜齊梅娜的男傭人跑來对唐斐利克斯道："大爺，有個托雷都來的人到您姨媽家找您，留下了这封信。"那假扮的曼多斯拆信朗讀道："見字後請即至'黑馬客店'，当以尊翁

近況奉告，尙有其他要事，涉及台端，亟待面談，望勿延誤。"他道："我急要知道什麼要事，巴不得立刻趕去。巴洽果，咱們回头見吧，我要是过兩個鐘头不回來，你一人先到我姨媽家去，我飯後到那兒找你。反正唐娜齊梅娜託吉爾·布拉斯对你說的話，你听見了，你这番拜訪是名正言順的。"他說完叫我跟着出門。

我們当然不上黑馬客店，却溜到奧蒂斯住的公館裏。我們一到家立刻準備上戲。奧若爾脫下黃色假髮，把眉毛擦洗乾淨，換上女裝，回復本來面目，變成個美麗的黑髮女郎。她改了裝眞有點兒兩樣，所以奧若爾和唐斐利克斯看來不像一個人。而且她女裝比男裝顯得個兒高，女人穿木底套鞋，她那双的底又特別厚，当然也把她身量添高了些。她天生麗質，又应有尽有的加上人工，就專等唐路易來，心上又是害怕，又是巴望。她一会兒覚得仗自己才貌，万無一失；一会兒又怕这番枉費心力。奧蒂斯也尽力準備串女主人的配角。我呢，若在这裏給巴洽果看見可不行，所以吃过飯馬上走了，要到客人告辭時才能露面，好比戲裏末一幕登場的角色。

唐路易來時，一切已經停当。齊梅娜滿面春風的接待，奧若爾和他談了兩三個鐘头。於是我跑進去，对那位公子道："大爺，我主人唐斐利克斯今兒不能來了，請您原諒。他陪着三個托雷都人，沒法兒脫身。"唐娜齊梅娜道："咳，那小荒唐鬼，準又胡鬧去了。"我答道："不是的，太太，他跟那些人談正經事，他眞恨不能到这兒來，叫我对您跟奧若爾小姐道歉。"我女主人取笑道："唷，我不希罕他道歉，他明知道我身子不舒服呢，对自己親戚，不該这樣冷淡呀。我要罰罰他，半個月不許他見我面。"唐路易就說道："哎，小姐，別那麼狠心。唐斐利克斯今天沒見到您，已經

够可憐了。”

他們說笑一会，巴洽果就告辭。漂亮的奥若爾立刻改裝，扮成大爺，飛快的趕回公寓。她对唐路易道：“好朋友，我很抱歉，沒能够到姨媽家來找你，可是我給那幾個人絆住了脫不得身。總算你从从容容把我表妹認了個暢，我也可以自慰。哎，老实告訴我，你覺得她怎麼樣？”巴洽果道：“我傾倒得很。你說得不錯，你們倆長得眞像，我从沒見过那麼相像的，臉盤兒、眼睛、嘴、声音，都一樣。不过也有不同，奥若爾比你高，她头髮黑，你头髮黃，你是嘻嘻哈哈的，她是一本正經的；你們就是这點不同。至於你表妹的聰明伶俐，只怕天上神仙也賽不过。總而言之，这位小姐說不尽的好。”

巴洽果大爺末後幾句話說得一往情深，唐斐利克斯不禁微微笑道：“朋友，我不該介紹你認識了唐娜齊梅娜，你要是听我話，以後別再去了。我这話不过是免你自尋煩惱。奥若爾·德·古斯曼会弄得你神魂顛倒，叫你着迷的。”

他打斷她道：“我不必再去，早已愛上她，無可挽回了。”那假扮的曼多斯道：“那可麻煩，因爲你不是個用情專一的人，我表妹却又不比伊莎貝爾，这話我預先警告了你。要充她的情人，就万不能作越禮非分之想。”唐路易道：“不作越禮非分之想！她那樣出身的小姐，誰还能对她抱越禮非分的心麼？你要是以爲我会对她有邪念，就寃枉我了。親愛的曼多斯，我不是那樣的人。咳！她要是容我追攀，肯和我訂結終身，我就是天下最称心的人了。”

唐斐利克斯答道：“听你这樣口氣，我很願意幫忙。眞的，我完全同情。我一定对奥若爾說你好話，明天就去說動我姨媽，奥若爾很听她的話。”巴洽果听他許得这麼好，千恩万謝。我們一看計策行來十分順利，都很高興。第二天我們又出個花樣，越添

了唐路易的痴情。我女主人只算替那位公子做說客，去看了唐娜齊梅娜，回來道："我已經跟姨媽談过。我煞費苦心，說得她肯幫忙了。她对你横着成見，不知她听了誰的話，把你当作浮薄子弟，準有人对她說你壞話來着。虧得我替你極力分辯，她才相信你並不是人家說的那麼個沒品行的人。"

奧若爾又道："我还有句話，我想陪你去跟姨媽談談，叫她一定替你出力。"巴洽果熱鍋上螞蟻似的要去見唐娜齊梅娜，到第二天早上才得如願。那假扮的曼多斯領他見了奧蒂斯大娘，三人談了会。唐路易話裏露出对奧若爾一見傾心的意思。齊梅娜很調皮，只算憐他情痴，答应尽力劝姪女兒依允这头婚事。巴洽果向这位好伯母下跪，謝她厚意。唐斐利克斯問表妹起來沒有。那女監護道："沒有，还歇着呢，这会兒不能見你們了。你們飯後再來，可以从容談談。"唐路易听了这話，当然越發快活，只覺盼到飯時遙遙無期。曼多斯和他同回公寓，冷眼旁观，瞧出他分明是眞情实意，心中暗暗喜欢。

他們談的無非是奧若爾。飯後唐斐利克斯对巴洽果道："我有個主意。我想早一步到姨媽家去，私下和表妹談談，也許会探出她对你有沒有意思。"唐路易贊成，讓他朋友先走，自己过了一個鐘头才出門。我女主人乘这個当兒連忙改裝，她情人來時，她已經換上女人衣服。这位爺向奧若爾和那女監護行了禮，說道："我想唐斐利克斯已經先來了。"唐娜齊梅娜道："他在書房裏寫信呢，一会兒就來。"巴洽果信以爲眞，就跟夫人小姐說着話。他雖然面对意中人，也覺得过了好半天了，可是不見曼多斯出來，不免露出詫異之色。奧若爾神情一變，笑着对唐路易道："人家作弄你，難道你一點兒不知道麼？我戴上黃色假髮，染黃了眉毛，竟就變了個人似的，会把你哄到如今麼？"她又正色道：

“巴洽果，你睜開眼吧。可知道唐斐利克斯·德·曼多斯跟奧若爾·德·古斯曼原來是一個人。”

她不但把这事揭穿，还把自己一片痴情、哄他入彀的种种办法，和盤托出。唐路易听了，又愛又驚。他如痴如狂，跪在我女主人脚边，說道：“啊，美麗的奧若爾！我眞有福氣，承你这般眷愛麽？我何以爲報呢？我天長地久，此情不變，也報答你不过來。”他又說了許多纏綿熱切的話，於是一对情人就商量怎樣完婚。他們決定立刻同回馬德里，讓这齣喜劇以团圓結局。他們馬上按計行事，半個月後，唐路易娶了我們小姐，大設筵席，說不尽的熱鬧。

第七章

吉爾·布拉斯換了個东家，
去伺候唐貢薩勒·德·巴洽果。

我女主人結婚三星期後，要酬謝我爲她出力，送了我一百比斯多，說道：“吉爾·布拉斯朋友，我不是要攆你走，你在这兒耽多久都行，不过我丈夫的伯父唐貢薩勒·德·巴洽果要你当親隨。我向他說你多麽多麽好，他就要我把你讓給他。他是先王朝上一位貴人，性子很好，你在他家一定称心。”

我謝了賞，欣然接了这个新差使。反正她用不着我了，我伺候的还是他們本家，所以越發情願。一天早晨，新娘子派我到唐貢薩勒家。已經晌午時分，他还沒起床。我到他房裏，看見小僮兒剛端一碗湯給他喝。老头兒的鬍子还用綣紙包着，兩眼昏昏，臉兒蒼白乾瘦。有种光身老头兒，年輕時花天酒地，老來也不歸正，他就是那類人。他对我很和氣，說我若还能像伺候他姪媳婦

那麼忠心，將來準叫我有好日子。我听他这麼說，就答应一定拿出对舊主人的忠心來。我从此留在他家做事。

我又換了個新东家。天知道他是什麼樣的人！他床上剛起，活像個死去还魂的拉撒路①。設想一個又乾又瘦的高個子，要是身上一絲不掛，大可做骨骼構造学的標本。他的細腿，一重又一重穿了三四双襪子，我看着还不够粗。这個帶氣兒的人臘还有喘病，開一声口就要咳嗽一陣。他先喝了些巧格力，隨後要信紙和墨水，寫了一封信，封好叫端湯的那小僮兒投送。於是他对我說道："朋友，我想以後就叫你当差，尤其是唐娜于芙拉霞那边的差使。她是我心愛的年輕姑娘，对我也很有情。"

我立刻心上想："老天爺！哎，这老渾蟲还妄想女人对他拜倒呢，怎麼叫年輕人不自以爲人家的意中人呀。"他又道："吉爾·布拉斯，我今天就帶你上她家去。我差不多天天在她那兒吃晚飯。你回头瞧吧，她是個絕頂可愛的人兒，那一副穩重端莊的神氣，你一定喜欢。她全不像那种沒腦子的輕骨头，一味愛年紀輕，取儀表好。她老成練達，取人取他的心，只要情人会体貼倒並不希罕相貌怎麼漂亮。"唐貢薩勒先生还有許多讚揚他情婦的話，說得她尽善尽美，不过要我这個听的人相信却不容易。我見过女戲子玩的种种花樣，就不信上了年紀的大爺会在風月場中得手。可是我假裝句句信以爲眞，好博他欢心，还称讚于芙拉霞眼光好，識力高。我甚至於老着臉說，她哪裏去找更如意的情人。这老头兒不覺得我是当面奉承，听了欣然得意。对貴人拍馬屁，眞是可以放手亂拍的，儘管你恭維得荒謬絕倫，他們都听得進。

① "新約全書""約翰福音"第十一章，載拉撒路死而復甦。

那老头兒寫完信，用鑷子拔掉幾莖鬍子，把眼睛裏結滿的厚厚一層眼屎洗凈，又洗耳朵、洗手、洗臉、漱口，諸事完畢，还把鬍子、眉毛、头髮染黑。他化在梳洗打扮上的功夫，比那隱瞞年紀的老太太化的还多。他剛打扮好，來了個朋友，也是位老者，名叫阿徐瑪伯爵。他們倆眞是大不相同。这人白髮滿头，毫不掩飾，拄着個拐兒，非但不想裝年輕，却倚老賣老似的。他進來道："巴洽果大爺，我想在你这裏吃飯。"我主人答道："好極了，伯爵大人。"他們擁抱一番，坐下說話等開飯。

他們先談前幾天那場鬥牛，講到鬥牛場上幾位最驍健的騎士。於是老伯爵像涅斯托耳①一般，看到眼前的形形色色，就要称讚往日的种种。他嘆息道："唉！現在的人跟以前不能比了。現在的比武，也不如我年輕時候那樣轟轟烈烈了。"我心裏暗笑这位阿徐瑪老太爺的偏見。他对別的事也是这樣。我記得吃飯時上了水菓，他看着絕好的桃子，說道："我那時候的桃子，比現在大得多，大自然也一天比一天衰退了。"我微笑暗想："如此說來，開天闢地時的桃子，一定大得出奇呢。"

阿徐瑪伯爵差不多到天黑才告辭。我主人等他一走就出門，叫我也跟着。于芙拉霞住处離我們那兒不过一百步光景。她正在一間很講究的房裏。她衣服很時髦，一副小女孩兒樣，我以爲她还沒成年呢，其实她至少足有三十歲了。她还算漂亮，我立刻也欽佩她聰明。她不是那种口齒靈俐、舉止輕浮的風騷女人。她行動談吐都幽嫻貞靜，說話並不賣弄俏皮，却非常風趣。我打量着她，暗暗驚奇，心想："啊呀，天啊，看來这樣穩重的女人，怎麼能賣俏度日？"我以爲風流女人都是大胆老臉的，所以見了個文文靜

① 希臘神話：涅斯托耳是皮羅斯王。希臘各邦联軍打特洛亞，他是統帥裏最年老、最有識見的人。

静的就詫異，沒想到这种女人騙上了貴人濶老，自会翻花樣迎合他們。化錢的主兒喜欢風騷，她們就輕佻放誕；喜欢幽静，她們就裝得端莊貞潔。她們見風使篷，会順着男人的心性變化。

有些大爺喜欢浮浪女人，唐賁薩勒不然，他討厭那种女人。要打動他，女人得有守貞不嫁的儀態。于芙拉霞就裝出这副樣兒。可見会做戲的人未必都在班子裏。我撇下我主人和他那美人兒出來，在樓下一間房裏碰見個老女傭人。我認得她是从前伺候女戲子的，她也記得我，我們別後重逢的景象，大可在台上演出呢。她滿腔欣喜道："哎！是你啊！吉爾·布拉斯先生，我不在康斯丹斯家了，你也不在阿珊妮家了麼？"我回答道："唉，說真話，我早已不在她那兒，我出來以後又伺候过一位大家閨秀了。戲子生涯不配我胃口，我自己扔掉了飯盌走的，一句話也沒耐煩跟阿珊妮交代。"这女傭人名叫貝雅德麗斯，她道："那办法很好，我对付康斯丹斯的也差不多。一天早上我冷冷的把賬目交代清楚，她接了沒哼一声兒，我們乾脆散了夥。"

我說："可喜咱們倆在比較上流的人家又碰头了。我覺得唐娜于芙拉霞也算得有身份的女人，並且我相信她性情很好。"那老女傭人答道："是啊，她是好人家出身，看她樣兒就知道。她脾氣呢，我告訴你吧，誰也沒她那麼穩善和氣的。有种使性子挑眼的女主人，处处找錯兒，成天嚷嚷，磨折底下人，弄得咱們竟是在地獄裏受罪。她可絕然不同。她最不愛吵鬧，我还从沒听見她罵过人。我有時做事不合她意，她不動氣色，指正我一下，那些火性子太太濫罵人的渾名兒，她从來不用。"我道："我主人也很和氣，对我不拿架子，不大当我傭人，却看得我好像跟他平等似的。總而言之，他是天下最好性兒的人。照这樣看來，咱們倆比在女戲子家好得多了。"貝雅德麗斯道："好得一千倍呢，我从

前过的是烏烟瘴氣的日子，現在可清清静静。这兒除了唐貢薩勒沒别的男客。我独自一個兒，以後只有你常來，我很称心。我早就喜欢你，老羡慕蘿合福氣，有你做朋友；我居然也有指望跟她一樣福氣了。我雖然不如她年輕貌美，却也有賽得过她的地方。我不愛狐媚子哄人，狠命敲男人竹槓。我用情專一，簡直是只小鴿子。”

貝雅德麗斯那老娘兒，是沒人过問、只好上門賣颺的貨。儘管她迎合上來，我絕不想沾光。不过我不肯讓她看出我鄙夷不屑，还客客氣氣，說話婉轉，不叫她死心。我以爲顚倒了個老女傭人，这回又錯了。那老媽子如此这般，並非看中我。她对女主人一片忠心，不惜竭力効勞，打算哄得我愛上了她，就也甘心替她女主人出力。第二天早上，我替主人送一封情書給于芙拉霞，就看清楚了。那位姑娘殷勤接待，客套了一大泡，那女傭人也穿插兩句。她們倆一個称美我相貌好，一個誇我態度安詳穩重。听她們說來，唐貢薩勒用到我竟是得了個宝了。總而言之，她們称讚太过，我轉难相信。我看破了她們用意，不过我裝得傻瓜般老实，把她們的米湯全吞下肚，將計就計，哄得兩個騙子本相畢露。

于芙拉霞对我道：“你听我說，吉爾·布拉斯，你会不会發財，全看你自己。朋友，咱們合個夥兒吧。唐貢薩勒上了年紀了，身子又那麼弱，稍爲發發燒，再有個把好大夫幫幫忙，一條命就斷送了。乘他还有这口氣兒，别耽誤了功夫，想法子叫他把大份家產都傳給我。我一定好好兒分你一份。我这句話，就彷彿当着馬德里全夥兒公証人說的，决不能賴你。”我答道：“小姐，隨您吩咐吧。您叫我怎麼办，一定听命。”她道：“好，你得看住主人，他一舉一動都來報我。你們倆談話的時候，總把話轉到女人

身上，乘此說我好話，只是別着痕跡；尽力叫他心裏老想着于芙拉霞。朋友，我还有件事託你。我要你留心看着巴洽果族裏的情形。族裏若有誰对唐貢薩勒大献殷勤，看相他遺產，你趕忙來通知我。別的不用你管，我自会拆那人的台，不消多少時候的。我知道你主人族裏什麼人什麼性格兒，可以怎樣挖苦形容，我已經挑撥得他对那些親姪兒堂姪兒很不滿意了。”

我听了于芙拉霞这番叮囑，还有些別的話，知道她是那种專結識闊綽老头子的娘兒。她前幾時剛逼着唐貢薩勒賣掉一塊地，錢是她到手的。她天天勒索穿的戴的种种好东西，尤其看相他的遺產。我假裝欣然听允。究竟我还是幫着蒙蔽我主人，还是想法叫主人丟掉这個情婦，老实說，我一路回去，还沒拿定主意。我覺得第二個是正当办法，本分所在，不願有虧職守。況且于芙拉霞並沒有切实許我好处。大概我沒被說動，就是这個緣故。我決計赤胆忠心伺候唐貢薩勒。我以爲若能把他心上人去掉，这樁好事，幹來比那些壞事更上算。

我胸有成算，所以对于芙拉霞裝出死心塌地。我編些謊話，只算常在主人前講起她。她都信以爲眞。我趨奉得她非常喜欢，竟以爲我是幫她的了。我索性哄她到底，假裝愛上了貝雅德麗斯。她那把年紀，有年輕人追隨不捨，就是虛情假意也不在乎，只要裝得像就行了。我主人跟我各自陪着個相好，兩方情景不同，風味却相似。我上文形容过唐貢薩勒那副乾枯灰白的容色，他要眉眼送情，就像臨死翻白眼兒。我的公主娘娘呢，我越裝得火熱，她也越發做出嬌憨之態，把老風騷女人的慣技都使出來，这是她至少費了四十年功夫学來的。有种風月場中的英雌，到老还是狐媚子，一生能叫兩三代的男人爲她們傾家蕩產；貝雅德麗斯伺候过这种人，也就精通此道了。

我不但每晚跟主人到于芙拉霞家去，有時一人白天也去，老想在她家撞見個把窩藏着的少年情人。可是不論我多早晚去，从沒碰到個男人，連形跡可疑的女人也沒有。我一點兒看不出什麼偸漢子的影踪，很覺詫異，因爲貝雅德麗斯儘管咬定女主人家沒男客上門，我不信这樣漂亮的女人肯爲唐貢薩勒守貞不二。我这斷語下得並不魯莽，你們回头瞧吧，那美麗的于芙拉霞早有個跟她年齡相当的情人，所以能够耐心靜待我主人壽終。

一天早上，我照常去送情書給这位公主娘娘。我到她房裏，看見壁衣後面露出一双男人的脚。我不露声色，交了信就出來，好像並沒留心到什麼。这事雖然早在意中，而且也与我無干，可是我非常忿慨。我憤憤的想："啊！你这口是心非的混賬于芙拉霞！你假惺惺哄了老头子不够，还非要偸漢子叫他做十足的寃桶麽？"我後來想想，当時这般見識眞傻透了。应該一笑置之；她和我主人应酬得厭倦了，要慰勞自己一下，也是应有之事。我至少也該不作声兒，不該乘机賣弄自己是好傭人。但是我熱心太过，氣憤憤的爲唐貢薩勒抱不平，就把方才看見的，一五一十告訴了他，还說于芙拉霞曾經買囑我。我把她的話一字不隱，全說出來，我主人若有心要知道他情婦是什麼东西，沒有看不透的。他彷彿还不大相信，問了我幾句話。可是我回答得切切实实，他疑無可疑。他万事鎮靜，可是这事却傷了他的心，臉上微露怒色，大概那偸漢子的婆娘要倒楣了。他道："不用多說了，吉爾・布拉斯。你做事認眞，我很滿意，我也喜欢你忠心。我現在就到于芙拉霞家去。我要好好兒駡她一頓，跟那忘恩負義的賤人一刀兩段。"他說完眞的趕去，叫我不用跟，免得質問她時我臉上难堪。

我急煎煎等着主人回來，我想他知道那美人兒这樣对不起

他，回來一定对她心冷了；至少也打定主意不再理她了。我这麼一想，覚得这事幹得不錯。唐貢薩勒这樣着迷，对那些合法的承繼人很不利。他們若知道这位親戚已經醒悟，想來不知要多麼高興呢。他們準会謝我吧？一般当傭人的，總喜欢主人荒唐，不会去劝他們歸正，这就可見我不同尋常了。我是愛体面的，我能算得傭人裏出類拔萃的人物，心上很得意。但是不消幾個鐘头，这些快意的念头連影子也沒有了。我东家回來說："朋友，我跟于芙拉霞狠狠吵了一架。我罵她沒良心，搗鬼，把她數說了一頓。你可知道她回答我什麼？她說我不应該听信底下人的話。她一口咬定你是造謠言。據她說，你是個騙子，是我姪兒姪媳婦的人，爲了討他們好，用尽心計要挑撥得我跟她不对。我看她兩眼流淚，那淚珠兒是不会假的。她賭神發誓，說从沒買囑过你，也並沒什麼男人去看她。貝雅德麗斯也那麼說，我看她很靠得住，不会撒謊。所以我不由自主火氣全消了。"

我氣得插嘴道："哎，怎麼的呀，老爺，您以爲我不是眞心麼？您不相信我……"他也打斷我道："不是的，孩子，我並不寃屈你。我知道你並沒勾結我姪兒姪媳婦。我相信你是一味爲我起見，我也很感激你。不过万事不可皮相，也許你以爲瞧見，並沒有眞的瞧見，那麼你想想，你怪于芙拉霞的話，叫她多難堪呀！我無論如何捨不下这個女人，我命該如此，並且也只好割捨你了，因爲她說，我要是愛她，非攆掉你不可。可憐的吉爾·布拉斯，这事我很不樂意，老実告訴你吧，我雖然答应她，心上滿不情願。可是我沒別的办法，我这人太不掙氣，你原諒我吧。不过我一定要給了你酬報，再打發你走，这點你可以放心。我並且要把你薦給一位太太，她是我朋友，你在她那裏一定很称心。"

我赤胆忠心，反害了自己，非常懊喪。我咒咀于芙拉霞，又

嘆恨唐貢薩勒沒出息，隨人擺佈。那老头兒辭退了我去討好情婦，也自知这种行爲太沒丈夫氣。他旣然膿包不濟事，就想在別方面彌補，又要哄我委屈从命，所以送了我五十杜加，第二天又領我到夏芙侯爵夫人家，当着我对她說，我这孩子什麼毛病都沒有，他很喜欢我，只爲家務關係，不便留我，請她收用。她馬上就叫我在她家当差，所以我忽然間又換了個人家。

第八章

夏芙侯爵夫人的性格；她門上的客人。

夏芙侯爵夫人是個三十五歲的寡婦，很漂亮，高高個兒，苗條多姿。她每年有一万杜加的收入，却無兒無女。我看見的女人裏，要推她最正經，最沉默寡言了。可是她还是馬德里最有風趣的太太。她家裏高朋雅客，常常滿座，她那風趣的名氣，多半是这上面來的，並不全靠眞本領。是否如此，我也不敢斷言。我只消說，提起她名字，就叫人想到絕頂天才，城裏人把她家喚作天字第一号的文章府。

这也名不虛傳，每天有人在她家裏朗誦戲曲或詩歌。不过唸的都是正經之作，詼諧文字是瞧不起的。不論喜劇多麼好，小說多麼心思巧妙，趣味横生，他們都認爲淺薄得不足掛齒；至於那正經作品，儘管是寥寥短篇，頌也好，牧歌也好，十四行詩也好，都当作天才傑構。可是外面人的意見往往跟他們的品題不合，他們極口讚歎的劇本，大家竟会不留情面，大喝倒采的。

我在这家專管接待賓客。職務是替女主人佈置房間，以便招待。我先排好男客人的椅子，安好女客人的坐墊，然後站在客廳

門口，傳報來客姓名，一一請進去。第一天我正在前廳迎接客人，管小僮兒的家人可巧在旁，把來客向我形容得很有趣味。他叫安德瑞·莫利那，是個冷面滑稽，人並不傻。第一個來的是位主教。我傳報了姓名，他剛進去，那管家就告訴我說："这位主教是個妙人。他在朝裏有點面子，却要人家以爲他攬着大权。他逢人就答应出力，可是替誰也沒出过力。有一天他在皇宮裏，一位紳士对他行禮，他就拉住了客套一頓，握着手道：'我極願意爲你先生当差，請你讓我効勞，否則我死不瞑目的。'那紳士感謝万分。主教等他走了，对一個隨員道：'那人有點面熟，好像在哪兒見过。'"

一会兒來了一位貴公子，我請進了客廳，莫利那道："这位大爺，又是個奇人。你想吧，他常常爲了要事出去拜客，到告辭出來，那樁要事提都忘記提。"他又看見兩位女客，就說："这是唐娜安洽拉·德·貝涅斐爾和唐娜馬格麗德·德·蒙達爾望來了。这兩位太太完全不同。唐娜馬格麗德自命爲哲学家，对薩拉曼加最有学問的博士也不賣賬，辯論起來，一句不讓。唐娜安洽拉儘管有学問，却毫無女学究氣。她講話中肯，心思精細，談吐文雅高華，而且不帶矯揉做作。"我对莫利那道："这种性格兒可愛，那种我以爲全不像女人家了。"他微笑道："不大像，好些男人那樣兒也都可笑呢！咱們东家侯爵夫人也着了點哲学的迷。今天咱們这兒的辯論可够瞧的，天保佑別再牽上宗教就好了！"

剛說完，只見來了個人，形容枯槁，一副嚴肅不自在的神氣。这家人也不饒他，說道："这傢伙是那种不苟言笑的冒牌大天才，他們輕易不開口，開口引幾句賽內加，人家就莫測高深，看透了原是些笨蛋。"接着來個身材極俊秀的紳士，相貌像希臘

人，換句話說，神氣很驕盈。我問这人是誰。莫利那道："这是一位寫戲曲的。他一生寫了十万行詩，沒賺得四個小錢，可是靠他六行散文，倒大濶起來，也算扯了個直。"

我正要追問發的什麼財，会这樣不費力，忽听得樓梯上一片喧譁，那家人道："好！岡巴那留学士來了。他人沒到先自己通報了。他進了大門，話就滔滔不絕，直說到告辭出門才完結。"果然，这位大嚷大講的学士一到，哪兒都是他的声音。他帶着個大学畢業的朋友同進前廳，直到告辭，話沒停嘴。我对莫利那道："这岡巴那留先生看來是位大天才了？"那家人道："是啊，他这人会打趣，說話別出心裁，很逗樂兒。可是他說來不但無休無歇，还翻來覆去。說句实在話，我相信他还是靠那姿態詼諧有趣，說的話就添了味道。若把他的趣語編成一本書，大半是浪得虛名的。"

莫利那又把其他來客娓娓形容。他連侯爵夫人也沒漏掉，把她刻劃得很合我脾胃。他說："我告訴你，咱們太太雖然講究哲学，性子很和平。她一點兒不挑剔，对底下人沒脾氣。我認得的貴夫人裏，算她最講理性了，她什麼癖好都沒有。她不喜賭錢，也無心戀愛，只喜欢清談。她这种日子，多半太太过不慣，要覺得無聊的。"我听了那管小僮兒的这番称讚，覺得女主人很不錯。可是过了幾天，我不禁疑心她对愛情未必那樣深惡痛絕。我怎麼生疑。讓我講來。

一天早上，她正在梳洗，有個四十來歲的小矮子來找我，他相貌很討厭，身上的泥垢比那作家彼德羅·德·莫亞还要厚，再加背很駝。他說要見侯爵夫人。我問他誰差他來的。他傲然道："我不是替人家当差的。你对她說，我就是她昨天和唐娜安娜·德·芙拉斯果談起的那位紳士。"我把他領到女主人的一溜屋裏，就去通報。侯爵夫人立刻驚喜得叫起來，滿腔快活，吩咐請裏面去。

她殷勤接待，而且把女傭人都打發開。所以这個小駝子，倒比個体面人还有艷福，跟她兩口兒相对。这場促膝談心，眞是妙極，女傭人和我暗暗好笑。过了近一個鐘头，我們太太恭而且敬，送那小駝子出來，看她那种禮貌就知道很中意他。

她听那人講話，津津有味，所以晚上对我密囑道："吉爾·布拉斯，以後那駝子再來，你最好別讓人知道，就領他到我屋裏來。"老实說，她这番叮囑，動了我疑心。可是我依侯爵夫人吩咐，那矮子第二天早上再來，我就領他走秘密樓梯直到女主人房裏。我奉命唯謹，这樣幹了兩三回，心想侯爵夫人的嗜好眞是特別，要不然，那駝子準是個拉縴的。

我横着这個念头，暗想："眞是的！我女主人要是愛上個漂亮人，我不怪她。要是她醉心这個醜巴怪，老实說，我不原諒这种逐臭之癖。"誰知道我冤枉了我女主人！这小駝子懂魔術。侯爵夫人很会上騙子的当，有人向她誇小駝子的本事，所以她私会了幾次。这駝子能圓光，能篩卜，只要有錢到手，就肯把玄机妙法都洩漏出來。老实不客氣說，他是個騙子，專靠騙实心眼兒的人度日。據說有好幾位貴夫人是他主顧呢。

第九章

事出意外，吉爾·布拉斯只好離開夏芙
侯爵夫人家；他以後的行止。

我在夏芙侯爵夫人家六個月，过得很称心。可是命裏註定我在这位太太家做不長，在馬德里也住不久。出了一件事，逼得我只好別处投身，待我講來。

我主人家女傭人裏，有一個叫保茜。她不但年輕貌美，我还覚得她品性很好，就愛上她了，沒想到还得从人家手裏把她的心搶奪过來。侯爵夫人有位秘書，人很驕傲，愛撚酸吃醋，早看中了我那美人兒。他一瞧出我的心事，也不問保茜心上对我怎樣，立刻就要跟我决鬥。他約我清早在一個隱僻处交手。他是個矮個子，还不到我肩膀高，看來很瘦弱，所以我並不把他当個勁敌。我心裏泰然，到了那地方。我滿以爲馬到成功，还準備回來向保茜去賣弄呢，誰知道大出意外。这個小矮個兒秘書学过兩三年擊劍，把我擺佈得像個小孩子一般，繳了我的武器。他劍尖逼着我道："我这下子可以送你的命，你怎麼樣？若要我饒你，得答应我从今天起離了夏芙侯爵夫人家，把保茜丢開。"我一諾無辭，服服貼貼照做。我打輸了沒臉再見府裏同事，更怕見我們爭鋒搶奪的那位美人兒。我只回去取了衣服和錢。我那錢袋很飽滿，衣服打個包兒揹上，当天就動身往托雷都。我並沒答应離開馬德里，不过覚得还是别犹在这裏，至少避開幾年再說。我决計要遍遊西班牙，各处留連一下。我想手裏的錢够好些時吃用，我不亂花的。等錢用完，可以再去幫人。我这种小夥子要找事的話，位置多的是，隨我挑呢。

我尤其想上托雷都，三天後到那裏。我住了個上等客店，穿上我那套獵艷的衣服，看來就像一位有身份的紳士。我裝出花花公子氣派，若有心勾搭街坊上的漂亮女人，都可以上手。不过我听說，跟她們來往先得下一大注錢，只好收了心。我有漫遊之癖，看遍了托雷都的勝蹟，就在一天清早，動身往古安加，準備从那兒到阿拉貢去。第二天，我正在路旁客店打尖，只見來了一隊公安大隊的警衛。这些老爺奉命去逮捕個年輕人，他們要了些酒，一壁喝，一壁形容那人的相貌。我听得一個警衛說："这位

大爺至多二十三歲。長長的黑头髮，身材挺秀，鷹嘴鼻，騎一匹棕黃馬。”

我只裝沒听見，实在也不大在意。我撇了他們又上路去。不到半公里，我碰到個很漂亮的紳士，騎一匹栗色的馬。我想：“啊呀，公安大隊找的就是这人，準沒錯兒。他头髮又黑又長，鼻子像鷹嘴，他們準要拿他。我应該幫他個忙。”我就对他說：“先生，我冒昧請問您是不是決鬥出了事兒？”那年輕人很詫異，眼睛打量着我，並不答話。我說，我並非好管閒事，就把客店裏听來的話全講出來。他相信我了，說道：“你这陌生人眞仗義。我不用瞞你，那些警衛是在找我，我肚裏有數的。所以我想換條路走，躲開他們。”我道：“我想咱們得找個你可以藏身的地方；看这風色，快下大雨了，咱們也借此避了雨。”我們說着找了一條濃蔭覆蓋的小路跑去，直到山脚下，看見一個避世的隱居。

原來这是個又寬又深的山洞。年深月久，山边穿出了这個窟窿，又有人用石子貝殼在洞前砌了一片台階，上面長滿了茸茸細草。四圍野花叢生，淸香撲鼻。洞旁石縫裏一道泉水，淙淙下瀉，蜿蜒流入草地。这間四無鄰舍的屋子門前，站着個隱居修道之士，看來已經年邁身衰。他一手拄着拐，一手拿着串粗粒子唸珠，十顆一節，至少有二十節[①]。他头戴栗色羊毛帽，上面有長耳朵，帽子压得很低，鬍子比雪还白，下垂腰際。我們迎上去說道：“師父，我們怕有大雷雨來了，能不能借你这兒躲一躲？”那隱士把我細細端詳一番，答道：“你們兩個孩子請進來，我这裏很欢迎，隨你們躭多久都成。”又指指前面那片台階道：“你的馬匹歇在这兒很好。”我同行的紳士把馬牽上去，我們跟那老者進了

---

① 唸珠有五節十五節不等，但沒有二十節的。

石室。

不一会兒，大雨如注，又加電光閃閃，一陣陣雷声，响得怕人。裏面石壁上黏着一張聖巴公讃像①，那隱士跪在像前，我們也学他的樣，等雷声住了，大家才起來。可是雨还不停，天快要黑了。那老者說道："孩子，要是你們沒有緊急事兒，我就劝你們这会子別再趕路了。"那年輕紳士和我回答說：我們並沒有急事，很想借宿一宵，只怕打擾他。那隱士答道："一點兒不打擾我，只苦了你們。这裏睡得很不舒服，我只有修行人的苦飯請你們吃。"

那道高德劭的老者請我們在小桌子旁坐下，拿出幾個洋葱，一塊麵包，一壺水，說道："孩子，这是我的家常飯。可是我今天看你們面上，要開開齋了。"他說完又去拿了些奶餅和兩把榛子，擺在桌上。那年輕紳士沒胃口，簡直沒吃什麼。修士对他道："我看出你平常吃的比这個好；其实你是縱情口腹，把天生的胃口弄壞了。我出家以前也跟你一樣。最精緻的葷腥，最講究的烹調，我还嫌不够味兒。但是我隱居以來，胃口又歸眞返樸了。我現在只愛吃些蘿蔔山芋之類，还有果子呀，牛奶呀，總而言之，都是咱們第一代老祖宗吃的那些东西。"

他講話時那年輕紳士只顧出神。隱士看出來了，說道："孩子，你心上有事。爲什麼煩惱，可以說給我听麼？你不妨開誠相告。我要問你究竟，並非好管閒事，我只有这上面还能濟世救人。我这年紀，能替人家出出主意，也許你正用得着。"那年輕紳士嘆道："是啊，師父，我正要人家替我出個主意。你肯指教，我願意听从。我的事告訴你这樣人，想來不会出亂子的。"老人答

---

① 第四世紀修士，曾創設寺院多起。

道："决不会，孩子，儘管放心，什麼秘密都可以告訴我。"那紳士就講了以下的事。

第十章

唐阿爾方斯和美人賽拉芬的故事。

"師父，我什麼都不瞞你，也不瞞这一位先生。他对我那般仗義，我还信不过他，就沒道理了。我把恨事說給你們听。我是馬德里人，我且講講我的出身吧。有個德國侍衛隊①的軍官石坦安巴赫男爵，一晚上回家，看見樓梯脚下一個細白布的包裹。他拿到太太房裏，打開一看，裏面是個新生孩子，包紮得乾乾淨淨，身上还帶着個字條，說这是貴人家孩子，將來生身父母要來認領的；还說孩子已經受洗，命名阿爾方斯。我就是那苦命孩子。以外的事，我都不知道了。我不知媽媽还是怕人看破私情，所以把我拋棄；还是上了薄倖男人的当，只好狠狠心丢掉兒子。愛面子也罷，男人變心也罷，總歸我倒楣就是了。

"且不問究竟如何，男爵夫婦憐我苦命，自己沒兒沒女，就決意撫养我成人，称我爲唐阿爾方斯。我漸漸長大，他們也越加疼我。我舉動討人喜欢，逗得他們常常來撫弄我，總而言之，我有幸承他們愛憐。他們請了各种先生，專心栽培我。我父母不來認領，他們非但不着急，倒好像但願我的出身永遠不要有分曉。男爵等我可以从軍，就把我安插在軍隊裏，替我弄了個旗手的職位，製備了些輕簡的行裝。他要激勵我立功揚名，对我說：人人都

① 西班牙皇帝查理第五（一五〇〇至一五五八年），也是德國皇帝，有德國人当他的侍衛。从此以後，西班牙羽林軍裏有一隊是德國兵。

可以掙個体面的前程，战場上的功名靠自己得來，所以特別榮耀。我出身的眞相，他一向瞞着我，这時也說給我听了。馬德里人只道我是他的兒子，我也自以爲是他兒子呢。老实說，我知道了隱情，心裏很难受。我直到現在，想起來就慚愧。我越自信出身高貴，就越覚得遭生身父母抛棄了眞难以爲情。

“我到荷蘭去打仗，可是不久就講和了。有些國家儘管对西班牙心懷不憤，都沒有破臉。我就回到馬德里，男爵夫婦对我越加鍾愛。我回家兩個月，忽然一天早上，有個小僮兒跑到我房裏，送給我一封信。信上大致这樣說：‘我相貌不难看，体態也过得去，你常在窗口看見我，却从不來勾搭。你枉是態度風流，行事何其不称。我恨透了，偏要來撩撩你，一洩心头之氣。’

“我看了这封信，知道準是寡婦蕾歐諾寫的。她住在对門，是有名的風騷貨。我就盤問那小僮兒。他先还遮掩，我給了他一個杜加，才肯吐实。他还替我帶了一封回信，信上說：我已經知罪，而且覚得她的心願，已經了却一半。

“我得了这類的彩头兒，不是漠不掛懷的。我这一天門也不出，留心守在窗口看那女人；她也沒忘記在那边窗口露臉。我对她做眉做眼，她也回眸送盼。第二天，她叫那小僮兒來說，我如果明晚十一二點之間出門，她在樓下客堂窗口等我說話。我雖然对这樣騷辣辣的寡婦並不怎麼喜欢，可是我回信却寫得火熱，急煎煎等天黑，便是眞正情痴，也不过如此。天一黑，我就到普拉都公園散散步，專等赴約。我还沒到那兒，只見一個人騎匹好馬，忽然在我身边下馬，莽莽撞撞說道：‘先生，你不是石坦安巴赫男爵的兒子麼？’我說正是。他道：‘今兒晚上要跟蕾歐諾在她窗口幽会的，就是你了？你們倆來往信件，她那小僮兒都給我看过。我今晚上从你家直跟你到这裏，特來告訴你一声，你有個情敌，自負

很高，不屑跟你爭風吃醋的。我相信不必多說了。这兒很僻靜，咱們决鬥吧；除非你怕我給你吃苦头，答应从此和蕾歐諾一刀兩断。你得爲我割愛，不然的話，我就要你的命。'我說：'你只可以請求我割愛，不能勒令我。你好好兒求我，事情还有個商量；你恫嚇我，那就休想。'

"他先把馬匹拴在一棵樹上，对我道：'好啊，咱們交交手吧。以我的身份，屈尊对你这种人請求，成何話說。我輩中人，在这境地，多半还不肯賞你面子，这樣報仇呢！'我听了大怒，看他已經拔劍在手，也拔出劍來。我們打得真狠，頃刻就見分曉。也許他火氣太盛，也許我本領高强，我幾下子就刺中他要害，看他搖晃着倒下地去。我只想逃命，騎上他那匹馬，直奔托雷都。我知道这事準害石坦安巴赫男爵着急，所以沒敢回家。我那時想到形勢凶險，覺得快逃出馬德里爲妙。

"我在馬上惦着这件事，憂悶無比，直跑到天亮，又跑了一個早晨。到晌午時分，我得要歇歇馬了，並且酷熱难当，要等太陽过一过才可以上道。我在一個村子裏勾留到薄暮時分上路，想一口氣趕到托雷都。半夜十二點左右，我已經过了依雷斯加斯八公里路，四望曠野，忽然大雷大雨，就像今天这樣。左近有一帶花園的圍牆，我跑去一看，只見尽头处是一間小屋，門上面有個陽台，底下还可以躲躲雨。我就撥馬閃在陽台下面，緊緊傍着門。我靠在門上，發覺这門並沒有關，想必是傭人粗心忘了。我雖然是好奇心動，实在也因爲陽台擋不了雨，想找個合適的地方，所以跳下馬，牽着進了那間小屋。

"我一面等这陣雷雨过去，就留心看看这是個什麼所在。我只憑電光閃射，瞥了幾眼，却看準这兒不是尋常百姓之家。我正待雨过上路，只見遠遠灯光明亮，就變了主意。我把馬撇在那間

小屋裏，小心關上門。我相信这家子还有人沒睡，想借宿一宵，就朝那灯光走去。穿过幾條过道，是一間客堂，門也大開。裏面高掛着一個很精緻的水晶燭座，上面插着幾支蠟燭，照見陳設富麗，我一看知道準是貴人家府第了。鋪地是大理石，護壁板很整齊，板上描的金彩也極雅緻。飛簷造得非常精巧，承塵上的畫，看來也是大名家手筆。我特別留心到不知多少西班牙英雄的半身石像，都配着碧玉座子，排列在客堂四圍。我時時側耳傾听，却不聞声息，也不見有人來。所以我从从容容，把这些东西都細看了一遍。

"客堂一边有扇門虛掩着。我推開一看，裏面是一排房間，只有末後一間透着光亮。我想：'該怎麼办呢？回去呢？还是冒冒失失直闖到那間房裏去呢？'我明知原路出去最穩当，可是好奇心按捺不住，也实在是命中註定，勉强不來。我走过一個個屋，直到那有光亮的房裏。大理石桌上鍍金的蠟台裏，點着支蠟燭。我看見房裏是夏天的陳設，很講究華貴。天氣炎熱，床上帳子半開，我向帳子裏一望，立刻全神貫注。裏面是個年輕女人，沉沉熟睡，雷响也沒吵醒。我輕輕近前細看，燭光底下，她那顏色相貌，叫我目迷神眩，頓時此心把握不住，覺得魂魄都飛去了。我雖然心動，想到她出身尊貴，敬意勝过愛慕，不敢作非份之想。我正如醉如痴，飽餐秀色，她醒过來了。

"她房裏半夜來了個陌生男人，那驚惶可想而知。她一看見我，嚇得發抖，大叫一声。我極力劝她別嚇，屈一膝跪下說：'太太，不要怕，我到这裏來絕無害你的心。'我还要往下說，可是她嚇得一句也不听。她一疊連声叫她的女傭人，沒人答应，就披上床脚边一件薄薄的便服，急忙起來，順着我經过的那幾個房間出去，一路叫那些女傭人，还叫那歸她照管的一個妹妹。我滿以

爲家裏的男傭人都要趕來，不由分說，收拾我一頓。可是还算我運氣，她喊來喊去，只來了個老傭人，眞有什麼危急，这老头兒不会有多大用处。不过她有了個人，略爲胆壯些，嚴詞厲色問我是誰，打哪兒來，爲什麼冒冒失失闖進她家。我沒辯白得幾句，她一听說花園小屋的門開着，立刻嚷道：'天啊！这事動了我的疑心了！'

"她說着拿起桌上蠟燭，一個個房間照了一遍，她那些女傭人和她妹妹都影踪不見，还發現她們連衣服都拿走了。她覺得眞相大白，氣急敗壞回來对我道：'混蛋！你幹了虧心事，別再撒謊騙人。你到这兒來，决非偶然。你是唐范爾南·德·李華手下的人，他幹的壞事，你也有份。你休想逃走，我这裏还有的是人手，儘可以拿住你。'我答道：'太太，別把我和你宽家混在一起，我不認識什麼唐范爾南·德·李華，压根兒連你是誰都沒知道。我是個倒楣人，因爲决鬥出了事，只好逃出馬德里。我向天發誓，要不是这場雷雨，决不会上你的門。請別当我壞人，我非但沒幫人家幹壞事害你，还願意爲你報仇雪恨呢。'那女人听了这話，再听了我說話的口吻，氣就平了，好像不把我再当作仇人看待。不过她火氣一消，就傷心起來，忍不住痛哭。我給她哭得心軟，雖然不知道她何故傷心，也跟她一樣难受；我不但陪着落淚，还一腔義憤，急要替她爭一口氣。我嚷道：'太太，你受了什麼欺侮了？說吧，我把你的委屈，攬在自己身上。你要我追上唐范爾南把他一劍刺死麼？你要誰的命，說出來，你只要吩咐一声。你以爲我这個陌生人和你宽家一路，可是我爲了你，什麼險都肯冒，什麼苦都肯受的。'

"那女人看我那麼熱切，詫異起來，收淚道：'哎，先生，我患难之中，未免多疑，請別見怪。我賽拉芬看你这般仗義，知道

看錯了人，就連家門之玷落在你这陌生人眼裏，我也不在乎了。哎，你是個君子人，我認錯了。你肯幫忙，我很領情。不过我並不要唐范爾南的命。’我答道：‘好吧，太太，你要我幹什麼事呢？’賽拉芬道：‘先生，我氣惱的是这麼一件事。我跟如麗妹妹平常在托雷都住。唐范爾南·德·李華偶然看見我妹妹，就愛上她了。三個月以前，他向我父親求婚。我父親是玻朗伯爵，他因爲我們家跟李華家有世仇，不肯应允。唐范爾南準買通了我那些女傭人，我妹妹还不到十五歲，大概耳朵根軟，听信她們的壞主意了。那位爺打听得我們孤另另住在鄉下別墅裏，就乘机哄得如麗私奔。我父親和哥哥兩月前到馬德里去了，还沒回來，我至少得知道唐范爾南把我妹妹藏在什麼地方，他們才可以想办法。煩你看上帝面上，到托雷都附近去走走，把这件拐逃的事打听確切，我們家对你感激不尽。’

“这位太太沒想到人家急急忙忙要逃出加斯狄爾，不便幹这個差使。可是她怎麼想得到呢？我自己都沒在意。

“这麼個絕世美人要依仗我，我受寵若驚，欢天喜地把那差使承当下來，还答应一定办得又尽心又上勁。我果然不等天亮就要去幹事，請賽拉芬恕我害她吃驚，說一定馬上会給她回音，就立刻辭出。我从原路出去，心心念念，只想着这位太太，自己也不难知曉，已是对她一往情深。我想到爲她当差这樣起勁，还在溫柔鄉裏造起空中樓閣，越發明白自己所爲何來了。我設想賽拉芬雖然滿懷愁緒，却看出了我的情苗，心上總也喜欢。我还設想，若能探得她妹妹的確实消息，这樁事能够圓滿收場，我就着实有面子了。”

唐阿爾方斯講到这裏，对那老隱士道：“師父，我一腔痴情，只顧講些瑣屑，你听着一定心煩，請你原諒。”那隱士答道：

“沒的事，孩子，我並不心煩。我还很要知道你对那位年輕太太着迷到什麼個田地，我可以对症下藥。”

那年輕人講下去道：“我打着如意算盤，興興头头費了兩天功夫去找那拐帶如麗的人。可是我白費心机，影子都沒找出來。我一場空忙，非常懊喪，又去看賽拉芬，以爲她一定焦急的不得了。想不到她倒还心定。據她說，她比我得手，已經知道她妹妹下落。唐范爾南有信給她，說已經和如麗偸偸兒結婚，把她送在托雷都一個修道院裏。賽拉芬又說：‘我把他那封信送給我父親了，但願这事不要弄到不欢。我們兩家結仇多年，希望借这婚姻大祀，可以把宿賬一筆勾銷。’

“这位太太講了她妹妹下落，就說累我辛苦了，又說自己粗心，忘記我是決鬥出奔，倒叫我去找那拐逃的人，害我担驚受怕。她請我原諒，說的話非常誠摯。我当時要歇歇，她領我到客堂裏，陪我坐下。她穿一件黑白條兒的薄綢便服，帽子也是一樣的料子，上面插着些黑色羽毛。我因此想她大概是寡婦，可是看她又那麼年輕，眞叫我猜不準了。

“我心癢癢的要知道究竟，她也急急要曉得我的來歷。她請問我尊姓大名，說看我氣度高華，尤其看我爲她仗義出力，知道我一定是大家出身。我給她問得很窘，漲紅了臉，不知所对。我老实說吧，我覺得还是撒謊爲妙，可以留些面子。我就說，我是德國侍衛隊軍官石坦安巴赫男爵的兒子。那太太又說：‘我还請問你，爲什麼逃出馬德里。我可以答应在先，我父親和我哥哥唐加斯巴一定出全力幫你。你爲我当差，連性命都不顧，我对这樣一位紳士，至少可以許这點兒愿的。’我毫不躊躇，把那場決鬥源源本本講給她听。她認爲錯在那位給我刺死的紳士，还答应一定叫她全家幫我。

“她要問的都知道了，我就請問她些話。我問她有沒有丈夫。她說：‘三年前，我父親把我嫁給唐狄艾格·德·拉哈。我已經守寡十五個月了。’我說：‘太太，尊夫不幸早故，是什麽原因呢？’那太太道：‘你都把秘密告訴我了，我这事也可以講給你听听。’

“她說道：‘唐狄艾格·德·拉哈是位一表人才的紳士。不过他儘管一盆火似的愛我，天天使尽了温柔親切的內媚功夫，儘管他有許許多多好处，總打不動我的心。人品好，会献殷勤，未必能贏得愛情的。唉，咱們对一個素昧平生的人，倒往往会一見傾心。我实在沒法兒愛他。他的柔情蜜意，並不討我喜欢，倒叫我很窘，少不得勉强敷衍。所以我雖然暗暗怪自己沒情義，却也自覚受了委屈。他不但多情，尤其心細，这就害了他，也害了我了。他从我舉動言談裏看出我隱衷，識透了我的心事，老怨我淡漠無情。我当時还不到十六歲，他求婚之前，賄賂了我的女傭人，向她們打听，知道我的確从未有过意中人。他明白並沒有情敌礙事，因此越發自恨無福，不能得我欢心。他常对我說：“咳，賽拉芬，我寧願你心上有個人兒，所以对我冷淡，那麽憑我这點殷勤，憑你自己的操守，自会使你回心轉意。我現在至情相待，你一點無動於衷，我这輩子沒指望得你欢心了。”这類的話我一遍遍听得膩了，所以对他說，别太多心眼兒，攪得彼此不安，还是慢慢來吧。說眞話，这种微妙情懷，裏面許多細膩曲折之处，我那年齡还不大会体味。唐狄艾格应当听我那句話的。可是整整过了一年，他看我依然如故，就不耐煩了，实在竟可以說是瘋了。他推說有要事入朝，就去当義勇軍到荷蘭打仗。他存心衝鋒冒險拚掉性命，从此拋却一切煩惱。他不久竟如願以償了。’

“那位太太講完，我們就談論着她丈夫的古怪性格兒。忽然

有個人替玻朗伯爵送封信給賽拉芬；我們的談話就此打斷。她道声歉，拆信來讀。我看她一面讀，臉容失色，渾身發抖。她看完信，望着天長歎一声，淚流滿面。我看她傷心，也不安起來。我很惶恐，彷彿預知大禍臨身，嚇得冷氣攻心。我啞着声兒問道：'太太，我冒昧請問，信上是什麼壞消息呀？'賽拉芬把信交給我，滿面愁容道：'这是我父親寫的信，先生，你自己瞧去吧。咳！跟你大有關係呢。'

"我听了这句話，心驚肉跳，战兢兢接过信來，只見寫着：'汝兄唐加斯巴昨在普拉都与人决鬥，中劍受傷，已於今日身故。渠臨終時言，殺之者爲德國侍衛隊軍官石坦安巴赫男爵之子。我竟未能獲此凶手，尤屬恨事。此人已逸，但無論其潛踪何处，必設法尋獲。現擬函託各地有司，如凶手路經所轄境內，即予逮捕。並擬函託他方，俾此人無路可逃也。玻朗伯爵字。'

"你們試想，我看了这封信多麼心慌意亂。我呆了一会，說不出話來。当時懊喪之至，看明白我的愛情就斷送在唐加斯巴这條命上了。我立刻灰心絕望，跪在賽拉芬脚边，拔出劍來交給她道：'太太，玻朗伯爵也許拿不到我的，你省得他費心吧。你下手呀！親手把你哥哥的兇手殺掉，替他報了仇吧。他是死在这把劍下的，叫他那倒楣的寃家也在这劍下送命得了。'賽拉芬看我这般舉動，有點兒憐惜，答道：'先生，我和唐加斯巴是很親愛的。你雖然殺得光明正大，並且他也咎由自取，可是你該相信，我跟我父親一條心恨你。咳！唐阿爾方斯，我是你的寃家。我爲了骨肉之情，友愛之誼，要極力跟你作对的。可是我决不乘人之危，你儘管落在我手裏，我不会乘此報仇。既然我爲着一家体面，得把你当作仇人，我也不能做失体面的事，使卑鄙手段來報仇。主人对客人有保護之責，这是天經地義；況且你爲我出过力，我决

不願恩將仇報，把你殺害。你快逃走，想法逃出我們手心，逃脫法網吧！大难臨头，你快逃命。'

"我答道：'太太，这是怎麼說呀！你儘可以親手報仇，倒要等法律來处分，法律未必能替你雪恨的。哎，我这個混蛋不値得你憐惜，还是刺死他完了。太太，你待我不必这般仁義。你知道我是什麼出身啊？馬德里人都以爲我是石坦安巴赫男爵的兒子，其实我只是個揀來的孩子，他發慈悲把我收养的。我連生身父母是誰都不知道。'賽拉芬听了这話，好像越加难受了，忙打斷我道：'那沒有關係，就算你是最下賤的人，我總依照身份体面行事。'我說道：'好吧，太太，我殺了你哥哥，你不肯要我的命，那麼，我还新犯了個罪，要惹你發狠呢；我大胆無恥，望你不要饒恕。我愛你，見了你的嬌姿，不禁目迷神眩，雖然我出身不明，却指望能和你訂結終身。我甚至一片痴情，其实也是一团妄想，以爲也許是天意垂憐，暫叫我出身曖昧，將來總有一朝眞相大白，我可以把自己实在姓名坦然告訴你。我向你招供了这番狂妄之念，你还不打定主意來懲罰我麼？'

"那太太回答道：'我別的時候听了这冒失的話，当然要生氣的，不过你这時失魂落魄，我不怪你。況且我身当此境，也沒甚心情來理会你吐露的那些話。'她洒了幾點眼淚道：'唐阿爾方斯，我再說一遍，我們家給你攪得悽涼慘淡，你走開吧，走得遠遠的；你在这兒多躭一刻，就多加我一分痛苦。'我起身道：'太太，我不再倔强，只好和你分手了。不过我这輩子旣然遭你嫌棄，你別以爲我还愛惜性命，要找個万全之地躲起來。我决不，我这身子專誠留給你出氣的。我就要到托雷都去，等你們快來擺佈。我隨你們逮去，可以早早解脫煩惱。'

"我說完就走。她家傭人把我那匹馬牽來，我騎了到托雷都，

一住八天。我满不在乎，並不躲藏。可是竟沒人來逮我，眞不懂是怎麽回事。我想玻朗伯爵只想堵得我走头無路，当然料到我会經过托雷都的。我在那裏消遙法外，後來覚得膩了，昨天下午就跑出城來。我像個沒事人一般，隨便走走，走到了这裏。師父，我方才講的就是我心裏的疙瘩，求你幫我出個主意。”

第十一章

老隱士是誰，吉爾·布拉斯發見原來都是熟人。

唐阿爾方斯把他那傷心史講完，老隱士道：“我的孩子，你在托雷都耽那麽久，太大意了。我对你講的那些事，另是一般看法。我覚得你愛賽拉芬，眞是傻透了。听我的話，別糊塗，那年輕女人你想不到手的，只有把她忘個乾凈。你們兩人間障礙重重，还是乖乖的及早罷休，听天由命吧。看來你前途豔遇多着呢！你还会碰到個把年輕女人，既無殺兄之仇，而且一樣也叫你醉心。”

他还要講一大篇道理，劝唐阿爾方斯耐心，这時又進來一位隱士，揹着一只飽鼓鼓的口袋。他剛在古安加城裏募化了許多东西回來，樣子比他那伙伴年輕，留着一部濃濃的紅鬍子。那老隱士对他道：“你來得正好，安德華納修士，城裏有什麽消息麽？”紅鬍子修士把一張疊成信件似的紙條兒交給他道：“消息很壞，你看了这信就明白。”老头兒打開信，那封信值得細看，他看得聚精会神，看完說道：“謝天！既然事情鬧破，咱們只要想定個办法就是了。”又对那年輕紳士道：“唐阿爾方斯先生，咱們換個腔調說話吧，你当面这個人也跟你一樣，受尽造化的作弄。離

这兒四公里是古昂加城，有人在那边法院裏誣告我，法院要傳我去，决定明天大隊人馬到这隱居來拿我呢。不过他們趕到窩裏，兎兒早跑了！这种麻煩，我也不是第一次碰到。謝天，仗我爲人机靈，差不多每次都溜得过。我現在要變個新面目了。你們瞧我这般模樣，其实我才不是什麼隱士什麼老头兒。”

他一面說，就脱下身上的長袍。裏面是一件袖子打摺襉的黑嗶嘰襖兒。他隨又脱掉帽子，解下假鬍子，立刻變成個三十來歲的年輕人。安德華納修士学他榜樣，脱去隱士裝，也解下紅鬍子，又从一只半爛的舊木箱裏拿了件破褂子穿上。我一看那老隱士正是唐拉斐爾大爺，安德華納修士正是安布華斯·德·拉莫拉、我那有情有義的親隨，我的驚異就可想而知了。我立刻嚷道：“老天爺啊！原來都是熟人！”唐拉斐爾笑道：“是啊，吉爾·布拉斯先生。你再也想不到，又和兩個朋友重逢了。我們的確有點兒对不起你，可是舊事不必重提，謝天咱們又碰在一起。安布華斯和我願意幫你的忙，你可别小看了我們的幫忙。别当我們壞人，我們不打不殺，只想佔人家點兒便宜过活。雖說偸东西不应該，到無可奈何的時候，不該也就該了。你入了我們的夥，过过流浪生涯吧。只要你乖覺，这种日子很有味兒。当然，儘管我們乖覺，往往会枝節横生，倒楣事兒还是有的。那也不要緊，吃了苦头，就覺得甜头的味道更好。人事無常，時運起伏，我們是飽經慣閱的。”

那假隱士又对唐阿爾方斯道：“大爺，我們也請你入夥。照你目前处境，我想你不会謝絕。且不提你犯了事露不得面，想來你身边也沒多少錢了。”唐阿爾方斯道：“是啊。老实說，我因此又添了一重心事。”唐拉斐爾道：“好啊！那就和我們一起吧，你最好还是入我們的夥。你要的东西应有尽有，而且我們有法子叫

你宽家怎麼也拿不到你。我們曾經走遍西班牙，差不多处处都熟悉。哪兒是樹林，哪兒是山，哪些地方可以閃得过司法的毒手，我們全都知道。"唐阿爾方斯謝了他們好意，想想自己眞是又沒錢，又沒办法，就死心塌地跟他們一路了。我很喜欢这年輕人，不願意離開他，也决計同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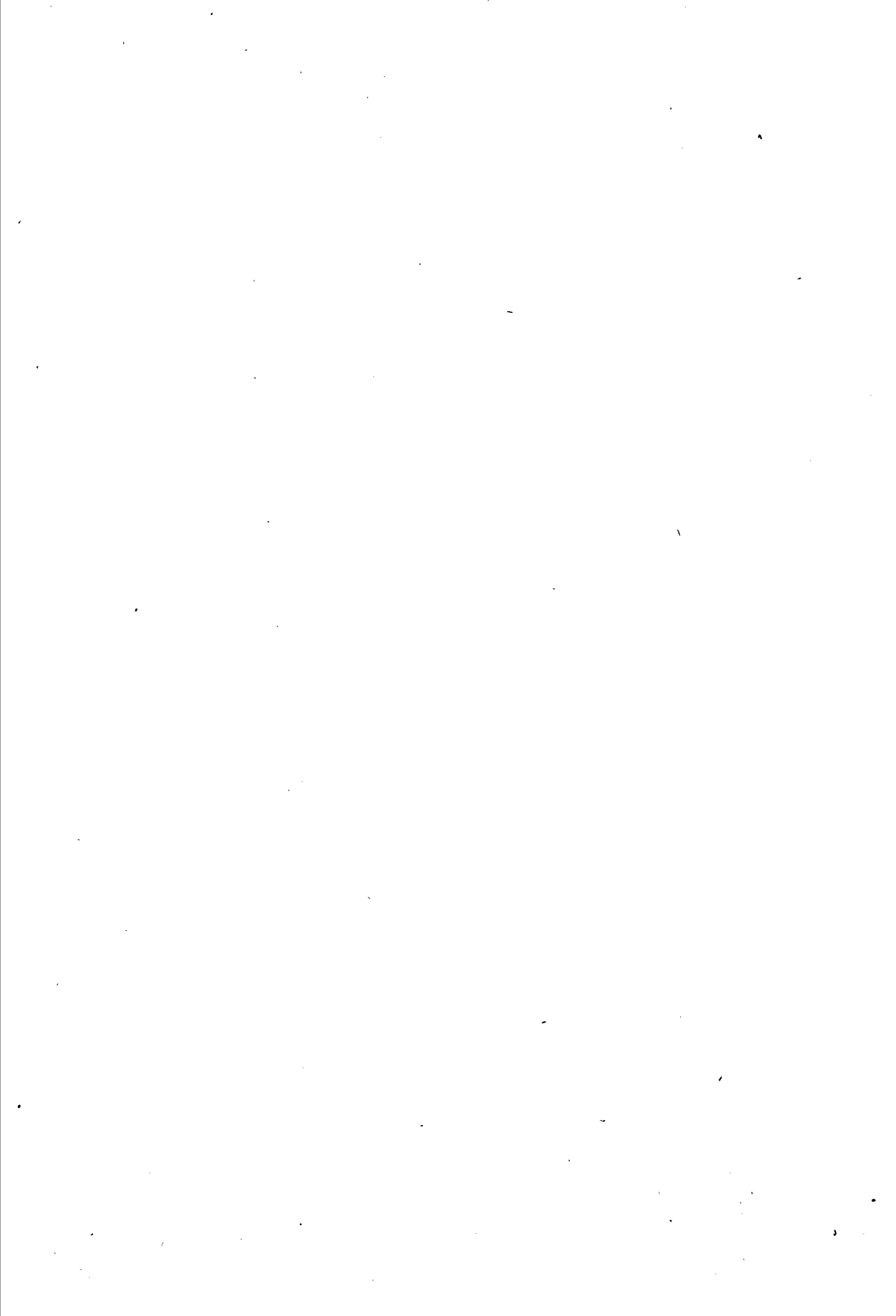
我們講定四人合夥，决不分離。安德華納修士先一天从古昂加帶回來一皮袋美酒，我們就商量，还是立刻動身，还是先喝點酒再上路。拉斐爾究竟最老練，說我們第一要爲自身謀個万全，主張連夜趕到維拉德薩和阿爾莫達巴間一個很稠密的樹林子裏，到那兒去休息，要是看來沒事，可以歇一天。大家贊成。兩個假隱士把衣服粮食打成兩包，左右相称的裝在唐阿爾方斯馬上。他們幹事非常爽利，一切停当，我們就走了。那個隱居裏，我們撇下了隱士袍兩件，白鬍子、紅鬍子各一部，床二張，桌子一只，破箱一個，草墊舊椅二把，聖巴公謨像一幅，讓法院去沒收。

我們走了一夜，覺得很累，傍亮兒時分望見前面就是我們要到的那座樹林了。我們彷彿長途勞頓的水手，望見了港口，氣力陡長。我們鼓起勁來，在日出之前，趕到了地头。我們鑽到樹林深处，找個很合適的地方歇下。那是一片草地，四圍有許多大橡樹，枝葉交錯，濃蔭如蓋，暑氣不侵。我們把馬背上的东西卸下，解了鞍韉，隨牠去啃草。我們坐下，从安德華納修士的口袋裏拿出大塊麵包，好些烤肉，大家比賽似的狠命大吃。我們雖然餓透了，还時時放下吃的，抱起皮袋來喝酒。一只皮袋，傳來遞去，就沒個閒的時候。

吃罷，唐拉斐爾对唐阿爾方斯道："大爺，你向我推心置腹，我也該学你的樣，老老实实把身世講給你听。"那年輕人答道："我很想听呀。"我嚷道："我尤其要听。我心癢癢的要知道你的經

歷，我想準值得一听。”拉斐爾答道：“保管值得一听，我很想將來把它寫下來呢。現在我年紀还輕，等老來再寫書消遣，还可以多添些篇幅。咱們这会子都累了，睡一会歇歇吧。咱們三人睡覚，讓安布華斯守望，防有意外，回头再輪替着讓他睡。雖然咱們在这兒好像千穩万妥，隨時提防總不会錯的。”他說完就躺在草地上。唐阿爾方斯也躺下，我也学樣；拉莫拉上哨。

唐阿爾方斯心事重重，並沒睡着。我也合不上眼。唐拉斐爾却一会兒就睡熟了。他一個鐘头以後醒來，看見我們都要听他的故事，就对拉莫拉道：“安布華斯朋友，你現在可以嚐嚐黑甜鄉滋味了。”拉莫拉答道：“不用，我一點兒不困。你生平事跡，很可以供我們同道的人取法，我雖然都知道，却願意再听一遍。”唐拉斐爾就詳述身世如下。



第 五 卷

第　一　章

唐拉斐爾的生平。

“我媽媽是馬德里的女戲子，名叫陸珊德，唸台詞很有名，幹的風流艷事，尤其大家知道。我若自認爸爸是誰，就未免大胆了。我可以說，我出世那時，有位闊人跟我媽相好，可是按時期推算，並不能坐实他就是我生身父親。吃我媽那行飯的女人很調皮，就算这時候看來跟某位爺最要好，其实往往化着他的錢，另有別人做他替身。

“旁人飛短流長，最兒是一概置之不理。陸珊德並不遮遮瞞瞞把我藏在家裏养大。她滿不在乎，攙着我堂而皇之上戲院去。人家講我閒話，見了我免不了当面冷笑，她都不睬。總而言之，她很喜欢我，到她家去的那些男人也都來撫弄我，好像都跟我有父子天性似的。

“人家隨我成天玩着各种玩意兒，直到十二歲，簡直不教我唸書寫字，更不認眞把宗教的大義來啓導我。我只学跳舞唱歌彈吉他，这是我全副本領。那時候雷加內斯侯爵要我去陪伴他的独养兒子，那孩子和我年歲相仿。陸珊德欣然应允，我从此有了正業。雷加內斯小子並不比我高明，这位小爺看來与学問無緣，家裏一位老師，來了一年另三個月，幾乎一個字母都沒教会他。从前幾位老師也都無能爲力，給他嘔得忍無可忍。他們实在沒法嚴加管教，东家叮囑得明明白白，教学不得動刑，有了这項吩咐，

再加学生頑劣，上課都是枉費功夫了。

“可是这位老師想出一個妙法，你們听下去就知道了，他可以嚇唬这位小爺，却又不犯那爸爸的禁令。他決計每逢雷加內斯小子該罰的時候，用我做替身，抽一頓鞭子。他果然按計行事。我覚得这办法不合脾胃，就逃出來哭訴媽媽，說先生太不公道。她雖然疼我，却橫着心不理会我的眼淚。她算計兒子在雷加內斯侯爵家很佔便宜，所以馬上把我送回去。我这可落在那老師手裏了。他一看他想出來的那办法很靈驗，就老叫我替这小爺吃鞭子。他愈要那小爺牢記在心，愈把我抽得凶。我每天準替雷加內斯小子受罪，可以說，他每認一個字母，總要害我吃一百鞭子。你們想吧，他学完字母，我得挨多少打！

“我在那边受的委屈，还不止挨幾下鞭子。人人都知道我是什麼樣人，所以最下賤的傭人，連厨下打雜兒的，都拿我的出身來糟蹋我。我氣得忍無可忍，有一天我設法把那老師的現錢全偸來，大概有一百五十杜加，就逃走了。他打我豈有此理，我就这樣報復，我相信这是最狠毒的手段了。我玩这妙手空空的把戲，雖然是破題兒第一遭，却玩得很巧，大家找了我兩天，我手伶脚俐，沒讓他們找着。我从馬德里到托雷都，沒見個追趕的人。

“那時候我剛交十五歲。在那年齡，能够不靠旁人，自己作主，多麼快樂呀！我不久結識了一羣小夥子，他們教得我很調皮，又幫我化錢。我隨又跟一夥騙子結了幫，他們把我天賦的才情大加培养，不多幾時，我就是他們行裏一個頂兒尖兒的人物了。五年之後，我動了遊歷之興，就和那些弟兄分手。我打算从艾斯德馬杜爾出發，先到阿爾岡達拉。半路上，我碰到個一展本領的机会，不肯錯过。我是步行，又揹着個很沉的包，所以常到大道旁樹蔭底下去歇腿。我碰見兩個有錢人家子弟在草地上說笑

乘涼。我客客氣氣跟他們行禮，看他們好像不嫌，就攀談起來。兩人都很老实，年長的不过十五歲。小的一個对我說道：‘先生，我們兩家老头子，都是普拉桑西亞的財主。我們心癢癢的要到葡萄牙去見識一番，各从家裏拿了一百比斯多，想一償心願。可是我們雖然步行，还有好老遠的路呢，身上只帶这點點錢，你看怎麼办？’我回答道：‘我要有这許多錢，那兒去不得！我可以走遍天涯地角了。好傢伙！二百比斯多呢！这麼一大筆錢，一輩子也用不完。要是兩位不嫌，我可以奉陪到阿爾梅侖。我有個叔叔在那城裏住了二十來年，我正要去承襲他的遺產。’

“兩個小哥兒有我作伴，都說很高興。我們三人休息一会，就取道往阿爾岡達拉，下午一老早就到了。我們在一家上等客寓裏歇下，要了個房間，裏面有一只按鎖的櫃子。我們先定好晚飯，店家做着菜，我就邀那兩個旅伴兒出去逛逛，他們都願意。我們各把背包鎖在櫃子裏，一位哥兒帶了鑰匙，大家一起出門。我們去看了幾個教堂，到最大的教堂裏，我假裝想起一件要事，对他們道：‘兩位先生，我記起件事來，托雷都有人託我帶口信給個商人，那人就住在这教堂鄰近。煩你們在这兒等一等，我一会兒就回來。’我說了就出教堂，一口氣趕回客店，直奔那櫃子，扭開鎖，在那兩個小哥兒的背包裏掏摸出他們的比斯多。那兩個孩子可憐！我一股腦兒全拿了，只留一個比斯多給他們还店賬。我也不管他們死活，急忙出城，取道往梅利達。

“我不过是開個玩笑，就此旅途上很寬裕。我雖然年輕，自覺做事愼密，可算得少年老成。我決計買個騾子；到了前面鎮上，就買了一头。我又把背包換成手提箱，稍稍裝出些身分來。第三天我在大路上碰見個人，拉着嗓子大唱晚禱聖詩。我看他神氣像個唱聖詩的，就說：‘好哇！学士先生！唱得好極了！我瞧你

幹活兒很得勁啊！'他道：'先生，我是個唱聖詩的，听候你使喚。我很喜欢練練嗓子。'

"我們就这樣攀談起來。我看出这人很逗樂兒，也很和氣。他有二十四五年紀。他是步行，我也就騎着騾子慢慢走，可以閒聊消遣。我們談到了托雷都，那唱聖詩的說道：'那地方我很熟。我在那兒住过好久，还有些朋友在那兒。'我問道：'你在托雷都，住什麼地方呀？'他答道：'住在新街上。我和唐文森·德·勃那·加拉，唐馬狄阿斯·德·果德爾，还有兩三位有体面的大爺住在一起，起居飲食，都在一塊兒，过得頂樂的。'我听了很奇怪。我該交代一声，他說的那幾位，都是我在托雷都同夥的騙子。我說道：'唱詩的先生，你說的都是我熟人，我也跟他們一起在新街上住过。'他微笑道：'我懂了，換句話說，三年前我一走你就入了他們的夥。'我道：'我動了遊興，剛和那幾位分手。我要走遍西班牙，添些閱歷，長些本領。'他說道：'这是沒得說的，非出門走走，不会学得千伶百俐。我在托雷都过得很好，也是爲这個道理才出來。'他又道：'謝天，再也想不到会碰到個同道。咱們合夥一路走吧，人家錢袋裏的錢，咱們撈來化；有机会就把咱們本領施展一下。'

"他这麼爽快殷勤，我当然贊成。他信得过我，我也馬上就信得过他了。兩人暢言無忌，我把身世告訴他，他也把自己的事全抖摟出來。他說在坡達雷格有個騙局，不湊巧失了風，只得換上这套裝束急忙逃走。他把經歷講完，我們决定同到梅利達碰碰運氣，弄兩注錢，趕緊再上別处去。我們倆从此就有通財之誼了。我这伙伴兒名叫莫拉雷斯，他实在手裏不大寬裕，只有五六個杜加，旅行袋裏还有幾件衣裳；我現錢比他多，不过騙人的手段沒他强，兩边正扯個直。我們倆輪替騎着那一头騾子，直到梅利達。

"我們在近郊客店歇下，我的伙伴从旅行袋裏拿件衣裳換上，兩人進城走走，摸索個路道兒，看有什麼下手之处。我們事事留心。若叫荷馬來說，① 我們就像兩隻老鵰，目光四射，要尋些鳥兒当點心。總而言之，我們在等個机会，一試身手。忽然看見街上一個头髮灰白的人，揮着把劍，和三個人打架；那三個人使勁向他進逼。我一看衆寡不均，動了義憤，而且我生性勇猛，就趕上去幫那老头兒。莫拉雷斯不肯示弱，也拔劍相助。我們向老头兒的三個敌人衝上去，他們只好逃走。

"老头兒看他們跑了，对我們滿口道謝。我說：'可喜我們恰恰跑來解了你的圍。只是我們究竟幫了哪一位先生的忙，还沒領教呢。我再請問，那三人為什麼要你的命。'他答道：'兩位先生，我对你們感激得很，你們有問，我当然一一奉答。我名叫吉隆·德·莫亞達斯，就住这城裏，有點家私可以过活。你們打退的三個兇手裏有一個愛上了我女兒，前幾天向我求親，我沒答应，所以剛才跟我鬥劍，要出那口惡氣。'我道：'我冒昧請問，你為什麼不肯把女兒給他呢？'他道：'你听我說。我有個兄弟在这城裏做生意，他叫奧古斯丹。兩月以前，他到加拉特拉華去，住在他生意上來往的一個人家裏，那人叫如安·斐雷斯·德·拉·曼布利拉。他們倆是好朋友，我兄弟要跟那人友上加親，就把我的独养女兒弗蘿朗蒂娜許給那人的兒子。他拿定我听他的話，代我作得下主。他回到梅利達跟我談这头親事，我果然手足情重，一諾無辭。他就把弗蘿朗蒂娜的小像送到加拉特拉華，可是，唉，他心願未了，这事沒办妥，他三星期前就去世了。他臨終懇求我務

---

① 意思是模仿荷馬史詩來一個引申鋪排的長比喻，就是查理·貝羅 (Charles Perrault) 所嘲笑的"長尾巴比喻"(Comparaison à longue queue)；这种比喻是十七八世紀英法兩國批評家对荷馬詩筆的一個爭點。

必把女兒許給他生意上來往那人的兒子。我答应他了；方才跟我打架的那人雖然是很好的一門子親事，我只得拒絕。我有言在先，不由自主，眼下正等着如安·費雷斯·德·拉·曼布利拉的兒子來做女婿。其实他們父子兩個，我面都沒見过。’吉隆·德·莫亞達斯又道：‘承你們下問，所以講給你們听，請别嫌話煩。’

“我聚精会神听他講完，心生一計。我假裝大吃一驚，舉头望天，然後用悱惻動人的声調道：‘啊，莫亞達斯先生，想不到我跑到梅利達，就救了我丈人的性命！眞是那裏來的好運氣。’老头兒听了大吃一驚，莫拉雷斯也詫異得不相上下，臉上那副神情，分明以爲我是個大騙子。老头兒道：‘你說什麼？啊？难道你就是我兄弟生意上來往那人的兒子麼？’我索性面皮厚到底，抱住他頸子道：‘是啊，吉隆·德·莫亞達斯先生，我正是那個福氣人，要跟可愛的弗蘿朗蒂娜結婚的。我跟府上攀親，那一团高興，且慢提起，到了这裏，不免想起令弟奧古斯丹，讓我先向你洒一把淚吧。我这輩子的快樂全虧了他，現在他已成古人，我不是個忘恩負義的，那得不傷心呢。’我說完把吉隆老头兒再擁抱一番，又拿手去擦眼睛，好像抹眼淚似的。莫拉雷斯立刻看出这騙局有利可圖，忙來打边鼓。他只算是我親隨，对奧古斯丹先生哀悼得比我还深，說道：‘吉隆先生，令弟去世，眞是您莫大的損失。这麼個規矩人，生意場裏眞是独一無二，又公道，又靠得住，从來沒有的。’

“对方是個死心眼兒的老实人，不但沒疑心我們搗鬼，还自鑽圈套，对我道：‘哎，你怎麼不一直到我家去呀？你不应該住客店，咱們这樣情分，还用客氣麼！’莫拉雷斯替我說道：‘先生，我东家太拘禮，他是有这毛病，想來他不会怪我說他的。’接着又道：‘不过照他目前境况，不肯到府上來，也情有可原。我們路上

碰到强盜，行李都搶光了。’我接口道：‘莫亞達斯先生，这小子說的是眞話。我就爲了这件倒楣事兒，沒到府上來。我还沒見过小姐，不敢隨身衣服上門，所以我派了個傭人回加拉特拉華，正等着他呢。’老头兒道：‘何必爲了这點小事爲难，你務必立刻就到我家去住。’

“他說着就帶我回家。我們一路上講着那樁憑空捏造的搶刼。我說，行李裏一張弗蘿朗蒂娜的小像也丢了，这叫我眞痛心了。那老头子笑說，这點損失不必介意，一張畫像，哪有本人好。我們一到他家，他就叫女兒出見。她才十六歲，十分的人才。他說道：‘你瞧瞧这就是亡弟許給你的小姐。’我做出愛慕的神氣道：‘啊！先生，这位就是可愛的弗蘿朗蒂娜，还用你說麼！这美麗的姿容，早已深深印在我心上，而且还深藏在我心窩子裏。她这樣儀態万方，我那張丢掉的小像不过得個大概；我見了小像已經千般愛惜，我这時的神魂顚倒，就可以想像了！’弗蘿朗蒂娜道：‘你誇奬太过，我还不至於那麼狂妄，会以爲你說的都是实話。’那爸爸插嘴道：‘你們客套去吧。’他就撇下我跟他女兒，把莫拉雷斯拉过一边，說道：‘朋友，强盜把你們行李搶光，你們的錢一定也光了？他們動手總是先搶錢的。’我的夥伴答道：‘是啊，先生。在加斯底爾·布拉仮鄰近，大夥强盜向我們一擁齊上。我們只剩了隨身衣裳。不过回头欵子匯來，我們元氣馬上恢復了。’

“老头兒掏出錢袋，說道：‘現在匯欵沒來，这一百比斯多，先拿去使吧。’莫拉雷斯嚷道：‘啊呀，先生，我东家决不肯受的。您不知道他脾氣。咳！他这人銀錢上不肯苟且，不像那种紈袴子弟，誰的錢都拿得進。他雖然年紀輕，不喜欢借債，寧可討飯，也不願意借人家一個小錢。’那位市民道：‘再好沒有，我就越發看重他了。我看不慣人家借債。那起貴族呢，我不怪他們，債是

他們的家私。’又道：‘我决不勉强你东家，如果送錢給他要叫他难堪，这話就不用再提了。’說着就要把錢袋收回去。可是我的夥伴兒拉住他胳膊道：‘且慢，莫亞達斯先生，我东家雖然不喜欢借錢，您这一百比斯多他也許肯受。这全看对他怎麼個說法。其实他只是不肯問等閑人借錢，对自家人並不那麼狷介。他向父親要錢，滿不在乎的。您看得出來，这位大爺，对各人各個樣兒，他把您老先生当然是看作第二個爸爸了。’

“莫拉雷斯这套話，把老头兒的錢袋弄到手。老头兒回來，我跟他女兒正在互相恭維。他打斷我們，告訴弗蘿朗蒂娜，我解了他的圍，又对我感恩道謝。我就順水推船說，他若要報恩，趕早把女兒嫁我，我就感激不尽了。他看我着急，欣然应允。他說，不出三天我就和弗蘿朗蒂娜完婚；他还說，本來允許六千杜加賠嫁，可是他願意賠一万杜加，聊表他对我感恩入骨。

“莫拉雷斯和我就住在吉隆·德·莫亞達斯老头兒家，受他款待，喜孜孜等着那一万杜加。我們準備錢一到手就逃出梅利達。我們雖然快活，却有點躭心，只怕不到三天，如安·斐雷斯·德·拉·曼布利拉的兒子本人忽然跑來，礙了我們的道兒，甚至一下子破了好事。这並不是瞎躭心。就在第二天，一個農夫模樣的人，拿着一只手提包到弗蘿朗蒂娜父親家。我那時出門了，我伙伴兒在場。農夫对老头兒道：‘我东家是加拉特拉華的彼德羅·德·拉·曼布利拉，就是您的未婚女婿。我們倆剛到这城裏，我先來通知您一声，他隨後就到。’話剛說完，他主人就來了。那老头兒詫怪得不得了，莫拉雷斯也有點兒着慌。

“年輕的彼德羅是個很漂亮的小夥子。他跟弗蘿朗蒂娜的父親攀話，可是老头子不听他說完，就轉身問我伙伴兒，这是怎麼回事。莫拉雷斯的大胆厚臉，原是誰都趕不上的，他神氣泰然道：

‘先生，剛來这兩個人是路上搶我們那批强盗的同夥，我認得他們。尤其是大胆冒充如安·費雷斯·德·拉·曼布利拉兒子的那一個，我分明認得。’那老头兒毫不猶豫，信以爲眞，当那兩人是騙子，对他們說道：‘兩位先生，你們來遲一步，人家已經搶在头裏了。彼德羅·德·拉·曼布利拉昨天就住在我家。’加拉特拉華來的那年輕人答道：‘这話还請想想，你上当了，住在你家的是騙子。我告訴你，如安·費雷斯·德·拉·曼布利拉只有我一個兒子。’老头兒答道：‘去你的吧！我知道你來歷。你認得这小夥子麼？你記得你在加拉特拉華路上打刼的人麼？就是他东家。’彼德羅道：‘什麼？我打刼他！啊，这混蛋胆敢寃枉我做强盗！要不是在你府上，我準割掉他耳朶。他虧得你在这兒，我不好当你面發脾氣。’又道：‘先生，我再說一遍，你上当了。令弟奧古斯丹替你小姐相中的人是我。他跟我父親議婚的許多信件，你要看麼？他去世前不久，还寄我一幅弗蘿朗蒂娜的小像，不是個憑據麼？’

“那老头兒打斷他道：‘不成，小像信件都不足爲憑。那張小像怎樣会落在你手裏，我全知道。我忠厚存心，劝你趕快離開梅利達。你們这种人活該挨刑受罰，不早走就难免了。’那位大爺也打斷他道：‘这太豈有此理了。我不能白讓人家冒了我的名，再寃我是强盗。我还有幾個熟人在这城裏，你旣然受騙，当我壞人，我現在就找他們同來，見個水落石出。’他說完帶着傭人走了，莫拉雷斯就算佔了上風。吉隆·德·莫亞達斯因此决計叫我和他女兒当天成婚。他立刻去料理一切，要把这事办妥。

“弗蘿朗蒂娜的父親那麼安排，对我們便宜極了，不过我那伙伴兒雖然高興，却不免心裏七上八下。他看準彼德羅决不干休，後事难料，不免害怕，急要把方才的事告訴我。我回來見他心事重重，就說：‘朋友，怎麼了？你好像心裏有事似的。’他答道：

‘有緣故啊!’就一五一十講給我听，接着道：‘你瞧，我不該上心事麽？都是你胆大包天，惹下这場麻煩。我承認这是個好買賣，要是得手，真可算絕世奇功，但是看來要不妙了。我想咱們已經在老头兒身上得了些油水，快逃走吧，免得当場对証。’

“我答道：‘莫拉雷斯先生，这話还得从長計議。你太經不起挫折了。咱們托雷都同夥唐馬狄阿斯·德·果德爾一流人的牌子，豈不壞在你手裏。一個人跟过那些大師，怎麽可以这樣胆小。我要追步这幾位大人物，顯得不辱師門。你遇事把头縮，我可要硬着头皮挺，鼓起勇氣，挺过这道难關。’我伙伴兒道：‘你要是挺得过，我就把你看得比普路塔克記載的那些偉人都了不起了。’

“莫拉雷斯剛說完，吉隆·德·莫亞達斯跑來道：‘我剛把你婚事料理妥当，你今兒晚上就是我女婿了。’又道：‘你傭人準把方才那事告訴你了？那騙子硬說他父親就是我兄弟生意上來往的人，有这樣無賴的麽？’莫拉雷斯真不知道我怎麽自圓其說，一听我的回答，着实吃驚。我凄然看着莫亞達斯，裝出一副老实的樣子，說道：‘先生，我儘可以把你瞞在鼓裏，从中取利。可是我覺得我这人不会撒謊到底，我得向你老实招供了。我並不是如安·費雷斯·德·拉·曼布利拉的兒子。’那老头兒又奇怪，又着忙，打斷我道：‘啊？怎麽的？你不是我兄弟相中的人麽？’我也打斷他道：‘先生，我有一篇衷心話兒要講，請你听到底。我愛上你女兒整整八天了，就爲戀着她，所以在梅利達留連不走。我昨天救了你，本來想問你求親的。可是你說已經把她許了别人，就把我的嘴封住了。你說，令弟臨終，求你務必把女兒配給彼德羅·德·拉·曼布利拉，你已經答应了他，總之，你有言在先，不由自主。老实告訴你吧，我一听这話，懊喪万分。我心灰絕望，痴情忽生急智，使了現在这條計策。其实我直在良心內愧。

不过我若道破真情，而且讓你知道我是個微服遊歷的意大利王子，我相信你就不会怪我了。瑞士、米蘭、薩伏伊交界处的窪地是我父王的領土。我还設想，幾時把我來歷說明，你準会驚喜交集，我和弗蘿朗蒂娜結了婚，把这話告訴她，也是做丈夫的一樁樂事，見得又体貼她又喜欢她。’我又換了声調說道：‘天不許我这般快樂。彼德羅·德·拉·曼布利拉來了，我吃尽虧也只好把他名字还他本人。你应允了他，非挑他作女婿不可；我唯有嘆口氣，無从怨恨。我爵位高，你顧不得，我給你害得苦，你也可憐不得，只好挑选他呀。其实令弟不过是你女兒的叔叔，你是她爸爸；而且論理你应当報我的恩，你說了一句不足爲憑的話，又何苦死要体面講信用呢。不过这些話，我也不必跟你說了。’

“吉隆·德·莫亞達斯嚷道：‘对啊，一點不錯，这樣才合情理，你跟彼德羅·德·拉·曼布利拉兩人裏究竟該挑誰，我不再猶豫了。我选中了一個救命恩人，况且又是一位王子，屈尊肯和我攀親，就是我兄弟奥古斯丹还活着，也不会怪我的。我要是不把女兒給你，不趕快爲她办这头好親事，那就是把好運氣攆出門，犯了失心瘋了。’我回答道：‘先生，不要感情用事，一切三思而行，只要問你自己是否上算，我雖然出身皇家……’他插嘴道：‘你開我玩笑了，难道我还打不定主意麼？我已經决定了，殿下，我求您賞臉，今晚就跟那有福氣的弗蘿朗蒂娜結婚吧。’我說：‘好！照这麼办得了。你女兒那边，你去傳個信，把她那錦繡前程說給她听听。’

“那位市民忙去告訴女兒，說一位王子向她拜倒了。我們的話，莫拉雷斯全听見，乘这当兒向我跪下道：‘意大利的千歲爺，管轄瑞士、米蘭、薩伏伊交界处窪地的大皇帝的东宮殿下，讓小的跪叩，聊表欣喜。憑我們騙子的良心說，你真是個奇才！我向來

自以爲天下第一人，可是你儘管資格沒我老，我眞对你投降了。’我道：‘你現在不着急了吧？’他道：‘喝！还着急麼？我現在不怕彼德羅先生了，隨他这会兒就來得了。’莫拉雷斯和我已立於不敗之地。那筆賠嫁，我們拿得穩穩，彷彿已經到手了。我們就商量拿了錢由那條路動身。可是那筆賠嫁，究竟还沒到手，後事也不像我們算的那麼準。

“一会兒，那加拉特拉華的小夥子又來了，帶着兩個商人，一個公差。那公差身居要職，再加他那一部鬍子，一張黃裏轉黑的臉，都令人肅然起敬。弗蘿朗蒂娜的父親正和我們在一起。彼德羅对他道：‘莫亞達斯先生，我請來三位有身份的人，他們都認識我，說得出我來歷。’那公差嚷道：‘是啊！沒錯兒的！我說得出來，我可以对一切当事人証明：我認識你，你名字叫彼德羅，你是如安·德·拉·曼布利拉的独养兒子。誰敢道個不字，就是個騙子。’那老头兒吉隆·德·莫亞達斯說道：‘公差先生，我信你的話。你跟同來这兩位大老板說的都是鉄証。你們領來的这位年輕紳士是我兄弟生意上來往那人的独养兒子，我完全相信。可是这又怎麼呢？我不願意把女兒嫁給他了，我變了心了。’

“公差道：‘唷，那又当別論了。我上你門來，不过向你証明我認識这年輕人。你的女兒，当然由你作主；若不問你肯不肯，强逼你把女兒嫁人，这做不到的。’彼德羅插嘴道：‘我也並不想勉强莫亞達斯先生，他的女兒，隨他去处置。可是我冒昧請問他爲什麼變心，他对我有什麼不滿之处麼？啊，我旣然好事成空，沒指望做他家女婿，只要知道並非咎由自取，也就罷了。’那老头兒答道：‘我並非对你不滿，而且我不得已失信，心上很抱歉，請你原諒。你的情敌，救过我性命，所以我不选中你选中他，我相信你寬弘大量，不会怪我。’又指着我道：‘就是这位先生，救我脫

了個大难。还有句話，你听了就对我更加諒解了。这是一位意大利王子，愛上了弗蘿朗蒂娜，雖然門戶不相当，定要跟她結婚。’

“彼德羅听了这話目瞪口呆。兩個商人也睁大眼睛，滿面詫異。可是那公差慣把事情往壞处看，疑心这樁奇遇是個騙局，他就有好買賣到手了。他仔細把我端詳，一看是個生臉，有負他那番盛意，就叮着看我那伙伴兒。合是我这千歲殿下倒楣，他認識莫拉雷斯，記得曾在修達·雷阿監獄裏見过。他嚷道：‘嗨！嗨！这是個老主顧！我認得这位先生！我告訴你們，西班牙各州各郡的騙子裏，这人的本領是數一數二的。’吉隆·德·莫亞達斯道：‘罷呀，公差先生，把穩着些兒。你把这小夥子說得这樣不堪，他可是王子的親隨啊。’公差答道：‘好得很，我單憑这點兒，就知道这是怎麼回事兒了。有其僕必有其主，我拿穩这兩個流氓是一对騙子，串通一氣來騙你的。碰到这种混蛋，我是識貨的。我立刻把他們帶進監獄，好叫你知道他們实在是騙子。我想請他們跟法官老爺促膝談心，他們就知道賬上还記着好幾頓鞭子呢。’老头兒道：‘算了，公差先生，別这樣不留餘地。你們这起先生也不怕得罪好人。难道傭人是騙子，主人準也是騙子麼？王子用騙子做傭人，是什麼新鮮事兒麼？’公差打斷他道：‘什麼王子不王子，你開頑笑麼？我管保这小夥子是騙子，我行使職权，把他跟他伙伴逮捕了。我有二十個警衛在門口，他們要是不乖乖的跟着走，就横拖直拽拉進監牢去。’於是对我道：‘來吧，千歲爺，開步走！’

“我跟莫拉雷斯兩個听了这話都驚惶失措。吉隆·德·莫亞達斯見我們神色慌張，也動了疑心，竟也看破我們了。他明白我們是存心騙他。不过他这時不失君子之風，对公差道：‘公差先生，你也許猜疑錯了，也許猜疑得正对。不过錯也罷，对也罷，咱們不必追根究底了。放这兩位年輕紳士出門，隨他們走吧。我

求你別攔他們，我求这個情，報答他們倆对我的恩。’公差答道：‘我要是公事公办，就顧不得你求情，得把这兩位先生監禁起來。可是我看你面上，網開一面，不过他們非得立刻出城去不可，我要是明天再碰見，嘿！他們瞧着吧！’

“莫拉雷斯和我听說放我們走，心定了些。我們想一口咬定自己是有体面的人，可是給那公差惡狠狠瞪着就沒敢出声。我不懂是怎麼回事，他們这种人鎮得住我們这种人。弗蘿朗蒂娜和她的賠嫁，只好讓給彼德羅·德·拉·曼布利拉，吉隆·德·莫亞達斯的女婿当然是他做了。我跟我伙伴出門，取道往特于西洛。这番總算賺了一百比斯多，差堪自慰。我們在天黑前一個鐘头，走过個小村子，当時决定再趕一程。我們看見一家客店，在这种小地方也算很像樣的了。店主夫婦在門口石條上坐着。店主人是個瘦長的老头兒，彈着一只破吉他替老婆解悶兒，他老婆好像听着很樂。店主人看我們不住步，就嚷道：‘兩位先生，我劝你們在这兒歇吧。还得老遠走十二公里的路，才是村莊呢。我告訴你們，那边不如这兒好。我这話不錯的，到我們店裏來吧。我們做得好飯菜，價錢也公道。’我們就听了他的話，上去跟店主夫婦行礼，一同坐下閒聊。店主人說他做过公安大隊的警官，店主婦是個一团和氣的胖女人，看來很会做買賣。

“这時忽然來了大隊人馬，把我們閒話打斷。總共有十二到十五人，有的騎騾，有的騎馬；後面还有馱行李的三十來隻騾馱子。店主人看見那麼多人，嚷道：‘啊呀！好些貴客啊！我哪來地方安置这麼許多人呢？’村子裏頓時滿处都是人和牲口了。幸虧客店旁边有一大間倉房，可以屯騾馱子和行李；客人騎的騾子馬匹另有地方安頓。那些客人急着叫店家弄頓好飯來吃，睡覺倒在其次。店主夫婦和一個年輕女傭人就悉心備飯。他們把後院的

雞鴨全宰了，又做上些鍋燒的兎子和公貓，还有一大鍋羊肉煮的白菜湯，全夥兒人都有得吃了。

“莫拉雷斯和我只顧去看那夥人，他們也時時看我們。後來大家攀起話來。我們說，假如他們不嫌，晚飯不妨同吃。他們說很好。大家就同桌坐下。他們夥裏有一個人是發号施令的，同夥雖跟他不拘形跡，却也不敢失禮。这人当然坐首位，說話高声大氣，有時候还滿不客氣駁別人的話。大家並不回駁，好像对他的主見很看重。大家偶然講到安達路西，莫拉雷斯就把賽維爾大加称讚。那人道：‘先生，你称讚的那個城是我家鄉，至少我家鄉就在那附近，我是生在梅瑞那鎮上的。’我伙伴兒答道：‘我跟你一樣，也是梅瑞那生長的。当地上自官長，下至無名小子，我都認識。我一定知道你爹媽。你是誰的兒子？’那人道：‘我爸爸是個有地位的律師，名叫馬丁·莫拉雷斯。’我的同伴又喜又驚，大叫道：‘你是馬丁·莫拉雷斯的兒子啊！哎呀！这事眞怪！那你就是我哥哥馬尼艾爾·莫拉雷斯了？’那人道：‘我就是啊！我離家的時候，有個弟弟叫路易斯，还在搖籃裏，想必就是你了？’我伙伴兒道：‘那就是我的名字呀。’說着，兩人站起來擁抱了好幾回。馬尼艾爾先生隨後对席上道：‘諸位，这眞是奇事了。我这兄弟，至少二十多年沒見面了，現在天緣湊合，竟会相逢相識。我來介紹一下吧。’那些人彬彬有禮，都站起來跟莫拉雷斯的弟弟招呼，又爭着擁抱他。於是大家重新入席，喝了一夜酒，都沒睡覺。兩兄弟坐在一起，低声談家事，別人只管喝酒取樂。

“路易斯和馬尼艾爾長談了一番，就把我拉过一边，說道：‘皇上新近任命蒙達諾斯伯爵做梅堯克總督。这夥人全是伯爵家的伴当，要把總督的行李押送到阿利岡，預定在那兒上船。我哥哥現是那位爵爺的總管，他邀我同走。我說捨不得你，他就說，

你要是願意，他可以替你找個好位置。'又道：'好朋友，我劝你别瞧不起这條路。咱們一起到梅堯克島，合適，就住下，不合適，再回西班牙好了。'

"我欣然应允。小莫拉雷斯和我就跟伯爵家的伴当合了夥，傍亮時分，一起从旅店出發。我們兼程趕路，到了阿利岡城。我買一只吉他，又做一套很漂亮的新衣服，然後上船。我一片心全在梅堯克島上，路易斯·莫拉雷斯也跟我一樣。我們都好像从此洗手不幹那訛人騙人的營生了。其实呢，我們和这些伴当一起，想充正經人，所以沒敢拿出本事來。長話短說，我們高高興興上了船，指望不多時就到梅堯克。可是我們才出得阿利岡海峽，就碰到暴風。我寫到这裏，可以乘便來一節形容暴風雨的好文章，什麼漫天電光閃閃，雷响隆隆，風声如嘯，海波欲立，如此这般的描摹一番。可是这套華詞麗藻我都不用了，只說暴風很利害，我們只好在加勃拉島岬口停舶。那是個荒島，上面有座小堡壘，有一個軍官帶着五六個兵駐守。那軍官接待我們很客氣。

"我們要修理船上的帆篷繩索之類，得在島上停留好多天。大家閒着無聊，就想出种种花樣來消遣。各人隨心所好，有的玩紙牌，有的另找玩意兒。我喜欢散步，就和伴当裏有同好的幾位在島上隨便走走。那裏地勢崎嶇，極少土壤，到处是石头。我們走路，只能从一塊石头跳到又一塊。有一天，我們看着那荒瘠不毛之地，覺得天意难明，这裏膏腴一片，那裏又寸草不生；正在贊嘆，忽聞得一陣清香。那香氣是东面來的，我們按着方向找去，沒想到亂石中間長着碧油油一大簇忍冬，比安達路西出產的还要美还要香。这簇灌木芬香四溢，着实可爱。我們欣然走近去，看見一個很深的山洞。这簇忍冬，正遮在洞口。那山洞很大，也不怎麼黑，有石級盤旋而下，天然成螺旋形，兩旁點綴着各种野

花。我們拾級到洞底，只見石罅裏滴水涓涓，滙成許多小河，蜿蜒而流，漸漸沒入地下；水底細沙，黃澄澄的賽过金子。我們看泉水那麼清，就想喝；喝來冷激齒牙，就想若在这裏喝酒一定很樂，决計明天帶幾瓶酒再來。

"这麼個可愛的地方，我們走時很依依不捨。我們回去少不得把这個好發現向同伴賣弄。可是駐守堡壘的軍官說，他有句忠告，別再到我們心醉的那個山洞裏去。我說：'爲什麼呀？有什麼可怕的麼？'他道：'当然啊。阿爾吉爾和特利波利的海盜有時上岸到那泉源去取水。一次我營裏兩個兵在那兒出其不意給他們擄去当奴才了。'那軍官儘管正言厲色，我們滿不在意。我們以爲他開玩笑，第二天，我和三個伴当又到那山洞裏去，要見得我們天不怕地不怕，連鎗都不帶。小莫拉雷斯跟他哥哥一樣，寧願在堡壘裏賭錢，所以不肯同去。

"我們像前一天那樣到了洞底，把帶來的幾瓶酒冰在泉水裏。我們正喝得其樂陶陶，一面彈吉他，一面說笑，忽見洞上面來了好些人，都是一臉大鬍子，裹着头巾，穿着土耳其裝。我們以爲是同夥的人和那軍官化了裝嚇我們來的。我們橫着这個念头，都哈哈大笑，讓他們一個個下來了十個，也沒想到防備。可是我們立刻省悟，大爲喪氣，知道这是海盜头子帶人擄掠我們來了。他口說西班牙話，对我們嚷道：'畜生，快投降！要不然，叫你們一個都活不成。'他同來的人都帶馬鎗，把鎗口瞄着我們。我們若道個不字，馬上会吃一頓鎗彈。可是我們够乖，動都不動。我們寧可当奴才，还比送掉性命好，都把身上帶的劍交給海盜。海盜船離那兒不遠，他把我們套上鎖鏈，一起牽上船，就揚帆直駛阿爾吉爾。

"我們不听駐堡壘軍官的警告，活該吃这個苦头。那海盜先來搜我們，把錢都拿去。他發了好一注財啊！普拉桑西亞兩個富

家哥兒的二百比斯多，还有吉隆·德·莫亞達斯交給莫拉雷斯的一百比斯多偏偏都在我身边，給他毫不留情的搜刮一空。我夥伴的錢袋也很富足，總而言之，这一網撈了一大筆。海盜头兒喜得滿臉放光。这殺人不眨眼的魔君搶了我們的錢，心还不足，又冷嘲熱諷糟蹋我們。他笑駡也罷了，我們还得服服貼貼挨他的，尤其受不了。他說笑了一頓，又想出個奚落我們的办法。他手下人早把泉水裏冰的酒搬上船，他們就一起喝酒祝我們健康，開我們的玩笑。

“我的伙伴兒这時把心事全掛在臉上。他們原想到梅堯克島上去过舒服日子，滿肚子如意算盤，不料而今身爲俘虜，格外垂头喪氣。我呢，横着心听天由命，不像他們那般心灰胆落。那海盜挖苦我們，我就跟他搭話，还高高興興的說笑附和。这來他很喜欢，說道：‘小夥子，我喜欢你这性格兒，其实还是捺定性子，到那裏是那裏，總比唉声嘆氣好。’他見我帶着吉他，就說：‘彈一曲來听听，瞧瞧你的手段。’我等他鬆了腕上的鏈子，立刻遵命彈了一曲，蒙他大加讚許。我的確彈得不錯，还唱了個歌兒，他們覚得我彈唱都好。船上那些土耳其人都听得喜欢，做出讚嘆之態；这也可見他們对音樂識得好歹。那海盜头子向我耳边說，我决不是個沒造化的奴才，有这本領，準可以分派個好差使，做俘虜也不吃苦。

“我听了这話，有點兒高興；不过，儘管他說得好听，我想到海盜头兒許我的那份事情，还不免担憂，只怕不合脾胃。我們進了阿爾吉爾港，看見一大堆人在那兒迎接，我們还沒下船，那些人就亂嚷嚷的欢呼。又加衆樂齊奏，喇叭呀，摩爾笛呀，还有其他土樂器，嘈嘈雜雜，响成一片，並不悅耳，只是很熱鬧。这番慶祝，事出有因，原來城裏謠傳我們那海盜头兒叛教徒梅黑梅攻

打一只熱那亞大船時喪了命，所以他親戚朋友一听得他回家，都搶着來賀喜。

“我們一下船，我和我夥伴兒都押送到索利曼總督府。一個信奉基督教的書記官把我們分別審問，問明各人姓名，年齡，籍貫，宗教和擅長。於是梅黑梅把我指給總督看，称贊我嗓子好，說我还彈得一手好吉他。索利曼听了，决計把我留在手下。我派在內室当差，有人帶我進去，撥定職務。其他俘虜都押上市場，按例發賣。梅黑梅在船上預料得不錯，我果然交了好運。我既沒坐監牢，也沒做苦工。承索利曼總督特別看顧，叫我跟五六個有身份的俘虜另住一处，他們就要贖身，当着輕鬆差使。我派在花園裏澆澆橘子樹，澆澆花，这是最舒服沒有了，所以我很覺僥幸。我無端心血來潮，覺得我在索利曼府裏準有造化。

“我应該把这總督描寫一番。他有四十來年紀，一表人材，在土耳其人裏，要算舉止斯文，人物風流的了。他有個寵姬是喀什米爾人，憑她的聰明美麗，擺佈得總督千依百順。他愛得她簡直当天神供奉，每天想出些新鮮玩意兒來替她消遣，有時候是吹彈歌唱的音樂会，有時候演一齣土耳其戲。那种劇本粗鄙下流，結構也全不合亞里斯多德的法則①。寵姬名叫法如娜，是個戲迷，有時候还叫女傭人扮演阿拉伯戲給總督看。她也在戲裏串個角兒，串來身段輕盈，做工活潑，看的人個個傾倒。有一次串戲，我和樂工一起，索利曼叫我在兩幕戲之間彈一套吉他，还來個独唱。

---

① 文藝復興時期，意大利批評家从亞里斯多德“詩学”裏推衍出許多關於戲劇寫作的條件，像悲劇主角应当是貴族，劇本裏只演出一件事情，在一個場面上一天裏的發展等等。这种主要條件 (Conditions maîtresses)，法國人喚作“法則”(Règles)。

可喜我居然合了索利曼的心，他不但鼓掌，还满口喝采，看來那寵姬也对我青眼。

“第二天，我正在花園裏澆橘子樹，一個净了身的奴才挨着我走过，他不止步也不說話，只把一封信撩在我脚边。我揀了信心裏七上八下，又喜又怕。我防內室窗裏有人看見，就向种橘子樹的木槽後面一躲，伏在地下，把信打開。只見裏面封着一顆金鋼鑽，價值可不小，信上寫得一篇好西班牙文，說：‘基督教少年鑒：你这番被俘，应該感謝上天。你若見了一位美人的姿容動心，那麼你有的是豔福；你若有胆量，不怕艰險，那麼你还要交財運。人財兩得，你做俘虜也可以甘心了。’

“我知道是那位寵姬的手筆，憑信上語氣和那顆金鋼鑽就可以斷定。我生來胆子不小，而且能和大貴人的姬妾要好，可以自豪，从她那裏也弄得到錢，贖身之外，也許还能多個四倍的銀子。爲此种种，我决不放过这番遇合，把凶險也置之度外了。我仍舊做活，心上盤算怎樣進法如娜的房，其实是等她開方便之門，因爲我拿定她决不罷休，準会設法就我。我果然沒料錯。过了一個鐘头，方才那個净了身的奴才又走过來，对我說：‘基督徒，你盤算过沒有？敢跟我走麼？’我說敢。他道：‘好！天保佑你！明兒早上你又会碰見我，你準備好，到時跟着就走。’他說完去了。第二天早上八點鐘，他果然又出現了。他招手叫我，我跑过去，跟他到一間房裏。他和另一個净了身的奴才剛搬了一大捲布在那裏。那姨太太準備演一齣阿拉伯戲給總督看，这捲布得搬到她房裏作佈景用。

“这兩個净身奴才看我依头順腦，立刻展開那捲布，叫我横躺在布上，不顧悶死我，重新捲起來，把我裹在裏面。隨就一人抬一头，順順当当，直到喀什米爾美人的臥房裏。她身边只有個

唯命是听的老婢，她們倆抖開布捲兒，法如娜一看見我，樂得不可開交，那國女人的本性畢露。我雖然胆大，忽然進了深閨，不免有點畏縮。那女人看出來了，就寬慰我說：'小夥子，沒有什麼害怕的。索利曼剛到鄉下別墅去了，要在那兒躭擱一整天呢。咱們可以隨意說話兒。'

"我听了这話就安心了，換上另一副顏面，哄得那寵姬越發高興。她說：'我喜欢你，想叫你少吃些奴才的苦。我相信我对你这片心沒有寃枉。你雖然奴才裝束，自有華貴風流的氣概，看得出不是個等閒人物。老实跟我講，你是什麼樣人。我很知道出身高貴的俘虜不大肯露眞相，指望贖身便宜些。我答应一定还你自由，你对我不用隱瞞，惹得我生氣。快說老实話，招認你是個大家公子吧。'我答道：'太太，承您一番好意，我还要撒謊搪塞，就不应該了。您旣然一定要知道我家世，我只好直說。我是西班牙一位貴人的兒子。'我說的也許是实話，反正那姨太太信以爲眞，以爲选中了個貴公子，得意非凡。她对我說，她身不由己，也許不能常跟我幽会。我們談得很久。我从沒見过比她还有趣的女人。她懂好多國語言，西班牙語尤其流利。後來她覺得該分手了，就吩咐底下人把我裝在一只大柳條筐兒裏，上面蓋一幅她親手繡的絲帕，算寵姬送總督的一份禮，監守內室的執事們要碰一碰就是褻瀆；然後她叫那抬我進去的兩個奴才又把我抬出去。

"法如娜和我又設法会过幾次。我对这可愛的俘虜漸生眷戀，不亞於她愛我了。雖然內室耳目衆多，私情事兒隱瞞不了多久，我們的交往，在头兩個月裏却並沒人知道。可是事不湊巧，出了亂子，我的好運轉了背運。那天演的戲裏要用到一條假龍，我藏在龍肚子裏混進姨太太臥房。我以爲索利曼有事出城了，正和那姨太太說着話，不意他忽然撞進來。他突如其來，那老婢不及通

知，我更沒躲藏的功夫，因此總督第一眼就看見我。

“他見了我滿面驚詫，頓時怒得眼裏出火。我自揣难逃一死，彷彿已經在挨刑受苦了。我看法如娜骨子裏很惶恐，可是她並不認罪求饒，却对索利曼道：‘大人，請您先听我一言，再定我罪名。我嫌疑很重，彷彿对您不忠心，应該嚴刑拷打。这年輕奴才是我弄進來的，而且使的心机手段，竟好像愛得他如痴如狂了。可是我向咱們偉大的教主起誓，我雖然如此作爲，对您一點沒有負心失節。我要跟这個信奉基督教的奴才談談，叫他脫離本教，改信咱們的教。我料定他要倔强的，果然不出所料。可是他那一偏之見，總算給我說開了。他剛答应我要皈依回教。’

“我承認当時应該不怕事勢凶險，一口否認那寵姬的謊話。可是我嚇壞了，又看不过心愛的女人遭难，尤其替自己耽憂，所以目瞪口呆，一語不發。總督看我不作声，以爲姨太太說的全是眞話，氣色就緩和了，說道：‘太太，我相信你沒有对不起我，只爲你一心要在教主面前討個好兒，就幹下这等尷尬事兒。只要这奴才馬上改教換裝，你行爲不檢，我也不怪你了。’他馬上派人去請一位回教長老來。人家就替我換上土耳其裝束。我全听他們擺弄，一點不敢違拗；其实我当時失魂落魄，自己不知道幹了什麼事。到此境地，基督徒像我这樣沒胆氣的，不知多少呢！

“經过那番典禮，我改名西狄·阿利。索利曼另派我一個差使，不在內室了。我沒再見那姨太太。不过她手下一個淨身奴才有一天來找我，替她送來價值二千苏丹尼①的宝石，还附了一封信，上面說：我爲了救她性命，慨然信奉回教，她一輩子也不忘記。說眞話，我不但得了法如娜許多禮物，还靠她做內線，弄到

① 古埃及幣名。

一個好差使，比先前的事濶得多。不到六七年，我算得阿爾吉爾城基督教叛徒裏一個首富了。

“我雖然到回教堂做礼拜，也遵奉其他教規，那完全是裝面子，你們可想而知的。我决心要回向基督教，因此想攢些錢，將來或回西班牙，或上意大利。我当時过得很舒服，住一宅漂亮房子，園林優雅，奴婢成行，还有幾房極美麗的姬妾。那地方回教徒不准喝酒，可是多半私底下还是喝。我喝得肆無忌憚，叛教徒都那樣。我記得有兩個酒友，常和他們作長夜之飲，一個是猶太人，一個是阿拉伯人。我以爲他們靠得住，所以跟他們一起，毫不檢點。有一晚我請他們來家吃晚飯。那天我心愛的一條狗死了，我們把屍首洗乾淨，完全按回教葬礼入土。这來並不是誹笑回教，不过鬧着玩兒，喝了酒一時優興，要对那狗尽個送死之礼。

“可是这事险的斷送了我，你們回头看吧。第二天，有個人到我家來說：‘西狄·阿利先生，我有要事來找你。法官老爺有話要跟你說，請你立刻就去。’我說：‘請問你，他找我幹嗎？’他說：‘他自会跟你說。我只能告訴你，昨晚跟你同吃飯的阿拉伯商人向法官告發，說你褻瀆神明，如此这般葬了一條狗。你明白这是怎麼回事。我因此今天傳你去見法官，我警告你，你要是不去，就要对你刑事起訴。’他說完走了。我着他这一傳，心上很慌。那阿拉伯人和我無寃無仇，不懂他爲什麼栽我这麼個跟斗。这事还需費點心思。我知道那法官道貌岸然，骨子裏無恥貪贓。我錢袋裏裝上二百苏丹尼，就去見他。他把我叫進办公室，疾言厲色道：‘你这個褻天瀆聖、罪大惡極的傢伙，你用回教葬儀埋了一條狗！眞是大不敬！难道你这樣算是遵奉我們莊嚴聖潔的典礼麼？难道你做了回教徒，只想把我們的宗教來開玩笑麼？’我回答道：‘法官老爺，我那條狗是個忠僕，說不尽的好。对这樣一條

狗送終尽礼，若算是犯罪的話，对你搬是弄非的那阿拉伯人、那兩面三刀的朋友还是我的同犯呢。我那條狗頂愛慕有才幹有声望的人，臨死还留了表記。牠立下遺囑，把家当都分給那些人，叫我來執行，有的二十元，有的三十元，牠也沒漏了您大人。'我一面掏出錢袋說道：'这裏二百苏丹尼是牠囑我献給您的。'法官听了不由得回嗔作喜。这時左右無人，他老实不客氣收下錢袋，打發我出去，說道：'你回去吧，西狄·阿利先生，你的狗对有声望的人这樣尊敬，葬礼隆重確也应該。'①

"我这樣算对付过去。从此以後，我雖然沒變得言規行矩，却不敢大意了。我再不跟那阿拉伯人和那猶太人一起喝酒。我挑個奴才对酌，他是利伏納的少年，名叫阿薩利尼。一般基督教叛徒，待基督教俘虜比土耳其人还要苛刻，我却不是那樣，所以我的家奴並不急着贖身。我实在待他們很好，他們有時对我說，雖然当俘虜的都渴望自由，他們唯恐換主人，倒不怎麼想釋放。

"有一天，總督的幾只海船回來了，滿載着搶刼來的人和貨。那些船在西班牙沿海搶得一百多男女俘虜。索利曼只留用了寥寥幾個，其餘都發賣。我到買賣俘虜的地方，買了個十一二歲的西班牙小姑娘。她哭得熱淚縱横，傷心欲絕。我奇怪她小小年紀，做了俘虜会这樣悲痛。我用西班牙話寬慰她，还說，她主人雖然土耳其裝束，却很厚道。那小姑娘一心想着自己的苦楚，並不理

① 这段情節，其实是諷刺基督教主教的老故事，勒薩日稍爲改头換面，來諷刺法官。十五世紀意大利学者玻玖（Poggio）所輯"笑林"（Facetiae）裏的"狗的遺囑"（Testamentum canis）就是歐洲最早的傳說。後來这故事傳入法國，極爲流行；像"新小說百篇"（Les cent nouvelles nouvelles）的第九六篇"狗的遺囑"，魯德伯夫（Rutebeuf）的"驢的遺囑"，葛萊德（Gueulette）的"薩黑德的狗"，以及勒薩日这一節都根據一個藍本來的。

会。她只顧嘆氣怨命，不時凄然喊道：‘我的媽媽呀！爲什麼把咱們分開呀？咱們倆要能在一塊兒，我也就捺定心了。’一面說，一面轉臉望着幾步外一個年紀在四十五到五十歲的女人。那女人眼皮低垂，默不作声，等人家去買。我問那小姑娘，她看着的那女人是不是她媽媽。她答道：‘唉，是啊，大爺，看上帝面上，别叫我們分離！’我說：‘好吧，孩子，你如果只要兩人在一起就安心，我依你就是了。’我說着到她媽媽那边去講價錢。我一看那臉，正是陸珊德。我当時的心情可想而知。我暗道：‘天啊，这分明是我的媽媽呀。’她却一點不認得我，也許因爲她深恨自己沒造化，舉目四望，覺得都是仇人；也許因爲我改了裝束認不得；也許十二年不見，我已經變了樣兒。我把她也買了下來，和她女兒一同帶回家。

“到了家，我要告訴她們我是誰，讓她們快活。我对陸珊德道：‘太太，你怎麼会不認得我呀？你看了我的鬍子和纒头布，就不認得是你兒子拉斐爾了麼？’我媽听見这話，嚇了一跳，把我細細一看，認出來了，我們親親熱熱擁抱了一番。我隨又擁抱了她女兒。这小姑娘大概沒知道有個哥哥，正像我也沒知道有個妹妹。我对媽媽說：‘你演的戲裏，要比今天这幕重圓再十全十美，恐怕是沒有的了，你得承認吧？’她嘆氣道：‘我的兒子啊，我剛見你面很喜欢，現在又喜尽悲來了。唉！想不到我看見你这個樣子！我瞧了你这副可恨的裝束，比当俘虜还要痛心千倍。’我笑着插嘴道：‘哎，得了，太太，我佩服你的一絲不苟，女戲子能这樣真了不得。哎，老天爺！我改了裝会叫你看着那麼痛心，我的媽媽呀，你真今非昔比了！你何必厭惡我土耳其裝束呢，还是把我当個上場串土耳其人的戲子吧。我雖然背叛了基督教，却並不是回教徒，还像在西班牙時一樣。我此心耿耿，一直皈依自己的宗教。

你要知道了我在此地的种种經歷，就不会怪我。愛情害我犯了罪，我做了愛情的犧牲。我告訴你吧，我这點兒像你。'我接着又道：'还有一層緣故，你也不該厭惡我現在的境地。你準備在阿爾吉爾当奴才吃苦，可是碰到個主人，恰是愛你敬你的兒子，又很有錢，可以丰衣足食供养你，等有机会，就安安穩穩回西班牙。俗語說得好，凶中有吉，你說不是麼？'

"陸珊德道：'我的兒子，你旣然準備回國，脫離回教，我心上就鬆了。謝天，我可以把你妹妹貝雅德麗斯平平安安帶回西班牙了。'我道：'是啊，太太，可以啊。咱們三人一有机会，立刻回去，和其他的骨肉团聚。我想來西班牙还有你繁殖的种子呢。'我媽媽道：'沒有了，我只有你們兩個孩子。你知道貝雅德麗斯是我正式結了婚生的。'我說：'你爲什麼这來讓妹妹比我佔便宜呀？你怎麼会肯嫁人的呢？我小時候老听得你說，你不原諒漂亮女人嫁人。'她答道：'我的兒子啊，時世變了，心思也会變。主意最老的男人也会變卦，你要一個女人打定主意一成不變麼？'又道：'我講講我从你離開馬德里以後的經歷吧。'她講述如下，我一輩子不会忘記。这种奇聞，也該讓你們听听。

"我媽媽說：'你記得吧，你離開雷加內斯小子快十三年了。那年上梅狄那·賽利公爵对我說，要跟我吃一頓体己晚飯，約定了一個日子。我就恭候这位大爺。他來了，很喜欢我。他要我把其他情人全都刷掉。我想他出的報酬不会菲薄，一口答应。他果然沒叫我失望。第二天我就收到他的礼物，後來又得了他許多东西。我生怕这麼一位貴人不能籠絡多久，而且我知道多少有名的美人兒都沒抓住他，他剛落圈套，馬上又突圍而出，所以我越加担心。可是我曲意奉承，他非但不見慣生厭，倒好像一天天越加喜欢了。總而言之，我有手段会哄得他高興，不讓他隨着那浮浪

的性兒跑。

“‘我們做了三個月相好，我滿以爲他对我愛情膠固了。有一天，我跟女朋友到一個会場上，公爵和他夫人也在。那是個有彈有唱的音樂会，我們可可的跟那位公爵夫人坐得很近。她覚得我胆敢在她到的地方露臉，老大不高興，叫手下一個女傭人过來說，她請我立刻出去。我的回答很硬。公爵夫人火了，告訴她丈夫。公爵就親自过來說：“陸珊德，你出去。你們这起賤人，別因爲有濶老跟你們相好，就忘其所以。我們雖然愛的是你們这种人，可是敬重的还是自己太太。你要是無祀，想跟她們來比，就不免取辱了。”

“‘公爵这番令人难堪的話幸虧說得很低，旁人沒听見。我羞慚無地，只好出去。我挨了这頓侮辱，氣得哭了一場。沒與一齊來，这事当天晚上就在男女戲子裏傳遍了。这夥人裏彷彿有個惡鬼，專愛东家長西家短的搬嘴弄舌。譬如說，某戲子喝酒胡鬧，幹了件荒唐事，某女戲子着濶老包了去，戲班子裏馬上有消息。所以音樂会上的事，我的夥伴兒全知道。天曉得他們多麼幸災樂禍。他們那种慈心厚道的風氣，碰到这种事就看出來了。反正他們嚼舌根，我不理会；丢了個梅狄那·賽利公爵，我也譬解得開。他从此沒再到我家來，过了不多天，我听說他給一個歌女迷上了。

“‘一個女戲子走紅運的時候，不愁沒情人，而且一經貴人垂青，哪怕三天兩天丢開手，也能長她身價。公爵和我絕交的消息一傳遍馬德里，那些对我傾倒的人立刻就來纏我了。我爲公爵刷了的那些相好，越比从前着迷，成羣結隊的來討好。此外对我愛慕的人，不知多少。我从來沒那麼吃香的。那些討好的男人裏，有個大胖子德國人，是奥雄公爵的家人，他纏得我很緊。他模樣兒

長得不大討人喜欢，可是他把当差攢下的一千比斯多，在我身上撒漫着化，要在我的恩相好裹充個數，我就見錢眼開了。这寃桶名叫布魯当道夫。他有錢，我殷勤接待；他錢化完，我就閉門不納。他对我这种舉動很不樂意，就在上戲的時候，到戲院裏來找我。我正在後台。他想埋怨我一頓，吃我当面嘲笑，他勃然大怒，露出德國人粗魯的本色，打了我一個耳光。我大叫一声，把台上演的戲也打斷了。那天奥雄公爵和他夫人正在場看戲，我跑到台上，向公爵數說他家人蠻横，求他替我作主。公爵吩咐照舊演戲，等散了場再判我們兩方的是非。一下戲，我做出滿腔憤鬱的樣子，去見公爵，氣呼呼向他訴苦。那德國人分辯的話，乾脆只有兩句：他說打了我非但不懊悔，还要再打一次呢。公爵听兩造訴畢，对那德國人道："布魯当道夫，你打女戲子的耳光無所謂，可是你胆敢当着家裏老爺太太吵得戲演不下去，实在目無長上，我家裏不用你了，从此不許再來見我。"

"'这個判决直梗在我心裏。那德國人並不爲得罪了我砸掉飯盌，眞叫我氣憤不过。我以爲对女戲子这般侮辱，就像犯了欺君罔上的罪，应該嚴刑处罰，滿以爲那家人要挨一頓打的。这樁不痛快的事開了我的眼，我才明白人家並不把戲子和他們演的角色混爲一談。我因此对演戲厭倦了，决計不幹这行，要離了馬德里，遠去他方过活。我看定瓦朗斯城裏可以退隱，就改姓換名到那裏，身边帶着二万杜加，是我攢下的私房，半是現銀，半是宝石；我準備靜悄悄的过日子，这些錢儘够我下半世吃用。我在瓦朗斯租下一宅小房子，雇了一個女傭人，一個小僮兒。他們和本地人都一點不知道我底裏。我自称是宮廷裏一位官員的寡婦，听說瓦朗斯是西班牙住家極舒服的地方，所以搬來。我不大跟人往还，行動非常規矩，人家絕想不到我当过戲子。我雖然深居簡出，却惹

動了一位紳士，他有個莊子在巴丹那附近。这位爺相貌很过得去，年紀在三十五四十之間，是個揹着一身債的鄉紳。这种人各处都有，瓦朗斯也不少。

“‘这位鄉紳很中意我的模樣兒，不知道別方面是否合適。他派人四面打听，據說我不但相貌不惹厭，还是個很有錢的寡婦，他听了很高興。他想我匹配得上，就託媒婆到我家來說：他对我品貌很傾倒，願向我求親，如果我願意，準備和我結婚。我要求三天功夫考慮一下。我向人打听这位紳士，人家並沒有把他的景况瞞我，不过都說他好。我就毫不猶豫，不多時跟他結了婚。

“‘我丈夫唐馬尼艾爾·德·澤利加把我帶到他莊上。那房子古氣盎然，他非常得意。據說还是他上代祖先手裏蓋的，因此他說澤利加是西班牙最老的世家。不过世家說來雖然好听，却已經破落了。那房子好幾处支支撑撑，只怕就要塌下來。馬尼艾爾娶了我眞是好大造化！我手裏的錢，一半修理了房子，一半可在当地撑起個極光鮮的場面來。我这番可算是換了個天地，變成深院大宅的嬌娘，區鎮上的命婦了。好個搖身一變！我是個演戲老手，爬上高枝，自会搭足架子。我裝出戲台上演的那副高貴氣派，人家看着，都以爲我出身名門望族，他們若知道我底細，不知要怎麼笑我呢！本地紳士一定要冷嘲熱諷，老鄉們对我的尊敬也準要大打折扣。

“‘我跟唐馬尼艾爾过了快有六年的好日子，他去世了。他撇下亂糟糟一团家務，待我清理；还有你妹妹貝雅德麗斯，那時才四歲多。我們只剩了那一座田莊，可憐已經押給好幾個債主。最大的債主叫貝爾那·阿私刁徒，他眞是名符其实。①这人在瓦

① 西班牙文 Astuto，即刁鑽之意。

朗斯当律師，精通打官司的竅門。他研究法律，就是要把舞文枉法的手段，学得高明。他眞是個可怕的債主！莊子落在这麽個律師手裏，就彷彿鴿子到了老鵰爪下。阿私刁徒先生一听得我丈夫的死信，馬上就要奪那莊子。他已定下計策，我那座田莊看看要完蛋了。虧得我吉星高照，轉敗爲勝。他要起訴，我就和他会談一番，把他迷上了。老实說，我使尽了遍身解數，要他傾心。我一臉狐媚子，沒有迷不倒的人，爲了保全地產，全对他放出來。我雖有那樣本領，还担心那律師不上鈎，只怕他一向埋头幹他本行，不会知情識趣。可是想不到那調皮捉掐舞文弄墨的刀筆訟師，竟对我大有意思。他道："太太，我不会談情說愛。我一向專心幹我的本行，所以沒学得伺候女太太的那套規矩。可是这裏面的主腦，我也有點兒曉得。我單刀直入的說吧：你要是肯嫁我，咱們就把那些上訴的狀子，一把火全燒光；和我結帮謀你地產的那些債戶，全歸我去打發。將來產業的利息歸你，所有权歸你女兒。"我爲了貝雅德麗斯和我的切身利害，不敢猶豫，一口应允。那律師說到做到，把他的手段反过來对付其他債主，替我保全了田莊。他爲寡婦孤兒出力，大概这是生平第一遭。

"'我雖做了律師太太，依然是區鎮上的命婦。不过这次結婚弄得瓦朗斯的鄉紳把我看低了。那些貴夫人覺得我有失身份，不願意再理我。我只好跟尋常百姓家來往。我六年來慣和有身份的太太应酬，所以最初不免有點兒难堪。可是不久我也就不在乎了。我認識了一個法院錄事的太太和兩個律師太太，都是很有趣的人物。她們的舉止行動有种可笑之处，我覺得很好玩。这些娘們自以爲与衆不同呢。有時候我看她們忘其所以，心上想："哎呀！天下人就是这樣，個個都自命不凡的！我还以爲只有女戲子沒自知之明，現在看來，市民家的女人也一般糊塗。我恨不能罰

她們把祖宗的小像掛出來。哼！她們準不会找個軒亮的地方掛的。

“‘我們結婚了四年，貝爾那·阿私刁徒先生一病身亡，沒遺下兒女。我承襲了他結婚時分給我的財產，再加上我原有的家当，成了個很有錢的寡婦。我也頗有富孀之名，風声傳到一個西西利紳士的耳朵裏。他名叫郭利斐奇尼，他决計要來勾搭我，或是弄得我声名狼藉，或是和我做正式夫妻，隨我自己抉擇。他是从巴頼姆到西班牙來遊歷的，據說已經飽覽名勝，正在瓦朗斯等着回西西利。这位爺年紀还不到二十五歲，個兒雖小，却很俊俏，長話短說，我愛上了他那臉兒。他設法私下來看我。我老实說，見了他一面，就給他瘋魔了。那小壞蛋呢，好像对我也很着迷。上帝饒恕我吧，要是在那律師的熱喪裏就容許我重締良緣，我大概馬上会跟这人結婚。可是我自从嚐了明媒正娶的滋味以後，一向就遵守世俗的規矩。

“‘我們不敢失禮，决計展期結婚。那時候郭利斐奇尼小意殷勤，对我的情分一天天有增無減。我看出來那可憐的孩子沒多少現錢，就源源供給他。我年紀差不多大他一倍，而且記得年輕時也受过男人供給，現在給他錢，就彷彿还債贖罪，借此博個心安。寡婦要再醮，先得守些時候；我們怕人家議論，只好捺着性子。我們守滿了期，在教堂裏訂結終身，然後回到我那莊子上，住了兩年。我可以說这兩年來我們雖然是夫婦，却像一对欵欵的情侶。可是，唉！好景不長，一場肋膜炎把我親愛的郭利斐奇尼斷送了。’

“我听到这裏，打斷我媽媽道：‘嗨，怎麼的，太太，你第三個丈夫又死了？你準是個尅夫的坯子。’她道：‘我的兒子，你叫我怎麼办呀？死生有命，我怎麼能替他們延年益壽呢？若說我死掉

三個丈夫，这由不得我呀。兩個丈夫我很捨不得。我爲那律師落的眼淚最少。当初貪利嫁他，他死了我也不大在乎。’又道：‘可是我再談郭利斐奇尼的事吧。他有一座別墅在巴賴姆附近，婚約上指定傳給我的。他死了幾個月，我要親自去看看那座別墅。我帶了女兒搭船上西西利。可是路上碰到阿爾吉爾總督的船，把我們擄來，送到这城裏。虧得你那天到了俘虜市場，要不然，我們落在一個凶橫的主人手裏，準要受虐待了；也許我們要在他家当一輩子的奴才，你也無从知道呢。’

“以上是我媽媽講的。於是我請她住最好的房間，讓她隨心过日子，这很合她的脾胃。她一次次戀愛，养成習慣，非有個情人或丈夫不过癮。她先在奴才裏物色，可是不久看中了一個背叛基督教的希臘人。这人叫阿利·貝日闌，有時到我家來。她对这個人，比对郭利斐奇尼还要情痴。她慣会討好男人，自有訣竅又把这人迷上。我只做沒看出他們的私情。那時候，我一心只想回西班牙。總督許我裝備一只海船，可以出海游弋搶刼。我正忙着裝備这條船，再过八天就可以停当。我对陸珊德說：‘太太，咱們就要離開阿爾吉爾，从此可以不看見这個討你厭的地方了。’

“我媽媽一听这話，臉都青了，冷冰冰一言不發。我很詫異，問道：‘这是怎麼回事兒？幹嗎給我瞧一張驚惶失措的臉啊？我要討你欢喜，倒好像惹你氣惱了。我來告訴你一切安排妥当，就可以動身，以爲这是個喜信呢。难道你不想回西班牙了麼？’我媽媽答道：‘我的兒子啊，我不想了。我在那裏受足氣惱，再也不願意回去了。’我心上很难受，說道：‘这是什麼話呀？唉！你索性說，你是給情絲絆住了。天啊！眞是今非昔比！你剛到这裏，一眼瞧出去，什麼都惹厭。可是阿利·貝日闌替你換了副心腸了。’陸珊德道：‘我承認的。我愛这基督教的叛徒，我要他做我第四個丈夫

了。'我心裏好生嫌惡，打斷她道：'什麼打算呀！嫁個回教徒！你忘了自己是基督徒了麼？还是你一向不过掛着個基督徒的幌子呢？哎，媽媽，你的前途不堪設想！你眞自尋死路。我出於無奈，你却是甘心背教了。'

"我还說了許多旁的話，劝她回心轉意。可是我白費唇舌，她主意已定。她下流任性，抛了我去和那基督教叛徒住在一起，心还不足，竟要把貝雅德麗斯也帶去。这來我不答应了，就說：'唉，該死的陸珊德，我这兒既沒法留住你，你自個兒發瘋去罷了，別把個天眞未鑿的女孩子也拖下水。'陸珊德並不答話，只顧走了。我想她还有幾分明白，所以不堅執要帶女兒同走。我眞沒知道我这個媽媽！过了兩天，一個奴才來說：'大爺，您当心着。貝日閣的奴才剛告訴我一件秘密，我趕緊通報，您好做準備。您媽媽已經改教了。她因爲您扣住貝雅德麗斯，要給您吃點兒苦头，决計要向總督告發，說您想逃走呢。'我知道陸珊德这种女人眞会幹出那种事來。我閒常把这位夫人細細研究，看出她在悲劇裏演慣了殺人不怕血腥的角色，所以犯個把罪只当家常便飯。她很可以害我活活燒死，我相信她把我的死也不过当作一幕悲劇的收場，不会怎麼傷心的。

"所以我听了那奴才的警告，不敢怠慢，加緊把那條海船裝備起來。阿爾吉爾那些出海搶刼的船上，向來用土耳其人。我也不敢違例。不过我儘量少用，只求不惹人猜疑就是了。我帶了所有的奴才和我妹妹貝雅德麗斯，趕緊離港出海。我的現錢和宝石，大概値六千杜加，当然也帶着走。我們一到海上，先把那些土耳其人拏住。我手下奴才來得多，把他們鎖起來，毫不費力。我們恰遇順風，不日到了意大利沿岸，順順当当，進了利伏納港口。滿城的人大概都趕了來，看我們下船。我奴才阿薩利尼的父親，不

知是碰巧还是好奇，也雜在人堆裏看熱鬧。我的奴才挨次下船，他一個個細認。他雖然是找他兒子，却沒想到居然找着。父子重逢，欣喜欲狂，擁抱個不了。

“阿薩利尼告訴他父親我是什麼人，怎麼会到利伏納來，那老头兒立刻請我和貝雅德麗斯到他家去住。我重新回向基督教那些細節，这裏不必詳說，只說我这番背叛回教，是出於眞心，跟当初皈依回教不同。我洗凈了在阿爾吉爾沾染的垢污，於是賣掉海船，釋放了奴才。那幾個土耳其人，都關在利伏納監獄裏，準備和俘擄去的基督徒对換。阿薩利尼父子待我殷勤周至，那兒子竟娶了我妹妹貝雅德麗斯。她是鄉紳的女兒，在澤利加还有座田莊，我媽媽到西西利之前，租給巴丹那一個有錢的農夫了，所以阿薩利尼結这門親实在不錯。

“我在利伏納住了一程子，想到弗羅朗斯去看看，就動身到那裏。我帶了些介紹信去。老阿薩利尼有幾位朋友在弗羅倫斯大公朝裏做官，他把我介紹給他們，說是個西班牙的紳士，又是他親家。好些西班牙的平头百姓，一出本國就老实不客氣自称‘唐’。我也学樣，在自己姓氏上加了個‘唐’字。我老着臉自称唐拉斐爾了。我从阿爾吉爾帶來的錢，也撑得起这個場面，所以在朝裏很出風头。那些貴人看了老阿薩利尼称讚我的信，就傳揚出去，說我是個貴公子。有他們那麼說，再加我裝出來的氣派，人家自然就把我当做有地位的人了。我不久拍上当朝大臣，他們引我晋見了大公。我很榮幸，承他不棄。我对这位國君尽力巴結，並且仔細看他的爲人。我留心听朝上那些老資格臣子的应对，从他們話裏揣摹國君的性情。旁的不說，我看出他喜欢開玩笑，愛听趣聞諧語。我就按着这個譜兒行事。每天早上，我把当天要講給他听的軼事寫在本子上，我知道的軼事很多，可說一肚子都是。可是

我也得省着用，講講要完的。要不是虧我異想天開，無中生有，源源不絕的供給，我只好把講过的話重來複去，或者讓人家知道我的名言警句都說尽了。我編了些風流滑稽的軼事，大公听得津津有味。我又每天早上在本子上寫幾句趣話，下午应用的時候，彷彿当場脫口而出，靠俏皮混飯的人有这慣技。

“我还冒充詩人，專做詩称頌大公。老实說，我的詩是不行的，可是也沒人說它壞。不过就算我詩做得再好，大公也未必更加欣賞。他看了很惬意。大概他一瞧那題目，先不由自主覺得好了。總而言之，大公漸漸对我非常喜欢，惹得朝中臣子動了猜忌。他們想追究我的底細，可是找不出什麼來，只探听得我叛过基督教。他們要壞我前程，就把这事告訴大公。可是他們沒有如願，倒惹得大公一天叫我把阿爾吉爾之遊詳細講講。我奉命把經歷講了一遍，什麼都沒隱瞞，他听得趣味無窮。

“他等我講完，說道：‘唐拉斐爾，我喜欢你，我想給你個憑據，你可以放心不疑。我要引你做個心腹，先有樁秘密告訴你。我愛上了一位大臣的太太。朝裏的命婦，算她最可愛，而且最貞靜。她杜門管家，丈夫把她天神般供奉，她对丈夫也用情專注。弗羅倫斯城裏盛傳她的艷名，她好像並不知道。你想吧，要得她青眼，談何容易！可是这位美人雖然不許人近身，我向她訴說衷情，她偶爾还肯垂听。我設法背着人和她談过，她知道我的心。要說她已經对我有意呢，我不敢作此妄想。她从沒有露什麼形跡，我不能平白打这如意算盤。不过照我这樣用情膠固，作事机密，也許終能得她欢心的。’

“他又說：‘我对於这位太太的痴心，只有她本人知道。我並不放肆任性，也沒仗着自己是一邦之主，作威作福。我的衷情，瞞得誰也不知道。我覺得非这樣謹慎，对不起我意中人的丈夫馬斯

卡利尼。他对我赤胆忠心，立过功勞，而且爲人正直，我幹事只可以很机密小心。我不願意公然說我愛他太太，这好比对这倒楣的丈夫兜心一刀。要是办得到，我只指望他一輩子也不知道我这腔熱情。他若知道了我这時告訴你的秘密，我想他準会氣死。所以我只好暗中下手，决計派你去向璐凱思說，我勉强抑制自己，苦惱得很。你替我轉達心事，这差使你一定勝任。你去結交馬斯卡利尼，極力哄他跟你要好，上他家去，弄到可以隨便見他太太。这就是我責成你的。这种精細事要办得机警慎密，我知道你幹得了。'

"我对大公說，承他信託，我一定尽力答報，助成好事。我不惜功本，去奉承馬斯卡利尼，居然很順手。他見大公寵愛的人來結交，心裏高興，也就迎合上來。我成了他家座上客，可以跟他太太隨意見面。我敢說，我做作得很到家，一點沒給他瞧出我是牽線說合來的。在意大利人裏，他实在要算不愛吃醋的了。他信得过璐凱思的貞節，往往自己關在書房裏，單撇下我和他太太在一起。我直捷爽快，一上來就把大公的痴情告訴这位太太又說我是專替大公做說客來的。她好像对大公無心，不过我瞧出來，她覺得这事可以誇耀，所以也不堅拒。她很愛听我代訴衷情，只是並不酬答。雖然她很規矩，終是個女人，縛住了個一國之主，想到这种得意景象，操守就不知不覺的鬆懈起來；这點我留心到的。也許到头來大公竟可以指望不必像達爾甘[①]那樣動蠻，璐凱思也会償他的願。可是横風吹斷了好事。我來講給你們听。

"我对女人自有副鈍皮老臉的腔，我跟土耳其人混在一起，

---

① 見本書第一卷第三章第一一頁註二。

养成这种習氣，且別管它是好是壞。璐凱思很美。我忘了只該替人遊說，却訴起自己的衷情來了。我極尽風流能事，向她献媚。她看我这樣大胆，好像並不厭惡，也不動怒，笑盈盈說道：'唐拉斐爾，你得承認大公委任的人眞赤胆忠心呀！你替他这樣誠实当差，叫人讚不勝讚。'我也学她口氣道：'太太，別太察察爲明。請你別去細想，我很知道細想一下，我就沒有好处，还是任着情吧。反正碰到私情勾当，王公的心腹出賣主人的，我也不是第一個。替大人物拉縴的人往往變成他們的情場勁敌。'璐凱思答道：'也許有这种事情。我呢，心高氣傲，除非是一位君王，別人就休想來碰我。'又正色道：'你自己斟酌吧。这不用多談了。你要是从今以後，再不提这類的話，我也不把你方才說的記在心上，不然呢，你要後悔的。'

"这是当头棒喝，我应当学個乖，可是我还只顧去对馬斯卡利尼的太太談情說愛。我还越發逼得她火急，叫她別讓我單相思，甚至大胆要行無禮。我那种回教徒的言談舉止，惹惱了这位太太，她当場拉下臉來。她嚇唬我說，要把我的肆無忌憚告訴大公，一定請他按罪处罰。我听了这种恫嚇也火了，由愛轉恨，璐凱思瞧不起我，我決計要報仇的。我去找她丈夫，先叫他發誓決不牽累我，於是把她太太和大公的私情講出來，不免說得她很愛大公，好把那情景描摹尽致。这大臣提防万一，就不問情由，把太太錮閉起來，派心腹緊緊看守。耳目衆多，看守得嚴嚴密密，那太太沒法跟大公通風報信。我就愁容滿面去見大公，告訴他从此只好对璐凱思死心了；說馬斯卡利尼忽然想到把太太禁錮，準是事情敗露了；还說我自信一向幹事很机警，不知怎麼会露馬脚，也許是那太太向丈夫招供，怕給人家糾纏得壞了貞操，所以夫婦商量通了，關她起來避避風头。大公听了很傷心。我看他苦惱，

心腸就軟了，幾次三番懊悔不該那樣，可是已經來不及。而且我老实說，我向那驕傲的婆娘吐露衷情，她夷然不屑，現在我把她害到这步田地，很幸災樂禍。

"人人都覺得報仇是件快事，尤其是西班牙人；我幹了这件快事，一點沒吃苦头。忽然一天大公見五六個臣子和我在旁，就說：'一個人奉了主上的密命，有負委任，而且竟想剪边，該受什麼处分，你們說說看。'一位臣子說：应該四馬分屍。另一個主張毒打一頓，叫他杖下送命。有一個意大利人心最慈悲，想了個最便宜这犯人的刑罰，他說只要把他从塔頂上推下去就算。於是大公道：'唐拉斐爾有什麼主張呢？我相信西班牙人碰到这類事情，手段至少也跟意大利人一樣嚴厲。'

"你們想得出，我当時明白，不是馬斯卡利尼背誓，就是他太太設法向大公告發了。我神色張惶，人家都看得出。不过我雖然慌張，却口氣鎮定，回答道：'殿下，西班牙人氣量大。他們碰到这种事，就饒了那個親信，这一來倒激發他的天良，叫他一輩子悔恨自己欺心賣主。'大公道：'好吧，我这點氣量是有的。我就饒了那欺心賣主的傢伙。其实他那麼一個來歷不明的人，我听了人家說他的話，原該提防的，我倒引他為心腹，只怪我自己不好。'又道，'唐拉斐爾，我準備这樣对付你，你立刻出我的國境，再不許來見我。'我立刻退出，雖然丢尽了臉，却也自幸这樣便宜脫身。第二天，有條巴塞隆納的船从利伏納開回去，我就搭了那條船。"

我听到这裏，插口道："你这麼個机靈人，既然把大公对璐凱思的私情告訴了馬斯卡利尼，怎麼不立刻離開弗羅倫斯，我覺得你这來大錯了。大公不多時就会知道你欺心，你应該料到的。"陸珊德的兒子道："是啊，那位大臣雖然应允决不惹得大公

向我生氣，我確也準備及早逃走的。”

他接着道："我在弗羅倫斯充西班牙濶老，把阿爾吉爾帶回的錢化了一大半。我帶着剩下的錢，到巴塞隆納。我沒在加塔隆尼亞① 躭多久。我歸心如箭，要到可愛的故鄉馬德里去，就儘快的償了这個急願。我到了馬德里，隨便挑一家公寓住下。同寓有個女人叫加米爾。她雖然不是個雛兒，却騷辣動人。吉爾·布拉斯先生約莫也是这時候在瓦拉多利見过她面，問他就知道。这女人不但相貌好，更妙的是聰明靈俐，什麼女騙子都沒有她那哄人上鈎的手段。靠色相爲生的女人，对相好也唯利是圖，她可不同。她若剛从什麼生意人身上刮了一筆，又碰到個流氓騙子，只要她喜欢那人，就肯跟他平分油水。

"我們倆一見傾心，又加志同道合，越發好得难拆难分，不多時，錢財也合在一起了。我們家当其实有限，花不了幾時就光。偏偏我們倆只圖快活，雖然都会沾人家便宜过日子，却一點沒把本領施展出來。我們安樂得呆鈍了，到窮極無聊，心思又靈活起來。加米爾对我說：'親愛的拉斐爾，咱們得換個花様兒，朋友。咱們若不各找相好，就要完蛋了，别再兩口兒厮守着吧。你可以哄上個有錢的寡婦，我可以勾引個把年老的濶人。咱們要是依然我貞你潔，兩份財都白丢了！'我答道：'加米爾美人兒，这話正合我心。我也是这個意思，正要跟你說。我的皇后娘娘呀，这办法我贊成。哎，咱們找幾個有出息的主顧，你我的恩愛就越加保得住了。你我彼此負心，可以共同得利。'

"我們計議停当，分头出馬。我們一上來就大施本領，却找來找去碰不到好主顧。加米爾只碰到幾個小白臉兒，換句話說，

① 巴塞隆納是加塔隆尼亞的省城。

都是一個子兒沒有，想來充恩相好的。我尋來的女人，那裏肯出賬，倒只想撈摸幾個。我們出賣風情救不得急，只好走局騙这條路。我們犯案累累，名氣傳到当地法官耳朶裏，那法官嚴厲得不得了，派了個公差來拿我們。可是这公差的慈悲，恰抵得那法官的兇狠，他得了一點賄賂，就讓我們溜出馬德里。我們取道往瓦拉多利，預備到那裏去安身。我租下一宅房子，和加米爾同住；只說是兄妹，免得人家閑話。我們一上來且不放手幹事，等摸熟道路，再作理会。

“一天我在街上，有個人趕來招呼，非常客氣。他說：‘唐拉斐爾先生，你認得我麼？’我說不認得。他說道：‘我一見你就認得。我在托斯加納①朝廷上見过你，我那時是大公的禁衛。我不当禁衛已經好幾個月，跟一個千靈百俐的意大利人到西班牙來，在瓦拉多利就了三星期了。我們一起还有個加斯狄爾人，一個加利斯人，不用說都是有体面的小夥子。我們住在一起，靠双手过活，吃得很好，尋欢作樂，就像王孫公子一樣。你要是願意來合夥兒，我們弟兄很欢迎，因爲我一向覚得你是個敢作敢爲的丈夫，生性潑得開，在我們这一行裏也是個老手。’

“这混蛋很直率，我也不說假話，答道：‘你既然開誠相告，我也該学你的樣。我在你們这一行裏，的確不是初出道兒。假如我臉皮厚，肯把我幹的事賣弄一番，你就知道一點沒把我过奬。不过这种誇奬的話撇開不談吧。我应請入了夥，一定使出通身本領來，顯得我不辱沒了你們。’这妙手空空兒听我說願意入夥，立刻帶我到他們下处，和那些人識面。我就在那兒初会大名鼎鼎的安布華斯·德·拉莫拉。那幾位先生請教我把人家錢財變爲己有

① 弗羅倫斯是托斯加納的京城。

的手藝。他們想看看我懂不懂那些法門。我大顯神通，他們見所未見，佩服得不得了。我說这种事憑手指靈巧的勾当，不足爲奇，我瞧不起，我擅長的是憑心思靈巧，詐人騙人。他們听了越發驚佩。我就把吉隆·德·莫亞達斯的事講來作例。我講來不加渲染，他們听了就承認我是個超羣絕倫的大才，異口同声推我做头兒。我們幹了無數騙局，都歸我提調指揮，也算不虧了他們的一番擁戴。有時，我們要個女人幫着串戲法兒，就請到加米爾，她扮什麼角色，都維妙維肖。

“这時候我們的弟兄安布華斯想回故鄉。他動身到加利斯去，答应一定回來。他達見故鄉的心願已了，一路回來，到了布果斯，想發個利市。他相識的一個客店掌櫃薦他給吉爾·布拉斯·德·山悌良那先生当傭人，还把东家的光景都講給他听。”於是唐拉斐爾对我說道：“吉爾·布拉斯先生，我們怎樣在瓦拉多利公寓裏把你的东西捲光，你是知道的。你準疑心安布華斯是这樁竊案的主腦，你料得不錯。他一到瓦拉多利就來找我們，說你如此这般，幾位幹沒本錢生意的先生就相机行事。可是你还沒知道这事情的下文，我來講給你听。安布華斯和我拿了你的手提箱就撇加米爾和伙伴兒不顧，分騎了你那兩头騾子，取道上馬德里。他們第二天不見了我們，準和你一樣吃驚呢。

“我們第二天變了計劃。我原是出了事離開馬德里的，所以不到那裏，却打才勃羅斯一路趲行，直奔托雷都。我們到了那城裏，先穿上漂亮衣服，只算是兩兄弟，加利斯人，出來游歷開眼界的。我們不多時就認識了幾個紳士，我裝慣上流人物，很充得过。人家看見用錢濶綽，往往就眼花繚亂，所以一瞧我們常常盛筵欵待女賓，就朦住了。我碰到的那些女人裏，有一位很中我意。我覺得她比加米爾美，並且年輕得多。我打听她是誰，才知

道她叫薇娥朗德，是位紳士的夫人，那紳士跟她行樂得厭膩了，一味纏住個心愛的妓女。我不再問下去，馬上打定主意要把薇娥朗德作我的心上人兒。

“她一來就看出我為她顛倒。我跟來跟去，做出种种痴情行徑，要讓她明白，她若心傷丈夫薄倖，不妨由我來溫存慰藉。那美人兒斟酌一番，嘉許我的意思，我知道了很快活。西班牙和意大利有种老太婆用处大得很，我找这种人送了好幾封信給她，拿到一封回信。信上只說，她丈夫每晚在情婦家裏晚飯，老晚才回來。我很明白那言外之意，当晚就跑到薇娥朗德的窗根底下，和她情話纏綿。我們臨別約定，每晚那時候，还照老樣兒密談，可是白天若有机緣，也不妨还去幹其他的風流事兒。

“我一直还便宜了薇娥朗德的丈夫唐巴爾塔薩。可是我談戀愛，要貼皮着肉的，所以一晚上，我到这位太太的窗底下去，打算說我活不下去了，請求在合適的地方幽会一次，解解我的情急。她一向總沒肯答应这件事。我到了那兒，只見街上來了個人，好像在留心把我打量。这人正是那位丈夫，他从婊子家回來，比平日早了些。他見門外有個紳士打扮的男人，就不進去，只在街上徘徊。我等了一会，不知道怎麼好。後來我打定主意，去和唐巴爾塔薩打話，可是彼此不相識。我說：‘先生，我請你今晚別在街上礙着我，下回我也照樣与你方便。’他答道：‘先生，我正好也要这樣求你。我看中個姑娘，她家離这兒才二十來步，她哥哥把她監得很緊。我希望街上一個人都沒有。’我道：‘咱們儘可以大家称心，各不相妨。’我指着他自己的房子說：‘我伺候的那位太太就住这兒。咱們倆誰要是挨了打，还应該互相呼应呢。’他答道：‘这办法很好。我就上我約会的地方去了。要是出了事兒，咱們彼此幫忙。’他說完走開，以便窺看，躲在黑地裏可以安

然瞧個究竟。

“我却信以爲眞，跑到薇娥朗德的陽台底下。她一会兒出來，我們談起話來。我不免逼我的皇后娘娘，要她在什麽個秘密地方跟我幽会一次。她稍爲推拒一下，無非是把我請求的那點甜头抬高價錢，然後从衣袋裏掏出一封信，摔給我道：‘拿去，你向我糾纏不休的那件事兒，这信上我答应了。’她隨就退回屋裏，因爲她丈夫往常这時候就要回來的。我把信藏好，就到唐巴爾塔薩說有約会的地方。这位丈夫，看明我跟她太太有私情，迎上來說：‘哎，先生，你的豔遇还称心麽？’我答道：‘我該說称心了。你呢？幹了些什麽？私情事兒得手麽？’他答道：‘唉，棘手的很。我那美人兒的死哥哥到鄉下別墅去，我們以爲他要明天才回來呢，偏生他今晚就回家了。这個變故斷送了我夢想的一場好事。’

“唐巴爾塔薩跟我兩人大要好，約定第二天早上在廣場上相会。我們分手之後，这紳士回家，見了薇娥朗德，只做沒事人兒。第二天，他到廣場上，我一会兒也到了。我們見了面很親熱，一边是眞心，一边是假意。那調皮的唐巴爾塔薩假裝推心置腹，講他跟昨夜談起的那女人怎麽私情勾搭。他撒一大篇謊話，無非要逗我也把勾搭薇娥朗德的經过說出來。我果然落了圈套，和盤托出，連女人的信都拿出來唸給他听。信上說：‘我明天到唐娜依內斯家去吃飯。你知道她的住址。我準備就在这位可靠的朋友家跟你幽会。我覺得可以讓你吃这點甜头，不能再拒絕你了。’

“唐巴爾塔薩道：‘这封信答应償你的願了，我預賀你快樂。’他嘴裏这般說，不免有點兒着急，可是要不給我瞧出他心慌意亂，也很容易。我做着好夢，沒功夫去留心我这位体己朋友，

倒是他怕自己倉皇不安的樣子落在我眼裏，只好走了。他忙去告訴他連襟。我不知道他們的賬，只曉得唐巴爾塔薩乘我跟薇娥朗德在唐娜依內斯家相会，就來打門。我們知道是那位丈夫，我沒等他進來，先从後門溜走。兩個女人看見那丈夫撞來，有點兒慌張，不过我一走，她們就心定了，不動声色的招待他。他看那神情，知道我不是藏了，就是溜了。他对唐娜依內斯和自己太太說什麼話，我無从講起，因爲我始終沒知道。

“可是我还不知道上了唐巴爾塔薩的当，一面出門，一面咒罵着那丈夫。我跟拉莫拉約在廣場上相会，就到那裏去。可是他沒來。这混蛋也有私情事兒，運氣比我好。我正在等他，只見我那位冒牌的心腹之交欣然而來。他和我会面，笑着打听我在唐娜依內斯家跟那美人兒幽会的消息。我說：‘不知是什麼惡鬼熬不得我快活，从中作梗。我跟那位太太兩個兒背了人，我正在求她成全我的好事，偏偏那天殺的丈夫跑來打門了。我只好赶忙逃走，从後門溜出來，一面把那礙着我道兒的討厭东西咒到十八層地獄裏去。’唐巴爾塔薩看我氣恨，暗暗喜欢，說道：‘我眞替你懊惱，好個討人厭的丈夫，我劝你切不要饒他。’我答道：‘哎，我一定听你的話。我可以告訴你，今兒晚上管保叫他做王八。他太太跟我分手的時候說，别受了一點兒挫折就灰心，叫我務必比往常早一點到她窗底下，她已經打定主意要放我進她家去。不过她吩咐我無論如何要把細，得帶兩三個朋友保鏢，以防万一。’他道：‘这位太太好仔細呀！我自告奮勇，願意陪你去。’我喜不自勝，抱着唐巴爾塔薩的頸子道：‘啊，親愛的朋友！我眞感激你！’他道：‘我还要替你出力呢。我認識個小夥子，是位勇士，我叫他同去。你有这麼個人保鏢，就可以不怕了。’

“我这位新交有这樣慈悲，我喜欢得不知怎麼道謝才好。他既

願幫忙，我就領情了。我們約定了傍晚在薇娥朗德陽台底下相会，兩人就分手。他去找他連襟，就是他說的勇士；我跟拉莫拉散步到天黑。拉莫拉見唐巴爾塔薩对我的事那麼熱心關切，有點詫異，却也沒起疑心。我們使着猛勁，一头撞進了羅網。我承認我們这种人实在不該这樣糊塗。我看看是時候了，就跟安布華斯各佩利劍，到薇娥朗德窗下，看見那位太太的丈夫和另外一個人雄糾糾的等着我們。唐巴爾塔薩招呼了我，指着他連襟道：'这位就是我剛才称讚他勇氣的先生。你上情人家去吧，可以放胆尽欢了。'

"我应酬了幾句，就去打薇娥朗德的門。一個女監護模樣的人來開門。我進了門沒管背後，直往客廳上去，那位太太在那裏等着。兩個奸賊已經跟進來，急忙關上門，把拉莫拉關在外面。我正和那太太招呼，他們忽然露臉。你們可以設想，这是非動武不可的了。他們倆一齊向我殺來，可是我叫他們大吃勁兒，兩人忙得招架不及，大概都懊悔沒找個更穩当的報仇方法。我一劍把那丈夫戳了個透明窟窿。那女監護和薇娥朗德在我們交手的時候早已開門逃走；那連襟瞧唐巴爾塔薩已經不濟事，就奪門而出。拉莫拉在街上看見兩個女人逃出來，問她們話都不理睬，又听得裏面吵鬧，也不知是何道理。这時候我追趕那連襟出來，碰見了他，就同回客店。我們拿了些貴重的行李，跨上騾子，連夜出城。

"我們料定这事还有下文，托雷都城裏就要搜查一番了，得及早防備。我們在維拉如比亞过夜，住在一家客店裏。一会兒有個托雷都商人到賽果布去，也在这店裏住宿。我們同桌吃晚飯。他就講薇娥朗德丈夫慘死的新聞，一點沒想到我們就是局中人，所以我們也大着胆子向他仔細追問。他說：'兩位先生，我今兒早

上動身的時候，听到这件慘事。他們滿处找薇娥朗德；听說当地法官是唐巴爾塔薩的親戚，要想尽方法把兇手找到呢。我听到的就是这些。’

“我並不怕托雷都法官搜捕。可是我打定主意，趕緊逃出新加斯狄爾。我想薇娥朗德給他們找着，就会全供出來，法院照她形容我的樣子，就会追踪到我。所以我們很把細，下一天起就不走大道。好在拉莫拉对西班牙全國地理十知八九，可以繞道到阿拉貢，平安無事。我們不一直到古安加，却穿到城前的山嶺裏。我的嚮導認識山裏的小路。我們走到一個山洞，活像個避世的隱居，就是你們昨晚借宿的地方。

“我舉目四望，風光明媚，我的同伴就說：‘这地方我六年前來过，那時候有一位老修士在洞裏隱居，待我很仁慈，把飯食分給我吃。我还記得他是個超凡入聖的人，听了他一席話，幾乎想出家。他也許还活着呢，我瞧瞧去。’安布瓦斯急要知道究竟，說着就下騾跑進那隱居。一会兒他出來叫我道：‘快來，唐拉斐爾，來瞧瞧这凄涼景象。’我立刻下騾。我們把騾子拴在樹上，拉莫拉帶路同到山洞裏。只見一位老修士，直挺挺躺在破床上，臉色灰白，奄奄一息。他胸口蓋着濃濃一部白鬍子，合了双手，手上糾結着一串長唸珠。他听見我們走近去，兩眼將閉，却又睜開，打量我們一回，說道：‘弟兄們，不論你們是誰，看了我这番光景，得個教訓吧。我四十歲出家，在这裏隱居了六十年。唉，我此刻只覺得作樂的日子太多，懺悔的日子太少了。嗐，只怕我如安修士的苦行，不够贖当年唐如安德·索利斯学士的罪过。’

“他說完就咽了氣。我們看着他死，觸目驚心。最荒唐的人見了这類景象，心中也会留個影子的，不过我們一会兒又若無其

事了。我們轉眼把老修士方才講的話丢在腦後，就去淸點这洞裏的家当。这不費多少時候，傢具就是你們在山洞裏看見的那幾件。如安修士不但陳設簡陋，厨房更糟不可言。我們找着的食粮，只是幾顆榛子，还有幾塊鉄硬的大麥麵包，想來那聖人的牙床未必啃得動。我說牙床，因爲我們看見他一口牙齒都掉光了。这裏一切形形色色，都見得这位隱士已經超凡入聖。只有一件事很叫我們詫異。他桌上有張紙，摺成一封信的樣子。我們打開一看，上面說，他請讀这封信的人，把他的唸珠和皮屐送給古安加主教。我們不懂这位沙漠裏的新修士[1]存着什麼心，要送这种礼物給主教似乎有損謙德，儼然以聖人自居了[2]。也許他只是不懂事，究竟如何，我說不上來。

“我們正在議論，拉莫拉忽然想出個很有趣的念头。他說：‘咱們就在这隱居安身吧。你我都扮成隱士。咱們把如安神甫埋了，你頂替他；我假称是安德華納修士，到近处城鄉去募化。咱們一則躲过了法官的追捕，因爲我想人家不会上这兒來找咱們的；再則我在古安加还有些好相識可以來往。’这种異想天開，我很贊成，因爲一時高興，又彷彿串戲似的，至於安布華斯講的那些道理倒在其次。我們剝下老隱士的衣服，那是一件樸素的袍兒，腰間有一條皮帶；於是離山洞三四十步刨個坑，把他草草埋了。我們把他鬍子割下來，充我假鬍子的材料。葬事完畢，我們就做了那隱居的主人。

“我們头一天吃得很苦，只能靠死者剩下的粮食充飢。可是第二天一黑早，拉莫拉就出場把兩只騾子帶到托拉爾瓦去賣掉，買了許多吃的用的，晚上滿載而歸。我們化裝少不了的东西，他都

---

[1] 見第二卷第八章第一一〇頁註一。

[2] 天主教所册封爲“聖人”的遺物，都被重視珍藏。

買全了。他自已做了件粗呢袍兒，又用馬鬃毛編一部小紅鬍子，掛在兩耳上，天衣無縫，誰也不信是假的。世界上要算他这個小夥子手最巧了。他把如安修士的鬍子也編成一部假鬍子，替我掛上，我再戴上那栗色羊毛的帽子，就看不出鬍子裝上去的痕跡。我們的化裝，可算尽善尽美。我們打扮得那麼滑稽，彼比相看，不禁失笑，实在那裝束太不称了。如安修士的袍兒，既然歸了我，他的唸珠皮屐，我也毫不躊躇，佔爲己有，不給古安加主教了。

“我們在隱居过了三天，沒看見個人來。第四天就有兩個農人到山洞裏。他們以爲老隱士还活着呢，帶了些麵包奶餅和洋葱給他。我一見他們，忙去躺在那破床上。要哄过他們，並非难事。他們認不清我的嘴臉；而且我听見过如安神父的遺言，这時就極力仿他声調。他們一點也沒疑心我是個替身，只奇怪这裏怎麼又另有一位修士。拉莫拉看出他們詫異，就假仁假義的說道：‘老哥們，我到这人跡不到的地方來，你們別奇怪。我在阿拉貢隱居，只爲这位尊嚴愼密的如安修士歲數大了，要個人常時在旁伺候，所以我特爲離了那边，來跟他作個伴兒。’農夫不住的称讚安布華斯好心腸，还說他們很得意，可以誇口說，本鄉來了兩位聖人了。

“拉莫拉上回还買一只大口袋，他揹着到古安加第一次去募化，那城離我們隱居只四公里路。他天生就一張志誠虔敬的臉兒，又有賣弄那張臉的絕技，招得仁人君子都樂善好施。施捨的东西，满滿裝了一口袋。我見他回來，就說：‘安布華斯先生，恭喜你有这樣得用的本事，打動了基督徒的心腸。謝天，你簡直像做过聖芳濟会的募化修士的。’他答道：‘我不但募化了这一口袋东西，还幹了好些別的事呢！你知道，我找到一位女仙子，是我

的舊相好，名叫芭孛。她已經改了樣兒，也虔誠信教了。她和兩三個信女住在一起，面子上的行爲，可算得女中模范，背後却过着放浪生涯。她一上來不認識我。我說："怎麼的！芭孛夫人，你的老相好，伺候过你的安布華斯，你怎么不認得了？"她嚷道："啊呀！拉莫拉先生！我再也想不到跟你重逢的時候，你会这樣打扮。你爲了什麼事兒变成修士的呀？"我回答道："这個現在不便講，說來話長，等明天晚上告訴你吧。我还要帶了我的伙伴兒如安修士同來看你呢。"她打斷我道："如安修士？就是隱居在城外附近的那位好修士麼？你開什麼玩笑，人家說他有一百多歲了。"我說道："他果然有这么大岁数，不过这幾天來年輕了不少，並不比我老了。"芭孛道："好！請他跟你一起來吧。我看这里面準有花樣兒。"[1]

"第二天一到天黑，我們就去拜訪那幾位信女。她們要好好欵待我們，特意備了丰盛的筵席。我們先脫掉假鬍子和道袍，老实不客氣把自己姓甚名誰告訴那些公主娘娘。他們只怕比不上我們坦白，也就換去莊容道貌，讓我們瞧瞧假充虔誠的女人是什麼眞相。我們差不多喝了個通宵，直到傍亮兒時分才回我們的山洞。我們不多時又去相聚，其实三個月來，夜夜如此，我們跟这起娘兒們吃喝，把手裏的錢花掉三分之一都不止了。有個熬不得我們的人，把事情都看在眼裏，就到法院告發。法院準備今天到那隱居去拿我們。昨天安布華斯在古安加募化，我們一位信女給了他一封信，說道：'我的女朋友寫給我这麼一封信，我正要專差送給你們。你給如安修士看了，兩人斟酌個办法吧。'拉莫拉当着你們兩位交給我的，就是那封信；我們也正是看了那封信，所以忙忙的撇了我們那個隱居。"

第　二　章

唐拉斐爾和他的听衆商定計策；
他們將出樹林時碰到的事。

唐拉斐爾講完了他的經歷，我覚得太長些，唐阿爾方斯客氣，只說听得津津有味。於是安布華斯对他的同道說："唐拉斐爾，你算計算計，太陽要下山了，我想咱們得定個办法。"他那夥伴兒答道："你說得对，咱們得决定上哪兒去。"拉莫拉道："我主張咱們別耽擱，立刻上路，今晚趕到瑞格那，明天進瓦朗斯，到那兒去施展本領。我有個預兆，覚得咱們到那边準会得手。"他的夥伴兒相信他的預兆决沒錯兒，一口贊成。唐阿爾方斯和我是跟着这兩位正人君子走的，毫無主張，專等他們抉擇。

我們决定取道往瑞格那，準備出發。我們像早上那樣飽餐一頓，然後把一皮袋酒和剩下的吃食裝在馬上。直等到夜色朦朧，可以放心走路，我們就動身出樹林去。可是沒走得一百步，看見林裏一點光亮，都疑惑起來。唐拉斐爾道："那是什麼道理？莫非古安加法院派來追踪咱們的走狗，探得咱們在这林子裏，所以搜尋來了？"安布華斯道："我想不会，多半是过往旅客，錯过宿头，到樹林子裏來过夜。可是我也許料得不对，我去看看到底是怎麽回事。你們三人在这兒等着，我一会兒就回來。"那點光離我們不遠，他說完就躡手躡脚走去。他把礙路的枝葉輕輕撥開，那光景是值得他仔細窺看。只見四人團坐在草地上，中間一墩泥裏，插着亮煌煌一支蠟燭。他們剛吃完一個肉餡兒的烤餅，正在輪番喝那大皮袋裏的酒；幾步路外，一個女人、一位紳士各綁在

樹上，再过去，停着一輛車，套着兩头披蓋華麗的騾子。拉莫拉一上來就認定那坐着的幾個人是强盗，再听了他們講的話，知道果然沒料錯。看來那四名强盗個個都想独佔这落在他們手裏的女人，商量着要拈鬮呢。拉莫拉看明究竟，回來把所見所聞，一五一十告訴我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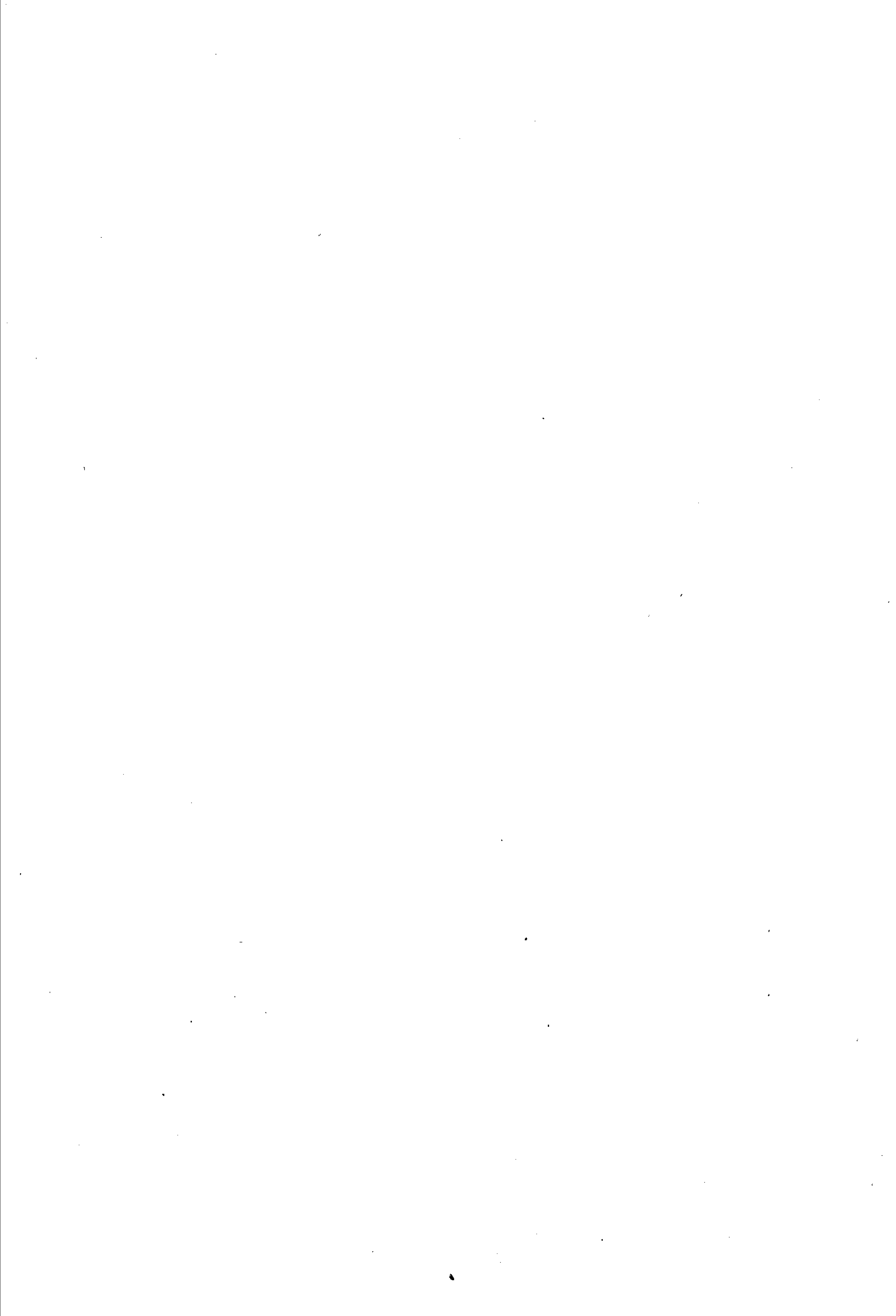
唐阿爾方斯就說："諸位，强盗綁在樹上的太太和紳士也許是極有身份的人，难道咱們儘强盗去虐待糟蹋麼？我主張殺上去，叫那些强盗一個個死在咱們手裏。"唐拉斐爾道："我贊成。我幹起好事來，也像幹壞事一樣的起勁。"安布華斯也說这是樁美事，很願意幫一手；还說他預料報酬不会菲薄。这一回，我也敢說我沒有臨陣害怕，从來遊俠騎士爲女人出力，沒有像我那麼豪爽的了。不过說老实話，危險並不大。據拉莫拉告訴我們，强盗的兵器，做一堆兒扔在離他們十一二步以外呢，我們要按計行事，沒什麼大难的。我們把馬匹拴在樹上，悄悄的到强盗那裏。他們談得正熱鬧，我們乘一片嚷嚷，來個出其不意。他們还沒知覺，兵器早落在我們手裏。於是我們瞄近了一陣開鎗，四人都屍横地上。

这個当兒，蠟燭滅了，樹林裏漆黑。可是我們居然还把那男女兩人解下來。他們嚇糊塗了，也不知謝我們解救。其实他們还不曉得我們究竟是救星，还是另一批强盗，也許搶了他們去，一樣給他們苦头吃。據安布華斯說，離那兒二公里有個客店，我們劝他們放心，說送他們上那客店，到了那裏，他們可想出种种穩善办法，安抵他們要去的地头。他們听了这話，好像很滿意。我們扶他們上車，牽着騾子的繮繩，走出樹林。我們那兩位修士又在死强盗衣袋裏掏摸一番。我們去牽唐阿爾方斯的馬，看見强盗的馬匹，在他們附近的樹上拴着，就一起牽走。安德華納神父

騎着駕在車前的一匹騾子，帶头領路向客店去；我們帶了馬匹，在後跟隨。他雖說客店離樹林不遠，我們却走了兩個鐘头才到。

我們把大門擂得山响。店裏已經都睡靜了。店主夫婦趕緊起來，見了車仗人馬，以爲要在他們店裏化不知多少錢呢，雖然打破了好夢，也毫無怨恨。客店裏頓時灯燭輝煌。唐阿爾方斯和陸珊德那位鼎鼎大名的兒子，把那紳士和太太攙扶下車，店主人領着到一間客房裏，他兩人竟好像兩個侍从，一路隨侍。我們進屋去应酬一番，才知道援救的正是玻朗伯爵和他女兒賽拉芬，都吃驚不小。这位太太和唐阿爾方斯相見，彼此的驚奇非言可喻。公爵有別的事，並沒留意。他告訴我們遇盜經过，說强盜殺了他一個車夫，一個小僮兒，一個親隨，又把他女兒和他捉住。他講到末了說，深感救命之恩，他一月後要回托雷都，如果我們上那兒去，就可以瞧瞧他是不是知恩報恩的人。

这位爺的女兒也謝我們說，幸喜逢到救星。拉斐爾和我知道唐阿爾方斯滿指望得個空兒跟那年輕寡婦密談幾句，所以我們絆住玻朗伯爵談話，逗他喜欢，讓唐阿爾方斯隨了心願。他低声对那太太說："美麗的賽拉芬，我居然能爲你効一臂之力，眞是有幸，雖然做了個亡命之徒，也甘心了。"她嘆氣道："啊呀！救我性命全我名節的就是你！我爸爸和我眞是受恩深重！唉！唐阿爾方斯，爲什麼你殺了我的哥哥呀？"她沒有再說別的，不过他从这幾句話和那口氣裏，知道自己固然很愛賽拉芬，賽拉芬对他也一往情深。



第 六 卷

第一章

吉爾·布拉斯和他夥伴跟玻朗伯爵分手以後幹些什麼；
安布華斯策劃了一件大事，他們怎樣去办。

玻朗伯爵向我們道謝了半個晚上，又說一定要報恩。然後他喚店主人去商量，他要到杜利斯去，怎樣可以安抵地头。我們讓这位大爺自去斟酌办法。我們出了客店，隨拉莫拉帶領，上道走路。

走了兩個鐘头，到康比羅附近，天色發亮了。我們趕忙躲到康比羅和瑞格那中間的山裏，休息一天，把我們的財產核算一下。我們从强盗衣袋裏搜來各式各樣的錢，值三百比斯多以上，所以富裕得多了。我們天一黑又上路，第二天早上，進了瓦朗斯境。我們看見個樹林，就躲進去，愈走愈深，找到個地方，只見一道小溪，水明如鏡，悠悠然流入戈達拉維亞河。溪边密樹成蔭，我們可以休息，丰草如茵，又可以放馬，就算我們沒想歇腿，到此也不由得要逗留了，所以我們沒再往前去。

我們下了馬，準備舒服一天，可是要吃早飯的時候，看見口粮所餘無幾。麵包不够吃了，酒袋也彷彿失了魂的軀殼。安布華斯說："沒酒沒飯，任你風光明媚，也沒趣味。我主張今天進點兒貨，我到才爾瓦採办去。那個城很不錯，離这兒不过短短八公里，我跑一趟只要一会兒功夫。"他一面說，一面把酒袋粮袋都裝在馬上，上鞍出林而去。照他走得这般快，回來一定不会晚。

我們滿以爲拉莫拉速去速回，刻刻等着他，可是他还不來。

大半天过去，樹林裏已經夜色朦朧，我們等他遲遲不歸，都在着急，这才看見我們的買办來了。他帶回許許多多东西，出於我們意料之外。不但皮袋裏滿滿的是美酒，口袋裏滿滿的是麵包和各种烤野味，馬上还馱着一大包东西，引得大家注目。他瞧出來了，笑盈盈說道："諸位，难怪你們看了这包东西詫異，你們不知道我在才爾瓦買了幹什麼的。保管唐拉斐爾猜不出來，誰也猜不出來。"一面說，就把衆人打量着的包兒打開，把裏面的东西一件件拿給我們瞧：一領斗篷，一件很長的黑袍，兩身衣褲，一套文具，是墨水和筆分兩盒兒裝了繫在一起的，一刀好白紙，一具鎖，还有一個大印章和一些綠顏色的火漆。他把買來的东西全搬給我們看了，唐拉斐爾打趣道："嗨，安布華斯先生，你買的东西当然很不錯，不过請問你，幹什麼用呀？"拉莫拉答道："我自有妙用。这許多东西只化了十個双比斯多，我相信咱們可以生發出五百個双比斯多还不止，保管有那麼些可賺。我不是個收爛东西的，我有個打算，实在是絕頂聰明，等我講出來，你們就知道我買这些东西，不是傻头傻腦。你們回头瞧吧，我相信你們听了一定高興。待我說來。

"我買了麵包，到一個燒烤舖定烤山鷄，小鷄子，兔子各樣六隻。我等待东西烤得，只見跑來一個人，怒氣冲冲，直着嗓子罵本城一個開舖子的对他無礼。他对燒烤舖掌櫃說：'聖雅各在上！在才爾瓦做買賣的人，要數薩繆爾·西蒙最豈有此理了。他方才当着滿店的人給我下不去。那小氣鬼明知我是個幹手藝的，付得起錢，跟我做買賣一點不吃虧，可是我要賒他六奥納① 布的賬，他怎麼也不肯。你瞧那畜生妙不妙？他跟大爺們交易，情情

① 古尺名，合一·一八八公尺。

顧顧的睞眼。他寧可爲他們担風冒險，对誠实可靠的市民，倒不肯方便。眞是怪脾氣！他媽的猶太人！但願他幾時上了人家的当！準有一天称了我的心願，好些做買賣的也这麼說呢。’

“那幹手藝的还說了許多的話，我听着忽發奇想，要替他出氣，作弄薩山繆爾·西蒙一下。我問那抱怨的人說：‘朋友，你說的那傢伙是怎麼樣的人？’他立刻道：‘是個壞透頂的傢伙。我告訴你，儘管他假裝正人君子，实在是個窮凶極惡放印子錢的。他是猶太人，改信了基督敎，不过骨子裏还跟彼拉多①一樣的是個猶太人，因爲人家說他改敎完全是想牟利。’

“我留心听了这人的話，一出燒烤舖，就去打听薩繆爾·西蒙的住址。問訊到那裏，人家把那舖子指給我看了。我打量一番，都看在眼裏；我那隨机应變的智囊裏，立刻有了一條妙計，我細細盤算过，並且覺得眞不愧是吉爾·布拉斯先生的親隨想出來的計策。我到估衣舖，買了这些衣裳回來：一套是扮宗敎法庭②檢察官的；一套扮書記，一套扮公差。諸位先生，我就是幹了这些事，所以回來得晚了些。”

唐拉斐爾听到这裏，喜不自勝，插嘴道：“啊呀！親愛的安布華斯，你这個主意妙極了！你的算盤眞好！这樣足智多謀，我眞眼紅，我甘心把生平幾樁最了不得的勾当換这麼一條妙計。哎，拉莫拉，我的朋友，你这條計策的妙处，我全看到，幹起來也不用你耽憂。你得要兩個会串戲的做幫手，咱們現在都有。你一臉志誠虔敬，扮宗敎法庭的檢察官很配；我呢，可以扮書記，吉爾·布拉斯先生請他扮公差。这就把角兒都分配了。咱們明天上戲，

① 彼拉多是審判耶穌的羅馬駐猶太總督，这裏把他誤認爲猶太人。

② 十三到十九世紀各天主敎國家審問異敎和叛敎徒的法庭，在西班牙的权力尤大，手段最爲嚴酷。

只要别來個不湊巧，把最周密的安排都弄左，我管保可以得手。”

唐拉斐爾对那計策这樣賞識，我却还不甚了了，吃晚飯時听說了詳細，覚得这把戲很巧。我們狠吞虎嚥吃了點野味，又喝掉皮袋裏好些酒，就躺在草地上，一会兒都睡着了。我們沒睡多久，过了一個鐘头，天还沒亮，那不饒人的安布華斯就叫道：“起來！起來！要幹大事的人，貪懶可不行啊。”唐拉斐爾驚醒了，說道：“嗐！宗教法庭的檢察官老爺，你好勤快啊，薩繆爾·西蒙先生該倒楣了！”拉莫拉答道：“我也那麼想。”又笑道：“我还告訴你，我才做夢拔他的鬍子。書記先生，这夢对他不吉利吧？”大家說笑了一大頓，都很高興。我們嘻嘻哈哈的吃过早飯，就動手化裝。安布華斯穿上長袍、斗篷，活脫兒是個宗教法庭的官員。唐拉斐爾和我也裝成書記和差人，都維妙維肖。我們化裝了好半晌，过了下午兩點，才出樹林到才爾瓦。我們实在也不忙，这齣戲要到傍晚才登場呢。所以我們放慢着脚步，还在城門口歇了一会，等太陽下去。

天一黑，我們叫唐阿爾方斯看管馬匹，守在那地方。他不用串什麼角色，很爲称心。唐拉斐爾，安布華斯和我先不到薩繆爾·西蒙家，却到離他家兩三步一個酒店裏。宗教法庭的檢察官老爺打头進去，正顏厲色对店主人說：“掌櫃的，我要跟你密談幾句，事關宗教法庭，非常緊要。”店主人把我們領到客堂裏。拉莫拉看見沒有旁人，說道：“我是宗教法庭的官員。”酒店主人一听这話，臉都青了，抖声說，他自信沒有冒犯宗教法庭的地方。安布華斯和顏悅色道：“所以宗教法庭並不想难爲你。要是冒冒失失判罪，不分皂白，上帝也不容的！宗教法庭嚴是嚴，却从不冤屈好人。反正總要該罰的人，才会受罰。我到才爾瓦不是爲你，是爲一個開舖子的薩繆爾·西蒙。有人告發他爲人行事都很

不堪。據說他一直还信奉猶太教，他皈依基督教别有用心。我以宗教法庭的名義命令你，你知道他什麼事情，全告訴我。当心，别因爲是他街坊，或是朋友，就想包庇他。我告訴你，要是我听出你口供裏稍有迴護，你自己就完了。"他回头对拉斐爾道："來吧，書記，執行你的職務。"

書記先生早把紙和文具拿在手裏，他坐在桌子前面，一臉正經，準備把店主人的口供寫下來。店主人声明决不撒一個字兒的謊。宗教法庭的檢察官說道："既然如此，咱們就可以開始了。我問什麼，你只要回答就成，不用多說。你常看見薩繆爾·西蒙上教堂麼？"店主人答道："这個我倒沒留心，記不得幾時在教堂裏見过他來。"宗教法庭的檢察官喝道："好！寫下來，人家从沒看見他上过教堂。"店主人道："老爺，我沒那麼說，我只說教堂裏沒看見过他。也許他跟我同在一個教堂，我恰恰沒看見。"拉莫拉道："朋友，審問你的時候，不准迴護薩繆爾·西蒙，你难道忘了？你迴護了他会怎樣下場，我已經說过。你只可以控告他，不准有一字兒偏袒。"店主人道："学士大爺，要是这樣說，我的口供您沒多大用处。您問的这個商人，我一點兒不認得，他是好是歹，都無从說起。不过您若要打听他怎麼过家，我去把他的夥計加斯巴叫來，您可以問他。这小夥子有時候跟朋友到这兒來喝酒。我可以告訴您，他愛嚼舌头，隨您要他說多少話他都說。他会把主人一生的事都講出來，準叫您書記寫得不得閒兒。"

安布華斯道："我喜欢你这樣老实。你推薦個熟悉西蒙家常的人，足見你对宗教法庭的一片熱心，我要回去呈報的。"又道："你快去把那個加斯巴找來。可是不要声張，别讓他主人知道。"这差使酒店主人幹得非常机密爽利。他把店夥計領來。这小子果然是個話匣子，我們正合用。拉莫拉对他說："孩子，你來得好。

我是宗教法庭的檢察官，有人告薩繆爾·西蒙信奉猶太教，宗教法庭派我來調查的。你住在他家，他的舉動多半落在你眼裏。你知道他什麼事，說出來。我代表宗教法庭向你下这命令。我想这句話就够，不必再警告你非說不可了。"那店夥計道："学士大爺，您向我打听，正是找到最願意講的人了。您就是沒代表宗教法庭下令，我也巴不得告訴您呢。要是人家向我主人去打听我，我相信他决不留情，所以我也不用迴護他。我第一要告訴你，他是個不露真相的調皮东西，外面裝得活像個聖人，骨子裏是個混蛋。他每天晚上到一個小娘兒家去……"安布華斯打斷他道："你講出这件事來很好，可見他这人品行不端。不过你且針对着我問的話回答。我職責所在，尤其要知道他信教是否誠心。我問你，他們家吃不吃猪肉？"① 加斯巴答道："我在他家一年，好像沒吃过兩回。"宗教法庭的檢察官老爺道："好得很，書記，寫下來，薩繆爾·西蒙家从不吃猪肉。"接着又道："他們家猪肉不吃，有時候準是吃羊肉吧？"那夥計答道："是啊，有時吃羊肉，譬如上次復活節我們就吃了一隻小羊。"这位官員道："这個日子很巧，書記，寫，西蒙守逾越節。② 这事很順手，我看咱們收集了一些好情報了。"

拉莫拉接着又問道："我还問你，朋友，你看見过你主人把人家男小孩兒摸摸弄弄麼？"加斯巴答道："常有的事，他看見人家男小孩兒打我們店前走过，只要長得好看，就拉住了逗他們玩兒。"宗教法庭的檢察官道："書記，寫下來，薩繆爾·西蒙嫌疑很重，想引誘基督教兒童到家，圖謀殺害。③ 这改邪歸正的信徒太

① 猶太教不吃猪肉。

② 猶太教的大節，和基督教的復活節差不多同時。这天猶太教徒每家吃小羊一隻。

③ 中世紀以來傳說，猶太人每年在耶穌受难日把一個基督教兒童釘死在十字架上。

和愛可親了！啊！啊！西蒙先生，我管保宗教法庭要跟你算賬的。别以爲人家会饒你，隨你幹这种殺了人当祭品的野蠻勾当。”又向那店夥計道：“加斯巴，你很熱心，大着胆子把他的事都說出來，讓大家知道这冒牌基督徒还虔守猶太教的規矩儀節。他是不是每禮拜有一天什麽事都不幹的？”加斯巴道：“不，这點我倒沒有留意。我只看到他有些日子關在自己賬房裏，好一会不出來。”那位官員道：“嗨！这就是了！他準是守猶太教的安息日，[1]不然的話，我不是宗教法庭的檢察官。書記，寫明白，他安息日虔誠守齋。啊！这下流东西！我現在只要打听一樁事情了。他跟你們談起耶路撒冷麽？”那店夥計道：“常談起。他跟我們講猶太人的歷史，又講耶路撒冷的教堂怎樣毁掉的。”安布華斯道：“对啊，别漏了这點。書記，用大字寫：薩繆爾·西蒙渴望重建耶路撒冷教堂，日夜想光復祖國。我調查得够了，不用再問别的。加斯巴誠实不欺，这篇口供，可以叫一區上的猶太人都燒死呢。”

宗教法庭的官老爺把店夥計盤問了这麽一番，就放他走，不过以宗教法庭名義下令，不准他把方才的事告訴主人。加斯巴說一定遵命，就出去了。我們並不耽擱，也跟着走，出酒店的時候，还是道貌岸然，和進來時一樣。我們去打薩繆爾·西蒙的門。他親自來開，看見我們那副模樣的三人上門，吃了一驚，後來听明來由，越發駭然。我們由拉莫拉說話，他作威作福的說道：“薩繆爾先生，我是宗教法庭的官員，我以宗教法庭名義，命令你馬上把你賬房的鑰匙交出來。有人控告你，我要瞧瞧有沒有憑據。”

那商人給这席話嚇慌，彷彿当胸挨一拳头，倒退了兩步。他

---

[1] 猶太教以星期六爲安息日，相当於基督教的星期日。

一點沒疑心我們搗鬼，当真以爲有人暗裏和他作对，害他做了宗教法庭的嫌疑犯。也許他懷着鬼胎，自己知道不是個很好的基督徒，怕人告發。不管究竟是怎麼回事，我只見他慌張得不得了。他沒道個不字，而且畢恭畢敬，活是個經不起宗教法庭審判的人。他替我們開了賬房門。安布華斯一面進去，对他說："你至少得服从宗教法庭的命令，不得違抗。你到別的屋裏去，讓我从从容容，執行職務。"薩繆爾对这道命令也不敢違拗，他守在店裏，我們三人就進他賬房，立刻動手搜尋他的現錢。我們一找就找出來了，都在一只開着蓋兒的錢箱裏，多得拿不了，裝錢的口袋大堆兒疊着，可惜全都是銀元。我們但願是金的就更好了，不过天下事那能尽如人意，这是强求不來的。我們衣袋裏，褲子裏，凡是可以裝錢的地方都塞滿杜加。總而言之，我們身上沉甸甸的帶足了錢，外面却看不出來。这全靠安布華斯和唐拉斐爾的手段，我才知道吃一行，非得精通那一行不可。

我們大爲得手，於是出了賬房。宗教法庭的檢察官老爺，就拿出自己帶的鎖，親手鎖了門，封上火漆，蓋上印章。这是什麼道理，讀者一猜便得。他隨即对西蒙道："薩繆爾先生，我以宗教法庭名義，禁止你碰这具鎖，封上的火漆也碰不得，因爲上面有法庭蓋的印，你該尊重。明天这時候我再來去封開鎖，傳宗教法庭的命令。"他說完吩咐開門，我們喜孜孜魚貫而出。我們才走了五十來步，就輕輕快快放步走，雖然身負重担，却好像脚不沾地似的。我們一会兒出了城，跨上馬，就往賽果布趲行，一面感謝水德星君①給我們發了这麼個利市。

① 水德星君 (Mercure)，古羅馬神道，是雄辯家，商人，和流氓盜賊的保護神。

第 二 章

这件事以後，唐阿爾方斯和吉爾·布拉斯決定了行止。

我們照向來的好办法，連夜趕路，傍亮兒到了離賽果布八公里路一個小村子左近。我們都累了，又覺得不便到村上去歇腿，望見離村一千或一千二百步光景，山脚下有一簇楊柳，就欣然離了大道趕去。柳蔭裏很清凉，旁边一道小溪，柳樹根都淹在水裏。我們覺得那地方很好，決計盤桓一天。我們下了馬，卸去鞍轡，放它們啃青；自己躺在草地上，歇了一会兒，於是把口袋裏的吃食和皮袋裏的酒吃喝個精光。我們飽餐了一頓早飯，就把薩繆爾·西蒙那兒拿來的錢，數着消遣。總共有三千杜加之多，加上原有的錢，我們可算很富裕了。

我們得去買口粮。安布華斯和唐拉斐爾脱掉了宗教法庭檢察官和書記的服裝，說願意兩人同去採办，又說才爾瓦那勾当，吊起了他們胃口，很想到賽果布去看看有無机緣再來一手。陸珊德的兒子說："你們在柳樹底下等一会兒，我們就回來。"我哈哈笑道："得了！唐拉斐爾先生，乾脆叫我們等太陽西边出吧。你們这一走，看來要好久見不到你們呢。"安布華斯先生答道："这樣猜疑，簡直是冒犯我們了，不过你說这話，也是我們活該。你看了我們在瓦拉多利的作爲，难怪要動疑，以爲我們又要像上次把夥伴兒撇在瓦拉多利那樣，滿不在乎的撇下你們。可是你料錯了，我們扔下的那幾個夥伴都很刁惡，我們跟他們混不下去。吃我們这行飯的，有一點該还他們個公道，不論什麼行業裏合夥經營，往往爭利吵架，还數我們这行裏，这類事最少。不过彼此性情不

投，就不能相处得和洽，这也是人之常情。所以吉爾·布拉斯先生，我請你和唐阿爾方斯不妨对我們再相信點兒，別因為唐拉斐爾和我要到賽果布去，就放不下心。”

陸珊德的兒子道：“叫他們不起疑心，有個很現成的办法：只要把錢箱交給他們，就是個好押头，管保我們回來。你瞧，吉爾·布拉斯先生，我們直捷爽快。你們倆这來就有恃無恐，我也可以說，安布華斯和我走開了，决不疑心你們会捲了这貴重的押头逃走。这是個明明白白的憑據，可見我們眞心眞意，你們还不十二分相信我們麼？”我說：“我相信了，現在隨你們去幹事吧。”他們帶了粮袋酒袋，立刻動身，撇下我和唐阿爾方斯在柳樹底下。唐阿爾方斯等他們走了，說道：“吉爾·布拉斯先生，我得把心事告訴你。我怪自己当初太隨和，跟着那兩個混蛋到这裏。你不知道我懊悔了多少回。昨天晚上，我看守着馬匹，只覚得万念鑽心。我想一個有品的青年，不应該跟拉斐爾和拉莫拉这种壞蛋一起混。也許哪天不湊巧，一場騙局，害咱們落了法網，我就得含羞忍恥，跟他們一起受糟蹋挨刑罰，彷彿也是個賊骨头。我常設想这种情景。老实告訴你，我不願意再幫他們幹壞事，决計从此跟他們分手了。我这打算，想來你不会反对。”我回答道：“我决不反对。你別看我在薩繆爾·西蒙那齣戲裏扮了個公差，就以為这种把戲配我胃口。我指天為証，我串那好脚色的時候，心上就在想：‘說眞話，吉爾·布拉斯先生，你要是这会子給法院一把頸皮抓去，受罰正是活該！’唐阿爾方斯先生，我实在也不甘心跟这种壞人在一起。你若有意，我可以陪你。等他們倆回來，請他們把錢分了；明天一早或者今兒晚上，就和他們分手。”

賽拉芬美人的情郎贊成我那主意。他說：“咱們先到瓦朗斯，由那兒上船到意大利，可以到威尼斯共和國去当兵。与其过这种

卑鄙齷齪的生涯，当兵不好得多麼？咱們有了錢，还很可以出头呢。我用这不義之財，並非於心無愧。不过一來是迫不得已，况且我若有一天打仗弄到些錢，我發誓一定要償还薩繆爾·西蒙的。"我說我也是一樣的心思。總之，我們决定明天一黑早和我們同伴散夥。我們並不想乘他們不在佔便宜，就是說，馬上拿了錢逃走。按說我那番在公寓裏受过他們騙，这次就是捲逃，也情有可原。不过他們既然把錢交託我們，表示信任，我們就連这种心都不能起了。

安布華斯和唐拉斐爾傍晚从賽果布回來，头一句話就告訴我們，这趟跑得很順利，已經佈置好一個騙局，看來比前番更用得着我們。陸珊德的兒子就要細講，可是唐阿爾方斯客客氣氣，声明他生性不慣过这种日子，决計要分手。我說也是这般打算。他們極力劝我們跟着走碼头，可是沒用。我們把錢四份均分，第二天清早，我們倆就跟他們分手上瓦朗斯去。

第三章

唐阿爾方斯稍有困厄，隨又欢天喜地；吉爾·布拉斯交運，忽然到手個好差使。

我們高高興興到了布諾爾，偏偏時運不湊，只好逗留下來，唐阿爾方斯病了。他大發燒，又抽筋，我怕他要送命。幸虧那地方沒有医生，我不过担了一場虛驚。三天之後，他已經沒事，有我小心伏侍，就漸漸復元。他非常感激我爲他尽心。我們眞是情投意合，就結成生死之交。

我們又上路，还是决定先到瓦朗斯，一有机緣，就上意大利

去。可是老天另有安排，替我們留着一步紅運呢。我們看見一座很好的莊子門口，圍着一大簇村民，男男女女成圈兒跳舞玩耍。我們近前去看熱鬧，唐阿爾方斯大吃一驚，眞是意想不到，看見了石坦安巴赫男爵。男爵也看見他了，張着兩臂迎上來，欣喜欲狂，說道："啊！唐阿爾方斯！原來是你！眞是巧遇！滿处的找你呢，可可的你撞來了。"

我的夥伴立刻跳下馬，趕上去擁抱男爵。我看那男爵樂得不可開交。那老头兒对唐阿爾方斯說："來，我的孩子，你就要知道自己出身，要快交大好運了。"說完就領他到莊上。我早已下地，把兩匹馬拴在樹上，这時就跟着進去。我們頂头碰見莊主，他五十來年紀，一表好相貌。石坦安巴赫男爵指着唐阿爾方斯道："大爺，这就是令郎。"莊主，唐西澤·德·李華一听这話，就抱住唐阿爾方斯的頸子，悲喜交集，說道："好兒子，認認你的生身父親。我遲遲沒讓你知道出身，实在是万不得已。我常爲这事嘆恨，可是別無办法。我愛上你媽媽，就娶了她，她門第遠不及我。我上有嚴父管束，那門親事沒經他准許，声張不得。我这秘密，只有石坦安巴赫男爵一人知道。他幫我的忙，把你撫养成人。長話短說，我爸爸去世了，我可以声明你是我唯一的繼承人了。"又道："还有呢，我替你定了一位門当戶对的年輕太太……"唐阿爾方斯打斷他道："爸爸，別要我吃了苦头，博你这喜信。我知道是你兒子，正覚得榮幸，难道你定要立刻給我個惡消息麼？啊，爸爸，別比你的爸爸更狠心，他雖然不贊成你用情，至少沒逼你娶親。"唐西澤答道："孩子，我也並不想硬逼你。不过你且依我見一見我替你挑的人，你只要听我这一句話。她相貌漂亮，又是個很好的对头，不过我答应你，决不强迫你去娶她。她就在这莊上。跟我來，你回头自会承認她是個絕頂可愛

的人兒。”他一面說，就領唐阿爾方斯到一溜屋裏，我和石坦安巴赫男爵也跟了去。

玻朗伯爵和他兩個女兒：賽拉芬和如麗，还有他女婿唐范爾南·德·李華，也就是唐西澤的姪兒，都在那裏，另外还有幾位太太紳士。唐范爾南帶如麗私奔，上文已經說过。这天正因爲这一对情人結了婚，附近村民聚來慶祝。唐阿爾方斯一進去，他父親把他对客人介紹之後，玻朗伯爵立刻站起來，趕上去擁抱他，一面說：“欢迎我的救命恩人！”又对他道：“唐阿爾方斯，你瞧瞧寬宏大度的人，多麼講道義。你雖然殺我兒子，却救过我性命。我对你的怨毒一筆勾消。賽拉芬的名節是你保全的，我就把她嫁給你，这樣報你的恩。”唐西澤的兒子忙对玻朗伯爵說他怎麼感恩入骨。他旣知道了自己出身，又要做賽拉芬的夫婿，我眞不知他兩件事究竟哪件更得意。婚禮果然幾天內就舉行了，幾位当局者都非常称心。

我也是玻朗伯爵的救命恩人。这位爺認得我，他說要尽力看顧我。我謝他厚意，却不願意離開唐阿爾方斯。唐阿爾方斯叫我做了他的管賬，十分寵信。他念念不忘那詐騙薩繆爾·西蒙的事，一結婚，就派我把偷的錢全數还給那商人。我就去償还欠款。这原是管賬們办交代時的事，我却一上任就幹了。

第　七　卷

第一章

吉爾·布拉斯和蘿朗莎·賽藭拉大娘的私情。

我到才爾瓦，把我們偸的三千杜加送还那位薩繆爾·西蒙。老实說，我在路上有點心動，想吞滅这筆錢，只算做了管賬，發個利市。我儘可以來这麼一手，逍遙無事，只要逛個五六天回去，就算把差使办完了。唐阿爾方斯和他父親偏袒我，不会動疑。万事都很湊手。可是我沒有幹出來，而且竟可以說，我自居君子，克制了貪心。一個跟大騙子混过的小子，居然能这樣就很难爲他了。好些人只跟上等人交往，也未必那麼廉潔。受委託代管錢財的人，中飽了不怕拆穿，他們对这類事情知道得最清楚。

那商人想不到这筆錢会償还，我交代清楚，就回到李華的莊上。玻朗伯爵已經帶着如麗和唐范爾南上路往托雷都去了。我覚得新主人对賽拉芬越發痴情，賽拉芬也很喜欢他，唐西澤有这一对兒子媳婦，非常欣慰。我極力討好那位慈父，居然如願。我做了闔府的總管，一手經理大小家事：田租由我收，日用由我開銷，傭人統受我約束。總管照例作威作福，我却不然。我不把我嫌的傭人攆走，也不責備傭人对我一人尽忠。他們要是向唐西澤父子当面求恩，我非但不从中作梗，还幫着說好話。兩位东家喜欢我，常常形於辭色，我感激得一心願爲他們効力。我只爲他們打算，在我任內从沒弄过一分玄虛。我这种總管，人家那裏去找呢。

我正欣幸交了好運，那愛情之神見命運这般待我，好像動了醋意，也要施些恩惠。他叫賽拉芬手下爲头的僕婦蘿朗莎·賽馥拉大娘对總管先生大爲傾倒。若以史家直筆寫來，爲我顚倒的人兒已經靠五十歲了。可是她神氣清爽，臉兒也不討厭，一双美目，慣会流盼送睞，因此还算得是男人家的艷遇。我只嫌她臉色不紅潤，因爲她蒼白得厲害。我以爲这都是沒嫁男人清淡出來的。

这大娘一双含情的眼睛，只顧來撩我。可是我並不和她眉來眼去，起初只裝不知不覚。她看我外行，倒不討厭。她以爲这小子不解事，單靠眉目傳情不行，所以第一次跟我談話，就把衷情講得明明白白，不由我再糊塗。她講時那副腔吻，是有師法的；她裝出怪不好意思的様子，一口氣講完，就遮着臉兒，彷彿道破了心病，害羞得緊。我只好承她的情了。我这來並非完全眞心，大半出於虛榮，但是我裝得很感激她这番情意。我还做出熱切的様子，好像情不自禁，竟招她怪了幾句。蘿朗莎說得很和婉，雖然嘴裏叫我尊重，我看出她並不惱我放肆。我还要鬧下去，可是我心愛的人兒恐怕我上手太容易，会把她看得輕賤。我們就此分手，等下回再聚。賽馥拉以爲假意推拒了一番，我準把她当個守貞的处女了；我却做着好夢，想不日就成其好事。

我这件私情事兒正得手，唐西澤的跟班告訴我個掃興消息。有种好管閒事的傭人，家裏什麼事情都鑽头覓縫的打听，这小子就是那种人物。他对我趨奉得很，每天總來講些新聞湊趣兒。一天早上，他說探得一件趣事要告訴我，只是不可以說出去，因爲干係到蘿朗莎·賽馥拉大娘，怕招她的恨。我急要知道，当然答应决不洩漏。我只作漠不關心，極力做得鎮靜，問他探了什麼來給我解悶。他說："蘿朗莎每晚上偷偷兒把村上的外科医生弄到她

屋裏去，那傢伙是個結結実实的年輕小夥子，在她房裏總有好一会耽擱。”又很調皮的說：“也許这裏面毫無曖昧，我但願如此；不过你承認吧，一個小夥子鬼鬼祟祟溜到個女人屋裏，不会当她好貨的。”

我听了大氣，彷彿眞愛上了那女人似的，只是不露在臉上，儘管这消息刺心，我勉强还打了個哈哈。不过我等到左右無人，立刻把这股逼住的氣，發洩個暢快。我駡啊，咒啊，又盤算怎樣对付。我一会兒瞧不起蘿朗莎，想不跟那騷貨理論就把她丢開，一会兒想想，自己体面有關，不能放过那外科医生，就要找他决鬥。我决計这樣办。我傍晚等在暗地裏，果見那人鬼鬼祟祟進女監護屋去。我一腔憤火，本來也許会退，这來就难消了。我跑出莊子，候在那情人回家必經的路上。我氣昂昂等着，急要動手，一時一刻都难耐。好一会我的情敌來了。我其勢汹汹的搶上幾步，可是不知怎麽回事，就像荷馬史詩裏一位英雄那樣，忽然一陣害怕，不敢向前。我跟巴里斯上場和墨涅拉俄斯①交手時一般慌張。我把那人端詳一下，覺得他身强力壯，他的劍也長得出奇。这都大有功効，事情就越見得凶險了，又加我生就脾氣，只想退縮，但是体面攸關，或者还有别的緣故，我居然大胆迎着那外科医生，揮劍殺將去。

他見我这般行徑，嚇了一跳，嚷道：“怎麽回事兒啊？吉爾·布拉斯先生，幹嗎做出这副遊俠武士的腔兒來呀？你開玩笑吧？”我答道：“呸！理髮匠先生，② 誰跟你開玩笑！我要瞧瞧你的胆量

---

① 見本書第一卷第五章第一九頁註二。荷馬史詩“依利亞特”第三卷開首寫巴里斯出陣，墨涅拉俄斯見了仇人，直撲上去。巴里斯看來勢凶猛，心驚胆怯，退入陣內。

② 从前理髮師往往兼做外科医生。

可趕得上你的風流勁兒。你要跟方才在莊上幽会的女人做相好麼，休想我会讓你安安頓頓！”那外科医生哈哈大笑道：“聖賈瑪[①]在上，这是笑話了！天啊，万事不能只看皮毛的。”我一听这話，料想他怕打架不亞於我，就越加盛氣凌人，打斷他道：“去你的吧！朋友！去你的吧！别以爲抵賴一句，我就買賬。”他道：“我看只可以跟你講講明白，免得你我總有一人遭殃。吃我們这行飯，嘴要關得緊，可是我不得不向你洩漏一件陰私了。蘿朗莎大娘偸偸兒把我弄到她屋裏去，因爲防別的傭人知道她的病。她背上有個多年治不好的惡瘤，我每晚去替她包紮瘡口。我去看她，就是这個道理，倒害你疑神疑鬼。从此你放了心吧。不过，你若以爲我这幾句辯白还不行，一定要跟我交手，你只消說一声，我不是個不肯動手的人。”他一壁拔出那把嚇得我發抖的長劍，擺出陣勢，神氣很不好惹。我把劍插進鞘道：“这就成，我不是蠻不講理的傢伙，你一講明白，就不是我的寃家了。咱們擁抱吧。”他听了这話，方知我起初看來凶狠，其实不然，笑着插上劍，張臂相迎。我們就和和氣氣分手。

从此我想到賽馥拉，只覺得厭惡。她找我密談，我總是躲避，躲得太露痕跡，竟給她看出來了。她奇怪我前後大不相同，要知道什麼緣故，好容易把我拉过一边，說道：“總管先生，請問你幹嗎見我就跑？从前你變着法兒來找我，現在一心只想避我。当然是我先來就你，不过你也有意思呀。請你追想咱們倆私下說的話吧。你那時候一盆火熱，現在陰冰冷氣，这是什麼道理？”这一問，叫個成年未婚的男人很難应对。所以我很窘。我忘了怎樣回答的，只記得她听了氣得不得了。賽馥拉雖然看樣兒

---

① 古羅馬時代殉教的基督徒，是医生的保護神。

和婉柔順，像隻小綿羊，一發火可像隻母大蟲。她眼睛裏又恨又怒，瞅着我道："我十分抬舉你这种小人，向你吐露衷情，大爺貴人得我如此也要受寵若驚呢。我自輕自賤，会看上個混蛋流氓，活該受这番報应。"

她不就此罷休。要不然，我太便宜了。她氣头上，一條舌头把我千般辱罵，越罵越凶。我明知应該平心靜氣挨她的，並且应該想想，我勾引得人家肯爲我失身，倒又鄙夷不屑起來，这种罪过，女人决不原諒。若是個曉事的人，身当此境，一笑置之罷了。可是我火氣太旺，不肯受她辱罵，按捺不住，說道："大娘，咱們別瞧不起人。你說的那些大爺貴人要是見了你的背脊，一定索然掃興。"話剛出口，那女監護氣瘋了，下死勁打我一個大耳刮子，女人發狠，从沒这般下毒手的。我不等她來第二下，趕快逃走，躲过了雨點也似的一頓拳头。

我感謝上天保佑我逃出这重难關，以爲那女人出掉一口惡氣，事情就完了。我想她要面子，不会把这事說出來。果然，过了半月，沒听見提起这話。我自己也不去想它了，忽然听說賽馥拉在生病。我还是個好人，听了消息很难受。我可憐她，以爲那倒楣的痴情人害了單相思，支撑不住。我想到病由我起，心裏抱歉，雖然不能愛她，至少是憐她的。我真看錯了她！她由愛轉恨，一心只想害我。

一天早上，我跟唐阿爾方斯在一起，看見这位大爺忽忽若有所思。我恭恭敬敬問什麼緣故。他說："我氣的是賽拉芬昏庸，沒公道，沒良心。"他見我詫異，就說："你想不到，可是这是千真万確的。我不懂賽馥拉大娘爲什麼恨你，不过我可以告訴你她恨你到什麼田地。她說，假如你不趕快離了这兒，她就活不成了。賽拉芬一向喜欢你，見人家恨你，当初很不以爲然，否則她也就

沒公道沒良心了。不过她終究是個女人。她是賽馥拉帶大的，对她情分很深，把她当媽媽看待，如果不偏護着她，眞的害了一條命，於心不安。但是我儘管愛賽拉芬，决不肯膿包也似的迎合她，唯命是听。你雖然是個傭人，倒像我的兄弟，讓西班牙的女監護都死尽，我也不放你走的！”

我等唐阿爾方斯講完，說道：“大爺，我生來是造化的玩物。我在您府上，看一切情形，都好像从此可以过快活安閒日子，滿以爲再不受命運播弄了。可是我儘管称心，只得咬定牙關往别处去。”唐西澤的兒子很厚道，回答說：“不，不，讓我跟賽拉芬理論去。總不成縱着個女監護的脾氣，割捨了你；我們别的事上已經愛護得她無微不至了。”我答道：“大爺，您拂逆了賽拉芬，反叫她賭氣。我再躭在这兒，万一害得你們一对好夫妻不和不睦，倒不如走開好。若出了这种不如意事，我要抱恨終身的。”

唐阿爾方斯不准我打这主意。我看他决計撑我的腰，我若挺一挺，蘿朗莎準是枉費心机。要是我意氣用事，也許会來这麼一下。我有時氣不过这女監護，眞想不饒她。可是这可憐东西的病，都是我害的，要是再把她瞞人的事鬧出來，就好比拿刀子戳她，何況她害了兩重不治之症，眼看着要送命。我这樣一想，就只可憐她了。我想自己既然是個害人精，应該老老实实抽身引退，讓莊子上重过太平日子。第二天清早，我就这樣做了，也沒有向我兩位主人告辭，怕他們情誼深重，不讓我走。我只把做總管任內的賬目，詳細開了一篇，留在自己房裏。

第 二 章

吉爾·布拉斯離了李華的莊子，如何下落；
他戀愛不成，却交了好運。

我騎的是自己的好馬；手提箱裏有二百比斯多，大半从殺掉的强盜身上，和薩繆爾·西蒙处搶的三千杜加上來的。唐阿爾方斯掏腰包还了这整筆錢，沒叫我把分的贜吐出來。我因爲欵子已經还淸，覺得手裏的錢名正言順是我的了，拿着於心無愧。我有了这點本錢，可以不憂來日，而且在我那年紀，總自信很有本領。再加托雷都还有我安身的好地方。我拿定玻朗伯爵準欢迎救命恩人，願意收留。不过我把这位爺只当作一個退步，不想馬上就去投靠。我决計先到繆西和格拉那達遊歷一番，化掉些錢；尤其想到格拉那達去。我打定了主意，先上阿爾曼薩，於是沿路一处处逛，直到格拉那達，沒碰到什麼不如意事。運命之神好像作弄得我够了，不再搗亂。可是这促狹鬼还安排下好些圈套給我鑽呢，看下文就知道。

我在格拉那達街上，第一個碰見唐范爾南·德·李華，就是唐阿爾方斯的連襟，玻朗伯爵的女婿。我們会在那兒碰头，都覺得詫異。他喊道："怎麼的？吉爾·布拉斯，你在这兒啊！跟誰來的呀？"我答道："大爺，您想不到会在这地方碰見我吧，您听見了我離開唐西澤大爺父子的緣由，还要詫異呢！"於是我把賽薇拉和我的事源源本本的講了，一無隱瞞。他哈哈大笑，又正色道："朋友，讓我來替你打個圓場吧。我寫一封信給我內姨……"我急忙打斷他道："不，不！大爺，請不要寫信給她。我出了李華的莊

子，不想再回去。承您一番好意，請在別处幫忙吧。您的朋友若要用個書記或管賬，求您幫襯幾句。我敢說，决不会弄到人家怪你保薦非人。”他道：“很好，我依你就是了。我这回到格拉那達來看望一位年老多病的姑母，我有個莊子在羅基，如麗就住在那莊上，我在这兒再耽擱三禮拜就要回去的。”他又指指一百步外一家客店道：“我就在那裹住。你过兩天來看我吧，說不定我替你找着個合適的事了。”

下一回我們見面，他果然說道：“格拉那達大主教跟我是親戚而兼朋友，他要用個人，这人得讀过點書，寫一筆好字，能替他謄清稿子，因爲他是個大作家。他寫过不知多少宣教劝善的文章，現在还天天寫，朗誦出來，人家听了都很讚嘆。我覚得他正用得着你，我向他保薦，他已經应允。你去見見他，就說我叫你去的。你看他接待的態度，就知道我有沒有替你說好話了。”

这事正合我心。所以我一個早上想去見那位教会裹的大老，打扮整齊，就上大主教府去。我若要摹仿小說家筆法，得把格拉那達大主教府邸鋪張描摹一番：形容房子如何構造，誇說陳設如何富麗，叙述裹面有什麼彫像，什麼圖畫，連畫的故事也要一一交代。可是我乾脆只說一句話：这位大主教的府邸，輝煌富麗，賽得上皇宮。

府裹成羣的教士和帶劍的人，大半是大主教大人手下的執事：主持本府彌撒的教士呀，家人呀，和侍从親隨之類。那些在俗沒出家的，一個個衣服華麗，看來那裹像什麼僕从，倒像是貴人大爺。他們神氣活現，裝得身份十足。我看着他們，忍不住心中暗笑。我想：“好哇！这起人真有福氣，不知道自己是奴才。我想他們要是知道，就不会这樣驕矜。”这時大主教書房門外站着個道貌岸然的胖子，專管開門關門，我上去招呼，恭恭敬敬，求見大主

教。他冷冷的說："你等着吧，大主教大人就要出去听彌撒，你可以攔上去見他一面。"我听了一声兒沒言語。我捺定性子，想跟府裏執事攀談幾句。可是他們哼一声都不屑，只把我从脚下看到头上，彼此使個眼色，傲然微笑，笑我不識進退，居然敢和他們交談。

老实說，我受了这起傭人的怠慢，覺得很窘。我心神还沒十分鎮定，忽然書房門一開，大主教出來了。那些執事立刻鴉雀無声；他們一見主人，馬上收斂起傲態，裝得畢恭畢敬。这位教会大老已經六十九歲，長得有點像我舅舅吉爾·貝瑞斯大司鐸，換句話說，是個矮胖子。再加他兩腿往裏彎，头上光禿禿，只剩後腦一撮兒头髮，所以只好戴上一頂長耳朵的細羊毛帽子。雖然如此，我覺得他自有一种高貴的氣度，这当然是因為我知道他地位高貴的緣故。我們平头百姓，对貴人闊老有成見，儘管他們生相庸俗，也覺得氣宇不凡。

大主教先走到我旁边，声氣和悅，問我有什麼事。我說我就是唐范爾南·德·李華薦來的人。他不等我說下去，就道："啊！是你！他誇讚的就是你！我留你在这兒做事了，要借重你呢。你就搬來住得了。"他說完又跟幾位教士談了幾句，就扶着兩個侍从出去。他一走，方才那些不屑理我的執事立刻趕來攀話。他們圍着我献殷勤，欢迎我做了同僚。他們听見主人对我說的話，急要探問我的職位。可是我使乖不說，他們瞧我不起，我要出口氣呢。

大主教大人一会兒就回來。他叫我到書房去密談。我瞧透他要考我，小心翼翼，準備字斟句酌的回答。他先問我經典，听我对答得不錯，知道我对希臘、拉丁著作还算熟悉。不出我之所料，他接着又考我論理学。他覺得我这一門很內行。他有點詫異，說道："你教育不錯啊。現在瞧瞧你的書法吧。"我忙把特意帶去的一

頁字掏出來，这位教会大老看了也还惬意，說道："我喜欢你这筆字，更喜欢你的才学。多謝我外甥唐范爾南薦給我这麼個好孩子，我受惠不淺。"

这時到了幾位当地紳士，大主教請來吃飯的，我們談話就此打斷。我撇下他們，退到執事班裏。他們对我殷勤得不得了。開飯時我跟他們同吃；他們很留心我，我也仔細看他們。那些教会中人看來都是些有道之士！我到了这府裏，不由得肅然起敬，覺得他們都是聖賢一般。我一點沒想到他們是仿造的假貨，滿以爲教会首腦左右，决沒有这种人。

我座旁是個老親隨，名叫梅爾希華·德·拉·洪達。他只顧挑好菜敬我。我也殷勤还敬，他很喜欢我彬彬有礼。飯後他低声說："先生，我很想跟你密談幾句。"他帶我到府裏一個僻靜去处，說道："孩子，我一看見你就很喜欢。不信你瞧，我有幾句机密話相告，你可以得益不淺。咱們府裏魚龍混雜，要摸清路數不知得何年何月。我免得你費時候費心思，想把各人的脾氣性格，給你個譜子。你以後做人就容易了。"

他又道："我先从大主教大人說起吧。这位教会大老很虔誠，孜孜不倦的講道說教，劝人爲善，講稿都親自動筆，裏面全是金玉良言。他離開朝廷已經二十年，全心全力，做教民的司牧。他是個博学之士，雄辯之才，專愛講道，講來非常動听。也許他这裏面有幾分是好名，不过肉眼瞧不透人心，况且我吃他的飯，不該找他的錯兒。若許我挑眼的話，那我就要說他太苛刻。他对有过錯的教士，非但絕不寬容，还懲罰得太凶。有些教士自信無罪，对他倔强，仗法律來昭雪，他就越發狠心害他們。他还有一种短处，也是貴人的通病。他雖然对底下人厚道，却不把他們的功勞放在心上，隨他們做到老，也不想幫他們成家立業。他偶爾也給

些賞賜，不过要是旁人沒說好話，他就从來想不到給傭人一絲一毫恩惠的。”

这是老親隨講他主人的話。他隨又講到他对同席那些教士的意見。他刻劃的眞相，和这幾位的外表大不相同。其实他也沒說他們是壞人，只說是很糟的教士。但也不可一概而論，有幾個據說人品很好。我見了那起先生从此不覺得侷促了。当夜晚餐時，我就学他們裝出一臉道学，这又不費什麼的。所以假道学先生那麼多，实在难怪。

第 三 章

吉爾·布拉斯做了格拉那達大主教的紅人，
向大主教求情，只消走他的門路。

那天午後，我到客店裏搬了行李馬匹，回大主教府去吃晚飯。府裏已經替我收拾好一間很乾凈的屋子，鋪上一張溫軟的床。第二天清早，大主教召我去，叫我謄寫一篇宣教的文章。他叮囑我務必小心，不許脫誤。我果然抄得一字不錯，音標句讀一個都沒漏掉。他看了滿臉欢喜，帶幾分驚奇。他把我的謄清一頁頁看了一遍，快活得不得了，說道：“老天爺！要这樣一字不錯，哪裏还有啊？你抄寫得这樣地道，一定文理精通。朋友，你老实告訴我，你抄來有那兒不順眼麼？有什麼造句欠斟酌，或措詞不妥当的地方麼？我一口氣放筆寫來，难免疏忽的。”我謙遜道：“啊，大人，我那有眼光來批評呢；就算有那眼光，我相信对您大人的文章也沒得說的了。”那教会大老听了微微一笑。他沒說什麼，不过我看得出，他儘管滿臉虔敬，可是做了個文人，还难免流露出文人的

通病來。

我这番奉承，赢得了他欢心，从此日見寵幸。唐范爾南常來省視，據他後來說，我那樣得寵，準有前程。不多幾時，我主人当面也說过这話，待我講來。他要上大教堂講道，前一夕先在書房裏向我演習，把講稿唸得與会淋漓。他不但問我大体如何，还逼我把特别驚心動魄之处指出來。可巧我舉的幾段正是他得意之筆，因此他以爲我这人对文章妙处，頗能領悟。他說道："这才叫有文心！有文情！好！我的朋友，老实跟你講，你不是個沒耳朶的俗物。"他对我喜欢極了，高高興興說："吉爾·布拉斯啊，你从此不要担心前途了，都在我身上，準叫你得意。我喜欢你，不信只要看，我叫你做我心腹呢。"

我听了这話，感恩入骨，立刻跪在他大人脚边，一片誠心抱住他那对彎腿，自以爲青雲得路了。大主教給我这來打斷了話头，他稍停又道："真的，孩子，我要囑咐你幾句心窩裏的話，你留神听着。我喜欢講道，我的宣教文章，上邀天佑，能够感動罪人，使他們反躬自省，悔过向善。我居然能使守財奴听了我形容貪吝的報应，嚇得大破慳囊，慷慨施捨；我能使貪欢縱慾之徒，收心斂迹；熱衷進取之輩，紛紛出家修道；給野男人引動心的妻子，守貞不二。这類改过自新的事很多，我应該單爲这點去苦幹才是。可是老实說，我有個毛病：人家对琢磨精緻的文章總很欽佩，我还貪这點文名，雖然律己很嚴，常常責備自己不該如此，也是枉然。我羨慕的榮譽，是做個尽善尽美的修辭家。人家覚得我的文章，兼有陽剛陰柔之美。可是才高的文人，往往一輩子寫個不休，我要勿犯这种通病，能够長保盛名。"

那教会大老接着道："所以，親愛的吉爾·布拉斯，你既然赤心爲我，我責成你一件事。幾時你看出我老手頹唐，才思減退，

務必告訴我。我自己看不準，自矜自負的心，会叫我糊塗的。要有超然事外的眼光，才斷得明白。你眼光不錯，我选中了你，將來憑你裁定。"我答道："謝天保佑，您大人離那時候还遠着呢。況且像您大人这种天才，自会比人家保持得長久，实在是永遠不会衰退的。像齊莫內斯①紅衣大主教，才力过人，不但老而不衰，而且老当益壯。我看您也是这樣。"他打斷我道："朋友，別奉承！我知道我会突然間一落千丈的。到我这年紀，身体漸衰，心思才力也就差了。我再跟你說一遍，吉爾·布拉斯，幾時你認爲我老朽昏庸，立刻警戒我。儘管直說，儘管說真話。我听了你警戒，就相信你真心愛我。而且这也跟你切身利害有關。要是外面議論我文章沒有先前那樣神完氣足，应該擱筆，这話若吹在我耳朵裏，你要倒楣的：我乾脆对你說吧，到那時候，我对你的情分，我許你的前程，一股腦兒都完了。假如你死心眼兒以爲不向我直說爲妙，就落得这樣下場。"

我东家說到这裏，就頓住看我怎麼說。我答应他一定遵命。他从此什麼都不瞞我，把我当親信。除了梅爾希華·德·拉·洪達之外，府裏那些執事見我得寵，個個心懷妬忌。那些家人侍从对待大主教大人的心腹，態度煞是好看。他們要討我好，不惜卑躬屈節，我簡直以爲他們不是西班牙人。我雖然看透他們恭而且敬，別有用心，我还是与人方便。我說了情，大主教大人就爲他們出力。他替一個家人弄到個軍官的職位，又幫他置備行裝，可以在軍隊裏体面一下。他替另一個家人在墨西哥弄到個要職，送他上任去了。我又替我的朋友梅爾希華求得一大筆恩賞。我因此知道那教会大老雖然自己想不到給下人好处，却不大拒絕人家的請求。

① 齊莫內斯 (Francisco Ximenès de Cisneros) (一四三六至一五一七年) 紅衣大主教，是西班牙皇帝斐狄南 (Ferdinand) 朝裏的权臣。

我幫过一個教士的忙，这事值得一叙。有一天，我們的管家帶了一位路易·加西亞斯学士來見我。这人年紀还輕，相貌很漂亮。那管家說："吉爾·布拉斯先生，这教士是上等人，跟我很要好。他在修女院裏做过駐堂神父。外面造謠言糟蹋他。有人在大主教大人前面說了他壞話，他大人就停了他的職，而且眞糟糕，对他横着成見，誰去求情，都不理会。我們找了幾位格拉那達最有地位的人，代他請求復職，咱們东家一點鬆動的意思都沒有。"

我說道："兩位先生，这事已經弄得很糟了。他們沒替学士大爺求情，倒还罷了；这一幫忙反而幫壞了事。我知道他大人的脾氣。求情啊，說好話啊，反叫他把個教士的过錯看得大了。我新近还听他自言自語道：'一個不守清規的教士越是請託得人多，他的醜事就越鬧得大，我越要对他罰得凶。'"那管家道："这可慘了，我这朋友要不靠一筆好字，就难过日子了。虧得他書法精妙，靠这本事还可以混。"人家这般誇讚他的書法，我很想瞧瞧比我的如何。那学士隨身帶着字樣兒，拿出一頁來給我看。我一瞧佩服得很，眞像大書家的手筆。我展玩着这好字，忽然心生一計。我請加西亞斯把这頁字留下，我說也許用得着，对他的事不無小補，目前且不說明，过一天再細細講。管家大概在学士面前誇过我聰明，那学士告別時非常高興，竟好像已經復了職似的。

我眞願意他復職，当天就像下面所說的去行事。我跟大主教兩人在一起，拿出加西亞斯的字樣子請他看。我东家彷彿很喜欢。我乘机道："大人，您既然不願意把您講道的稿子付印，我想至少得用这樣的字來個抄本。"

那教会大老答道："你的書法很好。不过，我老实說，我的文章若用这樣的字抄一份，倒实在不錯。"我答道："您大人只要說一声呀。寫这筆好字的人是我相識的一位学士。他可憐得很，現在光景

艰难，若能借此打動您的慈悲提拔一下，他替您効勞越發高興了。”

那教会大老不免問起那学士的姓名。我說：“他名叫路易·加西亞斯。他失了您的欢心，非常苦惱。”他打斷我道：“我要是沒記錯，这加西亞斯做过修女院的駐堂神父，曾經受到教会懲罰。我还記得人家向我控訴他的報告書呢。他品行不大好。”我也打斷他道：“大人，我不想替他辯護，可是我知道他有寃家。據他說，对您來控告他的人，一心想陷害他，講的都是謊話。”大主教道：“也許有这种事，世上確有極陰險的人。况且，就說他过去品行有虧，現在也許已經悔改了。總而言之，一切罪过，都是可以寬恕的。你帶这学士來見我，我解除他那停職处分了。”

苛酷透頂的人，看見切身利益受到干礙，就会这樣寬大。当初权貴說情，大主教都不理；現在他要自己文章謄得漂亮，貪这點好看，就毫不爲难賣了個情面。我趕緊把这消息告訴管家，他就去通知他朋友加西亞斯。这学士第二天跑來，得了这般恩典，对我自有適当的道謝。我帶他進見，我主人只輕描淡寫責備了幾句，就把自己的講稿，給他謄清。加西亞斯抄寫得非常好，所以恢復了原職。他还得了加比的俸收，那是格拉那達附近的一個大鎮。可見食教会俸祿不在乎道德高的。

第　四　章

大主教中風。吉爾·布拉斯的爲难；他如何对付。

我正这樣东幫人忙，西幫人忙，唐范爾南·德·李華要離開格拉那達了。我在这位爺動身之前去看他，承他薦了我这個好事情，再去道謝一声。他看我非常得意，就說：“親愛的吉爾·布

拉斯，你在我大主教舅舅那兒称心，我也很高興。"我答道："我喜欢这位教会大老，我也应該喜欢他呀！他这位爺不但為人和氣，而且給我种种恩典，我眞感激不尽。虧得这樣，我離了唐西澤父子还差可自慰。"他道："我相信他們倆少了你也很懊惱。不过你們未必永遠不聚头，也許命中派定，將來又会碰在一起。"我听了这話，有點兒傷心。我嘆了口氣，当時覚得对唐阿爾方斯情分很深，要是李華府裏那重魔障已除，可以安身，我情願撇了大主教，以及他許下的美滿前程，再回那边去。唐范爾南看出我心煩意亂，也很感激，擁抱了我說，他們全家人，对我的運道一輩子關心的。

这位紳士動身兩個月後，正是我最得寵的時候，大主教府裏突然起了個大驚慌，大主教中風了。幸虧救治迅速，医療得法，幾天後他就霍然而愈。不过他的心思才力大受損傷，我瞧他病後第一篇講道稿子就覚知了。可是我看这一篇跟他以前的文章雖有差別，还不顯著，不好漫然就說这位修辭家已經才退。我等他下一篇來看清楚，再行定奪。啊！这一篇，可是毫無疑義了。这教会大老說話重來複去；格調忽然高不可攀，忽然又俗不可耐。这篇講稿嚕嚕囌囌，一派老学究的套語，是極濫俗的宣教文章。

这事不單我看出來，听講的人大半也像奉命留心他文章的，都竊竊私語道："这篇演講有點痰氣。"於是我想道："噲！鑑別說教文章的先生啊，該執行職務了。你看出他大人一落千丈，你不但做了心腹，应該告誡，还得防他或有心直口快的朋友，搶在你头裏呢。那麼以後的事就可想而知，他傳給你的一份遺產，準比賽狄羅学士的圖書值錢，这樣一來，遺囑上就把你一筆勾銷了。"

我这樣盤算了一会，又反过來想想，覚得这個忠告很难出口。我想那种沾沾自喜的文人，听了这話不会入耳。可是我撇開这念头，想他曾經那麼叮叮囑囑，决不会動氣。况且我自信措詞委

婉，能把这丸苦口良藥，順順当当送下他的咽喉。總而言之，我認爲諱而不說更不妥当，所以決計去告訴他。

我不知从何說起，这也是個难題。可巧这位修辭家替我解了难題，問我外面有什麼議論，对他最近的講道是否滿意。我說：他的講道，向來人人佩服；不过最近一篇，好像沒有从前那樣動人。他詫異道："怎麼的？我的文章碰到什麼法眼了？"我答道："不是的，大人，不是这話。您这樣的文章，誰还敢批評呢，那是人人傾倒的。不过呢，我因爲您吩咐过，叫我直說，叫我說眞話，所以我大胆告訴您，我覺得您最近講的一篇，彷彿沒有从前那樣氣力充沛，您也覺得麼？"

我主人一听这話，臉都青了，勉强笑了一笑，說道："吉爾·布拉斯先生，原來我这篇文章不合你的脾胃？"我慌忙打斷他話道："不是这話，大人，我覺得非常之好，只是比了您別的文章，稍爲差勁點兒。"他答道："我懂你的意思，你覺得我才退了，是不是？乾脆說吧，你以爲我該作退計了？"我道："您大人要沒有吩咐在先，我決不敢这樣大胆胡說。我只是敬遵台命，我誠惶誠恐求您別怪我放肆。"他忙打斷我道："我哪裏怪你！上帝也不容的，那就全不講公道了。我一點兒不怪你把意見說出來，我只怪你那意見。你一知半解，我从前眞是上了你的大当。"

我雖然狼狽，还要想法圓轉幾句，把話說回來。可是惹惱了一個文人，而且又是個吃慣馬屁的文人，有什麼法子來平他的氣呀？他說道："不用多說了，孩子。你还是個毛头小夥子，看不出眞正好歹。我告訴你吧，我这篇講道文章，不入你眼，是個憾事，不过这却是我生平最得意之筆。謝天保佑，我的才力还一點兒沒有衰減呢。从今以後，我挑选親信得仔細點，要找個比你高明的人才行。"他推着我肩膀，把我直攆出書房，一面說："走

吧，去找我賬房，付一百個杜加，你拿了这筆錢，讓天照应你吧！再見了，吉爾·布拉斯先生，願你万事如意，看文章的眼力也再長進些。”

第五章

吉爾·布拉斯給大主教辭退後的行止；
湊巧碰到受过他大恩的那位学士，
那人如何報答。

我从書房一路咒罵大主教反覆無常，或者竟可以說是罵他昏憒無理。我失寵懊喪，还在其次，实在倒是对他氣憤不过。我甚至於躊躇，要不要他那一百杜加。可是細細一想，爲什麼不拿，我才不那麼傻。我以爲这筆錢並不能封住我的嘴，我还是可以把这教会大老挖苦的。我發愿若有人提起他的講道文章，决不放过。

我就去問賬房討了一百杜加，一字兒沒提起主人和我方才的事。於是我去找梅爾希華·德·拉·洪達，跟他告別。他和我交情很深，看我倒楣，不免惋惜。我講給他听的時候，就看他臉露愁容。按理他应該很尊重大主教，可是也忍不住派大主教不是。我火头上，發咒不饒那教会大老，要叫他做滿城的笑柄，但是梅爾希華懂事，劝我道："听我的話，親愛的吉爾·布拉斯，你还是吞下这口氣吧。平头百姓，不論受了貴人多大的委屈，也得恭而且敬。当然有些大人物是庸才俗子，不值得佩服，可是他們害人的本領是有的，应該对他們存着個畏懼之心。"

我謝謝老親隨的良言，說一定領教。於是他說道："你若到馬德里去，可以找我外甥若瑟夫·那華羅。他在唐巴爾塔扎·

德·苏尼加家做管家，我敢說那孩子做得你的朋友。他直心眼兒，熱心腸，肯幫人忙，很討人喜欢。我願意你們倆結個相識。”我說我少不得要回馬德里的，準去看若瑟夫·那華羅。於是我出了大主教府，从此不進去了。我得寵的時候，以爲我那匹馬用不着了，已經賣掉，要不然，我也許立刻動身上托雷都。我这時去租了間公寓，打算在格拉那達躭擱一個月，然後去找玻朗伯爵。

快吃中飯的時候，我問店主婦，近处有沒有飯店。她說離那兒幾步路，有一家很好，招待極週到，許多上等人都去光顧。我叫她指明地方，馬上就去。裏面是一大間，像修道院裏的食堂。一張長桌上，鋪了塊骯骯髒髒的桌布，約莫十個到十二個人，圍坐着且談且吃那菲薄的客飯。店家送上我的一客，若在別的時候，我对着这种飯，就要可惜剛砸掉的那飯盌兒了。可是我当時恨透了大主教，寧可店裏吃得淸苦，也不希罕他家的好酒好肉。我嫌他家飯食太丰盛，就和瓦拉多利的医生①一鼻孔出氣，想道：“吃他家那害人的飯眞倒楣，得刻刻留心，防貪嘴吃壞肚子。一個人儘管吃得少，也總足够。”我向來把这种金玉良言擱在腦後，这時沒好氣，就大加讚賞。

我吃那种客飯，不必提防饕餮；正吃着，路易·加西亞斯学士跑來了。他怎麼做到加比教區神父，上文已經講过。他一看見我，就親親熱熱趕來招呼，舉止竟是喜不自勝似的。我吃他緊緊抱在懷裏，还得听他長篇大套的道謝。他要表示感恩，謝得我心也煩了。他挨我坐下，說道：“啊！謝天！親愛的恩人，我既然有緣和你相逢，咱們總得喝兩杯再分手。这裏沒好酒，咱們吃完这頓便飯，你能不能跟我上一個地方去，我要請你喝一瓶最純的呂

① 見本書第二卷第一章。

賽那酒，再來個封加拉爾的葡萄美酒。咱們非痛飲一頓不可，求你務必賞光。但願你能到我的加比教區去，只要小住幾天，我也就十分快活了。我在那兒过的舒服安閒日子，全虧了你，我一定把你当慷慨的梅賽那斯① 一般款待。”

他說着話，客飯已經開上來。他一面吃，还只顧偷空恭維我。我乘这時候，插進幾句話。他問起那做管家的朋友，我也把自己離開大主教府的事直言不諱，並且把我失寵的詳情都講了。他聚精会神听着。照他方才的口氣，誰都以爲他準要義憤塡胸，咒駡大主教了。可是他絕無此意，却冷冷的若有所思，一頓飯罷，沒再对我說話；於是匆匆起身，陰冰冷氣的招呼一下，一溜烟走了。这沒良心傢伙，料我再也幫不了他的忙，就本相畢露，連敷衍都不耐煩了。我看他忘恩負義，只置之一笑。我夷然不屑，瞧着那鄙夫，又提高嗓子，要他听得見，嚷道：“喻！修女院裏恪守清規的駐堂神父啊，你許我的那瓶呂賽那美酒，快去擱在冰裏，激冷了請我喝吧！”

第　六　章

古爾・布拉斯去看格拉那達的戲班子演戲；

看見一個女戲子，吃了一驚；後事如何。

加西亞斯剛走，外面又來兩個衣服很講究的紳士，坐在我旁边。他們談起格拉那達的戲班子，和正在搬演的一個戲。听他們的口氣，这戲正閧動全城。我听了心癢，想当天就去看看。我到

① 梅賽那斯（Mécène）（公元前六九至公元三年），古羅馬的政治家，以照顧提拔文人著名。維吉爾，霍拉斯等都歌頌他的慷慨。

了格拉那達，还沒上过戲院子。我差不多一直在大主教府，那裏对看戲一事，痛絕嚴禁①，所以總沒敢尋这個快樂。我只把那些劝善說教的文章作爲消遣品。

到開戲的時候，我就上戲院去，裏面已經擠了許多人。戲还沒開場，我听得四面早在議論这劇本了。我留心到人人都插嘴批評。有的說好，有的說不好。右面有人說："再要出色的劇本是沒有的了。"左边有人說："这戲裏的詞兒眞陋！"其实，說句公道話，糟的作家固然不少，糟的批評家更多。我每想到戲曲家免不了挨駡受氣，看客旣一竅不通，淆亂观听的假內行又惡毒毒的責備求全，我奇怪还有人胆子够大，居然都滿不在意。

等了一会，小丑出台，戲就開了。他一上場，滿座鼓掌，我就知道他是那种慣壞了的戲子，什麼毛病都能蒙看客大度包容。果然，这戲子一言一動都贏得采声。他吃香得很，就恃寵而驕。我看出他在台上有時忘其所以，虧得人家十分偏護着他，否則就看不入眼了。人家对他鼓掌，往往应該是喝倒采才对。

另有幾個戲子，也一上場就博得滿座采声，尤其是一個扮丫头的女角兒。我仔細一看，原來就是蘿合，我那親愛的蘿合。我当時的驚詫，簡直非言可喻，我以爲她还在馬德里伺候阿珊妮呢。看來分明是她。那身段，那相貌，那声音，都確確鑿鑿是她，我一點沒認錯。可是我彷彿信不过眼睛和耳朵，就向旁边一位紳士請教这女戲子的芳名。他道："哎！你是打那兒來的呀？你連艾斯

① 基督教傳統裏，有一种反对文藝的理論，說文藝是"撒謊"，是"魔鬼的工具"，尤其对戲劇深惡痛絕。基督教大理論家特杜林（Tertullien）（一六〇至二四〇年）的权威著作"論公衆娛樂"（De Spectaculis）第十節，把戲劇說成世道人心的大害，甚至說："戲院就是酒魔色鬼的巢穴"（"羅勃古典叢書"本"特杜林著作二种"第二五八頁）。

戴爾美人都不知道，準是外路新來的。"

她和蘿合一模一樣，决不会是别人。我料得到蘿合改了行，也会把名字改掉。我心癢癢的要打听她的近況。反正戲子的事，大家都曉得，所以我就問方才那人，这位艾斯戴爾有沒有什麼闊相好。他說兩月以前，格拉那達到了一位葡萄牙貴人，叫馬利阿爾華侯爵，在她身上花了好些錢。他大概还知道些别的事呢，可是我沒敢多問，怕他不耐煩。我一心只想着这樁新聞，看戲倒在其次了。要是戲散之後，有人問我演的情節，我一定不知所对。我心上顚來倒去，只想着蘿合和艾斯戴爾，决計过一天要去拜訪这位女戲子。我不免忐忑，不知她如何接待。照她这樣得意，料想未必怎麼喜欢見我。我还想到从前的確对她不起，她那樣做戲的慣家，見了这种男人，大可裝作不認識，出口怨氣。可是我还不死心。我吃了一頓清淡的晚飯，那飯店裏也沒有不清淡的飯可吃，於是回客店，急煎煎只等明天。

我通宵睡不穩，清早就起來了。不过我想闊老的外室，不会一早見客，所以先打扮啊，剃面啊，搽粉啊，薰香啊，消磨了三四個鐘头，才上她家去。我希望見她時，我的模樣兒不会丢她的臉。我十點左右出門，先在戲子的寓所打听得她住址，就去找她。她住一所大房子的第一層樓。一個女傭人來開門，我說，有個年輕人要見艾斯戴爾夫人。女傭人進去傳報，接着我就听見她女主人提高了嗓子說："那年輕人是誰啊？找我幹麼？請他進來吧。"

我一听知道來得不巧了，那葡萄牙相好準在看她梳裝，她高声說話，準是要表明自己不是那种跟人暗裏勾搭的娘們。我猜得一點不錯，馬利阿爾華侯爵差不多天天早上都跟她在一起。我準備碰個釘子了，可是这位与衆不同的女戲子，一看見我就張臂迎上來，親親熱熱的嚷道："啊呀！哥哥！原來是你啊！"說完連連的擁

抱我；於是回臉对那葡萄牙人道："大爺，我碰到了親骨肉，在你面前放肆了，請別見怪。我跟哥哥很要好，一別三年，不由得一見面就至情流露了。"她又对我說道："哎！親愛的吉爾·布拉斯，說點兒家裏的消息我听听；你出門的時候，家裏怎麼個樣兒？"

我一上來莫名其妙，可是我立刻明白蘿合这番話的用意，就幫着扯謊，裝出來的一副神氣，在我們合串的这齣戲裏，恰合身份。我回答說："妹妹，靠天照应，爹媽身体都好。"她道："我想你看見我在格拉那達做女戲子，一定很奇怪。可是你別不問情由就派我不是。你記得三年前，爹滿以爲替我攀了头好親事，把我嫁給唐安东尼歐·西羅上尉。我丈夫把我从阿斯杜利亞帶回他家鄉馬德里。到那兒六個月，他那暴躁脾氣就鬧出事來，跟人家决鬥。一位紳士稍微对我献殷勤，給他殺了。那人是豪門大族，家裏有权有勢。我丈夫沒权沒勢，只好捲了家裏的現款首飾，逃到加塔隆尼亞，在巴塞隆納上船，到意大利，到威尼斯軍隊裏去当兵，後來在摩瑞跟土耳其人打仗送了命。我們的家產只有一塊地，那時候充公了。我守寡窮得不得了。到这山窮水尽的地步，叫我打什麼主意呢？一個規規矩矩的年輕寡婦，实在窘得很。我又沒法子回阿斯杜利亞，回去了又怎麼办？家裏人無非吊唁幾句就算对我撫慰过了。我自小兒受了好教养，又决不甘心墮落風塵。有哪條路好走呢？我要保全名節，就做了女戲子。"

我听蘿合編完这套鬼話，直想笑出來。我居然忍住，一臉正經道："妹妹，我贊成你这种行爲。我这回看見你在格拉那達体体面面的安身立業，非常高興。"

馬利阿爾華侯爵把这些話一字不漏的全听進去，唐安东尼歐的寡婦信口胡扯，他却死心眼兒信以爲眞。他还插嘴問我在格拉那達做什麼事，还是在別处做事。我躊躇一下要不要撒謊，覺

得不必，就說了实話。我把怎麼進大主教府，怎麼出來，一五一十，仔細講了一遍。这位葡萄牙貴人听得樂極了。我儘管答应了梅爾希華，其实还稍微把大主教挖苦取笑的。妙在蘿合以爲我也学她的樣兒扯謊，忍不住哈哈大笑，若知道眞有其事，不会那樣。

我講到搬入客店爲止，把事講完，他們已經開飯了。我忙要告辭，到我那飯店去吃飯。可是蘿合拉住我道："哥哥，你这算什麼意思呀？当然在我这兒吃飯。我也不讓你再去住客店。我想你可以在这兒吃，在这兒住。今晚就把你的行李搬來，这裏有你的床舖。"

那葡萄牙貴人大概不樂意她这樣好客，就对蘿合說："不成，艾斯戴爾，你这房子不便留客。我瞧你这位哥哥是個好孩子，又沾你的光是你至親，所以我也对他關切。我要留他在手下，做個最親信的書記，把体己事兒託他。叫他今晚務必住到我那边去，我回头吩咐替他安排住处。我給他四百杜加的薪水，他要是不負我的期望，事情的確做得好，我还要提拔他，叫他知道对大主教說老实話，到头來並不失算。"

我謝了侯爵，蘿合接着謝得比我更懇切。侯爵打斷了我們的話道："不用多說，这事已經講定了。"他說完就辭了他那戲台上的公主娘娘出門。蘿合立刻把我拉進個小房間，那裏沒有旁人。她嚷道："我直想笑，再忍着就要悶死了！"於是她倒在一只安樂椅裏，捧着肚子，儘命大笑，像個瘋婆子。看了她那樣兒，不由得我不学她。我們笑了個暢，她說道："吉爾·布拉斯，咱們串了一場滑稽好戲！你說不是麼？可是这結局我却沒想到。我只打算照顧你個膳宿；認你做哥哥，就名正言順了。你碰運氣得到这麼個好差使，我眞高興。馬利阿爾華侯爵是位慷慨的大爺，他明兒給你的实惠，準比他口裏許你的好处还多。"接着又道："要是别人，

碰見你这种对朋友不告而别的傢伙，未必客氣招待。不过我是那种好性兒女人，跟相好过的混蛋重逢，總是開心的。”

我老实承認自己欠禮，求她饒恕。於是她領我到一個很乾淨的飯間裏。我們一同吃飯，还是兄妹相称，因爲有一個女傭人和一個跟班的在旁看着。飯後我們回到方才談話的小房間裏。我那位絕世無双的蘿合，天生是興高采烈的脾氣，这時乘興，要我把別後的事全講給她听。我詳詳細細講了一遍。她好奇之心已了，就也來償我的心願，把自己的事叙述如下。

第 七 章

蘿合的故事。

“我怎樣碰巧吃上了演戲这行飯的呢，我來講給你听，能簡則簡。

“承你那麼禮貌周全的把我撇下以後，我們那兒大起變故。我女主人阿珊妮不演戲了，因爲她对熱鬧場裏的生涯雖然不算厭惡，却有點兒厭倦。她把各國相好送她的錢，在薩莫拉附近買了一座很好的田莊，帶我去住。我們不多時在薩莫拉交了些朋友，常進城去住個一天兩天；回來就在莊上杜門过日。

“有一次進城，本城法官的独养兒子唐斐利克斯·馬爾多那多碰巧看見我，觉得很中意。他想法找我幽会；不瞞你說，我也給他些方便。这位爺还不到二十歲，相貌美得世間沒有，簡直可以入畫，而且舉止風流豪爽，比那模樣兒更惹人喜欢。他把手上戴的一只大鑽戒送我，那態度又慷慨，又懇切，我只好受了。我有了这麼個漂亮相好，快活得忘其所以。可是做丫头的，跟有权

有勢的大家子弟勾搭，眞是太不知進退！这法官比別的法官利害，他知道了我們的交情，趕緊防備。他派一夥公差把我捉進悔省院，我哭喊也沒用。

“悔省院的女院長老实不客氣，叫人把我的戒指和衣服脫掉，替我換上一件灰呢長袍兒，腰裏束條黑皮帶，帶上掛一串大粒子唸珠，直拖到脚跟上。人家又帶我到一間屋裏，有個不知什麼会的老神父，來对我講道，劝我悔罪，就彷彿雷歐娜德大娘在地窟裏劝你忍耐一樣。[1]他說，我应当感謝關我進來的人，我不幸掉在魔鬼的羅網裏，承他們行功德救了出來。我老实說吧，我毫無感激之心，非但不承他們的情，还滿嘴把他們咒罵。

“我灰心絕望，數着日子过，連一分鐘都數上，这樣过了八天。到第九天，我的運氣彷彿要轉了。我正穿过一個小院子，碰見悔省院的總管。这人权勢最高，連院長也听他指揮。他屬本城法官一個人管，只向他交代，法官又对他完全信任。他名叫彼德羅・森多諾，家鄉在比斯蓋省薩爾司东鎮。他是個蒼白乾瘦的高個子，若要畫耶穌十字架旁的好强盜[2]，只要照他的模樣兒臨摹就行。他对那些悔省的姊妹，好像一眼都不看的。你儘管在大主教府裏躭过，想來也沒見过那麼假道学的嘴臉。

“我碰見了森多諾先生，他叫住我說道：‘姑娘，你別难受，你走了背運我很可憐你。’他沒再說下去就走了，这句簡括的文章，由我去自下註解。我当他個規矩人，滿以爲他特意查过我進院的緣故，覺得我罪不至此，不該受这般糟蹋，所以要在法官前替我說好話呢。我眞沒看透这個比斯蓋人，他原來別有用心。他在打

---

[1] 見本書第一卷第六章。

[2] 耶穌釘在十字架時，兩边十字架上各釘一個强盜。右面的强盜臨死讖悔，因此稱爲“好强盜”。

算逃走，过了幾天，把这心事來告訴我。他說：‘親愛的蘿合，我眞捨不得你受苦，决計要救你。我知道这來是自尋死路，可是我現在身不自主，只願爲你活了。我看了你目前情形，心如刀割，準備明天把你救出这牢獄，親自送你到馬德里。我甘心捨棄一切，只求能做你的救星。’

“森多諾这番話，叫我喜得差點兒暈倒。他听我道謝的口氣，知道我也只想脫身，所以第二天竟大着胆子，当了人公然把我帶走，你听我講來。他对女院長說，奉命帶我到離城八公里法官的別墅裏去。他特地買下一輛旅行馬車和兩头拉車的好騾子，这時大模大樣帶我上車。我們只帶一個傭人趕車，这人对總管赤胆忠心。上了路，我以爲是往馬德里去，可是我們並不走那方向，却朝葡萄牙边境進發。等到薩莫拉的法官知道我們逃走，派人來追，我們已經進葡萄牙境了。

“那比斯蓋人備了一套男裝，將進布拉岡斯，就叫我換上。他拿定我是和他同舟共濟的了，到了客店裏对我說：‘蘿合美人兒，別怪我把你帶到葡萄牙來。薩莫拉法官準把咱們当一对犯人通緝，咱們在西班牙安身不住。可是这裏是外國，雖然現屬西班牙管轄，① 他也奈何我們不得。这裏至少總比本國安全。我的天仙，听我的話，我愛你，你跟了我吧。咱們到果安伯去住下，我可以做宗教法庭的密探，这個法庭威風凜凜，咱們託他庇蔭，可以安樂度日。’

“我听了他这麼熱情的請求，知道我对手这位俠客帶公主出奔，並非圖個仗義尙俠之名。我看出他拿穩我会感激他，尤其拿穩我身边沒錢。他儘管佔这兩點便宜，我还是夷然不屑。我这樣

① 一五八〇至一六四〇年，葡萄牙是西班牙屬國。

慎重，实在有兩個極大的緣故：一來他不合我脾胃，二來我也不信他有錢。可是他还來纏我，答应先結婚，又給我瞧他做總管攢的油水，確够好多時吃用。不瞞你說，我就心活了。他攤在我面前的金子鑽石，耀花了我眼睛。我領会到錢跟愛情一般，都会叫人物變相。我漸漸覺得这比斯蓋人變了個人了：那瘦長的骨架子，變了秀挺的身材；灰白臉兒，變了白净面皮；連那副假道学氣，我也有好听的名目。於是他对天起誓，和我結爲夫婦，我情情願願的嫁了他。以後我就都隨着他了。我們繼續上路，不多時就在果安伯城裏做起人家來。

“我丈夫替我買了很漂亮的衣服，又送我許多鑽石，有一顆我認得就是唐斐利克斯·馬爾多那多的。即此可知这些鑽石都是那裏來的，也可知我丈夫不是嚴守摩西第七誡[①]的人。不过我想到他打这花手心，第一是爲了我，就原諒他了。女人只要是自己美貌惹出來的事，就是犯罪也不計較。要不然，我準覺得他混賬極了。

“头兩三個月，他待我不錯，總是態度温存，柔情款款。可是这些面子上的情愛，全是假裝的。这混蛋存心欺詐，正設法擺佈我。女人給壞人勾引了，都該提防这一着。一天早上，我听彌撒回來，只見家裏四壁蕭然，傢具、陳設、連我的衣服，都運走了。森多諾和他那位忠僕办事真有成算，不到一個鐘头，把家裏东西搬得空空如也。所以我只剩了隨身衣服，和碰巧戴在手上一只唐斐利克斯的戒指；我像個阿里阿涅[②]，給負心漢遺棄了。不过

---

① 摩西第七誡是：“勿盗竊。”

② 希臘神話：阿里阿涅(Ariane)是克里特王彌諾斯的女兒，嫁給殺牛头怪人的忒修斯（見本書第一卷第六章第二二頁註一）；後被遺棄，投海而死。一說她轉嫁酒神狄俄尼索斯(Dionysos)。

我告訴你，我沒有自悲自嘆來銷磨時日；倒感謝上天，保佑我撇掉了個混蛋，他早晚也难逃法網的。我們同居的日子，我只算是光陰虛度，連忙設法追補。当時我若願意留在葡萄牙，跟上個什麼貴夫人，飯碗多的是。可是我一心只想回西班牙，也許是我故國情深，也許是命裏要在那边交好運，冥冥之中要我回鄉。我找了個宝石商人，把鑽戒兌了金元，於是跟一位要回賽維爾的西班牙老太太一同乘馬車回國。

“这位太太名叫多若泰，家住賽維爾，这回到果安伯來看了親戚回去。我們倆情投意合，第一天就做了朋友；一路上交情越深，到了地头，那太太不放我别处去，要留我住在她家。我結了这麼個相識，眞不寃枉。我見过的女人裏，要數她性格兒最好了。看她那相貌，和那双靈動的眼睛，当年想必顚倒过好些人。所以她的先夫有好幾位了，都是名門大族，她靠他們遺產，日子过得很体面。

“我單提她一個好处，她对倒楣女人很有同情。我把糟心事兒告訴了她，她大動義憤，把森多諾千般咒駡，听她那口氣，彷彿也跟什麼總管打过交道似的。她說：‘那些狗男人！混賬东西！天下是有这种壞蛋，把哄騙女人当玩意兒的。’又道：‘親愛的孩子，有一樁我还称心：照你講來，你跟那背誓負信的比斯蓋人算不得正式夫妻。那番結婚，作爲你和他同居的藉口，儘算得數；可是話又說回來，你若有机会另結良緣，那又儘可以不算數，不受牽制。’

“我每天跟着多若泰或上教堂，或訪朋友；这樣馬上就会有遇合。好多貴公子对我垂靑，有幾個就想探我意思。他們託人向我东家老太太去講，但是有的沒錢养家，有的还未成年，我也就懶得理会了。跟这起小爺來往，我知道什麼下場的。有一天多若泰

和我忽然有興，去看賽維爾戲班子演戲。他們的招貼上說，要演羅普·德·維加·加比歐的名劇，‘自命欽差’。①

“登場的女戲子裏，我認出一個老朋友來。我記得那個斐妮絲，一個嘻嘻哈哈的胖子，从前当弗蘿利蒙德的貼身女傭人，你也見过，还偶或跟她在阿珊妮家同吃过晚飯。我知道斐妮絲離開馬德里有兩年多了，可是沒知道她下了海。我急要去擁抱她，只覚得这齣戲長得不耐煩。也許因爲那些戲子做功平常，說不上好，也說不上壞，乏味得很。我是個愛笑的，說老实話，我覺得演來一場糊塗的戲子，跟好戲子一樣逗樂兒。

“我好容易等到底，那‘名劇’演完，我就和那寡婦跑到後台，看見斐妮絲正裝出一团和氣，百般張致，听個年輕小夥子喃喃密語，那人大概是听了她唸台詞迷上的。她一瞧見我，就含笑撇下那人，張臂迎上來擁抱，親熱得無以復加；我也一片眞情的擁抱她。我們互道重逢之樂，可是那時那地，都不便長談，所以約定第二天到她下处从容細訴衷情。

“談天的滋味，最合女人脾胃，我尤其喜欢。我一夜眼睛都合不上，心癢癢的要和斐妮絲較量一下辯才，一句句叮着問她事情。天知道我起得多早，急去找她說的那住址。她跟戲班子同人住在一個大公寓裏。我一進去，碰見個女傭人，就請她領到斐妮絲屋裏去。她帶我到樓上一個过道裏，一溜兒有十個到十二個小房間，只用板壁隔開，都是那夥嘻嘻哈哈的人物住着。領我的女

---

① 羅普·德·維加·加比歐(Lope de Vaga Carpio)(一五六二至一六三五年)西班牙大戲曲家，所著各体劇本，約一千八百种。此处原題是“La famosa comedia, el Embaxador de si-mismo”，査羅普·德·維加作品裏無此名称，只有“假冒的欽差”(El Embajador fingido)一個劇本，恐怕是勒薩日筆誤。

人在一扇門上敲敲，斐妮絲來開了門。她一條舌头，跟我的一樣發癢。我們等坐下再講都來不及，就此掉唇鼓舌，見個高下。彼此要問的事眞多，一句又一句，滔滔不絕，眞令人吃驚。

“我們各敘了一番經歷，又講了目前的景況，斐妮絲就問我打算幹什麼事。她說：‘無論如何，你得做點兒事情，你这點年紀，不能做世上的廢物呀。’我說目前要是沒有好事情，想去伺候個大家閨秀。我这位朋友嚷道：‘呸！你胡說呢！我的乖乖，你难道做傭人还沒做膩麼？你得听人家使喚，順着她們脾氣，挨她們罵，千句併一句，總是当奴才，你还沒厭倦麼？你还是学我樣做個戲子吧！一個人天赋才能，偏偏出身貧賤，幹这一行最好。地位不高不下，正在貴族和平头百姓之間，自由自在，不受日常禮法的束縛。我們的本錢在看客口袋裏，利息由他們現錢交付。我們總是过着快活日子，錢怎麼掙進來，就怎麼化出去。’

“她又說：‘女人做戲尤其佔便宜。我想起來眞难爲情，从前伺候弗蘿利蒙德的時候，只好結交皇家戲班子裏的末等角色，有体面的人，誰也沒正眼瞧到我的臉兒。什麼道理呢？因爲我沒出头呀。一幅头等好畫，不掛在軒亮之处，就埋沒了。可是我自从裝上了座子，換句話說，我登了台，就大不相同了。我們隨便到什麼城市，那裏最時髦的年輕大爺都追逐着我。所以女戲子这行業幹來很有趣味。她要是規規矩矩，我意思說，她要是一時只有一個相好，那就声名好極了，人家讚她端莊，等她換個相好，只算是寡婦再嫁。寡婦家要是嫁了三次，人家就瞧不起，好像男人要了她有傷体面。女戲子却不然，相好越多，身價越高，有过上百個相好，就其味無窮，只有大爺們配享受了。’

“她講到这裏，我打斷她道：‘你这話跟誰說呀！打量我不知道这些便宜麼？我常常想到的，不瞞你說，像我这种女人，正就

貪圖那些好处。我生性也喜欢演戲，不过那还不成呀。演戲得有天才，我又沒有。我有時唸幾段台詞給阿珊妮听，她老覚得不行，我对这一行就心冷了。'斐妮絲道：'你眞是碰不起釘子！你不知道那些名角兒總是心懷妬忌的麼？雖然自以爲了不得，却只怕別人本領蓋过她們。總而言之，我可不把阿珊妮的意見作準，她未必說老实話。我呀，跟你說吧，不是奉承你，你是做戲子的料兒。你很自然，姿態活潑，丰韻很足，声音柔軟，嗓門兒又大，再加你那標緻模樣兒！啊呀！你这個小傢伙，明兒做了女戲子，不知要怎樣的顚倒人呢！'

"她还說好些動听的話，又叫我朗誦幾行詩，原意無非要我明白確有演戲之才。可是她一听我朗誦，就另是一回事了。她極口讚賞，把我抬到馬德里一切女戲子之上。这麼一來，我要再不自信，也說不过去。阿珊妮妬忌欺誑的罪名，是審明判定的了。我只得自認是個了不起的人才。这時進來兩個戲子。斐妮絲逼我把方才朗誦的幾行詩，当着他們再唸一遍。他們驚喜欲狂，定下神來，把我大捧特捧。老实說，他們三人若要比賽誰把我捧得最高，也想不出更过火的詞兒來。我雖然謙遜，經不起这般称讚，漸漸覚得未可妄自菲薄，一顆心就此轉到做戲这方面了。

"我对斐妮絲說：'好，我的宝貝，就照你这麼說吧。如果你們戲班子要我，我就听你話，進你們的班子。'我那朋友一听这話，高興得瘋了，就來擁抱。她兩個伙伴瞧我有这意思，好像也一般起勁。我們决定下一天早上我到戲院去，把剛才顯的本事，当着全班戲子再表演一番。我只唸了二十來行；大蒙讚賞。我在斐妮絲房裏雖然博得好評，全班戲子的公評，还要來得好。他們欢迎我進了他們的班子，以後我一心只忙着初次登台了。我把賣鑽戒的餘錢，全化在这上面，即使做不起講究的行头，至少巧出

心裁，豪華不足，却花騷有餘。

“我居然第一次登台了。那掌声和讚声好不熱鬧！朋友若光說我風魔了看客，还是句謙詞。你要親眼看見我轟動賽維爾，才会相信呢。滿城裏只在講我；整整三個禮拜，大家成羣結隊擁來看戲。那個戲班子已經不大吃香，靠这個新鮮玩意兒，又走紅了。我初次登場就这樣傾倒了一切人。我这一出場，就彷彿標了價等顧客了。有二十位紳士，老老少少，各色各等，都願意來庇護我。要是称我的心呢，就挑個最年輕最漂亮的。可是我們那一行的人，安身立業是正經，只該爲自己的好处和前程打算；这是做戲子的金科玉律。所以我挑选了唐安布如修·德·尼薩那。这人年紀老了，相貌又醜；可是他有錢，人也慷慨，並且是安達路西亞的权貴。我要的價錢，实在也不輕。他爲我租下一座漂亮房子，陳設非常富麗；替我僱了一個好厨子、兩個跟班、一個貼身女傭人，每月还貼我一千杜加的開銷；外加華貴的衣服和好些鑽石首飾。阿珊妮从沒有那麼闊氣的。我眞是運氣大轉特轉了！我簡直忘其所以，彷彿忽然換了個人。怪不得有些女人靠大爺們一時喜欢，爬上高枝，立刻就把当年挨窮受困，忘個乾凈。我老实告訴你，戲院裏看客的采声，各界的讚揚，以及唐安布如修的痴情，興得我顛狂了。我覺得天才高就是地位高，擺出一副貴夫人氣派；从前濫送秋波，这時恰好倒個個兒，誰都正眼不瞧，打定主意，只有公爵伯爵侯爵，才值得我顧盼。

“尼薩那大爺每晚帶幾個朋友上我家吃晚飯。我也特爲把班子裏最逗的女戲子請來陪酒；我們喝酒取樂，直到夜深。这种快樂日子，我很过得慣。可是先後只不过六個月。大爺們總不免喜新厭舊，不然的話，他們就太好了。那時候賽維爾新到了個年輕姑娘，是格拉那達地方人，長得还俏，又很会賣她那幾分俏。

唐安布如修爲了她就把我扔了。不过我只傷心了二十四小時，立刻挑选了唐路易·德·阿爾加賽來塡缺。这位爺才二十二歲，相貌之美，西班牙人裏很少有的。

“你準要問了，我明知跟年輕公子打交道凶多吉少，幹嗎又找这麼個相好呢？这話不錯呀。可是唐路易父母双亡，家產在自己手裏了。而且我告訴你吧，这种交易，只有下賤的女傭人、混賬的女拆白之流幹不得。我們这行業的女人幹來是名正言順的。人家見色着迷，不干我們的事。誰家子弟爲我們傾家蕩產，就是那家活該！

“阿爾加賽和我恩愛無比，我相信像我們那樣打得火熱，簡直是从來沒有的。我們要好得如痴如狂，彷彿着什麼符咒魘住了。凡是知道我們交情的，都以爲是天下最快樂的一对，其实我們大概是最苦惱的了。唐路易雖然滿面春風，却非常猜忌，一天到晚無緣無故的疑心我，害我氣惱不堪。我顧憐他那毛病，拘謹得对男人瞧一眼都不敢，这樣还不行。他心眼兒眞多，会深文周內，派我罪名，我拘謹也沒用。我在台上的時候，他總覺得我一面做戲，一面向幾個年輕公子飛眼，就要埋怨一頓。總而言之，我們的膩談軟語，總是帶吵帶鬧的。这也实在沒法兒含忍，我們倆都受不了，就客客氣氣的分了手。你眞想不到，我們相好的末一天倒是最快活。我們倆都苦惱得够了，臨別欣喜得抑制不下。我們正像兩個怪可憐的囚徒；受尽牢獄之苦，忽又重獲自由。

“我从此对戀愛大有戒心，不願意再墜情網，鬧得失魂落魄。別人家可以害相思病，我們这种人是不宜的。我們在戲裏把愛情形容取笑，自己就尤其不应当多情。

“我那時候刻意求名，遠近盛傳我是個超羣絕倫的女戲子。

格拉那達的戲班子震於我的大名，就寫信請我去，还把他們日常開銷和賣座的賬目附來，讓我瞧瞧这事大可貪圖。我看了那賬單，覚得此去有利，就答应了。可是我实在捨不得跟斐妮絲和多若泰分手。女人自夥裏的交情，要像我对她們那樣，可算仁至義尽了。我把斐妮絲撇在賽維爾；当時有個打造金器的小個子商人，痴心要包女戲子做外室，斐妮絲正忙着銷溶她的金器呢。我忘了告訴你，我下海的時候，忽然好玩兒，把蘿合这名字改爲艾斯戴爾。我是頂着这新名字到格拉那達的。

“我在格拉那達初次登台，和在賽維爾時一般的順利。不多幾時，追逐我的人就把我包圍起來。可是我非要人家拿出眞憑实據來，才肯垂青，所以裝得非常端重，把那些人都蒙过了。我这种行爲並非出於本性，只是怕落了一場空，自己倒吃虧。那時候有個年輕的財政審稽員看中我，这人市民出身，做了官兒就充大爺，家裏弄得好榮，出門坐得漂亮馬車。我正打算和他勾搭，恰好就碰到了馬利阿爾華侯爵。这位葡萄牙貴人到西班牙來遊歷，路过格拉那達，就逗留下來。他去看戲，我那天沒上台，他把露臉的幾位女戲子一一端詳，看中了一個。第二天他去攀相好，差點兒就要包她下來；恰好我在戲台上出現了。我的模樣兒，腔調兒，立刻叫这個見異思遷的人變了心，我那葡萄牙人，只对我來用情了。老实說，我知道这位大爺已經看中了我的伙伴兒，所以煞費苦心，挖他过來。我很運氣，居然如願以償。我明知她恨我，可是我非如此不可。她应当想想，这种事在女人隊裏是勢所必然的，就是最要好朋友之間，也絕不可以猶豫顧忌。”

第 八 章

格拉那達的戲子欢迎吉爾·布拉斯；
他在後台又碰到個舊相識。

蘿合剛講完她的故事，鄰居一個老女戲子跑來找她同上戲院去。这位年高望重的女角兒若扮做科堤斯女神①，恰配身份。我妹妹不免把她哥哥介紹給这個古董，兩人就此客套了一大頓。

我对那位總管的寡婦說，等我把行李送到馬利阿爾華侯爵寓所，立刻上戲院找她。侯爵的住址她已經告訴我。我撇下她們兩個，回客店跟女掌櫃算了賬，叫個人拿着手提箱，同到我新主人住的一個大公寓裏。我進門碰見總管，問我是不是艾斯戴爾夫人的哥哥，我說正是。他說："欢迎得很，大爺。我是馬利阿爾華侯爵的總管，他吩咐我好好兒接待你。你的房間已經收拾好，我領你去吧。"他帶我上樓到頂層一間小屋裏，放着一張狹床、一個櫃子、兩張椅子，就沒有餘地了。那就是我的房間。領我去的人說："你这裏不寬暢，不过話又說回來，將來到了立斯本，準給你住高堂大屋。"我把手提箱鎖在櫃子裏，鑰匙帶在身上，就問幾時吃晚飯。他說那葡萄牙貴人不在家吃飯，每個傭人每月乾折飯錢。我又問了些話，知道侯爵手下的人很閒散。我跟總管略談幾句，就辭了他去找蘿合；一面預先想想我的新差使，覺得很称心。

我到了戲院門口，一說是艾斯戴爾的哥哥，就到处通行。幾

① 科堤斯（Cotys）是希臘女神，象徵淫慾。

個看門的連忙讓路，彷彿我是格拉那達的大貴人。一路碰到班子裏的小脚色，收入場劵和臨時出場劵的職員，都对我畢恭畢敬的行礼。全班戲子，鬧着玩兒在後台來了個隆重的欢迎典礼。我但願能够好好兒把那情景向讀者形容一番。他們都化裝停当，準備上戲了。蘿合把我介紹之後，男女戲子，一擁齊上：男的爭着來擁抱我，女的把塗得五光十色的臉蛋兒貼到我頰上，紅紅白白，抹了我一臉。大家搶着客套，七張八嘴的嚷嚷。我簡直敷衍不过來。可是我妹妹忙來幫忙，有她一張利嘴幫忙，就四面圓到了。

我受了男女戲子的擁抱不算數，还有管佈景的，奏樂的，提詞兒的，剪蠟燭的，剪蠟燭的助手，一句話，所有執事人等，我都得应酬。他們听見我到了，大夥兒趕來看，彷彿全是街上揀的野孩子長大的，从沒見过什麼哥哥弟弟。

这時候戲已經開場，後台有幾位先生忙去找座兒看戲。我算是自家人了，还在跟沒上場的戲子閒談。有一個戲子人家叫他梅爾希華。这名字很熟，我把那人仔細端詳，好像在哪兒見过。後來我記起來了，認出他就是这書第一册裏講的那走碼头的窮戲子，在泉水裏蘸乾麵包吃的梅爾希華·薩巴塔。

我立刻把他拉过一边，說道："我記得一次在瓦拉多利到賽果維的路上，有幸跟一位梅爾希華先生臨清流而同進早餐，你彷彿就是那位先生，我沒認錯吧？我一起还有個理髮店夥計，我們帶着些乾粮，就跟你帶的合在一起，三人同吃了一頓便飯，有說有笑，吃得很香。"薩巴塔想了想，答道："这事我一想就想起來了。那時候我剛在馬德里初次登过台，回薩莫拉去。我还記得那時候窮得很。"我回答道："我也分明記得，你窮得那劲兒啊，一件緊身襖，裏子全是戲院的招貼。我也沒忘記你那回还抱怨你娶的老婆太正經。"薩巴塔忙道："啊，我現在不抱怨了。謝天，那

婆娘已經改过，所以我的襖兒裏子比从前的好了！”

那位老婆居然變得通情達理，我正想向他道賀，他恰該上台，只好把我撇下。我很好奇，想認認他那老婆，就找了個戲子，請他指給我看。那人指點着說：“就是那一位，她叫娜茜莎，除了你妹妹，我們班子裏數她最美了。”我想馬利阿爾華侯爵未見艾斯戴爾時选中的女戲子，一定是她。果然我猜得不錯。戲散了場，我陪蘿合到家裏，看見好幾個厨子在安排盛饌。蘿合說：“你不妨在这兒吃晚飯。”我說：“我不來。侯爵也許喜欢跟你兩人对吃。”她道：“哎，才不呢！他回头帶兩個朋友和我們班子裏一個戲子同來，加你就是六個，你儘管來。你明知道在女戲子家裏，書記可以跟东家同桌吃飯的。”我說道：“確有其事，不过我現在还不能以心腹書記自居呢，得替他当过体己差使，才够得上这樣的大面子。”我說完从蘿合家出來，上我那飯店；主人家既然不開伙食，我準備天天去光顧。

第九章

那天他跟個奇人同吃晚飯，席上談的話。

我留意到飯堂裏一個老修士模樣的人，穿件灰色粗呢袍子，坐在一壁厢独吃晚飯。我好奇心動，就在对面坐下，向他很客氣的招呼，他答禮也一般客氣。店家送上我的一小份飯，我滿口香甜的吃起來。我不說話只顧吃飯，一面時時偷眼去瞧那人，只見他目不轉睛的看我。我吃他老盯着看，不耐煩了，就說：“老師父，咱們在别处碰見过吧？你这樣看我，彷彿有點認識我似的。”

他一本正經的說：“我在相你的面。照你这相貌，一定飽歷

風波，我很欽佩，所以只顧看你。"我冷嘲熱諷道："原來你老師父善於風鑑？"那修士答道："那我可以誇得口的。我的預言到头來句句都準。我相手的本領也不差。要是讓我把面貌手紋对照着看，我敢說我是個鉄嘴。"

这老头兒雖然看來滿腹智慧，我却覚得他瘋瘋癲癲，忍不住当面笑他。他並不怪我無禮，只付之微笑。他兩眼向滿飯堂溜了一轉，看見沒人在听我們說話，就照舊談他那一套，說道："現在人家把那兩种学問看得很無聊，怪不得你也有成見。研究这類东西很費功夫，又很煩难，弄得向学之士都灰心了。他們学不成，就丢下不幹，一股怨氣，說这勞什子沒道理。我呢，儘管那些学問艰深奥晦，儘管那燒鍊的密法，點金的妙術，学來困难重重，我總是百折不回的。"

他又說道："不过我想你这位年輕先生，不会真把我講的道理当作夢話。我只要顯一點本事出來，你自会另眼相看，不必我空費唇舌。"他就从衣袋裏掏出一小玻璃瓶子的紅水，說道："这是我今天早上把幾种草木的汁，用蒸濾法提鍊的仙水。我和德莫克利特①一樣，幾乎化了一生精力去研究藥石。你回头就会知道这东西的妙处。咱們晚飯喝的酒很壞，我能教它變成好酒。"說着就把那仙水在我的酒瓶裏滴下兩滴，我那酒立刻比西班牙的醇醪美酒还要美。

怪事可以打動人的幻想，一着了那道兒，就執迷不悟了。我看他有这种妙訣，不勝欣喜，想他準比魔鬼还來得。我滿心欽佩，說道："啊，老師父，我一上來当你個老瘋子呢，請不要見

① 德莫克利特(Démocrite)（公元前四六〇至三五七年），是古希臘大哲学家。後人依託他名字，僞作"自然与神秘"一書，專講點金鍊丹等秘法，是西洋巫術魔術的主要淵源。

怪。我現在不敢輕看你了。你不用再顯本領，我已經相信你隨意会把鉄塊兒馬上變成金條。我要是有这种了不起的学問，多快活啊!"老头兒長嘆一声，打斷我道："天保佑你一輩子別有那本事!孩子啊，你还沒懂你企圖的是什麼呢。我这叫枉費心血，自尋煩惱；別羡慕我了，倒是可憐我吧。我老在担驚受怕，惟恐給人家瞧破，叫我一輩子坐監牢，畢生辛苦，只落得这樣下場。我防这一着，所以行踪無定，喬裝打扮，或者扮成出家的宣敎師修士之流，或者扮成在俗的紳士農夫之類。懂了點金術要賠上这許多煩惱，你想还犯得着麼？有了錢不能安心享用，可不是活受罪麼？"①

我对那哲人道："我覺得你这話頗有道理。人生在世，第一要心地太平。我听了你这話，點金石②也不希罕了。我只請你說說我未來之事吧。"他答道："我很願意啊，孩子。我已經相过你的面了，現在拿手來瞧瞧吧。"我把手伸給他的時候，那种一心信服的樣子，大概有些讀者会瞧不起的。不过他們設身处地，只怕也跟我一樣。他細細看了一会，很起勁的說道："啊呀！憂變喜，喜變憂，多少翻覆啊！失意得意，否泰相承，突兀極了！不过你那一高一低的運氣，大半已經应驗，以後簡直沒什麼壞運；你就要有貴人扶持，一帆風順，再沒有變故了。"

他担保这番預言，句句可靠，於是辭別走了。我还只顧把他的話細細咀嚼。我相信馬利阿爾華侯爵一定就是他說的貴人，所以覺得那預言当然有準兒。雖然事情沒見一點影子，我还把那假修士的話深信不疑；我实在給他那瓶仙水哄得心悅誠服了。我自

① 基督敎因爲巫術是邪魔外道，懲罰極嚴。

② 魔術家相信可以化鍊出一种物質，能把鉛銅鉄錫之類變成黃金。这种物質，叫作點金石。

己呢，決計要破天荒的向侯爵尽忠，指望早交好運。我想定主意，就回公寓，心上說不出的快活。女娘家算了命，也从沒有我那樣称心滿意的。

第十章

馬利阿爾華侯爵派吉爾·布拉斯一個差使，
这位忠心耿耿的書記怎樣交差。

侯爵还在他那女戲子家，幾個貼身傭人等着他回來，就在他房裏玩紙牌消遣。我跟他們攀談，笑笑鬧鬧，直到半夜兩點，主人才回家。他看見了我，有點兒出於意外，說道："怎麼的？吉爾·布拉斯，你还沒睡麼？"他那神情很和氣，我想他一黃昏準过得很樂意。我回說，先要知道了他有什麼吩咐再睡。他說："也許明兒早上有事叫你幹。等明天再吩咐儘來得及呢，睡覚去吧。記着，以後你不必等我，我只要有幾個貼身傭人使喚就行了。"

我听了这話，心中暗喜，因爲这种苦差，有時候很討厭，他这就免了我了。我撇下侯爵，回到我那樓頂上的小屋裏，上床睡覚。可是我睡不着，就想照畢達哥拉斯① 的遺訓，晚上把白天的行爲反省一下，幹了好事可以自讚，幹了壞事应当自責。

我有點兒內愧，不能心安。我也責備自己不該幫襯合圓謊。我可以替自己開脫，說女人一团好意，爲我撒謊，我不能無禮揭破她，而且相情度勢，也只好通同搗鬼。但是这話說不响，所以

① 畢達哥拉斯 (Pythagore)（公元前五八五至五〇〇年），古希臘哲学家兼數学家。關於他的遺教，傳說紛紜。相傳他教門徒洗心澄念，以求靈魂的純潔，因此該靜默無言，每天作嚴密的反省功夫。

我想这事不該再鬧下去，那大爺信任我，我却給他上这樣個当，再要留在他左右，眞是老臉無恥了。總而言之，我这樣嚴密反省之後，承認自己就算不是個流氓，也相去無幾。

我又想到这事的下場，覚得这樣欺騙個有地位的人，干係不小，也許天理昭彰，不久就会敗露。我深思熟慮，不禁有點怕懼；但一想到有舒服日子过，有利可圖，又把那點戒懼之心忘個乾淨。再加那個有仙水的人斷过我終身，那是一顆定心丸子。所以我一味的打起如意算盤來。我做着加減乘除，計算当了十年差，薪水会有多少。我又把主人的額外賞賜也加上去，我的如意算盤，可說是打得狠透了。按照主人那樣慷慨，或者竟說，按照我这樣貪心，我算起來，發的財大得無窮無尽。我發了这樣大財，就漸漸睏上來，睡去的時候，还忙着造空中樓閣呢。

第二天我八點起身，想去向主人請示。可是我開門吃了一驚，原來他就在門外，身披便衣，头戴睡帽。这時左右無人，他說道："吉爾·布拉斯，我昨兒晚上跟你妹妹分手的時候，答应今天上午去看她。可是我有一樁要事，只好失信了。你替我去告訴她說，不湊巧得很，我非常懊惱，还对她說，今兒晚上一定还在她那兒吃晚飯。"他又把一只錢袋，和一只鑲鑽石的鮫魚皮小匣子交在我手裏，說道："还有一件事，把我这小像送給她，錢袋你留着，裏面有五十比斯多，是我給你的，可見我已經很喜欢你了。"我一手接了他的像片，一手接了那只受之有愧的錢袋。我立刻趕去看蘿合，欢天喜地，心裏想："好！眼看着那預言有準了。做了漂亮風流女人的哥哥，多福氣啊！又賺錢，又享福，只可惜不大体面。"

蘿合跟一般女戲子不同，起身很早。我撞去她正在梳裝，乘那葡萄牙人还沒來，使出風騷女人的全副手段，把天生麗質，加

以人工輔助。我進門時就說："可愛的艾斯戴爾啊！外國人的香餑餑啊！我現在可以跟主人同桌子吃飯了，因爲他賞我一個差使，我就有那面子了。我就是替他來当差的。他今天上午不能踐約，不过晚上來吃晚飯，聊以補过。他还送你一張小像，我覚得这倒更可以補过。"

我隨就把匣兒交給她。她見了匣上閃亮的鑽石，樂得覌之不足。她打開把小像瞥了一眼应個景兒，又合上蓋去玩賞那些鑽石。她称讚鑽石非常好，笑眯眯的对我說："做戲的女人最愛这种小像，对本人倒在其次。"

於是我告訴她，那慷慨的葡萄牙人給我小像的時候，还賞了我一個錢袋，裏面有五十比斯多。她說道："恭喜恭喜。这位大爺一上來就这樣闊手筆，别的大爺到分手的時候，还未必能够呢。"我答道："这是靠你的福呀，可愛的人兒！侯爵無非看我妹妹面上賞的。"她道："我但願他天天这樣待你。我說不出多麼愛你。我从第一次見了你，就戀戀不捨，雖然光陰幾變，我还是舊情未斷。我在馬德里失掉了你，總覚得还会相見，一直沒死心。昨天和你重逢，我覚得命裏註定，你得到我身边來，所以那樣接待。乾脆一句話，朋友，天派定咱們倆是一对兒。我想嫁給你，只是咱們先得發了財再說。咱們務必从这步做起，事情才妥当。我还要有三四個相好，就可以替你掙個舒服日子了。"

我彬彬有礼的謝她肯爲我这樣操心。兩人談談說說，不知不覚，已經晌午時分。我就告辭，要去回報一声，礼物是怎樣收下的。雖然蘿合並沒有教我怎麼說，我却在路上編了一套絕妙的謝辭，預備代她說。不过这心思是白費了，因爲我回到寓所，旁人告訴我侯爵剛剛出門。命裏派定我从此沒再跟他見面。欲知究竟，請看下章。

第十一章

吉爾·布拉斯听到個消息，彷彿晴天霹雷。

我跑到我那個飯店去，碰到兩個談吐有趣的人，就一起吃了飯，坐到上戲的時候，才大家分手。他們去幹他們的事，我就上戲院去。我順帶要說，那時候我剛和兩位紳士談得高高興興，又正当鴻運高照，应該很快活；可是我不由自主，愁上心來。據此而論，誰还說壞運臨头，沒有預兆呢！

我到了戲院後台，梅爾希華·薩巴塔跑來低声叫我跟他走。他帶我到戲院裏一個僻靜去处，說道："先生，有個緊要消息，我覚得应該特來告訴你。你知道馬利阿爾華侯爵一上來先看中我老婆娜茜莎，他要來吃我那塊肥肉，日子都定好了。艾斯戴爾那刁貨这時候就設法破了好事，把那葡萄牙貴人勾引到自己家去。你想一個女戲子失掉了这般好主顧，那有不懷恨的。我老婆念念在心，只要能出得这口氣，什麼都会幹出來。合是你倒楣，她抓住了一個好把柄。你記得麼，昨天班子裏所有的小脚色都趕來瞧你了。剪蠟燭的助手告訴幾個伙伴兒說他認得你，說你絕不是艾斯戴爾的哥哥。"

梅爾希華又道："这話今天吹到娜茜莎耳朵裏，她就去追問說这句話的人，那小角色一口坐实。他說他認識你的時候，你跟艾斯戴爾都在馬德里伺候阿珊妮，那時候艾斯戴爾名叫蘿合。我老婆發覚了这個底細，高興極了，要等馬利阿爾華侯爵今晚來看戲，向他告密。你自己斟酌吧。你要实在不是艾斯戴爾的哥哥，我為你的好，也看咱們舊交情份上，劝你想個万全之計。娜茜莎

只要害一個人，她許我先來報個消息，讓你乘早逃走，免遭禍害。”

他不用多說了。我承那戲子報信，向他道謝。他看我神色慌張，知道我决不敢反駁剪蠟燭助手的話；我实在也沒心情幹那麼無賴的事。我甚至於不想去向蘿合告辭，怕她要叫我老着面皮挺到底。我料想她那麼個做戲慣家，自会替自己開脫，我却难免吃苦头；我还不够痴情，不甘心冒这個險。我只想帶了家堂神道①，就是我那些家当，溜之大吉。我眨眼早出了戲院，一会兒功夫就把手提箱搬到一個驢夫家裏，他半夜三點鐘就要上托雷都去。我恨不得已經到了玻朗伯爵家裏，覺得只有那兒可以託足。可是一時上还到不得他那兒，得在这城裏躭擱些時候，我不免心上焦急，生怕当夜就有人來找我。

我急急慌慌，像個躲債的人，知道背後跟了一羣公差似的，可是我还上我那飯店去吃晚飯。我相信这頓晚飯吃了不会消化的。可憐我心魂不定，飯堂裏什麼人進來，我都仔細端詳一下。那地方常有相貌凶惡的顧客，不巧來了一個，我就害怕得發抖。我提心吊胆吃完晚飯，就趕回驢夫家，在一堆新鋪的乾草上直躺到動身。

这時候，我的耐性可說是大受鍛鍊，我只覺万慮攢心。有時我朦朧睡去，就夢見侯爵怒冲冲把蘿合那嬌嫩的臉兒，打得青一道紅一道，把她的傢具也搗個稀爛；或者睡夢中听得他吩咐傭人一頓棍子把我打死。於是我就嚇醒了。做了惡夢，醒來總覺舒服，可是我醒來比夢裏还要苦。

我正在大受罪，幸虧驢夫救了我，他來說驢子要上路了。我

① 羅馬人家都有家堂神，用銀子、象牙或蠟做成神像供奉，搬家就帶着走。

立刻起來。謝天，我臨走对蘿合再不眷戀，对相面也再不相信了。我們一步步離開格拉那達，我心也一點點定下來。我跟驢夫閒聊，他講些有趣的故事，我听得直笑，不知不覺中恐懼全忘。我們头一天停在于貝達，我放心大睡。第四天到托雷都。我忙着先打听了玻朗伯爵的住址，找到他家去，滿以爲他準会留我住下，可是我太託大了。我到他家，只看見門房，據說他主人得到賽拉芬病危的消息，前一天動身到李華的莊上去了。

我到了托雷都正有興头，却沒料到伯爵会出門，不免抽口冷氣，只好另打主意。我想此地離馬德里不遠，决計上那兒吧。我想可以到朝裏鑽營一番，據說在朝上出头，不必才具过人。我过一天僱了一匹往回裏走的馬，到西班牙京城。命裏註定我要在那裏大有作爲，不像以前庸庸碌碌，所以冥冥之中把我撥弄了去。

第十二章

吉爾·布拉斯住在客店裏，認識了沈琦勒陸軍大尉。
这軍官是何等人物，到馬德里作何營幹。

我一到馬德里，就下了客店。同寓的客人裏有個年老的陸軍大尉，他覺得份裏很該有恩俸，就从新加斯底爾的边遠地方入朝請求。这人名叫唐安尼巴爾·德·沈琦勒。我第一次看見他，不免有點詫異。他年紀有六十歲，身材高得出奇，又非常瘦；唇上一大撮菱角鬍子，兩角直翹到鬢边。他不但斷了一隻胳膊，缺了一條腿，还瞎了一隻眼睛，上面貼着塊綠綢子；臉上又有好多疤癥。此外他也就跟別人長的沒什麼差異。而且他心思也还靈敏，神氣更爲莊嚴。他道学得近乎拘謹，尤其自負对体面講究得一絲

不苟。

他跟我聊过兩三回，承他看得起，就对我講心腹話。不多幾時，他的事我全知道了。他告訴我怎麽把一隻眼睛撇在那普爾斯，一隻胳膊撇在朗巴狄，一條腿撇在荷蘭。他講起那些交战、圍城的經歷，有一點我很佩服，他从不吹牛，从沒一句話誇讚自己。其实他已經半身殘廢，就算把那剩下的半身大吹大擂，聊以自慰，我也决不怪他的。有許多軍官，前敌歸來，身無片傷，口氣还未必像他那麽謙遜呢。

他說，有一件事最煩心：他把一份很大的家產都報効在軍隊裏了，現在一年收入，不过一百杜加，他要修飾那部鬍子，付房租，請人抄寫呈文，那幾個錢簡直不够化的。他聳聳肩膀說道："先生，我承上帝保佑，天天上一個呈文，上头總是不理睬。我跟首相彷彿打了個賭，要看看是我这上呈文的还是他那收呈文的先不耐煩。我也有幸，常上呈文給皇上。可是一君一臣，恰好半斤八兩。我在这边老等，我那沈琦勒的莊子沒錢修理，都塌敗了。"

我对大尉說道："凡事不可灰心。你有所不知，朝廷的恩典，總要你痴等一番才会到手呢。說不定朝廷馬上就要額外加恩，補報你勞苦功高。"唐安尼巴爾答道："我不該作此妄想。三天以前，我剛見过那大臣的一位秘書，照他說來，我只好自得其樂。"我道："他怎麽說呢？大尉先生。像你这般光景，难道他覺得还不該酬勞麽？"沈琦勒道："你听吧。那秘書对我說得很乾脆，他說：'鄉紳先生，別賣弄你怎麽赤胆，怎麽忠心。你爲國家出死入生，不过是尽你的本份。立了大功，博個美名，就可以自慰了，一個西班牙人，不应該再有别的希冀。你要是把請求的賞賜，看作朝廷欠你的債，你就打錯了主意。除非皇恩浩蕩，覺得对功臣应該

有些酬勞，才会准你那請求呢。'"那大尉又道："可見我的殘生，还应該報効給國家。看來我是徒勞往返了。"

看見一個好人落难，不免爲他關切。我劝他不要灰心，又自告奮勇，願替他抄寫呈文，不要潤筆。我甚至於打開錢袋，請他要多少拿多少。有种人聞得一声請，就老实不客氣了，他却不然。他在这上面非常狷介，只傲然謝了我的美意。他又說，他不肯依賴旁人，所以漸漸兒熬練得飲食非常廉薄，吃一點兒就够了。这倒是眞話。他只吃幾個洋葱当飯，所以瘦得皮包骨头。他吃得苦，不願意人家看見，老躲在房裏吃。我央求他中飯晚飯跟我同吃，他居然答应。我可憐他，却設法不讓他瞧透我的用心，免得他臉上难堪。我故意要了許多酒食，自己吃不了，就劝他吃喝。他一上來还要客氣；禁不得我苦請，他就吃了。漸漸的他面皮老了些，自己就來幫我把盤裏的肉和瓶裏的酒，吃喝個罄凈。

他喝过四五口酒，腸胃裏又裝了些滋補的东西，欣然說道："吉爾·布拉斯先生，你实在討人喜欢，弄得我什麼都依你。我本來还想，别因爲你厚道，就得步進步；現在看你待人殷勤，我連这點顧忌都不講了。"我覺得大尉这時候不拘謹了，要是乘机再把錢袋揣給他，也不会推拒。不过我沒有給他这番考驗，我只邀他一同吃飯，替他抄寫呈文，而且还幫他起稿子。我因爲謄錄过講道文章，懂得修詞，也算得個作家。那老軍官呢，也自負筆下很來得。我們倆協力逞奇，鍊出來的辭令妙品，充得过薩拉曼加头等名師的手筆。可是我們倆雖然嘔尽心血，把呈文做得花团錦簇，却無濟於事，眞是俗語所謂在沙礫裏播种。我們儘管措詞巧妙，表揚唐安尼巴爾的功勳，朝廷上總是不倸不倸。因此那殘廢的老軍人不再讚揚軍官傾家助餉了。他沒好氣，就怨恨命運不濟，把那普爾斯，朗巴狄和荷蘭各國狠狠的咒駡。

有一天，他眼看阿爾伯公爵弄來的一個詩人在御前背誦一首恭祝公主誕生的十四行詩，就得了五百杜加的年俸，越發氣上加惱。虧得我極力安慰，不然的話，那殘廢的大尉準会發瘋。我看他忿忿不平，就說："你怎麼了？何苦爲这事生氣呀！从古以來，詩人不是照例受帝王供养的麼？每朝皇帝，總有個把詩人吃他的俸。我說句不足爲外人道的話，把俸祿賞給詩人，这事少不了傳聞後世，於是皇恩帝德，万代流芳；要是賞給旁人，往往对帝王的名声沒有好处，白賠了本。奥古斯德[1]給人的酬勞，賞人的恩俸，該有不知多少，可是我們以至於我們末代子孫，都只記得这位皇帝賞給維吉爾的二十万塊錢。[2]"

隨我向唐安尼巴爾怎麼譬解，他看了人家一首十四行詩的報酬，心上好像压了個鉛餅子，排遣不了。他準備就此罷休。不过他还要孤注一擲，再上個呈文給賴瑪公爵[3]才肯死心。我們特地一同上首相府。府裏碰見個年輕人，他对大尉行個祀，親親熱熱說道："親愛的老主人，想不到是你！有什麼事找我們大人啊？你如果用得着個有點兒路道的人，找我得了。我願意替你出力。"那軍官答道："怎麼的？貝德利爾，听你这口氣，彷彿在这府裏当着什麼重要差使似的。"那年輕人答道："我至少有本領替你这樣一位上等君子人効勞。"大尉微笑道："既然如此，我就請你照应了。"貝德利爾道："我無不尽力。你只要講明來意，我一定叫

① 奥古斯德（公元前六三至公元一四年），古羅馬帝國開國皇帝。

② 勒薩日这話不知有何出典。據古羅馬大歷史家史威东(Suétone)(六九至一四一年)的維吉爾傳第十三節，只說他有近一千万小銀幣(Sesterce)的財產，都是闊朋友送給他的。奥古斯德要把充公的地產賞給他，他躊躇不肯受(見"羅勃古典叢書"本史威东"十二大帝傳及名人傳"第二册第一二至一四頁)。

③ 賴瑪公爵(Duc de Lerme)(一五五二至一六二三年)在西班牙斐利普三世(一五九八至一六一八年)朝上專权二十年。

你在首相身上沾些油水。”

这小夥子既然一番好意，我們就把事情講了。他隨即間明唐安尼巴爾的住址，答应过一天給回音。他沒說如何着手，也沒說他是否賴瑪公爵的家人，就一溜烟走了。我觉得这貝德利爾非常机靈，很想知道他是怎麼個人。大尉說道：“这孩子幾年前伺候过我，瞧我窮，就撇了我另找好事情去了。我这倒不怪他，爬高枝兒原是人之常情。这傢伙很机靈，一肚子鬼主意。不过他儘管本事大，剛才又向我一股子熱勁兒，我看來不会有多大效驗。”我說道：“也許他有點兒用处。譬如說吧，也許他伺候的是位公爵手下的要員，他就能幫你忙了。你知道在权貴左右，不論幹什麼，都靠使詭計，結死党；那些大老爺，隨着親信的二爺們擺佈，二爺又由三爺來擺佈。”

第二天早上，只見貝德利爾到我們客店來了。他說道：“兩位先生，我昨天沒講怎樣幫沈琦勒大尉的忙，因爲那地方不便深談，並且我要先看看風色，再告訴兩位。我主人就是賴瑪公爵的头等秘書唐羅德利克·德·加爾德隆。我是他親信的跟班。我那主人很風流，他在皇宮左右，爲一個阿拉貢歌女經營了個香巢，差不多每晚去吃飯。那姑娘是阿爾巴拉森山裏人，長得非常漂亮。她很聰明，唱起歌來，能叫人魂迷心醉，所以叫做仙籟娜①夫人。我天天早上送情書去，这会子剛見过她。我对她出了個主意，叫她認唐安尼巴爾做舅舅，認了個假親，就可以叫她的相好照应。她很願意幹一下。因爲她不但有點兒小利可圖，而且也很喜欢人家以爲她是個有身份正經人的外甥女兒。”

沈琦勒大尉听了这話皺眉头。他說不願意合夥行騙，尤其不

① 仙籟娜(Sirena)这個名字从 Sirène 來，是希臘神話中半人半鳥的妖婦。航海的人，爲她歌声所迷，往往失慎觸礁。

能讓個女拆白冒認親戚，丢他的臉。他覺得这不但有損本人体面，而且可說是辱及祖先。貝德利爾大不以爲然，覺得这种講究太不合時宜，說道："你这樣看法，不是開玩笑麼？活是你們这起土鄉紳的行徑！死愛面子，簡直笑話！"又对我說道："大爺，你听听他愼重有道理麼？老天爺，朝廷上的事，都要这麼仔細推敲，那还了得。什麼下流無恥的事，只要此中有利，人家就决不錯过。"

我很贊成貝德利爾的議論。禁不得我們極力攛掇，那大尉只好充仙籟娜的舅舅了。我們煞費唇舌，才說得他降心相从。於是我們三人同做了一篇新呈文給那大臣，又筆削了一番，由我謄個清本，貝德利爾拿去交給那阿拉貢姑娘。她当晚就託了唐羅德利克大爺。那秘書听她講得熱鬧，眞以爲她是大尉的外甥女兒呢，就答应出力。不多幾時，这計策靈驗了。貝德利爾得意洋洋，又到我們客店來，对沈琦勒道："好消息！皇上要賞賜武官和教士的俸邑，还有些人的恩俸，旨意就要頒佈了，不会漏掉你。我奉命來安你的心，还叫我問問，你打算向仙籟娜送個什麼礼？我告訴你，我自己什麼報酬都不要；我只要能助我舊主人一臂之力，讓他光景寬裕些，就比得了全世界的金子还高興。我們那位阿爾巴拉森的美人兒可不同。若要她与人方便，她就有點兒猶太人脾氣。她有这點小毛病，便是他親爸爸也非錢不行，何况你这冒牌舅舅呢。"

唐安尼巴爾道："她要多少，隨她自己說吧。假如她每年要我三分之一的俸，我也答应。即使崇奉正教大皇帝陛下① 把舉國之富都賞了我，这樣謝她，也不少她的了。"唐羅德利克的跑腿道："我呢，滿相信你的話，知道你說一是一，說二是二。可是

① 指西班牙皇帝。

跟你打交道的那小娘兒心眼很細，而且她喜欢你能先把头兩年的回扣一次現欵付淸。"那軍官听了焦躁起來，打斷他道："唉，叫我那兒來錢啊？她当我是財政大臣麼？你一定沒把我的光景告訴她。"貝德利爾道："請不要怪我，她明知你比約伯①还窮呢。她听了我的話，不会不知道。可是你別着急，我这人很足智多謀。我認得一個做財政審計員的老傢伙，他按十分利放債。你去找個公証人，立一張移讓筆據，上開你曾收过他一注欵子，合有一年俸錢之數，出保願將第一年的俸移讓給他。他按那數目，扣掉利息，就把欵子付你。至於出的保呢，現有你那沈琦勒的莊子，就像現在那破破爛爛的樣子，債主也不会挑眼，这方面不会有什麼爭執的。"

大尉說，假如徼倖，过一天頒佈的恩賞有他的份，他就答应这些條件。他果然沒落空，得了個俸邑，年俸三百比斯多。他一听得这個消息，就把答应人家的事办妥，料理了些雜務，帶着幾個剩下的比斯多，回新加斯底爾去了。

第十三章

吉爾·布拉斯在朝裏碰到好友法布利斯，兩人都很欣喜，同往何处，談些什麼奇事。

我每天早上常到宮廷去消磨兩三個鐘头，瞻仰那些出出進進的貴人。我覚得他們一到那裏，平時的氣燄都黯然消滅了。

有一天我在待見室裏昂头闊步，踱來踱去，許多人都在那裏

① "舊約全書"有"約伯記"，叙約伯屢遭災厄，窮困不堪，所以俗語"窮得像約伯"。

做出这副傻相的。忽然我一眼看見法布利斯，我跟他分手時，他在瓦拉多利伺候着慈惠院院長呢。他正跟梅狄那·西董尼亞公爵、聖·克華侯爵說話，看來混得很熟。我大爲詫異。那兩位大爺彷彿听他說話津津有味，而且他衣服講究，跟貴人不相上下。

我心上想："我沒看錯麼？这人眞是尼聶斯理髮師的兒子麼？也許是個年輕的朝臣，模樣兒長得像他。"我的疑团一会兒就打消了。我等那兩位大爺出去，跑到法布利斯跟前，他一看就認得我，拉住我手，擠透了人堆，走出待見室，擁抱我道："親愛的吉爾·布拉斯，我見了你眞快活，你在馬德里幹什麼？还当傭人麼？在朝廷上有什麼差使麼？光景怎麼樣？你突然離了瓦拉多利，後來怎麼了，都告訴給我听呀。"我答道："你一口氣問的事兒眞不少。我的經歷也不便在这兒講。"他道："你說得不錯，还是到我家去。來吧，我領路。我家離这兒不遠。我現在無拘無束，住得很舒服，自己置備了家具，寫意得很。我过得称心，非常快樂，因爲只要我自得其樂就够了。"

我贊成法布利斯的主張，跟他到一座漂亮房子前面，據他說就住在这裏。我們穿过一個院子。那院子一头是個大台階，上去是高堂大厦；另一头有座小樓梯，又狹又黑，上面就是法布利斯向我誇口的寓处。統共是一間，我这朋友会想花樣，用木板隔成四間：一間是臥室的前房，後間就是他睡覚的地方，一間書房，一間厨房。臥房和前房的板壁上糊些地圖和哲学論文的稿子。屋裏家具跟牆上的裱糊恰是半斤八兩。一張大床，床褥倒是錦緞，已經破爛不堪；幾隻舊椅子，是黃嗶嘰的面兒，鑲着格拉那達絲的流苏，和面兒一色；一張桌子，脚是金漆的，桌面上鋪了個皮單子，新的時候，大概是紅的，边上金色流苏，年深月久，變得烏黑了；还有一個雕花烏木櫃子，雕工很粗劣。書房裏有一張小

桌子，算是寫字枱；沿牆幾層木板架子上，有幾本書，好幾捆紙，那就是他的藏書樓了。厨房設備也不相上下，有些碗碟和幾件必不可少的家什。

法布利斯讓我把他的幾間屋子从容打量一遍，說道“我这家具，我这寓处，你覚得怎麼樣？喜欢不喜欢？”我微笑道：“哎，好極了，你衣裳那麼漂亮，在馬德里一定很得意。你準在当什麼差使吧？”他道：“天保佑我别当什麼差使！我做的事，比什麼差使都高。有個闊人，就是这房子的主人，給了我一間房，我分做四間，佈置成这樣子。我愛幹什麼，就幹什麼，而且衣食無憂。”我打断他道：“你說得明白點兒吧。我急要知道你幹什麼，别撩得我心癢癢的。”他道：“好吧，我來告訴你听。我是個作者，專心極力要做才子，詩也來，文也來，無所不能。”

我笑嚷道：“你居然文星高照了！这可是我一輩子也想不到的！隨你做什麼，都沒有这事來得奇怪。吟詩作文，有什麼好处呢？我覚得大家都瞧不起这种人，一日三餐都吃不周全。”他也嚷道：“哎，得了！你說的是倒楣文人，寫出來的东西，書店和戲班子都打回票的。那种傢伙理該遭人白眼，也值得大驚小怪麼？可是朋友啊，得意的文人，地位可就高了。不是我誇口，我也算個得意的。”我說道：“那当然！你一肚子才情，寫出來的东西準好。我只奇怪你怎麼上了寫作的癮？我覚得这倒值得打听一下。”

尼聶斯答道：“怪不得你奇怪。我在馬尼艾爾·奥东內斯大爺家心滿意足，再不想換别的事了。可是我像普羅特斯①一樣，

① 普羅特斯(Plaute)（公元前二五一至一八四年），古羅馬大喜劇家。奥勒斯·格留斯(Aulus Gellius)“雅典夜讀錄”(Noctes Atticae)第三卷第三章第十四節說他做買賣折尽了本，做麵包師家奴隸，𢪛他推磨（“羅勃古典叢書”本第一册第二五〇至二五一頁)。

雖然身操賤役，性靈却漸漸超然自拔。我編了一個喜劇，瓦拉多利的戲班子拿去搬演。雖然那個戲一錢不值，却大大的叫座。因此我知道戲院看客是一头好奶牛，要擠牠的奶水很容易。我打了这算盤，又加手癢难熬，想再寫新戲，对慈惠院也不貪戀了。我詩文興濃，愛錢的心就淡下來。我因爲馬德里是人文薈萃之处，决計到这裏來長些識見学問。我向院長辭職，他非常喜欢我，雖然照准，不無惋惜。他說：'法布利斯，你爲什麼要走？是我無意中叫你有什麼不快麼？'我說：'不是的，大爺，你是主人裏最好的了。你的恩德，我刻骨銘心。可是你知道，一個人拗不过自己的命。我覚得天派我要走詞章这一路，名垂不朽的。'那位好市民答道：'真傻呀！你在慈惠院裏已經生了根，你是個做總管的料，有時候，連院長也做得。你偏不肯脚踏实地走正路，倒去尋那旁門左道。孩子啊，活該你了。'

"那院長瞧我主意已定，就付清工錢，又送了五十杜加，算是我做事好，額外犒賞。有了这筆錢，再加平時奉命办差，打下的偏手，我到馬德里之後，可以打扮得像樣了。西班牙作者一點不講究整潔，可是我在这上面沒肯馬虎。我不多時認識了羅普·德·維加·加比歐，米蓋爾·德·塞万提斯·薩維德拉，① 还有些别的名士。可是我在这些名家以外，别有師承，那就是果都瓦的青年学士，絕世無双的唐路易·德·貢果拉，② 西班牙从古以來天字第一号的大才子。他不願意生前把文章付印，只要讀給朋

① 塞万提斯 (Miguel de Cervantes Saavedra) (一五四七至一六一六年)，西班牙大小說家，"唐吉訶德"作者。

② 路易·德·貢果拉 (Luis de Gongora) (一五六一至一六二七年)，西班牙作家，早期文筆樸質明白，中年以後，雕琢字句，求巧求奥，矯揉扭揑，因此作品大爲風行，創了所謂"貢果拉文派"，又叫"雅人深致派" (Cultismo culteranismo)。

友們听听就算了。他天賦奇才，各种体裁都來得，这一點是他与衆不同之处。他尤其擅長諷刺詩，那是他的拿手。路西留斯①的詩，像濁浪滔滔，泥沙俱下；他却不然，像塔古斯河，一派清流，水底下金沙燦爛。”

我道：“你把这位学士描摹得好極了。这樣有本事的人物，我想準有好些人妬忌他呢。”他答道：“一切文人，好好壞壞，都攻擊他。有人說他老愛用誇張的詞兒，双關的字眼，还愛用譬喩和倒裝句。又有人說，他的詩意義晦澀，像古羅馬战神的祭司在賽会時唱的頌歌，沒人懂得。还有人怪他一会兒做十四行詩，一会兒寫小說，一会兒又是劇本，又是十行詩，情歌，等等，彷彿妄想一手把各种作者都蓋下去似的。可是这個才子，眞是貴賤共賞，那些忌刻之詞，碰不了他一根毛。

“我是跟这樣大本領的師傅学的。不是我誇口，我的作品，看得出是他嫡派親傳。我学得了他的神髓，有幾篇晦澀之作，簡直可以署他的名字。我亦步亦趨，也把作品到闊人家去推銷。那些人並不难对付，待我頗加優礼。实在我这張嘴也很会說，这对我作品有益無損。總而言之，好些大爺喜欢我，我跟梅狄那·西董尼亞公爵尤其親密，就像霍拉斯和梅賽那斯一樣②。我就这麼搖身一變，成了作者。我沒什麼別的可講了。你來吧，吉爾·布拉斯，把你的事蹟賦詠一番吧。”

我就講給他听，把無關緊要的事省掉，照他問的話，詳細回答。接着就該吃飯了。他从烏木櫃子裏拿出兩方擦嘴布，一塊麵包，吃剩的一個烤羊肩，一瓶好酒，兩人对吃起來，欣欣喜喜，

① 路西留斯（Lucilius）（公元前一七〇至一〇三年），古羅馬諷刺詩人，風格以粗豪著称。

② 見本卷第五章第三三五頁註一。

不愧是一对久别重逢的故知。他說："你瞧，我过的是自由自主的日子。假如我要学同行諸君的榜樣，可以天天上闊人家去做食客。不过我愛躲在家裏寫作，而且我算得個小小的阿里斯提波斯①，不論市朝山野，酒池肉林或者飯蔬飲水，都能隨遇而安。"

我們覺得那酒眞好，不免又从櫃子裏拿出一瓶來。吃过水菓，要吃奶餅的時候，我請他拿一篇作品出來看看。他立刻从稿子堆裏揀出一首十四行詩，抑揚頓挫，唸了一遍。他朗誦得雖然動听，我覺得那首詩意義晦澀，莫名其妙。他瞧透我的心思，說道："你听着这首詩不甚了了，是不是？"我就老实說，願意这首詩还能够顯豁一些。他打着哈哈笑我道："朋友，假如你听了这首詩不懂，那是再好沒有了。十四行詩、頌詩和一切力求風格高妙的詩，万万不可簡易流利，妙处就在晦澀。只要詩人肚裏明白就行了。"我打斷他道："別跟我開玩笑，不論哪种体裁的詩，總得命意好，並且要詞能達意。假如你那位絕世無双的貢果拉寫得也像你这般晦澀，老实說，我就以爲他很不足道。这种詩人頂多只典得过他那一代。現在請你拿點散文出來瞧瞧吧。"

尼聶斯的戲劇集正在排印，他把卷头語的稿子給我看，問我以爲如何。我說："你的散文跟你的詩一樣不入我眼。你的十四行詩，不过是拏腔作勢的胡說八道。你这篇序文裏，有些詞藻过於搜奇愛僻，有些字眼兒全是不經見的，有些句法可以說是矯揉造作。總而言之，你的文筆怪得很。古代好作家筆下不是这樣的。"法布利斯嚷道："你这可憐的瘟生！你不知道現在散文家若要博文筆高雅的名氣，就得古怪扭揑，却不入你的眼了。我們有五六個胆

① 阿里斯提波斯見本書第二卷第九章第一一四頁註一。據狄奧吉尼斯·雷厄提斯"哲学家列傳"第二卷第六六節說，阿里斯提波斯能隨机应物，不論何時何地，都安之若素（"羅勃古典叢書"本第一册第一九五頁）。

敢標新立異的人，要把西班牙文攪它個黑白顚倒。只要天照应，我們準会如願，羅普·德·維加、塞万提斯，还有好些大才子儘管把我們新創的文体挖苦取笑，也沒關係。許多有地位的人都附和我們，甚至於有幾位神学家也入了我們的夥了。”

他又道：“反正我們志氣可嘉。平心說來，有种不事雕琢的作家，詞句像平头百姓說話一樣，我們的品格比他們高得多了。我不懂爲什麼許多上流人物都看重他們。像他們那樣，在雅典和羅馬那种不分貴賤的世界裏，確是很相宜。所以苏格拉底对阿耳咯比阿得斯說，人民是最好的語言教師。①可是在馬德里，文字有雅有俗，朝廷貴人講起話來，和市井小民不同。我这點不是信口開河。千句併一句，我們的新体，比那跟我們競爭的舊体好多了。我只要舉一個例，就見得我們用字雅緻，他們用字濫俗。譬如他們說：‘戲裏有了插曲，就更好看了。’这話一點文采都沒有。我們說來就漂亮，我們說：‘戲裏有了插曲，就添嬌增媚了。’留心‘添嬌增媚’这個詞兒，多聰明！多文雅！多可愛！你覺得麼？”

我哈哈大笑，打斷这位標新立異的作家道：“得了！法布利斯，你这舞文弄墨的怪东西！”他答道：“你呀，你是個平鋪直叙的蠢傢伙！”接着就引格拉那達大主教的話道：“走吧，去找我賬房，付一百個杜加，你拿了这筆錢，讓天照应你吧！再見了，吉爾·布拉斯先生，願你万事如意，看文章的眼力也再長進些。”我听了他打趣，越發大笑起來。我把法布利斯的文章不当一回事，他並

---

① 見柏拉圖所作“阿耳咯比阿得斯”（Alcibiades）对話上篇，与勒薩日所引稍有出入。阿耳咯比阿得斯說，羣衆是他的先生。苏格拉底就追問这些先生教他些什麼。阿耳咯比阿得斯說：“我跟他們学怎樣說希臘文。”苏格拉底道：“羣衆充希臘文教師是勝任的，而且可以教得很好。”（“羅勃古典叢書”本“柏拉圖对話集”第八册第一二五頁）。

不見怪，依然高高興興。我們喝完第二瓶酒才散，兩人都酒醉飯飽。我們出門要到普拉都公園去散散步，路过個酒店，一時高興，就進去了。

那地方常有上等人光顧。裏面分兩間，这一間和那一間裏顧客取樂之法，大不相同。一間裏有玩紙牌的，有下棋的；另一間裏，兩個靠天才吃飯的名士在那兒辯論，旁边十個到十二個人悉心靜听。我們老遠就听出他們在爭論一句玄学上的話。他們講得面紅耳赤，激烈非常，彷彿着了鬼迷似的。我想假如把艾雷薩①的神環放在他們鼻子底下，鼻孔裏準有邪鬼鑽出來。我对我的朋友說："哎，老天爺，好大的火氣，好大的嗓門兒啊！这兩個辯論的人，生就是叫喊消息的報子。世上一大半人都跟他們的地位不相称。"他答道："是啊，一點兒不錯。从前羅馬理財家諾維歐斯② 的嗓子，大夥兒趕車人也嚷他不过。这兩位分明是他一類人物。他們嚷得人耳朵都聾，却全說些廢話，我最受不了。"我当時已經头昏腦脹，我們就避開这些大呼小喊的哲学家，才免了我一場头痛。我們到那一間屋裏，坐在一边，喝點兒酒清清神，看着那些出出進進的客人。尼聶斯差不多個個都認識。他嚷道："天啊！咱們那些哲学家一時上还辯論不完呢，又來了生力軍了。那進來的三個人，就是去上場比賽的。剛出去兩個怪人你瞧見沒有？那黑瘦的小個子，直長头髮一半披在前面一半披在後面的，叫唐如連·

① 艾雷薩（Eléazar），古猶太魔術師，據弗拉維歐斯·周塞浮斯（Flavius Josephus）"猶太舊聞錄"第八卷第四六至四七節，此人傳得所羅門王的法術，有個神環能驅邪鬼，周塞浮斯曾親眼見他施法（"羅勃古典叢書"本第五册第五九五至五九七頁），勒薩日所講就从那一節來。

② 見霍拉斯"代簡与諷刺詩集"第一卷第四篇第四二至四四行，略謂若同時有二百輛大車和三起大出喪擁擠喧嘩，諾維歐斯高声大嚷，能够把一切吹号打鼓的声音都蓋下去（"羅勃古典叢書"本第八〇至八一頁）。

德·維拉奴諾。这人是個年輕的財政審稽員，拚命充花花公子。有一天我跟個朋友上他家吃飯，看見他正在幹一件怪事。他在書房裏跟一只大獵狗玩兒，把自己稽查的一宗案卷，一封封扔開去，叫那狗銜回來。那獵狗把这些卷宗咬得粉碎。跟他一起那紅臉的学士，叫唐顏如盤·鈍头①，是托雷都教堂裏的大司鐸，天下第一笨蛋。可是你看他滿面笑容，精神煥發，还会当他很聰明呢。他目光炯炯有神，練成一副狡猾頑皮的笑容，彷彿很精明似的。要是唸一篇極細膩的文章給他听，他聚精会神，彷彿很能領会，其实他什麼也不懂。那天他也在財政審稽員家吃飯。大家講了不知多少的趣事妙語。唐顏如盤一句話也沒說，只憑他嘻嘴揚眉、手舞足蹈來助興。他这副姿態好像比我們說的俏皮話还高明。”

我問尼聶斯：“这一边兩個落拓不修边幅的人，胳膊撑在桌上，咬着耳朵窃窃私語的，你認得麼？”他說：“不認識，那兩個是生臉。不过看那樣子，準是咖啡館裏的政客，在譏彈朝政。瞧那位溫文爾雅的大爺，吹着口哨踱來踱去，有時丁字步站住，或是歇着左腿，或是歇着右腿。那是個年輕詩人唐奥古斯丹·莫瑞多。他有點才份，只是給那起一味恭維、一竅不通的人捧得簡直顛狂了。他招呼的那人是同行，寫押韻的散文，也是個風魔了的傢伙。”

外面又來兩個帶劍的人，他指給我看，說道：“又是兩個作者！他們好像都約齊了到这兒來受你檢閱的。那是唐貝爾那·喋嘶讕言怪多②和唐賽巴斯田·德·維拉·維修薩。唐貝爾那滿肚子怨毒，是個生性陰沉的作家，只想害人，無人不恨，也沒人喜

① 西班牙文 Tonto 是傻瓜的意思。

② 西班牙文 Deslenguado 是肆口讕言惡語的意思。

欢他。唐賽巴斯田却是個老实孩子，是個心地光明的作家。他新近編了個戲上演，出奇的叫座。他就把那劇本印出來，讓大家瞧瞧究竟怎麼回事，免得自己浪得虛名。①”

賈果拉这位存心忠厚的徒弟还要把眼前人物一一指示，这時梅狄那·西董尼亞公爵的家人來打斷他道：“唐法布利斯大爺，我找你來了。公爵大人想跟你談談，在家等着呢。”尼聶斯知道貴人呼喚，一刻也遲延不得，馬上撇了我去見他的梅賽那斯。我听人家称呼他“唐”，吃了一驚，爸爸只是克利索斯东理髮師，兒子却成了貴人了。

第十四章

法布利斯把吉爾·布拉斯薦給西西利
貴人加連諾伯爵。

我急要再見法布利斯的面，忍不住第二天大清早就到他家。我進門就說：“唐法布利斯大爺，阿斯杜利亞刮刮叫簇簇新的貴人啊，我向您請安。”他听了大笑道：“人家称我‘唐’，給你听在耳朵裏了？”我道：“是啊，紳士大爺，你不見怪，我可要說了：你昨天講你怎麼搖身一變，却把最妙的節目漏了。”他道：“你說

---

① 亞里斯多德“詩学”裏說，悲劇不在乎舞台上的演出，舞台上的景象是作品以外的东西（“羅勃古典叢書”本第二九頁及四九頁）。法國古典主義理論的主要源泉意大利批評家路都維果·卡斯德維特羅 (Lodovico Castelvetro)（一五〇五至一五七一年）的“亞里斯多德詩学詮釋”就進一步說，戲院的看客都是些粗俗無知的人，所以需要佈景等等把劇本在台上演出(賽巴多尼斯版第二三頁)。因此西洋文評裏有一种議論，以爲劇本印了出來，作爲讀物，就难哄过識者了。

得对。不过我借用这個头銜，固然是自己爱面子，实在也因爲人家講面子，不得不然。你知道西班牙人的脾氣，好好一個人，不幸出身貧賤，就受尽白眼。我还跟你說吧，我看見过好多人，自称什麼唐方思華，唐加布利爾，唐貝德，唐这個那個，天知道他們是什麼东西。可見貴人不是件希罕物兒，有才有能的平头百姓願跟他們爲伍，还是抬舉他們。”

他接着道：“咱們講別的話吧。昨兒晚上梅狄那·西董尼亞公爵請去吃飯的客人裏，有個西西利貴人加連諾伯爵。席上偶然談起爱面子的笑話。我很得意，恰恰有個現成例子可以講出來讓大家笑笑，就把你那個說教文章的故事講了一遍。你可以想像，在座諸君都听了大笑，把你那位大主教挖苦得淋漓尽致。你可沒有吃虧，因爲大家都对你惋惜。加連諾伯爵向我詳細打听你，不消說，我回答得都很適当。他託我帶你去見見。我正想來找了你同上他寓所去呢。他大概要用你做個書記。我劝你应允。在这位大爺手下做事好極了。他很有錢，在馬德里闊綽得像個欽差大臣。听說有些皇家產業，賴瑪公爵想讓給西西利，这人就是上朝來談判的。總而言之，这加連諾伯爵雖然是西西利人，看來很慷慨，很正直光明。你跟上这位大爺，再好也沒有。照你在格拉那達斷的終身，照应你發財的，大概就是他了。”

我对尼聶斯說：“我本來还想閒一程子尋尋快樂，然後找事情。可是你这麼說來，我心活了，巴不得已經追隨着他。”他答道：“你馬上就会如願的，决沒有錯兒。”我們就一同到伯爵寓所，他住的是他朋友唐桑式·德·阿維拉的房子，主人那時候正在鄉下。

我們在院子裏看見不知多少小僮兒和跟班，都穿了又華麗又漂亮的号衣，接待室裏又有許多侍从家人和其他執事。他們一個

個鮮衣美服，只是相貌醜怪，好像一羣穿了西班牙裝束的猴子。老实說，有些男人女人的相貌，隨他們怎麼刻意修飾，也是枉然的。

門上傳報了唐法布利斯的名字，一会兒就請他進去，我也跟着。伯爵穿着便裝，正坐在沙發上喝巧克力。我們畢恭畢敬行了個禮。他略微點點头，臉色很和氣，我立刻一片心都向他了。貴人們对咱們稍假詞色，往往有这种奇効。除非他們十二分傲慢無礼，我們是不会生氣的。

那位爺喝完巧克力，就逗着身边一只大猴子玩兒。那猴子叫“愛神”。我不懂爲什麼給那畜牲起了这個名字，莫非牠和愛神一般都頑皮捉掐，此外实在毫無似处了。那猴子只是畜牲，可是主人把牠当作開心丸子，覺得牠可愛，成天價抱着。尼聶斯和我看那猴子跳踉作耍，並不有趣，可是也裝出十分喜欢的樣子。这來哄得那西西利人很高興。他放下那玩意兒，对我說道：“朋友，你只要有意，不妨在我这裏做一員書記。你若以爲相宜，我一年給你二百比斯多。只消唐法布利斯做你的薦头和保人就行了。”尼聶斯道：“好啊，大爺，我比柏拉圖胆大，他向暴君德尼斯①推薦了個朋友，却不敢做保。我是不怕你埋怨的。”

我对这位阿斯杜利亞的詩人行了個礼，謝他爲我担这干係。於是我对东家說，一定要赤胆忠心的伺候他。这大爺一瞧我答应，馬上叫他的總管進來，低声吩咐了幾句，然後对我說道：

① 德尼斯(Denys)(公元前四〇五至三六八年)，西拉古斯(Syracuse)暴君。柏拉圖的第十三封信是寫給他的，第一節說：“我薦個人給你，名字叫海利根(Hélicon)……这人頗有風趣，脾氣也好。我話雖这麼說，心裏却有點担憂，因爲我說的是一個人，人固然不是個卑賤的動物，却是個變化不測的動物……你自己小心察看他吧。”(“柏拉圖的十三封信”，柏斯特(L. A. Post)譯註本第一八至一九頁)。勒薩日所說，想指这件事，但希臘学者对这封信的真僞，还有疑問。

"吉爾·布拉斯,你的職務,回头再跟你講。你現在跟我的總管去吧,我剛吩咐了他怎麼樣安置你。"我就听命,撇下法布利斯陪着伯爵和"愛神"。

那總管是個調皮透頂的梅西那人。他領我到他屋裏,客氣得不得了。他把替他們全宅人做活的裁縫叫來,吩咐他替我趕一套衣服,要跟头等執事穿的一樣講究。裁縫量了我的身材就走了。那梅西那人道:"我替你挑了一間很舒服的臥房。"又問我:"哎,你吃过早點沒有?"我說还沒有。他道:"啊,你这個可憐的孩子,怎麼不說呀?你在这裏,要什麼,只消說一声。來,我帶你到一個地方去,靠天之福,那兒要什麼都有。"

他說完帶我到伙食房,碰見伙食头兒。那是個拿普爾斯人,跟这梅西那人本領不相上下,可說是半斤八兩,八兩半斤。那位有体面的伙食头兒正陪着五六個朋友,把火腿呀、牛舌头呀、还有些醃貨儘量往肚裏塞,吃得嘴燥,就一口口的喝酒解渴。我們也坐上去,一起痛飲伯爵大人的好酒。我們在伙食房大吃大喝,廚房裏也有宴会。厨子款待三四個朋友,正和我們一樣的狠命喝酒,一面把兎肉餡餅、野鷄餡餅塡肚子。便是厨下小打雜兒也可以放量偸吃。这人家彷彿沒主兒的,儘着人偸。可是这还不算什麼,还有許多我沒見到的呢,相形之下,这不过是鷄毛蒜皮罷了。

第十五章

加連諾伯爵派給吉爾·布拉斯的職務。

我出去把行李搬入新居。回來時伯爵和許多客人正吃飯,其中有尼聶斯詩人。他左右有人伺候,談談說說,態度很自在。我

还留心到他每講句話，總使滿座春生。天才眞了不起！一個人有了才，就由得他做什麼等人物了。

我和府裏執事同桌，吃得簡直和东家不相上下。我飯後回到自己房裏，把处境思量一番。我想："哎，吉爾·布拉斯，你現在跟上了個西西利的伯爵，还沒摸着他脾氣。看情形，你在他家正是如魚得水。不过事情是拿不穩的，你已經幾次三番遭惡運播弄，流年还未必吉利呢。况且你又不知道东家派你個什麼差使。他現有幾個書記，一個總管，要你効什麼勞呢？大概是要你替他送信拉縴。好得很！在貴人家做事，若要馬上得意，这是條捷徑；若靠你規規矩矩当差，只好一步步挨，还未必能挨到头呢。"

我正打着这部好算盤，一個跟班的來对我說，客人散了，伯爵叫我去。我立刻趕到他房裏，看見他挨着那猴子躺在沙發上，準備同睡午覚。

他說："吉爾·布拉斯，过來，坐下听我說。"我都遵命。他說道："唐法布利斯說你許多好处，尤其誇你赤心爲主，是個誠实不欺的孩子。我就爲这兩點，决計要用你。我要個有情有義的傭人，处处爲我打算，心心念念不肯讓我吃虧。說眞話，我很有錢，可是我每年入不敷出，虧空很大。怎麼回事兒呢？因爲有走失呀。我这家裏，彷彿一座樹林，簡直是個賊窩。我疑心伙食头兒跟總管串通一氣。要是我疑心沒錯，他們这樣儘可以叫我傾家蕩產。你也許要說，既然疑心他們是壞蛋，叫他們滾就完了。可是天下老鴰子一般黑，好一點的貨，那裏去找呢？我只可以另用個人，授他权監視那兩個傢伙。吉爾·布拉斯，我就挑你來幹这差使。你要是幹得好，我决不会虧負你，你可以放心。我一定照应你在西西利好好的成家立業。"

他說完叫我出去。这天晚上，他当着全家傭人，派我做了大

總管。那梅西那人和拿普爾斯人一上來还不怎麼喪氣，他們以爲我是個好性兒的小夥子，只要讓我利益均沾，他們依然可以幹他們的營生。过了一天，我向他們声明，我这人对一切揩油作弊，深惡痛絕。这來他們可呆住了。我叫伙食头兒把家裏存的伙食，向我報賬。我又去查看酒窖。我把伙食房裏什物，銀器、桌布之類，都一一淸點。於是我警戒他們倆，主人家的东西要愛惜，不許浪費。末了还說，若有什麼弊端落在我眼裏，我都要稟告主人的。

我一不做二不休。我要找個內綫，探探他們兩人是否一條籐兒。我挑了個小打雜兒，許他點好处，把他買通了。他說，我若要打听宅裏的事，他知道得最淸楚。他說伙食头兒和總管勾結，百端浪費，彷彿把一支蠟燭兩头點；每天買的葷腥，他們要吞滅一半；拿普爾斯人养個外室，在聖·托馬斯学院对面，梅西那人的外室在太陽門附近，这兩位先生每天早上把買的各种伙食送給他們姘头；那厨子也把佳肴美味，送給街坊上相識的一個寡婦；他对那兩人死心塌地，極力伺候，他們見他的情，就把窖裏的酒，也讓他一起享用；總而言之，伯爵大人家開銷浩大，就費在这三個傭人身上。那小打雜兒还說："你要是不信，只要不怕麻煩，明天早上七點左右，到聖·托馬斯学院附近去等着。你親眼看見我揹着一筐伙食，就証據確鑿了。"我道："原來你替那兩個風流買办当差。"他答道："我替伙食头兒当差，我有個伙伴兒替總管当差。"

我覺得这個消息值得我費功夫查明一下。我有那好奇心，第二天早上在指定時間，跑到聖·托馬斯学院左近。我沒等多少時候，就看見我那耳報神揹着一只大筐來了，筐裏滿滿的裝着各种肉啊、家禽啊、野味等等。我逐件點看一遍，在記事本上做了一篇調查報告，回头去給主人看。我叫那小打雜兒照常幹他的事去。

那位西西利大爺火性很大，氣头上要把拿普爾斯人和梅西那人都攆走。可是他深思熟慮之後，只辭掉個梅西那人，把他的位子給了我。我那大總管之職，派下來沒多久就此取消了。老实說，这倒正中下懷。幹那事其实不过当個体面的奸細，只有個虛架子。做了總管先生，錢箱就由我掌管，这是实权所在。大人家的傭人，向來是總管地位最高。做到这個位子，就有許多生財之道，儘管你毫不苟且也總会發財。

那個拿普爾斯人鬼花樣还多得很。他看我鉄面無私，天天一早起來查點他買回來的伙食，登記上賬，就不再打偏手。可是那混蛋每天買的东西还跟从前一樣多。这樣一來，吃剩的菜也就多了。按規矩，那是他的好处。他不能把葷腥趁新鮮送給相好，至少可以燒熟了送去。那傢伙依然一點不吃虧；伯爵得了總管裏的尖兒頂兒，还是沒便宜。我一看每餐的菜多得吃不尽，就想出個新办法，馬上把每道菜酌量減剋，堵住这個漏巵。不过我極有分寸，一點不露寒儉，看上來还照常的飲食若流。我这番經紀，省下不少開銷。主人也就是要我如此，他要錢省了而豪華不減。他雖然愛錢，場面却要撑足的。

我还不罷休，另又除了個弊端。我覺得酒消耗得太快了，疑心裏面还有花樣。眞的，譬如一桌十二位大爺，要喝掉五十瓶酒，有時喝到六十瓶。我很吃驚，就去問那鬼靈精的小打雜兒。我和他暗裏約会。厨房裏大家不防他，他就把所見所聞，一五一十都告訴我。他說那是伙食头兒和厨子以及斟酒的跟班串通了作的弊。跟班把一瓶酒斟掉半瓶，就收進去，回头他們同夥兒的大家分。我就对跟班發話，警告他們說，要是再幹这种事，準叫滚蛋。他們这來就嚇怕了，只好循規蹈矩。我留心把我替东家打的算盤，沒大沒小，都稟告主人。他滿口称讚，对我的寵愛，与日

俱增。我也要謝謝那小打雜兒幫了我好大的忙，就升他做厨子的下手。闊人家忠心的傭人是这樣一步步高升的。

那個拿普爾斯人处处逃不出我手心，簡直瘋了。他每次報賬，總吃我細細盤駁，他爲这事恨得咬肉。我防他揩油肆無忌憚，所以親到菜市去打听行情。这麼一來，我就知道他搗什麼鬼了。他当然要報虛賬，我就狠狠的盤問。我相信他一天準要咒我一百回。不过他居心不正，我想他咒駡也不会应驗。我不懂他怎麼受得了我种种作难，仍舊躭在这西西利貴人家当差。他一定还有便宜可圖，我作难也是徒然。

我偶爾碰到法布利斯，就把我做了總管种种破天荒的奇功偉績告訴他听。他却不以爲然。有一天他对我說："你赤心爲主，这樣出力，但願天保佑你会有好報。不过咱們私底下說說，我想你若跟那伙食头兒别那麼認眞，你还要順手呢。"我答道："什麼話呀！那賊喪尽廉恥，把四個比斯多的魚，賬上開十個比斯多，你要我这也馬虎过去麼？"他冷冷的說："幹嗎不馬虎呀？他只要把油水分一半給你，就是按規矩了。"他又搖头道："說老实話，朋友啊，你是個聰明人，这來可太笨了。你眞是东家的走狗。你湊口饅头不肯吃，看來当傭人的日子長着呢！我告訴你吧，運氣好比輕狂的騷女人，風流子弟若不趕緊下手，她就跑了。"

我听了尼聶斯的話，只一笑置之，他自己也笑了，只算是說着玩兒的。他出了壞主意沒見採納，自己覚得不好意思。我还是矢忠矢勤，貞固不移。我果然始終如一。我敢說，靠我經紀，四個月裏至少替主人省下三千杜加。

第十六章

加連諾伯爵的猴子遭了意外之災，这位大爺的着急。

吉爾·布拉斯得病，如何下場。

於是伯爵寓所出了件意外，鬧得家翻宅亂。这事讀者看來雖然瑣屑不足道，对我們傭人，尤其是我，却緊要非凡。我东家看作命根子的猴兒，就是上文講的"愛神"，一天从这窗口跳向那窗口，失脚跌在院子裏，把條腿跌脫了臼。伯爵一知道，頓時失声大叫，像個女人一般。他急得不可開交，把手下人個個埋怨遍，險的叫全夥兒傭人都滾蛋。他居然沉住火氣，只怪我們粗心，咒詛謾罵了一頓就罷了。他立刻把馬德里接骨合臼的头等外科医生都請來。他們看了那摔壞的腿，拍上臼，包紮停当，都一口担保沒事。可是我主人定要留一個医生看着那猴子，直等牠復元了才放走。

我应該講講那西西利貴人当時焦愁的情形。說起來大家不会相信的，他成天守着那宝貝猴子，寸步不離。他親眼看人家替猴子包紮，晚上三遍兩遍起來瞧牠。個個傭人，尤其是我，整夜不得休息，隨時要听使喚去伺候那猴子，眞是討厭透了。總而言之，全家忙得馬仰人翻，直到他媽的那畜牲復元，照常又跳啊蹦啊翻跟斗，这才安頓下來。史威东記載加利古拉① 愛極了他的馬，甚

① 加利古拉 (Caligula) (一二至四一年)，古羅馬暴君，史威东"十二大帝傳"第四卷第五五節說他寵愛一匹馬，叫做"飛馬" (Incitatus)，爲牠造了大理石馬廐，象牙馬槽，还有講究的住宅，陳設僕役，一应俱全，四週有衛兵站崗，叫人民肅靜迴避，免得吵擾了牠 ("羅勃古典叢書"本第一册第四八八至四八九頁)。

至給牠一所陳設富麗的住宅，用了許多人伺候，还要封牠做執政官。我們看了那猴子的遭際，对史威东的話，还会不相信麽？我主人对他那猴子着迷得正也不相上下，也巴不得叫牠做個法官呢。

我要討主人好，比別的傭人份外賣力。我爲他那“愛神”操勞太过，一头病倒。这是我倒楣了。我寒熱大作，人事不省，半個月來，病得七死八活，不知道人家怎麽处置我的。我只知道虧我年紀輕，寒熱打不倒我，医藥大概也治不死我，居然神志又清楚了。一醒过來，發覺不睡在自己屋裏。我要知道是怎麽回事，就問那守着我的老婆子。她叫我別說話，医生講明不許的。一個人身体好着，總把医生不当一回事；到生了病，就乖乖的听他們吩咐了。

我雖然心癢癢想跟伺候的老婆子說話，也就忍住不說了。我正在反覆思量，只見進來兩個花花公子似的人，打扮得非常俏皮：絲絨衣裳，極講究的襯衣，上面还沿着花边。我以爲那是主人的朋友，看他面子來瞧我的。所以我掙扎着想要坐起來。我不敢怠慢，把睡帽也扯下。可是伺候的老婆子按我躺下，說那兩位是我的医生和藥劑師。

那医生上來替我把了脈，又看了我的臉色，看見种种徵候都是快要痊好之象，就滿面得意，彷彿多虧了他。他說只消再吃一帖藥，就功德圓滿，他可以自誇妙手回春了。他說完就隨口說了個方子，叫藥劑師筆錄下來；一壁廂照着鏡子，整理头髮，做出种种怪相。我雖然病得那樣，看着也忍不住好笑。於是他似招呼非招呼对我一點头就走了。他一味想着自己的模樣兒，開的藥方倒並不在心上。

那藥劑師來了不是沒事的。医生走後，他就準備動手。他要

幹什麼，一猜就知道。他也許怕那老婆子手脚笨，也許是賣弄本事，定要親自動手。他手段儘管高，不知怎麼一來，他还沒完事，我就把他灌注給我的东西一股腦兒奉璧，濺得他絲絨衣裳上一塌糊塗。他認爲吃藥劑師那行飯，难免这种倒楣事兒，一言不發，拿塊布擦拭一番就走。那套衣服他準得送出去乾洗，乾洗費決計要出在我賬上的。

第二天早上，他把医生開的藥送來。这回他不怕髒了衣服，可是他穿得樸素些了。我一來因爲身体漸覺健旺，又加我前一天就把医生和藥劑師厭惡透頂，甚至咒駡他們出身的大学堂；这种殺了人逍遙法外的权力，都是大学堂授予他們的。所以我發誓說，再不要吃藥了，希波克剌忒斯和他的徒子徒孫都滾他媽的蛋。那藥劑師配了藥只要我付錢就罷，我吃不吃，他滿不在乎。他把藥放在桌上，一声不响的走了。

我馬上吩咐把这一文不值的藥扔到窗外头去，我成見很深，相信吃下去準会毒死。我一不做二不休，还有樁事也不听医生吩咐了。我不再悶声不响，我口氣很硬，命令那伺候的老婆子，務必把我主人的消息告訴我。那老婆子要說，又怕我氣不过，性命难保；要不說，又怕惹出我的病來，她只是吞吞吐吐。可是經不起我急催緊逼，到头來她只好告訴我說："大爺，你現在自己作主，沒別的主人了。加連諾伯爵已經回西西利去。"

我听了不相信；不过这事千眞万確。我生病的第二天，那位大爺怕我死在他家，承他情把我連人帶东西搬到個客店裏，滿不在乎的撇下不管了，隨老天爺和一個老婆子照应去。那時候他接到本國命令，召他回去。他急急動身，把我忘得一乾二凈。也許他以爲我已經死了，也許貴人都是忘事的。

伺候的老婆子把这些事講完，又說医生和藥劑師是她找來

的，唯恐我病死沒人催命。我听到这些好消息，呆得半晌說不出話來。西西利的好家業啊，休想了！一場好夢都完了！有一位教皇曾經說："你若遭遇大不如意事，反躬省察，就会明白總是咎由自取。"我並不敢冒犯这位聖人，可是这一回怎麼咎由自取，我却不懂。

我一肚子如意算盤落了一場空，心上只惦着我那手提箱。我吩咐拿到床上來讓我瞧瞧。我一看箱子已經打開，嘆了口氣道："哎！我宝貝的手提箱，我唯一的安心丸呀，看來你已經遭过刼了。"那老婆子道："沒那事，吉爾·布拉斯大爺，你放了心，什麼也沒偸掉你的。我把你这箱子看守得緊緊的，就彷彿我自己的名節一樣。"

我上伯爵家当差時穿的那套衣服，还在箱子裏，可是梅西那人叫裁縫替我做的一套，却找不着了。也許我主人以為不应該留給我，也許是給什麼人撈摸了去。別的衣著都沒動，連我裝錢的一個皮子做的大錢袋都在。我生病之前，錢袋裏有二百六十比斯多，这回只剩了五十比斯多。我數了一遍不信，又數第二遍。我就問伺候的老婆子說："老媽媽，这是怎麼回事兒？我的錢剩了这一點點了！"老婆子答道："你这錢全是我經手的，我化得再省儉沒有了。可是生了病花費很大，動不動都要錢。"我这位好当家从口袋裏掏出一疊紙，說道："这是開支的賬目。我这筆賬是眞金不怕火燒的。你瞧了就知道我一個子兒也沒亂化。"

那賬單總共有十五頁到二十頁，我从头到底看了一遍。天啊，我人事不知的時候，買了那麼多的鷄鴨呀！單是那一項菜肉合煮的湯，至少就化了十二比斯多。別的东西也跟这項相称，木柴啊，洋蠟啊，水啊，笤箒啊，等等，眞不懂她怎麼用得了那許多。可是她儘管開虛賬，總數不过三十比斯多，还虧一百八十個

比斯多呢。我跟那老婆子說了，她一副天眞老实的様兒，賭神發咒，說伯爵的伙食头兒把我那手提箱交給她的時候，錢袋裏只有八十比斯多。我忙打斷她道："老媽媽，你說什麼？我的东西是那伙食头兒交給你的麼？"她答道："沒錯兒是他。我分明記得，他一面把东西交給我，还对我說：这個你拿去，老媽媽，等吉爾·布拉斯大爺兩腿挺直，務必好好兒發送他，这箱子裏有的是錢。"

我恨道："啊！該死的拿普爾斯人！我少的錢是那裏去的，不問可知了！我礙着你的道兒，害你少揩了东家的油，你就在我身上出賬，把我偸個精光。"我罵了一番，又感謝上天，那混蛋沒把我偸得一個子兒不剩。我雖然覚得那伙食头兒大有做賊的嫌疑，却也不信那伺候的老婆子手脚乾淨。我一会兒疑心伙食头兒，一会兒疑心老婆子，不过我反正總是一樣的遭殃。我沒对老婆子說什麼話，連她那篇妙賬，也沒跟她計較。計較也徒然，況且她也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理所当然。我沉住氣，三天後跟她算淸賬，把她打發走就算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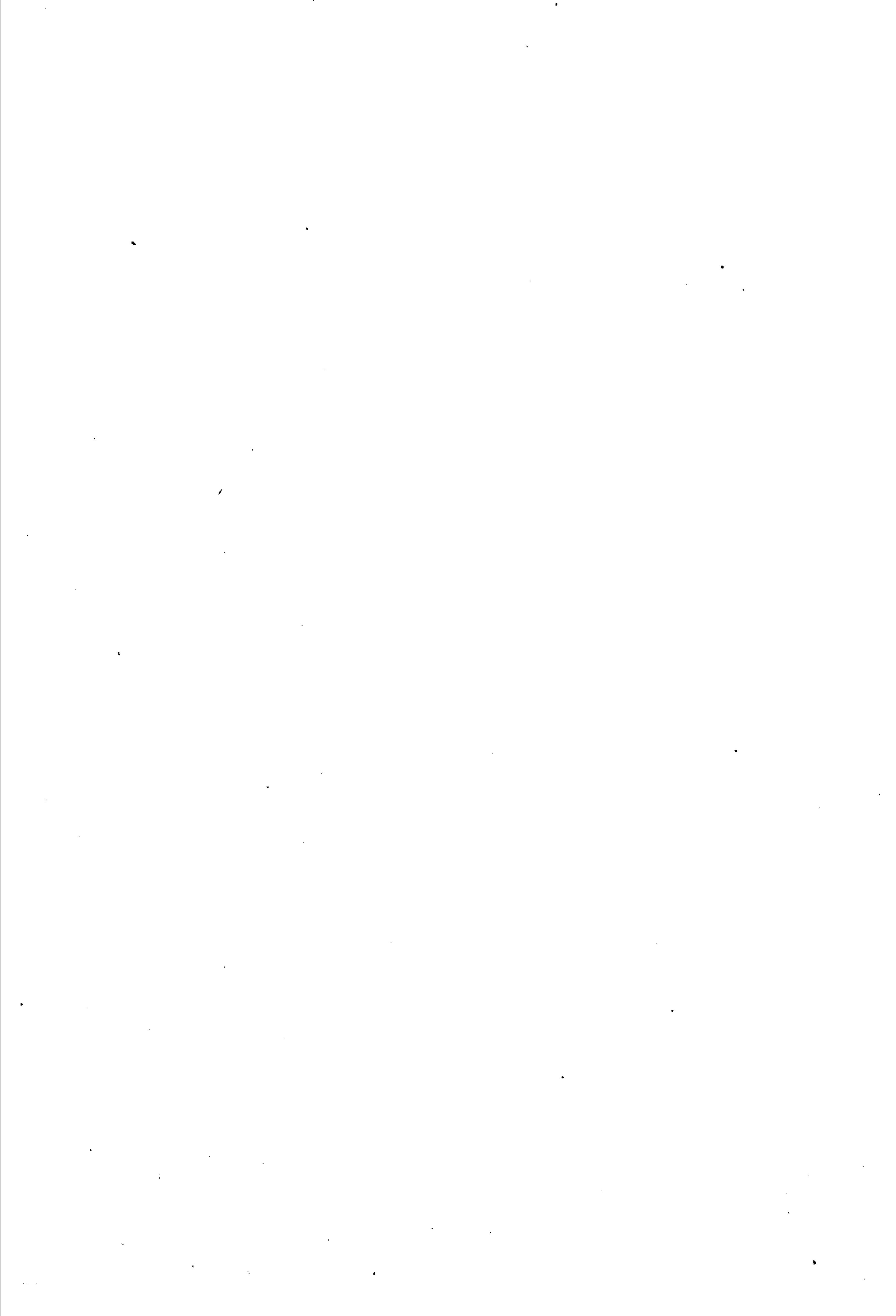
她大概離了我那兒，就去通知藥劑師，还許說我已經很硬朗，难保不付藥賬溜之大吉。所以不一会兒那藥劑師就氣喘吁吁的趕了來。他把賬單給我，上面開的藥，名目繁多，都是我神識昏迷時吃的；我雖然也做过医生，从沒見过那些藥名。这筆賬可算是名符其实的藥賬① 了。付賬時我們就吵起來。我要打它個对折，他發誓一個子兒也不能少。可是他一算計，跟自己打交道的这小子，可以馬上離開馬德里，那就一個子兒都撈不到手，倒不如依着对方隨意出多少吧。照我答应的數目，他已經利市三倍。我滿不情願的把錢數出來，他錢到手就走，灌腸那天吃的一點

① 藥劑師的藥賬，往往隨意亂開，所以法文裏藥劑師的賬單（Parties d'apothicaire）就指虛賬。

虧，这回完全出本了。

医生跟脚也來了；医生和藥劑師原是狼狽一起的。他出診的次數很多，我付清診金，打發得他很称心。他臨走还仔細講，我那病会轉成种种險症，多虧他防止有方，可見沒白賺我的錢。他用的字眼兒非常好听，神氣也很和悅，不过我听來莫名其妙。我把他送走，以爲一個個催命使者都打發乾凈了。誰知不然，又來了個从沒見过的外科医生。他对我恭恭敬敬行了個禮，恭喜我得了重病居然化險爲夷，又說：这全虧他兩番替我放掉許多血，又使抽血器抽过幾回。这又該我破鈔了，我还得受外科医生的剋剝。这樣幾次三番的出賬，我那錢袋裏的膏血，擠得所餘無幾，又乾又癟，成了個空軀殼。

我一瞧光景又很窘，就發起愁來。我在最後幾個主人家过得太舒服，养壞了骨头，不能再像从前那樣，充個鄙夷一切的哲学家來熬窮受苦。不过老实說，我这樣憂悶是不对的；時運升沉，我飽經慣歷，应該知道否極就要泰來了。



第八卷

第一章

吉爾·布拉斯交了個好朋友，找到個位置，
補償了加連諾伯爵对他的負心。
唐瓦雷留·德·路那的故事。

我很奇怪，怎麼这些時候總沒听到尼聶斯的消息，想他準是下了鄉。我剛能起床，就上他寓所，果然三星期前他跟梅狄那·西董尼亞公爵到安達路西亞去了。

一天早上，我一覺醒來，忽然想到梅爾希華·德·拉·洪達。我記得在格拉那達的時候，曾經答应他說，如果我能回馬德里，一定去拜訪他外甥。我想当天就还了这個愿吧。我打听得唐巴爾塔札·德·苏尼加的住址，就到那裏找約瑟夫·那華羅先生，一会兒他出來相見。我向他招呼，还通報了自己的姓名，可是他雖然有礼貌，却很冷淡。我覺得他待人这般冷冰冰，不像梅爾希華描摹的那位管家。我决計不再來找他了，正要告辭，他忽然笑臉相向，高高興興的說道："啊，吉爾·布拉斯·德·山悌良那先生，我方才失礼，請別見怪。我有心和你要好，偏偏記性不行，壞了事了。四個多月以前，格拉那達那边來信提起你，我把你大名都忘了，沒想到就是信上講的那位先生。"

他欣喜欲狂，抱住我脖子道："我真要擁抱你啊！我敬愛梅爾希華舅舅，就像自己的爹那樣。他叮囑我要是有緣和你相見，該把你当他兒子看待；如有可以効勞之处，不但我該尽力，还要

揩我朋友的面子。他誇讚你才德兼備，所以儘管他沒有託付我，我也樂於幫忙。我看了舅舅那封信，跟他心心相印，請你別再見外。我願意做你朋友，請你也跟我做個朋友。"

約瑟夫这樣殷勤，我也滿心感激，向他答謝。我們倆都是熱和懇摯的人，当場結爲密友。我直捷爽快，把景況告訴他。他听了立刻說道："我留心替你找個事情。目前你務必每天到这裏來吃飯。这兒的飯比飯店的包飯好。"我剛病好，手头很窘，嘴倒吃刁了，听了正合我意，当然不会推辭。我一口应允，在他家補养得非常好，半月之後，吃的一張臉和貝那丹会的修士一樣了。① 我覺得梅爾希華这位外甥發財得不得了。怎麼会不發財呢？他有三支財源，酒窖、伙食房、厨房，都歸他一人管。並且，儘管他是我朋友，我敢說他和總管通同一氣的。

我身体已經完全復元。一天，我照例到苏尼加家去吃飯，看見我朋友約瑟夫跑來，滿臉喜色，說道："吉爾·布拉斯先生，我替你找着一個好事。你可知道，西班牙皇帝陛下的首相賴瑪公爵全副精神处理國家大事，所以把家務交給兩個人，免得分心。他用唐狄艾格·德·蒙德賽管他家的收入，唐羅德利克·德·加爾德隆管支出。这兩人是他的心腹，各有全权办事，彼此不相牽制。唐狄艾格手下有兩個收錢的賬房。我今天早上听說他回掉了一個，就去求他把你補上。蒙德賽先生是知道我的，而且不是我吹牛，他也喜欢我。他听我担保你品行好，本事也好，就毫不爲难，把你補上了。咱們吃过飯上他家去。"

我們到時就去。他接待我很客氣，派我頂了那賬房的缺。職司是巡看田莊，派工修繕，經收田租，總歸一句，我經管田產，

① 貝那丹 (Bernardin) 会裏的修士以飯食丰盛著名，所以十七十八世紀法國成語称一頓好飯爲"貝那丹修士的飯食"(Le repas de Bernardins)。

每月向唐狄艾格報賬。他听过那管家說我許多好話，可是查起賬來还是非常仔細。我正要他如此。我儘管在舊主人家吃过大虧，还决心要正直到底。

有一天我們听說賴瑪的莊上起火，燒掉了大半。我立刻趕到那裏調查損失。我查明起火情形，據实寫了一篇詳細的報告，蒙德賽就送給賴瑪公爵看。这位大臣知道了这個壞消息，心裏很懊惱，可是他很賞識这篇報告，忍不住問是誰做的。唐狄艾格不但說了我的名字，还把我十分誇讚了一番，因此六個月後又出事故的時候，首相就記起我这人來。这事我下面再講。要不是这件事，恐怕我一輩子也不会在朝廷上做事的。

原來那時候公主大街上住着一位老太太，叫伊內西爾·德·康達莉拉①。她究竟什麼出身，大家也不知底細。有人說她爸爸是樂器匠，有人說他是授聖雅各勳章的爵士。这些都不去管它，反正她是個了不起的人物。她得天独厚，一輩子能迷惑男人，活到七十五歲，媚力依然。先皇臨朝時的貴人把她奉若神明，当今朝裏的貴人还是向她拜倒。光陰对姿色是不留情的，但对她無法可施，她儘管容光銷減，依然嫵媚動人。她氣度高華，聰明可愛，而且天生有种風韻，所以到老还能叫人顛倒。

賴瑪公爵有一個書記叫唐瓦雷留·德·路那，年方二十五歲，对伊內西爾一見傾心。他对她求情，如醉如狂，情痴又加年少，竟一盆火似的趕着她。老太太別有用心，不肯如他的願，却也

---

① 这段情節看來離奇，却有事实根據。勒薩日影射妮儂·德·朗克羅(Ninon de Lenclos) 和她兒子德·維葉爵士(Chevalier de Villiers)那樁轟動一時的慘事，可看服爾德(Voltaire)“記妮儂·德·朗克羅”(Sur Ninon de Lenclos)莫朗 (Moland) 編“服爾德全集”第二三册第二〇九頁。妮儂·德·朗克羅(一六二〇至一七〇五年)，在当時享有盛名，不僅是勒薩日筆下所描畫的那种人物，並且有思想，有識見，許多法國文人都跟她來往。

不知道怎樣去抑止他。有一天，她以爲想到一個办法了。她把那少年叫到房裏，指着桌子上的鐘，对他說道："你瞧瞧現在幾點鐘。我是七十五年前这個時辰出世的。說真話，到我这年齡，还配風流麼？我的孩子，你細細想一想，你这番情感，对你对我都不合適，还是克制了吧。"这席話很有道理，可是这位爺早已不平心講理，他痴情顚倒，一切不顧了，說道："狠心的伊內西爾，你何苦弄这种無聊的花樣呢？你以爲这一來，我眼睛裏看你就兩樣了麼？別存这妄想，自己哄自己。不管我看見的是你本來面目，还是我着了障眼法，反正我一輩子也不能不愛你。"她答道："好吧，你旣然这樣固執，糾纏不休，我再不要你上門了。我禁止你來，从此不許你再來見我。"

你也許以爲唐瓦雷留听了这話沒法，就此告辭，还可不失体面。他偏偏越發不知趣。愛情擺佈人，就像酒擺佈醉漢一樣。这位紳士先是哀求苦訴，忽然發了狠，軟來不行，就要硬做了。这老太太一點不怕，把他推開，一壁生氣道："你这人好大胆，住手！讓我斬斷你的痴情。听着：你是我的兒子！"

唐瓦雷留一听这話嚇呆了，不敢再亂來。可是他以爲伊內西爾說这話是要免得他再求欢，就說："你不讓我称心，故意編出这麼個謊話來。"她搶着說道："不，不，我告訴你個秘密。我本來想瞞你一輩子的，可是你逼得我非說不可了。二十六年前，你爸爸唐彼德·德·路那是賽果維的都統，我跟他相好养了你。他認你兒子，扶养你成人，他旣沒有旁的孩子，你又品性很好，所以就把財產傳給你了。我呢，也沒有丟下你不管。你初見世面，我就引你到我家來，要薰陶得你溫文爾雅，才可以充風流人物，年輕哥兒們唯有跟女人交際才学得到这种風度。不但如此，我还使我面子，設法把你安插在首相手下。總而言之，我对你關切，也是媽媽对兒

子应尽之分。我这話說明白了，你自己打主意吧。假如你能清心斷念，把我当媽媽看待，我並不禁止你來看我，还照向來那樣疼你。要是你不能克己，亂倫背理，那麼你快快走吧，别叫我看着厭惡。”

伊內西爾講了这段話。唐瓦雷留默默無言，好像在激發向善的心，就会遏止情慾似的。誰知他並不如此。他别打主意，要当他媽媽的面演另一場戲呢。旣然横風吹斷了他的好事，他心灰意懶，拔出劍來，一下戳進了自己胸膛。他像俄底浦斯①般懲罰了自己，不过有这一點不同：那个忒拜人是犯了罪悔恨，所以挖掉自己的眼睛，而这西班牙人却因爲犯罪未成，傷心得把自己戳死了。

可憐唐瓦雷留戳了那一劍，沒当場就死。他还淸醒过來，求天饒他自殺的罪。他一死，賴瑪公爵手下空了個書記的位子。这大臣沒忘記我那篇火災報告，也沒忘記人家讚我的話，所以挑我塡補了这個空缺。

第二章

吉爾・布拉斯見賴瑪公爵，当他手下一名秘書；
这位大臣叫他做事，很爲嘉許。

報告我喜訊的是蒙德賽，他說：“吉爾・布拉斯朋友，我雖然捨你不下，可是对你情誼很深，所以你能頂唐瓦雷留的缺，不由

① 希臘神話，俄底浦斯（Oedipe）是忒拜（Thèbes）國王子，一生下就遭遺棄，因爲神道啓示說，这孩子長大要殺父親。他經人撿得，在外國長大。後來他到忒拜遊歷，旅途中碰見一個老头兒，不知道就是父親，吵起架來，把那老头兒殺了。不久他做了忒拜國王，娶了前王后，沒知道就是生身母親。到眞相大白，他悔恨無及，把自己的眼睛都挖掉。好多作家，像索福克勒斯（Sophocle）、高乃依（Corneille）等都把这個傳說作悲劇的題材。

我不高興。我有兩句話，只要你照做，準会得意。第一：你对公爵得非常巴結，叫他相信你赤胆忠心。第二：你得小心奉承唐羅德利克·德·加爾德隆，因爲他把主人抓在手裏，像一团蠟，搓得圓揑得扁的。假如你運氣好，結交上这位心腹秘書，你馬上就有遠大前程了，我敢一口担保的。”

我謝了唐狄艾格的良言，然後問道：“先生，請問唐羅德利克是個什麽樣的人。我听人家講过，口碑很壞。可是大家对朝裏有地位的人，雖然有時候考語得当，往往靠不住。所以我請你告訴我，你以爲唐加爾德隆怎麽樣。”这總管狡笑道：“这話叫我很难說。要是对别人呢，我就毫不猶豫，說他是個很有体面的紳士，爲人沒點兒可以挑剔的地方。可是我对你得說老实話。我相信你这孩子口風很緊，况且我旣然劝你好好兒对付他，就应当把肺腑之言講給你听，不然我幫你就沒有到家。”

他接着說：“你知道首相从前只是唐方斯華·德·山多瓦爾的時候，羅德利克不过是他家僮，後來一步步爬到一等秘書的職位。他是個最驕傲不过的人。人家对他客氣，他除非是非还禮不可，往往睬都不睬。總而言之，他自以爲是賴瑪公爵的同僚；據說他实在也和賴瑪公爵平分首相的大权，可以任意分派大小官職。外面因此很有閒話，可是他滿不在乎，只要有抽头兒回扣，对人言置之不理。你听了这話，就明白該怎樣对付这驕横的傢伙了。”我答道：“哎，我明白！我会对付他。我要是不得他欢心，那就糟了。知道了一個人的軟处，存心要拍他馬屁，只有大笨蛋才拍不上呢。”蒙德賽道：“那麽我現在就帶你去見賴瑪公爵。”

我們当時就去見首相，他正在一間大廳上会客。求見的人，比上朝的还多。有的是授聖雅各勳章和加拉特拉華勳章的爵士，來求做都統和總督的；有的是各教區的主教，據說不服水土，想

換換空氣，所以來求升大主教；有的是聖多明我会和聖芳濟会的神父，所求不奢，只想弄個主教做做。我还留心到有些殘廢軍官，和前文講起的沈琦勒陸軍大尉一樣，也磨爛了心在等退伍恩俸。公爵雖然並不有求必应，至少和顏悅色接受陳請書。我看他对求見的人說話很客氣。

我們耐心等首相把一切求見的人都打發掉，於是唐狄艾格說："大人，这是吉爾·布拉斯·德·山悌良那，就是您挑來補唐瓦雷留那缺的。"公爵对我看看，賞臉說，憑我往日爲他当的差，該補这個位子。他就叫我到書房裏去密談，其实是要考問考問我。他先問我出身，又問我的經歷。他吩咐我據实道來。这眞叫我爲难！要向西班牙首相撒謊，看來是不成的。可是許多事我又說來丢臉，不願意一概招供。怎樣度过这個难關呢？我决計把那些老实說來要駭人听聞的地方，稍微加點文飾。我儘管加工點染，却瞞不过他。他听我講完，微笑道："山悌良那先生，我看來你从前未免有點兒流氓行徑。"我漲紅了臉答道："大人，您大人吩咐我老实說，我只好遵命。"他答道："我不怪你。眞的，孩子啊，还便宜了你，想不到你看了那些壞樣，居然沒有不可救藥。許多上等人若經命運这般磨鍊，只怕要變成大壞蛋呢！"

首相又道："山悌良那朋友，舊事別去想它了。你只要記着，你現在是皇上用的人，从此要一心爲他効忠。你跟我來，我告訴你幹些什麼。"公爵說着領我進一間小書房，和他的書房相通，裏面架子上堆着厚厚二十來册对折頁的大簿子。他道："你以後就在这裏办事，这些簿子是一部人名錄，西班牙王國管轄下一切邦郡的貴族都載在上面。一本本册子上是各人的小傳，按姓名第一個字母的次序排列，本人和他祖先替國家出过什麼力，跟誰决鬥过，傳裏都寫明。財產多少，品行怎樣——總而言之，一切長处

短处全記在上面。每逢他們向朝廷有所請求，我只要一翻簿子，就知道該不該照准。我要把这類事情調查得千眞万確，所以雇了人四面打听，叫他們寫了報告送進來。可是報告都很囉嗦，滿篇鄉談土語，得重新編寫，潤色字句，因爲皇上偶爾要我把这人名錄唸給他听的。寫这种報告，文筆应当簡潔，我現在就派你來。”

他一面說，拿出一個塞滿了紙張的大文書夾子，抽出一篇報告，交在我手裏，自回書房，讓我从容試筆。我把報告看了一遍，不但滿紙村談，語氣也过於激烈。这篇報告还是索爾松城一位修士寫的。这修士学着正人君子的口吻，把好好一家加達羅尼亞貴族攻擊得体無完膚，天知道他說的是不是眞話！我就像讀了一篇惡意誹謗的文章，当時心裏躊躇，不願意幹这种事，恐怕變成那修士的幫兇。不過我雖然初入朝廷，却顧不了許多，讓那位好修士去受他的果報吧。假如这是罪过，我把全部罪过都歸在修士賬上，就提起筆來，用優雅的西班牙詞藻去糟蹋这一家兩三代人，說不定都是好人呢。

我寫了四五頁，公爵急要看我寫的怎樣，跑進來說：“山悌良那，把你寫的給我瞧瞧，我急着要看呢。”他拿我的稿子去看，細讀開头一段。我沒想到他会那麼愜意。他說：“我雖然听了人家的話，早以爲你本領好，可是老实說，沒想到你本領这樣好。你不但敍事簡潔精切，正合我意，而且我看你筆致輕靈。我挑你寫这報告，眞沒挑錯，我有了你，就不惋惜你的前任了。”首相还要誇奬，可是这個当兒他外甥勒莫斯伯爵跑來，打斷了話头。首相擁抱了他幾回，从他接待的態度上，我看出他很疼这外甥。他們倆關上門竊竊私語，談一樁家事，当時公爵对这件事比國家大事还要關切，下文我会交代。

他們倆还在密談，我听得打十二點鐘。我知道秘書和職員等

这時候下班，可以隨意出去吃飯。我就擱下我的大著作出門。蒙德賽已經把我薪水付清，和我分手，我不上他那兒，却到附近最有名的一家館子裏。我再上普通飯館，就有失身份了。我念念不忘公爵对我說的話："記着你現在是皇上用的人。"这話在我胸中佈了野心的种子，这种子時時刻刻在滋長。

第三章

吉爾·布拉斯听說他那職位也有苦处。他听了这消息的焦愁，和逼不得已的行爲。

我跑進飯館，特意叫掌櫃知道我是首相的秘書。按这身份，我不会點菜了，只怕要的东西顯得寒儉，就說隨他意送什麼上來吧。他做的菜很丰盛，而且我瞧他伺候週到，就比吃好菜还称心。付賬的時候，我把一個比斯多扔在桌上，至少該找回四分之一，我都便宜了跑堂的。於是我挺着胸脯跑出館子，活是個得意洋洋的少年人。

離飯館二十來步是一家大旅館，常有外國貴賓寄寓。我租下一套房間，有五六間，陳設很好。我那氣派，彷彿每年有兩三千杜加的進賬似的。我还預付了第一月租金。我回去办公，整下午忙着早上未完的事。我隔壁的办公室裏还有兩個秘書，他們只管謄清公爵親手交去的稿子。我当晚下班時跟他們認識，想結交他們，就請到我那飯館裏，叫了最好的時鮮菜，和西班牙最出名的美酒。

我們入席談談說說，雖然沒多少風趣話，興致却很高。說公道話，我一眼就看清这兩位客人巴到現在地位，决不是靠本事。

他們对書法，什麼直体字斜体字等等，確有研究，可是大学裏的科目，他們連皮毛也不知道。

他們别有所長，对切身小利，精明得很。我从說話裏知道，他們雖然榮任相府職司，並不怎麼欣喜欲狂，而且还有牢騷。一個說："我們五個月來，一直是賠本当差，一個子兒薪水沒到手。我們又沒有規定的薪水，这最糟了，我們無从知道是什麼個地位。"那一個說："我呀，情願領二十皮鞭当薪水，只要还我自由，讓我到别处去做事。我抄寫过秘密文件，所以不敢擅離職守，也不敢請求解職。否則賽果維的塔呀，阿利岡的堡壘①呀，我很可能去观光一下呢。"

我問道："那你們怎麼过活呢？想必是自己有錢的。"他們說錢是很有限，不过还算運氣，住在個寡婦家裏，她爲人很好，許他們賒賬，一年各要一百比斯多的飯錢。这些話我全听進去，一字不漏，立刻氣燄挫了。我想，我当然不会蒙人家另眼相看，对自己職位不該太得意，这事並不像預計的那麼有实惠，手裏幾個錢，省吃省用还怕來不及呢。我这麼一盤算，那股撒漫使錢的勁兒都消了。我才懊悔請了这兩位秘書來，但願飯快快吃完。算賬時我和掌櫃吵起嘴來。

兩位同事到半夜和我分手，因爲我沒請他們再多喝。他們回寡婦家，我就回到我那華麗的寓所，这時懊恨租了这房子，决計到月底就搬走。我儘管睡在温軟的床上，却愁得合不上眼。我想怎樣可以不白替皇帝当差，直盤算到天亮。这時候，我忽然想起蒙德賽的劝誡，决計去向唐羅德利克·德·加爾德隆請安，就此起床。我当時心境，去見那麼驕矜的人，恰好合適，因爲我正有

① 西班牙兩個要塞，國家大監獄所在，重要政治犯都禁錮在那裏。

求於他。我就到这秘書家去。

他跟賴瑪公爵居处相連，華麗也相等。但憑佈置陳設，主人家和傭人家沒甚分別。我請門上通報，說唐瓦雷留的後任求見，还免不了在前廳等了一個多鐘头。我等待的時候，对自己說，“新任的秘書先生啊，請你忍耐着點兒。你要人家來趨奉你，先得陪足小心趨奉人。”

客廳門總算開了。我進去趕到唐羅德利克跟前。他剛寫完一封情書給那美麗的仙籟娜，正把那封信交給彼德利爾。我对加爾德隆大人，比对格拉那達大主教，对加連諾伯爵，甚至於对首相，还要恭敬。我一躬到地，求他栽培，滿嘴卑鄙乞憐，想起來眞覚得羞慚。換了個不是他那樣驕橫的人，看我奴顏婢膝，心裏会厭惡。对他呢，这來正投其所好。他还算客氣，回答我說，如有机会，一定給我好处。

我听了千恩万謝，还發誓說，願意一輩子伺候他。我怕他討厭，連忙告辭，一面請他恕我躭擱了他的要務。我無恥趨奉了一番，趕緊出來，滿腔羞愧，回到办公室，把派給我的事做完。公爵上午就跑來，对我寫的結尾，跟開头一樣滿意。他說：“好得很！你把这篇小傳謄在西班牙人名簿上吧，字要寫得好。然後你在文書夾子裏再拿一篇報告出來，照这樣修改。”我跟首相大人談了好一会，很喜欢他那种溫和隨便的氣度。他和加爾德隆眞是大不相同！兩副臉截然相反。

这天我在一個價錢公道的小飯舖吃飯，决計隱姓埋名，天天到这裏來吃，等我的殷勤趨奉見了成效再說。我的錢至多維持三個月。当傻瓜的時候越短越好，我打算只在这三個月裏賠錢当差，若到那時还支不到薪水，就撇下朝廷和那套空場面了。我是这樣計算的。我竭力把加爾德隆奉承了兩個月，可是怎麼討好，

他也满不在乎，弄得我灰心了。我对他變了態度。我不再去向他請安，只在公爵跟我談話時，乘机巴結。

第 四 章

吉爾·布拉斯得賴瑪公爵寵任，
公爵告訴他一件机密。

說起來，首相大人不过每天在我眼前現一現，可是他不知不覺給我迎合上了，一天下午，对我說道："吉爾·布拉斯，你听我說，我愛你这性格，想栽培你。你这孩子又熱心，又忠心，而且非常聰明愼密。我想信任你这樣個人，沒有錯兒。"我听了連忙下跪，他伸手拉我起來，我恭恭敬敬吻他那隻手，說道："承蒙您大人这樣錯愛，我眞喜出望外。多少人看了您給我的恩典，要暗底下跟我做宛家呢。可是我只怕一個人恨我，就是唐羅德利克·德·加爾德隆。"

公爵答道："那你不用担心。我知道加爾德隆，他从小就跟我的。我敢說，他心思和我完全一樣，所以我喜欢的他都喜欢，我嫌惡的他也都嫌惡。你非但不怕招他恨，应該拿穩他是你的朋友才对。"我听了知道羅德利克是個調皮东西，早把首相大人蒙蔽住了，对付这人应当非常把細。

公爵接着說道："我拿你当個心腹，先把盤算的一件事告訴你。你得明白了情節，才能把我交下來的差使办得妥当。好多年來，我知道我的权威已經大家傾服；我有什麼决策，人家不問情由，只管照办；我可以隨心所欲，分派一切差使官爵，委任都統總督，頒給教会裏的俸祿。我胆敢說，我是西班牙一國之主。我富

貴已極。可是快有風波來了，我要保全富貴，所以希望外甥勒莫斯伯爵[1]接我的手做首相。”

首相講到这裏，看見我听了非常詫異，就說：“山悌良那，我明白你爲什麼驚奇。你奇怪我怎麼不挑自己的兒子于才德公爵繼任，却挑個外甥。可是我告訴你，我兒子才具不開展，不配做我这位子，而且我是他的对头。他知道討好皇上的竅門兒，皇上寵愛着他呢，这叫我怎麼受得了。一國之君的恩寵就好比心愛女人的身体，是個吃醋的根源，不論至親好友，你總是不甘心平分春色的。

“这是我心裏的隱事。我对皇上說过于才德公爵壞話，沒有見效，所以又另用手段。我希望勒莫斯伯爵能拍上皇太子。他現是东宮侍从官，隨時可以見到太子。他人很机靈，再加我有個計策，保他成功，万無一失。我使这條計，可以叫我外甥和我兒子作对。我離間了他們表兄弟倆，叫他們都來求我撑腰，都得依仗我，就都受我節制了。这就是我的計劃，正用得着你兩边跑跑腿。我想叫你替我跟勒莫斯伯爵暗通消息。”

我听了这場心腹話，好比現銀子到手一般，不再担心。我想：“我居然有这一天，躲在屋簷承霤底下[2]等着下金雨了。西班牙大权在握的人用我做心腹，我还怕不立刻發財麽！”我心上美滿得很，雖然眼看我那可憐的錢袋漸漸露底，也不在乎。

---

① 勒莫斯伯爵（Comte de Lemos）（一五七六至一六二二年），西班牙政客，塞万提斯的“唐吉訶德傳”，就是献給他的。

② 这句話的意思，也許也可以把德國詩人海涅（Heine）“哈爾茨山遊記”（Die Harzreise）裏面的話襯托出來。海涅慨嘆自己命運不好，說：“我相信，即使天上一陣雨，下的都是銀元（Thaler），也只会把我腦袋砸個窟窿。”（瓦爾蔡爾 O.Walzel 編“海涅全集”第四册第二〇頁）。头上有承霤（Gouttière）擋住，就不怕金雨砸破腦袋了。

第五章

吉爾·布拉斯樂極，貴極，窮極。

朝上大家馬上就看出首相喜欢我。他向來自己拿了公事皮包去開內閣会議，現在總交給我拿，这就彷彿当着大庭廣衆表示他喜欢我。大家看了这件新鮮事兒，就当我是他的寵信，我因此招了許多人的妬忌，也受了好些米湯。我办公室隔壁的兩位秘書也搶着恭維我要指日高升了，又請我到那寡婦家去吃晚飯，算是还席，其实是結交我，指望將來幫他們忙。人人都請我吃飯。連那個傲兀的唐羅德利克都对我一變故態。他从前对我總是“你”呀“你”呀的叫，从不称一声“先生”，現在叫我山悌良那先生了。他当了东家的面，尤其殷勤得吃不消。可是老实說，他的对手不是個傻子。我心裏越恨他，面子上应酬得愈加客氣，想來老官僚的敷衍工夫也不过如此。

公爵大人通常是一天朝見皇上三次，我也跟去。早上万歲爺睜開眼，他就晉見。他跪向床头，奏这一天万歲爺該做的事，还口授这天該說的話。於是他告辭出來。他等万歲爺一用完飯，又去晉見，这回不談國家大事，只講閒話助興。他雇了人四面打听馬德里的新聞，所以消息最靈通，就講些替万歲爺解悶兒。末了在晚上，他第三次晉見，把一天的公事隨意奏稟一番，又照例請明天的旨意。他跟皇上講話，我在待見室伺候，有些趨炎附勢的貴人，都來攀談，我只应酬幾句，他們就覺得榮幸。我到此地位，怎麼能不以要人自居呢？朝廷上好些人沒到这地位，就自以爲了不得了。

有一天，我越發臉上增光了。皇上听見公爵誇奬我的文章，就想看些樣品。公爵大人叫我帶了西班牙人名簿，引我朝見，吩咐我把修改的第一篇讀給皇上听。天顏咫尺，我起初很惶恐不安，可是有公爵在旁，立刻又胆壯了些。万歲爺听我讀了文章，天顏甚喜，開恩誇讚，还叫首相留心提拔我。这來只会添我的驕氣，又过幾天，我和勒莫斯伯爵談了一席話，越發野心勃勃了。

我奉他舅父的命令，到皇太子宮裏去找勒莫斯伯爵。我呈上公爵介紹信，上面說：他們倆的計劃我全知道，对我可以暢言無忌，兩人間的消息由我傳遞。伯爵看完信，領我到一間房裏，關上門，說道："你既然是賴瑪公爵的親信，一定靠得住，我也該毫不猶豫，把你当個親信。你知道，我們很順手。东宮侍从官，個個对太子巴結討好，他却只对我另眼看待。今天早上他和我密談，說話裏好像很牢騷。他性情豪爽，皇上偏偏吝嗇得很，不讓他称心花錢，連皇太子的場面都撑不起。我当然替他叫屈，乘机答应明天在他起床見客的時候，先送他一千比斯多，將來準把大筆款子源源供給。他听了很快活，只要我不食言，準能博他欢心。你把这一切情形告訴我舅舅，他怎麼說，你今兒晚上再來回報。"

我等他說完，連忙辭了他去見賴瑪公爵。公爵听了我的回報，就叫人問加爾德隆要一千比斯多，吩咐我当晚送給伯爵。我一路上想："嚇！那條万無一失、保管成功的妙計，原來如此。他倒是不錯。看來他儘管大注的錢送人，也決不会破產。这些响噹噹的比斯多是誰家錢箱裏的，我一猜就着；反正拿爸爸的錢供兒子花，还不天公地道麼？"我向勒莫斯伯爵告辭的時候，他低声說："再見吧，親愛的心腹朋友。皇太子有點兒好色，咱們一有机会得談談这樁事情，我預料就要你幫忙的。"我一路回去，只在想这

幾句話。这話又不費解，我听了滿心欣喜。我想："眞想不到，我就要替國家的儲君拉縴了！"我並不想想这是好事还是壞事，这位風流人物是個大貴人，就弄得我也不辨善惡是非了。皇太子尋快樂，要我幫閒，这是好大的面子！也許人家要說了："啊，吉爾·布拉斯先生，別太得意了！你只是個幫閒的幫閒！"这話我也承認，不过底子裏，做皇太子的幫閒，和做他幫閒的幫閒，一般体面，只是实惠不同罷了。

我当了这些体統差使，又蒙首相恩寵与日俱增，前途正未可限量。只可惜雄心塡不飽我的肚子！我从那豪華的公寓搬出來兩個多月了，租了一間最簡陋的小屋子。雖然不大舒服，可是我一清早就出門，只晚上回來睡睡覚，也就忍耐着了。我整天功夫都在我那戲台上，就是公爵府裏。我在那兒串演個貴人。可是一回到我那破房間，貴人失踪，只賸個可憐的吉爾·布拉斯，身边一個錢也沒有，而且糟得很，也沒個办法。我又很驕傲，不肯讓人家知道我窮，何况也告貸無門，只有唐那華羅可以通融，不过自从我入朝办事，就把他丢过一边，現在不敢去找他了。我只好把衣裳一件件出賣，賣得只剩隨身少不了的幾件。我不再上飯館，因爲沒錢付賬。那麼我怎麼过活呢？听我講吧。办公室裏每天管一頓中飯，有一個麵包捲兒和一點兒酒，此外首相府不給我們什麼了。我一天就吃这點东西，晚上十之八九餓着肚子睡覚。

一個在朝廷上出足風头的人，原來这般光景，实在是可憐無可羡了。我窮得忍耐不住，打定主意要找個机会向賴瑪公爵陳訴。恰好过幾天皇上和太子到艾斯古利阿爾去，我在那兒向他開了口。

第六章

吉爾·布拉斯向賴瑪公爵訴窮，这位大臣对付的方法。

皇上在艾斯古利阿爾駐蹕，跟去的人都不必自己開銷，所以我又不覚得那苦处了。我睡在公爵臥室旁边一個衣帽間裏。一天早上，这位大臣照例天才透亮就起來了，叫我拿些紙和文具，跟他到御花園裏。我們坐在樹下，他吩咐我把帽子放在膝蓋上，做出按着寫字的樣兒，自己手裏拿一張紙，彷彿在唸。遠遠看來，我們好像正忙着要公，其实首相喜欢閒扯，我們只在聊天兒。

我興致很高，講了一個多鐘头的趣話，逗他喜欢。忽然兩隻喜鵲飛到蔭蓋我們的樹上來，喳喳的叫，引得我們留意了。公爵說道："这兩隻鳥兒好像在吵架，我很想知道他們吵些什麼。"我說道："大人，您動了这個好奇心，我就想起個印度寓言來了，我記不清是在比爾貝① 还是在别的寓言集裏看到的。"首相問我那寓言講的什麼，我就講了下面的故事：

"从前波斯有個好皇帝，他缺乏雄才大略，不善治國，就都交給宰相去管。这宰相叫阿搭爾繆克，才幹过人。他負担得起偌大一個國家的重任，治得境泰民安。他竟有本領叫大家对皇朝不但敬服，而且愛戴。他又是皇帝的忠臣，又是百姓的慈父。阿搭爾繆克手下秘書裏有個喀什米爾籍少年名叫柴安吉，最蒙寵愛，宰相喜欢跟他談話，帶他出去打獵，把心裏隱事都告訴他。有一天他

① 比爾貝 (Pilpay)，古印度作者，編有寓言集五卷 (Panchatantra)，很早就譯成阿拉伯文，从此轉譯爲希伯來，希臘文等等。法國在十三世紀就出版了拉丁文的譯本。但勒薩日講的故事，比爾貝書裏並沒有。

們同到樹林裏打獵，那宰相看見兩隻烏鴉在樹上呱呱的叫，就对那秘書道：‘我很願意知道这兩隻鳥兒說的什麼話。’那喀什米爾人答道：‘大人，这事您可以如願的。’阿搭爾繆克問道：‘啊？怎麼呢？’柴安吉道：‘一個精通幻術的法師教过我鳥語。您若要知道牠們說些什麼，我可以听了一字字報告您。’

“宰相說好。那喀什米爾人走向烏鴉，做出專心靜听的樣子，於是回報主人道：‘大人，您相信麼？牠們正在談論咱們倆呢。’波斯的宰相道：‘有这事麼！說咱們什麼呢？’那秘書道：‘一隻烏鴉說：“这就是宰相阿搭爾繆克。他庇護波斯全國，一點兒不懈怠，就像一隻大老鷹，張開翅膀覆蓋自己的窩。他國事勤勞，要散散心，所以帶了他那忠心的柴安吉到这樹林裏來打獵。这秘書眞是哪來的運氣！伺候这樣一個主人，大大小小的事都蒙他看顧。”那一隻烏鴉打斷他道：“且慢着！別誇張这喀什米爾人的運氣。阿搭爾繆克对他的確不擺主人架子，推心置腹，並且我相信也要安插他一個要職。不过到那時候，柴安吉早餓死了。这可憐傢伙住在客寓的一間小屋裏，無以爲生。總而言之，他日子很窘，朝上却沒人瞧出來。宰相並沒想着問問他的景況，懷了一番好意就算完事，儘他去窮死也不管。”’”

我不講下去了，讓賴瑪公爵自去領会。他微笑問我說，阿搭爾繆克听了这篇諷諭有何感想，沒生氣怪这秘書狂妄麼？我給他一問，有點兒心慌，回答道：“大人，他沒有。寓言上說他並不生氣，反而給这秘書許多恩典。”公爵板着臉說道：“那还算運氣。有的宰相可不喜欢受人家教訓。”他打斷了談話，站起來說：“我想皇上快醒了，我該到他床前去伺候着。”他說完大踏步進宮去了，沒再跟我講一句話，好像听了那印度寓言很不樂意。

我跟到万歲爺寢室門口，然後把那些紙放回原处。我跑到那

兩個謄寫員的办公室裏，他們这次也跟駕來的。他們看見我，說道："山悌良那先生，怎麼了？你神色倉皇得很！出了什麼岔兒麼？"

我只愁那篇諷諭壞了事，也就不勉强遮飾。我把方才的話說出來，他們看我惶恐非凡，也很關切。一個說："这事的確不妙，这位大人有時候要鬧彆扭的。"那一個說："这話千眞万確，但願你別像紅衣主教斯賓諾薩的一個秘書那樣吃苦头。这秘書在主教大人手下做了十五個月的事，沒領到薪水，再也熬不住了，有一天大胆向主教大人訴苦，討幾個錢过活。主教說道：'很对，你該支薪水。'他把一張一千杜加的支票放在他手裏，說：'拿去，你到國庫去領这筆錢吧。不过記着，我这兒不再麻煩你了。'那位秘書若能領到那一千杜加，又可以另外找事，停職也情願。可是他剛走出紅衣主教府邸，就給一個公差拿住，送往賽果維塔裏，監禁了好些時候。"

我听了这故事愈加害怕。我自以爲完了，無可譬解，只好怨自己性急，倒好像还耐心不够似的。我对自己說："唉！爲什麼冒冒失失講那個倒楣的寓言，惹首相生氣呢？也許他正要周濟我，也許我竟会忽然發財，誰都料不到。我一時莽撞，把多少功名利祿都斷送了！我应該想想，有种大人先生不喜欢人家向他們開口；要人家把一點兒应得的酬勞，也当作他們的賞賜。我其实还是半饑半飽挨日子，不向公爵吐露爲妙。我竟应該忍耐着直到餓死，才可以怪他不对。"

我那時也許还暗存幾分指望，可是飯後一見主人的面，心全死了。他一變平時態度，正顏厲色，一句話也不跟我講。我那半天眞是急得要命。我晚上也心驚胆战，懊恨一場好夢落了空，又害怕國家監獄裏要添我这一名囚犯，一晚上只是唉声嘆氣。

第二天是生死關头。早上公爵召我。我跑到他房裏去，比等待判罪的犯人还要战战慄慄。他揚着一張紙片兒說道："山悌良那，这支票你拿去……"我听見支票兩字就發抖，心想："天哪！又是一個斯賓諾薩紅衣主教！押送我到賽果維去的囚車就要上路了。"我一陣害怕，不等首相說完，忙向他脚边跪倒，眼淚双流道："大人，我誠惶誠恐，求您大人赦我冒昧，我实在迫不得已，才向您訴苦的。"

首相看我驚慌失措，忍不住笑了。他道："吉爾·布拉斯，你放了心。你对我訴苦，就彷彿責備我不及早看顧你。可是，朋友，我不生氣。我倒怪自己沒問問你的景况。我要補救这點疏忽，先給你这張一千五百杜加的支票。你可以到國庫去兌現。我还答应你，以後每年給你这麼些錢，而且要是有手筆慷慨的富翁請你幫忙，你可以替他們向我求情。"

我听了不勝欣喜，就去吻首相的脚。他叫我起來，待我依然很和氣。我也想振作興致，可是沒法兒突然間轉憂爲喜。我呆瞪瞪像個臨刑忽蒙赦免的死囚。我主人以爲我怕得罪他，所以惶恐，其实我还是怕長期監禁。他說他故意把我冷淡，要瞧我难过不难过，因此就看出來我確有忠忱，所以愈加喜欢我了。

第七章

一千五百杜加的用途；他第一次
代人求情，得到報酬。

皇上彷彿省我心焦，过一天就回馬德里。我飛也似的趕到國庫，当場把支票換了現欵。叫化子忽然發財，难免头重脚輕。我

運氣轉了，馬上人也變了，从此只知道爬向高位子，擺出闊排場。我把那間寒窘的小房間讓給不懂鳥語的秘書。上回住的那套漂亮房間幸好还空着，我又搬回去。我叫個有名的裁縫來，花花公子的衣服差不多都是他做的。他量了身材，帶我到一家衣料舖裏剪了五奥納①的料子，據他說这才够做一件衣服。做一件西班牙式的衣服要五個奥納！天啊！……可是别在这上面計較了，走紅的裁縫總比普通裁縫費料子。我又買了幾件急待替換的內衣，幾双絲襪子，和一只帽子，帽緣上有西班牙式的繡花。

我少不得要個跟班，才够体面，就請房东文森·佛瑞羅替我找一個。他店裏那些外國旅客，多半到了馬德里雇西班牙傭人，因此找事的傭人都聚在那裏。先來一個小伙子，臉上那副和善虔誠的神情，活像安布華斯·拉莫拉，我看了就不要他。我对佛瑞羅說："我不喜欢道貌岸然的傭人，我上过当。"

我剛打發了这人，第二個來了。这一個樣子很机靈，一副鈍皮老臉，又帶幾分無賴勁兒，正合我意。我問了幾句話，他回答得伶牙俐齒，看來竟天生是個詭計多端的傢伙。我覺得这人正合用，就雇定了。我用了他沒後悔，因爲馬上知道这人眞是個宝貝。蒙公爵允許，我肯幫誰的忙，都可以向他求情，就决不放过这句話，正要一隻獵狗，替我尋找些野味，換句話說，正要個手段巧妙的混蛋，替我打听誰有事求首相，把他引上門來。这正是我这傭人西比翁的特長。他剛从东宫的奶媽唐娜安娜·德·葛華拉家出來，这位太太是那种自恃朝裏有人，招权納賄的娘兒，他在她家裏已經大展了奇才。

我对西比翁說，我能够叫皇上開恩；他立刻出馬，当晚就來

---

① 古尺名，合一·一八八八公尺。

說道："大爺，我找到一注很不錯的買賣。有個格拉那達的年輕紳士剛到馬德里來，他名叫唐羅傑·德·拉達。他最近跟人家决鬥鬧了事，不得不求賴瑪公爵庇護，肯出一大筆謝儀。我跟他談过了。有人对他誇張唐羅德利克·德·加爾德隆的权勢，他本來想去找这位爺，可是我告訴他，这秘書的情面是称着分兩当金子賣的，而您呢，只要一點酬勞就成了。我又說，要是您景况好，照您那又慷慨又廉潔的脾氣，还願意白幫忙呢。这樣我就把他拉过來了。總而言之，我已經跟他說定，这位紳士明天早上在您起身的時候來見。"我說道："怎麼的？西比翁先生，你做事情眞快！我看你幹那些鬼鬼祟祟的勾当，是個老手了。眞想不到你还这樣窮。"他答道："这是沒什麼希奇的。我愛花錢，左手來右手去，从來不攢着。"

唐羅傑果然來見。我接待他，客氣裏帶些驕矜。我說："先生，我要答应幫你，先得知道你那樁决鬥是怎麼回事，弄得你上朝來，因為也許是不便跟首相說的。請你講一講，不要遮掩。你放心，如果那是正人君子幫得了忙的，我一定尽力。"那年輕的格拉那達人答道："很好，我就把我的事老实告訴你。"下面就是他講的。

第 八 章

唐羅傑·德·拉達的故事。

"格拉那達有位紳士名叫唐安那斯塔修·德·拉達。他跟夫人唐娜艾斯德法妮住在安德蓋拉城裏，快樂度日。这位太太貞潔温和，相貌又非常美麗。她对丈夫一片柔情，丈夫也發瘋似的

愛她。这位丈夫性好吃醋，雖然太太的節操無可置疑，他还是不放心。他只怕暗地裏有寃家不讓他安頓，要裝他的幌子。他什麼朋友都信不过，只除了唐俞貝多·德·奧達雷斯；其实倒應当提防着这個人，他憑自己是艾斯德法妮的表兄，在他家任意出入。

“唐俞貝多果然看中了表妹。他不顧親戚之分，也不顧唐安那斯塔修朋友之誼，竟胆敢向她訴說衷情。这位太太是識大体的，沒有翻臉，省得把事鬧大，只和和氣氣責備了那親戚一頓，說他不該存心誘惑，塌她丈夫的台，还一本正經叫他別再妄想。

“她这般温和，反撩得那位爺更狂了。他以爲对这樣性格兒的女人，应当逼得緊，才会如願。他就舉止輕佻起來，有一天竟大胆求欢。那太太正顏厲色的拒絕，並且恫嚇他說，他这樣無禮，她要叫唐安那斯塔修給他懲戒。那位風流人物吃不起嚇，就一口应允从此不談情說愛。艾斯德法妮以爲他說話会守信，也不追究往事了。

“唐俞貝多生性非常陰險。他一股熱情，碰了这個大釘子，不免動了個報仇的惡念。他知道唐安那斯塔修是個軟耳根子的醋罐子，因此就想出一條惡毒透頂的計策，不是混蛋想不出來的。一天黃昏，他和这位胸無主見的丈夫散步，裝出滿面愁容，說道：‘好朋友，我有樁心事，再不告訴你，就要悶死了。我本來想瞞你的，可是你的体面第一要緊，你的心境安寧还在其次。咱們倆对於傷風敗俗的勾当再不肯放鬆，所以你家的事，我也不好讓你蒙在鼓裏。你听了会又氣又驚，你心裏先有個準備吧。我这話是要傷你心的。’

“唐安那斯塔修已經心慌意亂，插嘴道：‘我懂了，你表妹失節。’奧達雷斯氣憤憤的說道：‘我不認她表妹，跟她斷絕了！

她哪裏配有你这個丈夫！’唐安那斯塔修嚷道：‘别逗得我心焦了，說吧！艾斯德法妮幹了什麽事呀？’唐俞貝多答道：‘她背了你偸人。你有個情敌，跟她幽会。可是我說不出他名字，因爲黑夜裏看不清那姦夫是誰。我只知道你受欺，这是千眞万確的。我对这件事理該關切，所以說的話决不虛誑。我得確切知道艾斯德法妮失節，才可以派她不是。’

“他瞧出这席話沒有白說，就道：‘我不必多講了，我看得出你痛恨人家負心，打算名正言順的報这個仇。我贊成！別管誰死在手下，且讓本地人瞧瞧，你爲了体面，什麽都不愛惜的。’

“这奸賊这樣挑撥，把個輕信的丈夫和無辜的太太離間。他又說丈夫若不報仇就如何丢臉，說得淋漓尽致，激得这位丈夫瘋了。唐安那斯塔修好像凶神附身，不由自主。他回家去，横了心要把他那倒楣的妻子一刀戳死。他到家太太剛要上床。他先忍着，等傭人都睡定。他不怕上干天怒，也顧不得玷辱家声，甚至对太太肚裏懷着那六個月的孩子，也沒有一點骨肉之情，他走向那遭殃的女人，厲声喝道：‘賤东西！我要你的命！我現在寬限你一会兒，快求天饒恕你对我犯的罪吧。你已經喪尽名節，可是我还不願你死後靈魂受苦。’

“他說着拔出短刀。艾斯德法妮看他这般舉動，听他这番話，嚇得双膝跪地，合着手，慌忙失措的說道：‘大爺，你怎麽了？我犯了什麽过錯害你这樣生氣？你幹嗎要你老婆的命呀？你要是疑心她失節，那就誤会了。’

“那醋罐子丈夫凶狠狠道：‘决沒有錯兒！你对我不起，我知道得千眞万確，告訴我的人是靠得住的。唐俞貝多……’她急忙打斷他道：‘啊，大爺，你应当提防唐俞貝多，别以爲他够朋友。假如他說我什麽壞話，别相信他。’唐安那斯塔修答道：‘住嘴！

你这不要脸的东西！你叫我提防奥達雷斯，以爲这樣可以去我的疑心，不知道越發叫我疑心了。你这個親戚知道你的醜事，所以你想叫我提防他。你要我不相信他作証，可是这种花言巧語都是白說的，反而挑得我越發要懲罰你。’艾斯德法妮傷心哭道：‘親愛的丈夫，請你別凴着一股火氣，不分青紅皂白。你要是氣头上幹出事來，一旦明白寃枉了人，要後悔無及的。看上帝分上，不要發火！至少也把这段嫌疑弄清楚再說，这樣对一個問心無愧的女人还公道些。’

“換了別人，听見这番話，尤其看到說話的人这樣悽慘，一定要心軟了。可是这狠心人反而重新命令妻子快向上帝懺悔，竟舉起刀來要動手。她叫道：‘住手！你这凶橫無理的人！就算你对我的愛情已經完了，我对你的溫柔体貼你也忘乾淨了；就算我的眼淚動不了你那狠心，可是你也該珍重自己的親骨血呀！別向那個沒出世的無辜孩子下毒手。你宰了他，天地也不容你。你殺我，我可以赦你的罪；可是記着，你殺了那孩子可罪孽深重，要有報应的。’

“唐安那斯塔修雖然咬緊牙關把艾斯德法妮的話当耳边風，可是一听那末了幾句，想想害怕起來，心就動了。他唯恐心一動恨氣就要洩掉，所以乘餘憤未消，趕忙一刀，戳在她太太右胸口。她立刻倒在地下。他以爲死了，馬上出門，从此安德蓋拉城裏不見他的踪跡。

“这位苦命太太戳得昏过去，躺在地下好半天，就像死人一樣。她醒过來哼哼叫痛，一個伺候她的老婆子听見声音趕來。这個好老太婆看見女主人的慘象，急得大叫大喊，把別的傭人和緊鄰都吵醒。大家立刻都擠到她房裏。有人去請了幾個外科医生。他們瞧了傷口，以爲並不凶險。医生斷得很对，不多時就把艾斯

德法妮治好。三個月後，她养了個兒子，平安無事。吉爾·布拉斯先生，她那次凄凄慘慘生下來的就是我。

“雖然謠言不大放鬆女人的名節，居然倒沒人說我媽媽的壞話。本地人都以爲丈夫吃醋發了瘋，鬧出这個血案。人家確知道我爸爸性子躁烈，一來就生氣。奧達雷斯知道他表妹疑心他造謠挑撥了唐安那斯塔修，就不再去看她，反正他的仇至少已經報了一半，也可以称心了。我不細講我的教育，免得你先生厭煩，只說我媽媽特別要叫我学擊劍。我在格拉那達和賽維爾最有名的擊劍学校裏学了好一程子。她眼巴巴只等我長大，可以把唐俞貝多寃枉她的事向我訴說，讓我跟他比劍。她熬到我十八歲，就把心事說出來。講時眼淚滿面，十分悲戚。一個有胆氣有心肝的兒子，看媽媽这般景象，哪裏受得了！我立刻去找奧達雷斯，約他到僻靜地方，兩人決鬥了好一会，我刺中他三劍，把他刺翻在地。

“唐俞貝多自覺受了重傷，兩眼將閉，看着我說，他壞过我媽媽的声名，現在死在我手裏，正是報应不爽。他招出來他恨我媽媽嚴詞正氣，所以一心報仇害她。他臨死求上天饒赦，也求唐安那斯塔修、艾斯德法妮和我都恕罪。我想不便回家報告媽媽，風声自会傳到她耳朵裏的。我爬山越嶺，到馬拉加城，上了一隻正要出港游弋的武裝民船。船長看我不像個沒胆量的人，欣然許我加入船上的義勇隊。

“我們不久就有個大顯身手的机会。我們在阿爾布朗島鄰近碰到一隻梅利拉來的海盜船。那船在卡達吉那緯度圈上搶了一隻滿載貨物的西班牙船，帶着開回非洲海岸。我們向非洲人迎头痛擊，把兩條船都奪过來。船上还有擄到北非洲去做奴隸的八十個基督徒。那時開向格拉那達恰遇順風，我們不多時就到了朋達·

德·海里那。

“我們問那些俘虏是哪裏人，我問到一個人，相貌很好，大概有五十來年紀。他嘆氣說，他是安德蓋拉人。我听了不知怎麼心裏一動。我看他見我激動，也有感觸似的。我說：‘我是你同鄉。請問貴姓。’他答道：‘唉！你問我这話，又勾起我的傷心。我離開安德蓋拉已經十八年了。大概安德蓋拉人想起我只会厭恨。也許你常听人家講起我的，我名叫唐安那斯塔修·德·拉達。’我叫道：‘天啊！会有这事麼？怎麼！你是唐安那斯塔修麼？你是我的爸爸麼？’他大吃一驚，打量着我，失声道：‘你說什麼，年輕人？我退一時氣忿，向我老婆下了毒手，她肚裏还有個可憐孩子，难道就是你麼？’我說：‘是啊，爸爸。出凶事的那個夜裏，你不是把清白無罪的艾斯德法妮撇在血泊裏麼，三個月後她就生下了我。’

“唐安那斯塔修不等我說完，就抱住我脖子，緊緊擁抱了我一刻鐘，兩人同声嘆氣，眼淚交流。我們这樣重逢，自然天性流露，尽情親熱了一番。於是我爸爸仰面謝天救了艾斯德法妮的性命。可是他过了一会，又怕还未可欣幸，忙問我大家怎麼知道他妻子是無罪的。我答道：‘爸爸，除你之外，誰也沒疑心她什麼。你太太的品行一向無瑕可擊。我应当把眞情告訴你。你可知道，你上了唐俞貝多的当。’我就把这位親戚怎樣奸詐，我怎樣報仇，和他臨死懺悔的話，都告訴他。

“我爸爸重得自由，固然快活，但是听了我講的消息，尤其快活。他喜不自勝，親親熱熱的擁抱我。他反來覆去只說他多麼喜欢我。他說：‘哎！孩子，咱們趕快回安德蓋拉去吧！我心焦得很，我老婆受我作踐，我要去跪在她脚边討饒呢。我听說寃屈了她，懊悔得心都裂了。’

“我急要我那兩個親人早早見面，不肯把这件樂事延宕。我爸爸不願受海上風險，所以我辭了船長，把战利品裏分得的一份錢，在阿德拉買了兩头騾子。一路無事，他就講他的經歷，我听來津津有味，好比伊塔刻王子听他父王的歷險故事①。幾天後走到貼近安德蓋拉的山下，我們就歇脚。我們想悄悄溜回家去，所以逗留到半夜才進城。

“我媽媽以爲跟丈夫永不見面了，一旦相会，試想她多麼詫異！而且我爸爸回家的情形，說來也算是個奇談，更使她驚奇。爸爸痛悔前非，求我媽媽不計較他的蠻橫。我媽媽看他那樣眞切，心便軟了。她不当丈夫是個兇手，只以爲是天命如此，假手於他罷了，原來規矩女人把丈夫兩字看得这般至高無上的！艾斯德法妮一直爲我担憂，見我回家很快活。不过她喜裏帶憂。奧達雷斯有個姊姊，对殺害她兄弟的兇手正在上訴，叫人四处追捕。所以我媽媽覚得留我在家不妥当，放不下心。先生，我因此当晚就走，上朝來求皇上赦罪。你既然肯尽力幫忙，代我向首相求情，我赦免有望了。”

唐安那斯塔修那位勇敢的兒子講完了，我就擺出架子道：“成了，唐羅傑先生，我覚得你可以得赦的。我回头詳細告訴首

---

① 这是指忒勒馬科斯（Télémaque），伊塔刻（Ithaque）王于利栖斯（Ulysse，即俄底修斯）的兒子。于利栖斯出國參加特洛亞战爭，战事結束，飄零在外十年，忒勒馬科斯雲遊各地去找他。荷馬史詩第二部“奧德賽”就是叙述于利栖斯的經歷。“奧德賽”第十六卷裏寫父子重逢，驚喜交集，只說忒勒馬科斯問父親坐什麼船來的，和于利栖斯的回答。法國十七世紀費內隆（Fénelon）的有名著作“忒勒馬科斯”（Télémaque）第十八卷裏寫忒勒馬科斯不認識父親，相逢又錯过了，一問一答，話更簡單。在“奧德賽”第二四卷裏，于利栖斯回家，跟珀涅羅珀（Pénélope）夫婦团圓，講体己話，把離別後的事略談了一下，但这時候忒勒馬科斯顯然不在旁边。

相大人，我敢保証他会庇護你。”那格拉那達人听了，沒口的称謝。要不是他还答应我事成之後有謝儀，那空言道謝，从我这一隻耳朵裏進去，早从那隻耳朵裏跑了。可是他一撥動这根絃子，我立刻上了勁。我当天把这事告訴公爵，蒙他許我領这位紳士晉見。公爵見了他說道：“唐羅傑，我知道你為了什麼一樁决鬥案子到朝裏來，山悌良那把情形告訴过我了。你放心，你做的事，都情有可原。那些為了雪恥跟人决鬥的紳士，万歲爺特別開恩赦罪。照規矩你得坐坐監牢，不过决不会關禁多久。山悌良那是你的好朋友，此外的事，他自会料理，弄你快快出牢。”

唐羅傑对首相深深致敬，他有了这句担保，就放心回家鄉去坐牢。我立刻替他弄到了赦免狀。不上十天，我就讓这個新忒勒馬科斯和他的于利栖斯和珀涅羅珀团聚了。假如他朝裏沒有靠山，手裏沒有錢，只怕坐了一年的監獄还不会放呢！我幫了这個忙，只到手一百比斯多。这算不得一注大財，可是我还沒到加爾德隆的地位，小注兒的買賣，要放在眼裏的。

第 九 章

吉爾·布拉斯不多時發了財，裝出大氣派。

这事引起我的胃口來了，西比翁拿了我十個比斯多的佣錢，也添了興致去找新買賣。他这方面的本領我已經讚过，眞当得偉大西比翁的称号。他拉來的第二個主顧是個印書商，出版武俠小說的。那些書全是胡說八道，他却發了財。这人盜印同行出版的一部作品，全版的書給公家沒收了去。我得了三百杜加，設法把沒收的書發还，又免他一大筆罰款。首相本來不必过問，可是他

大人看我面上，很願意仗他的威力出面調停。又一個主顧是個商人，爲了这樣一件事。有一隻葡萄牙商船給北非洲海盜搶去，後來由加狄斯的武裝民船搶回。这船上三分之二的貨物是那個里斯本商人的。他沒法追还这批貨，所以到西班牙朝上來找個有面子的靠山，可以替他把貨討回。他運氣好找到了我。我拿了四百比斯多的謝儀，替他出力，追回全部貨物。

我講到这裏，彷彿听得一位讀者嚷道："努力呀！山悌良那先生！攢點兒，積點兒！你走運了，多弄兩個錢吧！"啊，那还用說！如果我眼睛沒看錯，我傭人又帶着個新上鈎的主顧來了！果然，來人正是西比翁，听他怎麼說吧。他說："大爺，讓我引見这位外科名医。他要求在西班牙王國各城市裏專利賣藥十年，別人不得競爭。換句話說，他到什麼地方做買賣，同行就不得在那裏營業。誰能替他弄到这份專利証書，他願意出二百比斯多的謝儀。"我擺出当朝大老的神氣，对这個走江湖医生說道："成！朋友，我可以办到。"果然不出幾天，我就弄到一份許他哄騙西班牙全國人民的特准書，打發了他。

俗語說："越吃越饞"，我發見这句話一點兒不假。我錢越多，心越貪，而且前四次向首相求情很容易，我毫不猶豫又要第五次向他求情了。这回是求一個都統的職位。格拉那達沿海的維拉城出了個都統的缺，有個授加拉特拉華勳章的爵士送我一千比斯多，託我謀这個位子。首相看我那麼貪財，不禁笑了，說道："天啊，吉爾·布拉斯朋友！你好上緊啊！發瘋似的爲人家出力。你听着：小事情呢，我不跟你計較。不过逢到都統的缺，或是別的大宗買賣，对不起，一半錢歸你，还有一半該向我交賬。"又道："我開銷眞大，要好多進賬才撑得起我这個排場呢，你那裏想得到。外面人看我清廉，老实說，我不至於那麼沒成算，肯把

家產來賠補虧空。你照我这意思做去吧。”

我听了主人这番話，竟是受了鼓勵，不再怕他厭煩，就一次次幹個不休，越比从前要錢得狠了。我恨不能貼出招子說，誰要向朝廷求情，只消上我門來。我和西比翁分头幹事。我專看銀子份上，替人幫忙。那位授加拉特拉華勳章的爵士出一千比斯多，做了維拉的都統；不多時我照这價錢又把個都統的缺賣給一個授聖雅各勳章的爵士。我不但出賣都統的实缺，也出賣勳爵的头銜。憑我弄來一紙勳位授予狀，就把個好好的平民，變成個混賬的紳士。我也向教士施恩。俸祿不大的教士、神長和另外幾种教会裏的職位，歸我分派。至於主教和大主教，那是唐羅德利克·德·加爾德隆授任的。行政長官、將軍、總督也由他任命。就此可以想見，当時的大官小吏一概不行，因爲我們把大小官職做这般好買賣，委任的人物未必能幹，品行也未必端方。我們明知道馬德里人把我們冷嘲熱罵，可是我們像守財奴一般，看見了金子，就笑罵由人。

伊苏格拉底①說得不錯：有了錢就免不了奢侈愚妄。我手裏有了三千杜加，而且可以再弄十倍的錢，覚得应当撑起個場面，才不愧做了首相的心腹。我租下整宅房子，陳設得很体面。有個狀師当初要擺闊，置办了一輛馬車，現在沒飯吃，只好出讓，我就買了过來。我又雇了一個車夫，三個跟班。舊傭人按理应当升級，西比翁就榮膺了親隨、書記和總管三個職司。首相允許我家傭人和他家傭人穿一式的号衣，这尤其使我志得意滿。我心地裏

① 伊苏格拉底（Isocrate）（公元前四三六至三三八年），古希臘雄辯家。这是他劝誡狄莫尼克斯（Demonicus）的話，勒薩日只引了個大意。原文說：“財富並不提高人的品性，而常滋長罪惡，使人懶惰，引人一味享受。”（“羅勃古典叢書”本“伊苏格拉底集”第一册第六至七頁）。

本來还剩幾分明白，这一來都沒有了。坡修斯·拉特羅[1]的門徒喝了些茴香湯，喝得臉色和老師一樣蒼白，就自以爲学間也和老師一般淵博；我也这樣狂妄，差不多自以爲是賴瑪公爵的本家了。我想外面大概当我是他一家人的，或許竟以爲我是他的私生子，这使我說不出的高興。

我又看見首相家食客盈門，就也要請人吃飯。我因此叫西比翁去找個有本事的厨司。他找了一個來，古羅馬有個貪口腹出了名的諾門達奴斯[2]，大概也不过用那樣的厨司。我的地窖裏屯滿了醇醪美酒，又買了各种食品，就擺酒請起客來。每天總有幾個相府裏的要員來吃晚飯，一個個神氣活現，彷彿都是部長。我欵待得非常丰盛，客人總吃得醉醺醺的回家。西比翁呢，跟我是主是僕，也在下房開一桌酒席，花我的錢招待他的朋友。不过我喜欢这個小伙子，而且我覺得他既然幫我賺錢，也有权幫我花錢。再加我年紀还輕，看他撒漫使錢，只以爲添我的場面，沒見到害处。我不把这些放在心上，还有一個道理：官爵和教会的各种職位，是滾滾財源。我眼看着一天比一天富足。我相信这一回把好運氣關在我家裏不放走了。

我志得意滿，只恨法布利斯沒看見我的闊排場了。我料他準已經从安達路西亞回來。我要出其不意，就送他一個無头請帖，上面說：他的朋友，一個西西利貴人，約他吃晚飯。我註明了吃

---

① 坡修斯·拉特羅（Marcus Portius Latro）（公元前五五至公元三或四年），古羅馬雄辯学教師。

② 諾門達奴斯(Nomentanus)，这個人的名字只在霍拉斯的諷刺詩裏簡單提到好幾次，像第一卷第一首第一〇二行，第八首第一一行，第二卷第一首第二二行等等（"羅勃古典叢書"本"代簡与諷刺詩集"第一二至一三頁，第九六至九七頁，第一二八至一二九頁），看來是個奢侈浪費的敗家子。講究吃东西这一點，是勒薩日想像出來的。

飯的日期、時間和地點，就是約在我家裏。尼聶斯跑來，一看請吃飯的外國貴人就是我，非常詫異。我說道："是啊，朋友，我就是这宅房子的主人呀！我有一輛馬車，办得好筵席，我还有錢箱。"他高興得嚷道："你怎麼会發了財了？我把你薦給加連諾伯爵真沒錯啊！我跟你說的，他是個慷慨的大爺，你靠他不久就会有好日子。我劝过你对那管家不要太精明，想來你一定听了我的良言了，我恭喜你。做大人家的總管，非这樣乖，不会吃得这麼肥。"

我讓法布利斯去自鳴得意，以爲我全虧他薦給了加連諾伯爵。然後我要殺殺他的興致，就細細講給他听这位大爺如何報答我的功勞。我們这位詩人一听，立刻做起翻案文章來。我就說道："我不怪那西西利人沒良心。这話咱們倆私下說說，我正該自己徼倖，不該怨恨他。假如伯爵沒有虧負我，我一定跟着上西西利，到如今还在他家当傭人，不知幾時撑得起家業來呢。總而言之，我就不会做賴瑪公爵的親信了。"

尼聶斯听了末一句話，驚奇得半晌不能出声。他怔了一会才道："我沒听錯麼？怎麼的，你是首相的親信啊？"我道："首相相信我和唐羅德利克·德·加爾德隆兩個人。一切看來，我比唐羅德利克的前程还要遠大。"他道："山悌良那先生，我眞佩服你，你幹什麼事都行。你眞是個通才。借用咱們賭場上的話，你是個'路路通'，到处有用。而且，大人，我看了您大人的成功，高興得很。"我打斷他道："哎，得了！尼聶斯先生，別大人不大人！免了这些称呼，咱們倆在一起，總不要拘形跡。"他答道："对，你雖然闊了，我还該照舊看待。不过我老实把我的毛病告訴你听，你走了紅運，耀得我眼睛都花了。虧得我眼睛花一程子就好，这時候看看你，依然是我的朋友吉爾·布拉斯了。"

这時有四五個相府要員到我家來，打斷了談話。我介紹尼聶

斯，說道：“諸位先生，今晚請到唐法布利斯跟咱們同吃晚飯。他的詩簡直充得过奴瑪王①的詩，他的散文是独創一格的。”可惜这幾位先生瞧不起吟詩作文，氣得詩人臉都白了。他們正眼也不瞧他。他要不遭冷落，白說了些很俏皮的話，人家也沒听懂。法布利斯氣極了，使了個作詩的奔放不羈之法，悄悄的溜了。那幾位要員並沒有知覺，坐下吃晚飯，問都沒問起他。

第二天早上，我剛穿好衣裳要出門，这位阿斯杜利亞的詩人進我房來，說道：“朋友，昨兒晚上也許我当面得罪了你那幾位要員，請你原諒。不过說老实話，我跟他們臭味太不相投，实在受不了。那些討厭东西！一副死板板自以爲了不得的神氣！你这樣聰明透頂的人，怎麼会跟那种沉悶的客人合得來，我眞不懂。我今天要帶幾個有生氣的客人來看你。”我答道：“很欢迎。我相信你有知人之明。”他道：“是啊，我保証他們都是大天才，而且非常有趣。我立刻上一家酒店去，他們一会兒都在那裏聚会。我去留住他們，免得給別人請去。因爲他們眞有趣，誰都搶着請他們，不是吃中飯，就是吃晚飯。”

他說完走了。到晚飯的時候，他只帶來六個作家，一一介紹，每個都標榜一番。听他說來，这些大才子比希臘羅馬的大作家还了不起，他們的作品都应当印金字。我客客氣氣接待，做尽殷勤的樣子，因爲作家这類人，都有點兒虛驕之氣。我雖然沒吩咐西比翁办盛筵，他知道今天款待的是什麼樣人，早已多添了菜。

我們高高興興入席。这些詩家就談論起自己來，自吹自唱。一個傲然列舉某某闊老某某貴夫人賞識他的作品。另一個說文士院新选的兩位院士不合適，还謙遜說，他自己应当入选。其他各

① 勒薩日自註：“古羅馬战神的祭司，每年賽会時唱的頌歌，意義晦澀，是奴瑪王（Numa）所作。”

人也是一樣的大言不慚。正吃着晚飯，他們是又吟詩呀唸文章呀，煩得我要死。他們輪流背自己的作品：一個哼一首十四行詩，一個朗誦一幕悲劇，另一個唸一篇喜劇的批評。輪到第四個人，他要讀一首譯詩，是阿那克瑞翁①原作，譯成很糟的西班牙韻文。一位同行打斷他說，有個字翻譯得不恰当。譯者不服氣，爭執起來。在座的这些大才子也都插進嘴去。他們分成兩派，辯得動起火來，就破口謾駡，这还不够，幾位瘋子竟站起來揮拳了。法布利斯、西比翁、我的車夫、我的跟班和我自己費了好大力氣，才把他們拉開。他們也不向我賠禮，一鬨而散，彷彿我家就是個酒店似的。

我先听了尼聶斯的話，原以爲这一頓飯可以尽欢的。他看見这樣的事，呆了好一会。我道："好啊！朋友！你还对我誇你請來的客人麼？你眞是找來了一羣卑鄙小人！我寧可請那些職員，別再跟我提什麼作家。"他答道："我也不再介紹旁的作家了，方才那幾個还是作家裏最通情達理的呢！"

第 十 章

古爾·布拉斯在朝裏變得十分下流無恥；
勒莫斯伯爵委他办差，跟他合夥搗鬼。

大家一知道我得賴瑪公爵寵信，就來趨奉。每天早上，來客擠滿了待見室，我起床時就接見。上門來的有兩种人：一种是出錢請我向首相說情的，另一种是不出錢苦求我說情的。我对第一

① 阿那克瑞翁（Anacréon）（約公元前六至五世紀），古希臘抒情詩人，專歌詠戀愛与酒。

种人總悉心靜听，出力幫忙。我对第二种人，或者推托幾句，当場打發掉，或者一味敷衍拖宕，弄得他們不耐再等。我入朝以前，原來心慈腸熱，不过人到了朝裏，就沒有那种通病了，我的心腸竟硬得賽过石子。所以我对朋友也不憐惜，也沒感情，把这些一股腦兒都剷除了。我对付約瑟夫那·華羅的办法，就是個証據。我講講那樁事情吧。

那華羅对我恩深義重。總而言之，我当初全虧了他，才能發跡。有一天他跑來看我。他見了我照例先親熱一番，然後託我向賴瑪公爵討個情，安插一位朋友。他說那位紳士人不討厭，也很能幹，可是無事可做，度日艰难。約瑟夫还說："我知道你是好心眼兒，也够朋友，準肯幫助这窮紳士。他窘得很，你正該扶一把。讓你有这机緣行個善事，想來你一定还要謝我呢。"这就是乾脆說我得白効勞了。雖然他这話不入耳，我却裝出唯命是听的樣子，說道："承你从前种种照拂，我感激得很，現在可以報答一下，那是妙極了。只要你对誰關切，我準替他出力，旁的都不用提。請放心，你替那位朋友謀的事，一定到手。这事你不用管，交給我得了。"

約瑟夫听我一口应承，对我很滿意，就告辭走了。可是他薦的人並未弄到那個位子。我賣給另外一個人，到手一千杜加，存在錢箱裏。我覺得这筆錢比那總管的空言道謝美得多了。下回見面的時候，我做出懊喪的神氣，說道："啊，親愛的那華羅，你上次來託我，已經遲了一步。加爾德隆搶先一着，把那位子給了別人了。我十分懊惱，沒個好消息報你。"

約瑟夫信以爲眞，我們分手的時候，越發要好。不过我料他馬上知道了個中底細，因爲他从此不上我家來了。我这樣待一位恩深義重的眞心朋友，非但不慚愧，反而洋洋得意。因爲他对我

的恩惠成了我的背景，况且按我当時在朝裏的地位，也不該再跟人家總管來往了。

我好久沒提勒莫斯伯爵，現在要講到这位爺了。我見了他幾回。我送过一千比斯多給他，已見上文。後來我該交給他那位公爵舅舅一千比斯多，公爵大人吩咐我也送給他。那天蒙勒莫斯伯爵賞臉，跟我談得很久。他說他居然如願以償，太子对他十分喜欢，当他唯一的親信。於是他託我办一樁体面差使，就是上次对我提起的。他說："山悌良那朋友，这事得着手了。拿出全副本領來，替我找個年輕美貌、可以陪伴風流太子取樂兒的姑娘。你是個聰明人，不用我多說。你四面八方找去吧，幾時找到了合適的，來通知我。"我答应他一定好好兒幹，决不懈怠，好在衆人齊着力，事情不难办的。

我不是尋訪美人的老手，不过相信西比翁準又來得。我一到家，就叫他來密談，說道："朋友，我有机密要事告訴你。你可知道我雖然一切順利，總覺得还有點兒美中不足。"他不等我說完，就搶着說道："不足的什麼，我一猜就着。您少個可人意兒的女仙子陪您解悶取樂兒。說老实話，像您年正青春，身边竟沒個女人，眞是件怪事。那些一本正經的老头兒还少不了她們呢。"我微笑答道："我佩服你眼光銳利。对！我的朋友，我是少個女人，要你替我弄一個來。不过我預先告訴你，我人选很嚴。我要你替我找個美人兒，可是她得品行規矩。"西比翁微笑答道："您要的却是件希罕物兒。不过，靠天之福，咱們这個城裏什麼樣女人都有，我想不多時就可以找到一個合您意的。"

果然三天之後，他对我說道："我找着一個宝貝了。是個年輕姑娘，叫加德麗娜；好人家出身，美麗得叫人心醉。她跟姨母住在一所小房子裏，靠點兒薄產过正經日子。我認識她家女傭

人，剛才听說，她們雖然不准閑人上門，若是位闊綽的風流公子，决不会閉門不納，不过得等天黑了悄悄的去，免得外面說長道短。我就对那女傭人把您描摹了一番，說您这位紳士，正应該開門迎接，託她向兩位女主人提起一下。她答应了，明天早上在約定地點給我回音。”我說：“好得很，不过我怕剛才和你会面的那女傭人也許說的是假話。”他答道：“不，不，我这人不容易上当。我已經向街坊打听，听來这位加德麗娜小姐正配做您的意中人。換句話說，她就是個達那厄①，您可以像朱比德那樣，化作一陣金錢雨落到她家去。”

我对这類豔遇雖然早有戒心，这次却放心。第二天那女傭人來告訴西比翁說，我儘可以当晚就去拜訪她女主人，因此我到十一點以後，就悄悄的溜了去。那女傭人在黑地裏開了門，攙我到一間很講究的客廳裏。只見夫人和小姐打扮得漂漂亮亮，坐在緞墩上。她們一看見我，立刻起身迎接，態度斯文，看來像兩位有身份的女人。那姨母叫曼西亞夫人，雖然風韻猶存，我沒多留意。說老实話，我眼睛裏只看得見这個外甥女兒，覺得她彷彿是天上神仙。要嚴格品評起來呢，她还算不得十全十美。可是她有風头，一股子騷辣妖嬈之氣，男人眼睛裏就看不見她的短处。

我見了她神魂飛越，忘掉只是爲拉縴而來，倒自己出面，向她說尽了痴情顚倒的話。我覺得这年輕姑娘可愛極了，把她的一分聰明，看成三分，她对答的話，簡直風魔了我，我有點兒把持不住了。这時候，她姨母澆冷水，發話道：“山悌良那先生，我

---

① 希臘神話：達那厄（Danaé），古希臘阿耳戈斯（Argos）國王的女兒。神道啓示說，这女兒將來养的兒子要殺死外祖父。所以國王不准女兒嫁人，把她錮禁在一座沒人可進去的塔裏。宙斯（Zeus）化作一陣金錢雨打入塔裏，達那厄就有孕生了個兒子。

跟你打開天窗說亮話。我听人家誇你大爺，所以許你上門，沒有拿架子。不过别以爲这樣你就可以得步進步。我这外甥女兒在深閨長大，从沒讓男人看过，說來你还是头一個呢。你若以爲她配做你太太，賞她这個面子，我很高興。你瞧瞧她值不值这個價錢。你再要便宜可不行。”

这般單刀直入，把個正要向我射箭的愛神嚇跑了。換句平淡的話說，这樣露骨的提親，點清了我的头，我馬上又是替勒莫斯伯爵拉縴的忠僕了。我改了調兒，回答曼西亞夫人道：“太太，我喜欢你直爽，也願意学你的樣。我儘管在朝裏也是一尊人物，却配不过这位絕世無双的加德麗娜。現有個大闊老來匹配她呢，我想把她配給西班牙的东宮殿下。”那姨母冷冷答道：“你不要我的外甥女兒就完了。我覺得你不肯娶她已經够無礼，不必再來嘲笑。”我忙說：“太太，我並沒嘲笑，我認真得很呢。我奉命找個值得东宮微服光顧的姑娘，在你家找着了，用粉筆在門上做了標記①”。

曼西亞夫人听了大出意外，我看她很喜欢。不过她以爲应当假作正經，說道：“就算你的話当真，我告訴你，我可不是那种人，看外甥女兒做了皇太子的外室，就会臭得意。我是個品行正經的人，想到这种事就厭惡……”我打斷她道：“你品行正經最好沒有！你就跟市民家的傻婆娘一般見識了。这种事情，講什麼道德，你不是開玩笑麼？一講道德就殺尽風景了。你眼睛应当向好处看：設想一國儲君向加德麗娜拜倒，把她奉若神明，送不知多少礼物，末了想想，也許她会生下個流芳百世的英雄兒子，連做媽媽的都要不朽呢！”

雖然这位姨母滿心要应允，却假裝打不定主意。加德麗娜早

---

① 皇帝出巡，駐蹕的房子，供奉官先用粉筆標識出來。

願意寵絡西班牙的东宫，却也做得滿不在乎。因此我只得加緊進攻，後來曼西亞夫人看我銳氣挫尽，準備要退兵了，这才回心轉意，向我投降。我們訂了個約，有以下兩款：第一，西班牙东宮听了我讚美加德麗娜如果動心，準備幾時晚上來光顧，那麼由我負責，連日期一併通知夫人和小姐；第二，东宮只能以普通風流公子的身份到她們家來，除了我和那主要的媒人，不帶其他侍从。

條約訂畢，姨甥倆对我种种討好，一點不拿架子。我乘机大胆摟摟抱抱，也沒碰釘子。我臨走她們自己上來擁抱，百般親熱。女人和她們用得着的拉縴一混就有交情，眞是件奇事。人家看我出門時这樣受寵，当眞要以爲我有艷福呢。

勒莫斯伯爵听見我找到了他要的人，非常高興。我把加德麗娜極口称讚，他就要親自去看。第二天晚上他跟我去看了加德麗娜，承認我这事办得很好。他对夫人小姐說，他想皇太子对我选中的人一定称心，她們有这樣一個情人也準会滿意；又說这位少年太子性情慷慨，而且温柔慈祥；末了又說，幾天之內就領皇太子來，按照她們要求的办法，悄悄默默，不帶隨从。於是这位大爺告辭，我也一同出來。我們是坐了他的馬車來的，車还停在街口。兩人上了車，他先送我到家，託我明天把这件剛着手的事告訴他舅舅，还代他要一千比斯多，可以把事办好。

第二天我源源本本報告了賴瑪公爵，只瞞掉一件事。我沒提西比翁，只算加德麗娜是我自己覓來的，因爲一個人在貴人前面，凡事都要自己居功。

我討來幾句不够味兒的誇奬。首相嘲笑道："吉爾·布拉斯先生，我高興極了，你有那許多本事不算，还会找到肯行方便的美人兒！幾時我要找個把女人，可以煩你了。"我也用同樣口氣答道："大人，蒙您青眼，可是我这話您不見怪吧，替您幫閒的事，

我不便兜攬。唐羅德利克先生幹了那麽多年了，我不該搶他的。”公爵听了微微一笑，就撥轉話头，問我他外甥玩这個把戲要錢不要。我說：“对不起，他向您要一千比斯多。”首相答道：“好吧，你送去就得了。你叫他不要省儉，太子要花錢，都从旁贊助。”

第十一章

西班牙皇太子私訪加德麗娜；贈送礼物。

我当時就送了五百双比斯多給勒莫斯伯爵。这位大爺对我說道：“你來得再巧沒有。我已經跟太子談过，他上了鈎了，急煎煎的要去看加德麗娜。今天晚上他要悄悄溜出皇宮，上她家去，这事已經决定，一切都佈置好了。你去通知那兩個女人，就把帶來的錢去送給她們，好讓她們明白，光顧的不是個尋常情人，而且帝子王孫要風流得先施恩惠。”又道：“你回头跟我一起陪他去，記着今天晚上到他寢宮伺候，还有，我覺得坐你的車去妥当，半夜時分，把那車停在皇宮附近等着。”

我立刻趕到那兩個女人家裏。據說加德麗娜歇着呢，我沒有見，只見了曼西亞夫人，对她說：“太太，請原諒我大白天上你門來，可是我沒別的法兒。皇太子今兒晚上要來拜訪你們，我得通知你一声。”我又把一口袋比斯多交在她手裏，說道：“这是他献給愛神廟裏的一點供养，求各位神靈保佑。你瞧，我替你介紹的事兒不錯吧？”她答道：“我感激不尽。不过，山悌良那先生，我請問你，皇太子喜欢音樂麽？”我說：“他喜欢得要命。他最愛听個好嗓子，再配上個輕攏慢撥的琵琶。”她喜得叫道：“好極了！我听了你这話眞高興！因爲我外甥女兒的嗓子就賽得夜鶯，又彈得

一手絕妙的琵琶，跳舞也好極了。"我也喜得叫道："謝天，我的姨媽！眞多才多藝啊！女孩子家要走紅，不消这許多本領，單有一头已經成了。"

我这樣先事安排，直待到皇太子回寢宮的時候。於是我吩咐了車夫，就去找勒莫斯伯爵。他告訴我，太子要早早打發掉外人，假託身子不舒服，又想裝得活像病人，所以上床睡了，可是一個鐘头以後就会起床，从一扇暗門後面的秘密樓梯到院子裏去。

他把他們商量好的事告訴了我，叫我在他們必經之处等着。我猷等了好久，以爲我們那位情人走了別條路，或者懶得去看加德麗娜了，竟好像帝子王孫对这類事还未如願就会興尽的。我以爲他們把我忘了，好容易看見兩個人跑來。我一看正是我等的人，就領到我馬車停的地方。他們都上了車，我坐在車夫旁边點指，離女人家五十步，就叫車停下。我攙扶皇太子和他同伴下車，步行到我們要拜訪的人家。我們走到那裏，門就開了；我們一進去，門又關上。

一進門，裏面黑洞洞，和我初次來時一般，只是此番壁上掛了盞小灯。灯光昏暗，只看出一點兒亮，什麼东西也照不見。我們这位主角看了这情景覺得越發有趣。客廳上灯燭輝煌，和院子裏的黑暗沉沉，恰好扯個直。夫人和小姐在那裏迎接，皇太子一見大爲顚倒。姨甥倆都穿着式樣風流的便服，自有一种巧出心裁的俏麗，見了不由人不動心。如果只有曼西亞夫人一個兒，我們的皇太子已經很中意，不过年輕的加德麗娜千嬌百媚，当然把她比下去了。

勒莫斯伯爵說道："哎，殿下，我們哪兒替您去找兩個更漂亮的人呢！"太子答道："兩位都美得迷人。我这顆心別想把持得住了，即使沒給外甥女兒抓住，也逃不过姨媽的手心。"

他先对做姨媽的这般恭維，然後对加德麗娜說了許多愛慕的話，她也对答得非常伶俐。这時候容得拉縴人插嘴說話，只要說來助興。所以我对太子說：这姑娘唱歌彈琵琶都了不得。皇太子听說她如此多才，喜欢得很，逼着她顯些本領。她欣然从命，拿起一隻調好声音的琵琶，彈了幾曲多情的調子，唱得也非常動听，太子又愛又喜，發狂似的跪在她旁边。不过这場情景，不必再多寫了。單說这位西班牙王國的儲君，掉在迷魂陣裏，轉瞬之間，已过了幾個鐘头，天都快亮了，只好狠狠心離開这個陷阱。兩位幫閒連忙送他回宮，送進臥室。於是他們各自回家，都欣欣得意，替太子覓到一個邪路女人，竟好像替他匹配了一位公主一般。

第二天早上，我把这事告訴賴瑪公爵，因爲他要知道一切經过。我剛講完，勒莫斯伯爵走來說道："皇太子一心戀着加德麗娜，非常喜欢，想常去看她，跟她結個不解緣呢。他今天要送那女人價值兩千比斯多的首飾，可是身上一個子兒也沒有。他对我說：'親愛的勒莫斯，你得立刻替我籌这筆款子。我明知这是給你麻煩，把你榨乾了，我心上真感激不尽。假如有一天我能够不僅空言道謝，我决不虧負你对我的种种報効。'我回答說：'殿下，我有朋友，借得動錢。您要的數目，我就去弄來。'我說完立刻就告辭出來。"

公爵对他外甥道："要遂他的心願並不难。山悌良那就可以把这筆錢交給你。或者呢，你要是願意，首飾就可以叫他去買，因爲他是內行；对於紅宝石尤其識貨。可不是麼，吉爾·布拉斯？"他刁滑的看着我。我答道："大人，您好挖苦人啊！我知道您是要拿我替伯爵大爺開心呢。"果然，那外甥免不了問这句話裏藏着什麼秘密。舅舅笑着說："沒什麼，不过是山悌良那要拿鑽石去換人家的紅宝石，結果又丟了臉，又賠了本。"

假如首相不再講下去，就太便宜我了。他不怕麻煩，把加米爾和唐拉斐爾在公寓裏作弄我的騙局都講出來，把我最难堪的地方講得特別詳細。公爵大人把我取笑得够了，就吩咐我跟勒莫斯伯爵一同出去。伯爵帶我到一家首飾店裏，我們选了些首飾，拿給皇太子看过，就託我去送給加德麗娜。然後我再回家取了公爵名下的二千比斯多，去付首飾店的賬。

那禮物是一对漂亮的耳環帶墜子，送給外甥女兒的。我奉命当晚送去，夫人小姐看了，殷勤接待，自不必說。她們倆得到这些表記，看出东宮又多情又手筆闊，喜得就像兩個村婆子似的，話匣子開個無休無歇，又謝我替她們找了这麼個好相識。她們樂得忘了情，漏出來些話，我听了疑心替我們大皇帝的太子弄了個女騙子了。我不知道是不是当眞幹了这麼一樁好事，所以出來的時候，决計叫西比翁來問個明白。

第十二章

加德麗娜原來是誰；吉爾·布拉斯又爲难，
又着急；他圖自己心安，作何防備。

我回家听得一片吵嚷，問是什麼事。家裏人說，西比翁請六個朋友吃晚飯呢。他們揚着嗓子唱歌，連声哈哈大笑。这餐飯当然不是七位賢哲① 的宴会。

宴会的主人听得我回家，对他朋友道："諸位，东家回來了。这沒關係，你們別拘束，照舊吃喝，我跟他說兩句話就來。"他就

① 見本書第一卷第二章第七頁註二。

來見我。我說："好闊啊！你那兒招待些什麼人呀？詩人麽？"他回答道："对不起，不是詩人。把您的酒請那种人喝，太可惜了，我另有妙用呢。我請的客人裏有個很有錢的年輕人，想走您門路，買個職位。我爲他請了这頓晚飯。他多喝一巡酒，我就把你的報酬抬高十個比斯多。我準備叫他直喝到天亮。"我說道："这樣說來，你还陪他們吃喝去吧，千万不要愛惜我窖裏的酒。"

我覚得这会子不便跟他講加德麗娜，第二天我起身的時候，对他这樣說："西比翁朋友，你知道咱們倆是怎麽樣兒相处的。你算是我傭人，其实我把你当伙伴兒看待。所以你要是把我当個主人那樣來哄騙就不对了。咱們彼此都不要藏头露尾。有一樁你听了要奇怪的事，我想告訴你；你呢，也說我听听，你覚得替我介紹的女人怎麽樣兒？咱們倆私下說說吧，我疑心她們是兩個邪貨，越要裝老实，越顯得調皮。要是我沒冤枉她們，那就对不起皇太子了。老实告訴你吧，我叫你找女人，就是爲了他。我領他去看过加德麗娜，他愛上那女人了。"西比翁答道："大爺，您待我这樣好，不容我不拿眞心出來。昨夜我和这兩位主公娘娘的女傭人有個約会，她把兩個女主人的身世講給我听了，我覚得怪有趣味。我簡括告訴您，您听了一定很樂。"

他接着說："加德麗娜是阿拉貢一個小鄉紳的女兒。十五歲上沒了爹娘，窮得很，也美得很。一個老爵士娶了她，名爲丈夫，其实是当她爸爸。他帶她到托雷都，半年之後死了。她承襲了遺產，那不过是隨身衣著，和三百比斯多的現欵，於是就跟曼西亞夫人合了夥。这位夫人已經有點兒走下坡路，可是还算得個紅人呢。这一对好朋友住在一起，所作所爲漸漸惹得警察注目。兩個女人沒趣了，一賭氣，还不知有什麽別的緣故，突然離了托雷都到馬德里來。她們在馬德里住了將近兩年，和街坊的女人从不

來往。可是我講最妙的事你听：她們租兩宅小房子，中間只隔着一堵牆，有一座地下樓梯走得通。曼西亞夫人帶着個年輕女傭人住一宅房子，爵士的寡婦住那一宅，用一個老年的女監護，只算是她奶奶。所以咱們这位阿拉貢女人一会兒是姨媽帶大的外甥女兒，一会兒又是奶奶照顧的孫女兒。她充外甥女兒的時候叫加德麗娜；裝孫女兒的時候叫做仙籟娜。"

我一听得仙籟娜这名字，臉都白了，忙打斷西比翁道："你說的什麼？你嚇得我發抖了。哎呀，我生怕这個天殺的阿拉貢女人別就是加爾德隆的外室！"他答道："哎！对呀！正是她！我以爲您听了这個新聞会樂得不可開交呢。"我道："你說着玩兒吧？这新聞哪裏会叫我快活，只会招我發愁。你沒想到这会惹出事來的麼？"西比翁道："天曉得，我沒想到。会出什麼亂子呢？唐羅德利克未必会知道。您要是怕他知道，只消乘早告訴首相。您老老实实告訴他，他就知道您無心。如果加爾德隆要中傷您，首相就明知他無非是挾仇陷害了。"

我听了西比翁这番話就不害怕了。我照他主意，把發現的这件不如意事告訴賴瑪公爵。我說的時候，还裝出滿面愁容，叫他相信我無意中搶了羅德利克的外室去給太子，十分懊喪。可是首相非但不爲他那位親信叫苦，反而嘲笑一番。他叫我只管照常行事好了，加爾德隆能和西班牙太子同愛上一個女人，平分春色，究竟还是他的体面。我把这事也告訴了勒莫斯伯爵。他說，如果那個一等秘書發現了这段私情，向首相進讒言，他一定袒護我。

我以爲憑这手段，可以一帆風順，不愁擱淺，所以就不怕什麼了。我还是陪太子去光顧加德麗娜，就是那美麗的仙籟娜。她自有手段穩住唐羅德利克，不叫他上門，偸出幾夜功夫來接待他那位大貴人情敌。

第十三章

吉爾·布拉斯依然做他的闊老。他听到家裏消息，
有何感觸。他和法布利斯吵翻。

上文說过，每天早晨，我的前廳上常是一大堆人，有事等着求見。不过我不願意他們口头陳述，按照朝裏規矩，或者竟可以說，要擺架子，一概吩咐："拿陳請書來。"我說溜了口，有一天我房东來要一年的房租，我竟也照様回答他这句話。肉舖和麵包舖按月準開上賬來，倒不消我再問他們要陳請書。西比翁一舉一動都学我；翻版和原本可說是相差無幾。有人託他向我求請，他也同様行事。

我还有一樁可笑之处，这點我也不用諱言。我虛驕透頂，說起头等貴人的時候，彷彿和他們如兄若弟。譬如說，我要提起阿爾伯公爵、奥宋公爵，或是梅狄那·西董尼亞公爵，就不客氣直称阿爾伯、奥宋，或是梅狄那·西董尼亞，總而言之，我變得驕傲浮誇，竟不像我爹媽的兒子了。唉，可憐的女監護！可憐的侍从！我並沒打听打听你們在阿斯杜利亞过的什麼日子，压根兒沒放在心上，念头从沒想到你們倆！我們到了朝裏，对窮親戚窮朋友，好比喝过來德河水①，都忘記乾淨了。

所以我再也不想起老家。忽然一天早晨，一個小伙子跑來，說要和我密談。我把他叫進办公室，看他是個平头百姓，所以也沒請坐，只問找我有什麼事。他說道："吉爾·布拉斯先生，怎麼

---

① 希臘神話：來德河(Léthé)是陰間的一條河，死人陰魂一定要喝些來德河水，就会把生前的事忘記乾淨。

的？你不認得我了？”我把他細細端詳，認不出來，只好說陌生得很。他道：“我是你的同鄉，也是奧維都人；我爹就是你那大司鐸舅舅的鄰居，開油鹽舖的貝爾特朗·穆斯加達。我倒一看就認得你，咱們倆常常捉迷藏玩兒的。”

我說：“小時候的玩意兒記不起了。一向事情忙，心上記不得这些舊事。”他說道：“我找我爹生意上來往的店家算一筆賬，所以到馬德里來。我听人家講起你，據說你在朝裏很有地位，而且財發得像個猶太人。可喜可喜。我回到家鄉，要把这個喜信告訴你家裏，讓他們快活。”

我迫於礼貌，只得問他離鄉時我爹媽舅舅景况怎樣。可是我勉强塞責，非常冷淡，这個油鹽舖的小伙子也覚得我太沒骨肉之情了。他这意思全露在臉上。他看我对至親这樣漠不關心，好像很駭然。他是個粗漢，就老实不客氣說：“我以爲你对親人还要稍微熱和關切點兒呢。你問起他們的時候，多冷淡呀！好像早已把他們忘在腦勺子後头。你可知道你爹媽的景况麼？我告訴你，你爹你媽一直在幫人。那位好人大司鐸吉爾·貝瑞斯又老又病，去死不遠了。一個人總該有點兒人性！你現在有力量幫你家裏，我憑朋友份上，劝你一年送他們兩百比斯多。这個數目你不在乎，他們靠你这點救濟，也可以过些舒服快樂的日子。”

我听了他叙述我家裏情形，無動於中，只怪他冒昧，我並沒向他請教，他倒就來劝告我。要是他措詞委婉，也許我会听他，他那樣直率，反而撩得我火了。他分明看出我着了惱不開口，还只顧劝我，算是一片好心，其实多半是恶意。我听得不耐煩，炸起來了，說道：“哎，这太沒分寸了。我跟你說，穆斯加達先生，別多管閒事。找你爹生意上來往的店家算賬去吧。我責任所在，輪得到你來下命令麼？这事我該怎麼办，比你明白些呢。”說完，

我把这賣油鹽雜貨的推出办公室，讓他回奧維都，賣他的胡椒丁香去。

可是他一席話却說到了我心裏去，我自愧不孝，不禁心軟下來。我回憶小時候受的提携敎育，想到父母的恩勤，也有幾分感激，不过感激一陣，也就完了。我立刻又忘恩負義，隨就撇開不想了。好些做父親的有这种孩子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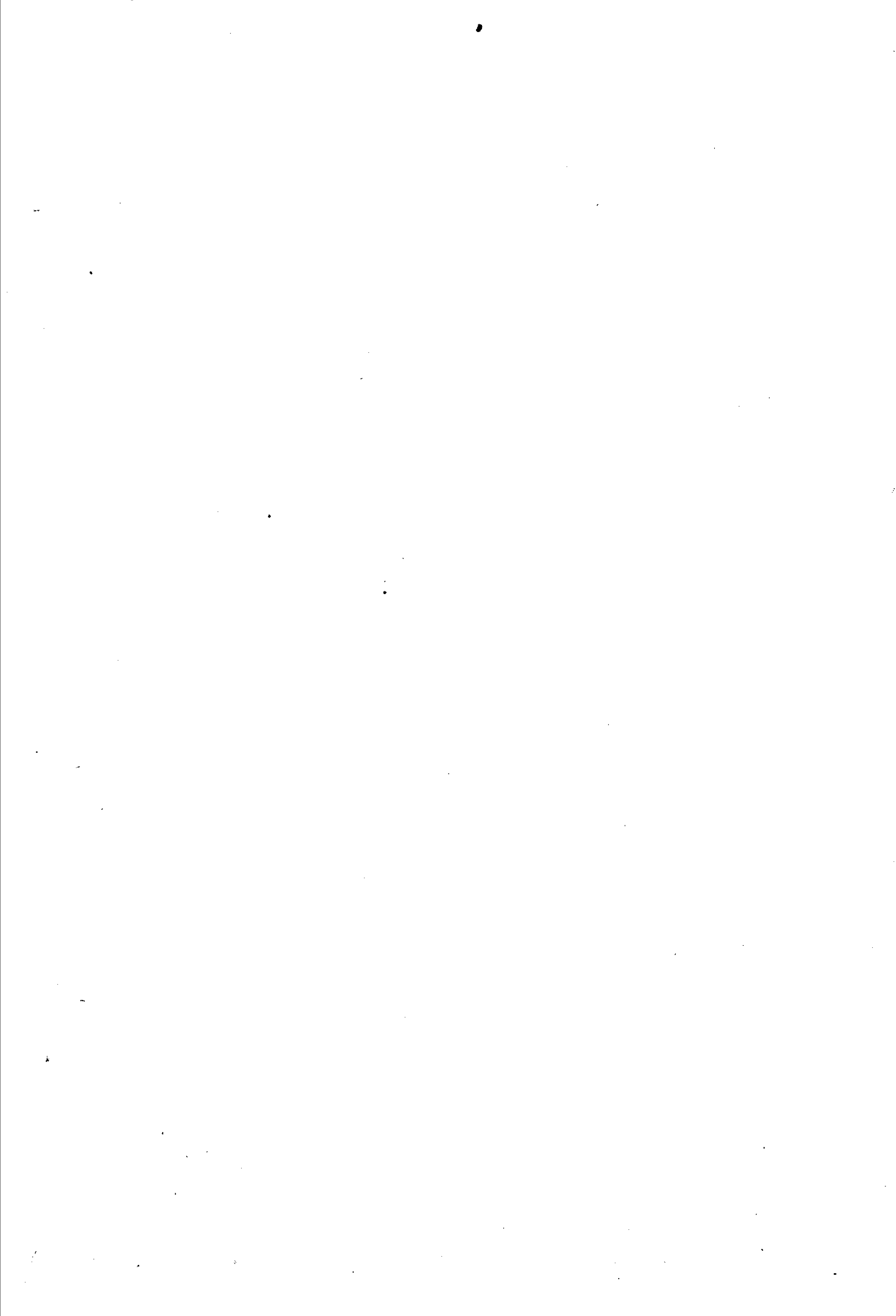
我全憑貪心和野心擺佈，脾氣整個兒變了。我興致全無，悶悶不樂，心事重重，總而言之，成了一头毫無靈性的畜生。法布利斯瞧我利慾薰心，对他很冷淡，就难得上門來。可是有一天他忍不住对我說道："說眞話，吉爾·布拉斯，你換了個人了。你入朝以前，一向心地舒泰，現在我看你老在煩擾。你出了一套套花様弄錢，錢越攢得多，你越要多攢。而且，我对你說吧，你对我不像从前那樣一片眞心，不拘形跡了，像那樣才有交友之樂。你却不然，遮遮掩掩，不拿眞心向我。你对我多礼，我就覺得不舒服。總而言之，吉爾·布拉斯跟我以前認識的吉爾·布拉斯不同了。"

我冷冷答道："你眞是說笑話了。我不覺得有什麼改變。"他答道："不能憑你的眼光來看呀，你眼睛花了。我这話不是哄你，你變相可惜是千眞万確的。朋友，你老实說吧，咱們还像从前那樣相处麼？从前我早上來打門，你總親自來開，往往还睡眼迷離，我就不拘形跡直闖到你屋裏來。現在呢，大不相同了！你有那些跟班的，他們叫我在前廳等着，先要通報姓名，才許進見。見了面，你又怎樣接待我呢？你冷冰冰的对我客氣，还擺出一副大爺架子。看來你漸漸討厭我上門了。你想，一個当你老朋友的人，会喜欢你这樣接待麼？不喜欢的呀，山悌良那，我完全不慣的。再見吧，咱們倆好離好散，大家丢開手——你呢，少個人來

指摘你的行爲；我呢，丢開個忘本的暴發戶。”

我听了他的責備，雖然有幾分感動，却生氣得厲害。我一句話沒留他，由他走了。照我那時候的心境，覚得跟一個詩人做朋友算得什麼呢，絕交也不值得傷心。我沒有他，另有别人做朋友。我結識了幾個朝裏的小官，因爲氣味相投，不多時就親密得很。这些新交，多半不知是什麼出身，憑運氣做到了目前的職位。他們都已經很富裕。这起小人都和我一樣忘本，受了皇上深恩，只覚得是应該的。我們自以爲是非常高貴的人物。啊，命運之神呀，你就是偏心这种人！斯多噶学派的艾比克泰德[①]說你是個大家閨秀，却專跟底下人鬼混，眞是一點兒不錯。

① 斯多噶学派的艾比克泰德(Le Stoïcien Épictète)：斯多噶派是古希臘哲学裏的一派，以忍耐痛苦，抛棄享受，堅毅自持爲宗旨；艾比克泰德（公元前一世紀），出身奴隸，是这学派裏最能感化人的大師。艾比克泰德語錄裏並沒有勒薩日引的这句話。



第 九 卷

第一章

西比翁要替吉爾·布拉斯尋一門親事，說的女家是開金飾店的有名富戶。这事如何撮合。

一晚上，來吃飯的客人都散了，我身边只剩西比翁一人，就問他一天來幹了些什麼。他說："幹了件刮刮叫的事。我在替您弄一份大家業。我認識個金飾店的掌櫃，想替您說合他的独养女兒。"

我滿臉鄙夷不屑，說道："金飾店掌櫃的女兒！你糊塗了麼？怎麼替我說個平头百姓家的姑娘呀？我覚得一個人有點兒本事，而且在朝廷上有點兒地位，眼界还应該高些呢！"西比翁答道："哎！先生，别这等看法。要知道妻以夫貴，我舉得出上千個貴人，都不像您这樣挑剔呢。您可知道，我說的这位闊小姐，至少有十万杜加的嫁粧，不是好一尊金人兒麼？"我听說有这麼一大筆錢，心上活動多了，就对我那書記說："好吧，我爲的是那份嫁粧。你準備幾時讓我到手啊？"他答道："且慢着，先生。等一等！我先得把这意思告訴那父親，說得他肯了，再講别的。"我哈哈大笑道："好哇！原來才不过是这麼一回事兒呀？好一头踏踏实实的親事！"他答道："也不像您想的那樣沒影兒，我只消跟那金飾店的掌櫃談上一個鐘头，保管他願意。不过咱們先把條件講講明白好不好？我要是替您弄到十万杜加，您給多少回扣？"我說："兩万。"他道："謝天啊！我想您只肯謝我一万，您比我手筆大了一

倍。好，我明天馬上去交涉。除非我是笨蛋，準会成功。”

过了兩天他果然來对我說：“我已經跟那金飾店掌櫃加布利爾·德·薩勒羅講过了。我把您的权勢和本領，說得天花亂墜，所以他一听我要替你說合他女兒，就很樂意。他只要您証明自己確是首相的紅人，就肯把女兒嫁你，再賠上十万杜加。”我就对西比翁道：“他要是只有那個條件，我馬上就可以結婚了。說起那女兒，你瞧見沒有？模樣兒美不美？”他道：“不如她的嫁粧美。咱們私下說說，这位有錢小姐相貌並不怎麼漂亮。好在您也滿不在乎。”我答道：“哎，朋友，我是不在乎的，我們在朝裏的人，結婚不过是娶一門親罷了，若要找美人兒，有的是朋友的太太；自己万一娶到了漂亮太太，也一點不在意的。所以她們假如給我們綠帽子戴，正是活該。”

西比翁又道：“还有一件事，加布利爾先生今晚請您吃飯。我們說定暫且不提親事。他还要請好些做生意的朋友，您不过是個平常的客人；明天他也只算個平常的客人上您家來吃晚飯。可見这人先要把您研究一番再說呢。您在他面前得小心才好。”我很有把握的打斷他道：“好，隨他研究得了，万無一失的。”

这事就逐步做去。我跟西比翁到金飾店掌櫃家，他待我很熟，彷彿已經見过好幾面似的。这人是個老实生意人，殷勤得叫人受不了。他介紹我見了他太太玉珍妮亞，和女兒小加布利拉。我因爲有言在先，並沒提起親事，不过对她們極恭維，說了一大套很好听的敷衍話，全是朝上貴人的談吐。

我雖然听了我書記先入之言，却覺得加布利拉並不討厭。也許因爲她非常打扮，也許因爲我是襯着嫁粧看她。加布利爾先生家裏眞講究！我相信他家的銀子賽得过秘魯的銀礦呢。到处是各式各樣的銀器，間間屋子都是個宝庫，尤其我們吃飯的那間。眞

叫做女婿的看得眼紅！那丈人要把这頓飯請得特別体面，所以邀來五六個生意人，一個個呆板乏味。他們只談些生意經，不像朋友宴会，倒像講行情做買賣。

第二晚我欵待那金飾店的掌櫃。我雖然不能拿銀器來炫耀，却另有迷他的办法。我請的陪客是朝廷上最出風头的人物，並且我知道他們雄心勃勃，永無底止。这些人無非談些功名富貴，以及念念不忘的高官厚祿。这一套果然靈驗。加布利爾掌櫃儘管有錢，給他們的豪貴压倒了，相形之下，自覺慚愧。我裝得很恬退，我說只求家道小康，譬如一年有二万杜加的收入，就知足了。那幾位渴求功名利祿的朋友都說我不对，既承首相那般寵愛，豈可毫無大志。那位丈人句句話都听在肚裏，我看出他臨走很称心。

第二天早上，西比翁去看他，問他是否喜欢我。那位市民道："很喜欢，这孩子实在中我的意。不过，西比翁先生，看咱倆老交情份上，請你說老实話。你知道，咱們人人都有毛病。你把山悌良那先生的毛病說我听听。他愛賭麼？愛女人麼？有什麼壞習氣？請別瞞我。"那媒人道："加布利爾先生，你問这話，我可生氣了。我一心爲的是你，主人倒在其次。他要是有什麼壞習氣，將來要害你女兒惹氣，我还会說这個媒麼？天知道不会的呀！我一片心全是爲你打算。不过我私下跟你說說，毫無毛病就是他唯一的毛病，年輕人这樣太正經。"那金飾店掌櫃道："再好沒有了！我倒是喜欢他那樣。我告訴你，朋友，你去对他說，我女兒準嫁給他，就算首相不寵愛他，我也要他做女婿。"

我書記把这話告訴我，我馬上趕到薩勒羅家，謝他見愛。他已經把意思告訴太太和女兒。我看她們接待我的態度，知道她們心上也願意。我先一天通知了賴瑪公爵，就帶丈人去晉見。他大

人接見時非常客氣，又表示很快活，因爲这选中的女婿，恰是自己十分寵幸、一手提拔的人。他隨又誇讚我种种長处，說得我不知多麼好，那老实的加布利爾簡直以爲替女兒找到我这位大官人，眞是西班牙頂兒尖兒的好对兒了。他喜得滿眼是淚，臨別緊緊抱住我道："我的兒子，我等不及的要看你和加布利拉結婚，不出八天，你就是她的丈夫了。"

第 二 章

吉爾·布拉斯偶然想起唐阿爾方斯·德·李華；
要掙自己面子，就替他出了些力。

我的婚事且按下慢表。这部自傳有個層次，我得講講我替舊主人唐阿爾方斯出的力。我已經把这位大爺忘得一乾二淨，因爲以下情形，才想起他來。

当時瓦朗斯城出了個都統的缺，我得了消息，就記起唐阿爾方斯·德·李華。我想这個職位給他做，再合適也沒有，决計去替他干求。我雖然是爲交情，也許大半还是爲了賣弄。我想假如弄到手，臉上多麼風光。所以我就跟賴瑪公爵說了。我說我做过唐西澤·德·李華父子的總管，受恩深重，所以冒昧求他把瓦朗斯都統的缺，或者給老子，或者給兒子。那大臣說道："很好，吉爾·布拉斯，你知恩報恩，心胸慷慨，我看着也喜欢。况且我很器重他們家。李華世代是皇上的忠臣，这位子他們得之無愧，你去給他們吧，就算我送你的一份婚禮。"

我如願以償，不勝欣喜，連忙趕去見加爾德隆，請他下個委任狀給唐阿爾方斯。唐羅德利克家裏成羣結簇的人，都肅靜無

声，等候他傳見。我从人堆裏擠过去，到書房門口，就有人開門請我進去。裏面人很多，有各等的爵士，以及其他有身份的人。加爾德隆挨次接見。他对人的態度各各不同，煞是好看。他对这人不过略爲點點头，对那人就深深鞠躬，直送出書房。他待人接物的礼數可說是極有分寸。我看出有幾位紳士受了怠慢很氣憤，心裏自怨迫於处境，只好向他搖尾乞憐；还有种人却不然，看了他那副自命不凡、不可一世的神氣，肚裏暗笑。我雖然留心到这許多，却並不引爲鑑戒。我在家裏，待人接物，也跟他一模一樣，不管人家对我那倨傲的態度是贊成还是埋怨，只要他們買我的賬就完了。

唐羅德利克一眼看見我，立刻撇下了接見的人來擁抱我，那副親熱的樣兒簡直叫我吃驚。他說："啊，老哥！什麼風把你吹到这兒來的呀？有什麼事要我効勞麼？"我說明來意，他滿口应承，担保过一天这時候，準把我要的东西發下來。他这樣客氣也罷了，还把我直送出接待室，他只有送大貴人才走得那麼遠，臨別又擁抱了我一番。

我出來心上想："这樣多礼是什麼道理？是凶是吉？加爾德隆想要陷害我麼？还是要跟我結交呢？还是覚得自己漸漸失寵，籠絡了我，可以求我在东家面前說好話呢？"我捉摸不準。第二天我又到他家，他还是那樣待我，又親熱，又多礼，真叫我当不起。他对我的礼數，其实都是从接見別人的礼節上劃扣过來的。他对有些人粗暴無礼，对有些人陰冰冷氣，弄得差不多人人抱怨。不过那天有件事替大家出足了氣，我应当講講，讓那些当書記当秘書的看了，知所鑑戒。

有個人衣服很樸素，看不出什麼身份。他來找加爾德隆，說他上过賴瑪公爵一個呈文，不知下落如何。唐羅德利克正眼也不

瞧他，很不耐煩的間了声："你叫什麼名字？朋友。"这紳士从容答道："我小時候叫方西羅，後來叫唐方西斯果·德·苏尼加，現在叫貝德羅薩伯爵。"加爾德隆听了大吃一驚，一瞧对方是头等貴人，就想自打圓場，对伯爵道："大人，請您原諒，我不識尊顏，也許……"方西羅滿臉鄙夷，打斷他道："你不用撇清。你傲慢得可嗤，撇清得也可嗤。你要知道，大臣的秘書，对各色人等，都应該有礼貌。你儘管驕得自以爲是主人的替身，可是別忘了，你不过是他的傭人。"

那不可一世的唐羅德利克这來腺了一鼻子灰。可是他並沒有学乖。我却把这事引爲前車之鑑，决計以後接見什麼人，一定要辨明來头，是好欺負的，才可以对他擺足架子。唐阿爾方斯的委任狀已經發下來，我就帶回去，專差送給那位年輕公子，还附了一封賴瑪公爵的信，他大人信上說，皇上任命他做了瓦朗斯的都統。我並沒告訴他这事我尽了什麼力，連信都沒寫，想等他上朝宣誓時当面講，給他個意外之喜。

第　三　章

吉爾·布拉斯籌備結婚；天外横風，吹斷好事。

再講我那漂亮的加布利拉吧。不出八天，我就是她夫婿了。我們男女家都忙着籌備婚事。薩勒羅替新娘子做了鮮衣華服，我爲她雇了一個貼身女傭人，一個男傭人，一個老侍从，都是西比翁找來的。他只等我嫁粧到手，眼巴巴盼着那好日子，比我还心切。

那天的前夜，我在丈人家晚飯，同席都是新娘本家和外家的

親戚。我串那假意殷勤的女婿，眞是面面俱到。我对金飾店掌櫃夫婦非常孝順，見了加布利拉又裝得一往情深，对全家人都極力敷衍；他們那种陳腐的談吐，傖俗的議論，我都耐心恭听。我这般涵养，贏得親戚們個個喜欢，都覺得这門親結得眞好。

飯後，客人都到大客廳去听音樂，有唱的，有弄樂器的，雖然不是馬德里的头等脚色，却也演奏得不錯。我們听了好些欢樂的音調，興致勃勃，合夥兒跳起舞來。我們跳得如何，只有天知道。我只在夏芙侯爵夫人家跟那教小僮兒的跳舞師学过兩三回，懂得一點入門初步，他們已經把我当作忒普西科瑞[1]的高徒。我們作樂得興尽，也該回家了。我四面鞠躬擁抱，好不忙碌。薩勒羅擁抱我說："再見啊，我的女婿，我明兒一早送嫁粧到你家來，都是黃澄澄的金元。"我答道："親愛的丈人，你明天來欢迎得很！"我的馬車在門口等着，我辭別了他們家人，就上車回寓。

我離了加布利爾先生家还不到二百步，只見一隊人，約莫有十五到二十個，掛劍帶鎗，有的步行，有的騎馬，圍住我那馬車，不放前進，嘴裏都嚷着："奉聖旨！"他們惡狠狠拉我下來，推上一輛双輪馬車。他們的头兒也上了車，吩咐車夫開往賽果維去。我料定旁边这人是個有体面的公差。我想問問他爲什麼逮捕我，可是他開口就是公差老爺的調兒，凶悍得很，說不用向我交代。我說也許他認錯人了，他答道："决沒有錯兒，我有把握。你是山悌良那大人，我奉命押送的正是你。"我听了沒什麼說的，就不開口了。我們一路上悄默無声，馬車沿着曼薩那瑞斯河直走到天亮，在高莫那換了馬，傍晚到賽果維。他們就把我關在塔裏。[2]

---

① 忒普西科瑞（Terpsichore）是希臘神話裏歌舞的女神。

② 見本書第八卷第三章第四〇一頁註一。

第 四 章

吉爾·布拉斯在賽果維塔裏受的待遇；
他知道了下獄的緣由。

他們先把我關在一間牢房裏，撇我在乾草堆上，像個該判死刑的囚犯。我还沒完全領略到我的苦况，所以这一夜並不傷心絕望，只在尋思下獄的緣由。我拿定是加爾德隆害的。我搗的鬼，他大概全知道了；只是我不懂他怎麼竟会唆得賴瑪公爵对我下这等毒手。我一会兒想，也許他大人不知我被捕；一会兒想，也許就是他爲什麼政治干係把我下牢的，大臣对親信有時候用这种手段。

我千思万想，心亂如麻，直到太陽照進那裝柵欄的小窗，才看清楚这裏多麼悽慘。我悲痛極了，想到从前得意，淚流不止。我正在哭個痛快，一個禁子送進來一塊麵包，一甌白水，是我一天的粮。他儘管是個禁子，看見我淚痕滿面，也動了憫憐之心，就說："囚犯先生，不要悲傷，倒了楣不該这樣傷心。你年紀輕輕，日子还長着呢。目前且乖乖的吃皇上家的麵包吧。"

他說了这幾句寬慰的話就走了。我並不回答，只唉声嘆氣。我整天怨命，一點不想吃这份口粮。我当時覺得这份粮与其說是皇上的恩典，倒不如說是他生氣的表示，因爲倒楣人吃了，受的苦不会減輕，只会延長。

天漸漸黑下來，一会兒我听得鑰匙响。牢房門開处，一個人舉着支蠟燭，到我跟前道："吉爾·布拉斯先生，我是你的老朋友。我就是跟你在格拉那達同事的唐安德瑞·德·陶狄西拉斯，那時候你在大主教手下很得寵，我是大主教的家人。你也許还記得，承你

求了情，他替我在墨西哥弄到個職位。不过我沒有上船到美洲，就在阿利岡城逗留下來。我娶了阿利岡堡衛戍長官的女兒，种种經歷，回头再講，現在我做了賽果維塔的典獄官。也是你運氣好，奉命來收拾你的人恰恰是個朋友，正極力想法子要你少受些牢獄之災。我接到明令，不許你跟任何人講話，叫你睡在乾草上，一天只給些麵包白水吃。不过我心腸很軟，見你遭了难，不由得可憐你；何况你幫过我忙，我感恩心切，顧不得上头命令了。我非但不会做人家的爪牙來虐待你，还要尽力看顧你呢。起來跟我走吧。"

我該向这位典獄官道謝幾句，可是我心煩意亂，一句話也說不出。我跟他穿过個院子，上一座很窄的樓梯，到塔頂一間小屋裏。我進去很詫異，只見桌上一对銅蠟台，點着亮煌煌的蠟燭，还齊齊整整擺着兩份刀叉。陶狄西拉斯說："一会兒就開上晚飯，咱們倆在这兒对吃。我想讓你住在这個小窩兒裏，比那間牢房舒服。你窗裏望得見艾瑞瑪河兩岸都是花，新舊加斯狄爾分界的那座山脚下直到果加，一片沃野，風光明媚。你起初当然無心欣賞景緻，等你的悲痛漸漸消滅，變爲悵惘，那時一眼望去，自会心曠神怡。此外洗換的衣物，以及愛淸潔的人少不了的东西，一应俱全。並且床舖溫軟，飲食丰足，你要看多少書，都可以供給。總而言之，一個囚犯能享的福，应有尽有。"

我听他要这樣殷勤相待，寬慰了些，精神也振作起來，就对我的典獄官千恩万謝。我說，虧他厚道，使我死裏重生，但願將來有報恩的日子。他答道："嗨！怎麼会沒有呢？你以爲从此一輩子不得自由了麼？要那麼想就錯了。我敢担保，你坐幾個月牢就会釋放。"我忙道："唐安德瑞先生，你說什麼？你好像知道我遭禍的緣由。"他答道："老实告訴你吧，我的確知道。押送你的

公差把这机密告訴我了，我可以說給你听听。據他說，皇上得到密報，說勒莫斯伯爵和你晚上把皇太子帶到個來歷不明的女人家去。皇上要懲罰你們，把伯爵貶謫出去，把你送到賽果維塔裏，叫你吃尽牢獄之苦，你來了已經嘗到些滋味。"我問道："皇上怎麽会得到密報的呢？我就是要知道这一層。"他答道："那公差沒說起，大概他自己也不知道。"

我們講到这裏，傭人七手八脚開上晚飯來。他們擺上麵包，兩個杯子，兩瓶酒，三個大盤子：一盤是鍋燒兎子，裏面擱了許多洋葱、油和蕃紅花；一盤燉什錦肉；一盤是茄子糖醬墊底，上面坐一隻小火雞。陶狄西拉斯不願意傭人在旁边听我們說話，一看晚飯齊全，就把他們都打發開。他關上門，我們倆对面坐下。他說道："吃吧，趕快！你餓了兩天，今兒应該有胃口了。"說着把各种肉往我盤裏堆。他想我很餓，要放量飽吃一頓，这樣想其实很入情入理，不过我却叫他失望了。我在这境地，心裏鬱結，儘管肚子空虛，东西却梗在喉头，嚥不下去。那典獄官要我把剪不斷的愁思，暫時放開，所以只顧劝我喝酒，又誇讚酒好，可是都沒用，就算他斟下玉液瓊漿，我喝來也不辨滋味。他看出來了，另想了個办法替我解悶兒。他用詼諧的口吻，把自己那段婚姻講給我听。这來更沒用。我心不在焉，他講到完，我也不知講了些什麽。他看透当夜要我解悶是办不到的。飯後他起身道："山悌良那先生，我讓你安置吧；或者老实說，讓你去思量你那糟心事兒，不來打攪你了。不过我再說一遍，这不是長局。皇上生性很仁厚。他以爲你在受罪呢，等他火氣过了，想到你情境可憐，也許就以爲懲罰得你够了。"典獄官說完下樓，叫傭人來撤傢伙。他們連蠟台都撤去，剩牆上一盞昏灯，我就躺下睡了。

第 五 章

他这晚臨睡的感想，和驚醒他的声息。

我把陶狄西拉斯的話反覆尋思，至少有兩個鐘头之久。我想："原來因爲我做了儲君的幫閒，所以關到这裏來！替这樣年輕皇子当这种差使，眞是冒失！我犯罪就因爲他年紀太輕；他若再長幾年，皇上也許置之一笑，不会大發雷霆了。不过誰会不怕皇太子和賴瑪公爵懷恨，去向万歲爺告密呢？这位大臣準要替外甥勒莫斯伯爵報仇的。皇上究竟怎麼知道的呢？我想不明白了。"

我想來想去，總不明白。不过我想到財產儘人家偷搶一空，尤其难受，滿心懊喪，排遣不開。我嘆道："我的錢箱呀！那裏去了？我宝貝的財產呀，現在怎麼了？落在誰手裏了？唉！我的錢來得快，去得更快！"我想自己寓所一定攪得七零八亂，越想越傷心。这樣千思万想，弄得精疲神乏，倒也有好处，前夜睡不着，这時却瞌睡上來。再加床舖舒服，身体困倦，又薰了些酒香肉味，都可以送人入睡。我睡得很熟，照那光景，眞可以一睏到大天光。可是忽然有個監獄裏想不到的声音，把我驚醒。我听得彈吉他声，和着男人的歌声。我傾耳細听，又听不見了，以爲是做夢呢。可是过一会，又听得方才的琴声歌声，唱的詞兒是：

唉！終年欢樂，
一陣輕風似的飄过！
可是須臾苦惱
却像一百年的折磨。

这首詩好像爲我而發的，不禁觸動愁腸。我想："这話千眞

万確，我有切身体会。我只觉快活日子流水般过去，進獄以來倒好像有一百年了。"我又只顧悽悽慘慘的尋思，又傷心起來，彷彿愛嚐愁味似的。我嘆恨到天明，看見朝陽照進屋裏，心境才平靜了些。我起來開窗換空氣；記起典獄先生曾把景物刻意描摹，我就也瞧瞧風光。他那話有何根據，竟看不出來。我以爲艾瑞瑪河至少跟塔古斯河同樣寬廣，一看只是條小河。所謂"兩岸都是花"，原來是些荊棘；所謂"一片沃野，風光明媚"，原來大半是沒開墾的荒原。大概我的悲痛还沒變成悵惘，到時我自会另眼相看的。

我就穿衣服，剛穿一半，陶狄西拉斯來了，背後跟着個老媽子，來送些襯衣臉布之類給我。他說道："吉爾·布拉斯先生，这些洗換的东西，你不必省用，我總讓你有寬裕。"又道："哎，昨夜怎麼樣？有沒有睡会子休息一下呢？"我答道："有人彈着吉他唱歌，把我吵醒。不然的話，我这会子还睡着呢。"他道："吵醒你的那位大爺是個國事犯，就住在你隔壁，是授加拉特拉華武士勳章的爵士，相貌很漂亮。他叫唐加斯东·德·高果羅斯。你們可以会面，一同吃飯。兩人談談，也可以彼此劝慰。你們倆一定合得來。"我对唐安德瑞說，承他許我跟那位大爺同病相憐，我很感激。典獄官照应週到，看出我急要認識那個患难中的伴兒，当天就讓我如願，叫我跟唐加斯东同吃飯。他人物秀美，使我暗暗吃驚。我一双眼睛，看慣朝廷上的英俊少年，可是一見还不免眼花撩亂，他那人就可想而知了。你設想一位翩翩公子，就像個傳奇裏的主角，公主們一見会害相思病的。造物秉賦常常美中不足，高果羅斯却又得天獨厚，他很聰明，又很勇敢，是位十全十美的紳士。

我喜欢那位紳士，承他也不嫌棄。他怕吵我，晚上總不唱歌了，我請他不要拘束，他也不听。我們兩個落难的人一見如故，

相識不久，就很親熱，交情与日俱深。我們可以隨意談話，这最好沒有，兩個人談談說說，彼此都覚得痛苦好受些。

一天下午，我上他屋裏去，他正要彈吉他。他屋裏沒別的座位，只有一張板凳，我就坐着，听得舒服點兒。他坐在床梢头彈了個很動人的調子，又合着琴声唱了只歌兒；唱的是硬心腸的女郎害得痴情漢子腸斷。我等他唱完，笑道："爵士大爺，你跟女人來往，一輩子不至於用到这种歌辭。生成你这麼個人才，女人不会对你硬心腸。"他答道："你过奬了。我剛才唱的歌兒是我抒情之作，因爲有一顆心像金剛石一樣硬，有一位小姐待我非常冷酷。我要把那歌辭去化剛爲柔，叫那位小姐垂憐。我应該把这件事講出來，你听了也就明白我爲什麼遭禍了。"

第六章

唐加斯东·德·高果羅斯和唐娜海麗娜·德·加利斯悌歐的故事。

"差不多四年前，我从馬德里到果利亞去看我姨媽唐娜艾蕾歐娜·德·拉克薩利拉。她是舊加斯狄爾最有錢的寡婦，承繼人只我一個。我一到她家，就給愛情弄得神魂顛倒。她安置我的臥房，窗口正对隔街一個女人的百葉窗簾。簾眼兒很疏，街道又窄，看过去很清楚。我不免張望一番，發見我那位鄰居非常美麗，一眼就中意了。我馬上对她大送秋波，用意顯然。她也瞧明白了，不过像那樣的小姐，碰到这類事不会自鳴得意，至於酬答我那顧盼之情更是沒有的事了。

"我就打听这位使人一見銷魂的禍水姓甚名誰。原來她叫唐

娜海麗娜，是唐番治·德·加利斯悌歐的独养女兒。離果利亞幾公里外最大的一個封邑，就是她家的，收入很可观。許多人想求親，可是她爸爸一概回絕，因爲他打算把女兒嫁給自己外甥唐奥古斯丁·德·奥立格拉。目前雖未成婚，这位表兄天天可以來拜訪表妹。我並不心死，反而越加情痴了。也許痴情还在其次，倒是好勝心切，要擠掉個得寵的情敌，所以不肯罷休。我还向海麗娜眉目傳情，又对她女傭人斐麗霞送眼風，流露出懇請之態，好像向她求救似的，甚至做手勢打暗号。可是这番功夫全冤枉了，她們是主是僕，都滿不理会，一对兒狠心腸，沒法親近。

“我眉挑目語，既然不蒙答理，只好另找人通話。我派人出去探听斐麗霞在城裏有什麼朋友，他們探得有個老太太叫戴歐多拉，跟她最要好，兩人常見面。我得了消息，不勝欣喜，親自去見戴歐多拉，送些礼物，請求幫忙。她願意爲我出力，答应設法讓我和她朋友在她家密談一次。她这句話第二天就做到了。

“我对斐麗霞說：‘承你垂憐，我就不煩惱了。多虧你朋友劝得你肯和我会面。’她答道：‘大爺，我对戴歐多拉唯命是听，她說得我一心都爲你了。假如我能够成全你，你馬上会如願以償。但是我空有一番好意，只怕沒多大用处。我应該老实說，你这事是千难万难。你看中的那位小姐已經此心有主，而且她的爲人呀！眞是驕傲透頂，心裏的事，一點不露在臉上；竟算你志誠專一，小意殷勤，打動了她的心，她好强負氣，决不肯讓你瞧出來。’我添了愁悶，說道：‘唉，親愛的斐麗霞，幹嗎把一重重难關指點出來呀？你这樣是要我的命。寧可你哄我，别叫我灰心。’我說完緊緊捧住她的手，把一只價值三百比斯多的鑽戒套在她指头上，一面又說些悱惻動人的話，勾得她眼淚都出來了。

“她听了我的話很感動，看我那樣待她也很称心，所以不免

寬慰我幾句。她把那些难關打開了幾重，說道：‘大爺，你也不用听了我方才的話就灰心。你的情敌的確不是小姐的眼中刺，他可以上門拜訪表妹，隨意跟她会面，可是这倒於你有利。他們倆天天見面慣了，就有點兒厭膩。我覚得他們分手時既不依戀不捨，会面時也不欣喜欲狂，竟就像結过婚的那樣了。總歸一句話，我們小姐对唐奥古斯丁的情意，我瞧也淡得很。况且他人材跟你不能比，像唐娜海麗娜那樣精細的小姐，不会分不出好歹。所以你不要喪氣，照舊献你的殷勤。你討好她的一舉一動，我只要有个机会，總叫她領情。她儘管不露声色，我会看破她掩飾，猜透她的心思。’

“斐麗霞和我談了这一番，彼此很相得，就分手了。我加勁向唐喬治的小姐送眉眼；晚上又在她窗下奏樂，我做了方才唱的那隻歌兒，叫個好嗓子唱給她听。奏樂完畢，那女傭人要探探她小姐，問她听了喜欢不喜欢。唐娜海麗娜道：‘我喜欢那嗓子。’女傭人問道：‘唱的那歌兒，不是很多情麼？’小姐答道：‘我倒是一點沒留心；我只在听他唱，唱的什麼詞兒，誰爲我奏的樂，我都不理会。’女傭人道：‘这樣看來，可憐的唐加斯东·德·高果羅斯只是痴心妄想，他成天望着咱們的窗簾子，好傻呀！’那小姐冷冷的說：‘未必是他。也許方才是别位公子哥兒來奏樂訴說痴情。你弄錯了。’斐麗霞道：‘别怪我多嘴，那不是别人，正是唐加斯东。只要想，他今天早上在街上还趕來招呼我，求我傳話，說你儘管对他冷酷無情，他还是对你拜倒；只要你許他献點兒殷勤，奏點兒音樂，聊表愛慕之情，他就得意極了。这些話足見我沒弄錯。’

“唐喬治的小姐陡的變了臉，正色看着她女傭人道：‘这种非礼相干的話，你大可不必來傳。請你以後别再傳这种話。要是那

年輕人胆大無知，再敢來找上你，我吩咐你对他說：請他另找個喜欢他討好的人去；还請他另找個正当的消遣，别成天守在窗口望我的房間。'

"我第二次見斐麗霞時，她把上面的話一五一十告訴了我。她認爲該追索那言外之意，硬說我这事很順手。我却听不出这話裏有什麽奥妙，不相信可以曲解成爲佳音，她的箋釋，我也就將信將疑。她笑我猶豫，問她朋友要了些紙和墨水，对我說道：'大爺，你趕快寫封信給唐娜海麗娜，用痴情人傷心絕望的筆調，把你的苦惱，描摹得懇懇切切，尤其抱怨她不許你看窗口。你答应遵她的命，不过得告訴她，这樣你就活不成了。你們这起大爺很会寫信，你把这話好好寫出來，此外的事全在我身上。你对我料事不大相信，可是我希望事情不出我所料呢。'

"这是寫信給意中人的好机会，沒一個多情郎君肯錯过的。我寫了封纏綿悱惻的信，先給斐麗霞过目，再摺疊起來。她看了笑嘻嘻說，女人固然有迷惑男人的手段，男人可也有哄騙女人的法門，彼此半斤八兩。那女傭人拿了我的信說，假如不見功効，决不是她不尽心。她又叮囑我務必把窗戶關上幾天，於是她就回到唐喬治家去。

"她一見唐娜海麗娜，說道：'小姐，我碰見唐加斯东了，他趕上來想跟我应酬。他像個待决的囚犯，声音都抖索索的，問我替他傳話了沒有。我急要照你吩咐的話做，就毫不客氣，打斷了他，对他發作起來。我把他大駡一頓，駡得他呆瞪瞪的，我就撇下他走了。'唐娜海麗娜道：'你替我打發了那個討厭傢伙，我很高興，不过你也不必出口傷人。姑娘家總应該和和氣氣。'那女傭人答道：'小姐，你对個痴情顛倒的人，說話和氣是打發不開的，就是使性子發脾氣都未必有用呢，譬如唐加斯东吧，他就沒死

心。我不是刚告訴你，把他大駡了一頓麼，我原來奉你命上你那親戚家去，就趕去了。那位太太偏叫我耽擱得太久。怎麼說太久呢，因爲我回來又碰見那位先生了。这可沒想到。我一看見他，就着急了，我的舌头，向來很会隨机应对，可是急头上竟一句話也說不上來。这個当兒，你猜他怎麼？他乘我沒說話，其实竟是乘我倉皇，就把一張紙塞在我手裏，我拿了还沒知道是怎麼回事，他立刻一溜烟跑了。'

"她說完从懷裏掏出我的信來，一面說着閒話，隨手把信交給她小姐。小姐彷彿是拿來看着玩兒的，可是却認眞看了一遍，於是她滿臉端莊之色，一本正經說：'斐麗霞，你收人家这封信，眞是個糊塗东西！眞是個傻子！你可想想，唐加斯东会怎樣猜测麼？我自己也还能不動疑心麼？照你这行爲，我可以疑心你把我出賣，他可以疑心我对他有情。唉！也許他这会子以爲我把他寫的信反來覆去讀得有味兒呢；瞧你把我的面子掃尽了。'那女傭人答道'嗜，那是不会的，小姐，他斷不会有这心思，有了也一会兒就过的。我下回看見他，就說：我把他的信給你瞧了，你冷若冰霜瞥了一眼，反正是看都沒看，就夷然不屑的撕掉了。'唐娜海麗娜道：'你可以理直氣壯說我沒看，若要問我信上的話，我連一句兩句都說不上來。'唐喬治的小姐不但嘴裏这麼說，还把我的信撕掉，並且不許她的女傭人再談起我。

"我答应不再守在窗前做痴情漢子，因爲人家不喜欢。我就把窗子關了好多天，指望这樣奉命唯謹，可以愈得愛憐。我不能眉目送情，就想爲我那狠心的佳人再奏幾回音樂。一晚上，我帶了樂隊到她陽台下。他們剛彈動吉他，就有一位紳士拿着把劍跑來干涉。他揮劍亂斫，那些樂師立刻都嚇跑了。这無法無天的傢伙火氣眞大，惹得我也冒火。我迎上去想給他吃點苦头，就和他狠狠

的交手起來。唐娜海麗娜和她的女傭人听得擊劍之声，隔着百葉簾子一望，看見兩人在動武。她們大嚷大喊，把唐喬治和男傭人都叫起來。他們忙下床趕來劝解，还有許多街坊也來了。可是他們遲了一步，街上只剩一個紳士，血泊之中，奄奄待斃。他們認得这位倒楣的紳士是我。人家把我抬到姨母家，請了城裏最高明的幾個外科医生來救治。

“人人都可憐我，尤其唐娜海麗娜，她这会子眞情流露，也不想掩飾了。你想得到麼？她从前爭强尙氣，見我殷勤献媚，要做得漠然無動；这番却變爲一片柔腸，只顧对我憐惜了。她那晚上跟她的女傭人直哭到天明，以爲害到她們傷心落淚的，準是她表兄唐奧古斯丁·德·奧立格拉，着实咒罵了他一番。的確是他趕來，这様大殺風景，吵散了奏樂。他和他表妹一樣深沉，他看出我的用心，却一點不露在臉上。他以爲小姐也对我有意，所以下这辣手，讓人家知道他不是個肯吃虧的人。此後不多時，來了件喜事，把那慘事都蓋过了。我雖身受重傷，那幾位外科医生手段高明，竟把我治好。我还沒出病房，我姨媽唐娜艾蕾歐娜就去找唐喬治，求他把唐娜海麗娜嫁給我。唐喬治那時以爲唐奧古斯丁一輩子不会見面了，对这头親事也就越加願意，一口应允。那老头兒因爲奧利格拉跟自己女兒从前要見面就見面，想他早能够贏得她欢心，还生怕她不願意嫁我呢。他女兒却好像非常願意听从爸爸的話，足見無論在西班牙或是在别國，女人總是喜新厭舊的。

“我私下見到斐麗霞時，得知她小姐因我决鬥吃虧，心疼到如何田地。我因此拿穩自己是这位海倫的巴里斯了。① 我自幸受

---

① 見本書第一卷第五章第一九頁註二。

了傷，愛情才会有此好結局。蒙唐喬治大爺允許女兒由女傭人陪着出來相見。这番談話，眞是称心！我問那小姐，她爸爸把她許給我，她心上有什麼委屈，我求她逼她說，她只好承認，她不僅是謹遵嚴命。我听了她这個婉轉動人的口供，一心只想討她喜欢，爲她想出种种尋欢作樂的宴会，一面等待那結婚的好日子。那天的儀仗裏，还要有個排場闊綽的馬隊，果利亞和附近的貴冑，都要在裏面顯耀一番。

"我姨母有一所講究的別墅，在曼瓦那面的郊外。我在那兒擺酒大請客。唐喬治和他女兒以及他家親友都到了。我安排了個音樂会，有唱的，有奏樂器的；又叫了一班走碼头的戲子來演個趣劇。正在熱鬧的当兒，底下人通報，客廳裏來了個人，說有要事找我。我出去一瞧，並不認識，樣子像個傭人，他交給我一封信，我拆開看，上寫：

> 你是個有武士勳章的爵士，应当愛惜体面。你若是個愛体面的，明晨務必到曼瓦郊外一行。有位紳士在那裏等你。他侮辱过你，現在願給你個雪恥的机会，並且他若力能从心，準叫你娶不成唐娜海麗娜。
>
> 唐奧古斯丁·德·奧利格拉。

"西班牙人固然把愛情看得重，可是把報仇看得更重。我讀着那信，心就按捺不住。我一見唐奧古斯丁的名字，立刻七竅生烟，幾乎把主人应尽之誼都忘了，想馬上溜出去找我仇人。可是我怕攪散了宴会，只得按住性子，对那送信人說：'朋友，上覆你主人說，我一心只想和他見個死活，明天日出以前準在約定地點等他。'

"我这樣打發了來人，重又入席陪客，臉上不露一點声色，誰也不知我肚裏的心思。我裝得和別人一樣，只顧趁熱鬧取樂兒，直到半夜客散；他們各自乘了來時的車騎回城。我就住在別

墅裏，推說明早要在野外呼吸新鮮空氣，其实是要早點赴約。我不睡覚，急煎煎等天亮。天一亮，我挑一匹好馬騎了，独自出門，好像是到野外散心的様子。我向曼瓦行去，看見曠野裏一人飛馬而來。我也拍馬向前，想半路迎上他。不一会兒，我們就碰头了。來的人正是我寃家。他態度倨傲，說道：‘爵士，我这番又來跟你交手，並非得已，不过这是你自取之咎。你那晚奏樂出了事，就該安份識趣，对唐喬治的小姐死了心；或者肚裏該有個數，知道若还一味博她欢心，準有苦头吃。’我答道：‘你太得意了，你上回得勝，也許是黑夜裏佔了便宜，未必本領高强。你不想想，比武的勝負是拿不穩的。’他滿面驕矜，說道：‘我可拿得穩。我要叫你瞧瞧，不論白天黑夜，誰胆敢跟我交手，總要吃我苦头。’

“我听了这派誇傲的話，一言不答，立刻下馬。唐奥古斯丁也下了馬。我們把馬拴在樹上，兩人都鼓足勇氣交起手來。我老实承認，雖然学过兩年擊劍，不如我对手高强。他的劍術，登峯造極。我的性命眞是岌岌可危。可是天下常有这等事，强的反会被弱的打敗。我对手本領雖高，吃我一劍刺中了心，頓時直殭殭倒地死了。

“我馬上回别墅，把方才的事告訴我的親隨。这人赤胆忠心，我素來知道。我又說：‘親愛的哈米爾，乘这事还沒鬧得官裏都知道，你趕快騎上匹好馬，去通知我姨媽。你替我問她要些金子鑽石，然後到普拉桑西亞來会我。我在進了城第一家客店裏等着你。’

“哈米爾这事办得很爽利，我到了普拉桑西亞三個鐘头，他就趕來了。他告訴我說：唐娜艾蕾歐娜雖然着急，却更覚得快活，因爲我这番决鬥，把上回的恥都雪尽了。她把所有的金子鑽石都給我，讓我且舒舒服服在外國遊歷一番，一面把这事設法調解。

“枝節瑣事都不講，只說我經过新加斯狄爾，進瓦朗斯境，

在德尼亚上船。我到了意大利，準備上朝出點風头。

“我抛下我的海麗娜遠行，心裏的相思和煩惱，只好强自排遣；这位小姐在果利亞，也在惜別傷離，背人灑淚。她家裏人因爲我殺了奥利格拉，叫法院來追捕。她並不贊成，反巴望趕快調解了事，我可以早早回去。我們分離已經六個月，假如讓她死守，我相信天長地久，她不会變節，可是禁不得魔障太利害了。有個唐布拉斯·德·貢巴多斯，是加利斯西部的鄉紳，到果利亞來承受一大筆遺產。他親戚唐米蓋爾·德·加普拉拉和他爭奪，沒有奪到手。他覺得果利亞比家鄉好，就住下來。貢巴多斯相貌漂亮，舉止温文有禮，並且最会小意兒討人喜欢。他不多時和城裏有地位的人都認識了；人家的私事，也無所不知。

“沒幾時，他得知唐喬治有個女兒，美麗得眞是禍水，男人一愛上她，就要遭殃。他動了好奇心，很想認認这麼個可怕的小姐。他因此向那父親討好，哄得老头兒非常喜欢，早把他当女婿一樣看承，許他上門，並且自己在場的時候，还許他跟唐娜海麗娜見面。这加利斯人立刻就愛上她了，这也是勢所必然。他把心事告訴唐喬治，唐喬治說：他很贊成，只是他不願勉强，得由女兒自己作主。於是唐布拉斯千方百計向这位小姐献媚，她滿不理会，一片心只在我身上。斐麗霞却給那位紳士買了过去，使出通身解數，替他拉攏。那爸爸又在一边諄諄劝導。但是鬧了整一年，他們兩人只纏得唐娜海麗娜很煩惱，却無法叫她變心。

“貢巴多斯一看唐喬治和斐麗霞徒勞無功，就对他們献了個計策，好哄得这個痴情膠固的女子回心轉意。他說道：‘我想出來这麼個办法，咱們只說果里亞某商人，新近接到一個意大利商人的信，信上先講些生意經，接着說：

巴尔姆朝上到了一位西班牙貴人，名叫唐加斯东·德·高果

羅斯。他自己說是果利亞富孀唐娜艾蕾歐娜·德·拉克薩利拉的外甥，也是她唯一的承繼人。他想娶一位权貴的小姐，可是人家得知道了他底細，才肯答应。我受人之託，向你打听一下，請你告訴我，是否認識这位唐加斯东，他姨媽有些什麽財產。人家要憑你回音，定奪那樁親事。在巴爾姆，这……（下略）

“老头兒把这騙局只看做弄小聰明的勾当，認爲情場中行得这种詭計。那女傭人更比老头子無顧無忌，非常贊成这办法。他們知道海麗娜是個心高氣傲的姑娘，只要沒看破玄虛，馬上就会打定主意的，所以他們越覺得这計策妙不可言。唐喬治準備把我變心的話，親自去告訴女兒，还要叫她見見那冒充接到巴爾姆來信的商人，这樣一來，假事情就越裝越像眞的了。他們依計而行。那爸爸裝出一副怒冲冲氣憤憤的樣兒，对唐娜海麗娜道：‘女兒，咱們親戚天天求我，總别和唐奥古斯丁的兒手联婚、这句話我不再說了。我今天要告訴你個更大的緣由，叫你跟唐加斯东一刀兩斷。你对他一片痴心，好不羞死人啊！他是個三心兩意、言不由衷的人。我这裏有他負心的鉄証。人家剛从意大利寄了这封信給一個果利亞的商人，你自己瞧去吧。’海麗娜顫巍巍的接过那封假信，看了一遍，一句句細細咀嚼，得知我已經變心，悲不自勝。她痴情流露，不由得吊了幾滴眼淚。但是她馬上又爭强好勝起來，擦掉眼淚，斬釘截鉄的說道：‘爸爸，您剛才看我沒出息，可是您也瞧瞧，我掙回这口氣來了。我主意已經打定，我瞧不起唐加斯东，覺得他是個小人敗類。这話不用多說了。好，我現在一無牽掛，情願嫁給唐布拉斯。别讓那負心的騙子比我先結婚！’唐喬治听了大喜，摊抱了他女兒，称贊她果斷，他私幸詭計有効，忙着去償我情敌的心願。

“唐娜海麗娜就此另有所屬了。她突然嫁了貢巴多斯，儘管

心裏对我还是眷戀，也不理会；儘管那消息只哄得过輕信的情人，她却一點沒起疑心。那心高氣傲的小姐只圖掙氣。她以為我瞧不起她的相貌，忿恨得連愛情也不顧了。可是她結婚不久，也頗自悔孟浪。她忽然想到商人的信也許是捏造的，猜疑一動，就很不安心。不过多情的唐布拉斯不讓太太有那閒功夫去尋煩惱，只想逗她高興，他有本事連一接二想出各种花樣來娛樂，哄得她很快活。

"她嫁了这個風流郎君，好像十分称心，兩人过得很和好。这個当兒，我姨媽跟唐奧古斯丁家裏人磋商，我鬧的那件事算說開了。她立刻寫信到意大利來通知我。我那時候在加拉布利亞後部瑞求那地方。我被愛情支使，長了翅膀似的由西西利回西班牙到果利亞。唐娜艾蕾歐娜沒說起唐喬治的女兒結婚，我到了家才告訴我。她看我听了傷心，就說：'我的外甥，你失掉了個沒常心的女人，实在犯不着傷心。听我的話，那小姐不值得你留戀，别再去愛戀她、懷念她。'

"我姨媽沒知道唐娜海麗娜受騙，难怪这樣說；她劝我的話，也很入情入理。我决計听她，即使情不自禁，至少也裝得若無其事。可是我心癢难熬，想知道那婚事是怎麼撮合的。我要打听究竟，决定去找斐麗霞的朋友，就是上文所說的戴歐多拉老太太。我到她家，恰巧碰見斐麗霞。她想不到会碰見我，不免倉皇失措，又知道我定要向她質問，就想溜之大吉。我攔住她道：'你幹麼躲我？那負心的海麗娜抛棄了我，心上还不够麼？是不是她不許你听我抱怨呀？还是你光為了要向那忘恩負義的人去討好兒，所以躲着我不理呀？'

"那女傭人答道：'大爺，我老实說，你在这兒，叫我很窘。我見了你，不由得百般悔恨。我小姐是上了人家的当，我該死，

也一條藤兒騙她。我做了这种事，在你面前怎麼能不慚愧呢。'我詫怪道：'天啊！你要說什麼話呀？說明白點兒吧。'那女傭人就把貢巴多斯如何設計娶到唐娜海麗娜，一五一十講了一遍。她看我心如刀割，就竭力來安慰我。她自告奮勇，願在小姐面前爲我出力，答应向她說破眞情，还要把我的苦惱形容給她听，總而言之，她看我命苦，竭力要使我略得温存。我居然給她說得有點心活，愁懷就寬舒了些。

"她要劝得唐娜海麗娜肯和我相見，不知碰了多少釘子，不必細說。这事總算給她做到。这事唐布拉斯有時候到鄉間莊上去打獵，往往要逗留一兩天。她們决定等他再下鄉時，偷偷兒把我引到家裏去；不多幾時，就按計而行。那丈夫下鄉去了，她們叫人來通知了我，晚上把我引到太太房裏。

"我開口想埋怨她，可是她立刻堵住了我的嘴。这位太太对我說：'过去的事，不用再提。咱們这会子不是來相对傷心的。你若以爲我会遂你的私情，那就錯了。我对你明明白白的講，唐加斯东，我所以依允了人家的懇求，肯和你偷偷兒会这一面，無非要親自跟你說，从今以後，你应該决心把我忘掉。也許我嫁了你更称心，可是天旣然另有安排，我也就听天由命了。'

"我回答道：'哎，太太，什麼話啊！我眼生生看你給人家娶去，眼生生看着我唯一的意中人讓唐布拉斯有福氣去安閒消受，这还不够苦惱，还非得要忘掉你麼？你簡直是要挖掉我的心，把我僅有的慰藉都奪去了。嗐，狠心的人啊，一個男人愛上了你，你以爲他那顆心还收得回去麼？劝你再有點自知之明，別枉費唇舌叫我忘掉你。'她忙道：'好吧，那你也休想我会來報答你的熱情。我乾脆只有一句話：唐布拉斯的太太絕不做唐加斯东的情人，你照我这話打主意去吧。'又道：'快走吧！这番約会，雖然

我問心無愧，總覚得不应該，趕快散了吧，再下去就是我的罪过了。’

“我一听这話，什麼想头都沒有了，就向那太太下跪，哀哀切切的求懇，甚至还拿眼淚來感動她。她也許略動了些憫憐之心，但是一點沒流露出來；况且她名分攸關，顧不到这些。我說尽温言軟語，求呀哭呀都毫不濟事，我的柔情變了憤恨。我拔劍想当着那鉄石心腸的海麗娜把自己戳死。她一看我这般行徑，忙上來攔住我，說道：‘住手，高果羅斯，你这樣子是顧全我的名譽麼？你这樣一死，人家就要說話壞我，並且把我丈夫当做兇手了。’

“这句話我当時該听了三思，可是我氣破了心，滿不理会。她們主僕倆拉住我不讓自殺，我却只想掙脫她們。要不是唐布拉斯趕上來幫着她們，只怕我早就如願以償了。原來他得到密報，知道我們有約会，所以並沒下鄉，却躲在壁衣後面，偷听我們談話。这時他忙來捉住我胳膊，說道：‘唐加斯东，你且把神思清一清，別这樣沒志氣，只顧逞一時之忿。’我打斷賈巴多斯道：‘怎麼你倒來劝我呢？你親手拿刀子來戳我胸膛才是道理。我雖然私情未遂，究竟是侮辱了你。你夜裏在太太房裏捉到我，还不够麼？你还要怎樣才想報仇呀？快戳死我，省得有了我这個人，一口氣沒斷，總要向唐娜海麗娜拜倒的。’唐布拉斯答道：‘你想抬出我的体面來，叫我殺你，这是沒用的。你胆大胡鬧，已經討足沒趣。这会子方見得我老婆的貞潔，我非常感激她，雖然是她召你來的，我也原諒她了。高果羅斯，你听我的話，別垂头喪氣，像個沒出息的痴情人；事情無可奈何，你就得硬着头皮承当。’

“这加利斯人很有識度，他这派話，把我的火氣漸漸平下去，把我的丈夫氣激發了。我辞了他們，决計離開海麗娜和她住的地

方，跑得遠遠的。我过了兩天，就回到馬德里。我只以前途爲念，就上朝走走，結交了些朋友。我不幸跟維拉瑞爾侯爵交情很深。他是葡萄牙的权貴，人家疑心他策劃葡萄牙独立，想擺脫西班牙的統治。他現在監禁在阿利閣堡壘裏。賴瑪公爵知道我跟他要好，也把我捉起來，送到这裏。这位大臣以爲我竟会通同去幹那种勾当，这对一位貴族，一位西班牙的貴族，眞是奇恥大辱。”

唐加斯东講到这裏就不响了。我安慰他道：“爵士大爺，你这樁糟心事，不会玷污你的体面，往後你一定还是有便宜的。等賴瑪公爵知道你無罪，準会給你個重要的職位；这樣一來，他就替一個受人誣告叛國的上等人昭雪了名譽了。”

第 七 章

西比翁到賽果維塔裏探望吉爾·布拉斯，
告訴他許多消息。

陶狄西拉斯这会兒跑來打斷了我們談話，他說：“吉爾·布拉斯先生，有個小夥子到監獄門口來探望，我剛跟他說过話。他要打听你是不是關在这裏，我不肯說，他就含着一包眼淚道：‘典獄老爺，山悌良那先生是不是在这裏，我誠惶誠恐，求您務必告訴我。我是他的傭人头兒，您要是許我見見他，眞是功德無量。賽果維人都說您是一位厚道的君子人，希望您開恩，讓我会会我那好主人吧。他只是時運不濟，並沒犯甚麼大罪。’”唐安德瑞接着道：“總而言之，我覚得这孩子一心要見你，所以准他今兒晚上進來。”

我对陶狄西拉斯說："这小夥子大概有要事通報，你要是領他進來，眞对我大行方便了。"我知道这人準是忠心的西比翁，急煎煎等着，果然是他。天晚了人家領他進來，他見了我眞是欣喜欲狂，只有我的快活可以跟他那种快活相比。我見了他面，心中高興，張開兩臂，他就不客氣把我抱在懷裏。兩人这番重逢，說不尽的称心，抱在一起，不分是主是僕了。

我們擁抱完，我就問他出門時寓所的情形。他答道："您現在沒什麼寓所了。我乾脆把那裏的情形講個明白，免得您一樁樁問。您的东西，一半給警衛抄去，一半給家裏傭人搶去。他們看準东家一輩子不得翻身，凡是可拿的东西，都拿去折自己工錢了。还是您運氣，我居然有本事从您錢箱裏搶出兩大口袋双比斯多，沒落在他們手裏，總算是保住了。我託薩勒羅替您收着，等您出獄还您。我想您在这兒吃皇上家的閒俸，不会多久，因爲您被捕的事，賴瑪公爵並沒与聞。"

我問西比翁怎麼知道我这次遭殃他大人沒与聞呢。他答道："啊，沒錯兒的，我打听得很清楚。我有個朋友是于才德公爵的親信，他把您被捕的緣由，都对我講了。據他說，加爾德隆有個傭人做耳目，發現仙籟娜夫人晚上改換了姓名接待西班牙皇太子，这件私情事兒是由勒莫斯伯爵幫閒，山悌良那先生拉縴的。他決計要叫这兩人和他外室吃點苦头，因此偷偷去找于才德公爵，和盤托出。这位公爵得了個好把柄，可以斷送他冤家，大爲高興，当然不肯錯过机会。他禀告了皇上，还說皇太子冒多少風險，說得有声有色。万歲爺得知此事，大發雷霆，立刻把仙籟娜關進悔省院，貶謫了勒莫斯伯爵，判了吉爾·布拉斯終身監禁。"

西比翁又道："这都是我朋友的話。可見您这番禍事，是于

才德公爵或者竟可說是加爾德隆一手造成的。”

我听了这話，觉得也許过些時候，我还能重整旗鼓。賴瑪公爵氣不过外甥受貶，一定尽力弄他回朝。我如意算盤，料他大人也决不会把我撇在腦後。希望眞是奇妙。我頓時覚得家当搶光也無所謂，高興得彷彿有了喜事似的。我並不想自己要有終身牢獄之災，却以爲这是運氣的波折，由此可以飛黃騰達。我是这樣想的：“首相有許多羽翼，像唐范爾南·德·博佳，和吉隆·德·弗羅朗斯修士，尤其路易·德·阿利亞加修士，他能够伺候在皇上左右，無非靠首相的力量。有这些权勢赫赫的朋友旁敲側擊，首相大人可以把寃家都打下台去。再不然，國家也許就要換個新局面。万歲爺体弱多病，等他歸天，皇太子準先把勒莫斯伯爵召回來，伯爵立刻就会救我出獄，引見新皇帝，新皇帝就会賞我許多恩典，算是受了罪的補報。”我这樣一心想着未來的快樂，差不多把眼前苦痛都忘記了。我心境陡變，固然因爲有了指望，可是我書記所說存在金飾店掌櫃家那兩袋双比斯多，大概也是個原因。

我深感西比翁赤心爲我，誠实不欺，要給他些報酬。我要把他保住沒搶掉的錢分一半給他，他不肯受，說道：“我要您換個樣兒報答我。”他不受錢，又說这話，我都覚得奇怪，就問他要怎麼報答。他道：“讓我一輩子跟着您，和您同甘共苦。我对别的主人，从沒有像对您这樣的情分。”我說道：“朋友，我也敢說沒有辜負你。你起初來找事的時候，我就喜欢你，咱們倆準有天秤星或双子星照命，據說这兩座星宿是主朋友的。你肯跟我作伴兒，我很願意。我先去求典獄老爺把你也關在塔裏。”他說：“好極了，我就是这意思，正要請您去求这個情。我寧可犧牲自由，來跟您作伴兒。我只要偶然到馬德里去，替您探探消息，看看朝

廷上出了什麼新鮮事兒，是否於您有利。这樣一來，我就一身兼做了您的親信，您的信差，您的偵探了。”

这眞是個大便宜，我当然不肯錯过。典獄官很照应，不願意奪了我这麼好的慰藉，所以毫不爲难。我就把这樣一個有用的人留在身边了。

第 八 章

西比翁一上馬德里，他这一趟的用意和成就。

吉爾·布拉斯得病，病後的情形。

常言道，傭人是我們最大的仇人①；他們要是有情有義，就該說是我們最好的朋友。西比翁对我那樣一片赤忠，我只能把他当作另一個自己了②。所以吉爾·布拉斯和他書記，不分尊卑，不拘形跡。他們一屋子住，一床上睡，一桌子吃飯。

西比翁談話非常有趣，眞可以称爲快活人。而且他很有心思，我認爲他出的主意頗有道理。有一天我說：“朋友，我以爲給賴瑪公爵去封信，總沒害处的。你看怎麼樣？”他答道：“哎！可是貴人一時一個樣兒，我猜不準他得了你的信什麼態度。你信只管寫，總不会吃虧。不过你雖然得首相欢心，别指望他憑那點欢心就把你記住。人家不提起你，这种靠山馬上就把你忘了。”

我道：“你这話很对，不过别以爲我的靠山那麼靠不住。我知

---

① 西班牙有句諺語：“傭人是拿酬報的寃家。”

② “另一個自己”(un autre moi-même)。西塞羅“朋友論”(De Amicitia)第二一節說：“朋友是另一個自己(alter idem)”(“羅勃古典叢書”本第一八八頁)，後來成爲歐洲各國的習慣語。

道他厚道。我相信他一定可憐我受罪，念念在心。大概他等皇上火氣过去，好救我出牢。"他道："好吧！但願你沒看錯他大人。你就懇懇切切寫封信去求他吧。我替你送去，一定当面呈交。"我立刻要紙和墨水，寫了一篇絕妙好辭，西比翁覚得很凄惻動人，陶狄西拉斯以為那文章还在格拉那達大主教的訓戒之上。

我想賴瑪公爵讀了信上虛造的一篇苦况，準会動憫憐之心。我打發了信差，自以為千拿万穩。他一到馬德里，就上这位大臣的府邸。他碰着個跟我要好的親隨，由他設法引見。西比翁呈上捎去的書信，說道："大人，有個為您赤心効忠的人，現在賽果維塔不見天日的牢房裏，躺在乾草上。承牢裏禁子發慈悲，方便他寫了这封信。他誠惶誠恐求您过目。"那位大臣拆開，一目十行的看了一遍。这信上描寫的情景，鉄石人見了也会心軟，可是他好像絲毫無動；他提高嗓子，滿面怒容，当着旁边幾個听得見他說話的人，对送信人道："朋友，你去对山悌良那說，他幹了無恥的事，活該受那樣的罪，还敢寫信給我，眞是胆大妄為。他那混蛋，不應該再指望我幫忙，我完全听由皇上懲治他了。"

西比翁儘管涎皮賴臉，听了却不知所对。他怔了怔，还想代我求情，說道："大人，那可憐的囚犯听了您大人的回答，準要傷心死了。"公爵一言不答，瞪了他一眼，轉身和旁人說話了。那大臣要撇淸他替皇太子拉縴的嫌疑，就这樣对付我。在权貴手下幹机密冒凶險的走狗，都該準備这樣下場。

我書記回到賽果維，告訴我这趟差使一無結果，我听了又沉在苦海底裏，就像第一天進監獄時那樣。我覚得还要倒楣，因為不能依仗賴瑪公爵了。我志氣消沉，隨人家怎麼激勵，總戴着個愁帽兒，懨懨的竟成了重病。

典獄官怕我性命难保，以為最好請大夫來瞧，就請來兩個，

神氣都活像催魂使者。他領來說道："吉爾·布拉斯先生，这兩位神医來瞧你的病，就会把你治好。"我对一切医生横着個成見，要是还有一點兒貪生，準对他們大不客氣。可是我那時生趣毫無，陶狄西拉斯要把我交託給他們，我只有感激。

一個大夫說："大爺，你第一要相信我們。"我回答道："我完全相信。有你們幫忙，不消幾天，一定百病消除。"他道："是啊，再靠天保佑，你一定百病消除。我們至少把应尽的人事都做到。"这兩位先生果然尽心竭力，緊緊的催命，眼看着我就要到黃泉路上去了。唐安德瑞看我不中用了，早請了個聖芳濟会的修士來給我办臨終的法事。这位修士幹完事出去，我自覺大限臨头，就招手叫西比翁到床前來。我又吃瀉藥，又放血，人已經虛透，一絲沒兩氣的对他說道："親愛的朋友，我存在加布利爾家的錢，一口袋留給你，另外一口袋，煩你送到阿斯杜利亞給我爹媽。他們要是还在，一定很窮。不过，唉！只怕他們爲我不孝，已經氣死了。穆斯加達回去準說我沒心肝，也許就此斷送了他們。假如靠天保佑，雖然我辜負了养育之恩，他們倒还好着，你就把那袋双比斯多送去，說我沒有孝順他們，求他們饒恕。他們要是死了呢，我託你用那錢做些功德，保佑他們和我靈魂兒早早昇天。"我說完伸手和他握別。那可憐的孩子捨不下我，傷心得一句話說不出，眼淚滴了我一手。可見承受遺產的人也不一定面上哭心裏笑的。①

我準備着死，却沒有死。医生撇下我，隨我去掙扎，就此救轉了性命。據他們診斷，我那發燒準会送命，可是我的燒竟退清

① 公元前一世紀羅馬詩人普布留斯·西如斯（Publius Syrus）說："承遺產的人，在哭泣的假面具下，暗暗嘻笑"（"羅勃古典叢書"本"拉丁小詩家合集"第四八頁），流傳成爲一句名言。

了，好像故意戳破他們謊話似的。我儌倖得很，居然漸漸復元，害了这一場病，變得心如止水。这会子我不用人家安慰了。我当初以爲大限臨头，把功名利祿都看破，病後也还是这种見識。我一經澈悟，倒自幸遭了这番禍事，覚得这是上蒼格外垂慈，謝天不置。我打定老主意，即使賴瑪公爵召我回朝，我也再不去了。我倒是想，有一天出得牢獄，就去買座草舍，隱居学道。

我的親信贊成这打算，他說若要早早償此心願，他得再上馬德里去求求情，弄我出獄。又道："我想到個办法。我認識一個人，可以幫你忙。那是皇太子奶媽得寵的女傭人，是個很靈俐的姑娘。我想託她求求她女主人。我要鑽头覓縫救你出來，这裏儘管待你好，終究是座牢獄。"我答道："你說得对。去吧，朋友，别耽擱了，磋商这件事去吧。天啊，我恨不得咱們这会子已經过着清閑日子了！"

第　九　章

西比翁再上馬德里，設法囑買，把吉爾·布拉斯
救出來。他們出了賽果維塔，同到
一個地方去，一路上談的話。

西比翁又到了馬德里去。我等着他回來，就認眞讀書。陶狄西拉斯送來的書，我讀不勝讀，都是向一個襲武官俸邑的老爵士借來的。那位爵士不会看書，却要假充風雅，藏書很富。我最愛讀些修身养性的好著作，因爲我厭惡官場，想避世隱居，書裏常常看到合我脾胃的名言佳句。

替我办差的人去了三星期，杳無音信。好容易他回來了，欢

天喜地，說道："这回呀，山悌良那先生，我替你帶喜信來了！那位奶媽太太在替你出力。我求了她的女傭人，又交給那女傭人一百比斯多，承她情說動奶媽去求皇太子救你。我不是常跟你說麼，皇太子对奶媽唯命是听的，他已經答应求父皇放你出獄。我趕緊來報個消息，得立刻回去把未了之事办妥。"他說完就辭了我，又趕回朝去。

他第三回出門，沒多大耽擱，八天後就回來，告訴我說，皇太子大費周折，已求得聖旨，放我出獄了。那典獄官当天就坐实了这消息。他來擁抱我，說道："親愛的吉爾·布拉斯，感謝上天，你自由了！可以出这座監獄的門了！不过有兩件事你得照办，也許很叫你难堪，我不得已只好跟你說。万歲爺不准你再上朝，限你一個月裏離開新舊加斯狄爾。你不能上朝，我眞懊喪。"我答道："我倒非常高興。上天知道我的心思。我只求皇上一個恩典，他却賞了我兩個。"

我確实知道已經得赦，就叫人雇下兩头騾子。第二天，我辭別了高果羅斯，又反覆謝了陶狄西拉斯种种照拂，於是我和我的親信騎上騾子，欣欣喜喜，取道上馬德里。我們去向加布利爾先生要还那兩袋錢，每袋有五百双比斯多。路上我的夥伴兒說："咱們的錢，要是買不起富麗堂皇的大莊子，至少總可以買一所不大不小的。"我答道："我就算只有一間小棚子，也樂天知命了。雖然我还沒到中年，对世事已經厭倦，只求個逍遙自在。而且我告訴你，我想像到鄉居的樂趣，不勝嚮往，預先就在享受了。我彷彿已經看見田野一片蒼翠，听見夜鶯啼囀，流泉嗚咽，我有時打獵，有時釣魚，作爲消遣。朋友，你想想住在鄉間的种种樂趣，也会像我一樣心醉的。至於咱們的飲食，越素淡越好。咱們有塊麵包吃，就可以知足，肚子餓的時候，吃來自然香甜。好味道不在东西講

究，全是咱們吃出來的。这句話顛撲不破，所以我生平吃得最有滋味的幾頓飯，菜餚都不精緻，也並不丰盛。清淡可以算得养生的無上美味。”

我的書記打斷我道：“你別見怪，吉爾·布拉斯先生，你打算拿那种清淡的飲食來款待我，我可不大贊成。幹嗎吃得像那些克慾的哲学家呀？咱們稍爲吃好些，未必就吃壞了身子。听我的話，咱們既然靠天照应，有錢舒舒服服过清閒日子，別做成個寒酸窮餓的人家。咱們買下房地，就該屯些好酒，上等人吃慣的东西，都該存些。咱們離羣索居，並不是要戒絕人生享受，却是要从容享受。赫西奥德說：‘东西在家裏藏着，沒有害处，欠缺了却足以爲害。’又說：‘家裏应有尽有，總比要一件沒一件好。’① ”

我也打斷他道：“唷！西比翁先生，你还讀过希臘詩！哎，赫西奧德的詩你打那兒学來的呀？”他答道：“在一位飽学之士家裏。我有一程子在薩拉曼加伺候一位学究，是位箋註大家。他眨眨眼就替你寫出一大本書，裏面都是希伯來文、希臘文、拉丁文的引徵；他从收藏的書裏抄出來，翻成西班牙文。我替他謄寫，所以像我方才背的那种好句子，記熟了不知多少。”我說道：“如此說來，你眞是滿腹珠璣呢。不过咱們言歸正傳，你說咱們將來修身养性的地方在西班牙那一部最相宜？”我的親信答道：“我主張到阿拉貢去。那边有幾处好地方，咱們可以过得悠閒快活。”我道：“好，依你，咱們就到阿拉貢去住，我贊成。但願咱們找到個住处，可以享受我想像的种种樂趣！”

---

① 赫西奧德（Hésiode）（約公元前八世紀），古希臘詩人，他“工作与時日”那首詩第三六三至三六五行說：“家裏藏着的东西，不会有害处；寧可把东西藏在家裏，在外面就难保損失。”（“羅勃古典叢書”本第三一頁），跟这裏西比翁所引，稍有出入。

第十章

他們到馬德里以後幹的事。吉爾·布拉斯在
街上碰見個人，有何下文。

我們到馬德里，下了個小客店，西比翁幾番出門都住那兒。我們先到薩勒羅家去取寄存的双比斯多。他禮貌周到，說看見我出獄，非常高興，接着道："我向你声明，我瞧你倒楣，大有感慨，再也不願意跟朝上貴人攀親了。他們的富貴，眞是过眼雲烟。我已經把小女加布利拉嫁給一個富商了。"我答道："你这事办得很好，一來穩当，二來呢，一個平头百姓的丈人对那貴人女婿總不会称心的。"

於是我掉轉話头，說到正經。我說："加布利爾先生，請你把那兩千比斯多还我們……"那金飾店的掌櫃忙打斷我道："你的錢現成在这裏。"他領我們到他賬房裏，拿出兩只口袋，上面有籤條寫着："吉爾·布拉斯·德·山悌良那先生的双比斯多。"他說道："这是你寄存的錢，交給我是怎麼個樣兒，还是那麼個樣兒。"

我謝了薩勒羅照应，深幸他女兒已另嫁別人。我們拿了錢回客店，點一下數目不錯，只少五十個双比斯多，是弄我出獄的使費。我們就一納头的準備到阿拉貢去。我們要買一輛二輪車和兩头騾子，这事歸我書記去办；我管添置內外衣著。我正在街上來來往往買东西，碰到石坦安·巴赫男爵，就是撫养唐阿爾方斯的德國侍衛隊軍官。

我跟这位德國軍官行禮，他也認出我來了，趕上來擁抱我。我說："我快活極了，一來瞧你先生很淸健，二來乘便可以問問

親愛的唐西澤·德·李華，唐阿爾方斯·德·李華兩位大爺的消息。”他答道：“我有的是確实消息，他們倆正在馬德里，就住在我家。他們到这城裏來向皇上謝恩的，來了快三個月了。皇上因爲他們家世代功臣，所以賞唐阿爾方斯個恩典。他並沒去請求，也沒有託人，就補上了瓦朗斯城的都統。这是了不起的恩寵，可見咱們万歲爺不会虧負好人。”

我雖然比石坦安·巴赫熟悉內中情形，却只做不知。我熱鍋上螞蟻似的，急要去拜見舊主人。他讓我如願，馬上帶我到家。我很想試試唐阿爾方斯的心，要看他怎樣接待，就知道他对我还有沒有情分。他在客廳裏跟石坦安·巴赫男爵夫人下棋，一看見我，忙站起來。他喜不自勝，趕上來抱住我的头，那一臉欢欣，看得出是眞心流露。他說道：“山悌良那，你居然回來了！我眞快活呀！咱們的分離，錯不在我。你大概記得，我求你別離開李華的莊子，你滿不听話。我並不是怪你，你那番苦心，我还很感激。不过你走了也該通通消息，免得我白費心机。我連襟唐范爾南來信說你在格拉那達，我叫人到那边去找你沒找着。”

他埋怨了我这兩句，接下道：“告訴我，你在馬德里幹些什麼。你大概在这兒做事吧？我越比从前關心你，这是眞話。”我答道：“大爺，四個月以前，我在朝裏有個很重要的職位。我有幸做了賴瑪公爵的秘書，又是他的親信。”唐阿爾方斯奇怪得不得了，說道：“有这事麼！怎麼？你是首相的親信麼？”我答道：“我得了他欢心，現在又失寵了，这事待我講給你听。”於是我源源本本講了一遍，末了說，我打定主意，把得意時剩的幾個錢，買座草廬茅舍，淸閒度日。

唐西澤的兒子仔細听我講完，說道：“親愛的吉爾·布拉斯，你知道我一向喜欢你。我現在越發喜欢你。我既然靠天之福，有

力量照应你，应該給你點兒实惠，見得你我的交情。你从此可以不受命運播弄了。我要給你一份命運奪不掉的產業，叫它奈何你不得。我們家有個小小的田莊，在李利亞斯附近，離瓦朗斯十大公里，你知道那莊子；你既然打算住鄉下，我就把那莊子送你。这份礼我們送得起，我敢担保我父親準贊成，賽拉芬也一定樂意。”

我忙向唐阿爾方斯下跪，他立刻扶我起來。我感激他給我的好处，尤其感激他对我的好心，我吻了他的手說：“大爺，您的行為真叫我欽佩。我覚得这份礼特别好，因為您还沒知道我為您出过點力。我寧願那是出於您慷慨施与，比報恩酬謝还好。”这位都統听了有點詫怪，忙問我出的什麼力。我詳詳細細告訴了他，他越加奇怪。他和石坦安·巴赫男爵一樣，都夢想不到瓦朗斯都統的位子是靠我力量來的。他知道原來如此，就說：“吉爾·布拉斯，我的官既然是靠你來的，送你個李利亞斯的小莊子还不够，我每年再送你兩千杜加。”

我这時忙打斷唐阿爾方斯道：“快別这麼說，不要勾起我的貪心來。家当只会敗壞我的品行，我已經深有体会。您送我李利亞斯的田莊，我領您的情。我自己还有點兒錢，可以过得很舒服。我这樣就知足了，非但不貪多，还願意把多餘的錢都丢了呢。一個人避世隱居，為的是安閒，錢多了是個累。”

我們正談着这些話，唐西澤來了。他見了我，欣喜得和他兒子不相上下。他听說我為他們家出了力，就一定要我受那筆年金。我还是不肯受。長話短說，他們父子倆馬上領我到一個公証人家，立了個文契，把家当送掉，兩人欣然簽名，比了在得家当的契約上簽名还要高興。这張契據办妥，他們交在我手裏說：“李利亞斯的莊子从此不屬他們了，隨我什麼時候去做主人都行。”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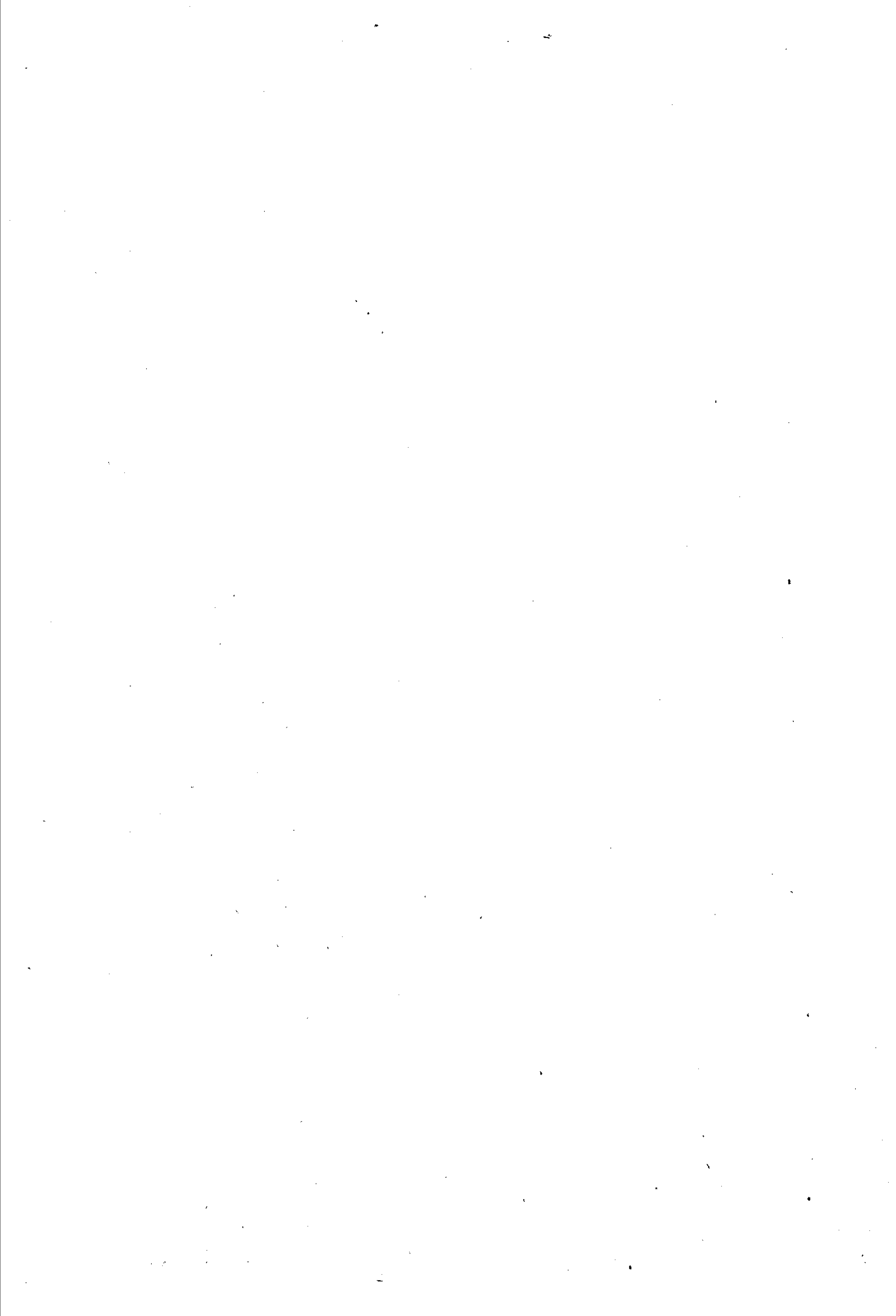
是他們回石坦安·巴赫家，我就飛也似的趕回客店。我告訴我的書記，我們在瓦朗斯境內得了一所莊子，又講怎麼樣得來的。他十分欣羡，問道："那座小莊子值多少錢？"我說："年利五百杜加。我保管那是個清靜好地方。我替兩位李華大爺当總管的時候，去过幾回，所以都熟悉。那房子不大，在果達拉維亞河边上；一村有五六個人家，風景很秀美。"

西比翁道："我尤其喜欢那边野味多，还有貝尼加羅地方出產的酒，还有葡萄美酒。好，主人啊，咱們趕快避世隱居去吧。"我道："我也急急要到那边去呢，不过先得上阿斯杜利亞去走一遭。我爹媽在那边光景並不好，我想接他們到李利亞斯，讓他們享幾年晚福。也許天給我这個安樂窩就是要讓我孝养他們；我要是不尽子職，天要罰我的。"西比翁極力贊成这打算，还催我趕快去幹。他說："別躭擱了。我已經買下一輛二輪車，咱們快去買了騾子，就可以上路往奥維都去。"我答道："好啊，朋友，儘早動身吧。我覺得和生身父母同享安樂，是我应尽之責。咱們不久就可以在咱們那村子裏安頓下來。我一到那裏，要在門額上用金字寫下这兩行拉丁詩：

我已經進港；永別了，希望和命運！
你們作弄够我，現在可去作弄別人！①"

---

① 这首詩是翻譯一個希臘無名氏的作品，原詩是"希臘警句选"（Anthologia Graeca）第九卷第四九首（"羅勃古典叢書"本第三册第二七頁）。



第 十 卷

第一章

吉爾·布拉斯動身到阿斯杜利亞，路过瓦拉多利，
見了舊主人桑格拉都大夫。他無意中碰到
慈惠院院長馬尼愛爾·奧东內斯先生。

我和西比翁要从馬德里動身到阿斯杜利亞去的当兒，教皇保祿五世任命賴瑪公爵做了紅衣大主教。这位教皇因爲要在那普爾斯境內設立宗教法庭，就替这大臣披上紫紅道袍，可以叫他慫恿斐利普皇帝贊許这個好打算。熟悉这位新任紅衣大主教的人，都和我一般見識，認爲教会得了個有用之材。

西比翁寧願我在朝上做大官，不要我離羣索居，埋沒一輩子，就劝我去參見那新任命的紅衣大主教。他說："也許大主教大人看見皇上已經赦你無罪，覚得不必再裝出对你有氣的樣兒，說不定还会給你個事兒。"我道："西比翁先生，我答应立刻離開新舊加斯狄爾，才蒙釋放，你大概忘了吧？而且你以爲我對李利亞斯的田莊已經厭倦了麼？我跟你說过，現在再說一遍：即使賴瑪公爵又寵我，竟把唐羅德利克·德·加爾德隆的位子給我，我也不要。我主意已經打定，我要到奧維都接我爹媽到瓦朗斯左近鄉下去。你呢，朋友，你要是跟了我懊悔，只消說一声，我馬上分一半錢給你，你拿了到馬德里尽力謀你的前程去。"

我書記听見这話，有點兒感動，說道："怎麼的呀！你竟疑心我不大願意跟你去隱居麼？这就寒了我一片赤胆忠心了。什

麼！西比翁这個忠心的傭人，因爲要和你共患难，在賽果維塔裏陪你一輩子都甘心，現在跟你快樂逍遥，倒会不願意麼？不会的呀，先生，决不会。我並不想違拗你的意思，老实說，那是我使的乖。我劝你去見賴瑪公爵，因爲很想試試你心，看你还有沒有一星半點兒的官癮。好，你既然对榮華富貴，一無留戀，咱們想到那种醇樸優閒的淸福，又那麼心醉，就趕快離了京城去享受吧。”

我們倆果然不多時就動身，乘一輛車。兩匹健騾拉車，一個小夥子趕車。我覺得該添個傭人，所以僱了这趕車的。我們第一天在阿爾加拉·德·黑那瑞斯城过夜，第二天在賽果維过夜。我沒有躭擱了路程去拜訪那厚道的典獄官陶狄西拉斯，却一直趕往杜柔河上的貝涅斐爾城，过一天就到瓦拉多利。我望見这座城，不禁長嘆一声。我同伴問我什麼緣故。我說：“朋友，我在这地方做过好一程医生，想到就惶恐。这会子是我良心內愧。怎麼說呢？彷彿我斷送的那些病人，都从坟墓裏鑽出來，要把我撕成一塊塊似的。”我書記道：“眞是想入非非了！山悌良那先生，你这人实在太好。你不过是吃那行幹那行，有什麼懊悔的呢？你瞧瞧那些头号老資格医生，也像你这樣良心內愧麼？嗨！才不呢！他們照常行事，病人死了是那病好不了；好了呢，是医生的功勞。”

我答道：“是啊，我一心一意師法的桑格拉都大夫，就是这种人。他相信放血和喝水，說是百病良方，儘管天天眼看着二十個人死在手裏，决不怪自己治療不对，还以爲病人送命，都是喝水不多，放血不够。”西比翁哈哈大笑道：“天呀！你說的这人眞是一絕了。”我說：“你要是好奇，想見他面，听听他議論，明天就可以如願，只要桑格拉都还活着，还住在瓦拉多利。不过我想不大会，因爲我和他分手的時候，他已經上了年紀，到現在又过好多年了。”

我們一下客店，就去打听这医生。據說他还活着，不过老邁

聾鍾，不能出診，行動也不大方便，所以已經讓位給三四個靠新医道出名的医生。这些新進，跟桑格拉都也半斤八兩。我們決定第二天在瓦拉多利耽擱，又歇了騾子，又可去看看桑格拉都先生。我們早上靠十點到他家，他正拿着本書坐在安樂椅裏，看見客來，忙起身迎接。七十歲的人有他那樣，要算步履輕健的了。他問我們找他有什麼事。我說："医士先生，請你仔細認認，你想不起來了麼？我还有幸当过你学生呢。你可記得从前在你家做事，替你出診的那個吉爾·布拉斯？"他道："什麼！是你麼，山悌良那？"他擁抱了我，樣子很親熱，說道："我不認得你了，我見了你很快活。你跟我分手以後，幹了些什麼？準是在行医吧？"我答道："我頗有此心，不过碍着幾件事兒，沒能够如願。"

桑格拉都道："可惜了，你学了我的秘訣，只要天保佑你別着了化学的魔道，準可以成個有本事的医生。"他接着慨然演說道："嗐！我的孩子！这幾年的医学，跟从前大不相同了！实在怪不得我吃驚，怪不得我氣憤。他們丢尽了医学的体面和身份。从古以來，医道以人命爲重；現在的医生胆大武斷，而且所謂'不知而作'①，把人命当兒戲。那些新派医生草菅人命，事实昭彰，不久石头都要叫屈了，所謂'頑石出声呼'。你在这城裏，可以看見有的医生，或者自称的医生，隨声附和銻劑百効的学說，所謂'銻到病除'，有的是巴拉賽爾斯②学派的，有的專相信銻朱砂；还有的替人治病只是碰運氣，以爲只要会配製藥劑，就算得精通医学。怎麼說呢？他們的办法都是莫名其妙的。譬如从前难得脚

① 桑格拉都大夫說話愛用拉丁文，这節裏加引号的字句，原文都是拉丁文，或拉丁化的法文。

② 巴拉賽爾斯（Paracelse）（一四九三至一五四一年），瑞士医学家，主張用化学藥劑。

上放血，現在專用这法子；从前的瀉藥溫和沒害处，現在却改用了嘔吐劑和銻朱砂。眞是鬧得烏烟瘴氣，各行其是，越出了我們祖師輩定下的法則和道理。”

我听了这樣可笑的議論眞想笑，却極力忍住，还痛罵銻朱砂，把發明的人也亂咒一頓，其实那藥是什麼东西，我一點不知道。西比翁看出我在取笑，也要插一嘴，就对桑格拉都道：“医士先生，我有個叔公是老派的医生，所以难怪我也和你一般見識，不贊成那些化学藥劑。我那叔公已經去世，願上帝垂慈。他对希波克剌忒斯眞是五体投地，看到那些庸医瞧不起这位医学之王，常和他們爭吵。親骨肉總有相似之处，我也眞想一手殺尽那些翻新花樣的無知小子，就是你理直氣壯痛罵的那些人。那起混蛋在世上害处眞不小啊！”

那医生道：“你想不到害处多大呢。我出了一本書反对医生胡亂殺人，可是毫無用处，草菅人命的事反而一天一天多了。那些行手術的人，發瘋似的想做医生，自以爲儘做得，反正只要用些銻朱砂和嘔吐劑，再隨意來個脚上放血就成。他們甚至於把銻朱砂調在草头湯藥和滋補的藥水裏，以爲这樣一來，名医处方也不过如此了。連修道院裏都沾染到这种習氣。有些修士又做藥劑師，又做外科。这种冒牌医生，研究了化学，配製些害人的藥，替他們的修士催命。瓦拉多利現在有六十多所修道院，男女各半。你們算算他們的銻朱砂，嘔吐劑，脚上放血，可以害死多少人！”我道：“桑格拉都先生，难怪你对那起毒藥害人的傢伙这樣憤恨。我跟你同声一嘆，同爲人命担憂。他們治病的方法，和你的完全不同，分明要害死人的。恐怕有一天化学会斷送医学，好比僞幣能顚覆國家一樣。但願天照应，这倒楣日子，别就到眼前來！”

講到这裏，一個年老的女傭人給医生送上一盤东西：一塊

又鬆又軟的麵包，一只杯子，兩個瓶子，一瓶是水，一瓶是酒。他一边吃，一边喝。其实他喝的只是冲了水的酒，一份酒对三份水，可是这來給我捉住錯兒，不免要埋怨他幾句。我道："啊呀！啊呀！医士先生，給我当場捉住！你向來反对喝酒，一生四分之三，只喝白水；我听了你的話，十年來滴酒不入口，你怎麼現在喝起酒來了？你打什麼時候起这樣言行不符的呀？你不能把年紀來推諉；你文章裏有一处下了個界說道：'衰老就是使人乾枯消損的天然痨病'，因此你慨嘆有种人愚昧無知，会把酒当作老年人的牛奶。你还有什麼話替自己辯白呀？"

那老医生答道："你这樣攻擊我眞是冤枉。我要是喝不攙水的酒，你可以說我立法自壞；可是你瞧，我酒裏对上許多水呢。"我道："親愛的老師啊，这又和你說的不合了。可記得，賽狄羅大司鐸喝的酒攙了許多水，你也說他不对的。你还是老实承認，你發覺自己錯了，你著作裏說喝酒傷生，其实並不然，只要喝來有節制。"

我說得这位医生有點不好意思。他的著作上明說酒是喝不得的，这話他無从抵賴；可是他又慚愧，又要爭面子，不肯承認我責備得有理。他不知怎麼回答，窘得說不上話。我免得他难堪，忙撇下这話不談了。过一会我就告辭，臨走还劝他对那些新興的医生一輩子不要讓步。我說："桑格拉都先生，鼓起勁兒來，反对錦朱砂，不要懈怠；攻擊脚上放血，不要放鬆。你对正宗医学这樣赤心愛護，万一竟敌不过那夥庸医，成規舊法还是給他們推翻，你至少已經尽力，可以問心無愧了。"

我和我書記回客店，一路上談着那医生的古怪可笑，忽然碰見個五六十歲的人，眼睛望着地，手裏拿一大串唸珠。我仔細一認，立刻認得是那虔誠的慈惠院院長馬尼艾爾·奥东內斯先生，

我在这書第一卷裏曾經表揚过的。我做出畢恭畢敬的樣兒，招呼他道："道高德劭、規行矩步的馬尼艾爾·奧东內斯先生，世界上照顧窮人最合適的人啊，我听候您使喚。"他听了盯住我打量一番，說看着有點臉熟，却記不起哪兒見过的了。我答道："我想您記不得了，您不会留意到我。我有個朋友叫法布利斯·尼聶斯，从前在您家做傭人，我那時到您府上去过。"那院長很乖覚的一笑道："啊！我現在記起來了。你們分明就是那兩個伶俐孩子，一起幹过好些頑皮勾当的。唉，那可憐的法布利斯現在怎麼了？我一想到他，總掛念他的景况。"

我对馬尼艾爾先生道："我冒昧在街上招呼您，正因爲有他的消息奉告。法布利斯現在馬德里，專寫些雜拌兒。"他道："什麼叫雜拌兒？我可不大明白。"我答道："我意思說，他或用詩体，或用文体，又編劇本，又做小說。一句話，这小子有點兒天才，闊人家把他当做上客的。"那慈惠院院長問道："可是他的麵包師对他滿意麼？"我答道："不如闊人家对他滿意。咱們私底下說說吧，我想他不怎麼有錢。"奧东內斯道："啊！那是不用說的。隨他怎樣去伺候闊人，逢迎諂媚，卑躬屈節，他到手的好处比靠作品賺的还少。我对你預斷一句，他總有一天要進慈惠院。"

我答道："这一點兒不希奇。詩文把好些人送進慈惠院去了。我的朋友法布利斯要是一直跟着您先生好多着呢，到今天準發大財了。"馬尼艾爾道："他至少可以很富裕。我喜欢他，正要一步步提拔他，讓他在慈惠院裏脚跟站穩；他却異想天開，去充才子了。那瘋子！他編了個劇本，給这城裏的戲班子上演，那戲很叫座，从此那位作者就着了魔。他儼然自以爲羅普·德·維加再世，寧可丟了我替他籌劃的实利去追逐观衆捧出來的虛名，就來向我辭職。我可憐他，想劝他回心轉意。我劝他别丟了嘴裏

的骨头，去搶水裏的骨头影子[1]。可是劝也沒用，那瘋子要寫文章發了狂，身不由己，我留他不住了。”那院長又道：“他眞是得福不知；只要看看他的後任，就是個很好的証據。那孩子不如法布利斯伶俐，却比他有識見懂事。他一心巴結做事，討我的好。我看他应該提拔，所以提拔了他。他現在慈惠院裏佔着兩個職位，單靠那小的一個職位他儘够养活一大家人了。”

第二章

吉爾·布拉斯又上路，安抵奥維都。他家裏各人的情形。他父親去世以及後事。

我們从瓦拉多利走了四天到奥維都。俗語說：强盜老遠就聞到旅客身边金銀的氣味，我們却一路平安無事。其实他們倒有一注好買賣可做，只消地窟裏來兩個人，不費一點兒力，就可以把我們的双比斯多搶去。我沒在朝裏練出胆量來，那趕車的貝特朗看來也未必肯爲东家的錢袋拾命，只西比翁一人还会蠻拚幾下。

我們趕進城，天已經黑了。我們下了個客店，跟我那位大司鐸舅舅吉爾·貝瑞斯家很近。我想先打听一下家裏各人的情形，再去相見。我知道这家店主夫婦对街坊上的事很熟悉，最好問他們。那店主人仔細把我一端詳就認得了，嚷道：“聖安东尼·德·巴德[2]在上！这是侍从先生布拉斯·德·山悌良那的兒子呀！”店

---

① 伊索寓言：狗啣了塊骨头，在河边看見自己在水裏的影子，就放下嘴裏的骨头去搶水裏的骨头影子。

② 傳說聖安东尼·德·巴德（Saint Antoine de Pade）（一一九五至一二三一年），能保佑人失物重得。

主婦道："眞的！可不是他麽！我一看就認得，簡直一點兒沒變，还是那個一肚子鬼主意的伶俐小子吉爾·布拉斯，那時候他拿着個瓶子來替舅舅買晚飯喝的酒，如在目前呢。"

我道："大娘，你記性眞好。請你告訴我一點兒家裏的消息，我爹媽光景大概不好吧？"店主婦道："給你一猜兩着，他們苦極了，你怎麽也想不到的。貝瑞斯老头兒已經半身不遂，看來是不長的了。你爹新近就住在这大司鐸家，他得了肺炎，其实这会子正在掙命；你媽身体也不好，还得伺候兩個病人。这是他們的景況。"

这席話打動了我的孝思。我把貝特朗和車馬撇在旅店裏；我的書記不肯相離，就跟我同上我舅舅家。我一到媽媽跟前，她心上立刻有种感应，雖然还沒看清我面目，就知道是誰了。她擁抱了我，凄然道："我的兒啊，來替你爹送終吧。你來得还是時候，还能看到这悽慘景象，心上留個影子。"她說完領我進一間房，可憐的布拉斯·德·山悌良那奄奄一息，躺在裏面一張床上。一看这張床，就知道做侍从的多麽窮苦了。他已經罩在沉沉死氣裏，可是还略有知覚。我媽对他說道："老伴兒啊，你兒子吉爾·布拉斯來了；他給你受了氣，現在求你饒恕，还請你祝福。"我爹听了这話，睜開那从此永閉的双目，盯着我看。他雖然病得昏昏沉沉，还看出我傷心捨不下他，也就很感觸。他想說話，可是沒力氣了。我拉着他一隻手，哭得滿手是淚，一句話也說不出。他就在这個当兒咽了氣，彷彿專等我到了家，这口氣才斷得下。

我媽媽早就準備他要死，所以还能節哀。我爹一輩子对我漠不關心，可是我也許比媽媽还要悲痛。兒子死了父親，已經傷心，我不曾略尽子職，尤其愧恨。我想自己那麽狠心，簡直是個

狠心狗肺的畜牲，竟可說是個殺父的逆子。於是我又去瞧我的舅舅，他躺在另一張床上，看來很可憐。我一見又添了愧恨。我受他的种种恩，这時都湧上心來。我埋怨自己道："你这個喪尽天良的孩子，罰你瞧瞧自己家裏人这樣苦惱。他們靠大司鐸的收入，好些东西買不起；要是你進監牢以前，分一些多餘的錢給他們，讓他們能買來享受，也許你爹就不至於死了。"

可憐的吉爾·貝瑞斯已經返老还童，一點記性一點头腦都沒有了。我抱住他，跟他親熱，都是枉然，他好像全不知覺。我媽还只管告訴他：我是他外甥吉爾·布拉斯，他只傻瞪瞪的看着我，一句話不說。就算我对这恩深義重的舅舅沒有骨肉之情和感激之心，單看他那可憐樣兒，也要惻然的。

这時西比翁一言不發，陪我傷心；他眼看朋友这樣，也同声嘆息。我想媽媽和我分別了这麼久，準要跟我談談，旁边有了個陌生男人也許不方便。所以我把他拉过一边，說道："朋友，你去吧，到客店去歇歇，撇我在媽这兒好了，我們要長談呢；談的無非是家務事，你在这兒耽着，也許这位老太太要多嫌你的。"西比翁怕碍着我們，就出去了。我和媽媽果然談了個整夜。我們各把自己的經歷，从我離開奧維都起，細講了一遍。她把在人家当女監護受的氣惱，一五一十，講個不休；我雖然沒什麼要瞞我書記，这些話却不願意給他听見。不是我得罪媽媽，这位老太太实在有點囉嗦，她要是講得扼要，可以省掉四分之三的話呢。

她好容易講完，就我講了。我把所經所歷，輕描淡寫的帶过，但是提到油鹽舖掌櫃貝爾特朗·穆斯加達的兒子到馬德里見我的事，就講得很仔細。我道："老实說，我很怠慢那小子。他要出口氣，準对你們說得我很不堪。"她答道："果然呀，他說你得了首相欢心，一团驕氣，不屑認識他了；他对你講我們怎麼窮，

怎麼苦，你听了漠不關心似的。做爹媽的總迴護自己孩子，我們就不信你会那麼壞。你这回到奥維都來，就可見你的確是好孩子，不是我偏袒；再看你这樣悲傷，我再沒有一點怪你的心了。”

我答道：“你太偏護我，小穆斯加達的話有點兒根由。他來看我的時候，我只想做官發財，利慾熏心，沒功夫想到爹娘。他跑來一副村氣，惡狠狠的对我說，你們窮苦得很，听說我比猶太人都有錢，特來劝我送些錢給你們；还破口罵我不把家裏人放在心上。照我那時心境，对这种人自然不客氣了。他那樣直率，惹得我很生氣，按捺不住，就推着他肩膀把他推出書房。我承認那番吵架是我不对，我应該想想：那油鹽舖的小子無禮不是你們的錯，而且他儘管說得不客氣，究竟是良言。

“那是我攆走了穆斯加達以後才想到的。我雖然一腔火氣，骨肉之情还沒有泯滅。我想起对父母的責任一點沒尽，不禁面紅耳赤，良心內愧。可是我不能拿这個來替自己掙面子，因爲我只想發財升官，一会兒就把那點慚愧的心压下去了。後來皇上降旨把我關進賽果維塔，我在牢裏生了一場重病，虧得那場病，救轉了你这個兒子。說眞話，我生过这場病，坐过这番牢，天良重現，对朝廷再沒絲毫留戀。我厭恨那煩擾的日子，以後只求清靜了。我这番到阿斯杜利亚，無非要接你去同享清福。我有個莊子，在瓦朗斯境內，你要是願意，就跟我同去，咱們在那兒可以过得很舒服。当然我也想接爹去的，天旣然另有安排，但願还能接了媽去；从前沒孝順她，但願以後能尽心奉养，替自己贖罪。”

我媽媽道：“你这番意思很好，我很感激。要是沒有爲难之处，我一定乾乾脆脆跟了你去。可是你舅舅这般情形，我丢他不下；况且我在这裏根生土長，離不開了。这事应該盤算周到，我

还得慢慢的想一下再說。現在咱們且打算办你爹的喪事吧。"我道："这事交給我帶來的小夥子办去。他是我書記，人很伶俐，也很忠心，咱們可以放心託他。"

我剛說完，西比翁又來了；这時候已經天亮。他問我們这会子家裏有了事，有什麼用他之处。我說他來得正好，恰有要事囑咐他。我对他講了，他說："成，出殯的全副排場我肚裏已經有個譜兒了。这事都在我身上。"我媽道："留心不要舖排，我丈夫的喪事越簡陋越好，他是個最窮苦的侍从，城裏人人知道的。"西比翁答道："老太太，他再窮也得照我那排場，一個小錢都不能省。这樁事，我只爲东家着想。他做过賴瑪公爵的親信，老太爺的喪事应該办得体面。"

我贊成我書記的主張，还吩咐他不要省錢，我还有點兒愛面子的心，这時候又活起來了。我爹沒傳下什麼產業，我肯爲他破費，自以爲人家準会佩服我手筆闊綽。我媽呢，雖然說得很卑遜，但是丈夫喪事办得風光，總沒什麼不樂意的。我們就完全委託了西比翁，他馬上把应办的事都办起來，準備舖排個大出殯。

他办得太風光了。那出殯的儀仗非常豪華，惹得城裏城外的人都恨我。奧維都地方無論貴賤，看了我那排場，都不入眼，街談巷議，很掃我面子。一個說："这暴發的走狗，奉养父親，一個錢沒有，替他办喪事倒有錢了。"一個說："父親活着孝順點兒，比死了这樣排場好多着呢！"總而言之，大家舌劍唇鎗，一句不饒我，我成了衆矢之的。他們这还不甘心，等西比翁、貝特朗和我出教堂時，又來侮辱我們，罵呀，噓呀，一路擲石子，把貝特朗趕回客店。我舅舅的大門口鬨了一大堆人，我媽媽只好出場声明她很喜欢我这樣办，才算解了圍。还有些人趕到客店裏要把我存的車拆掉。虧得店主夫婦想法平了他們的火，沒讓他們幹出來。

他們对我种种侮辱，也都是那油鹽舖的小子到处罵我激出來的。我因此恨透了本鄉人，决計馬上離開奧維都；不然的話，我也許要耽擱好一程子。我把这意思乾脆向我媽說了，她看人家那樣待我，非常生氣；我忙着要走，她一點不作难。她不过要知道我怎樣爲她安排。我說："媽媽，既然我舅舅少不了你，我也不再勉强你同走。不过他看來也不長了，你答应我，等他一死，就到我莊子上來。你肯來就是表明愛我，我盼望着呢。"

我媽道："这話我不能答应，因爲办不到。我要在阿斯杜利亞了我餘生，並且我要自己当家作主的。"我答道："你在我莊上，不还是你当家作主麼？"她答道："我可不知道了。你只要愛上個年輕姑娘，就会娶她；她是媳婦，我是婆婆，我們不能一处过日子的。"我說道："你愁得太遠了。我一點兒不想結婚呢。等我想結婚的時候，我担保，準叫我老婆不問三七二十一，全听你的話。"我媽答道："你这担保冒失得很，保人自己就保不住呢。只怕你捧着個老婆，就忘了骨肉天性；我要是跟你老婆有甚麼爭吵，儘管她理屈，保不定你还是偏護她的。"

我的書記插嘴道："老太太，您这話眞对，我也是这樣想，孝順兒媳婦是少有的。您既然一定要住在阿斯杜利亞，我东家又一定要到瓦朗斯去，有個办法可以兩便，他只要叫我每年給你送上一百比斯多。这樣一來，娘兒子相隔八百公里，都可以过得很称心。"我們兩造都贊成这办法。我就先付了一年的錢。我怕衆人把对待聖艾田①的手段來待我，所以第二天一黑早離開奧維都。我在家鄉受到的欢迎就是如此。平头百姓在外面發了財，想回故鄉去充大人物，看了我便是個好榜樣。他們越要賣闊，越招同鄉的恨。

① 聖艾田 (Saint Etienne)，基督教殉教者，被猶太人亂石擲死。

第 三 章

吉爾·布拉斯取道瓦朗斯，到了李利亞斯。那田莊的一幅寫景；莊上有什麼人，怎樣欢迎他。

我們从雷翁、巴朗西亞，一站站走，走了十天到賽果伯。我的莊子離那兒只十二公里，我們过一天上午就到了。我們漸走漸近，我書記把兩旁田野裏一座座莊子都仔細端詳，我瞧着很有趣。他每見一所大莊園，準要指着对我說："我眞希望那是咱們的隱居。"

我說："朋友，我不知道咱們那莊子在你心目中是什麼個樣兒。我預先告訴你，你要以爲是高堂大厦，是座闊老的莊園，你就大錯了。你若不願把空中樓閣自哄自騙，只要想像薩班鄉下，悌勃河边，梅賽那斯送給霍拉斯的那所小房子①。唐阿爾方斯送我的礼，跟那個不相上下。"西比翁道："糟了，那我只好準備它是所草舍了。"我道："草舍也还不是。不过你該記得，我向你形容那莊子，總說得它很簡陋；我的描畫是否確切，这会子你可以自己瞧。你順着果達拉維亞河望过去，沿河挨着個約莫有九個到十個人家的小村子，一所房子有四個小閣的，就是我的莊子。"

我的書記讚嘆道："啊呀！好精緻的房子呀！有了那幾座樓

① 見本書第七卷第五章第三三五頁註一。霍拉斯"諷刺詩集"第二卷第六首描寫自己鄉間的一個小莊子，風景幽美，遠隔囂塵，莊子裏的設備雖不奢華，却很舒適。在歐洲文学里就立下個典型，尤其十七八世紀的作家常常描寫这种田園或別墅。

閣，自然就氣象華貴，再加位置適宜，建築講究。人家專說上有天堂，下有賽維爾，这四圍的風景，比賽維爾那边还明媚可愛呢。就是讓咱們自己挑，也挑不到再合我脾胃的了！說眞話，我很喜欢那地方，旣有清流灌漑，而且樹林深密，日中可在樹蔭裏遊散。好個清幽的所在！啊呀！親愛的主人，看上來咱們準要在那兒常住下去了。"我說道："你喜欢咱們那窩兒，我很高興。那裏的樂趣，你还沒十分領略呢。"

我們談談說說，已經到了莊上。西比翁一說是田莊主人吉爾·布拉斯·德·山悌良那大爺到了，立刻大門直開。門上人听見这名字，肅然起敬，讓車開進大院子。我下了車，沉甸甸的倚在西比翁身上，擺足架子，走進屋裏。立刻就來了七八個家人，說是來參見新主人，又說唐西澤和唐阿爾方斯挑他們來伺候我的：一個是厨子，一個是他助手，一個是厨下打雜兒，一個看門的，幾個跟班，都奉命不得拿我一文小錢，家用開消，全在那兩位大爺身上。厨子叫做尤阿興司務，是这羣傭人的头兒，話都是他說的。他献殷勤說，已經把各种好酒儲藏了許多；又說，他在瓦朗斯大主教大人府上当过六年厨子，若要講究吃，他自信總会烹調點兒提胃口的好菜。又道："我準備做一席菜讓您嚐嚐我的勺口兒。这会子还不開飯呢，大爺，您溜溜去，瞧瞧您这房子您大人是否住得。"

我当然要去瞧瞧房子，西比翁比我更有興，拉着我一間間看。我們把整所房子从头層到底層看了一遍，处处留心，連一個角落都沒漏掉，至少我們自以爲全走遍了。每到一处，都不由我不感謝唐西澤父子的恩德。我特別喜欢兩個房間，裏面的陳設非常精緻，却一點不奢華。一間裏掛着個荷蘭出產的壁衣，床椅都是絲絨的，雖然都是摩爾人侵佔瓦朗斯時代的东西，却一點不破

舊。另一間的陳設，精雅不相上下：壁衣床椅，都是上代熱那亞錦緞做成，一律黃色，鑲着藍的絲流苏。这些陳設，在賬單上寫着沒甚希罕，这裏看見，才覺得非常珍貴。

我書記和我把形形色色細看一遍，就到飯廳上。桌子已經擺好，安着兩份刀叉。我們坐下，送上來的燉什錦肉一到嘴，就覺得味道眞好，不禁替瓦朗斯大主教可惜，少了個会做这樣菜的厨子。其实我們胃口也好，所以越吃得香。我的新傭人拿大杯滿滿的斟上曼夏省的好酒，我們每吃一口菜，他們就送上酒來。西比翁樂得不得了，但是不敢当着傭人流露出來，只拿眼睛向我示意；我也用眼色表示和他一樣称心。接着來了一盤燒烤：一对肥嫩的鵪鶉，中間夾一隻烤得香噴噴的小野兎子。我們忙放下燉肉，把燒烤吃了個飽。我們吃得像兩個害饞癆的，酒量也跟食量相称；於是起身到花園裏去找個涼快好地方，舒舒服服睡午覺。

我書記方才看了一处处地方，都很滿意。这回見了那花園，尤其喜欢，以爲不輸艾斯古利阿爾皇宮①的花園，眞叫他观看不厭。唐西澤有時到李利亞斯來，他原來喜欢种花栽樹，裝點園林。園裏有整齊的石子路，兩边种着橘樹；白色大理石的池子中心，一只紫銅獅子嘴裏噴着水；而且花也開得好，果子种類又多，都叫西比翁欣喜欲狂。他尤其愛那一條下坡的長路，夾道密樹成蔭，直通到莊丁的住处。我們一面讚賞这避暑勝地，就歇下來，坐在一棵小榆樹脚下。兩個酒醉飯飽的漢子一会兒就睡熟了。

我們睡了兩個鐘头，忽被好幾下鎗声驚醒。那声音近得很，我們都嚇一跳，忙起來到莊丁家去打听。只見那裏聚了八個到十

---

① 艾斯古利阿爾(L'Escurial)，西班牙的皇宮，斐利普二世所造。

個莊稼人，都是本村住戶。他們剛知道我到了，所以拿出年久生銹的鎗來放幾声慶祝一下。他們多半認識我，我当總管時到这莊上來办事，相見不止一次。他們这時一看見我，齊声高叫道："我們的新主人万歲！欢迎他到李利亞斯來！"於是裝上火藥，再爲我合放了一陣鎗。我做出最和氣不过的樣兒，向他們答禮，不过我覚得不該跟他們不拘形跡，所以和氣之中却拿定身份。我答应庇護他們，还散給他們二十個比斯多，我相信这來很得他們的心。我讓他們再放了一陣空鎗，就跟我書記回到樹林裏。新到手的產業眞叫人喜欢，我們看了那些樹木，只覚覌之不足，一直在林裏盤桓到天黑。

厨子跟他助手和打雜兒的这会子正忙着做菜，这頓晚飯比午飯还要講究。我們一進飯廳，簡直呆住了。只見桌上当中一盤是四隻烤山雞，一边是鍋燒兎子，一边是帶湯煮的閹雞；吃完这些，又送上小吃，猪耳朶呀，醃雞呀，然後是奶油巧克力。我們喝了好些呂賽那出產的酒，和其他許多种好酒，覚得再喝要过量了，就打算睡覚去。我的幾個跟班拿了蠟燭，領我到一間最精緻的屋裏，忙着伺候我脫衣服。我等他們送上便服睡帽，就打發他們出去，擺着主人架子道："諸位去吧，今晚上不用你們了。"

我把他們都打發走，留下西比翁要跟他談談。我們先得意这回眞是享福了。我書記快活得那股勁兒，难以形容。我說："嗨！朋友，兩位李華大爺叫他們这樣款待咱們，你覚得怎麼樣？"他答道："說眞話，我覚得不能再好了，但願能够長久。"我道："我却不作此想。我不应該讓我恩人爲我这樣破費，那就是看他們慷慨，一味沾光了。况且別人出錢雇的傭人，我也用不慣，彷彿不是在自己家裏似的。再說，我到这兒來沒預備过得这樣闊綽。好傻呀！咱們要用那麼一大羣傭人麼？沒有的事，咱們已

經有貝特朗，只要再有一個厨子，一個打雜兒，一個跟班，就儘够了。"雖然我書記巴不得永遠受瓦朗斯都統供养，却也不反对我这點清介。他依着我的意思，也贊成改革一下。商量停当，他就回房睡覚。

第 四 章

吉爾·布拉斯到瓦朗斯去，見了兩位李華大爺，
談的一場話；賽拉芬欢迎他。

我脫了衣服上床，却一點不睏，就一味前思後想。我想到兩位李華大爺見我忠心，待我很厚，近來又給我这許多賞賜，眞使我感恩入骨。我急要道謝，决計第二天就去看他們。我已經想像到跟賽拉芬会面的快樂，但是並非完全快樂，見她時就要碰到蘿朗莎·賽馥拉大娘，她大概还沒忘掉打我那一下耳光，不会喜欢再見。我想到这層，有點兒發愁。我这樣万念紛紜，覚得睏了，居然朦朧睡去，直到第二天日高三丈才醒。

我趕忙起來，一心想着要去走这一遭，急急穿上衣服。我衣服剛穿好，我的書記來了。我說："西比翁，我準備到瓦朗斯去呢，想來你不会反对。我有这份小小的產業，全虧那兩位爺，我急要向他們請安去；这是我应尽之誼，覚得一時片刻的遲延都是忘恩負義。朋友，你不用陪我，你留在这兒，过了八天我就回來。"他答道："你去吧，先生。好好兒趨奉唐阿爾方斯和他爸爸。我覚得他們很賞識你对他們的心，也很感激你爲他們出的力。这樣的闊人眞少有，隨你怎樣尊敬他們也是应該的。"我吩咐貝特朗準備上路。我一面喝巧克力，等他套車。臨走我叮囑家

裏傭人，西比翁和我不分彼此，他的話就是我的話，不得違拗。於是我就上車。

不上四個鐘头，我就到瓦朗斯了。我一直進了都統的馬房下車，把車撇在那兒，叫人領着上这位爺的房間去。他正和他父親唐西澤在一起。我不拘禮節，自己開了門，恭恭敬敬上前道："傭人見主人不用通報，你們的老傭人特爲請安來了。"一面說，就要下跪。可是他們拉住，兩人都擁抱了我，对我的一片眞情，完全流露出來。唐阿爾方斯道："好！親愛的山悌良那，你到李利亞斯去做主人了麼？"我答道："去了，大爺，請您讓我把那莊子还給您吧。"他道："爲什麼呀？有什麼地方不合你意麼？"我答道："那莊子是好極了，我喜欢得很。我只有一樣不称心，您爲我雇了大主教的厨子，用的傭人比我要用的多了三倍，害您花費浩大，毫不实際。"

唐西澤道："我們在馬德里時，請你每年受我們二千杜加；你要是肯受，我們把这座莊子照原來樣子送你就罷了。可是你沒答应，所以我們覺得应該照我們那樣办，來個扯直。"我答道："这就过份了。我得了这莊子，已經心滿意足，你們不該額外再加賞賜。我把意思老实說出來吧，那許多傭人，不但破費你們，也拘得我不自在。乾脆一句話，兩位大爺，讓我在莊上自己做主，不然呢，就讓我把那莊子还給你們。"我說得非常懇切，他們父子並不願意勉强我，總算答应隨我处理。

我謝謝他們許我便宜行事，否則我不会心安理得。这時唐阿爾方斯打斷我道："親愛的吉爾·布拉斯，我要領你去見一位太太，她很想跟你会会。"說完拉了我手，領我到賽拉芬房裏。她見了我，喜得叫起來。那位都統道："太太，咱們的朋友山悌良那到瓦朗斯來，我相信你也跟我一樣高興。"她答道："这是千眞

万確的。我从前受他的恩，过了这些時，並沒忘記；他又爲你出过力，我不但自己感激，还代你感激呢。”我对都統夫人說，我从前拚了命和夥伴一同救她，雖然冒些危險，却不值得他們这樣重謝。我們彼此客套了一頓，唐阿爾方斯就陪我出來。唐西澤正在客堂裏招待許多來吃飯的貴賓，我們也跑了去。

这些貴客跟我招呼都很客氣。唐西澤說起我做过賴瑪公爵的机要秘書，他們越發多禮。他們大半也許还知道唐阿爾方斯做到瓦朗斯都統是靠我力量，因爲事情總会洩漏出來的。不管究竟如何，反正那天席上大家談論的無非是那位新任命的紅衣大主教。有的人把他很捧，不知道是出於眞心，还是口头假話；有的人皮裏陽秋，明讚暗罵。我看透他們想激我批評大主教大人，要听我挖苦取笑他。至少我猜想他們是这意思，我也很想把肚裏的話說出來，可是我忍住沒說。靠这點克己功夫，我在諸君心目中，顯得很穩重謹愼。

飯後客人各自回家午睡。唐西澤父子也覺得睏倦，都回房休息。

我久聞瓦朗斯是個漂亮城市，急要去观光一下，就出了都統府邸，想上街走走。我在大門口碰到個人，恭恭敬敬迎上來道：“我可以向山悌良那先生請安麼？”我問他是誰。他答道：“我是唐西澤的親隨。您做總管的時候，我是個跟班。我天天早上總來向您請安，您很照应我。我常把府裏的事來告訴您。譬如有一天，我告訴您李華村的外科医生偷偷兒到蘿朗莎·賽馥拉大娘房裏去，您不記得麼？”我答道：“我一點兒沒忘記呀。說起这位女監護，她現在怎麼了？”他答道：“唉！那可憐蟲！您走之後，她病懨懨的就死了。賽拉芬还捨不得她，唐阿爾方斯却並不怎麼惋惜。”

唐西澤的親隨把賽蓙拉病死的消息告訴了我，道歉說，躭擱我了，就讓我走路。我想到这可憐的女監護，不禁嘆息。我心中不忍，怪自己害了她，沒想想她結果这樣苦，不關我的操守，却是她那毒瘤作祟。

我把城裏名勝一处处都遊覽到。大主教府邸用大理石造成，莊麗悅目；交易所的門樓也很美观。我又留心到一所大厦，許多人都往裏擁。我不懂爲什麽那裏聚了大羣男女，近前去一看，看見門額上有塊黑色大理石，刻着"大戲院"幾個金字，才恍然大悟。戲院的招子上說，今天首次上演唐加布利爾·特利阿蓋羅①新作的悲劇。

第五章

吉爾·布拉斯上戲院去看演新悲劇，

那戲很叫座。瓦朗斯看客的識見。

我在戲院門口站了一会，看看進去的人。各式各等都有。有些紳士相貌漂亮，服裝華麗；有些形容委靡，衣衫襤褸。有些是貴夫人乘了馬車來看戲，預先定下包廂；有些是女騙子，來勾引男人的。我瞧見这羣看客魚龍混雜，無所不有，也勃然興動，想去湊個數。我正要買票，都統夫婦到了。他們在人堆裏看見我，叫人來請，帶我上他們的包廂。我就坐在他們背後，跟兩人說話

① 特利阿蓋羅(Triaquero)，原意是走江湖賣假藥的騙子，勒薩日借这個名字來影射同時代大作家服爾德，詳見莫利斯·阿蘭(Maurice Allem)編註本"聖·伯甫(Sainte-Beuve)論法國大作家"第十册第一九頁又第二六頁。

都方便。

戲院裏上上下下客滿，池子裏擠得結結实实，戲台旁边擠滿了佩武士勳章的爵士，三种武士章这裏都能見到。我对唐阿爾方斯道："到的人眞不少。"他答道："这不足爲奇，回头演的悲劇是唐加布利爾·特利阿蓋羅的手筆。大家叫他時髦詩人。戲招子上一貼出这位作家的新劇本上演，瓦朗斯就全城轟動。不論男女，無非談这個戲。包廂全數定掉，第一天上演只有池子裏的座位不漲價，因爲那部份看客碰不得，惹火了不是玩的；其他各种座價儘管長了一倍，戲院門口的人还拚着命要進來呢。"我說道："眞是發瘋！看客对唐加布利爾新編的戲这樣先睹爲快，急不及待，这位詩人想必是個大天才了。"唐阿爾方斯道："且慢，别心裏先横了個成見。有种戲賣弄些小聰明，使看客一時眼花撩亂，要到劇本印了出來，才斷得定好壞。"①

講到这裏，戲開場了，我們連忙屏息靜听。才道開場白，台下就鼓起掌來，每一句詩，都引起閧然采声，每演完一幕，全場掌声雷動，彷彿戲院子都塌下來了。戲畢，人家把这劇本的作者指給我看，他正到一個個包廂裏，低着腦袋，虛心領受先生太太們給他戴的一頂頂桂冠。

我們回到都統府第，一会兒來了三四位爵士，另外又有兩位老資格的作家，在他們本行裏都是有声望的，还有一位馬德里來的紳士，人極聰明，也很有眼光。这些人都是剛看了戲。晚飯席上，大家無非講这個新戲。一位授聖雅各勳章的爵士道："諸位先生，你們覺得这悲劇怎麼樣？也像我一樣感動吧？眞算得個十全的作品了。命意超妙，情致纏綿，詩筆雄健，应有尽有。總而言

① 參看本書第七卷第十三章三七六頁註一，又本章下文。

之，这個戲曲是用上流有身份人的腔吻寫的。”一位授阿爾岡達拉勳章的爵士道：“我想誰也沒得說的了。劇本裏好些句子，彷彿竟是阿波羅[1]口授的，情節的安排，也巧妙無窮。”他又对那加斯狄爾紳士道：“我請教这位先生吧，我覚得他很有講究，我可以打賭，他一定跟我所見略同。”那紳士含譏帶諷的笑道：“爵士先生，且不要打賭。我不是本地人。我們在馬德里不这樣立刻下案語。我們才听过一遍戲文，决不就斷定好壞；戲子嘴裏唸來雖然動听，我們不作準的。我們儘管感動，總要讀过劇本再說。一個戲在台上演來好看，其实白紙黑字讀起來，就未必那麼有趣。”

他接着道：“我們先要把一件作品細細看过，才肯称讚，不論作者的名氣多大，也唬不倒我們。就是羅普·德·維加和加爾德隆[2]的新戲上演，人家儘管佩服他們，批評起來，却一點不放鬆；要真正值得捧，才捧得天高呢。”

授聖雅各勳章的爵士插嘴道：“唷！得了！我們可不像加斯狄爾地方諸位先生那麼胆小。我們要斷定一個劇本是好是壞，不必等它出版，只要看了头場戲，就完全知道了。我們也不用聚精会神的听，知道是唐加布利爾的手筆，就拿準不会有毛病。这位詩人的作品該算得破天荒的，从他起才說得上高雅。羅普和加爾德隆之流，和这位戲劇大師一比，只是学徒罷了。”那位馬德里的紳士把羅普和加爾德隆看作西班牙的索福克勒斯和歐里庇得

① 希臘神話：阿波羅（Apollon）是詩与音樂之神。

② 羅普·德·維加見本書第七卷第七章三四五頁註一。加爾德隆(Pedró Calderonde la Borca)(一六〇〇至一六八〇年)是繼羅普·德·維加而起的西班牙大戲劇家。照小說中年代考來，賴瑪公爵新任紅衣大主教時，他才十八歲，还未成名。勒薩日这裏的羅普和加爾德隆暗指高乃依（Pierre Corneille)(一六〇六至六八四年）和拉辛（Jean Racine)（一六三九至一六九九年)，兩位十七世紀法國大戲劇家。

斯①，听了这狂言，大吃一驚。他不服氣，憤然道："这种劇評，簡直是非聖無法！諸位先生，你們既要我看了头場戲來下斷語，我就說吧。你們这位唐加布利爾新編的悲劇，我看並不好；非但算不得傑作，而且毛病百出。他这個戲曲，粧點得華而不实。裏面四分之三的句子，不是修詞惡劣，就是押韻牽强。而且人物寫得不自然，不貫串，意思也往往很含糊。"

同席兩位作家怕人家疑心他們嫉妬，始終沒開口。这樣持重，实在难能可貴。但是他們听了那紳士的話，眼睛裏不免流露出贊許之意。我因此知道他們一声不响是世故，並非那劇本無懈可擊。幾位爵士又把唐加布利爾沒口称讚，直把他捧得天上有地下無。这种濫讚瞎捧，惹得那加斯狄爾紳士不耐煩了。他忽然像鬼神附上了身，舉起兩手，喊道："啊，高妙入神的羅普·德·維加，你是少有的大天才，加布利爾之流想趕上你，眞望塵莫及呢！婀娜多姿的加爾德隆！你詩筆温雅，精潔而不浮夸，誰也学不來。文藝女神新揀的那個野孩子，推不翻你們的宝座。後世对你們还会像現代一樣欣賞；但若有人再会提到他的名字，就很便宜他了！"

大家沒料到他会開玩笑嚷着古人名字通誠一番，逗得大笑，欣然散席，各自回去。唐阿爾方斯已叫人為我鋪設好臥房，他这時吩咐傭人領我去。床被很舒服，我这位大爺就上床睡覺；臨睡想到那些無識之徒冤屈了羅普和加爾德隆，不免和那加斯狄爾紳士一樣的感慨。

① 索福克勒斯（Sophocle）（公元前四九七或四九五至四〇五年），歐里庇得斯（Euripide）（公元前四八〇至四〇七或四〇六年），是希臘兩大戲劇家。

第六章

吉爾·布拉斯在瓦朗斯街上閒步，
碰見個臉熟的修士，原來是誰。

前一天我來不及逛遍全城，所以第二天起來又出門去，想再走走。我在街上看見個苦修会的修士，大概忙着幹他会裏的事。他走路兩眼不抬，一副虔誠的樣子，惹得人人注目。他挨着我过，我看他像唐拉斐爾，就是在这部書头兩本裏充一個要角的那位騙子。

我这次碰見他，大出意外，呆了一下，沒上去招呼；他已經在这個当兒走遠了。我心上想："天啊！兩個臉竟是一模一樣的，什麽道理呢？果然是唐拉斐爾麽？难道竟会不是他麽？"我覺得这事蹊蹺，忍不住要去打听個水落石出。我問明了到苦修院去的路徑，馬上趕去，指望能在那人回修院的時候再碰見，打定主意要攔住他談幾句話。可是不用等他回來，我就知道真相了。我一到修道院門口，又看見個熟臉，就此疑团打破。我認得那看門的修士正是我从前的親隨安布華斯·德·拉莫拉。你們可以料想我多麽吃驚。

我們在这個地方重逢，彼此一般詫怪。我招呼他道："我沒看錯吧？咱們不是老朋友麽？"他一上來不認識我，大概是假裝。可是他看假裝不成，就做出恍然記起舊事的樣子，說道："啊，吉爾·布拉斯先生，請別見怪，我竟不認得你了。我進了这聖潔的地方，一心恪守清規，从前在外面所經所歷，都漸漸忘懷，塵世的形形色色，我心上影子都沒有了。"

我說道："我和你一别十年，現在看你披上了莊嚴的道袍，眞是高興。"他答道："你曾經親眼見我爲非作歹，我現在这般裝束，見了你很覚得慚愧。我看着身上这件袍兒，時時刻刻悔恨从前的罪过。唉！"他長嘆了一声道："我应該一向淸淸白白，才配穿这件道袍。"我答道："我听了你这話很喜欢，親愛的修士，分明是上帝點化了你了。我再說一遍，我看了你这樣非常高興。我剛在城裏看見唐拉斐爾穿了苦修院修士裝，一定是他。我心癢得要死，眞想知道怎麼個奇跡，会把你們兩人引上这條正路的。我後悔沒当路攔住他講話，所以到这兒等他回來，可以挽救这樁憾事。"

拉莫拉道："你一點不錯，你看見的正是唐拉斐爾。你問的事呢，我來講你听。陸珊德的兒子和我跟你們在賽果伯附近分手之後，就取道往瓦朗斯，想去做幾注買賣。有一天我們偶然跑進苦修会教堂，恰好那些修士在堂裏唱聖歌。我們把他們細細端詳，領会到混蛋看見好品行也会油然生敬。我們欽佩他們祈禱的虔誠，他們那副淸心寡慾、無貪無戀的神情，他們臉上一团靜穆之氣，見得內心舒泰。

"我們看在眼裏，都沉思起來，这对我們身心很有益处。我們把自己的品行和这些好修士的比一下，覚得相去很遠，不禁惶恐不安。我們出了教堂，唐拉斐爾說：'拉莫拉，你看了他們，覚得怎麼樣？不瞞你說，我心裏很七上八下。我从來沒这樣震蕩过，这才头一回責備自己爲非作歹。'我答道：'我跟你有同感，我的罪过这会子都冒上心头，我从來不知道什麼叫懊悔，現在却痛悔前非了。'我的伙伴兒說：'哎，親愛的安布華斯，咱們是兩只迷途的羔羊，天父慈悲，要領咱們回到羊羣裏去。朋友，是他在叫喚咱們。咱們別堵着耳朵不理会，別再幹詐人騙人的勾当

了，結束了荒唐生涯吧。由今天起，咱們爲拯救自己这件大事努力，应該進这個修道院去志誠懺悔，了咱們的餘生。'"

安布華斯修士接下道："我贊成拉斐爾的意思，我們立下了弘願，要進苦修会修行。我們就去見苦修院的院長。他听了我們的志願，要試試我們是否有根基，派我們各住一間斗室，把我們当修士般約束了整整一年。我們謹守清規，始終如一，就蒙他們收留，做了初学的修士。我們很滿意，而且一腔熱忱，修初学修士的苦行，一點也不怕。於是我們宣誓入会。他們覚得唐拉斐爾有幹才，就挑他去幫助管庶務的老神父。陸珊德的兒子那時只求养性修行，恨不得整日整夜都化在祈禱上面。不过会裏既然要用到他，他只好抛棄一己的愛好。他漸漸对这修院的一切利益，完全熟悉，三年後老庶務去世，人家覚得他儘可以繼任。唐拉斐爾現在就做这個位子，会裏的修士很称讚他善於經營，他办的事，可說是人人滿意。他雖然掌管銀錢出入，看上去一心只想着永生極樂，这一點是最意想不到的。他事情一空，就潛心默禱。總而言之，他算得这修道院裏一個優秀人物。"

这時候我看見唐拉斐爾來了，不勝欣喜，打斷拉莫拉道："他來了！这位超凡入聖的庶務，等得我好心焦啊！"我一面就趕上去把他擁抱了一会。他隨我擁抱，見了我也不露一點驚奇的神氣，柔声道："該頌讚上帝，山悌良那先生，我又能和你相見，眞該頌讚上帝。"我答道："說眞話，親愛的拉斐爾，我滿心爲你快活。安布華斯修士已經把你改邪歸正的事，源源本本告訴了我，我听了很高興。兩位朋友啊，上帝只选中不多幾人永生極樂，你們兩位居然可以自慰，也算在裏面，太便宜了！"

陸珊德的兒子滿面謙遜，答道："像我們这樣兩個混蛋，不該抱那奢望。不过犯了罪只要懺悔，慈悲的天父会饒恕的。吉

爾·布拉斯先生，你也想到怎麼求他饒恕你的罪过麼？你到瓦朗斯來幹什麼？别不巧來幹什麼壞事吧？”我答道：“不是的，謝天。我自从離開朝廷，所作所爲，都不失爲正人君子。我有座莊子，在城外附近。我有時在莊上住，享田居之樂；有時上瓦朗斯都統家來玩玩，他是我朋友，你們倆也跟他很熟。”

於是我把唐阿爾方斯·德·李華的故事講了一遍。他們听得很留神。我說起我們从前搶山繆爾·西蒙的三千杜加，那位爺已經派我去送还原主，拉莫拉插嘴对拉斐爾道：“伊莱爾神父，照这樣說來，那開店的傢伙沒什麼怨的了，他搶掉的錢，已經加上重利还他。这事咱們倆可以安心。”那聖人庶務道：“安布華斯修士和我在進会以前，悄悄的託一位誠实的教士捎了一千五百杜加給山繆爾·西蒙。那教士辛辛苦苦特地到才爾瓦去送还了那筆錢。山悌良那先生已經把搶的錢全都还給山繆爾，他还拿得進咱們那錢，那是他自作孽了。”我說道：“可是你們那一千五百杜加確实送到他手裏麼？”唐拉斐爾道：“沒錯兒的！我能担保那教士誠实可靠，就像担保我自己一樣。”拉莫拉道：“我也可以担保。他是一位道高德劭的教士，慣替人家当这种差使。他爲了經手的欵子，吃过兩三回官司，都給他打贏了，訟費也由对方出賬。”我道：“既然如此，就不用說了，送还的欵子準沒錯兒的。”

我們又談了一会，他們劝我常要有畏懼上帝之心，我請他們爲我祈禱，於是我們分手。我趕忙回去找了唐阿爾方斯道：“您可知道我才跟誰在長談，您再也猜不着的！我剛和兩位苦修会的修士分手，都是您的舊相識，一位叫伊莱爾神父，一位叫安布華斯修士。”唐阿爾方斯道：“你弄錯了，我不認識什麼苦修会的修士。”我答道：“对不起，您在才爾瓦見过那宗教法庭的檢察官就是安布華斯修士，那書記就是伊莱爾神父。”都統吃驚道：“啊呀！

天哪！难道拉斐爾和拉莫拉会進苦修会麼？”我答道：“眞有其事呀。他們已經進会幾年了。拉斐爾是苦修院的庶務，拉莫拉是看門的。一個管錢箱，一個管大門。”

唐西澤的兒子尋思了一番，搖头道：“我看这位宗教法庭的檢察官老爺和他那書記要在这裏串一齣新把戲呢。”我答道：“也許。不过我跟他們談了一回，說老实話，我想他們不至於如此。当然，知人知面不知心，不过看樣子那兩個壞蛋改邪歸正了。”唐阿爾方斯道：“这种事也有。好些荒唐鬼無法無天，震驚一世，後來却進了修道院去苦修懺悔。我希望咱們这兩位修士也是这一類。”

我說：“哎！怎見得他們不是呢？他們是自願進会的，况且已經循規蹈矩过了好多年了。”那都統答道：“隨你怎麼說，我總覚得修道院的錢箱在伊萊爾神父手裏可不妙，我信不过他。我想到他那篇有趣的經歷，就替苦修会的修士躭憂。我但願能像你一樣，相信他們進会出於一片志誠。不过金子放在眼前，自会引起貪心；把戒了酒的酒鬼關在酒窖裏，總不妥当。”

过了不多幾天，唐阿爾方斯的疑心就証实是一點不错，管庶務的神父和那看門修士拐了錢箱不知去向了。这消息立刻鬨傳全城。那些愛刻薄的人，不免挖苦嘲笑一番。他們看見廣有資財的僧侶碰到些不如意事，老是幸災樂禍的。都統和我很爲苦修院的修士惋惜，可是沒向人誇口說，我們早已認出那兩個叛教徒來了。

第七章

吉爾·布拉斯回到李利亞斯莊上，西比翁告訴他的好消息；他們把家裏改了個樣兒。

我在瓦朗斯富貴場中过了八天，起居飲食就像伯爵侯爵一般。看戲呀，跳舞呀，听音樂呀，宴会呀，和貴夫人談話呀——这都是承都統和他夫人的情，讓我消遣的法兒。我对他們奉承得非常好，他們看我要辭別回李利亞斯，很依依不捨。分手之前，他們定要我答应每年一半時候在鄉間过，一半時候到他們家去住；約定我在瓦朗斯过冬，在那莊上过夏。講定之後，我的幾位恩人才放我去領受他們的恩典。於是我取道回李利亞斯，覺得这趟出門很称心。

西比翁急急等着我回家，見了我很快活，又听我講了出門後种种，越發高興。我說道："朋友，我不在家，你日子怎麼过的呢？过得有趣麼？"他答道："当然最好是有你主人在家，不过我也尽量尋快樂的。我把咱們这小小的莊子南北东西都走遍了。这樹林裏有一股清泉；阿爾布妮亞住的樹林裏，不是有個聖泉，滿林子都是泉水的声音麼，①咱們的泉水就跟那個泉一樣清澈。我有時坐在泉边，看看水波明麗，欣然有会；有時躺在樹下，听听鳥語鶯啼。長話短說，我打过獵，釣过魚，还讀了好些旣有益又有趣的書，覺得比什麼消遣都好。"

---

① 阿爾布妮亞(Albunéa)是古羅馬傳說裏一個女神巫，住在悌勃(Tibur)河上的樹林裏。勒薩日"滿林子都是泉水的声音"这句話，是从霍拉斯"頌歌集"第一卷第七首生發出來的（"羅勃古典叢書"本第二二至二三頁）。

我連忙截斷我書記的話，問他書是那兒來的。他道："这莊上有一間很好的藏書室，尤阿與司務帶我去的。我看的都是那兒的書。"我道："哎！你說的藏書室究竟在那兒呀？咱們來的那天，不是把整所房子都看遍了麼？"他答道："你自以爲看遍，可是我告訴你，咱們只看了三座閣，把第四座漏掉了。从前唐西澤到了李利亞斯，常在那藏書室裏看書消遣。裏面有很好的書。明兒咱們花園裏花謝了，樹林裏葉子落了，無可消遣的時候，他們留下的書可供你怡神解悶。兩位李華大爺事事周到，不但养你口腹，还养你的性靈呢。"

我听了这話大喜。我叫他領着到第四座閣裏，一看很中意。有一間房是从前唐西澤的臥房，我就决定自已住。那位爺的床和其他陳設都还是原來様子，陳設不过是一幅壁衣，上面織的是羅馬人强奸薩冰女人的故事。① 外間是書房，四壁都是矮書樹，裝着滿樹的書，樹上面掛着歷代帝王畫像；窗下擺一張烏木書桌，桌子前面放一張黑摩洛哥皮的大沙發椅，窗外一片田野，風光明媚。可是我特別留心的，却是那些藏書。裏面有哲学著作，有詩集，有歷史，还有許多武俠小說。我想唐西澤一定愛看这种小說，所以收藏很富。我老实說，慚愧得很，这种書裏的情節雖然荒唐怪誕，我却不討厭。也許因爲我那時看書並不苛求，也許西班牙人吃这一套。不过我得把話替自己說回來，我頂喜欢的是那种講道論德而不沉悶的書；我愛讀的作者是魯辛、霍拉斯、伊拉斯謨斯② 。

我把藏書約略看了一遍，对西比翁道："朋友，这些書够咱

---

① 薩冰(Sabine)是古羅馬鄰國。古羅馬開國之君羅繆路斯(Romulus)設宴誘薩冰人赴席，就叫手下兵士奸擄薩冰女人。

② 魯辛 (Lucien) (約生於一二〇年)，古希臘諷刺家；伊拉斯謨斯(Erasme)(一四六七至一五三六年)，荷蘭大學者，亦有諷刺作品。

們消遣的了。不过咱們还有一件別的事要幹，比什麼都要緊：咱們当家过日子，得改個樣兒才行。”他道：“这事我不叫你費心了。你走之後，我把你那些傭人細細留心，我敢說都認清了。就从尤阿與司務說起吧。我相信他是個十足的混蛋，从前在大主教府上一定是賬目出了毛病，砸掉飯盌的。不过咱們还是留他，有兩個原因：第一他会做菜；第二他逃不过我的眼睛，一舉一動有我看着，除非調皮透頂，才哄得过我呢。我昨天对他說，你打算回掉四分之三的傭人，我看出他听了这消息有點兒着急。他甚至於对我說，他喜欢伺候你，寧可工錢減半，也捨不得別处去。因此我疑心这村上準有什麼小姑娘他放不下。”又道：“那厨子的助手是個酒鬼，看門的是個蠻橫無理的傢伙，都用不着。还有那個打獵找野味的也可以省。这事我能勝任，咱們这兒有的是鳥鎗火藥子彈，我明天顯些本事你瞧好了。那些跟班呢，裡面有個阿拉貢人，我覺得那孩子不錯，咱們留了他。其餘都不是东西。就算你要用一百個傭人，我也不劝你用他們。”

我們仔細盤算了一番，決計留一個厨子，一個厨下打雜兒的，和一個阿拉貢人，其餘的都好好兒打發。西比翁从我們錢箱裏拿出幾個比斯多，代我發給他們，当天就把这事了賬。我們这樣一整頓，又把家事处理得井井有條，每個傭人都有一定的職務，於是我們就自己当家过起日子來。我是粗茶淡飯也就知足了，不过我的書記却貪口腹，愛嚐好烹調，不肯辜負了尤阿與司務的手段。这厨子大顯本事，每天做的中飯和晚飯，就像貝那丹会修士的飯食一樣講究。

第八章

吉爾·布拉斯愛上了美人安东妮亞。

我从瓦朗斯回李利亞斯，兩天以後，佃戶巴西爾在我起床的時候來參見，說他女兒安东妮亞想拜謁新主人，能否引她進來。我說很欢迎。他出去了一会兒，帶着美人安东妮亞進來。这位姑娘大概有十六到十八歲，美人的名称，我想她当之無愧。她相貌端正，顏色鮮妍，一双眼睛眞是世間少有。她穿的不过是嗶嘰，可是体態丰盈，舉止莊重，而且風韻優雅，那是年輕姑娘裏少有的，看着叫人不覺她衣服樸素。她沒帶帽子，只把头髮挽個髻，簪一束花，像古代斯巴達女人的打扮。

她走進來，我一見她的美貌，目迷神眩，彷彿查理曼大帝朝上的武士，見了美麗的安日麗克公主一樣。[①]我接待她的時候，原該安閒自在，奉承她幾句，再恭維她爸爸好福氣，有这麼個漂亮女兒。可是我倉皇失措，目瞪口呆，一句話也說不上來。西比翁看我窘，就代我应酬，少不得对这可愛的姑娘称讚一番。我那時披着便服，戴着睡帽，在她眼中看來，並不顯得華貴。她落落大方，对我行了個禮，还說了句应酬話，雖然是句常談，却風魔了我。我的書記跟巴西爾父女倆互相客套的当兒，我心神漸定，方才呆若木雞，这会子又矯枉过正，彷彿要想補救的樣子。我滿

---

① 安日麗克 (Angélique)：意大利文藝復興時大詩人布阿雅都(Boiardo)有名的叙事詩"痴情顚倒的奥蘭都"(Orlando Innamorato)，寫中國 (Cataio) 皇帝派他女兒安日麗克到法國查理曼大帝朝上來誘惑基督教武士，害得他們都神魂顚倒。勒薩日所引，見此詩第一卷第一節第二一至二三行。

口奉承，一盆火熱，把巴西爾嚇壞，以爲我是那种變尽花樣去引誘安东妮亞的人，趕忙帶了女兒出去，大概打定主意再也不讓我見她面了。

西比翁看見傍边沒人，笑吟吟說道："山悌良那先生，又多了個解悶的方法了！我沒知道你佃戶有这樣漂亮的女兒。我雖然到他家去过兩回，却从沒見过。他一定把女兒藏得嚴嚴密密，这也难怪他。嚇！好一塊肥肉！"又道："我想这話不用我說了吧，你一見她就顚倒了，都落在我眼裏。"我答道："我承認的。哎，朋友，我彷彿看到了天上神仙，一見生情，遭雷霹也沒那麼快。"

我的書記狂喜道："你居然愛上了人，我眞高興。你在这兒隱居享福，一应俱全，只欠個情人。謝天！現在可齊全了！"又道："我知道巴西爾防範很嚴，瞞过他不容易。不过这事在我身上。我預備不出三天，設法叫你和安东妮亞幽会一次。"我說道："西比翁先生，儘管你拉縴本事大，恐怕办不到吧。不过我並不想試你的本事，我决不願意引誘这位姑娘，我覺得不該对她存这种心。我倒不用你幫我去引壞她；假如她心上还沒有人，我打算託你做個媒，娶她做太太。"他道："我沒想到你突然打定主意要結婚。别的一鄉之主，在你这境地，都不会这樣以禮相求；他們要沒法兒哄得安东妮亞上手，才肯正式娶她呢。不过你别以爲我不贊成你这樣用情，我倒是非常贊成。你佃戶这位姑娘当得起你抬舉，只要她一顆心还沒有主兒，对你的殷勤也不是木然無動。我今天去找她爸爸或是和她本人談談，就会知道。"

我的心腹是說了話很当眞的人。他悄悄的去看了巴西爾，晚上到我書房來找我。我正在那裏等他，又焦急，又有點躭憂。我看見他笑容滿面，覺得是好兆，說道："你一臉喜色，大概要來說，我不久可以如願了。"他答道："是啊，親愛的主人，什麼都順手。

我見过巴西爾和他女兒，把你的意思对他們講了。那爸爸听說你想做他女婿，高興得很。我还可以告訴你，安东妮亞也喜欢你。”我喜極欲狂，插嘴道：“天哪！怎麼的！我竟有福氣能贏得这位可愛的姑娘喜欢麼？”他答道：“你放心，她已經愛上你了。当然她嘴裏沒那麼說，不过我瞧她知道了你的意思喜形於色，就拿穩她是愛你的。可是你有個情敌。”我失色道：“情敌！”他答道：“別着急，这個情敌不会得到你意中人欢心的。他就是你的厨子尤阿輿司務。”我大笑道：“啊！那傢伙！所以他滿不願意離開我这兒呢！”西比翁答道：“正是这緣故。前幾天他向安东妮亞求婚，她婉言拒絕了。”我道：“你瞧怎麼樣，我覚得咱們該乘早打發了他，別等他知道我要娶巴西爾的女兒。你知道，厨子是個危險的情敌。”我的心腹答道：“你这話很对，咱們把細起見，这傭人得去掉。我明天一早，乘他还沒有動手做菜就辭退他。你就不必提防他的烹調，也不必提防他的愛情了。”接着又道：“去了这麼個好厨子我倒有點兒捨不得。不过你性命要緊，我顧不得口腹了。”我說：“你不用这樣放他不下，他不是少不了的，我可以从瓦朗斯弄個手段相当的厨子來。”我果然立刻寫了封信給唐阿爾方斯，說要個厨子。第二天他就送來一個，西比翁一吃他的菜就很称心。

这熱心的書記雖說看透安东妮亞的心，以爲她顚倒了主人家很得意，我却不敢信以爲真。我恐怕他是誤会。我要問個着实，决計親自跟安东妮亞美人兒談談。我因此到巴西爾家，把我媒人說过的話又申明一遍。那好佃戶是個誠樸直爽的人，听了我的話，就說他很願意把女兒配我，又說：“可是至少請你別以爲我看你是一鄉之主，所以应允。就算你还是唐西澤、唐阿爾方斯的總管，我在許多追逐我女兒的人裏，还是挑你的。我向來喜欢你，只是安东妮亞沒有大注的賠嫁銀子帶給你，这是我的憾事。”

我道："我不求她什麼嫁粧，我只愛慕她这個人。"他嚷道："你先生在上，區區不是这個打算。我不是窮光蛋，不会这樣嫁女兒的。謝天！我巴西爾·德·玻諾悌果賠得起女兒呢。你会供給她午飯，我就会叫她供給你晚飯。乾脆一句話，你这莊子一年不过收五百杜加，加上賠嫁，我叫你一年有一千杜加的收入。"

我答道："親愛的巴西爾，隨你愛怎麼樣都好，你我不会爲了點兒小利吵起架來的。咱們倆已經講妥，只要你女兒答应了。"他道："我已經答应你，难道还不行麼？"我答道："还欠着點兒。你的准許当然少不了，她的允可也一樣要緊。"他道："她肯不肯全看我。我倒要瞧瞧，她敢在我面前咕噥一声兒！"我答道："安东妮亞恪遵父命，一定百依百順。但是我恐怕她心裏不願意，万一有個委屈，我害了她不快活，一輩子不安心的。總而言之，你儘管把她許給我，还得她本人願意才行呢。"巴西爾道："好吧！我不懂这套大道理，你自己跟安东妮亞說去，你回头瞧，除非我糊塗透頂，她嫁你再称心沒有了。"他說完叫了女兒來，撇我跟她兩人談一会。

我乘这千金难買的机会，立刻言歸正傳，說道："美麗的安东妮亞，我的命運在你手裏，請你决定。雖然你爸爸已經把你許給我，你可別以爲我会拿他的准許來勉强你。假如你並不願意，不过是逼於嚴命，你只要說一声；儘管我娶到你是個天大之喜，我也肯割捨的。"安东妮亞臉上略爲紅了紅，答道："我沒有那意思。你來求婚我很樂意，哪会不願意呢。我很贊成爸爸的挑选，並不覺得委屈。"接着道："我这話不知道說得是否得体。不过我要是不喜欢你，我会对你直說；爲什麼反过來的話就不能照樣直說呢？"

我听了不由得喜欢，屈一腿向安东妮亞跪下，樂極欲狂，捧

着她一只玉手，親親熱熱吻了一下道："親愛的安东妮亞，我喜欢你直說，你再說下去，别拘束。你是跟自己丈夫說話，不妨把心裏的意思都抖出來。照你这話，我可以自慰，你是願意跟我同甘共苦了。"这個当兒巴西爾來了，沒讓我說下去。他急要知道女兒的回答，她若对我露一點嫌惡的意思，就準備罵她一頓，所以又跑來。他对我說道："嗨，安东妮亞沒有拗你麼?"我答道："我心滿意足，这会子就要去籌備婚事了。"我說完辭别他們父女，要去找我書記商量这事情。

第 九 章

吉爾·布拉斯和安东妮亞的婚礼，那排場和賀客，以及礼成後的熱鬧欢樂。

雖說我結婚不必向兩位李華大爺請示，可是西比翁和我都以爲該把我打算娶巴西爾女兒的事通知他們，才算合礼，並且还应該給他們面子，請他們准許。

我馬上動身到瓦朗斯。他們想不到我会去，也想不到我的去意。唐西澤和唐阿爾方斯見过安东妮亞不止一次，所以認得，都恭喜我挑中了这樣一位夫人。唐西澤賀喜得尤其熱鬧，幸虧我知道他早已不尋欢作樂，否則眞会疑心他有時到李利亞斯去不是專爲看那莊子，倒是爲了那佃戶家的姑娘呢。我若有點吃醋的生性，这來準要着急了。可是我深信未婚妻是規矩人，一點沒動这种心。賽拉芬对我說，我的事她總很關切，又說，听得外面对安东妮亞口碑非常好。於是她帶些促掐，彷彿埋怨我对賽馥拉無情，說道："我即使沒听見人家讚她美，我知道你胃口精，賞識

的决不会錯。”

唐西澤和他兒子不但贊成我的婚事，还声明開銷全出在他們賬上。他們說：“你回李利亞斯去，安心等着我們的消息。我們來替你办这喜事，你都不用管。”我恭敬不如从命，就回到自己莊上。我把我那幾位恩主的意思告訴了巴西爾和他女兒，我們就捺定性子等消息。等了八天，杳無音信。可是我們沒白等，到第九天，只見來了一輛車，駕着四头騾子，車上坐幾個裁縫，帶了漂亮的綢緞衣料來打扮新娘子的。还有好些穿号衣的家人，騎了高头大馬，隨車同來。一個家人替唐阿爾方斯送了封信給我。这位爺的信上說，过一天他夫婦倆跟他父親同到李利亞斯來，再过一天舉行婚禮，有瓦朗斯總教區的大神父來主持。唐西澤果然跟他兒子和賽拉芬帶着那位教士到我莊上。他們四人乘一輛駕六匹馬的車，前面一輛四馬車上，坐的是賽拉芬的幾個女傭人，後面跟的是都統的衛隊。

都統夫人一到莊上，忙着要看安东妮亞。安东妮亞也是一听得賽拉芬到了，就趕來拜見，吻她的手；行禮時姿態嫻雅，大家都嘖嘖称羡。唐西澤对他媳婦道：“嗨，太太，你覺得安东妮亞怎麼樣？山悌良那挑得不能再好了吧？”賽拉芬答道：“再好沒有了。他們倆正好一对兒。我相信他們的婚姻一定美滿。”總而言之，人人都讚我的未婚妻。她起初只穿一身嗶嘰，人家就十分称嘆，等她換上了鮮衣美服，越發叫人喜愛。她氣度高華，舉止大方，看來就像綾羅裏大的。

到了行婚禮的時辰，唐阿爾方斯攙了我，領我上教堂的祭台前去。賽拉芬也屈尊攙扶了新娘子。我們依次上本村教堂去，大神父在那裏等着爲我們成禮。巴西爾請了李利亞斯的老鄉和附近有錢的田家來观禮，他們一片欢呼。他們的女孩子也一起來了，

都繫着緞帶，戴上鮮花，手裏还拿了小手鼓。行礼完畢，我們就回到莊上。西比翁掌管酒席，着人擺了三個長桌：一桌請貴賓，一桌請他們的家人僕婦，第三桌最長，吃喜酒客人都在这一桌。安东妮亞坐在第一桌上，这是都統夫人的意思；我坐第二桌，巴西爾坐在老鄉一桌。西比翁三桌上都沒他的座兒，只在幾個桌上轉着滿处張羅。

酒席是都統家幾個厨子办的，当然講究透頂。尤阿興司務屯的好酒，这時就拿出來請大家痛喝。客人漸有醉意，都興高采烈。这個当兒出了件事，害我吃了一驚。我正跟唐阿爾方斯家的大管事、賽拉芬的女傭人等一起吃酒，我的書記跑到我們这間屋裏，忽然倒地暈过去了。我忙去救助，正想法救醒他，席上一個女客也暈了过去。大家覺得兩人双双暈倒，其中必有道理，果然不久就見了分曉。西比翁一会兒清醒过來，低声对我說道："怎麼你最好的日子，偏是我最倒楣的一天？背運眞是逃不掉的。賽拉芬的一個女傭人原來是我老婆。"

我道："什麼？竟有这樣的事！怎麼說？跟你一起暈倒的女人是你老婆麼？"他答道："是啊，先生，我是她丈夫。我跟你說吧，我这時候会碰見她，可算是命運惡作劇透頂了。"我答道："朋友，我不知道你爲什麼嫌你老婆。不过，儘管她咎有应得，請你且耐着點兒；看我面上，別發脾氣攪亂了今天的席面。"西比翁答道："準依你。你回头瞧我多会裝面子。"

他說完跑到他老婆跟前，她的伙伴已經把她救醒，西比翁一盆火熱的擁抱她，彷彿別後重逢，喜不自勝似的，說道："啊呀，親愛的貝雅德麗斯，咱們一別十年，天又叫咱們重圓了。我这会子眞快活呀！"他老婆答道："你这回碰見我，是否眞有點兒快活，我不知道；不过我相信你沒有拿到我什麼錯兒，可以把我遺

棄。什麼呀！唐范爾南·德·李華愛的是我女主人如麗小姐，我不过替他牽線。你看見我跟他在一起，就疑心我不顧你我体面，在勾勾搭搭，立刻醋得昏了头，也不向我問個明白，竟離了托雷都，当我個凶魔恶煞似的躲開了我。請問你，咱們倆誰的寃屈大呀？”西比翁答道：“那是你寃屈大，沒什麼說的。”她答道：“当然是我寃屈大呀。你離開托雷都不久，唐范爾南跟如麗結了婚，我就一直伺候她。後來她短命死了，我又伺候她姐姐賽拉芬夫人。賽拉芬夫人跟她所有的女傭人都可以保証我是清白的。”

我的書記听了，覚得这一席話决無虛謊，就欣然前嫌尽釋，他对老婆說：“我再說一遍，是我不对；我当着在座諸位貴客，向你賠罪。”於是我也幫着求情，劝貝雅德麗斯别重提舊事，担保她丈夫从今以後一定不叫她委屈。她听了这話就回心轉意了，滿座都贊成他們夫婦重圓。大家要好好兒慶祝，便叫他們並肩坐在一張桌上，傳杯喝酒祝賀。人人都來向他們道喜，彷彿那宴会專爲慶賀他們重歸於好，我的喜事倒在其次了。

第三桌散得最早，年輕的莊稼人把愛情看得比吃喝重，都離席拉了那些農家姑娘一同跳舞去。别桌上的人听見她們手鼓的声音，立刻也要学様了。人人都跳舞：都統家的管事和都統夫人的女傭人一起跳，有些大爺都混在裏面，唐阿爾方斯和賽拉芬跳了個慢步西班牙舞，唐西澤和安东妮亞也跳了一個，於是安东妮亞就跟我同跳。她不过在阿爾巴拉參城裏親戚家学过些跳舞初步，要算難爲她了；我呢，上文曾說起，在夏芙侯爵夫人家学过，所以在場諸君看來，已經是個行家。貝雅德麗斯和西比翁兩人就竊竊私語，互訴别後种种。賽拉芬得知他們倆久别重逢，召去向他們道賀，才打斷了話头。她道：“孩子，今天是喜慶的日子，我看你們倆又言歸于好，眞是喜上加喜。西比翁朋友，我对你声明，你老

婆的品行从來沒點兒毛病。我現在把她交还你，你們倆和和氣氣在这兒一起过吧。貝雅德麗斯，你跟定了安东妮亞，也要像你丈夫对山悌良那大爺那樣赤胆忠心。”西比翁这回把老婆看成了個珀涅羅珀①，答应要無微不至的体貼她。

村裏男男女女跳了一天舞，各自回家；可是莊上还有宴会。晚上又大排盛筵，到睡覺時，大神父祝福了我們的合欢床，賽拉芬替新娘脫衣，兩位李華大爺也屈尊替我脫衣。妙的是唐阿爾方斯的家人和都統夫人的女傭人鬧着玩，也要來一套这樣的儀節，就去替貝雅德麗斯和西比翁脫衣裳。这兩人有意湊趣，声色不動，由他們脫了衣裳蓋在被裏。

第十章

吉爾·布拉斯和美人安东妮亞婚後的事。
西比翁自述身世開場。

我这番又承兩位李華大爺美意，百般照拂；我結婚第二朝，他們就回瓦朗斯去。於是莊上只剩我和我書記、我們的老婆、和幾個傭人。

我們的內媚功夫都沒有白費，不多幾時，我老婆愛我不亞於我愛她了；西比翁的老婆也把从前受丈夫的氣惱，忘個一乾二凈。貝雅德麗斯性情和順，自然而然贏得新主婦親信。長話短說，我們四人融融洽洽过起日子來，眞可使人家看着羨慕。我們天天都是散心作樂。安东妮亞很端重，可是貝雅德麗斯和我都愛

① 珀涅羅珀見本書第八卷第八章第四一九頁註一。于利栖斯十年飄零在外，他妻子珀涅羅珀堅貞不二，許多人向她求婚，她都不理。

說愛笑；我們即使興致不好，只要有西比翁在一起，決不会鬱悶。他是独一無二的好伴侶，到哪裏總逗大家發笑的那种詼諧人物。

一天飯後，我們忽然想在樹林裏最適意的地方睡午覺。我的書記興高采烈，講的話有趣的很，我們听着都不要睡了。我說："朋友，住嘴吧，听了你說話沒法兒睡覚的。不然呢，你不讓我們睡，就講個値得我們靜听的故事。"他答道："好得很啊，先生，我講貝拉由皇帝[①]的生平，好麼？"我說道："我倒是愛听你自己的生平。你跟了我这些時候，从沒想到要講給我听，看來你永遠也不会講。"他道："我爲什麼不講呢？你一向好像不想听，我也就沒講，所以你不知道我舊事，怪不得我。你若要听，我馬上講得了。"安东妮亞，貝雅德麗斯和我当眞都洗耳恭听，反正他講來不是解悶，就是催眠，總有益無害。

西比翁說道："我要是自己做得下主，準生在头等貴人家，至少也找個授聖雅各或阿爾岡達拉勳章的爵士家。不过爸爸不是自己挑的，我爸是公安大隊裏一個老实的警衛，叫托利比歐·西比翁。他吃这行飯，成天得在大道上來回巡邏。一天他無意間在古昂加到托雷都路上碰見個吉卜賽姑娘，覚得是個美人。她独身步行，揹着個包，家当都在裏面。我爸爸生來嗓子很粗，这会子放軟了声音說道：'我的娃娃，你这是上那兒去呀？'她答道：'紳士大爺，我上托雷都，想去謀生，規規矩矩过日子。'他說道：'你志向不錯呀。我瞧你謀生的方法多着吧。'她答道：'是啊，靠天之福，我有好些本事。別的不說，我会做女人很有用的油膏和香精，我会算命，会轉篩子找尋失物，会把鏡子或玻璃球來圓光。'

"托利比歐一想，自己雖然做事巴結，靠这職位还难过日子；

① 見本書第一卷第四章第一四頁註二。

像他这麼個男人，匹配这樣個姑娘，大有好处，所以就向她求婚。那吉卜賽姑娘承公安大隊的警衛求婚，那有不屑之理，欣然应允。兩人訂下婚約，連忙趕到托雷都去結了婚。这個高門对大戶的姻緣就產生了我这個宝貝。他們住在郊外，我媽媽起初賣一點油膏和香精，不过这買賣利息不大，就改行算命。这一來，銀子金子雨點也似的落到我家來了。成千的男男女女都來上当，那吉卜賽女人的名字果斯果麗娜，立刻四处傳揚。每天總有人上門請教：有時候是個窮姪兒，來算算叔叔幾時壽終歸天，好讓他承受全部財產；有時候是個大姑娘，要卜卜那位嚐过甜头答应迎娶的情郎会不会食言。

"請你們留心，我媽的預言總往好处說：說着了再好沒有，要是人家怪她正說了個相反呢，她面不改色，說都是魔鬼不好，雖然給她把禁咒拘來預言，那傢伙有時候会撒刁哄她。

"我媽媽要替她那行業掙面子，有時候覺得应該在她作法的当兒，叫魔鬼出現一下，於是托利比歐就充这角色。他裝得維妙維肖；他嗓子粗，相貌醜，裝來恰合身份。心眼兒老实的，看見我爸的臉就害怕了。可是有一天偏偏來了個蠻不講理的軍官，要看魔鬼。他一劍把魔鬼戳了個透明窟窿。宗教法庭听說戳死了魔鬼，就派人到果斯果麗娜家，把她連人帶家当都拿將官裏去。我那時候才七歲，給他們送在孤兒院裏。孤兒院出大價錢請些慈悲的教士來教育可憐的孤兒，費他們的心，教孤兒讀書寫字。他們覺得我这孩子很有出息，所以另眼看待，挑我当差，叫我滿城裏送信，替他們跑腿；他們哪一位做彌撒時，唱誦一句，要人答应一句，就也叫我來。他們給我的酬勞，就是教我拉丁文，可是教得很嚴，我白替他們当了許多小差使，他們待我凶極了，我实在受不了。一天，我有差使出門，就乘机溜之大吉。我不回孤兒院，

竟出了托雷都城，向賽維爾那方向逃走。

“我那時候雖然还不足九歲，已經領会到自由自在、無拘無束的快樂。我沒錢沒麵包也不在乎，我不用唸書作文了呀！我走了兩個鐘头，小腿兒漸漸走不動了。我从沒走过这樣長路，只好停下來歇歇腿。我坐在道旁樹脚下，無聊得很，掏出口袋裏的拉丁文法來讀着玩兒。可是我想起这本書害我吃的棍子鞭子來，就把它撕成一片片，恨恨道：‘啊，这臭書！你不能再害我掉眼淚了！’我正把名詞變化、動詞變化、一頁頁撒了滿地出氣，只見走來一位白鬍鬚的修士，戴着副大眼鏡，道貌岸然。他走近來把我細細端詳，我也留神看他。他笑咪咪的說道：‘小孩兒，我覚得咱們倆你瞧我我瞧你都很有情意，我的隱居離这兒不过二百步，你不妨跟了我去一起过日子。’我急忙回答道：‘您老，我一點兒不想修道。’那老头兒听了哈哈大笑，擁抱了我說道：‘我的孩子，別瞧了我这套衣裳害怕，我这衣裳雖然不好看，却有用处。我有個舒服的隱居，我也算得附近幾個村子的主人。那些村上人不但敬愛我，並且尊奉得像神道一樣，这都是虧了这件衣裳。跟我去吧，沒什麼害怕的。我將來也給你一件像我这樣的袍兒穿。你要是称心，就跟我一同享福，要是过不慣，我不但讓你走，管保还有些好处給你。’

“我給那老修士說動了，就跟他同走。他一路上問我許多話，我老实回答，我後來就沒那樣老实了。到了那隱居，他給我吃些水果。我餓了一天，只在孤兒院吃过一塊乾麵包做早點，見了水果就大吃。那修士瞧我嚼得那麼有味兒，說道：‘吃呀！我的孩子，儘量吃好了。靠天照应，我这裏多的是水果。我帶了你來，不是叫你挨餓的。’这話倒是一點不假。我們回來了一個鐘头，他點上火，拿扦子扦上條羊腿叫我燒烤，自己擺上一只小桌子，鋪

一塊骯髒的桌布，放下兩份刀叉，他跟我各一份。

“肉烤熟，他取下來切了幾片当晚飯。我們不是單吃肉不喝酒的，有上好的酒喝，他屯得很多。飯後，他說道：‘哎，我的小娃子，我这家常便飯，你吃着好不好？比你孤兒院裏的强吧？你要是跟我，每天就是这樣的飯食。並且你在这個世外幽居裏，無拘無束。我只要你常陪着我到附近村子裏去募化。我有一头小騾兒，揹兩只筐子，那些行好事的村裏人常把雞蛋呀，麵包呀，肉呀，魚呀，裝得筐子裏滿滿的。你替我牽着那小騾兒，我只叫你幹这一件事。我瞧这不会苦了你。’我道：‘啊，你只要不逼我学拉丁文，隨你要我幹什麼都行。’那老者名叫克利索斯东修士，他看我天眞爛漫，忍不住笑了，重新又安慰我說，决不相强。

“我們第二天就帶了小騾兒去募化，我牽着轠繩。我們收成很好，老鄉們個個欣然施捨，擱些东西在我們筐裏。有的扔下整個麵包，有的大塊猪油，有的是一隻肚裏塡餡兒的鵝，有的是一隻山鷄。我怎麼說呢，我們帶回去的伙食，儘够吃個八九天，可見村上人很敬愛这位修士。他实在很有用处：老鄉們有事請教，他会出主意；家裏吵嘴，他去調解；他覚得誰家姑娘傷春，就替她找丈夫；兩個有錢的農夫起什麼爭執，他就去拜訪，排难解紛；而且不論人家害什麼病，他有的是对症的藥；女人想要养孩子，他会教她們經咒。

“你們听了以上的話，就知道我在那隱居吃得很好。我睡得也很舒服，躺在軟軟的乾草鋪上，枕一個棕色粗呢墊子，蓋一條棕色粗呢的被，放倒头一覚直睡到大天光。克利索斯东修士答应过我一件道袍，他親自把自己的舊袍子改做了一件給我，管我叫西比翁小道童。我穿了这件道袍，跑到村上，村上人覚得我很可愛，小騾兒馱回來的东西就越發多了。人家看了那小道童的臉兒

眞喜欢，搶着拾东西給他。

“我跟着那老修士过得又舒服又清閒，在我那年齡的孩子，豈有不樂意的。我覺得配口胃極了，眞会一輩子住下去。但是天意不然，命裏注定我不得長久安閒，就要和克利索斯东修士分離。怎樣情形，且听我講來。

“那老头兒睡覺枕個墊子，我常看見他向那墊子下功夫，老是拆了又縫，縫了又拆。有一天，我看見他把錢塞在裏面。我就此好奇心動；他照例每星期要一人到托雷都去一趟，我打算等他下次出門，了我这重心願。我急急等着那一天，不过当時只想明白個究竟，並沒有其他居心。好容易那老头兒走了。我拆開他的枕头，看見枕头心子的羊毛裏藏着各式各种的錢，大概值五十艾古[1]。

“这錢大概是些謝儀，老鄉虧修士治好了病，村上大娘唸了他的經咒有了孩子，送的酬報。不管是怎麼來的，反正我一想拿了这筆錢决無後患，我那吉卜賽人的本性立刻露出來了。我直想偷，想必我的賊骨头是世襲的。我並沒有什麼天人交战，就隨着心幹了。我把錢裝在我們擱梳子和睡帽的棕色粗呢口袋裏，脫掉道袍，換上孤兒院的制服，逃出隱居，滿以爲美洲[2]的金銀財富一股腦兒都裝在我那口袋裏了。”

西比翁接着道：“那是我初試身手；你們準等着听一串兒相仿的事吧。我不叫你們白等的，还要講幾樁類似的勾当，然後才說到我幹的好事。回头我講到我幹得好事，你們就知道壞蛋也会變成個君子人。

“我雖然是個小孩子，却够乖覺，並不回头往托雷都走。那

---

① 貨幣名。

② 原文 “Les richesses des Indes”，那時候西班牙人称美洲爲印度，本書第十一卷第十一章裏就說得很明白。

就难保不碰見克利索斯东修士，他会硬逼我把錢嘔还他。我另走一條路，到了加爾夫斯村，上一個客店歇脚。女掌櫃的是個四十歲的寡婦，幹她那小本經紀十分來得。这女人一瞧我的服裝，知道準是孤兒院裏逃出來的，就問我是誰，到那裏去。我說爹媽都沒了，要找個事做。她道：‘孩子，你認得字麼？’我說認得字，而且还寫得一筆好字呢。其实我能畫畫字母，联起來看着有點兒像字，在鄉村客店裏这也可以对付了。女掌櫃的說道：‘我就留你在这兒做事吧，你有點兒用处，可以替我記記人欠欠人的賬目。’又道：‘我不給你工錢，反正有上等主顧光臨，会給底下人些好处，保管你有好些小賬呢。’

“我一口答应，不过你們想得到，我自有主意，幾時不离奥躭在加爾夫斯，可以換個地方。我得了这客店裏的差使，平添了個大心事，越想越覚得不妥当。我不願意人家知道我有錢，想不出藏在哪裏才不給人家拿掉。这座房子我还不熟，那幾处看來可以藏东西的地方，我又拿不穩。有了錢眞麻煩呀！我只在担驚受怕。我們倉房壁角有一堆乾草，我決計把我的口袋藏在那裏；我以爲比别处妥当，勉强放下心。

“这客店裏共有三個傭人：一個胖馬夫，一個加利斯姑娘，还有我。我們都極力在过路客人身上想好处。我把賬單子送給客人，常賺到幾個小錢。馬夫替他們照顧牲口，也有幾文進賬。那加利斯姑娘是过往騾夫的心上人兒，她掙的艾古比我們掙的小錢还多。我每得一文錢，立刻就拿到倉房裏，跟我的宝藏積蓄在一起。我越有錢，小心眼兒裏越愛錢。我有時候吻吻我的錢，看着心花怒放，这大概只有守財奴才懂得。

“我愛我的宝藏，忍不住一天要去看個三十回。我常在樓梯上碰見女掌櫃的。她生性多疑，有一天好奇心動，不知我爲什麼

時常到倉房裏去。她以爲我或許偷了她家什麼东西，藏在那倉房裏，就上去四面搜尋。她挪開那堆乾草，發現了我的口袋，打開一看，裏面有艾古，有比斯多；不知她是眞是假，就怪我偷了她的錢。她現現成成把那口袋拿去了。於是她一面罵我小癟三小混蛋，叫馬夫重重打我五十鞭子。馬夫对她唯命是听，抽了我好一頓。女掌櫃的說她家不收小流氓，把我推出門外。我申明沒偷东家的，可是沒用，她一口咬定我偷她的，人家相信她，不相信我。克利索斯东修士的錢就从男賊手裏到了女賊手裏。

“我失了錢，哭得彷彿死掉了独养兒子似的。我雖然不能把失掉的东西哭回來，至少哭得幾個旁人惻然心動。其中一人是加爾夫斯教區的神父，他偶然路过。他看我那麼悲切，好像於心不忍，就把我一帶帶到他家。他要哄我說心上話，其实竟是要盤問我的秘密，就來可憐我。他滿臉同情，說道：‘这苦孩子眞可憐哪！沒個人当心！这樣小小年紀，無依無靠，幹了壞事怎怪得他呀！成年人要一輩子不幹壞事，还很費克己功夫呢。’於是又对我說道：‘我的孩子，你是那兒人？爹媽是誰？你看來像個好人家子弟。老实告訴我，放心我不会出賣你。’

“教區神父这套又狡滑又慈悲的話，哄得我把自己的事一點一點都說出來，一無遮掩。我全盤招供之後，他說：‘我的朋友，做修士的雖然不应該攢錢，你的罪还不会減輕。你偷克利索斯东修士的东西，總是犯了十誡裏“勿竊盗”的一誡。不过我一定逼那女掌櫃的把錢吐出來，叫人送到那隱居去还那修士，这點你可以自慰，从此不必掛在心上。’老实說，我並沒有掛在心上。那教區神父自有打算，还不罷休。他接着說道：‘我的孩子，我想替你出點力，給你找個好事情。我有個姪兒，是托雷都大教堂的大司鐸，明天我叫個騾夫送你到那兒去。他看我面上，一定收你做一

名跟班。他家的跟班，靠他那教區的收入，过得很舒服，一個個都像吃俸祿的教士。你去了一定称心滿意，我可以担保的。’

“我听了这話很安心，竟把那錢袋也忘了，挨的一頓鞭子也忘了。我只想跟吃俸祿的教士一般快樂过活。第二天，我正吃早飯，一個騾夫奉教區神父的命令，牽着兩匹鞍轡齊備的騾子來了。人家把我扶上騾子，騾夫騎了另一匹，兩人就取道往托雷都去。我的旅伴兒是個嘻嘻哈哈的傢伙，儘愛開人玩笑。他对我說：‘小弟弟，加爾夫斯教區神父眞是你的好朋友！他有眞憑实據給你瞧。他把你薦給那位做大司鐸的姪兒，可見他愛你是千眞万確的。我很榮幸，也認識那位大司鐸，他是神職班上的頂兒尖兒，那是沒什麼說的。有种信徒，一張臉消瘦灰白，一望而知是個教人吃苦禁欲的，他不是那种人。他是圓圓臉兒，紅紅顏色，滿面高興的享福人，眼前有什麼快樂都要享受，尤其好吃好喝。你到了他家眞受用不尽呢。’

“那混蛋的騾夫瞧我听了他的話很高興，就把做了大司鐸的傭人怎麼享福，对我吹個不了。他一路沒停嘴，直到奧比薩村，我們就停下來歇歇騾子。合是我天大的運氣，到了那裏，發覚自己上当了。是这麼一回事：那騾夫在客店裏跑出跑進，偶然口袋裏掉出一張紙。我很机靈，揀了起來沒讓他知道，乘他到馬房去的当兒，拿出來一看，原來是寫給孤兒院神父的信，上面这樣說：

> 諸位先生：你們孤兒院裏逃出來一個頑童，我慈悲爲本，理应送他回來。我瞧他很鬼，你們要是行方便，把他關禁起來，正是他活該。我相信打他幾頓，準能把他變化氣質。願上帝賜福諸位虔誠仁愛的先生。
>
> 加爾夫斯教區神父上。

“我看完这封信，知道了教區神父的一片好心，馬上打定個

主意，頃刻之間，我已經跑出客店，逃到四公里外的塔古斯河边。我心裏害怕，就像插翅似的要逃脱孤兒院那班神父，他們那樣教拉丁文，我怕透了，怎麼也不肯回孤兒院了。我一团高興的跑到托雷都，彷彿已經捧穩了飯盌呢。当然那是個富庶的城市，一個机伶人窮途末路，要从旁人身上沾光过活，在那裏是餓不死的。我还太小，不会設法謀生，不过運氣还算不錯。我剛到大街上，有一位衣服很講究的大爺打我身边过，他拉着我胳膊道：'小孩兒，你願意伺候我麼？我很喜欢有你这樣個跟班。'我答道：'我也很喜欢有您这樣一位主人。'他道：'既然如此，你这会兒就是我的傭人了，你只要跟我走就成。'我一声不响，跟了他就走。

"这位大爺大概有三十歲，名叫唐阿貝爾。他住在一個公寓裏，住一套很漂亮的房間。他靠賭錢爲生。我們日子是这樣过的：每天早上，我替他剁碎些烟葉子，够他抽五六個烟斗；把他的衣服刷乾淨，出去叫個理髮師來替他刮臉修鬍子；於是他出門上賭場，直到晚上十一二點鐘才回來。他每天早晨出門以前，總从口袋裏掏三個瑞阿爾給我作一天的用途，隨我自在逍遙到晚上十點回去。他只要我先回公寓等着，就很滿意了。他叫人給我做了一身号衣褲，穿上活像妓女家送信的小么兒。这事情我很做得慣，我实在也找不到更合脾胃的事了。

"这樣的快活日子，我过了將近一個月，我主人問我跟他相处是否称心。我說称心極了。他道：'好！我有事要到賽維爾去，咱們明天動身吧。你準喜欢看看这座安達路西的京城。常言道："沒見过賽維爾，沒開过眼。"'我說，到哪兒都願意跟他。我主人的衣服都裝在一只大箱子裏，这天賽維爾的車夫到公寓來搬这箱子，再过一天，我們就動身到安達路西去。

"唐阿貝爾大爺手氣好極了，除非故意要輸，總是贏人家

的。他怕那些吃虧的人不饒他，只好常常換地方。我們这趟出門就是这個道理。我們到了賽維爾，住在郭都門附近公寓裏，又像在托雷都時那樣过起日子來。不过我主人發現这兩個地方不同：賽維爾賭場裏的賭棍，手氣跟他一樣好，所以他有時候回家來氣呼呼的。一天早晨，他因爲隔夜輸了一百比斯多，氣还沒消；他問我爲什麼不把他的髒衣裳交給個女人去洗了薰上香。我回說沒想着。他这來火了，下毒手打了我五六個耳光，打得我眼裏金星亂迸，比所羅門教堂①裏的蠟燭光还多。他說：'你这小混蛋！給你吃这幾下，叫你做事当點兒心。你要我成天跟在背後，提醒你做这個做那個麼？你飯倒会吃，爲什麼事情就不会好好兒做啊？你又不是個笨猪，我要你做的事，你不会先想想麼？'他說完就出去了。我爲那點小过失，吃了一頓耳光，氣得不得了，打定主意要等個机会報仇。

"不多時他在賭場裏不知出了個什麼事，一晚上回來，怒氣冲冲，說道：'西比翁，我決計要到意大利去，有只船要開回熱那亞，我後天就上船。我这次出行自有道理，想來你願意跟我走，乘这好机会去見識見識世界上最可愛的地方。'我說再好沒有，我还裝模作樣，彷彿急要到意大利去見識見識，可是暗打主意，準備到他動身的時候溜之大吉。我想这來可以对我主人出口氣了，覺得这办法很聰明。我得意之至，街上碰到個打手，忍不住就把我的主意告訴他。我到賽維爾之後，結識了幾個壞东西，跟这人尤其熟。我先講如此这般挨了他一頓耳光，於是說，打算在唐阿貝爾臨上船的当兒溜走，問他这主意好不好。

"那打手一面听，縐着眉头，撚着他那菱角鬍子。他一臉正

---

① 猶太人最大的教堂，以色列王所羅門所造。

經，把我主人怪了一頓，說道：'小傢伙，你打算那樣報仇，簡直是兒戲了；要是照那麼办，你就一輩子沒臉做人。你撇唐阿貝爾一人動身，算不得什麼，太便宜他了。他欺侮你幾分，你就該給他幾分利害。沒什麼遊移不定的，咱們把他的衣裳和錢拐走，等他動身以後，咱們倆親兄弟似的拿來平分。'我雖然骨头裏有些賊性，听他說要这樣大來，就胆怯了。

"可是那個出主意的賊头兒終究說動了我。我且講講那樁事情的下場。那打手是個高高大大很有力氣的人，他第二天傍晚到公寓來找我。我主人已經把自己的衣裳歸着在箱子裏。我把那箱子指給他看，問他一個人可揹得動这麼沉的东西。他說：'什麼沉！你可知道，我偸人家东西的時候，挪亞的方舟①都揹得動呢！'他說完过去，毫不費力，把箱子揹在肩上，就躡脚下樓。我也躡脚跟下去。我們快要出大門了，唐阿貝爾眞是好運氣，無巧不巧的跑回來，和我們撞個劈面。

"他問我道：'你把这箱子搬哪兒去？'我慌得目瞪口呆。那打手一看失了風，怕人追究，扔下箱子拔腿就跑。我主人問了一遍又問兩遍：'你究竟把这箱子搬那兒去呀？'我嚇得七死八活，答道：'先生，您明天坐船上意大利，我叫人把这箱子搬上船去。'他說道：'哎，你知道我乘哪一只船啊？'我答道：'先生，我不知道，不过只要不是啞叭，羅馬也走得到呢。我到了碼头上可以打听，總有人会告訴我。'他一听这話，動了疑心，惡狠狠瞪了我一眼。我以爲他又要打我耳光了，只听他喝道：'誰吩咐你把这箱子搬出公寓的？'我說：'是您自己呀。'他詫異道：'誰？我麼？是我吩咐你的？'我道：'当然是您。您可記得前幾天罵我的話麼？您不是一面

① "舊約全書"記載天降洪水，上帝啓示挪亚造個大船，携帶全家避災，又把各种動物攙一对在船上留种。

打我，一面說，我得把事情做在头裏，不必等您吩咐，該办的事，得自己作下主來麼？現在我就照您这話，叫人把您箱子搬上船去呀。'那賭棍沒想到我这樣調皮，这回才領敎了，他冷冷的請我滾蛋，說道：'你走吧，西比翁先生，求天保佑你吧。你这點子年紀，不应該这樣刁鑽。有种人賭起牌來，一会兒多一張牌，一会兒少一張牌，我不愛跟那种人賭。'於是他声調一變道：'快滾，不然的話，準收拾得你叫皇天。'

"我不消他說第二遍，轉身就跑，生怕他要逼我脫下号衣，急得要死，幸喜他讓我穿走了。我身上只有兩個瑞阿爾，一路走，一路盤算到哪裏去过夜。我跑到大主敎府門外。这時候裏面厨房裏正爲大主敎大人弄晚飯，香氣洋溢，方圓幾公里內都聞得到。我心上想：'媽呀！这香噴噴的燉肉拿點來吃吃倒不錯！只要能蘸他一手汁子來也可以殺我的饞。可是怎麼呢，这樣好的肉，我只能聞香，可以想個办法吃它到嘴麼？爲什麼不能呀？看來不是办不到的。'我聚精会神的想，想出個主意，馬上照做，果然有効。我進了大主敎府的院子，直往厨房跑，一面大声叫：'救命啊！救命啊！'彷彿有人追着要殺我似的。

"大主敎的厨子狄艾果司務听得我一疊連声叫喊，就和三四個厨下小打雜兒趕出來瞧是什麼事，一看只我一個人，就問我幹嗎狠命的叫。我裝出一副驚惶的樣兒道：'啊呀！大爺，看聖坡利卡普①分上，求你救救我吧！有個惡棍發瘋也似的要殺我呢！'狄艾果問道：'惡棍在那兒呀？你單身一人，背後連個影子也沒有。去吧，孩子，別害怕，大概是人家嚇唬着你玩兒的。他幸虧沒跟進來，不然的話，我們起碼割掉他的耳朵。'我对那厨子道：'不！

① 基督敎殉难的主敎。

不！他不是追我玩兒。那壞蛋是個大高個子，要剝我的衣裳，我知道他準在街上等着我。'厨子道：'那就叫他多等等吧，你今晚住在这兒。你回头跟我的小打雜兒同吃晚飯同睡覚，他們有好东西請你吃呢。'

"我听了心花怒放。我跟狄艾果司務到厨房裏，那裏正忙着安排大主教大人的晚飯，我看着眞是艷羨不置。我一數動手做菜的有十五個人，各色菜肴，數也數不清；大主教府裏的吃用，老天爺照顧得多周到啊！我方才老遠聞到的肉香，这会子撲鼻都是，我才知道什麼叫做口福。人家賞臉讓我跟小打雜兒同吃晚飯同睡覚，他們果然欵待了我一頓。我跟他們好上了；第二天我去謝狄艾果司務大度收留，他就說：'我幾個厨下打雜兒的很喜欢你那脾氣，都來跟我說，若有你做伴兒，他們就樂極了。你本人喜欢跟他們一夥兒麼？'我說，我要有这福氣，就称心滿意了。他說：'既然如此，朋友，你現在就是大主教府裏的傭人了。'他說完帶我去見總管，總管瞧我机靈，覚得可以留下做個厨房打雜兒。

"濶人家厨子照例把買的葷腥偸偸兒送些給相好，狄艾果司務也未免如此。我得了那個体面差使，他就挑我替他送东西給街坊上一個女人：有時候是牛肋條，有時是鷄鴨或野味。那女的是個寡婦，至多三十歲，人很漂亮，很風騷，看來未必一心一意向那厨子，那厨子却不但把肉呀，麵包呀，糖呀，油呀，送給她，还供給她酒，这些东西，一股腦兒都開在大主教大人賬上。

"我在大主教府上学得千靈百俐。我給他們上过一個当，这事很有趣，賽維爾人到現在还說起呢。大主教大人生日，那些小僮兒和別的家人想演個戲來慶祝。挑的劇本是'貝那維德斯'①，戲

① 羅首·德·維加所作喜劇。

裏要個我那樣年紀的孩子演雷翁的小皇帝，他們就选上了我。那總管自以爲会唸台辭，我就歸他來教。他教了幾回，說我演起來準不錯。做生日的花費是东家出的，你們可以料想大家只求体面，决不省錢。府裏大廳上搭了座戲台，佈置得很好。戲台側面鋪一片草地，我上場時該睡熟在那草地上，摩爾人就掩上來捉我去做俘虜。等到我們演習熟了，大主教就指定日期上演，欣然請了城裏最闊氣的貴人命婦來看戲。

“到了那天，每個角兒都忙着自己的行头。總管費神教了我唸台詞，覚得也該他來打扮我；他帶個裁縫把我的行头送來。那裁縫替我穿上一件貴重的藍絲絨袍兒，釘着金边金紐扣；寬綽的大袖子，袖口釘着金流苏。總管親自替我帶上一頂硬紙做的皇冠，上面釘滿了小珍珠和水鑽。他們又替我繫上一條玫瑰紅的絲腰帶，上面有一朵朵銀花。我身上每添一樣裝飾，就覚得他們替我添了翅膀似的，好讓我高飛遠走。傍晚那戲好容易開場了。雷翁的小皇帝最先出場，說一段很長的独白。这角兒是我演，我開場背了一段詩，意思說：我困得很，要睡覚了。我背完就退到戲台側面，躺在鋪好的草地上。可是我不睡覚，却在設法溜出去，想捲了这套皇帝行头逃走。戲台下面有一座狹狹的秘密樓梯，通到大門進口的廳上，我覚得走这條路可以如願。我輕輕爬起來，乘人不備，一溜烟下樓梯到門口廳上，一路喊：‘讓路啊！讓路啊！我要換衣裳了！’大家都閃開讓我，一轉眼我已經一無遮攔乘黑夜溜出大主教府，跑到和我要好的打手家。

“他看見我打扮成那副模樣，詫異極了。我如此这般告訴了他，他哈哈大笑。他一打如意算盤，雷翁皇帝的衣裳他也有份，所以擁抱我時越發高興；他恭喜我这一下幹得真好，說我要是一直这樣下去，靠我的聰明，將來名聞天下呢。我們倆很樂，笑了

個暢，於是我說：'咱們把这套貴重的衣裳怎麼办？'他答道：'这個不勞你費心。我認識一個誠实不欺的舊衣商人，他只要有利可圖，什麼貨都收，絕不管人家閒賬。明天早上我去找他到这兒來看你。'那打手果然一老早把我撇在他床上就出門去。过了兩個鐘头，那收買舊衣的帶着個黃布包兒跟着他來了。那打手說道：'朋友，这位是伊巴涅兹·德·賽果維先生，買舊衣的若有一個誠实可靠，那就是他了；儘管同行的榜樣壞，他自負一絲不苟的。你要賣的衣裳回头讓他估一估，他的價錢靠得住。'那買舊衣的說道：'哎，这是沒錯兒的。我要是估低人家的貨，就是個大混蛋。謝天，从沒人怪过我这种事，我伊巴涅兹·德·賽果維一輩子也不幹这种事的。'又道：'你要賣的衣裳，咱們瞧瞧吧。能値多少，我總憑良心說。'那打手把我的衣裳攤出來，說道：'这兒呢。講究極了吧？瞧这熱那亞的絲絨多美！这鑲边多值錢！'買舊衣的把衣裳細細看了一番，說道：'我看很好，眞是美極了。'我的朋友道：'你瞧这皇冠上的小珍珠怎麼樣？'伊巴涅兹道：'再圓點兒就是了不起的價錢，照这樣也很不錯了，我覚得跟其他幾件东西一樣好。'又道：'你的話很对，我也喜欢还人家個公道。滑头的買舊衣人在我这境地，就要假意嫌好道壞，想压低價錢，老臉無恥的估個二十比斯多；我可是個講道德的人，我出四十比斯多。'

"伊巴涅兹就是估一百比斯多，还不是实價，單那些珠子就値二百比斯多呢。那打手跟他串通一氣，对我說道：'瞧你運氣多好，碰着这個誠实不欺的人。伊巴涅兹先生估的價，就彷彿臨死斷氣時說的話。'那買舊衣的道：'一點兒不錯。所以我的價錢，一個子兒不減，一個子兒不加的。'接着道：'好，这事情說定了麼？我付錢之外，还有别的話麼？'那打手道：'且慢，我叫你帶給我小朋友穿的那套衣裳，得先讓他試試，我看準合身。'那買舊衣的打

開包裹，拿出一套半舊的棕色布衣袴，釘着銀鈕扣。我起來一穿，又長又大，可是那兩位先生覺得像量着我身子做的。伊巴涅兹定價要十個比斯多；他既然不打價，只好依他。於是他从錢袋裏掏出三十比斯多，攤在桌上，把我的皇袍皇冠另打個包拿去；他清早發了個大利市，準在暗暗得意。

"他走了，那打手道：'我覺得这個買舊衣的人很好。'他当然說他好，我拿穩他至少要抽個一百比斯多的回扣。可是他还不甘心，老实不客氣把桌上的錢拿了一半去，剩一半給我，說道：'西比翁小朋友，我劝你拿了这剩下的十五比斯多，趕快到別处去吧。你知道，大主教大人準派人出來找你。你幹了这樁生平得意事，大顯了一番身手，回头要是傻头傻腦給捉進監裏去，我就氣死了。'我說早打定主意要離開賽維爾的。我買了一隻帽子、幾件襯衣，果然出城到了清曠的田野裏，一边是葡萄，一边是橄欖樹，直達卡蒙那古城。三天後我到了高都。

"我住在市場口一家客店裏，只說是托雷都大家子弟出來遊歷的。我衣裳还整齊，充得过去；我又有意無意把幾個比斯多露在店主人眼裏，他就一點不疑心了。也許因爲我年紀很小，他想我準是個小荒唐鬼，偸了爹媽的錢逛碼头玩兒的。不管他怎麼想，反正他听了我的話並不尋根究底，大概怕一追究，把我逼走。他那店裏生意興隆，一天出六個瑞阿爾就过得很好。那天吃晚飯，一桌就有十二人。妙的是人人悶声不响的吃，只一人絮絮叨叨話不停嘴；儘管大家默不作声，有他一人說話儘够熱鬧。他賣弄風趣，講些故事，煞費氣力要把俏皮話來逗人。大家偶然也笑兩声，其实是因爲他那人可笑，倒不是他說話逗樂兒。

"我一點兒沒留心听那傢伙，要是他話裏沒牽涉到我，我吃罷一餐飯也回報不出他講了些什麼來。他到快要吃完飯的時候，

說道：'諸位先生，我剛才講的那些，比了我这会兒要講的事，就不足道了。我把这樁最妙的新聞留到末了講。这是前兩天賽維爾大主教府裏出的事。我認識的一位学士当時在場，他告訴我的。'我听了这話，心裏一跳，知道準是我幹的事，果然不錯。这人一五一十的講，連我所不知道的，就是我走後大廳上的情形，也都講了。我來告訴你們听。

"照他們演的那個劇本，摩爾人要來擄我去的。我逃走不久，他們就上場，以爲我睡熟在那草地上，準備掩上來捉我。可是他們要擁上去捉那雷翁皇帝的時候，一看皇帝無影無踪，都大吃一驚。这齣戲当場停演。戲裏的角兒都着了忙：有的喊，有的找，这個叫喚我，那個咒駡我。大主教看出後台亂成一团，就問什麼緣故。一個扮小丑的小僮兒听見这教会貴人垂問，忙上稟道：'大人，您不必再爲雷翁皇帝躭憂，怕他給摩爾人俘擄去，謝天，他已經披着皇袍逃走了。'大主教道：'眞該感謝上天！跟咱們教会作对的人準備監禁他呢，他逃走好極了。他準是回雷翁京城去的。但願他一路平安！你們誰也不許去追他。我不願意侮辱那位皇上。'他大人說完，叫人代我唸台詞，把这齣戲演完。"

第十一章

西比翁續述身世。

"我手裏有錢，店主人眉開眼笑，十分奉承；一看我錢化光了，就反面無情，和我尋事吵了一場，一天早上竟攆我到別处去住。我昂然走了出來，到聖多明我修道院的教堂裏。我正在望彌撒，一個老叫化子問我要錢。我从口袋裏掏了兩三個小錢給他，說道：

'朋友，代我求求上帝，保佑我立刻找到個好事情。要是你的禱告靈驗，我不会虧負你，一定要謝你的。'

"那叫化子听了把我仔細打量一番，認真問道：'你想找個什麼樣的事？'我說：'想找個好人家去做傭人。'他問我是否着急得很。我說：'急得很了，要是眼前找不到事，只好餓死，或者做你同行，沒有第三條路。'他道：'你沒有过慣我們的日子，要是逼上这條窮途末路，可就苦了。不过你只要过慣了 就寧可像我們討飯，總比做傭人好，这是沒什麼說的。你既然不喜欢我这种逍遙自在的生涯，要去做底下人，你立刻可以找到主人家的。你别瞧我这副模樣，我能幫你的忙。我今天就替你想想法子。你明天这時候，到这兒來听我的回音。'

"我不会爽約，第二天又到那老地方去；不一会兒，那叫化子來了，叫我跟他走。我跟他到一個地窖裏，那兒離教堂不遠，是他的家。我們倆進去坐在一條長凳上，这凳子少說也用了一百年了。他說道：'行了好事總有好報。你昨天捨錢給我，所以我决計替你找個好位置，只要老天爺保佑，就会成功。我認識一個多明我会的老修士，叫阿雷克西斯神父，是個道高德劭的修士，指迷劝善的大師。承他叫我当差送信；他瞧我做事謹愼忠心，所以也肯爲我和我的朋友出力。我已經对他說起你，他听了我的話，願意幫你忙。你幾時高興，我帶你去見那位神父。'

"我对那老化子說：'不能躭擱了，咱們立刻去見那好神父吧。那化子一口答应，馬上領我去找阿雷克西斯神父，看見他正在房裏寫幾封劝人修心向善的信。他放过一边，就來接見我。他說，听了那化子求情，很願意幫我。又說：'我知道巴爾塔札·維拉斯蓋斯要找個跟班，所以今天早上寫了封信保薦你。他回信剛來，說我薦的人，他不問三七二十一，一概收用。你今天就可以去見

他，說是我叫你去的。我是听他懺悔的神父，也是他的朋友。'於是那修士費了三刻鐘功夫，劝誡我好好兒做事。他尤其諄諄囑咐我，務必赤胆忠心的伺候維拉斯蓋斯。於是他說，只要我不叫主人家責備，他一定照应我捧住飯碗。

'"我謝了那修士的好意，就跟那化子同出修道院。化子告訴我說，巴爾塔札·維拉斯蓋斯是個有年紀的呢絨商人，很有錢，人又老实又和氣。他說：'我想你到他家去一定好極了。換了我也喜欢在他家做事，比貴人家还好。'我答应那化子，等事情牢靠，一定謝他；於是問明那商人的住址，立刻找去。原來那是個舖子，兩個年輕店夥計，穿得乾乾淨淨，在裏面踱來踱去，扮着笑臉兒等主顧。我問他們主人在家麼，說我是奉阿雷克西斯神父的命來見他的。他們一听見这個大名，就領我到舖子後屋，有位商人正把一大本賬簿攤在書桌上翻看。我恭恭敬敬行了個禮，說道：'大爺，我是阿雷克西斯神父薦來当跟班的。'他道：'啊，我的孩子，欢迎得很。你是那位聖人薦的，就够格兒了。人家有三四個跟班要薦給我，我單挑了你。这事已經說定，你的工錢就从今天算起。'

"我在那商人家不多幾時，就看出他果然名不虛傳。我瞧他老实極了，總覚得我着实要點克己功夫，才会忍住不去作弄他。他太太沒了已經四年，有兩個孩子：兒子二十五歲，女兒才十一二歲。那女兒有嚴緊的女監護帶領，又有阿雷克西斯神父管教，很循規蹈矩。她哥哥伽斯巴·維拉斯蓋斯儘管家裏極力管教，要他成個上等人，却是個十足的浪蕩子。他有時候兩三天不回家，回來爸爸若想說他幾句，他嗓子比爸爸的还高，叫老头子做声不得。

"有一天，那老头兒对我說：'西比翁，我这兒子是我的孽障。他花天酒地，無所不為。我眞奇怪，他也是好好管教过來的。我請了好先生教他，我的朋友阿雷克西斯神父費尽心思，要引他走

正路，可是，咳，他也力不从心，伽斯巴一味是浪子行徑。你也許要說我在他少年時太縱容，所以害了他。可是沒那事兒，我要是覺得他該打，我總打他；我雖然好性子，应該嚴厲的時候，从不放鬆。我还把他送進監牢裏關过，可是他變得越發壞了。總而言之，他是個不成器的东西，憑你給他好榜樣也罷，劝也罷，打也罷，都改不好；要改得他好是個奇蹟，只有天办得到。’

“我听了那倒楣爸爸訴的苦，儘管不在心上，至少也裝得很關切。我說：‘先生，我也可憐你！像你这樣的好人，兒子不該这樣壞。’他答道：‘我的孩子，这有什麼办法呢？上帝不讓我这樣称心呀。’又道：‘我把心事告訴你吧，伽斯巴招我生氣的事兒，别的不說，有一樁我很躭心，他儘想偸我的錢；我雖然防得緊，他常有法子偸到手。你前任的跟班跟他串通一氣，所以我辭退他。你呢，我相信他買不動。你準是幫我的，阿雷克西斯神父一定着实叮囑过你了。’我說道：‘你放心。阿雷克西斯神父訓了我一個鐘头，叫我一心一意幫你。不过我可以說，这點我不消他劝。我自己願意死心塌地伺候你，这片忠誠，保管怎麼也不会變。’

“一面之辭不能作準的。那維拉斯蓋斯小爺是個十足的紈袴，他一看我臉，知道我跟前任跟班一樣好騙。他引我到僻靜处，說道：‘你听着，朋友，我瞧你是我父親的耳目，他老監視着我。可是我警告你，你当心，这事会惹出麻煩來的。我要是發現你監視我，準把你一頓棍子打個臭死；不过你要是肯幫我騙父親，我什麼樣的酬勞都肯給。这話还不够明白麼？咱們倆撈摸的錢，你總有一份兒。你只要打個主意，这会子就說說明白：幫父親还是幫兒子，别含糊推諉。’

“我答道：‘先生，你逼得我好急呀！我知道，儘管我心裏不願意出賣維拉斯蓋斯先生，却不由得我不跟你一夥。’伽斯巴道：

'你不必猶豫，那老吝嗇鬼还把我当小娃娃似的管着呢。人到二十五歲，尋欢作樂就是性命，那混蛋不許我作樂就是要我的命。你对我父親应当这樣看法。'我道：'先生，这就沒什麼說的了。他实在对不起你，沒法兒替他分辯。我声明幫你，你幹的事兒很好，我願意从旁出力。不过千万別讓人家看出咱們倆串同一氣，免得你这個忠心的助手給攆出門去。我想你不妨假裝恨我，在人前对我惡声惡氣，破口大罵；就是打幾下耳光，屁股上踢兩脚也不礙事。你越做得嫌我，巴爾塔札先生倒越会相信我。我也裝得話都不跟你說。我伺候你吃飯，好像滿不情願；說到你少爺，別見怪，我要說得你不是個东西。这樣一來，家裏人就都蒙在鼓裏，以爲咱們倆是死冤家了。'

"那維拉斯蓋斯小爺一听这話，說道：'謝天！我眞佩服你，朋友。你这點年紀，搗鬼的本領看來很驚人了。有你这樣，我將來一切準大吉大利。仗你幫着出主意，我希望能把父親的比斯多拿得一個不剩。'我說道：'承你过奬，对我的本事这樣倚重。我一定尽心竭力，不負你的賞識。要是办不到，不是我的錯。'

"我不久就讓伽斯巴知道，我实在是他少不了的人。我且講講第一次幫他的忙。巴爾塔札的錢箱放在臥房裏，夾在床和牆壁中間，那老头兒当禱告台用的。我每次看見这錢箱，就覺得眼睛裏舒服，心上常想：'錢箱朋友啊，你老对我深閉固拒麼？我永遠沒福氣看見你懷裏的宝藏麼？'这屋裏只有伽斯巴不准進去，我可以隨意出入。有一天，老維拉斯蓋斯以爲沒人，開了錢箱，然後又鎖上，把鑰匙藏在壁衣後面；我正好看見。我認淸那地方，就把这發現告訴小东家。他喜得擁抱我道：'啊，親愛的西比翁，眞是個喜訊！咱們發財了，孩子。我回头給你些蠟，你把那鑰匙的模型印下來交給我。高都和西班牙其他城市一樣，有的是壞蛋，肯

行方便的鎖匠我一找就有。'

我对伽斯巴道：'咱們可以用原鑰匙，何必假造呢？'他答道：'你这話很对，可是我恐怕父親多心眼兒，或者別有緣故，又把鑰匙藏在別处；最妥当还是自己弄一個。'我覺得他有深謀遠慮，很贊成他，準備把鑰匙的模型印下來。一天早上，我老主人出去拜訪阿雷克西斯神父，他們往往談得很久，我就乘机把那事幹了。我一不做二不休，还用那鑰匙打開錢箱；一看滿箱大袋小袋的錢，喜得心忙意亂。我这也貪，那也愛，不知挑了那一袋好。可是我怕人撞破，來不及細細研究，隨手抓了最大的一袋。我關上錢箱，把鑰匙放在壁衣後面，出來把賊贓藏在一間小小的藏衣室裏，準備相机交給小維拉斯蓋斯。他跟我約定在一处相会，我忙趕去，把剛才幹的事告訴他。他覺得我好極了，对我十分親熱，又很慷慨，要把袋裏的錢分一半給我。我沒要他的。我說：'不不，先生，这头一袋錢是你一人的，你去化吧。我馬上可以再到鉄箱裏去拿。謝天，那一箱子錢够咱們倆化的。'过了三天，我果然又拿出一袋。这袋和头一袋一樣，各有五百艾古。伽斯巴一定要跟我平分，可是我只肯拿四分之一。

"这年輕人愛的是玩女人和賭錢，手裏一富裕，可以隨心所欲，就昏天黑地混在这裏面。有种風騷女人，隨你家資千万，能叫你不多幾時化個精光。他偏偏就迷上了这麼個有名的女人。他爲她揮金如土，我只好常常去光顧那錢箱，到後來老維拉斯蓋斯看出來了。一天早上，他对我說道：'西比翁，我得把心事跟你講講。朋友啊，不知誰偷我东西，開了我的錢箱，拿掉好幾袋錢。这是千眞万確的事。做賊的是誰呢？換句話說，除了我兒子，誰会幹这事呢？準是伽斯巴溜到我房裏去了，或者就是你放他進去的。你們倆儘管冤家似的，我疑心你們串通一氣。'又道：

'不过阿雷克西斯神父担保你靠得住，我也不願意把这點疑心当眞。'我說：'謝天，人家的东西引誘不動我。'我一面撒謊，还裝出一副正人君子的嘴臉，替自己遮飾。

"那老头兒果然不跟我再提这事，不过他还是疑心我。他防我們不懷好意，錢箱上另裝了新鎖，把鑰匙老帶在身上。这樣一來，我們跟那些錢袋無緣了。我們一籌莫展，尤其是伽斯巴，他不能像先前那樣在他那美人身上撒漫使錢，就怕見不到她的芳容。他倒是聰明，想出個办法，又闊綽了幾天。这办法很巧，他只算問我借，把我从錢箱裏榨來的膏血都搜刮了去。我一文也沒剩。我覺得这可算是老商人的承繼人預先替父親來向我討債。

"这年輕人把这注錢化完，一瞧再沒有別的來源，就愁成一团，漸漸的心地糊塗了。他覺得父親害了他一輩子。那混蛋窮極無賴，不顧骨肉之情，惡向胆边生，竟想毒死爸爸。他不但把这沒天理的打算告訴我，还主使我幫他報仇。我听見这話，嚇一大跳，說道：'先生，敢情你要天誅地滅了，你怎麼会生这凶心呢？什麼！你竟要害死生身父親麼？最野蠻的國家裏，这件事沒人敢起意，倒在基督教首善之國的西班牙，犯下这等罪來麼？'我又跪下道：'好主人，你幹了这事，要動天下人的公憤，还要遭刑受辱，千万來不得。'

"我还說了好些話，劝伽斯巴別幹这大逆不道的事。我劝他別走上絕路，那一套嘉言正論，也不知是那兒学來的。我年紀雖小，而且还是果斯果麗娜的兒子，可是講起話來，实在像個薩拉曼加的博士。我劝他深思熟慮，毅然剷除掉横在心裏的惡念，可是說來無用，只是枉費脣舌。他低垂着头，隨我幹什麼說什麼，只是死不作声，我瞧他一點兒沒有回心轉意。

"於是我打定主意，决計向老主人全盤招供。我請求跟他密

談，他答应了，我們倆關上門，我說：‘先生，讓我跪在你面前，求你發個慈悲。’我說完就跪下，情不自禁，滿面淚痕。那商人看我这般行徑，又看我神色張皇，詫異起來，問我幹下什麼事了。我答道：‘我做了一件錯事，現在很後悔，一輩子也於心有愧。我主意不老，依了你兒子，幫他偷你的錢。’我就老老实实一樁樁告訴他，然後又把伽斯巴跟我談的話，和他的打算，一五一十全都講出來。

“老維拉斯蓋斯儘管看得兒子無惡不作，听了这話，竟也不能相信。不过他知道我說的是真話。我还跪在他脚边，他一面拉我起來，說道：‘西比翁，你告訴了我这個要緊消息，我也就饒恕你了。’又高声道：‘伽斯巴要我的命呢！啊！你这沒天良的兒子！你这畜生！养大了你變成個殺父的逆子，倒不如生下地就把你悶死！你憑什麼要謀害我呀？我每年給你一大筆錢，够你尋欢取樂，你心还不足！我就得称你的心，隨你把妹妹的錢都化光，把家產都送掉麼？’他提着兒子的名字恨恨數說了一頓，囑我別說出去，又說这事很費心思，得讓他想個办法。

“我急要知道这可憐的爸爸打算怎麼办。当天，他叫了伽斯巴去，臉上若無其事，說道：‘孩子，剛有人从梅利達來信說，你要是想結婚，有個十五歲的小姐配給你，是個十全的美人，还有一大筆賠嫁。你要是願意，咱們明天一清早動身到梅利達去，看看說的那位小姐。配你胃口呢，就娶她；不然呢，这头親事就不提了。’伽斯巴听說一大筆賠嫁，彷彿錢已經到手，毫不猶豫，說立刻可以出門。所以第二天一老早，他們倆不帶从人，騎上兩匹好騾子就動身上路。

“他們到了斐齊拉山裏，有一处是强盜最喜欢而过客最害怕的地方，巴爾塔札在那裏下騾，叫兒子也下來。那年輕人依了他的話，还問爲什麼叫他这裏下來。老人滿眼悲憤，瞧着他道：‘我

要告訴你，咱們不到梅利達去，我說的婚事，原是我編的謊話，要哄你到这兒來。你这個沒良心沒天理的兒子啊，你要犯的彌天大罪，我已經有數了。我知道你要弄毒藥給我吃；可是你眞糊塗，你如意算盤，以爲这樣幹掉了我就沒事兒麼？你完全錯了！你想想，你犯的罪馬上会敗露，你就得挨劊子手一刀。要称你那發瘋似的狠心，还是我这办法妥当，免得你身敗名裂而死。咱們这兒沒人看見，这地方天天有幾起謀殺案子，你既然非要我的命不可，就当胸一刀戳死了我吧，人家準以爲是强盜殺的。'巴爾塔札說完，露出胸膛，指着心道：'伽斯巴，这裏一刀可以致命，你戳吧，我生了你这麼個混蛋，該受这罰！'

"这話彷彿是对小維拉斯蓋斯当头棒喝，他並不分辯，眼前一黑，一头跌倒在父親脚下。这老头兒瞧他那樣，大概有懊悔的意思，畢竟做父親的心軟，忙去救助。伽斯巴一醒过來，覺得父親怒得理直氣壯，他实在無顏相对，忙掙扎起來，騎上騾子，一句話不說就跑掉了。巴爾塔札看他走得無影無踪，讓他去自恨自責。他一人回到高都，过了六個月，知道兒子已經進了賽維爾苦修院，準備懺悔終身了。"

第十二章

西比翁述完身世。

"有時候看了壞樣兒反会学好。小維拉斯蓋斯的行爲使我認認眞眞反躬自省。我開始用克己功夫來抑制那偸偸摸摸的脾氣，要做個誠实孩子。我見了錢能偸就偸，原是一次次積久养成的習慣，不容易改掉的。可是我希望能改过來。因爲常听人說，修身只須志

誠。我就想做这件大事，好像也蒙皇天默佑；我瞧着老商人的錢箱，再不起貪心，我相信即使打開隨我偷，我也不偷了。不过我老实說，我那誠实不欺的心，那時剛在萌芽，真要这樣試我，未免風險太大，所以維拉斯蓋斯很留心，不讓我見財起意。

“有位年輕紳士常上我們鋪子來。他叫唐曼利克·德·梅德拉那，是授阿爾岡達拉勳章的爵士。他是我們老主顧，雖然不是最好的主顧，却是個很有身份的主顧。承他喜欢我，每次來了總逗我說話，好像听着很有趣。有一天他跟我說：‘西比翁，我要是有個跟班像你这樣脾氣，我就如獲至宝了。我是瞧你东家面上，換了你在旁人家，我一定用尽心机勾你到我手下來。’我答道：‘先生，这不用您費勁兒的，我有個毛病，喜欢貴人，羡慕他們那副優遊自在的樣兒。’唐曼利克道：‘既然如此，我就去請巴爾塔札先生把你讓給我，我想这點面子他總給。’維拉斯蓋斯果然答应，他覺得走了個混蛋傭人，並不是一輩子的缺憾，所以更沒有一點爲难。我这樣一換很高興，覺得平头百姓的傭人跟阿爾岡達拉爵士的傭人一比，只好算個癟三。

“我來描摹一番我的新主人吧。这位爺相貌很俊俏，大家喜欢他舉止溫文，人物聰明。他也很勇敢，很正直，只是沒錢。他家雖算名門，却不是富戶，他又是小兒子，只好靠着個年老的姨媽过日子。这姨媽住在托雷都，当他親生兒子一般宝貝，他的花費全歸姨媽供給。他衣服總很整齊，到处作上賓。他常拜訪城裏貴夫人，其中一位是阿爾梅娜拉侯爵夫人。这位夫人是七十二歲的寡婦，和藹可親，聰明可喜，高都有身份的人都愛上她家，男男女女，全喜欢去听她說話；她家是有名的‘高朋雅集’。

“我主人是她門上的熟客。一晚上，他从那裏出來，我覺得他神氣異常，我說：‘大爺，您好像心緒不寧，您忠心的傭人可以

間問什麼緣故麼？您碰到什麼意外了麼？'那爵士听了笑笑說，他才跟阿爾梅娜拉侯爵夫人談要事，这会子实在是想起了那番談話。我笑道：'我但願那位七十多歲的老美人兒向你求情了。'他答道：'不是開玩笑，我告訴你，朋友，侯爵夫人愛我。她对我說："爵爺，你出身華貴而家境清貧，我都知道。我喜欢你，打算嫁給你，讓你过舒服日子。因爲只有如此，才能依法合禮的把家当給你。我明知道这麼一嫁，人人都要把我当笑話，把我糟塌，總而言之，我就成了個守不住空房的老風流了。可是不打緊，我只要你享福，不去管人家說什麼短長。只怕我有此心，你却未必願意。"'

"那爵士接着道：'侯爵夫人跟我这麼講的。她是高都城裏最循規蹈矩、懂事達理的女人，所以我听了这話，越發奇怪。我說她向來矢志守節，想不到肯賞臉下嫁。她說因爲富有貲財，情願在生前跟心愛的人共享。'我插嘴道：'您大概打算拚着幹一下的了。'他答道：'那当然，侯爵夫人家当多得數不清，再加她有才有德，我若錯过这头便宜親事，真是失心瘋了。'

"我很贊成主人的打算，乘这好机会掙下個家業。我只怕有變，还劝他上勁。好在那位夫人比我更心切，一點不放鬆，把事情安排得有條不紊，不多幾時，婚事籌備就緒。高都人一听說年老的阿爾梅娜拉侯爵夫人要嫁給年輕的唐曼利克·德·梅德拉那，一班刻薄鬼就把这寡婦挖苦取笑。可是隨他們嚼爛舌根，侯爵夫人絕不回心轉意；她不管人家閒話，跟着她那位爵士上教堂聖壇前去了。他們的喜事办得非常熱鬧，越添了笑罵的資料。人家說，这新娘子至少也該有點廉耻，顧些体統，別这樣大鑼大鼓的招搖；老寡婦嫁年輕男人，这個樣子不对景。

"侯爵夫人这樣年紀做了爵士的夫人，一點沒有忸怩之態；

欢天喜地，毫不遮遮掩掩。她家大擺酒席，一面还奏樂助興；席散又有個跳舞会，高都城裏的貴族，男男女女都到了。舞会快散的時候，新夫婦帶了貼身女傭人和我，溜到一間房裏，關上了門。这又給來客抓住個把柄，怪侯爵夫人情急，其实大家錯怪了这位夫人。她一看旁边沒有別人，就和我主人說：'唐曼利克，这是你的臥房，我睡在另一处。咱們晚上分開睡，白天一起过，像母子那樣。'那爵士一上來誤会了，以爲这無非是要他逼着求情；他覺得按禮应当裝出一盆火的樣兒，所以挨上去，急煎煎要求貼身伺候。可是她不讓他來代脫衣裳，正色推開他道：'住手，唐曼利克，你要是把我当作那种老風流女人，守不住只好再嫁，你就錯了。我嫁給你，婚約上給你那些好处，並不是有求於你，那完全出於情分；我不要你什麼報答，只要你一點友誼。'她說完撇下我們主僕，一定不許爵士跟隨，就帶着她女傭人走了。

"她走之後，唐曼利克和我听了方才那話还正發怔。我主人道：'西比翁，侯爵夫人方才那番話，你想得到麼？这樣的女人，你覺得怎麼樣？'我答道：'先生，我覺得世界上找不到第二個。您娶了她真好福氣！好比領乾薪。'唐曼利克道：'这樣品性高貴的老婆，我真佩服。她爲我不惜玷污清名，我只有尽心体貼來補報了。'我們把这位夫人又談論了一番，各自安置，我睡在藏衣室裏一只鋪上，我主人睡一張特地鋪設的漂亮床。我想他对这樣慷慨的老婆，儘管感激涕零，不嫌老大，骨子裏还是寧可独宿的。

"第二天还有慶祝，新娘子滿面喜色，惹得輕薄人大開玩笑。她听了人家那些話，打头先笑。她任人挖苦，逗得挖苦的人都樂了。爵士也喜氣盎然，跟他老妻不相上下。他对她顧盼、跟她說話時那股親熱勁兒，彷彿越老越配他胃口呢。他們兩口子晚上又談了一番，決計照結婚以前那樣过日，彼此各不牽制。不过唐曼利

克有一點可取，别的丈夫就难得像他那樣顧念老婆了。他本來跟一個小家女人相好，可是想到老婆对自己体諒入微，不好丢她的臉，所以不肯再跟那女人來往，就和她斷了。

“他拿出这樣眞憑实據來感謝那老太太，老太太雖然沒知道，也賠了重利報答他。她把錢箱交他管，那錢箱比維拉斯蓋斯的还殷实。她守寡時裁減了些開銷，这会子又回復她前夫在時的排場，家裏添了傭人，馬房裏养滿了驃馬，長話短說，我主人原是阿爾岡達拉爵士裏最窮的一個，靠她慷慨照应，成了最闊的了。你們也許要問，我挨在裏面得了些什麼好处呢。我女主人給我五十比斯多，我主人給我一百比斯多，用我做了他書記，一年有四百艾古的薪水；他对我十分信任；还叫我做他的管賬。”

我听到这裏，哈哈大笑，打斷西比翁道：“他的管賬啊！”他神氣自若，一臉正經道：“是啊，先生，是啊，做他的管賬。我敢說，我这事做得很掙氣。其实我也許还欠下些錢，因為我从錢箱裏預支薪水，後來突然離開东家，說不定賬还沒清。反正那是我末了一次的过錯，从此以後，我總是正直不欺了。”

果斯果麗娜的兒子接着道：“我做了唐曼利克的書記兼管賬，彼此很相得。忽然他收到托雷都來信，說他姨母唐娜戴歐朶拉·繆斯果索怕要不起了。这位夫人多年來就像他媽媽一般，所以他得到消息，非常着急，立刻動身趕去。我跟他出門，另外只帶一個親隨，一個跟班，一行四衆，騎了我們馬房裏的好馬，急急趕到托雷都。我們一看唐娜戴歐朶拉的病还有指望，雖然她瞧病的老医生斷定她好不了，我們的診斷畢竟沒錯。

“我們这位好姨媽眼看着健朗起來，这未必是吃的藥靈驗，倒是寶貝外甥在身边的功效。这個当兒，我这管賬先生逍遙自在極了，結識的一班年輕人，專引我化錢。他們帶我去找女人，我

少不得破鈔供她們尋欢作樂；他們有時还帶我上賭場，跟我賭錢。我不是舊主人唐阿貝爾一流的老賭棍，輸的遭兒遠比贏的遭兒多。我漸漸賭出滋味來，要是竟任情濫賭起來，勢必到錢箱裏去預支半年三個月的工資。可巧我墮入情網，那錢箱和我的品行才算保全了。有一天我走过黑衣会修士的教堂，附近人家有一处窗帷沒拉上，我隔着百葉簾子望見個年輕女人，在我眼睛裏，她不像世間凡人，竟是天上神仙。这話还不够勁兒，描摹不出我心目間的影子，只是我也說不來了。我就去打听，一問出來，知道她叫貝雅德麗斯，是玻朗伯爵小女兒唐娜如麗的女傭人。"

貝雅德麗斯哈哈大笑，插嘴向我老婆道："安东妮亞美人兒，請您把我仔細認認，瞧我有神仙味兒麼？"西比翁道："你那時候在我眼睛裏，的確有啊；我知道了你沒对我負心，就越發覺得你美了。"我書記還敬了这句討好女人的話，仍然講他的故事。

"我看見这女人，就愛上她了，其实我是居心不正的。我老实說吧，我想只要送的禮物能打動她心，不难哄上手。可是我看錯了这位貞靜的貝雅德麗斯了。我賄賂了幾個女人做說客，化了錢獻了殷勤，她總是夷然不屑。我碰了釘子非但不死心，反撩上火來了。我只好下最後一着棋子，正式向她求婚。她打听得我是唐曼利克的書記兼管賬，就一口应允。我們覺得这件親事最好瞞幾時再說，所以偷偷兒結婚，在場只有賽拉芬的保姆蘿朗莎·賽葰拉大娘，和另外幾個玻朗伯爵的家人。我跟貝雅德麗斯一結婚，她就大開方便之門，讓我白天去看望，又給我個花園小門上的鑰匙，約我晚上進花園相会。要比我們更相親相得的夫婦，恐怕找不到了。她和我都熱鍋上螞蟻似的等着見面，都急急趕去相会；聚的時候儘管長，總覺得一霎眼就过去。總而言之，我們雖然是夫婦，倒像一对情人。但是尖酸忌刻的命運馬上就不讓我們快活了。

“連晚我很樂，可是一天晚上，我却苦得很。我進花園去，看見小門沒關，吃了一驚。这是从來沒有的事，我很不放心，覚得凶多吉少。我面容失色，身子哆嗦，彷彿知道要出事兒。我跟老婆常在一個亭子裏会面，这時暗地裏走去，忽听得個男人声音。我忙站住細听，說的是：‘親愛的貝雅德麗斯，別叫我害相思病了，成全了我的好事吧。你該想想，这和你利害有關。’我沒有耐着心听下去，以爲不用再听了。我醋得如瘋如狂，只想報仇，拔劍衝進亭子，嚷道：‘啊！你这不要臉的奸徒，我不管你是誰，你想要裴我幌子，得要了我的命才行呢。’我一面說，就揮劍去刺那跟貝雅德麗斯說話的人。他連忙回手，我只在高都学过幾回擊劍，手段沒他了得。不过他劍術雖精，吃我得空刺中一劍，也許是他一失脚，就跌倒了。我以爲他受了致命傷，拔腿飛奔，貝雅德麗斯大声叫我，我也不理。”

西比翁的老婆插嘴道：“是啊，確有这事，我要叫他回來，跟他解釋。亭子裏跟我談話的是唐范爾南·德·李華。那位爺愛上如麗小姐，打算帶她私奔，以爲只此一法，才能如願。我親自約他在花園相会，商量怎樣私奔，他答应事成一定重謝。可是我拚命叫我丈夫，也叫不回來；他氣糊塗了，把我当個水性女人撇下不顧了。”

西比翁道：“我那時候什麼都幹得出來。过來人都知道妬火中燒是怎麼回事，連明白人都会胡做亂來，难怪我这糊塗行子要犯失心瘋了。我頃刻之間，由愛極轉爲恨極，先前对我老婆的柔情，这会子變成怨毒。我發誓不要她了，从此把她忘個一乾二凈。而且我以爲殺了一位紳士，怕送官法办，惶惶不安，彷彿幹了虧心事兒，到处有惡報神追趕着似的。我覚得形勢凶險，只想逃命，也沒回寓所，即刻溜出托雷都，除了隨身衣服，什麼行李都沒帶。

我身边实在还有六十來個比斯多；一個小夥子打算还要当傭人的，有这些錢也儘够了。

“我走了一夜，該說跑了一夜，心上老想着那些公差，力氣就源源而來。天亮我正在羅狄拉斯到馬蓋達的路上。我到了馬蓋達鎮，有點累了，教堂剛開門，就進去禱告一番；坐在長凳上歇歇。我想想自己的事眞是一团糟，但是沒來得及細想，听得外面三四下鞭子响，想必有趕騾子的路过。我連忙起來瞧瞧是不是，門口看見個騾夫，騎一匹騾子，还牽着兩匹。我說道：‘朋友，你停一停，这幾匹騾子上那兒去？’他答道：‘上馬德里。我从那兒送兩位聖多明我会的修士到这裏，現在往回裏走。’

“我有这机会上馬德里，就心動了。我跟騾夫講定價錢，騎上一匹騾子，同往伊爾加斯，準備在那兒过夜。那騾夫大概有三十五到四十歲光景，我們剛出馬蓋達鎮，他就拉着嗓子大唱聖詩，从大司鐸的早禱詞唱起，接着就唱‘信條’，像大彌撒上唱的一樣；於是又唱晚禱詞，連聖母瑪利亞的讚美歌都沒漏掉。我給那傢伙鬧得耳朵都聾了，可是又忍不住好笑；他少不得停会子喘口氣，我还叫他唱下去。我說：‘唱啊！朋友，再唱啊！你沒辜負了天生好嗓門兒。’他嚷道：‘嘖，那倒是沒有。大半趕車人唱的歌兒，不是有傷風化，就是不敬神明，謝天，我跟他們不同，就連講咱們跟摩爾人打仗的曲子都从來不唱。这類事情就算不下流，至少也很無聊，好好一個基督徒，該置之不理。’我道：‘你心地一塵不染，眞是騾夫裏少有的。朋友，你唱的歌兒挑选得一絲不苟，你到了有女傭人的客店裏，也不犯色戒麼？’他答道：‘当然！我在那种地方，向來潔身自好，这也是我一樁得意的事。我只想尽我本分，伺候我的騾子。’这人可算騾夫裏独一無二的了，我听了他的話非常詫異，覚得他是個有才有德的人，等他唱了個暢，

就跟他攀談。

"我們傍晚時分到伊爾加斯。我們落了客店，我讓那旅伴兒去照看騾子，自己到厨房吩咐房主人做一餐好晚飯。他說一定做得好，準叫我一輩子也忘不了在他店裏住过。又說道：'問你的騾夫，我是什麼樣人。嗨！我逼馬德里和托雷都，我不信哪個厨子燉的肉賽得过我。我今晚照我的法子替你做個燉兎子，你回头瞧是不是我胡吹瞎賣。'他就給我看一鍋东西，據說是剁成塊兒的兎子。他道：'我想把这個給你当晚飯，另外还有一只烤羊肘子。这鍋裏回头加些胡椒、鹽、酒、一把香草、和一些別的作料，燉出來可以請貴人老爺們吃呢。'

"店主人吹了一通牛，才去動手做晚飯。他在那兒忙，我到一間屋裏，有個床舖，就躺下了。我前宵整夜沒睡，疲倦得很，一会兒睡着。过了兩個鐘头，那騾夫來叫醒我說：'先生，你的晚飯得了，請來吃吧。'屋裏桌上擺着兩份刀叉，騾夫和我坐下，店家送上燉兎子。我餓虎撲食似的大吃，也許是餓了吃來特別香，也許的確是厨子烹調得好，我覺得味道美極了。接着又送上一塊烤羊肉，我瞧那騾夫專吃这一個菜，就問他幹麼不吃別的。他笑嘻嘻的說，不愛吃燉肉。我覺得他話裏、尤其是笑裏有文章。我說：'你不吃燉兎子，另有緣故，你瞞着我呢。請你告訴我吧。'他道：'你这樣好奇，我就講給你听吧。有一次我从托雷都到古安加，在一個客店裏吃晚飯，店家給我吃個剁成小塊兒的公貓，只說是野兎子。从此以後，我怕吃燉肉，看見燉的肉丁兒就噁心。'

"我一听这話，雖然餓得慌，頓時胃口全無。我疑心吃的兎子不是眞的，看着那盤燉肉，就縐眉头。我的伙伴兒又講些話，越叫我放心不下。他說，西班牙的客店主人常常幹这套掛羊头賣狗肉的把戲，做糕餅的也搗这种鬼。你們瞧，这話可算得安心丸

麼？所以那只燉肉我再也不想吃了，連燒烤都不碰，恐怕羊肉跟兎子肉一樣靠不住。我把那燉肉、那客店主人、那客店、一股腦兒的咒罵，站起身不要吃了。我又上床，想不到一夜睡得很安靜。第二天大清早，我彷彿受了店家十分款待似的，付掉一大筆賬，於是離開伊爾加斯，心心念念，还只管想着那公貓，看見什麼畜生都以爲是貓。

“我到馬德里，時候还早，跟騾夫算清賬，就在太陽門附近租下一間客房。我雖然見过點世面，这会瞧着常聚在皇宮一帶的大爺們，不免眼花瞭亂。那馬車不知有多少，跟隨貴人的那些家人呀、小僮兒呀、跟班呀、數都數不淸，我瞧着羡慕得很。皇上早起，御榻前後左右圍簇着朝裏貴人，我見了越發嚮往。我覺得好看極了，心想：‘眞是榮華富貴！氣象万千！怨不得人家說，馬德里朝廷的豪華是想像不到的，非要親眼看見才知道呢。我來了眞高興，心裏彷彿有個預兆，不会虛此一行。’可是我竟一無所獲，結識的幾個人都毫無实惠。我的錢越花越少了。可巧我認識一位薩拉曼加的学究，他原是馬德里人，这会子有事回故鄉。我抱着通身本領，投得这個主兒，已經喜出望外。我做了他的打雜差傭人，跟他回薩拉曼加大学。

“我的新主人叫唐伊尼亞求·德·伊比尼亞。他做过一位公爵的教師，得了这‘唐’的头銜和一筆年俸；他又是学院退休的敎授，另有一筆年俸；他年常要出幾本書，用基督敎教旨來發揮倫理，每年又有二三百比斯多的收入。他著作的方法大可一談。这位大名鼎鼎的唐伊尼亞求幾乎成天在看希伯來、希臘、拉丁文的著作，看到一句格言或是一點新奇的意思，就摘錄在一小方紙片上。等到紙片兒一張張寫滿，就叫我把这些片子用鉄絲穿成個圈兒，每一圈可以做一本書。我們製造了不知多少惡劣的書籍，每

個月至少兩本，印刷机立刻就忙不迭的印。他收集了这些东西，都算他的新著作，这最奇怪了。如有批評家怪作者剽竊古人，他氣盛臉厚，引句拉丁詩道：‘作賊也堪豪。’①

“他又是個箋註大家，他的註解淵博極了，不必註解的地方往往也註解一通；他那紙片兒上引徵的赫西奧德和其他作家，有時候牛头不对馬嘴的。雖然如此，我在这位飽学之士家裏很有進益，若連这點不承認，我就沒良心了。我替他謄寫稿子，練習得書法工整。他待我不大像傭人，倒像学生，留心培养我的才能，而且对我的品行也一點不放鬆。他要是听說誰家傭人幹了欺心事，就要对我說：‘西比翁，我的孩子，当心別学那混蛋的壞樣。傭人伺候主人，不單是应該巴結，还得拿出一片赤心。一個人要是造化低生性不良，应当發奮自修，学成個好人。’總而言之，唐伊尼亞求隨時隨地總劝誘我学好。他的話对我很有益处，我在他家十五個月，从沒想要欺騙他。

“上文說过伊比尼亞博士是馬德里人。他有個親戚叫加德麗娜，是皇太子奶媽的貼身女傭人。我後來要救山悌良那先生出賽果維塔，就走了这女傭人的門路。她有心幫唐伊尼亞求的忙，攛掇女主人替他向賴瑪公爵求個大教堂副監督的職位。这位大臣就派他做了格拉那達大教堂的副監督；格拉那達在咱們征服的地界裏，那兒的官職歸皇上任命的。伊比尼亞博士要在上任之前面謝兩位女恩人，所以我們得了消息立刻趕到馬德里。我和加德麗娜会了幾次面，她愛我嘻嘻哈哈的脾氣，逍遙自在的樣兒。我也很賞識她，因此她对我小意兒討好，我也少不了向她答報。長話短說，我們就要好了。親愛的貝雅德麗斯，这點請別見怪，当時我

① 这是節引法國詩人桑德爾(Jean Baptiste Santeul)（一六三〇至一六九七年）一首拉丁詩裏的句子，原句是“詩中作賊也堪豪”。

滿以爲你对不起我呢，这點过失也情有可原。

“这個当兒，唐伊尼亞求博士準備動身上格拉那達。他那親戚和我一看別離在即，着急得很，就想出個法子，免了兩人拆散。我只說有病，头裏不舒服，胸口又不舒服，裝得渾身是病。我主人就去請個医生，我以爲这位神医準看透我一點沒病，所以很心虛。虧得他彷彿是跟我串通的，把我細細診視一番，認眞說：这病可不輕，瞧这光景，得躺好一程子呢。那位博士急要去上任，覺得不便躭擱，寧可另雇傭人了。他託個女人照看我，交給她一筆錢，我死了就做喪葬費，我病好了就算是伺候他一場的賞錢。

“我知道唐伊尼亞求已經動身到格拉那達去，裝的病立刻都好了。我起來回掉那位高明的医生，辭退那照看我的女人。她把应該还我的錢乾沒了一半。我在这边串戲，加德麗娜也在她女主人唐娜安娜·德·格娃拉面前弄手段。她說我是個智多星，攛掇女主人用我跑腿当差。那奶媽太太貪財，常出花樣弄錢，正要用到这种脚色，就收我做家人，立刻試我本領。她給我的差使要些手段，不是誇口，我办得不錯呢。她覺得我很行，我却对她很不滿。那太太眞小氣，我辛辛苦苦替她弄來的好处，她一點兒也不分給我。她按期給工錢，就以爲待我很寬了。这樣一錢如命，我很不樂意；我是看加德麗娜待我的情分才留下的，不然早走了。我們倆越打越熱，後來她正式提出要嫁我了。

“我說：‘且慢，我的宝貝，咱們还不能馬上行这大禮；有個小娘兒搶在你头裏了，我自作孽已經跟她結婚，現在得等她死了才行呢。’加德麗娜道：‘去你的吧！我沒那麼傻，会相信你这套話。你想拿結过婚來哄我，爲什麼呀？因爲你不願意要我做老婆，不好意思直說。’我極力分辯，說我講的話千眞万確，也沒用处；

她把我的眞心話当作推托之詞，覚得我無礼，对我就改了樣兒。我們並沒有吵架，不过眼看着交情冷淡下來，彼此只是客客氣氣，不碰破面子罷了。

“这個当兒，我听說西班牙首相的秘書吉爾·布拉斯·德·山悌良那先生要找個跟班，而且據說这位子寫意極了，所以越發合我的心。人家告訴我，山悌良那先生很有本事，是賴瑪公爵的紅人，前途未可限量；而且他心胸豪爽，替他幹事，沾光很多。我不錯过这机会，忙去見吉爾·布拉斯先生。我一見就喜欢他，他也只看看我的相貌就要我了。我毫不躊躇，辭了奶媽太太上他家。但願天保佑，他是我末了一個主人了。”

西比翁的身世到此講完。於是对我道：“山悌良那先生，我現在請求你向兩位太太証明，我在你手下，一向是個又忠心又巴結的傭人。她們得要你做了証人，才会相信果斯果麗娜的兒子已經品行清白，棄邪歸正了。”

我就說：“是啊，兩位太太，这點我可以担保。西比翁小時候固然是個地道的流氓，後來改过自新，已經算得傭人裏的楷範了。我对他非但沒有責備，还該說多多虧了他。我押送到賽果維塔裏去的那晚，家裏搶得七零八亂，他替我救出一點家当，好好保藏起來，其实他儘管自己拿了沒人过問的。他不但照管我东西，他出於一片交情，不希罕逍遙自在，寧可跟我有难同当，覚得苦中自有樂趣，所以还趕到監裏去陪我坐牢呢。”

第十一卷

第 一 章

吉爾·布拉斯樂極災生。朝局有變動，

山悌頁那再度入朝。

我說过安东妮亞和貝雅德麗斯十分相得，一個做慣依头順腦的女傭人，一個学着做女主人也很樂意。西比翁和我都是很殷勤、很恩愛的丈夫，所以不多時都有做爸爸之喜，她們倆差不多同時懷孕了。貝雅德麗斯生個女兒；不多幾天後，安东妮亞生個兒子，大家都快活得無以復加。我逢了这樣喜事，樂不可支，派我書記到瓦朗斯去向都統報信。都統就帶着賽拉芬和一位普利果侯爵夫人到李利亞斯來參与兩個孩子的洗禮。我已經承他种种厚愛，他还要恩上加恩。这位爺做了我兒子的乾爹，侯爵夫人做了乾媽，孩子取名阿爾方斯。都統夫人賞我臉，要結個双重親家，就和我做了西比翁女兒的乾爹媽，替她取名賽拉芬。

我生了兒子，不但莊上人高興，李利亞斯的老鄉們也慶賀，可見我这一鄉之主有了喜事，全鄉都跟着快活呢。可是，唉！好景不長，或者乾脆說，禍生不測，欢天喜地一霎時變了呼天搶地。这事我二十多年來總撇不開，只怕一輩子也忘不掉。我兒子死了，他媽媽雖然生產順利，跟脚也去了。我那親愛的老婆嫁我才十四個月，發一場高燒，就此不起。我当時的傷心，讀者諸君若能想像，就自去揣摩吧。我彷彿一下子打悶了，哀痛过深，變成麻木不靈的樣子。我这樣过了五六天，一點东西都不肯吃，要

沒有西比翁，我相信不是餓死，準会發瘋。我这書記很乖巧，他陪着傷心，就替我解開些；他哄我喝湯也有個竅門兒，他陪上一副苦臉，彷彿不是來延我的命，倒是來添我悵似的。

这位有情有誼的傭人寫了封信給唐阿爾方斯，把我所遭的傷心事，所处的苦境界，一一告訴。那位爺是個軟心腸，又是個義氣朋友，就馬上趕到李利亞斯來。我現在回想那次見面，忍不住还要下淚。他擁抱我道："親愛的山悌良那，我不是來安慰你，我來陪你哭安东妮亞的；假如司命之神搶了我的賽拉芬去，你也会陪着我哭她。"他眞的淚流滿面，跟我同声嘆氣。我雖然悲傷，看到这位爺待我的情分，不由得衷心感動。

唐阿爾方斯和西比翁談了好久，商量怎樣來劝慰我。他們覚得我在李利亞斯处处会想起安东妮亞，应該暫時出門散散心。唐西澤的兒子主張帶我到瓦朗斯去，我書記一力攛掇，我就答应了。我在莊上实在是觸景傷情，所以撇下西比翁夫婦看家，自己跟着都統動身。我到了瓦朗斯，唐西澤和他媳婦費尽心思替我解悶，想了种种法兒供我消遣，可是都沒用，我一味哀傷，鼓不起興來。西比翁也尽力來安慰我，常从李利亞斯到瓦朗斯來問候，見我寬懷了些，回去就高高興興，否則就悶悶不樂。我瞧出他这樣，很覚喜欢；我感激他流露的这片眞情，自幸有这麼個知痛着癢的傭人。

一天早上，他到我房裏來，神色異常，說道："先生，城裏傳開了個消息，干係着全國呢。據說斐利普三世駕崩，皇太子即位。还說紅衣大主教賴瑪公爵已經垮台，連上朝都不準了；現任首相是奧利法瑞斯伯爵唐加斯巴·德·古斯曼。[1]"我听了不知怎

[1] 據正史，賴瑪公爵垮台後，繼任首相的，先是于才德公爵，然後才是奧利法瑞斯伯爵。本卷第八章所說就与正史符合。

麽的心裏一動。西比翁瞧出來了，問我是不是關懷朝裏的新局面。我道："哎，你要我關懷什麽呀，我的孩子。我已經離開朝廷，当然对朝裏的翻覆都漠不關心了。"

果斯果麗娜的兒子道："你才这點年紀，也太看破世情了。換了我就很好奇，有個願望。"我打斷他道："什麽願望呀？"他道："嗨！我要跑到馬德里去見見小万歲爺，瞧他可記得我。这個願我是要了的。"我道："我懂你的意思，你要我再上朝碰碰運氣，換句話說，要我再變成個專想發財做官的傢伙。"西比翁答道："怎麽見得你上了朝廷又要沒品行呢？你对自己的修养还可以拿得穩些呀。我就保得住你。你失意以後已經看破朝裏的富貴，再不怕什麽危險。这片海上的暗礁你都有數，放胆開船就是了。"我笑道："你这甜言蜜語的傢伙，别多說了，我过清閒日子，你瞧得不耐煩了麽？我的心身安泰，想不到你竟毫不在意。"

我們講到这裏，唐西澤和他兒子來了。他們說皇上駕崩和賴瑪公爵失勢二項消息都確，还說这位大臣請求退居羅馬，沒有批准，奉命要回到他做侯爵時的封邑德尼亞去。於是他們倆彷彿跟我書記串通一氣的，以爲我認得新皇上，而且替他效的那种勞，貴人們都願意犒賞的，所以也劝我到馬德里朝上去露露臉。唐阿爾方斯說："我想他準会謝你。他做皇太子時欠的債，現在做了斐利普四世，当然要償还的。"唐西澤道："我也这樣心血來潮，覺得山悌良那这番入朝，準有机緣会身居要職。"

我說道："兩位大爺，你們这話眞是沒仔細想想。听你們說來，彷彿我只要跑到馬德里，就会有金鑰匙① 到手，或者就会做什麽封疆大員，你們可錯了。我看來不然，即使我挨在皇上面

---

① 西班牙職位顯要的大臣，腰懸金鑰匙，可出入皇帝臥內。

前，我拿定他不会留意到我。你們眞要我去試試，我不妨去一趟，免得你們痴心妄想。”兩位李華大爺捉住了我这句話，我少不得答应他們立刻動身上馬德里。我書記瞧我决計出行，頓時快樂得不得了。他以爲我只要身到御前，新万歲爺就馬上会在人堆裏認出我來，把說不尽的高官厚祿叫我承当。他做着好夢，把我抬到了國家元勳的地位，自己也乘勢步步高陞。

唐西澤和他兒子以爲我馬上会蒙至尊垂青，我準備再度入朝，不过是順着他們，並非求什麼遇合。其实我心底裏也有點好奇，想瞧瞧这位靑年皇上是否記得我这個人。我並沒什麼指望，也不想在新皇朝上謀什麼好处，只是給这一點好奇心引動了，就和西比翁取道上馬德里。貝雅德麗斯很能幹，田莊由她照管。

第 二 章

吉爾·布拉斯到馬德里，在朝上露臉，皇上記得他，薦給首相，下事如何。

唐阿爾方斯給我們兩匹好馬，可以儘快趕路，不出八天，就到馬德里。我們在舊房东文森·佛瑞柔的客寓裏住下，他和我重逢也很高興。

这人自以爲朝野消息無所不知，我就向他打听新聞。他答道：“事情多得很呢。斐利普三世歸天以後，紅衣大主教賴瑪公爵的党羽想保住他大人的地盤，大忙一陣，可是白费心机，都鬥不过奥利法瑞斯伯爵。人家以爲朝局这番變動，对國家不会有害处；新首相雄才大略，全世界都治理得下。但願靠天保佑吧！”接着道：“有一头是沒什麼說的，老百姓覺得他本領通天呢。究竟

撤换了賴瑪公爵是好是壞，咱們往後瞧吧。”佛瑞柔講動了头，又把奥利法瑞斯伯爵執政以來朝上的變動，一一告訴我。

我在馬德里过了兩天，午後進皇宮，守在皇上到書房去的过道上。他瞧也沒瞧我。第二天我又去守在老地方，还是不湊巧。第三天他走过瞥了我一眼，可是好像一點也沒留心到我这個人。於是我打定主意，对身边的西比翁道：“你瞧，皇上並不記得我了，或許記得，可是不高興理会我。我想咱們还是回瓦朗斯好。”我書記道：“别那麼急呀，先生！朝廷上的事，得捺定性子才行，这还用对你說麼？你總要讓皇上常常照面；你老挨在他眼前，他少不得把你仔細瞧瞧，就会記起加德麗娜美人的牽線來了。”

免得西比翁後來怪我，我乖乖的照这樣守了三星期，居然一天万歲爺覚得我臉熟，召我晉見。我進了他書房，和皇上相对，不免惶悚。他問道：“你是誰？我瞧你臉熟，不知是哪兒見过的。”我战战兢兢答道：“万歲爺，一次晚上您賞臉叫勒莫斯伯爵和我陪着到……”皇上打斷我道：“啊！我想起來了，你是賴瑪公爵的書記，你好像叫山悌良那吧？我記得那回你爲我很賣力，辛苦一場，却吃了大虧。你不是爲那事坐了牢麼？”我答道：“是啊，万歲爺，我在賽果維塔裏關了六個月，靠您恩典出來的。”他道：“那还不够報答山悌良那，放他出獄不算什麼，他爲我受罪，我应該補償。”

話剛說完，奥利法瑞斯伯爵來了。得寵的人總覚得誰都碍着道兒，他看見裏面有個陌生人就奇怪，後來听了皇上的話，越發詫異。皇上說：“伯爵，我把这年輕人交給你吧，安插他個位子，託你留心提拔。”那大臣做出奉命唯謹的樣兒，一面把我脚上看到头上，滿腹狐疑，不知我是誰。万歲爺揮手叫我出去，說道：“去吧，朋友，伯爵準会好好安插你，讓你替我出力，你自己也得些好处。”

我連忙出來，找着了果斯果麗娜的兒子，他正像熱鍋上螞

蟻，急焦焦要知道皇上跟我說了些什麼話。他見我滿面得色，就說："要是我眼睛沒昏花，看來咱們不用回瓦朗斯，要留在朝裏了！"我答道："大概要留下了。"一面就把万歲爺跟我談的幾句話，一字不改告訴他。他听得樂極了，興头上說道："親愛的主人，你下回还不信我的預言麼？我攛掇你到馬德里來，你現在可不怨我了吧？我彷彿已經瞧見你做大官了。你準可以在奧利法瑞斯伯爵手下做到加爾德隆的地位。"我打斷他道："我倒一點沒有这個想头，那地位彷彿四圍都是懸崖絕壁，我不貪圖。我要的好差使，該是那种沒法營私舞弊、把皇恩換臭錢的才行。我从前那樣仗勢胡爲，現在更得小心檢點，別再讓功名利祿薰了心。"我書記道："好，那位大臣準会給你個好位置，不妨碍你做正人君子的。"

我听說奧利法瑞斯伯爵不分冬夏，每天清早總是在蠟燭光下見客；我原想去瞧瞧，西比翁却比我还急，催得我第二天就上門求見。我悄悄在客廳一边等着，伯爵出來就把他看了個飽，因爲那天在皇上書房裏沒瞧仔細。他是個高高身材，在这個滿眼儘是瘦人的國裏，可算個胖的了。他扛着肩膀，儘管不是駝背，看着像駝的，腦袋非常大，低垂胸前，头髮又黑又直，一張長臉，皮色青黃，嘴往裏凹，尖尖的下巴頦兒往上翹。

这副嘴臉不会漂亮，不过我以爲他是要照应我的，所以有點偏護，覚得他並不难看。說真話，他对來客都和顏悅色，總客客氣氣接受呈文，这就抵得过天生好模樣了。可是輪到我上去行禮通名，他却对我惡狠狠瞪了一眼，理都不屑理会，轉身回書房去。於是我覚得这位貴人醜極了，其实他生相还不至於那樣。我受了这般怠慢，出來時呆瞪瞪莫明其妙。

西比翁在門口等着，我見了他說道："你可知道人家怎麼樣接見我的？"他道："我不知道，可是一猜就猜出來。那大臣要緊

奉行皇上的旨意，準給了你個重要職位。”我答道：“才沒那事兒。”我就把接見的情形告訴他。他听得很留神，說道：“眞奇怪！伯爵一定把你忘了，或者把你当了別人。我劝你再去見見，他一定不会再那樣簡慢你。”我听了我書記的話，第二回又去求見。他比上次还不客氣，瞪着我直縐眉，彷彿見我就討厭似的；於是他正眼都不瞧我，一句話也沒跟我說，就進去了。

这种舉動惹得我火了，想馬上回瓦朗斯去；可是西比翁还不死心，一力反对。我說：“你沒瞧出來麼？伯爵不要我犹在朝上。万歲爺明說要照应我，这就招了权臣的忌了。朋友啊，这個寃家可了不得，咱們自己識趣，别去跟他拚。”他氣不过奧利法瑞斯伯爵，答道：“先生，我可不那麼好說話。他那樣無礼，我要跟他理論的。我告御狀去，說这位大臣把皇上的推薦不当一回事兒。”我道：“朋友啊，这主意不妥当，我要是冒冒失失做出來，馬上要後悔的。說不定我逗留在这城裏都有危險。”

我書記听了这話，細細一想，我們对手眞有本事叫我們再進賽果維塔，也就害怕起來。我急要離開馬德里，决計过一天動身，他也不再攔阻。

第　三　章

吉爾·布拉斯决計離朝，又因事中止；
約瑟夫·那華羅幫他個大忙。

我回客寓去，路上碰見老友約瑟夫·那華羅，就是唐巴爾塔札·德·苏尼加的管家。我一時沒了主意，不知該假裝沒看見呢，还是迎上去賠個不是，求他原諒。我决計用第二個办法。我向那華

羅行個禮，客客氣氣開言道："你記得我麼？还肯理会这忘恩負義的混蛋麼？"他答道："你原來也知道有點兒对不住我？"我道："是啊，你可以理直氣壯痛駡我一頓，我是該駡，不过我事後的懊悔，也許可以抵罪了。"那華羅擁抱我道："你既然懊悔，我也不应該再放在心上。"我也抱住約瑟夫，兩人又像当初那樣要好了。

他知道我進監牢一敗塗地，不过还不曉得以後的事。我一一告訴他，把皇上跟我談的話也說了，連方才在大臣家受怠慢，这会子打算下鄉隱居等等都老实講出來。他道："你千万別走。万歲爺說了要照应你，决不会白說。我跟你私底下講講，奥利法瑞斯伯爵脾氣有點兒特別，这位爺常叫人捉摸不定，有時候，就像你这回吧，他的行徑叫人受不了，究竟那樣古裏古怪算什麼意思，只有他自己知道。可是你別管他爲什麼对你無礼，只死叮在这兒別動，皇上要对你施恩，他攔阻不了，这點我能担保的。我主人唐巴爾塔札·德·苏尼加大爺，是奥利法瑞斯伯爵的舅舅，兩人同掌朝政。我今兒晚上可以把这事跟他談談。"那華羅說完，要了我的住址，就和我們分手。

他沒叫我多等，第二天就來找我，說道："山悌良那先生，你有個靠山了，我主人肯幫你的忙；他听了我称揚你先生的話，答应在他外甥奥利法瑞斯伯爵前替你打打边鼓，我相信伯爵準会覺得你不錯，我敢寫包票。"我的朋友那華羅好人做到底，过兩天帶我去見唐巴爾塔札。这位爺很客氣，对我說："山悌良那先生，我听了你朋友約瑟夫把你那樣称讚，想幫你一把。"我对苏尼加大爺深深一鞠躬，說我久聞他大人是"樞廷之光"，眞是名不虛傳，我能蒙这樣一位大臣栽培，一輩子要衷心感激那華羅的。唐巴爾塔札听了我恭維，笑着拍拍我肩膀道："你明天可以再去見見奥利法瑞斯伯爵，他不会再像从前那樣待你。"

我又第三次去見首相。他在人堆裏看見我，含笑瞥了我一眼，我覚得是個好兆。我心想，这回好了，舅舅點撥得外甥通情達理了。我想他準殷勤接見，果然。伯爵見完客，召我到書房裏，一點不拿身份，說道："山悌良那朋友！我開個玩笑，害你受窘了，可別見怪。我要試試你是否明哲保身，要瞧你假如生了氣会怎麼個行徑，所以惹着你玩兒的。你準以爲我討厭你，可是並不然，朋友，我老实告訴你，你这人正中我意。眞的，山悌良那，我喜欢你，就算皇上沒叫我提拔，我自己也要提拔的。况且我舅舅唐巴爾塔札·德·苏尼加也有意栽培你，託我照应；我对他言听計从，單憑他这句話，我就一定重用你。"

他開口这段話，說得我衷心銘感，不知所对。我跪在那大臣脚下，他扶我起來，說道："你下午再來找我的總管，他会傳我的話。"他大人說完就出去听彌撒，他每天見完客照例如此，然後就到御榻前去伺候皇上起床。

第 四 章

吉爾·布拉斯在奥利法瑞斯伯爵手下得寵。

我下午回首相府找總管，这人叫唐瑞蒙·加玻利斯。我通了姓名，他立刻恭恭敬敬行禮道："大爺，請你跟我來；这裏有幾間房派給你的，我帶你去。"說完就領我上一座小樓梯，上面一套五六間房，都在二層樓的側廂裏，陳設很簡樸。他道："这是我們大人給你的住房，你可以開六份飯食，歸他出賬。你由他家傭人伺候，此外又專爲你備了一輛馬車。还有，他大人着着实实叮囑我把你当古斯曼家的人一般看待，不得怠慢。"

我心上轉念："这是什麼道理？这樣另眼相看，是怎麼回事兒？那大臣十分賞臉，是作弄我麼？又在開玩笑麼？我疑心他正是如此，因爲他究竟是西班牙一國的首相，何必这般待承我呢？"我正疑疑惑惑，又是害怕，又有希冀，只見個小僮兒來說，伯爵召見。我馬上趕去，他大人独在書房裏。他說："好，山悌良那，你瞧見你那房間了，听見我吩咐唐瑞蒙的話了，你称心麼？"我答道："您大人的恩典，我眞当不起，实在惶恐。"他道："何必呢？你这人是皇上交託給我，吩咐我照应的，我还不該尽力抬舉麼？这是理所当然，我抬舉你不过是尽本份罷了。往後我对你的照拂，不足爲奇；你对我若也像对賴瑪公爵那樣死心塌地，前途的富貴可以千拿万穩。"

他接下道："提起这位爺，據說跟你不拘形跡。我很想知道你們怎樣認識的，那大臣叫你幹些什麼事。你不要遮遮掩掩，得老实告訴我。"我就想起賴瑪公爵也給过我这麼個难題，我取個巧沒給难倒，这回又照樣应付，很有效驗。換句話說，我把不雅的地方，說得好听些，不甚体面的事，輕描淡寫。我若对賴瑪公爵嘴舌不留情，也許說來更中听，但是我也替他遮蓋。至於唐羅德利克·德·加爾德隆，我就一點也不饒他了。我把他賣官鬻爵的一注注好生意，尽我所知，和盤托出。

奧利法瑞斯伯爵打斷我道："有人对我投狀子告加爾德隆，你講的跟他們告的合拍，狀子上幾條大罪狀，情節还要嚴重呢。这事就要付公訴了，你若要借这件事攬他個完蛋，準可以如願。"我說道："儘管他害我在賽果維塔裏蹲了好一程子，非幹掉我不甘心，我倒並不要他的命。"首相大人詫異道："怎麼？害你坐牢的是唐羅德利克麼？我可沒知道。唐巴爾塔札从那華羅那兒听了你这樁事來告訴我，明明說先帝爲你晚上帶皇太子到下流地

方去，所以罰你坐牢。別的我不知道，我倒想不出加爾德隆在这齣戲裏串什麼角兒。”我答道：“串的是個恩客，給人家剪了边想報仇。”我就把那事一五一十講給他听，他覚得非常有趣，雖然道貌岸然，也忍不住好笑，竟笑得涕泗交流。他覚得加德麗娜一会兒是外甥女，一会兒是孫女，妙不可言，賴瑪公爵在这齣戲裏插一脚也很滑稽。

伯爵等我講完，說过一天準有事煩我，就打發我出來。我要謝謝唐巴爾塔札幫忙，还要把剛才首相跟我談的話以及他大人对我的賞識告訴我朋友約瑟夫，所以立刻就趕到苏尼加家去。

第五章

吉爾·布拉斯和那華羅密談；奧利法瑞斯伯爵委他办的第一樁事。

我一見約瑟夫，忙說有好些事要告訴他。他帶我到個背人的去处，我一一講完，問他以爲如何。他道：“我瞧你就要飛黃騰達了。你一切順手：你已經贏得首相欢心；当初你進格拉那達大主教府，我舅舅梅爾希華·德·拉·洪達幫过你點忙，現在我可以照樣幫你一下，这也对你不無小補。他把大主教和府裏幾個大管事的性格兒一一告訴你，免了你費心揣摩；我也想学樣，讓你明白伯爵和他夫人以及他們独养女兒唐娜瑪利亞·德·古斯曼是怎麼樣的人。

“先从那位大臣說起吧。他心思又快又尖，能策劃大事。他各种学問都知道些皮毛，自負無所不通，以爲件件內行：又是淵博的法学家，又是大將，又是老謀深算的政治家。而且他非常固執，總不肯听別人的話，唯恐人家以爲他認輸。咱們偸偸兒說說吧，

这毛病会鬧出亂子來的，但願天保佑咱們國裏別遭殃！我还告訴你，他口才很好，在內閣出尽風头。他筆下也不弱，不过他極力要文章寫得莊重，就弄得晦澀不自然了。他心思很怪，我記得跟你說过，他喜怒無常，很难捉摸。他的才力、性格，我都說了，再講講他的心腸吧。他很豪爽，也够朋友。有人說他睚眦必報，可是哪有西班牙人不这樣的呢？还有人說，于才德公爵和路易·阿利阿加神父对他大有幫助，他把兩人放逐出去，足見忘恩負義。这事更不能怪他了，要做首相，就顧不得恩義。

“奥利法瑞斯伯爵夫人名叫唐娜阿妮絲·德·苏尼加·艾·維拉斯果。我只知道她一個毛病，若要託她求情，一分情要一分金子的。唐娜瑪利亞·德·古斯曼是一位多才多藝的小姐，她爸爸的掌上明珠；不用說，她这門親事，可算是当今西班牙第一。你就按着这譜兒行事吧。好好趨奉夫人小姐；对奥利法瑞斯伯爵呢，要比你進賽果維塔之前对賴瑪公爵还顯得忠心，这樣一來，你準会大富大貴。

“我还劝你常到我主人唐巴爾塔札門上來走走，以後你儘管不靠他提拔，也不要冷了他。他覺得你不錯，該保住他始終器重你，喜欢你，說不定还有用到他的地方呢。”我道：“他們舅甥倆同掌朝政，彼此不猜忌麼？”他答道：“不，他們倒是融洽得很。奥利法瑞斯伯爵要沒有唐巴爾塔札，恐怕做不到首相的地位。斐利普三世歸天以後，山多華爾一族① 的党羽大忙一通，有的幫紅衣大主教，有的幫他兒子。可是朝臣裏論手段，數我主人第一，公爵也不相上下。他們倆破了那些人的計策，施展神机妙算，拿穩首相一席，对手都落了下風。奥利法瑞斯伯爵做了首相，就和他舅

① 就是賴瑪公爵的一族。

舅唐巴爾塔札同攬大权，外交歸舅舅管，自己專理內政。兩位爺原是至親，这來就越發密切了，兩人各当一面，却相安相得，我看來不会有什麽變故的。”

我听了約瑟夫这樣一席話，决計領教。我又去謝苏尼加大爺出力扶助，他很客氣，說有机緣總会照拂，他外甥称了我的心，他也高興，又說，他还要在外甥前替我吹嘘，这來至少讓我知道他很關切，我的靠山不止一座，有兩座呢。唐巴爾塔札看那華羅分上，就此存心要提拔我了。

我当晚从旅館搬進首相府，就和西比翁在我的房裏吃晚飯。我們的神情，煞是好看。吃飯時候有府裏傭人伺候，我們綳着臉，神氣活現，那些傭人奉命向我們足恭尽礼，大概肚裏正在暗笑。他們撤了傢伙下去，我那位書記鬆了口氣，一团高興，無窮希望，說了一大泡傻話。我雖然自知要飛黃騰達了，也很欣喜，但是还把持得住，一點沒有昏头，所以上了床並不胡思亂想，睡得很安靜。西比翁却野心勃勃，睡都睡不穩，大半夜功夫只在盤算怎樣積了錢嫁她女兒賽拉芬。

第二天早上我还沒穿好衣裳，首相大人就派人來叫了。我連忙赶去，他說：“哎，山悌良那，咱們來瞧瞧，你能做些什麽事。你不是說从前替賴瑪公爵寫報告書麽，我有一篇要你試試。我把裏面的話講一講，你留心听着。我要做篇文章，贏得百姓擁戴我執政。我已經暗裏散播流言，說國事一团糟；現在我就要讓朝野臣民瞧瞧，國事糟到什麽田地。你得把那情形描摹得驚心動魄，免得人家对我前任还有去思。然後你就把我的措施大吹一頓，那些措施，無非是要当今这一朝輝煌顯赫，國富民欢。”

首相大人說完，就把前任首相禍國殃民的一篇賬，交在我手裏。我記得共有十欵，裏面最輕的項目，也可以嚇壞西班牙的好

子民。於是他領我到他書房旁边一間小書房裏，讓我自去做文章。我就尽心竭力做这篇告國人書，開头兒先說國內情形如何腐敗：府庫空虛，公款飽了私囊，海軍完全垮了。接着指出前朝大臣种种誤事，如何貽害。末了，我又形容國事如何危急，把前任首相痛加責備；照我那篇告國人書，賴瑪公爵下台，竟是西班牙的大幸。說老实話，我雖然跟那位爺無怨無仇，可是我照应了他这一下，心裏並不愧怍。人情原是这樣的！

長話短說，我把西班牙当前的憂患，形容得駭人听聞，然後又替大家压驚，花言巧語，叫人人心目間有個美滿的前途。因此我代替奧利法瑞斯伯爵說的話，那口氣彷彿是天降給西班牙的救星，向百姓把天都許下了半边。總而言之，我完全迎合新首相的意思。他看完那篇东西，滿面驚異，說道："山悌良那，你会寫这樣的告國人書，我真想不到。你知道，这篇文章就算是內務部長的手筆，也充得过呢。怪不得賴瑪公爵要用你这支筆了。你筆下又簡又雅，还嫌不够雕琢。"他指出幾处不合他脾胃，親筆修改，我看他改筆，知道那華羅說的不錯，他喜欢用晦澀不自然的字眼。他雖然要把文章做得莊重，或者竟說是愛矯揉做作，也只改掉我三分之一。飯後唐瑞蒙奉命送來三百比斯多，聊表爵爺对那篇告國人書一番賞識之心。

第六章

吉爾·布拉斯到手那三百比斯多的用途，他託西比翁的事；那篇告國人書很見効。

那大臣的恩典少不得又叫西比翁得意，說我幸虧到了朝上來。

他說："瞧，你先生鴻運高照呢。你現在还後悔出山麼？天保佑奧利法瑞斯伯爵長命百歲！这位东家跟他前任完全不同。你对賴瑪公爵一片忠心，他隨你熬窮挨餓了好幾個月，一個比斯多也沒給。你伺候伯爵沒有多久，还不敢有什麼希冀，他倒已經賞了你这一筆外快了。"

他又道："我眞願兩位李華大爺能看見你得意，至少能知道你得意。"我答道："是該送個信去了，我正要跟你講这句話。他們準在心焦，候我消息。我要等事情有了把握，說得定留不留在朝裏，再去告訴他們。現在我事情牢靠了，隨你幾時到瓦朗斯去一趟，把我現在情形告訴那兩位爺。这都是他們一手造成，若不是他們攛掇，我决不会打定主意到馬德里來。"果斯果麗娜的兒子說道："旣然如此，我馬上就把你現在的情形去報告唐西澤和唐阿爾方斯。他們知道了你的遭遇，不知多樂呢！我恨不得这会子已經到瓦朗斯城門口了！不过我不多幾天就会趕到。唐阿爾方斯的兩匹馬隨時可以上路。我想帶個首相府的傭人同走，一來路上有個伴兒；二來呢，你知道，首相府的号衣可以耀花人家眼睛。"

我忍不住笑我書記死愛面子，但是我大概比他有过無不及，竟隨着他幹去。我說："你去吧，早早回來，我还有件事要你办呢。我要你到阿斯杜利亞去送些錢給我媽媽。上回說定按期送她一百比斯多，你答应親自送去的；我沒放在心上，都过了期了。做兒子的得把这种話当天經地義一般小心遵守，不应該这樣馬虎。"西比翁答道："先生，你說得不錯，我也不好，沒來提醒你。可是你別急，不出六星期。我準替你办妥这兩個差使，我去見兩位李華大爺，还到你莊上瞧瞧，再回奧維都城去走一遭。我想起那地方，就要把奧維都人十停裏八停半咒罵個死！"我數了一百比斯多交給果斯果麗娜的兒子，那是我年常孝敬媽媽的錢；另又給他一百比

斯多，讓他出遠門手头寬裕些。

他走了幾天以後，首相大人把我們的告國人書付印，一經流傳，立刻變了馬德里城裏的談資。百姓喜欢新奇，看了这篇东西很中意；上面描寫國窮財尽，有声有色，激得他們对賴瑪公爵怨恨起來。文章裏对那位大臣放的箭，雖然並未博得齊声喝采，至少不乏附和的人。至於奧利法瑞斯伯爵許下的那些宏願，尤其是開源節流、不累及人民那一項，哄得全國人人欢喜。他們本來佩服伯爵識見高明，这番覚得沒有看錯人，所以滿城一片声的讚揚伯爵。

这位大臣做这篇告國人書，無非要得民心，一看心願已償，不勝欣喜，就想做一件於皇上也有利的善政，不辜負百姓愛戴。因此他效法加爾巴皇帝①，逼着那些中飽了公欵發財的人把錢吐出來。他把那些吸血蟲吸得的膏血擠还國庫，塡滿了虧空；还想常保富裕，就要把恩俸恩賞，一概裁掉，連自己的恩俸也在內。这办法要行得通，勢必把政府面目更新，所以他又叫我寫篇呈文，講明裏面說些什麼，怎樣措辭。他还叮囑說，文字別像我往常那樣平易，務必力求高卓，詞句該堂皇些。我答道："行，準照您大人的意思，寫得高華燦爛。"我關在上回做告國人書的那間書房裏，默禱上天把格拉那達大主教的生花妙筆借我一用，就動手寫起來。

我開头說：國庫的錢，应該擱着不動，備國家万一急需，这筆錢彷彿是謹守勿失的法物，要留着爲威震敵國之用。这呈文是上給万歲爺的，我指出恩俸恩賞都侵蝕到經常收入，裁掉了依然

① 公元前三世紀古羅馬暴君，貪吝殘酷，即位後把前朝的俸賞完全裁除，軍官的薪給一概停發。見史威东"十二大帝傳"第七卷第十二，十五，十六章("羅勃古典叢書"本第二册第二一〇至二一七頁)。

有办法論功行賞，不必動用府庫，也可以厚酬重錫。有的人可以賞總督、都統、爵士勳章、或什麼武職，有的可賞封邑、封邑上的出息、或是地方官職和爵位，至於那些教士呢，可以把各种敎區裏的俸祿賞給他們。

这篇呈文比前一篇告國人書長得多，我費了差不多三天功夫，幸喜倒做得合东家脾胃。他一看文章花团錦簇，把我称讚個不得了。他指出我鋪張誇飾的幾处道："这裏寫得很好，这才是措辭的当。好！我的朋友，看來我準要大大的借重你呢！"他雖然滿口称讚，还是筆削了一番，添上許多話，做成一篇絕妙好文章。皇上和滿朝大臣看了大爲欽佩。百姓也很称賞，覚得前途有望，有这樣一位大人物執政，本國準会重光再造。首相大人一看这篇文章替他大掙面子，要謝我出力，賞了我一個加斯狄爾的封邑，每年有五百艾古的出息。我覚得这是我規規矩矩賺來的，雖然得之容易，來路却正大光明，所以越發喜欢。

第七章

吉爾·布拉斯偶然在一处重逢老友法布利斯，
法布利斯的景况，兩人談的話。

首相最愛打听馬德里人对他掌权施政的輿論。他天天問我外面說他什麼話，甚至出錢雇人当探子，把城裏動靜一一上報。他們听了片言隻語，都來告訴。百姓的嘴沒遮攔，說話不留情面，那些人奉命據实呈報，有時弄得首相大人很难堪。

我看出伯爵愛听外間的議論，所以常在午後到公共場所，碰到上等人，就跟他們攀談。他們每談到政府，我總全神貫注的

听，若有話值得回報首相大人，我一定去回報。我得說明一句：人家駡他的話，我一字不提的。我覺得对他那种性格兒，只可以如此。

一天，我从那類地方出來，路过一個慈惠院，就想進去瞧瞧。我走过兩三個躺滿病人的房間，一路东張西望。我瞧着这羣可憐蟲，心裏惻然。忽然裏面有個臉很觸目，好像是我同鄉老友法布利斯。我到那床前細細一看，分明是詩人尼聶斯。我瞪眼瞧着他不說話。他也認出我來了，也瞪着眼看我。後來我開口道："我眼睛沒花麼？眞会在这兒碰見法布利斯麼？"他冷冷的說道："正是他呀，你不用大驚小怪。我跟你分手以後，一直充作家。我寫过小說、喜劇、各种作品。我青雲得路，走進了慈惠院。"

我听了这話，尤其看他說得那麼一本正經，忍不住笑了。我說："嗨，怎麼的！文藝女神把你送到这地方來了！眞是惡作劇。"他道："你瞧，这裏常常是才子退隱的地方。朋友啊，你很好，沒走我这條路。不过你彷彿已經不在朝裏，你的光景也跟从前不同了，我記得还听說皇上有旨意把你關在牢裏呢。"我答道："的確有这事。咱們分手的時候，我还一帆風順，不久就走了背運，家当給人家搶光，自己捉將官裏去。不过，朋友，雲開日出，我現在比你見我那時候越加得意了！"尼聶斯道："不見得吧，你樣子謙恭持重，並沒有得意場中那副驕矜之氣。"我答道："我失意之後，养得爐火純青；經了憂患，長了見識，發財也不会昏头了。"

法布利斯一股勁兒的坐起來，打斷我道："告訴我，你到底得了什麼差使？現在幹些什麼？是不是在敗落的貴人手下或有錢的寡婦家裏当總管？"我答道："我的事还要好。这会子別多問了，我下回告訴你听。眼下我只有一句話：你若能答应我从此不吟詩

作文，我可以幫你個忙，或者竟可以叫你下半世衣食無憂。你許得下这麼個大愿麼？”他道：“我重病剛好，病中已經对天許下这個愿。有位聖多明我会的修士，以爲做詩这玩意兒雖不是犯罪的勾当，至少引人走上迷途，不去修身向善。我听了他的話，已經絕筆不做詩了。”

我答道：“恭喜你，親愛的尼聶斯，你这來好極了，朋友，不过留心别故態復萌。”他斬釘截鉄道：“啊！决不会！我打定主意，把那些文藝女神都拋棄了。你進來的時候，我正在做詩向她們訣别。”我搖头道：“法布利斯先生，你說絕筆不做詩，那聖多明我会的修士和我也許还不該信以爲眞，我覚得你对那幾位有才有学的姑娘痴情得很呢！”他答道：“不，不，我早已跟她們一刀兩斷。不但如此，我对讀者也厭恨，我恨得有理。作家把东西献給他們看，眞是冤枉。我要是有东西会投合他們，我才不願意！”他接着道：“别以爲我說这話是賭氣，我心平氣和着呢。他們讚也罷，駡也罷，我全不当一回事。他們要捧誰，要倒誰，你猜不準，他們一天一個樣兒，心裏沒有主見。戲劇家寫了賣座的戲，自鳴得意，眞是傻透了！新戲上演，儘管轟動一時，等到劇本出版，还想走紅就很难，要是二十年後再上演，大份很不吃香了。这一代批評上一代的眼力，下一代又翻这一代的定案。我一向留心到这點，可見現在的紅作家，該等着將來挨駡。小說和各种有趣的流行書籍，都是如此。儘管一上來你称我讚，漸漸的人家就瞧不起了。所以靠作品風行掙來的名望，不过是空花幻影，彷彿稻草燒出來的火，一会兒就烟消燄滅了。”

我明知这位阿斯杜利亞詩人在發牢騷，不过我假裝沒瞧透，說道：“你才子做得膩了，吟詩作文的瘋病斷了根，可喜可喜。我保管立刻替你找到事，你不用大展奇才，就可以發財。”他道：

“再好沒有了！說到才情，我就心裏作惡。我現在看來，那是天生最害人的东西了。”我道：“親愛的法布利斯，我但願你不要變心。我再跟你說一遍：只要你咬緊牙關不作詩，我馬上替你弄到個又体面又賺錢的事。”我一面拿出錢袋，裏面有六十個比斯多，送給他道：“你且等我替你找起事來，咱們老朋友，这點小意思你收了吧。”

尼聶斯理髮師的兒子感喜交集，說道：“啊，朋友，你好慷慨！我眞要感謝上天，叫你跑進这慈惠院來。承你这點情，我今天就可以出院了！”他果然就搬到個客寓裏。我和他分手以前，把住址告訴他，請他病好就來看我。他听說我住在奧利法瑞斯伯爵府上，頓時滿面驚詫，說道：“啊呀，吉爾·布拉斯！你多福氣啊！命裏註定你会討大臣喜欢的。你交了好運，携帶旁人沾光，所以我也替你高興呢。”

第八章

吉爾·布拉斯一天天得主人的寵。西比翁返馬德里，把一路上的事回報山悌良那。

奧利法瑞斯伯爵以後該称伯爵兼公爵了，因爲这時候蒙皇上開恩，又加了他一個爵位。他一味要得人心，我瞧破他这個毛病，很沾便宜。他覺得誰眞心相向，就引爲親信。我既然看到这點，决不放鬆。他有什麼吩咐，我不但好好兒去办，还做出一副巴結的樣子，使他喜欢。我留心他各种嗜好，以便迎合，尽力先意承旨。

这樣幹來，差不多總对勁兒。我漸漸成了主人的寵信。我也

有他那毛病，他对我拿出真心來，我也就死心塌地向着他了。我巴結得他非常喜欢，竟和他一等秘書加那侯先生一樣蒙他信任。

加那侯討好首相大人的办法和我一模一樣；他得寵極了，竟參与內閣的机要。这秘書跟我是首相的兩個心腹，替他办机要事兒的。不过有一點不同，他跟加那侯只談公事，跟我只談私事，因此我們倆是所謂河水不犯井水，各得其所。我們倆共事，彼此無恩無怨。我那位子实在不錯，常有机会追隨爵爺，在他左右，看得透他的心。他生來城府很深，但是知道我赤心向他，也就对我沒有隱藏了。

有一天他对我說："山悌良那，你見过賴瑪公爵当权的，他竟不像得寵的大臣，倒像個專制皇帝。不过他最得勢的時候，还不及我称心。他有兩個勁敌：一個是自己的兒子于才德公爵，一個是听斐利普三世懺悔的神父①。我現在不然；皇上左右，沒人有資格讒言中傷我，我也不猜疑誰对我心懷不忿。"

他接着道："我初上台当首相，的確很留心，皇上左右安插的都是我的親戚朋友。我要一身独被皇恩，朝裏大臣誰有些本事，会分我的寵，我就派他做總督呀，大使呀，一個個打發出去。所以我可以說，眼下沒有一位权貴碍着我道兒。你瞧，吉爾·布拉斯，我把心都掏出來了。我看準你对我一片志誠，所以选你做個心腹。你很聰明，我想你也持重懂事，謹愼小心；總而言之，照理一個靈俐人会办的各种差使，我瞧你都很來得。"

我听了这話，把持不住，又動了希冀之心，頓時夢想升官發財，万念攻心，自以爲已經克制下去的念头，又怦怦大動起來。我对首相說，一定悉心尽力，听他調度，他以爲可以委我办的

---

① 指阿利阿加神父。

事，我絕不躊躇，一切从命。

我又要祈求時運做美了。这個当兒，西比翁出遠門回來。他說："我沒多少話回報。我把皇上記起了你如何接見、以及奧利法瑞斯伯爵怎樣相待告訴兩位李華大爺，他們很高興。"

我打斷西比翁道："朋友，你若能把我如今在首相大人身边的地位告訴他們，他們还要喜欢呢！眞是奇事，你出門之後，我飛快的蒙他大人日見親信了。"他答道："謝天照应，親愛的主人，我早覚得咱們前途好着呢。"

我道："这話不說了，且講講奧維都吧。你到阿斯杜利亚去过了，我媽媽怎麼樣？"他立刻換上一副愁容道："啊，先生，那边的消息可淒慘得很。"我道："天啊，準是我媽媽沒了！"我書記道："那位老太太六個月以前去世的，你舅舅吉爾·貝瑞斯先生也不在了。"

小孩子必須媽媽撫愛，大來才会有孝思。我媽媽从沒有那樣待我，不过她死了我也很悲傷。大司鐸好人，我承他栽培的，我為他流了些眼淚，也是理所当然。說老实話，我的悲痛一会兒就淡下去，變而為懷念之情了；我对我那幾位親人是終身懷念的。

第九章

爵爺嫁他独养女兒，嫁個什麼人；
这重姻緣的淒涼結局。

果斯果麗娜的兒子回來沒有幾天，忽然爵爺一連八天，只管默默尋思。我以為他策劃什麼大政變，可是他只在想他的家務。一天下午，他对我說道："吉爾·布拉斯，你準看出我心事重重。

是的，孩子，我在想件事，这事不了，我一輩子不得安心。我很想講給你听听。

“我女兒唐娜瑪利亞已經成年，許多王孫公子搶着想娶她。其中兩人看來資格最好：一個尼艾布雷斯伯爵，是古斯曼一族之長梅狄那·西董尼亞公爵的長子；一個唐路易·德·阿羅是加比歐侯爵的長子，他媽媽就是我姐姐。这一位人材出衆，朝上都拿定我选中他做女婿了。我且不說爲什麼对他跟尼艾布雷斯伯爵都不中意，只說我賞識的是多拉爾侯爵唐拉米爾·尼聶斯·德·古斯曼，阿布拉多斯的古斯曼一支以他爲長。我全部財產準備傳給这位公子和他娶了我女兒生下的子女；奧利法瑞斯伯爵的爵位，將來还有我这大公的爵位，都歸他們承襲。这樣一來，阿布拉多斯和奧利法瑞斯兩支所出那些我的外孫輩以及他們子孫，就可算古斯曼族裏的長房了。”

他又道：“哎，山悌良那，你瞧这打算好不好？”我答道：“大人，您別見怪，这打算只有您的大才才想得出來，不过我有個愚見，容我上稟。我恐怕梅狄那·西董尼亞公爵要不願意的。”首相道：“隨他不願意好了，我滿不在乎。古斯曼一族原是阿布拉多斯一支居長，他那一支却侵佔了長房的权利，承襲了長房的爵位，我厭惡他們。他怨恨也罷了，我只愁我姐姐加比歐侯爵夫人看見兒子落空不免生氣。不过，無論如何，我要称自己的心，要唐拉米爾把他那些情敌压倒；这可算是定局了。”

爵爺主意已定，就去幹事，又把他那与衆不同的政治手腕重新施展一下。他上個奏章，求皇上和皇后替他女兒擇配，列舉各位求婚人的資格，請帝后作主。不过看他說到多拉爾侯爵的語氣，就知道他喜欢这個人。皇上对这位大臣言听計从，就降旨說：

朕意唐拉米爾·尼聶斯堪配唐娜瑪利亞，然此事須卿自決。卿所屬意，必当朕心。此諭。

首相故意把这道諭旨給人家看，只算是奉万歲爺的命，趕緊把女兒嫁給多拉爾侯爵。加比歐侯爵夫人以及想娶唐娜瑪利亞的古斯曼族爲这头急就的婚姻都很生氣。他們兩家沒法破人好事，只能裝作欢天喜地，都來慶賀。自己族裏也彷彿闔門同慶。但不多時爵爺有了件傷心事，那些彆着一肚子氣的人才算出了口氣。唐娜瑪利亞十個月後养了個女兒，下地就死了；自己不久也產後身亡。

这爸爸可說心眼裏只有個女兒，而且还想去奪梅狄那·西董尼亞一支的長房权；女兒沒了，打算又落空，眞是創巨痛深。他傷心已極，幾天關在房裏，除了我誰都不見。我迎合他的心情，彷彿哀悼得不亞於他。老实說，我是借机又在哭我的安东妮亞。我看多拉爾侯爵夫人和她死得相彷，觸撥了心头舊痛，不禁悲悲切切起來。那大臣雖然哀不自勝，看了也很詫異，不料我会跟他如此分愁。有一天，他見我痛不欲生的樣兒，就說："吉爾·布拉斯，我能有你这麼個知痛着癢的親信，也可以自慰了。"我就把自己的傷心淚一股腦兒送他做了人情，答道："啊，大人，我不跟您息息相關，就是沒良心的鉄石人了。这麼一位才德兼備的小姐，又是您的宝貝，您哭她，我怎麼能不陪着掉眼淚呢？大人，我受恩深重，不由我一輩子不跟您同甘共苦。"

第十章

吉爾·布拉斯偶又碰到詩人尼聶斯，得知他寫了個悲劇，
不日在皇家劇院上演。这戲並不叫座，
可是作者意外交了好運。

首相悲懷漸減，所以我也高興起來。一天下午我一人坐了馬車出去散散心，路上碰到阿斯杜利亞的詩人。他出慈惠院以後，和我还是第一次見面。他衣服穿得很整齊。我叫住他，請他上車，就一同到聖吉隆公園去。

我說道："尼聶斯先生，幸虧恰巧碰到你，不然我沒法兒跟你……"他忙打斷我道："别怪我，山悌良那，說老实話，我是不願意來找你，我告訴你什麼道理。你許过我說，只要我絕筆不作詩，就替我找個好飯盌。我現在只要作詩，就有個金飯盌到手。这更合我的脾胃，我就幹了。我有個朋友把我薦給唐貝特朗·果梅斯·德·李伯羅，全國船政的經費都歸他掌管。这位唐貝特朗要出錢雇個才子当秘書，有五六個作家去应徵，他覺得我的詩筆很好，就挑中了我。"

我說："親愛的法布利斯，恭喜你。这唐貝特朗大概很有錢。"他道："何止有錢呀！據說他的錢多得連自己都沒數。且不管他錢有多少，我在他家幹的是这种事：他自負是風流郎君，又要充才子，跟許多才女信札來往，就叫我代筆寫些俏皮有風趣的信。我寫給这一位的是詩，那一位的是文，有時我还親自出馬当信差，顯得我多藝多能。"

我說道："我最要緊打听的事，你还沒告訴我呢。你寫那些

雋言妙語的尺牘，潤筆丰不丰？”他道：“丰得很！有錢的人未必手鬆，我还領教过他們中間眞正的鄙吝小人；可是唐貝特朗待我很大方。除了一定的薪水二百比斯多，我还常有些零碎外快，就此可以充大爺，或者跟幾個像我这种愛尋快樂的文人一同玩樂。”我道：“可是你那位理財大員識得作品好歹麼？”尼聶斯答道：“啊！那可不行了。他儘管講來滔滔不絕，神氣活現，却完全外行。他还自以爲是当代的達爾巴呢！①他大着胆子，亂下批評；說自己有理的時候，提高了嗓子，一口咬得斬釘截鉄；爭辯起來，動不動破口亂駡，人家怕挨他一頓，只好讓他。”

他又道：“我当然很小心，隨他怎麼荒謬，从不駁他，否則準会討一頓臭駡，还很可以砸掉飯盌呢。我總是乖乖巧巧，順着他說好說壞。我对那些用得着的人，自有本事迎合，又不費我什麼，这樣一來，就哄得东家又器重又喜欢。他叫我寫個悲劇，把意思都告訴我。他督促我把这戲寫完，要是演來叫座，那就虧他點撥之功，他臉上也有光彩的。”

我請教我們这位詩人，那悲劇什麼名称。他答道：“叫‘薩爾丹聶伯爵’。不出三天，这戲就要在皇家劇院上演了。”我說：“願这戲大紅特紅，我很佩服你的大才，所以有这個願望。”他道：“我也很有这個願望呢。不过这还是痴心妄想；劇本叫座不叫座，作家毫無把握，他們總是料錯的。”

居然那戲第一次上演了。那天我得替首相当差，不能去看戲。我又很關切，只好叫西比翁去，还可以当晚就知道演來如何。我等得很心焦，看見他回來那神氣，就知道不妙。我說：“哎，‘薩爾丹聶伯爵’叫座不叫座？”他答道：“大挨駡，沒那麼慘

---

① 達爾巴(Tarpa)古羅馬奧古斯德大帝朝“國立詩人院”(Collegium poetarum)的头一号批評家。

的，池子裏的看客無礼之至，我一路出來还直生氣呢。"我說："我氣的是尼聶斯又發瘋，要寫什麼劇本。眞是喪心病狂！我可以給他個好好前程他偏不要，寧可給看客辱駡，这不是失心瘋麼？"我这樣怨駡阿斯杜利亞的詩人，無非因爲他是我的朋友；那戲不叫座，弄得我代他氣惱。可是这個当兒，他正自得其樂呢。

兩天以後他來看我，欢天喜地，說道："山悌良那，我有樁喜事，特來告訴你。朋友，我寫了個很糟的劇本，就此發財了。你知道，看客对待'薩爾丹聶伯爵'的態度是少有的。大家搶着痛駡，这滿場痛駡，就造化了我一輩子。"

我听了詩人尼聶斯这番話很詫異，說道："怎麼的？法布利斯，难道你因爲悲劇失敗，就快活得不得了麼？"他答道："一點不錯。我不是跟你說过，我那劇本裏有唐貝特朗的一手麼，所以他覚得那戲好極了。他一看大家跟他高見不同，就非常氣憤。今兒早上他对我說：'尼聶斯，"上天助强，加东扶弱。"[①]你那劇本雖然不中看客的意，有我喜欢，可以相抵，你这就够了。如今的人沒眼力，虧負了你，我要給你些補償，我把家產上的出息，每年給你二千艾古。咱們这会子就去找我的公証人，立下個文契。'我們馬上去找了公証人，那位理財大員在贈与文契上簽了名，就把第一年的錢先付給我了。"

我对法布利斯說，"'薩爾丹聶伯爵'倒了楣，眞是可喜可賀，因爲作者因禍得福了"。他道："这事你眞該賀我！你知道，池子裏的看客不喜欢我那戲，恰是我天大的好運。我挨他們吵吵嚷嚷的駡一頓，多便宜呀！要是他們心腸好些，賞我臉捧捧場，我有什

① 这是引一世紀羅馬詩人魯崗(Lucain)"詠羅馬內战的史詩"(De bello civili)第一卷第一二八行（"羅勃古典叢書"本第一二頁）。加东（Caton）是公元前一世紀羅馬政治家及雄辯家，以忠直嚴正著名。

麼好处呢？一點好处都沒有。我只好賺數得清的幾個小錢罷了，可是，承他們一駡，倒一下子照应了我下半世的丰衣足食。”

第十一章

西比翁靠山悌良那的面子有
了個差使，動身上美洲。

我書記看了尼聶斯詩人天外飛來的好運，不免眼紅，七八天來跟我講個不休。他說：“運氣这东西实在古怪，好的作家挨窮受餓，糟的作家倒往往大發其財。我眞願意時運忽然高照，一宵醒來已經變了富翁。”我說：“会有这种事，也許还突兀得出於你意外呢。我覺得首相府可算是運氣的宝殿，那裏常常頒發寵命，一下就叫人發財，你恰好在这殿裏行走。”他答道：“先生，你这話千眞万確，不过得捺定了心去等呢。”我答道：“西比翁，我再說一遍，别着急，也許你馬上就会有什麼好差使到手的。”过了不多幾天，果然有個机会，可以用他在爵爺手下当個好差使，我沒有錯过。

一天早上，我跟首相的總管唐瑞蒙·加玻利斯聊天兒，談到首相大人的收入。他說：“全國的武爵封邑，都在咱們大人手裏，一年有四万艾古的收入；他拿这些錢，只消身上掛個阿爾岡達拉的武士勳章。此外他又兼內廷大臣、侍从大臣、美洲大臣，靠这三個職位，一年又有二十万艾古的進賬。可是比起他在美洲發的財，这眞算不得什麼。你可知道那財是怎麼發的？皇上的船从賽維爾或利斯本開往美洲，爵爺就把奧利法瑞斯封地出產的酒呀、油呀，穀類呀裝上船，運費分文不出。这些貨色在美洲出賣，比在本國利市四倍。於是他就收買些香料、顏料等等。这些东西在

新大陸不值錢，到了歐洲就是好價錢了。他絲毫沒有虧負万歲爺，單靠这种交易，就賺了好幾百万了。”

他又道：“当然替他經手買賣的人，回來也都賺飽了。首相大人願意讓他們有利同享的。”

果斯果麗娜的兒子在旁边听了这話，忍不住插嘴道：“啊呀！加玻利斯先生，我若做了那個事情，我眞樂死了。而且我早就想到墨西哥去瞧瞧。”總管道：“只要山悌良那大爺不爲难，你馬上可以如願。到美洲去做这買賣的人是歸我挑选的，选得極其審愼。可是只要你东家有意，我就不管三七二十一把你的名字開上去。”我对唐瑞蒙道：“承情得很，請你給我这點面子吧。西比翁这孩子我很喜欢，他人也聰明，也会檢點自己，决不出毛病。總而言之，我可以替他担保，就彷彿保我自己一樣。”

加玻利斯道：“这就行了，他只要馬上趕到賽維爾去好了，那些海船一個月裏就得掛帆開往美洲。他应該記着，首相大人的利益碰也碰不得。他要自己發財，不能害首相吃虧。这裏面有些訣竅一定得知道，我等他臨走給他封信去見一個人，那人都会教他。”

西比翁得了这差使喜不自勝。我給他一千艾古，讓他到安達路西去買些酒和油，到美洲交易賺錢。他就趕緊動身到賽維爾去。他希望这趟出門一本万利，樂得不得了，可是和我分手時却又吊下淚來，我也很依依不捨。

第十二章

唐阿爾方斯·德·李華到馬德里有何事故；
吉爾·布拉斯先憂後喜。

西比翁走不久，相府一個僮兒送來個條子，上面說：“山悌良

那先生倘欲一晤好友，煩到托雷都街一行，認明招牌上畫聖加布利爾像之客店即是。”

我心裏忖惙：“这朋友不說名字，不知是誰。幹嗎藏头露尾呢？大概要叫我喜出望外吧。”我馬上出門往托雷都街去，到了地头一看，原來是唐阿爾方斯·德·李華，大爲驚詫。我說：“是您麼？大爺，您会到这兒來呀！”他緊緊擁抱了我，答道：“是啊，親愛的吉爾·布拉斯。这可不是唐阿爾方斯麼！”我說：“哎！您到馬德里有何貴幹呢？”他答道：“我說出來準叫你又吃驚，又着急。我已經革掉瓦朗斯都統的職位，首相傳我入朝來審問的。”我呆了好半晌，才挣出話來。我說：“什麼罪狀呢？準是您有了什麼不小心的地方。”他答道：“紅衣大主教賴瑪公爵軟禁在他德尼亞的莊上有一個多月了；我三星期前曾去拜訪他一次，想來这是倒楣的原因。”

我打斷他道：“啊，那就对了。不用追究旁的原因，您去胡亂拜訪，就种了禍根。您別見怪，您平時很謹慎，这次上那位失勢大老的門，未免冒失了。”他道：“大錯鑄成，只好死心塌地。我預備全家退回李華的莊上去，安安靜靜，了我餘生。只是我还得去見一位氣焰万丈的首相，也許要受他怠慢，有點兒發愁。一個西班牙人怎麼丢得下这個臉！这是無法可想的了。不过，我要先和你見見面，再去挨他的。”我答道：“大爺，这事讓我來。等我先打听明白您究竟有何罪狀，再去見首相，說不定还可以轉圜。無論如何，我对您感恩知己，理該替您出力奔走一番，請您領我这點情。”我說完答应立刻給他回音，就告辭出來。

我自从寫了那兩篇鋪張揚厲的報告，对國家大事就沒問詢过。我去看加那侯，問問唐阿爾方斯·德·李華是否眞把瓦朗斯的都統壞了。他說確有其事，只是不知原委。我当下毫不猶豫，

决計親向首相大人請示，究竟唐西澤的兒子有什麼罪名。

我爲这件不如意事煩惱得很，不必裝甚愁容，爵爺就看出我在發愁。他一見面就說："山悌良那，你怎麼了？我瞧你一臉氣惱，眼淚都要吊出來了。这是什麼道理？別瞞我。誰得罪了你麼？你說出來，我馬上替你出氣。"我流淚道："大人，我的煩惱，要瞞您也瞞不过來，我傷心透了。我剛听說唐阿爾方斯·德·李華把個瓦朗斯的都統丢了，这消息氣得我要死，眞是我最傷心的事。"首相失驚道："怎麼說的？吉爾·布拉斯，这個唐阿爾方斯和他那都統跟你什麼相干？"我就把兩位李華大爺对我的恩義一五一十告訴他听；又講怎樣爲唐西澤的兒子向賴瑪公爵求得了都統之職。

首相大人一团好意，靜听到底，說道："朋友，把眼淚擦掉吧。你講的那些事我一點不知道；而且我老实告訴你，我以爲唐阿爾方斯是賴瑪紅衣大主教的私人呢。你設身处地想想，他去拜訪那位紅衣大主教，不叫人疑心麼？我現在看來，他的官職是那位大臣給的，大概他知恩感恩，才有这番舉動，我也不怪他了。人家靠你得的官，給我壞了，我很抱歉。我雖然拆了你的台，也会挽救。我对你的照拂，还要比賴瑪公爵的勝幾分呢。你的朋友唐阿爾方斯不过是瓦朗斯一城的都統，我現在叫他做阿拉貢一郡的總督。你可以去通知他，叫他來宣誓就職。"

我当初愁得要命，听了这話，頓時喜得不可開交，心忙意亂，向首相謝都謝不上來。爵爺見我語無倫次，倒並不嗔怪，听我說起唐阿爾方斯已到馬德里，許我当天就引去晉見。我連忙趕到聖·加布利爾客店，向唐西澤的兒子報告他得的新官職，他欣喜不置。他簡直不能相信我的話，覺得首相儘管寵我，可是看我面子就把總督那類的官職賞人，实在有點不可思議。我引他去見爵爺，爵爺很客氣，对他說："唐阿爾方斯，你在瓦朗斯都統任

上，政績斐然，皇上觉得你更可重用，特委你做阿拉貢總督。这點榮寵，在你的出身說來，不算逾分，阿拉貢的高門大族也不会怪朝廷任用非人。”

首相一字沒提到我，外間並不知道这事有我一手。这就保全了唐阿爾方斯和那位大臣的令名，否則人家对我一手造成的總督要說閒話的。

唐西澤的兒子看見事情已經牢靠，忙派急足到瓦朗斯去通知他父親和賽拉芬。他們立刻都上馬德里來，一到先來看我，向我道謝了一大泡。他們三個是我最親密的人，看他們搶着擁抱我，眞叫我且感且傲。他們旣感激我熱腸關切，又覺得總督一職眞是光耀門庭，所以不住口的千恩万謝。他們竟当我平交看待，彷彿忘掉我做过他們底下人似的，親熱得無以復加。閒言少叙，且說唐阿爾方斯領得委任狀，向皇上和首相謝过恩，照例宣了誓，就帶着一家老小，離馬德里往薩拉果薩去立門戶了。他上任時說不尽的闊綽榮華；阿拉貢人一片欢呼，可見对我替他們弄來的这位總督很中意呢。

第十三章

吉爾·布拉斯在皇宮碰到唐加斯东·德·高果羅斯和唐安德瑞·德·陶狄西拉斯，三人同到個地方去。唐加斯东和唐娜海麗娜·德·加利斯悌歐的事有了結局。山悌艮那替陶狄西拉斯出力。

我順順当当，把個革職的都統變爲總督，樂不可支，便是兩位李華大爺，也沒我快活。不多時我又有机会替個朋友出了些力。

我想应該把这事講講，讓讀者知道我吉爾·布拉斯今非昔比，不是那個在前任首相手下賣官鬻爵的人了。

有一天，我在皇宮待見室和些等候晋見的貴人閒談。他們知道我是首相的紅人，也屈尊跟我說話。我忽在人堆裏看見唐加斯东·德·高果羅斯，就是我撇在賽果維獄裏的國事犯。典獄官唐安德瑞·德·陶狄西拉斯跟他在一起。我連忙撇了那夥人，过去擁抱这兩個朋友。三人竟会在此地重逢，他們固然想不到，我更出意外。彼此親親熱熱擁抱了一番，唐加斯东說："山悌良那先生，咱們有許多話要講，这裏不大方便。請你跟我到一個地方去，陶狄西拉斯大爺和我很想跟你長談呢。"我一口应允，我們擠透人堆，走出皇宮。唐加斯东的馬車等在街上，三人上車，到了門牛廣場所在的那個鬧市，有座極漂亮的房子，那就是高果羅斯的寓所。

我們到了一間陳設富麗的客堂裏，唐安德瑞說："吉爾·布拉斯大爺，我記得你離開賽果維的時候，很厭惡官場，發願絕跡不再入朝了。"我道："我確有这個意思，先皇在位的時候，此心始終未變。後來我听說皇太子即位，就想瞧瞧新万歲爺是否記得我。他倒貴人沒有忘事，还承他接見，頗加恩礼，親自把我薦給首相。首相引我做了個親信，我在賴瑪公爵手下从沒有这樣得寵的。唐安德瑞，我的事講完了。你說吧，你还在賽果維塔裏当典獄官麼?"他道："那裏呀！爵爺另选能人了。他準以爲我是前任首相的死党呢。"唐加斯东道："我釋放的原因，恰好來個对照。首相一知道我下賽果維獄是賴瑪公爵的命令，馬上就放我了。吉爾·布拉斯先生，我現在要把我出獄後的經歷講給你听听。"

他接着道："我謝了唐安德瑞在獄裏种种照拂，先趕到馬德

里去見奧利法瑞斯爵爺，他說：'你遭这場横禍不会有玷名譽，你可以放心。你的罪名，已經完全昭雪。人家說你是維拉瑞爾侯爵的同犯，侯爵既然無罪，你当然更沒有罪了。他雖然是葡萄牙人，而且还是布拉岡斯公爵的親戚，却心向着我們万歲爺。所以你跟这位侯爵的交情不能羅織成罪，皇上瞧你屈受了叛國的罪名，要給你些補償，賞你做個羽林軍中尉。'我接了这差使，求首相許我到職之前，回果利亞去省視我姨媽唐娜艾蕾歐娜·德·拉克薩利拉。首相給了一月假，讓我回去一趟。我就帶了一個跟班動身。

"我們过了高莫那城，在兩座山間的窪地上，忽見三個人圍着個人厮打，那人奮勇招架。我毫不猶豫要帮他一臂，忙赶去助战。我交手時留心到我們对敌都戴面具，而且都劍法高强。可是他們力氣雖大，武藝也高，还是輸了。一人中了我一劍，顛下馬來；那兩人立刻溜了。其实我們雖然得勝，跟那死者也相去無幾。我和那同夥这時都發覚身受重傷。我一看那人，正是唐娜海麗娜的丈夫貢巴多斯，我的驚異可想而知。他看見幫手原來是我，吃驚也不相上下。他道：'啊呀，唐加斯东，怎麼，救我的是你麼？你挺身相助，沒知道恰恰幫了個奪你所欢的人。'我答道：'我的確沒知道。不过就算知道，你想我会猶豫麼？你这樣不識我，竟当我是個卑鄙小人麼？'他道：'不，不，我知道你决不是那樣的。我受的若是致命傷，只希望你沒事，我死了还可以便宜你。'我說道：'貢巴多斯，我对唐娜海麗娜並未忘情，可是請你記着，我决不要你送掉性命，好讓我弄她到手。我幫你打退了那三個兇手还很得意，以爲你夫人会对我很見情呢。'

"我們說話的当兒，我傭人下了馬，跑到躺在塵埃裏的死人身边，揭開面具，露出本來面目。貢巴多斯一看就認得，嚷道：'这

是加普拉呀！这親戚眞混蛋，硬要奪我一大筆遺產，沒有到手，心懷不悉，早就蓄意要害我，挑了今天來了他的心願，誰知道天罰他害人反自害了。’

“这時節我們血流如注，看着委頓下去。可是我們負傷掙扎，居然到了維拉瑞若鎭，離我們打架处只有兩箭之地。我們到了第一家客店，立刻就去請外科医生。來的一個據說很有本事。他瞧了我們的傷口，說凶險得很。他替我們包紮好，过一天又來，拆開看了，就說唐布拉斯的傷要致命，我的傷不大碍事。他說的都準。

“貢巴多斯瞧自己大限臨头，就一心準備死了。他把出的事情和身臨的絕境，派急足通知他老婆。唐娜海麗娜連忙趕到維拉瑞若。她來了又愁丈夫性命难保，又怕和我重逢，舊情復熾，这兩事心头夾攻，攪得倉皇無主。唐布拉斯見了她道：‘太太，你來得正好，还趕得及跟我永訣。我就要死了，我想这是天罰，因爲我使詭計拆散了你和唐加斯东的姻緣。我一點兒不怨天，你的心本來向他，我硬奪过來，現在我親口劝你把那顆心依舊歸給他吧。’唐娜海麗娜答不出話來，只有哭泣的份兒。她对我餘情未斷，忘不了那條使她做負心人的惡計，所以实在也無話可說，唯有報以眼淚。

“外科医生的診斷完全应驗，不到三天貢巴多斯傷重畢命，我却日有起色。那年輕寡婦一心忙着把丈夫遺骸運回果利亞去，按照礼節料理喪葬。她離開維拉瑞若回家之前，來問候了我一下，彷彿不过是礼到罷了。我一起床跟脚也到果利亞，在那兒身体漸漸復元。我姨媽唐娜艾蕾歐娜和唐喬治·德·加利斯悌歐決計叫唐娜海麗娜和我趕快結婚，免得再好事多磨。唐布拉斯还是新喪，这次婚礼沒有鋪張。过了幾天，我就帶着唐娜海麗娜回馬

德里來了。爵爺准我的假早已期滿，我恐怕他把許給我的中尉之職另給了別人。那缺倒还留着，我說明愆期的緣故，承他寬洪大量，並未見怪。”

高果羅斯接着道：“我現是羽林軍中尉，这位子很舒服。我結交了些性情相投的朋友，彼此很相得。”唐安德瑞道：“但願我也能如此，不过我实在要怨命，我那官兒頗有出息，这会子丢了，又沒個大力的朋友替我弄個肥缺。”我笑咪咪插嘴道：“对不起，唐安德瑞大爺，我这朋友也許能有點兒用处的。我剛說了在爵爺手下比跟賴瑪公爵時还要得寵，你倒好意思当着我面，說沒人能替你弄肥缺麼？我从前不就幫过你这麼個忙麼？你可記得我求格拉那達大主教出力，替你在墨西哥弄了個事麼？若不是愛情使你在阿利岡城勾留下來，你準在那边發財了。現在首相对我言听計从，我更可以帮你的忙。”陶狄西拉斯道：“那末我多承你了。”接着又含笑道：“不过請你別把我送到美洲去，即使叫我做墨西哥的大理院院長，我也不去的。”

这時唐娜海麗娜跑來，打斷了我們的話。她確如我所想像，風姿很美。高果羅斯說：“太太，这位就是山悌良那大爺，我跟你談起过，我在監牢裏有了这個好伴兒，常替我消愁解悶。”我对唐娜海麗娜道：“是啊，太太，唐加斯东这話不假，他愛听我談話，因爲總把您做談資。”唐喬治的女兒听我客套，也謙遜了幾句；我又恭喜他們有情人終成眷屬，就起身告別。我請陶狄西拉斯把地址告訴我，說道：“唐安德瑞，咱們还要見面呢，我希望不出八天，叫你瞧瞧我有此心也有此力。”

我这話說到做到。就在第二天，爵爺給了我個机会，正可以照顧那典獄官。首相大人說：“山悌良那，瓦拉多利掌管大牢的職司出缺了，这位子每年出息在三百比斯多以上呢，我想把你補

上。"我答道："大人，即使这位子每年有一万杜加的出息，我也不要。不追隨您左右的差使，我一概不就。"那大臣道："可是你不必離開馬德里，儘可以遙領，只要常到瓦拉多利監獄去看看就行了。你瞧，这是可兩全的呀。"我答道："隨您怎麼說，我还是不要，除非許我轉讓給一個好人，他叫唐安德瑞·德·陶狄西拉斯，是賽果維塔的前任典獄官。我在獄裏承他种种照拂，願意把这位子送他作爲報答。"

首相听了大笑道："換句話說，吉爾·布拉斯，你作成了個總督，又照樣要作成個掌管大牢的官。好吧，朋友，就依你，那缺隨你去給陶狄西拉斯好了。不过你老实告訴我，你这來可以撈摸點兒什麼呢？你又不傻，不会平白替人効勞。"我答道："大人，欠了債不該还麼？唐安德瑞从前極力周全我，並沒有望報之心；我不应該照樣待他麼？"首相大人笑道："你變得廉潔得很，山悌良那先生，我記得你在前任首相手下，遠不是这麼回事兒。"我答道："我承認的。我看了壞榜樣也学壞了。那時候一切非錢不行，我也就同流合污；現在一切不用出錢，我又重新誠实不欺了。"

我替唐安德瑞·德·陶狄西拉斯弄到了掌管瓦拉多利大牢的職位，不日就打發他到那边去了。他得了新官，我報了舊恩，彼此都很愜意。

第十四章

山悌良那到詩人尼聶斯下处。
碰見的人物，听到的議論。

一天下午，我忽然想去看看阿斯杜利亞的詩人，不知他下处

是什麼個樣兒。我跑到唐貝特朗·果梅斯·德·李伯羅府上去找尼聶斯。門口一個傭人說："他不住在这兒了，"一面指指隔壁道："他住在那後面一排房子裏。"我就跑去，穿过個小小院落，到一間房裏，陳飾全無，只見我的朋友法布利斯和五六個客人酒席还沒散呢。

他們吃喝得已經差不多，所以辯論得正熱鬧；一看見我，頓時鴉雀無声。尼聶斯連忙起來迎接，說道："在座諸公，这就是山悌良那先生，承他大駕光臨，咱們一起向这位首相的紅人致敬吧。"滿座都站起來行礼。他們看我那头銜份上，对我礼貌甚恭。我雖然不想吃喝，却不过情，只好坐下。他們还舉杯祝我健康，叫我乾了杯酒。

我覚得他們有我在旁，說話不自在了，就說："諸位請别拘束，大概我打斷了你們的高論。請談下去吧，不然我就走了。"法布利斯道："他們幾位正在談論歐里庇得斯的悲劇'伊斐革涅亞'。① 梅爾希華·德·維雷加斯学士是個淵博透頂的人，他在問唐俠生德·德·羅瑪拉特，这劇本裏哪一樁最叫人全神貫注。"唐俠生德道："是啊，我說是伊斐革涅亞处的险境。"那位学士道："我对他說，劇本裏最叫人全神貫注的，不是她处的險境，我說得出道理。"一位老学士加布利爾·德·雷翁囔道："請問是什麼呢？"梅爾希華学士答道："是風。"

这妙对逗得鬨堂大笑；我想梅爾希華这話不当眞，說說笑話罷了。我眞不識人，这位学究一點不会說笑。他面不改色，說

① 希臘联軍圍攻特洛亞事，見本書第一卷第五章第一九頁註二。联軍船隊在奧利斯阻風不進，神示要联軍統帥阿伽門農（Agamemnon）殺愛女伊斐革涅亞（Iphigénie）爲祭，方賜順風。古希臘悲劇家索福克勒斯，歐里庇得斯等都以此爲題材。

道："諸位，隨你們笑個暢，我一口咬定，使看客全神貫注、驚心動魄的是風，不是伊斐革涅亞的險境。你們想想，希臘要出師攻特洛亞城，已經大軍雲集，將帥士卒撇下了心愛的家堂神呀，老婆呀，孩子呀，急煎煎要幹完大事，好早早回家；偏生他媽的逆風，彷彿把他們使釘子釘住，不得出港，只好耽擱在奧利斯，如果風头不轉，他們就不能去圍打普里阿謨斯王的城。所以这悲劇叫人全神貫注的是風。我幫希臘人，贊成他們舉兵，只求船隊出發；伊斐革涅亞的死，不过是向神道求順風的方法，所以她儘管在生死關头，我看着漠然無動於中。"

維雷加斯說完，又是閧堂大笑。尼聶斯捉狹，故意附和这位学士，好讓大家越發取笑。大家都就这風上生發，搶着開了一大陣玩笑。那学士冷然傲然瞧着大家，在他眼裏，那些人都是不学無知的傖夫俗子。我時時刻刻只怕幾位先生動了眞火，揪着头髮厮打起來，他們的辯論往往是打架完事的。我却料錯了，他們只吵駡了一場，酒醉飯飽就都散了。

客人走後，我問法布利斯為什麼不住在那位理財大員家裏，是否吵翻了。他道："吵翻麼！天保佑別有这事！我跟唐貝特朗越發相得了。他許我另開門戶，所以我租了这排房子，可以欵待朋友，一起尋欢作樂，無拘無束。你看透我这性格兒，决不肯留着好大一份家私給我的承繼人享受，所以常常請客；好在我有的是錢，儘可以天天高朋滿座。"我答道："親愛的尼聶斯，恭喜恭喜，你寫了那悲劇会这樣得意，不由我不再向你道賀。大戲劇家羅普寫了八百個劇本①，賺的錢还不如你'薩爾丹聶伯爵'一個劇本弄來的四分之一呢。"

---

① 見本書第七卷第七章第三四五頁註一。他生平戲劇作品有一千多种。

第十二卷

第一章

首相派吉爾·布拉斯到托雷都；这趟出差所爲何來，有何成績。

近一個月來，首相大人天天說："山悌良那，我不日要叫你一顯身手呢。"可是那日子老等还不來。居然有一天他对我說："听說托雷都戲班子裏有個年輕女戲子，才藝很負盛名。大家說她跳舞唱歌都神乎其技，唸的台詞把看客全瘋魔了，而且相貌很美。这樣的人才，大可上朝來露露臉。万歲爺对演戲、唱歌、跳舞、件件都喜欢，难得有这樣一個人物，豈可不讓他一飽眼福耳福呢。所以我决計派你到托雷都去瞧瞧那女戲子，是否眞個了不起。我全憑你的見聞作準，我相信你的鑑别一定沒錯兒。"

我对首相大人說，準把这事據实回報。我只帶一個傭人出門，不許他穿相府号衣，幹事可以机密，这很合首相大人的意。我取道往托雷都，到了就下在堡壘附近的客店裏。店主人準以爲我是鄉下來的紳士，看我一下馬，就說："大爺，明天这裏有宗敎裁判①，儀式隆重，你想必是上城瞧來了。"我嘴裏答应是的，心裏想，隨他这樣測度最妙，免得他問我到托雷都的來意。他道："明天遊街的隊伍眞是盛况空前。據說有一百多囚犯，裏面十多個是要燒死的。"

① 宗敎裁判(Autodafé)是宗敎法庭(Inquisition)極嚴肅的大典，当衆裁判宗敎罪犯，罪重的常活活燒死。

第二天太陽还沒出，我果然听得城裏一片鐘声，这就是宗教裁判快要開始，向大家報訊。我沒見識过这個怕人的大典，好奇心切，忙穿上衣服趕去。隊伍路由所在，挨牆傍壁，都搭着看台，我化些錢也上了台。一会兒，看見先來了一隊多明我会的修士，前面打着宗教法庭的旗子。跟着就是当天要处决的可憐蟲。他們一個跟着一個，光头赤脚，手裏拿支蠟燭，每人旁边有個人陪護①。有的犯人身披"錫福衣"，是一种黃布法衣，上面滿是斜交的紅十字；有的头戴圓錐形高帽，硬紙做成，上面畫滿了火燄和鬼物。②

我目不轉睛，看着这羣可憐傢伙，心中惻然，只是不敢露在臉上，免得人家瞧見了加我罪名。忽見戴圓錐高帽的那隊罪人裏，一個是伊萊爾神父，一個是他夥伴安布華斯修士。他們打我身边走过，相去咫尺，我决不会看错。我想："什麼！这兩個混蛋一輩子爲非作歹，老天爺不能容忍，把他們交給宗教法庭裁处去了。"我这樣一想，凜然畏懼，渾身直打哆嗦，惶恐得差點兒暈过去。我从前跟他們合夥，又在才爾瓦行騙，總之，跟他們同幹的事这時齊上心來。我蒙上帝保佑，沒有落在披法衣戴圓錐高帽的那一夥裏，眞是感恩不尽。

大典已畢，我回客店，看了那些駭人的形形色色，还在心驚肉跳。不过我心裏那一片悲慘跡象，漸漸消失，我又只盤算怎樣不辱主人的使命了。我想先应該去看戲，急煎煎等着戲院子開門，一到時候，就上戲院，坐在個授阿爾岡達拉武士章的爵士旁边。我立刻跟他攀談，說道："大爺，恕我素昧平生，却想斗胆

---

① 勒薩日自註：每個犯人由宗教法庭指定個保人，陪護着遊街。

② 悔过得赦的犯人身穿"錫福衣"(Sambenito)，戴的圓錐形高帽上畫有十字；要受刑的罪犯，帽上衣上都畫火燄和鬼物。

問句話。"他很客氣，答道："大爺，承你下問，不勝榮幸。"我道："人家很誇讚托雷都的戲子，果然好麼？"那爵士答道："好！他們的班子不錯，裏面还有幾個很了不起的呢。尤其是那十四歲的女戲子璐凱思美人兒，你看了準会吃驚。她上了場，你不用指點，一瞧就知道哪個是她。"我問爵士今天有沒有她的戲。他說有，而且扮的是戲裏很出風头的角兒。

戲上場了。出來兩個女戲子都已經用尽功夫替自己添嬌增媚，可是儘管她們鑽光宝氣，都不是我心目中的人。我听了那爵士先入之言，对璐凱思期望很高，若非親眼看見，簡直想像不出她的模樣。等到这美人兒出台，大家好一陣鼓掌，彷彿報訊說她上場了。我暗道："呀！这是她了！眞是氣度高華，丰姿優雅！她一双眼睛眞美！好個動人的小娘兒！"我看了她实在很愜意，竟可以說，我見到那樣人材，眼前一亮。我听她背了头兩行詩，就覚得又自然，又有勁道，而且難得她小小年紀，已經很能領悟。她的戲贏得滿場采声，我也欣然和着鼓掌。那爵士道："哎，你瞧見璐凱思多麼吃香了吧？"我道："我一點兒不奇怪。"他道："你若听了她唱歌，就更不奇怪了。她是個'仙籟娜'①誰要是沒像于利栖斯那樣先有個防備②，听了她唱歌就完蛋了！她跳舞的魅力也不相上下，她的舞態叫你眼迷心醉，跟她那歌喉一樣都能害人。"我道："这樣說來，準是個奇才了！这麼個愛煞人的姑娘，不知哪一位有豔福爲她傾家蕩産呢。"他答道："她还沒有明公正道的相好，人家背後也沒說她什麼私情。她歸姨媽艾斯戴爾帶領；不用說，女戲子裏講手段，數这位艾斯戴爾第一，所以璐

---

① 見本書第七卷第十二章第三六五頁註一。

② 參看本書第八卷第八章第四一九頁註一。于利栖斯在海上遇"仙籟娜"，用蠟塞耳，得免於難。

凱思大概就会有相好的。”

我一听得艾斯戴爾这名字，忙打斷那爵士，問他这個艾斯戴爾是不是托雷都班子裏的女戲子。他道：“这是班子裏的头等好戲子，今天咱們不巧，沒她的戲。她常扮女傭人，扮來維妙維肖。她演戲演得眞俏皮啊！也許俏皮得过火了，可是这毛病也不討厭，不必責備她。”那爵士把艾斯戴爾誇讚了一通，我听他描摹，知道这艾斯戴爾準是蘿合，她在这部書裏見过好幾回，我把她撇在格拉那達的。

我等戲散場，到裏面去打听個着実。我找艾斯戴爾，东張西望，只見她在後台和幾位大爺說話呢，大概在他們眼裏，她不过是璐凱思的姨母罷了。我上前去招呼蘿合，但她不知是一時異想天開呢，还是怪我在格拉那達倉皇逃走，要給我吃點苦头，她彷彿不認識我似的，对我非常冷淡，我簡直有點下不來台。我原該含笑怪她冷若冰霜，可是我傻得很，竟動了眞氣，怫然而出，火头上決計过一天就回馬德里去。我想，我也要給蘿合吃點兒苦头，不讓她外甥女兒臉上有光，見到万歲爺。我只消向首相把璐凱思描摹一番，由得我怎樣說；我只要說她舞態很俗，歌喉太尖，總之只是賣她年輕。我相信首相大人就不会想弄她到朝上去了。

蘿合那樣相待，我打算这樣報復。可是我生氣並沒有多久。第二天，我正預備動身，一個小僮兒跑來道：“有封信送給山悌良那大爺。”我答道：“孩子，我就是，”一面接了信拆來看，上面寫道：“別把昨夜戲院後台受的怠慢放在心上，請跟着送信人同來。”我馬上跟了那小僮兒出門。我跟他到戲院附近一座很漂亮的房子裏，進了一套極講究的房間，看見蘿合正在梳裝。

她起來擁抱我，說道：“吉爾·布拉斯大爺，昨夜你到我們

後台來招呼我，我一定得罪你了，对你这麼個老朋友，不应該那樣冷淡的。不过我有個緣故，請你原諒：我那時正在大生氣。我把外甥女兒的体面看得比自己的还重；有位大爺說了她閒話，你進來的時候，我正一心想着那些話呢。你回身就走，我才發覺自己心不在焉，忙叫我小僮兒跟着你，瞧你住哪裏，打算今天來贖罪。"我說："我一點不怪你了，親爱的蘿合，这話不用再提。我自从那天事不湊巧，恐怕活該要挨頓好打，急急逃出了格拉那達，和你一別到今；咱們这会子还是談談別後的景况吧。我撇下你的時候，你不是有個大难關麼？你怎麼过去的？你儘管聰明，只怕也不容易吧？你要穩住那葡萄牙相好，大概得把通身本領都使出來。"蘿合答道："沒那事兒！你可知道男人在这种場合，好打發極了，簡直不用女人費心辯白一番的。"

她接着道："我对馬利阿爾華侯爵一口咬定你是我哥哥。对不起，山悌良那先生，我說話还像从前那樣隨便，这是我的老脾氣，改不过來了。我告訴你，我厚着臉皮子挺到底。我对那葡萄牙的貴人說：'你瞧不透麼？这都是人家忌我恨我揑造出來的。我同夥的冤家娜茜莎瞧我安安穩穩得了你的欢心，她自己偏沒博到，氣得瘋了，就想出这個花樣來害我。我並不怪她，爭風吃醋要想出口氣，也是女人的常情。那剪蠟燭的助手給她買通，幫她報仇，竟老着臉說他看見过我在馬德里做阿珊妮的女傭人，眞是荒謬絕倫！唐安东尼歐·西羅的寡婦向來心高氣傲，决不肯去伺候做戲的姑娘。还有一層，可以証明他們都是胡說，設了計害我；你只要看，我哥哥忽然不見了。他要是在这兒，準会駁倒那些混話。娜茜莎一定另又使了什麼手段，把他哄得影踪不見了。'"

蘿合接下道："我雖然强詞奪理，承侯爵厚道，不再追究。这位好性兒大爺直到離格拉那達回葡萄牙，始終沒變心。其实你

走了不多時他就回國的。薩巴塔的老婆很称心，眼看着我从她那兒奪了個相好來，这会子也丢了。我以後在格拉那達又躭了幾年。戲班子裏往往要鬧意見，我們那班子就鬧翻了，各人走各人的路，有的到賽維爾，有的到高都，我就到了托雷都來，跟我外甥女兒璐凱思在这裏一住十年。你昨天來看过戲，已經瞧見她上台了。”

我听到这裏，忍不住笑了。蘿合問我笑什麼。我道：“你猜不着麼？你又沒個兄弟姐妹，不会是璐凱思的姨媽。我又算算跟你分別了多少時候，把那年份跟你外甥女兒的相貌对証一下，覺得你們倆还不止那點兒親呢。”

唐安东尼歐的寡婦臉上紅了一紅，答道：“我懂你的意思，吉爾·布拉斯先生。你真会考訂年代！沒法兒哄你。好吧，朋友，你說得不錯，璐凱思是我跟馬利阿爾華侯爵养的女兒，这事瞞不过你了。”我道：“我的公主娘娘，你从前跟薩莫拉悔省院總管私奔的事都告訴我了，这點秘密，要費你那麼大勁才說出來呀！我还有句話，璐凱思是個奇才，你把这樣的成績公諸於世，大家都感謝無窮，但願你那些夥伴兒的成績都不輸如你才好。”

也許捉招的讀者看到这裏，想起我在格拉那達当馬利阿爾華侯爵的書記時，跟蘿合私下來往，会疑心榮任璐凱思爸爸的就是我，未必是那位爺。我却要老实說，我慚愧得很，这不过是瞎疑心罷了。

我也把自己經歷的大事和目下的景况告訴蘿合。她精神貫注的听着，可見很關切。她听我講完，說道：“山悌良那朋友，照我看來，你混了一輩子，混得地位不低了。你真不知道我多麼高興呢！將來我帶璐凱思上馬德里弄她進皇家戲班，我斗胆希望山悌良那大爺能做她撑腰的大老板。”我答道：“还用說麼，全在我

身上。你和你女兒幾時想進皇家戲班，我可以弄你們進去，这點我办得到，答应得下。”蘿合道：“我就把你的話当眞了呢！要不是这裏戲班子的合同絆住身子，我明天就上馬德里去。”我道：“只要朝廷下一紙公文，就还你自由了；這事歸我去办，不出八天，準把那公文交給你。我眞願意把璐凱思弄出托雷都；天生了这樣好相貌的女戲子，非朝廷貴人不配消受，論理她应該是朝廷上的人物。”

我剛說完，璐凱思來了。她又嫵媚，又苗條，彷彿女神赫柏① 臨凡。她这時才起來，天生麗質，不用裝飾就明艷奪目。她媽媽道：“过來，外甥女兒，來謝謝这位大爺对咱們的一番美意。他是我老朋友，在朝裏很有权勢，要出大力把咱們倆都弄進皇家戲班裏去呢。”那姑娘听了似乎很快活，深深行個禮，軟迷迷的笑道：“我多多謝您厚愛照拂。可是，大爺，我不知道这会不会反而害了我呢。我在这裏吃香，到了馬德里，保得定那边的看客不嫌我麼？也許我換了地方要吃虧的。我記得姨媽說，有些戲子在某处出風头，換了一处就吃不開。所以我有點兒担憂，恐怕不入朝裏貴人的眼，帶累您也担不是。”我答道：“璐凱思美人兒，你我都不用躭这個心，我倒是怕你瘋魔了滿朝大臣，弄得彼此爭風反目起來。”蘿合道：“还是我外甥女兒愁得有理，不过我希望你們都只是瞎担心，璐凱思的風貌，不会弄得滿朝轟動，可是她演戲也不至於糟得受人白眼。”

我們談了一会，我听璐凱思的談吐，知道她是個絕頂聰明的女孩子。我起身告辭的時候，答应馬上朝裏会有公文召她們到馬德里去。

---

① 見本書第一卷第五章第一五頁註一。

第 二 章

山悌良那向首相交差，又奉命把璐凱思弄到馬德里。
这女戲子到京首次登台。

我回馬德里見爵爺，他急要知道我这趟出門，事情順手不順手，他說："吉爾·布拉斯，你看見那女戲子了麼？值得弄上朝來麼？"我答道："大人，美人兒往往是見面不如聞名，不过这年輕的璐凱思实在是聞名不如見面，她是個色藝双絕的人才"

首相道："真有那麼可愛麼？"他滿心喜欢，眼睛裏流露出來，我看了暗想，他派我上托雷都，原來是爲自己打算。我答道："你瞧見了她，就知道她的姿容不是誇讚得尽的。"首相大人道："山悌良那，把你出門以後的事仔細講講，我很想听呢。"我就遵命，連蘿合的故事都一起講了。我說有個葡萄牙貴人馬利阿爾華侯爵路过格拉那達，勾留幾時，愛上了这個女戲子，璐凱思就是他們倆的孩子。我又把自己跟蘿合的交情，源源本本，告訴了首相大人，他道："可喜得很，璐凱思原來是貴人的女兒，我越發对她關心了，一定得弄她來。不过，朋友，有一句話我要囑咐你，这事还照你開头那樣办，別把我牽扯進去，一股腦兒全歸你吉爾·布拉斯·德·山悌良那承当。"

我去找加那侯說，首相大人要他下一紙公文，把托雷都戲班裏的艾斯戴爾和璐凱思調到皇家戲班來。加那侯皮裏陽秋似的微笑說道："行啊，山悌良那大爺，看來你对这兩個娘兒很關切，这事我馬上照办。我还希望你趁了心願，看客也可以沾光呢。"这位秘書一面說，就親自寫了個公文給我，我叫跟我到托雷都的傭

人立刻送給艾斯戴爾。八天之後，母女倆到了馬德里。她們住在皇家戲班附近的客寓裏，一到就送信通知我。我立刻趕去，答应千方百計効勞，她們也千恩万謝；於是我辭別出來，讓她們去準備登台開炮，我只願她們能够大大叫座。

戲招子上說，这兩人是朝廷爲皇家戲班新聘的女戲子。她們演的是在托雷都很吃香的一個戲。

普天之下，誰看戲不愛個新鮮？这天戲院裏擁擠異常。我当然也去了。開場之前，我有點兒慌；儘管深信她們母女倆本領不弱，可是關心者亂，很爲她們揑着把汗。她們一開口，就滿場采声，我也一顆心落了地。大家公認艾斯戴爾演喜劇眞是拿手，璐凱思扮多情女子不愧奇才。这位姑娘風魔了全場看客，有的愛她眼睛美，有的愛她声音軟，大家都覺得她風姿綽約，而且恰当妙齡，容光煥發；散場時，沒一個不顚倒。

我沒想到爵爺对这女戲子的头場戲那麼關心，那晚上也去看了。我瞧他看完戲出來，彷彿对这兩個女戲子很滿意。我急要知道他究竟喜欢不喜欢，就追隨回家，跟他到書房裏，說道："哎，大人，您覺得那馬利阿爾華小姑娘不錯吧？"他笑咪咪的道："本大人要不跟大家同声讚嘆，就是太难說話了。孩子，你这趟上托雷都，眞是不虛此行。我覺得你那璐凱思很好，万歲爺看了一定喜欢。"

第三章

璐凱思轟動朝廷；皇上看她演戲，

愛上了她，下文如何。

新來兩個女戲子首次登台，立刻轟傳朝上。第二天皇上早

起，御榻前後的大臣也在談这事。有幾位貴人把那年輕的璐凱思格外称讚，描摹得她千姣百媚，把万歲爺都打動了，只是他不露声色，也沒開口，彷彿沒留心听似的。

皇上等大家散了，只剩奧利法瑞斯爵爺在左右，就問人家大捧特捧的女戲子是誰。首相說，是個托雷都來的年輕女戲子，昨晚初次登台，非常叫座。接着道："这女戲子叫璐凱思，吃那行飯的女人，叫这個名字很相宜。① 山悌良那認得她，对我極力誇讚，所以我想她到您万歲爺的戲班裏來正合適。"皇上听見我的名字，面露笑容，大概馬上記起从前替他和加德麗娜拉縴的就是我，預料我这番又会照樣効勞。他对首相道："爵爺，我明天要去看这個璐凱思的戲，煩你去關照她。"

爵爺把这席話和皇上的意思告訴了我，叫我去通知那兩個女戲子。我連忙趕去，先碰見蘿合，我道："我來報個要緊消息，明天一國至尊要來看你們的戲呢，首相派我來通知一声。我知道你們母女一定極賣力，不会辜負万歲爺賞臉的；可是我劝你們选個有歌有舞的劇本，好讓璐凱思把通身本領都拿出來。"蘿合道："我們準听你的話，决不誤事，万歲爺要是看了不愜意，不会是我們的錯兒。"这時璐凱思跑了來，家常便服，比上台時華裝豔飾愈見体態風流，我說："万歲爺看了一定愜意，他頂喜欢歌舞，你这位標緻外甥女兒就更可以投其所好，也許竟会動他愛慕之心呢。"蘿合答道："我絕不希望他動这個心，任憑他是一國之君，有权有勢，要償这個願，还有些障碍呢。璐凱思確是在戲院後台長大的，可是她很有品行，儘管上台時愛人家捧，却寧願人家当她個大家閨秀，不要当作名伶看待。"

---

① 見本書第一卷第三章第一一頁註二。这名字也引申爲假正經女人的別称。

馬利阿爾華姑娘这時插嘴道："姨媽，何苦憑空造出些魔障來，回头又費手脚去降魔消障。皇上不勞我給釘子碰的，他眼界很高，不至於垂青到我，自討沒趣。"我道："可是璐凱思美人兒啊，假如万歲爺愛上你，要挑你做個外寵，你竟狠得下心，也把他当尋常人看待，隨他去害相思麽？"她答道："当然啊！爲什麽不呀！就把品行撇開不講，我覚得不領他这段情，比領了更可以自豪。"我听蘿合的徒弟說出这等話來，暗暗吃驚，就称讚蘿合管教有方，一壁起身告辭。

皇上急要看看璐凱思，第二天就上戲院去。那天演的戲裏有歌有舞，我們这位年輕女戲子大顯身手。我从開場到散場，一双眼睛直盯着万歲爺，極力想从他眼睛裏看出他的心思來。可是他自始至終裝得道貌岸然，我实在瞧他不透。我直到第二天才釋得心头之癢。首相說："山悌良那，我剛从皇上那裏來，他談到璐凱思真有勁兒，準是着了这年輕女戲子的迷了。我講过她是你从托雷都弄來的，所以他說很想召你一人去談談这件事。你趕緊到他寢宮去，已經有旨放你通行。快走吧！早早回來把談的話告訴我。"

我立刻飛也似趕去，看見皇上独自一人等着，大踏步踱來踱去，彷彿上心事似的。他叫我講講璐凱思的身世，間了許多話，又打听这小娘兒有过風流事兒沒有。这种事情很难保，可是我大着胆子一口咬定她沒有，皇上听了似乎很高興。他道："旣然如此，我就挑你去向璐凱思送信，我要你去告訴她，我向她拜倒了。"他又把一只首飾匣兒交在我手裏，那匣鑽石，價值五万艾古以上；說道："你替我去告訴她，这點礼物，請她先收了，往後我这片熱情还有更値錢的表記呢。"

我暫且擱下这差使，先去找爵爺，把皇上的話一五一十講了

一遍。我以爲首相对璐凱思有意思，若知道自己主子成了情敌，準要着急，斷不会快活；誰知我料錯了。他听了大喜，毫無懊惱之色，忍不住說出幾句話來，落在我耳朵裏。他道："哼哼！斐利普！你由得我擺佈了！这回你可怕問政事了。"爵爺这幾句提着名字說的話，把他的机謀都透露出來。我才知道这位爺唯恐皇上管國家大事，要設法迎合他的嗜好，引他尋欢作樂。他說："山悌良那，別躭擱了，朋友。上命要緊，快去幹事吧，朝裏好些貴人巴不得有这麼個体統差使呢。"又道："你想想，这兒沒什麼勒莫斯伯爵來分你一大半功勞，你独居其功，而且独享其利。"

首相大人这樣就把一顆苦丸藥塗上糖面，我滑溜溜的吞下肚去。我多少还是嚐到了些苦味，因爲我自从監禁了一番，看事總以道德爲重，不管人家对我怎麼說，總覺得做個天字第一号的拉縴，並不那麼体面。我雖不是個拉了縴恬不知恥的壞坯子，但也沒有謝絕不幹的骨氣。我只求討好首相，这一回旣有皇上的旨意，恰又合首相的心思，我越發奉命唯謹了。

我想最好是先找蘿合，私下跟她談談。我婉轉其辭，把來意說明，末了拿出那首飾匣兒來。这女人見了鑽石，快活得心花怒放，按捺不住，嚷道："吉爾·布拉斯大爺，你是我最要好的老朋友，我不必拘束，我要是假充道学，拿腔作勢，就不对了。哎，不用說，有这樣的人向我女兒拜倒，眞是希罕名貴，我高興極了，料想有种种好处呢。不过我偸偸兒跟你說說吧，只怕璐凱思別有見地。我跟你講过，她雖然是個女戲子，却非常正經。有兩位又漂亮又闊綽的青年公子向她求过情，都碰了釘子。你当然要說，那兩位比不得万歲爺。这話也对，璐凱思承一國之君眷愛，大概她那貞介之心，也就把握不住。可是我得告訴你，这件事拿不穩；还有句話，我决不勉强我女兒。万一她不識抬舉，皇上对

她的露水恩情，她不以爲榮，反以爲辱，務請巍巍一國之君，不要見怪。"又道："她或是答应，或是退回那匣鑽石，你明天再來听消息吧。"

我拿定蘿合不会劝璐凱思守正經，準引她走邪道兒，料想她这番劝導，一定大有功效。眞想不到，第二天蘿合告訴我，她劝女兒走邪道，就彷彿穷的媽媽教女兒学好樣一般費勁。更想不到璐凱思和万歲爺幾度幽会以後，深悔給他隨心取樂，忽然斬絕塵緣，進了降生修道院，憂憂悒悒，不多時得病死了。蘿合失了愛女，傷心不已，覺得都害在自己手裏，也就進了悔修院，去懺悔少年時的欢樂生涯。皇上瞧璐凱思突然出家，也很傷心，不过这位年輕皇帝不是那种鬱結不開的性格兒，漸漸的也就淡忘了。至於爵爺，面子上儘管裝得漠不關心，讀者可以想見他心裏非常懊喪。

第四章

首相派山悌良那的新差使。

璐凱思薄命，我也很感傷，想到自己也插一手害了她，內疚於心，不管我替什麼樣兒身份的人說風情，總自慚下流無恥，决計再也不当拉縴了。我甚至向首相申明再不幹这等勾当，請他派我另一路的事吧。他瞧我有品，彷彿很驚奇，說道："山悌良那，你不肯苟且，我很喜欢。你既是这樣的正人君子，我想給你個事，你这規矩人去幹，比較相宜。是这樣一件事，你留心听着，我有心腹話跟你講呢。

"在我上台前幾年，偶然一天我看見個模樣兒很端正很漂亮的

女人，就叫人去跟她。我打听得她是熱那亞人，名叫唐娜瑪格麗達·斯比諾拉，在馬德里出賣色相為生。还听說一個名叫唐方西斯果·德·華雷薩的法官，有錢、有年紀、也有太太，在这風騷女人身上花錢不少。我听了这話，应該对她不屑过問了，可是我却勃然動心，想跟華雷薩平分春色。我既然这樣異想天開，就找了個拉皮條女人幫忙，靠她的手段，不久竟和那熱那亞女人幽会一次，以後又常常相聚，居然和我那情敌一樣，都出錢買到了優待。說不定她还有別的相好，也跟我們一樣称心。

“这且不去管它，瑪格麗達有許多男人溫存供养，無分彼此，不知不覺有了身孕，生下個兒子。她暗地向一個個相好都說孩子是他的，可是各人撫心自問，都不敢以爸爸自居，誰也不願認这兒子，那熱那亞女人只好把自己風流進賬來撫养。她撫养了十八年死下來，沒留給兒子一個錢，更糟的是沒給过他一點教育。

“这就是我要告訴你的心事，現在再把我想定的大計說給你听听。我想提拔这個卑微不足道的苦命孩子，認他是我兒子，加他爵位，叫他从極賤變為極貴。”

我听了这個荒唐打算，忍耐不住，嚷道：“大人，您怎会想出这個怪主意來？我这話您別生氣，我一片熱心，說溜了嘴。”他忙道：“你听我說了緣故，就覺得这打算有道理了。我不願意讓我的旁系親屬做承繼人。你也許說，我这年紀还有指望跟奧利法瑞斯夫人生個把孩子。可是一個人自己有數的，我只消告訴你，我求子心切，什麼秘方妙藥都試过，全沒効驗。既然造化肯補救天生的缺陷，給了我这個孩子，我就認做兒子了，說不定正是我的親骨血呢。这事我已經打定主意。”

我知道首相打定了主意，寧可做傻瓜，也不肯放鬆的。他既然橫着念头要認这兒子，我就不再打破句。他道：“我想这孩子

沒有封爵以前，就取名唐亨利·斐利普·德·古斯曼。現在無非是要教育他。親愛的山悌良那，我挑你做他的導師。你人又聰明，又对我忠心耿耿，我就託付你替他当家，替他請各种先生，總之，把他栽培成個十全的大家公子。”我想要推辭，对爵爺說，我才疏德薄，又從沒教導过青年子弟，不勝此職。可是他打斷我說，將來要叫这兒子担当國家重任，無論如何要我教導。他說到这話，我也不便再開口了。我謹遵大人之命，準備幹这件事。他瞧我依头順腦，要給些報酬，就替我營謀了個曼布拉的封邑，其实竟是他給的；我每年的薄俸就又添上了一千艾古。

第五章

爵爺立案承認熱那亞女人的兒子，爲他取名
唐亨利·斐利普·德·古斯曼。山悌良那
替这年輕公子当家，請了各种先生教他。

不多幾時，爵爺果然把唐娜瑪格麗達·斯比諾拉的兒子認做親生子，蒙皇恩准許立案。他替那雜种羔子取名唐亨利·斐利普·德·古斯曼，立案時宣称：他是奧利法瑞斯伯爵封地以及聖·路加公爵封地的唯一承繼人。首相要这事無人不知，就叫加那侯通知各國使節和國內权貴，害得他們大吃一驚。馬德里的刻薄鬼取笑了好一程，一班諷刺詩人乘机会也揮毫弄筆，一顯辛辣尖酸的本領。

我問爵爺，他委託我管教的主兒現在哪裏。他道：“在这城裏，跟他姨媽在一起。等你替他弄好房子，立刻接过來。”这事不久就办好。我租下一座房子，陳設得富麗堂皇，雇了幾個小僮

兒，一個門房，幾個跟班，又請加玻利斯幫忙，用了各色管事人員。我等到家丁一应俱全，就禀告首相大人。他馬上把那位出身不分明的古斯曼家新嗣子接來。我看見個身材高大的孩子，相貌很討人喜欢。首相大人指着我道："唐亨利，这位爺是我挑來指點你立身处世的導師，我完全信託他，你得一切服他管教。"接着对我道："眞的，山悌良那，我把他交給你了，我相信你决不会辜負我的託付。"首相又叮囑那孩子幾句，叫他听我的話，我就帶了唐亨利到他自己寓所。

我們一到家，我把所有的家丁叫來，讓他过目，一壁告訴他各人的職務。他处境一新，舉止却並不失措；隨人家足恭尽礼的伺候，他泰然自若，彷彿从小在这种天地裏長大，並不是徼倖交了好運。他生性不笨，只是一竅不通，讀書寫字都不会。我替他請了個先生，教他初入門的拉丁文；另又請了地理教師，歷史教師，擊劍教師。当然我不会漏掉跳舞教師，只是人选爲难。这時馬德里有名的跳舞師很多，我不知請了哪個好。

我正爲难，只見我們寓所院子裏來了個衣服華麗的人，說要找我。我以爲他至少是個授聖·雅各或阿爾岡達拉武士勳章的爵士，就迎上去接見。我問他有何貴幹。他連連行礼，一看他那副神氣，就知道是吃哪行飯的了。他道："山悌良那大爺，听說唐亨利大爺的教師都歸您大人挑选，所以我特來自薦。我叫馬丁·李式侯，謝上天照应，頗有微名。我向來不自己找学生，那是蹩脚跳舞師的勾当；我是等人家上門來請的。我教过梅狄那·西董尼亞公爵，唐路易·德·阿羅，和古斯曼族裏另幾位貴公子，可算是天造地設爲公子們効勞的，所以我理应關照你一声。"我道："听來你正是我們要的人，你一月多少学費？"他道："四個双比斯多，这是行市，並且我每礼拜只上兩次課。"我道："一月

要四個双比斯多，太貴了！”他詫異道：“怎麼貴呀！你請個哲学教師一月就要一個比斯多呢！”

这妙語眞叫人無言可对。我哈哈大笑，問李式侯先生，是否眞以爲幹他那一行的人，身份比哲学教師來得貴。他道：“確是如此。我們比那起先生有用得多。一個人沒經我們點撥，算什麼东西呢？直橛橛的身子，还是未經琢磨的粗坯；可是跟我們学了幾回跳舞，那身段体態就漸漸的出來了。總之，我們能教得他們舉止文雅，氣度尊嚴。”

我覺得这位跳舞師說得不錯，这种藝術大師既要四個双比斯多一月，我就出这樣的学費請他教唐亨利。

第六章

西比翁从美洲回來，吉爾·布拉斯派他伺候唐亨利。这位公子的学業，他封了爵位，爵爺又爲他娶了老婆。吉爾·布拉斯不由自主升爲貴人。

西比翁从墨西哥回來了，那時我正替唐亨利物色家丁，大半名額还無着落。我問他这趟出門是否称心。他道：“總該称心了。我拿出去三千杜加現欵，帶回來六千杜加的貨色，都是在本國很有銷路的东西。”我道：“恭喜你，孩子，你这番財星高照，只消明年再到美洲去跑一趟，就可以做富翁了。你要是不願意爲幾個錢吃辛吃苦，跑那麼大老遠去，寧願在馬德里吃口舒服飯，你只要開句口，我現成可以照顧你。”果斯果麗娜的兒子答道：“唉，我是毫不躊躇的，若再要我飄洋过海，担驚受怕，怎麼大的財我也不貪了；我寧可在您大人左右当個好差使。不知道您想給小的做

個什麼事兒，請您講講。”

我要講個明白，就把爵爺弄進古斯曼家那位小爺的身世告訴了他。我源源本本叙完这樁奇事，又說首相派我做了唐亨利的導師，然後說想叫他做这位嗣子的貼身傭人。西比翁求之不得，欣然应允。他做得非常得法，不到三四天就很蒙新主人寵任。

我以爲熱那亞女人的兒子到那年齡，学不進东西了，請那許多先生教他，都是白費心力；誰知我沒料着。他無論学什麼，一來就懂，也不忘記，老師們都很滿意。我忙把这消息稟告爵爺，他听了喜得不可開交，樂極欲狂似的嚷道：“山悌良那，我听你說唐亨利記性又好，悟性又好，高興極了，可見是我的骨血；而且我把他疼得彷彿我跟奧利法瑞斯夫人親生的似的，这就証明他的確是我兒子了。朋友，你由此可以知道，天性自然会流露的。”我对这事自有見解，决不去告訴爵爺；我可憐他这點痴心，隨他去自得其樂，滿以爲是唐亨利的親爸爸吧。

古斯曼族人把这位新簇簇臨時製造的貴公子切骨痛恨，但是他們老於世故，隱忍不露，有的还假意跟他結交。当時在馬德里的國外使節和國內权貴，都登門拜訪，足恭尽礼，就彷彿他是爵爺正配嫡生的兒子。这位大臣看人家捧他的宝貝疙瘩，大爲得意，忙要替他弄幾個官銜來風光一下。他爲唐亨利先向皇上求了個阿爾岡達拉的武士勳章，附帶的封邑，每年有一万艾古進賬。过了不多幾時，又代他謀到個內庭侍奉官的職位。於是他決計替兒子完婚，娶個西班牙高門大族的小姐，就选中了加斯狄爾公爵的女兒唐娜如安娜·德·維拉斯果。雖然公爵和他族人不大願意，爵爺仗着权勢，强迫成親。

首相大人舉办这樁婚事的前幾天，召了我去，把幾張紙交在我手裏道：“听着，吉爾·布拉斯，我又要送你一份礼，你想必喜

欢的。这是我替你弄的勳位授予狀。”我听了很詫異，答道：“大人，您知道我是女監護和侍从的兒子；我觉得勳位到我头上就不値價了。皇上賞我这恩典，我完全不配，也毫無用处。”首相道：“你的出身沒多大關係，你在賴瑪公爵任內，又在我手下幹过國家大事。”又微微一笑道：“况且你替万歲爺出的力，不是就应該補報麼？總而言之，山悌良那，我給你这點尊榮，你儘可当之無愧。还有一層，更叫你沒什麼可說的：照你在我兒子身边的地位，非貴勳不可。老实告訴你吧，我給你这份勳位授予狀，也就爲这個緣故。”我道：“既然您大人堅要我受，我就从命了。”我說完把那份勳位授予狀塞在衣袋裏，告辭出來。

我走在街上暗想：“我現在是紳士大爺了！不靠爹娘，也成了勳貴！我儘管可用唐吉爾·布拉斯的称呼。若有相識的人听了当面嘲笑，我可以把我这勳位授予狀拿給他們瞧。”我一面掏出來，自己道：“且讓我看看，一個人怎樣把賤坯子熏沐得變成貴人的。”我讀了一遍，大意說：皇上因我爲君爲國，屢著勤勞，特賜勳位，聊酬忠愛。我敢自讚一句，我看了並不得意。这點尊榮愈顯得我出身微賤，並不增光，只有丟臉。所以我決計把这份授予狀擱在抽屜裏，不拿出來賣弄。

第七章

吉爾·布拉斯又偶然碰見法布利斯。兩人最後一次談心，尼聶斯劝山悌良那一句要緊話。

那位阿斯杜利亞的詩人很不願意跟我來往，这是顯而易見的。我呢，也有我的事情，沒功夫去找他。自从那天听大家討論歐里

庇得斯的"伊斐革涅亚"以後，我和他一直沒見面。可巧我在太陽門附近又碰到他。他从個印刷所出來。我迎上去道："哈哈！尼聶斯先生，你剛从印刷所出來，看來又要有新作問世了。"

他道："你們等着瞧吧！我忽然動念，寫了個小册子，正在排印，出來了準会轟動文壇。"我道："你的东西一定好。只是不料你有興寫小册子，我以爲这是無聊弄筆，不会長你的文名。"法布利斯道："小册子裏偶然也有好文章。就說我的吧，雖然草草寫成，就算是好的了。老实告訴你，这是我救急之作。你知道，老虎餓急，就出山來了。"

我嚷道："怎麼餓啊？这位不是'薩爾丹聶伯爵'的作者麼？一年進賬兩千艾古的人，怎麼說出这等話來？"尼聶斯打斷我道："且慢，朋友，我現在不是坐領厚俸的福氣詩人了。那位理財大員唐貝特朗突然出了事：他有侵吞公款之罪，財產全部入官，我的年金也吹了。"我道："可惜可惜。还有挽回的餘地麼？"他道："沒想头了！果梅斯·德·李伯羅大爺已經完完大吉，跟他手下的才子一樣是窮光蛋了，據說他再沒有出头的日子。"

我道："这樣看來，我得替你找個事情，貼補你那年金的損失。"他道："不勞你費心。即使你替我在首相手下找個事，一年有三千艾古的薪水，我也不要。才子不是当書記的，我非以文章自娛不可。怎麼說呢，老天生我，以詩人始，以詩人終，我不願意拗我的命。"

他接着說："你也別以爲我們很可憐，我們不但無拘無束，而且無憂無慮。人家以爲我們常常挨餓，其实並不然。我的同行都是闊人家的座上客，就連那种編日曆的人也是。我有兩处飯碗兒是拿穩的。我献过一部小說給一個經管農場的胖子，他家裏穩有我吃的飯。另一处是馬德里一個財主家，他席上非有個把才子不

欢，好在他眼界不高，他要多少才子，这城裏就有多少。”

我对阿斯杜利亞的詩人道："你既然覚得境遇不惡，我也不來憐惜你。無論如何，有一句話我再要跟你說一遍：我吉爾·布拉斯不怕你冷淡，一輩子是你朋友，你要是沒錢使，只管來找我，千万别愛面子不來，弄得我穩可以幫忙的無从尽心。”

尼聶斯嚷道："山悌良那，你这樣熱心大度，我就看出你的人來了。我对你这番好意，眞是感激不尽。我也該向你進個忠告，聊表寸心。現在奧利法瑞斯爵爺还大权在手，你又很得寵，乘此机会，趕緊多弄些錢。我听說这位大臣站不穩了。"我問法布利斯消息確不確。他道："一位授加拉特拉華勳章的老爵士这麼說的，他有個特長，什麼秘密机要，都瞞不过他，人家都推他料事如神。昨天他在講：'爵爺有許多寃家，結了幫要拆他的台。他拿得太穩，还以爲皇上由他擺佈呢。人家怨望之辭，已經上達天听，万歲爺並不覚得逆耳。'"我謝了尼聶斯忠告，並不放在心上，就回寓所去，深信我东家的权位推拔不倒，好比根深柢固的老橡樹，一任風狂雨暴，还依然矗立的。

第八章

吉爾·布拉斯得知法布利斯所言不虛。

皇上巡幸薩拉果薩。

阿斯杜利亞詩人对我說的並非無稽之談。皇宮裏確有些人暗地結成党羽，跟爵爺作对，據說魁首就是皇后。他們劃策定謀，要倒这位大臣，外面却一點沒走風。此後一年多，我看皇上对他的寵眷絲毫未減。

这時加達隆尼亞人靠法國扶持，造起反來，大軍征剿失利，弄得人心騷動，对政府有怨言。因此開了個御前会議，皇上叫聖羅馬帝國[1]駐西班牙大使格拉那侯爵也來出席。当下大家商議，皇上应該留在加斯狄爾呢，还是到阿拉貢去讓軍隊瞻仰天顏。爵爺不願意皇上到軍隊裏去，就第一個開口，說御駕不宜離開京師，講來入情入理，振振有辭。他一講完，除了格拉那侯爵之外，大家都立刻起來附和。那侯爵一心只向着奧地利皇室，[2]不贊成首相的意思，而且他們那國人生來心直口快，[3]就尽情反对個暢。皇上覚得他理足，不管大家異議，竟听从他的主張，指定日子，準備動身到軍隊裏去。

万歲爺公然不听那位倖臣的話，还是生平第一遭。这樁空前之舉，首相看來是個奇恥大辱，羞惱無比。他正要独自到書房去生氣，一眼瞧見我，就招我進去，把会上的事氣呼呼告訴了我。他彷彿失驚之後心神未定似的，又对我道："是啊，山悌良那，这二十多年來，皇上附和着我，兩人是一張嘴一條心；这番他却听信了格拉那的話，还加那副神氣，叫人难堪。他把这位大使讚了又讚，尤其称揚他对奧地利皇室披肝瀝胆，好像我倒不如这日耳曼人忠心呢。"

首相又說："分明有人合幫拆我的台，我瞧透这是皇后領头的。"我道："哎！大人，您何必掛心？皇后怕她什麼呢？这十二三年來，國事全歸您作主，向例不叫皇上請教她，这位娘娘早冷擱

---

① 聖羅馬帝國（Saint-Empire Romain）（八〇〇至一八〇六年）包括後來日耳曼、奧地利等國。

② 西班牙皇室是奧地利皇室的分支。

③ 自从一世紀羅馬史家塔西德斯（Tacite）和史威东表揚以來，"日耳曼人的忠实"就成爲歐洲成語。

在一边惯了。至於皇上听从格拉那侯爵的主張，也無非急要檢閱一下軍隊，想去打個仗罷了。”爵爺打斷我道：“不是的，实在是这麽回事：我的冤家希望皇上到了軍隊裏，給隨駕的权貴包圍起來，那裏面不少怨我的人，就敢对皇上毁謗我的相業了。可是他們沒算準，皇上儘管出巡，我自会叫那些权貴一個也靠不攏身。”他这話果然沒空說，那办法很值得細講。

万歲爺出巡那天，囑皇后暫攝朝政，起駕上薩拉果薩；路过阿朗瑞斯，覚得眞是個好地方，就逗留了近三個星期。首相隨又把他弄到古安加，引他尋欢取樂，勾留得更加長久。皇上又在莫利那·德·阿拉貢打打獵，玩了一程，才到薩拉果薩。大軍駐紮離此不遠，皇上準備上大營去。可是爵爺打消了他的去意，只哄他說，法國兵已經佔據蒙松，皇上去了，难保不落在他們手裏。皇上其实大可放心，但一听这話，嚇得慌了，决計深居不出，彷彿給人錮禁了一般。首相見他害怕，乘机以保衛為名，簡直就把他看管起來，不讓人見面。那些权貴化了好多錢隨駕出征，想私下一見至尊，也不能如願。斐利普在薩拉果薩起居飲食既不舒服，尤其無法消遣，說穿了，竟是坐監牢。他住得氣悶，就回馬德里去，只由大軍統帥維雷斯侯爵想法替西班牙去立威。万歲爺御駕親征，落得这樣個下場。

第九章

葡萄牙革命，爵爺失寵。

御駕回朝不久，馬德里听到的風声很不好，據說葡萄牙人瞧加達隆尼亞人作亂，以為天賜其便，想乘机擺脫西班牙的桎梏，

已經起兵，擁戴布拉貢斯公爵爲帝。他們一心要他坐穩宝位，算準不会有失着，因爲西班牙正四面受敌，日耳曼、意大利、荷蘭、加達隆尼亞都在起疊。他們受了西班牙压制，深惡痛疾，要重獲自由，这時机实在是再好沒有了。

消息傳來，朝野大震，不料爵爺偏在这時候，对皇上去取笑布拉貢斯公爵。嘲笑不当景，往往要落在自己头上。斐利普覺得他那笑話不入耳，板着個臉兒，首相很惶恐，自知不妙。皇后又公然作对，痛駡他失職誤事，造成葡萄牙之變；他听到这句話，知道站不住了。朝裏許多权貴，尤其是隨駕到薩拉果薩的那些人，一看爵爺禍臨头上，立刻附在皇后一起。偏生火上加油，曼都公爵的母親，就是前葡萄牙總督夫人，恰从立斯本回馬德里，竟老实对皇上說，葡萄牙起事，都是首相之过；这來把皇上对他的寵眷完全斷送。

皇上听了这位貴夫人一席話，深深有動於中，就此看破他的倖臣，把恩寵一筆勾消。首相知道皇上專听他寃家的話，心生一計，上了個奏章，說人家把他執政期間出的亂子，都歸罪於他，实在寃枉，所以請求准他辭職下野。他以爲皇上舊恩未尽，不会放他走，这個奏章上去，一定大有效驗。可是万歲爺批了照准，隨他到哪裏去退休。

首相沒想到这樣的御筆親批，彷彿頂門上着了個焦雷。他雖然驚慌得不知所措，却故作鎮靜，問我設身处地就怎樣办。我道："我就毫不猶豫，丢下官兒，还山安度餘年去。"我东家道："这話很有識見。我打算到婁式斯去退老，不过先还要見見万歲爺，表白一番：我担当了國家大任，凡是人力所及，沒有不做到；大家歸罪於我的种种災禍，是無法防備的，好比有本事的領港人，費尽心力，船还被風浪捲了去，那不是他的錯。"这大臣还

希望向皇上陳述了一番，事情会有轉圜，可以捲土重來。可是他求見沒准，連他進內廷用的鑰匙也追繳去了。

他一看再沒什麼想头，就認眞預備退休。他把自己的文件細看一过，謹愼起見，燒掉了許多；於是派定要帶走的家丁和傭人，叫他們料理起身，决定第二天上路。他恐怕出了官邸遭百姓辱罵，所以大清早从後門悄悄溜走，帶着個听他懺悔的神父和我，三人乘一輛破馬車，安然無事，取道上婁式斯。他是那一鄉之主，他夫人曾在那裏造过一所壯麗的聖多明我会修女院。我們不上四小時就到了地头，所有隨从人等，一会兒也都跟來了。

第　十　章

爵爺起初煩惱不安；後來就心平氣和。他的隱居生涯。

奧利法瑞斯夫人讓丈夫先到婁式斯去，自己还在朝裏逗留幾天，打算痛哭哀求，或許朝廷会把爵爺召回來。她白費功夫，想好了一篇求情的話，向皇上皇后匍伏陳請，皇上滿不理会，皇后本來恨她入骨，看她眼淚直流，心中大快。首相夫人还不干休，竟卑躬屈節，求皇后侍女幫忙。这樣不顧羞恥，只落得大家白眼，並沒人可憐。她拋尽顏面，也無能爲力，只好死了心，跟到丈夫那裏去。做斐利普第四那种皇帝的首相，可算得赫赫当朝第一人，一朝失位，他們夫婦倆唯有同声嘆恨了。

夫人來講了馬德里的情形，越添爵爺的煩悶。她哭着說："你那些寃家，像梅狄那·賽利公爵和其他恨你的权貴，不住口的頌揚皇上聖明，把你革職。百姓也氣人得很，欢欣慶賀你下台，彷彿你不執政，國家的災禍也都沒有了。"我主人道："太太，你学我

様忍忍氣罷；禍患难逃，只有逆來順受。說老实話，从前我还自以爲能一輩子保住君恩呢。在位得寵的人常会有这种夢想，不知道造命之权全在主子手裏；賴瑪公爵自以爲有那件紫紅袍兒護身，就天長地久，有权有勢，不也和我一般糊塗麽？”

爵爺这樣劝老婆耐心，自己呢，每天得了唐亨利的信，只顧氣上加氣。唐亨利还在朝裏望風，把所見所聞，一一回報。自从这位小爺和唐娜如安娜結婚，我就另住了，西比翁还在那边伺候，送信的就是他。那位养子信上都講些不如意事，偏生總沒個好消息。一次說，当朝权貴公然以爵爺退職相賀，而且还結幫要把他安插的私人一概去掉，用他的寃家去補缺。又一次說，唐路易·德·阿羅漸漸得寵，看來要做首相了。这時，爵爺喜欢的梅狄那·德·多瑞斯公爵撤掉了拿普爾斯總督之職，由爵爺素來厭恨的加斯狄爾海軍上將繼任。朝廷此舉，無非是掃爵爺面子，这似乎是我主人最動氣的消息了。

爵爺退職三個月以來，簡直老在氣惱。听他懺悔的神父是聖多明我会修士，人很虔誠，極有口才，能够給他些慰藉。他點化爵爺說，今後应該一心歸向天界；靠上蒼默佑，居然說得他大徹大悟，不再念念不忘朝廷了。他不去打听馬德里的消息，只求修身养性，能視死如歸。奥利法瑞斯夫人退隱以後，也頗得益，她立的那修女院，恰是天賜給她解憂消悶的。裏面有些道行高的修女，談起話來，彷彿一服清涼散，把她滿腔怨恨，不知不覺中化爲一团和氣。我东家世情愈淡，心境轉靜。他每天整上午在修女院教堂听彌撒，然後回家午飯，飯後跟我和幾個親信一起玩玩，消遣兩個鐘头，於是往往一人進書房去，到天黑才出來，就在花園裏走走；有時候帶了听他懺悔的神父，或者帶了我，坐着馬車，在附近鄉間繞個彎兒散散心。

有一天我独和爵爺在一起，瞧他一臉靜穆之氣，甚爲佩服，大胆說道："大人，我快活得很，忍不住要說句話：我看您大人心安慮得的樣兒，想來漸漸过慣退隱生涯了。"他答道："我已經安之若素；我多年來做慣忙人，可是老实告訴你，孩子，这裏的悠閒日子，我一天天越覚得配胃口了。"

第十一章

爵爺忽然不樂，若有所思。
这事起因可怪，結局很慘。

爵爺要找些旁的事做，有時种花消遣。一天他正在園裏忙着，見我在旁，就開玩笑道："山悌良那，你瞧这下野的首相，變了斐式斯的園丁了。"我也取笑道："大人，这就彷彿西拉古斯的德尼斯做了科林斯的私塾先生。"① 我东家听了一笑，並不怪我这樣比擬。

爵爺下了台滿不在乎，过的日子儘管今非昔比，他却怡然自得；莊子上的人看主人这樣，都很高興。可是这個当兒，我們眼看着他換了樣子，又不免担心起來。他變得很陰鬱，彷彿心事沉沉，愁深似海。他不跟我們一起玩了，我們挖空心思，替他解悶，他好像一點沒有興致。他飯後就一人關在書房裏，直到天黑才出來。我們以爲他想起往日榮華富貴，所以悶悶不樂，就請那聖多明我会的神父去開導。可是他的辯才無能爲力，爵爺的憂悶看來只有增無減。

我想爵爺煩悶或許另有道理，不肯告人，就打算套出他这個

① 公元前四世紀西拉古斯暴君德尼斯，被迫退位後，在科林斯（Corinthe）授徒爲生。

秘密來。我候得他左右沒人，做出又恭敬又親熱的樣兒，說道：“大人，吉爾·布拉斯有句話胆敢動問主人，不知可以麼？”他道：“可以啊，你問好了。”我說：“大人臉上那副怡然自得的神氣，那裏去了呢？您对榮辱得失早已無動於中，現在又未能免俗了麼？难道您又想起那失寵的舊事，引起了新恨麼？您好容易修养得从煩惱海超度出來，怎麼这会子又掉在裏面了？”那大臣道：“謝天，沒那事兒，我不再戀戀不忘从前在朝上的身份，那時候的一場顯赫，早撇開再也不想了。”我道：“哎，您既然有本事不留戀舊事，幹麼又不掙氣只管發愁，叫我們都着急呢？”我又跪下道：“親愛的主人，您怎麼了？準有什麼事弄得您心裏如搗如煎。您知道山悌良那素來愼密忠誠，还用瞞着他麼？我倒了什麼楣，弄得您不相信了麼？”

爵爺道：“我總是相信你的。老实告訴你，你瞧我憂憂鬱鬱，確有個原因，不願意跟你說。不过像你这樣的手下人，这樣的朋友，既然堅要我說，我也不能拂你的意。我把苦衷說給你听吧，这种秘密我只肯对你山悌良那一個人說。”接着道：“是啊，有樁事磨得我好苦，一點一點在催我的命。我眼前總有個鬼，形狀可怕。我儘管說，这是我眼花，是個不眞不实的幻影，也都枉然，这個鬼仍然出現，刺目驚心。我心裏很淸楚，知道其实什麼也沒有，可是眼前这种景象，不由得我迷惑起來，心就慌了。你一定要我講，我現在都講了。你瞧，我不願意告訴人家爲什麼發愁，不是有道理麼？”

大概是他精神失常了，会有这樣奇事，我听着又悲傷，又詫異。我說：“大人，是不是因爲您吃得太少，您飲食太菲薄了。”他答道：“我起初也那麼想，我要瞧瞧是不是吃得太少的緣故，这幾天吃得比往日多，可是眼前依然有鬼影。”我安慰他道：“慢慢自会

滅跡。您大人还跟您忠心的家人們散誕散誕，那些愁雲慘霧就会散的。”

爵爺和我談过这番話，不久就病了。他自覺不妙，叫人到馬德里去請了兩個公証人來立遺囑；又請了三位名医，盛傳他們偶爾也医得好個把病人。莊上一听說医生來了，人人唉声叫苦，因爲对这起先生成見很深，以爲主人就此去死不遠了。同來还有藥劑師一名，外科医生一名，医生处了方，總要用到这种人。公証人幹完事，医生就來。他們跟桑格拉都大夫同道，从第一次瞧了病就連連叫病人放血；六天以後，把個爵爺弄得奄奄一息，到第七天他眼前清淨，再也不見鬼了。

这大臣死後，婁式斯的莊上一片哀悼，都出眞心。傭人個個痛哭，儘管拿定遺囑上有自己一份，也不能釋哀，都寧可不承受爵爺的遺物，只求他回生。我得寵最深，对他一心依戀，这回傷心得更比別人厲害。我哭安东妮亞的眼淚，也許不如我哭爵爺的眼淚多。

第十二章

爵爺身故後婁式斯莊上的事，
山悌良那的行止。

爵爺有遺命，要葬在修女墓園裏，喪事不得鋪張。我們遵命办理，一片哭声，送他入土。喪葬事畢，奧利法瑞斯夫人叫人宣讀遺囑，家人听了個個称心。爵爺按他們職位，每人給一筆錢，最少的有二千艾古，我一份最多，有一万比斯多，这是他另眼相看。他也沒忘掉那些慈惠院，又在許多修道院裏捐下些錢，專爲

每年做追思彌撒之用。

奧利法瑞斯夫人吩咐總管唐瑞蒙·加玻利斯把那些錢發給各家人，叫他們都到馬德里去領。我哀思成疾，大發寒熱，在莊上躭擱了七八天，沒有跟大夥兒同去。病中承那聖多明我会的修士常來看顧。这位好修士跟我相厚，要超救我的靈魂，瞧我漸漸硬朗，就問我準備作何行止。我道："師父，我說不上來，还沒打定主意；有時候眞想坐關懺悔。"那聖多明我会的修士道："那种時刻，眞是千金难買，山悌良那先生，你不要錯过。我給你個忠告：你也不必出家，像我們馬德里的修道院，你可以去住，把財產一股腦兒施捨在裏面，披上聖多明我会的道袍，就終老於此。好些人在塵俗中混了一輩子，这樣清修了局的。"

照我当時心情，那修士的話並不逆耳，我說，讓我仔細想想。一会兒我見了西比翁，就跟他商量。他一口阻擋，說这是病人的胡想。他道："得了，山悌良那先生，这种退隱的地方会投合你脾氣麼？你住到李利亞斯莊上去，不更舒服麼？你从前就喜欢那個地方，現在到这年齡，越發对天然風物心領神会，坐享那裏的清福就更有滋味了。"

果斯果麗娜的兒子三言兩語，就說得我心回意轉。我道："朋友，你这話比那聖多明我会的神父說得有斤兩。我的確回到莊上去好，决計这麼办了。等我出得門，咱們馬上回李利亞斯吧。"不多時，我寒熱退尽，一兩天就有力氣動身了。西比翁和我同到馬德里。我見了这個都会，不像从前那樣心醉。我知道这裏的人对我悵念的那位大臣幾乎個個憎恨，所以这地方也不順我的眼。我只躭擱了五六天；西比翁乘这時候，料理動身往李利亞斯去。他忙着置車備馬，我就去找加玻利斯，把爵爺傳給我的錢領來，都是双比斯多。我又去看了我名下幾处封邑的經管人，跟他

們講定交欵办法。總而言之，我把一切事情办得有條有理。

我們動身前一晚，我問果斯果麗娜的兒子有沒有向唐亨利告辭。他說："告辭过了，我今天早上跟他分手的，彼此都很客氣，他还說捨不得我走呢。他对我也許滿意，我对他可並不滿意。主子喜欢傭人不算什麼，也得傭人喜欢那位主子才行，不然的話，總是相处不來的。"又道："况且唐亨利在朝上只是個可憐东西，人家瞧得他一文不值，街上人指指點點，只管他叫熱那亞婆娘的兒子。你想，有体面的小子，誰願意去伺候这种沒体面的傢伙呀。"

居然一個大淸早，我們離開馬德里，取道上古安加。我和我親信坐一輛車，駕兩匹騾子，車夫騎着駕車的騾子領路；後面就是三匹馱騾，裝着行李、現錢，有兩個騾夫跟着；隨後是西比翁找來的兩個彪形大漢，披掛器械，一应俱全，騎着騾子压隊；騾夫各佩刺刀，車夫在坐鞍下面藏着兩支好手槍，一行人就这樣上路。我們七人裏六個都是狠的；我一路欢欢喜喜，不必爲承襲的那筆錢担心。走过村落，騾馱子昂然搖動項下銅鈴，村裏人忙趕出門來，看我們一隊人过去，以爲这樣排場，至少是個大貴人上任做總督去呢。

第十三章

吉爾·布拉斯回到莊上，見乾女兒賽拉芬已經
成年，甚爲欣喜。他看中了一位小姐。

我不用趕路，所以走了十五天到李利亞斯。我只求一路平安，居然如願。我一見自己莊子，想起安东妮亞，有點傷感。可

是我不願自尋煩惱，念头忙想開，况且她去世二十二年，我悲懷已淡了。

我一到莊上，貝雅德麗斯和她女兒忙來請安，十分親熱。於是他們爸爸媽媽和女兒互相擁抱，快活得發瘋也似，我看着也很高興。等他們擁抱了好一頓，我留心看看我那乾女兒，覺得她很可愛，就說："我離開李利亞斯的時候，賽拉芬还在搖籃裏呢，难道这就是她麼？我瞧她長得这麼高，又这麼漂亮，眞是快活，咱們得留心替她找一門親了！"我的乾女兒听了这話，臉上微微一紅，嚷道："怎麼的呀，親愛的乾爸爸，你才見了我一眼，就想推我出門了麼？"我道："孩子啊，不是这話，我們不想把你嫁出門去，我們要你有了丈夫，不離開爹媽，多少还是跟我們住在一起。"

貝雅德麗斯道："現在就有这樣一門親。本地有位紳士，一天在村教堂望彌撒，看見賽拉芬，就愛上她了。他來看过我，陳說他那愛慕之心，求我允准。你們想得出我怎麼回答的。我說：'我答应了你也沒用，賽拉芬全憑她爸爸和她乾爸爸做主，得看他們怎麼說呢。承你不棄小女，要想求親，我頂多把这事寫個信去通報他們。'我的確就要來通知你們兩位，可是这会子你們人都回來了；你們瞧瞧該怎麼办吧。"

西比翁道："旁的不說，那紳士是怎麼樣個人呢？有沒有他們那种人的習氣？是不是自以爲出身高貴，把平头百姓不放在眼裏的？"貝雅德麗斯道："唷，他倒並不是那樣的，这人温文有礼，而且一表好相貌，年紀还不到三十歲。"我对貝雅德麗斯道："听你說來，这位紳士很不錯。他叫什麼名字呢？"西比翁的老婆道："叫唐如安·德·如泰拉，新近承襲了父親遺產，離这兒四公里有個莊子，就帶着他照管的一個妹妹住在那裏。"我道："我从前听人講起过这個人家，是瓦朗斯的名門大族。"西比翁道："我第

一要心腸好、头腦好，名門大族倒在其次，这位唐如安只要是正人君子就行了"。賽拉芬插嘴道："他有这名氣的，李利亞斯知道他的人都把他誇得不得了。"我听了乾女兒的話，对她爸爸看一眼，微微一笑，她爸爸也領会这句話的意思，知道女兒並不討厭这位公子。

过了兩天，这位爺就到李利亞斯莊上來拜訪，原來早听得消息，知道我們到了。他殷殷勤勤跟我們招呼，看他那相貌舉止，是好一位人才，貝雅德麗斯所說並非虛語。他說：誼屬鄰居，特來賀我們安穩还家。我們也竭誠招待，不过这番拜訪，只是照例应酬，所談無非客套，唐如安一字沒提到愛慕賽拉芬的話，臨走只說，跟我們結鄰，預料是件樂事，請許他再來拜望，好好結個相識。他走後，貝雅德麗斯問我們瞧这人怎麼樣。我們說：看來一定好，賽拉芬能有这樣個姑爺，眞是再好沒有的運氣了。

我們得回拜唐如安，第二天飯後，我就跟果斯果麗娜的兒子一同出門，叫個人領着到他莊上去。四停路走了三停，領路人說："这兒就是唐如安・德・如桼拉的莊子了。"我們睁大眼睛四面找了半天，也沒找着，一直走到跟前，才瞧見那座莊子，原來隱在山脚下林子裏，樹木高大，遮得看不見了。那房子已經破舊，看來主人確是名門，但未必是富室。不过進去一瞧，陳設非常精緻，房子雖舊，也將就得过了。

唐如安接見的客室，佈置很漂亮，他又叫我們見了一位小姐，大概有十九到二十歲，他在我們面前管她叫多若泰妹妹。她盛裝豔服，彷彿知道我們要去，特意打扮的。我見她这般美艷，心裏一動，就像从前見了安东妮亞一樣，換句話說，我神魂搖宕起來。不过我一點沒露在臉上，連西比翁都沒瞧出來。我們还像前一天那樣，談談鄰居和睦、你來我往的快樂。他仍舊絕口不提

賽拉芬，我們也不去逗他求婚，要他自己說上來才好。我們談話的当兒，我瞥了多若泰好幾眼，可是我裝出眼光难得轉到她的樣子。每和她四目相对，我就愈覚心醉。实在說來，我傾倒的人兒並不十全十美。她皮膚的確白得耀目，紅嘴唇賽得过玫瑰，只是鼻子嫌長，眼睛稍小；雖然如此，整個臉兒还很迷人。

總之，我到如泰拉莊上走了一遭，換了個人，回到李利亞斯，心心念念，眼裏嘴裏，只有個多若泰了。西比翁滿面驚異，看着我道："主人啊，你怎麼了，只顧想着唐如安的妹妹，你愛上她了麼？"我答道："是啊，朋友，我眞要燒盤兒，天啊，安东妮亞去世以來，我見过的漂亮女人不知多少，从沒有動过心，怎麼偏叫我碰到这個主兒，年紀一把，还不由自主的害起相思病來。"果斯果麗娜的兒子道："好啊，先生，这事你不必怨恨，正該得意啊。你不过这點年紀，害相思一點沒什麼可笑；你又沒老，还有指望贏得女人欢心呢。听我的話，下回見了唐如安，大着胆子向他求親得了。像你这樣的人，他不会不答应。假如多若泰非上等人不嫁，你不就是上等人麼？你有那貴勳授予狀，够你子子孫孫沾光的了。年深月久，你那份授予狀的來头，就像一切人家的根柢一樣，無从查考；四五代以後，山悌良那家就是头等的名門望族了。"

第十四章

李利亞斯莊上兩重喜事，吉爾·布拉斯·德·山悌良那的經歷就此述完。

西比翁用这套話勉勵我去求多若泰爲妻，以爲我不会碰釘

子。我战战兢兢，準備硬着头皮去求親。我儘管看來年輕，瞞得掉整整十歲年紀，可是總以爲一位妙齡美人不会垂青的了。我打定主意，下回見她哥哥時，冒昧求一求。他呢，也正在着急，不知道能否求到我那乾女兒。

第二天早上，我剛穿好衣裳，他又來了，說道："山悌良那先生，我有件要事，今天特來跟你談談。"我請他到書房裏，他單刀直入，說道："我的來意，你大概知道。我愛賽拉芬，她爸爸什麼都听你，請你替我美言幾句，成全了我的心願，我終身幸福就多虧你了。"我答道："唐如安先生，你既然直捷痛快，决不会怪我学你的樣。我一定在我乾女兒爸爸前面替你出力；現在我也要請你在令妹前說說好話。"

唐如安听了这話，臉上又驚又喜，我覺得兆头不壞，他道："难道你昨天爲多若泰顚倒了麼？"我道："我愛上她了，如果承你兄妹兩位不棄，允我之請，我就是天下最福氣的人了。"他答道："这事你儘管放心。我們雖然是貴族，很願意跟你結親。"我道："承你不嫌我平民出身，肯要我做妹夫，我很高興，也对你越加欽佩，这就見得你高明。不过，即使你要掙面子，想把妹妹嫁個貴人，好叫你得知，我也够格兒。我在相府先後做了二十年的事，皇上因我爲國宣勞，賞了一份貴勳授予狀，我可以給你瞧瞧。"我一向不愛誇張，把这份授予狀藏在抽屜裏，这時就拿給那位紳士看。他仔細从头看到底，十分愜意。他还給我道："好得很。多若泰許給你了。"我嚷道："賽拉芬也穩是你的了。"

兩樁婚事就此講定。这事只消再問問兩位小姐是否願意，因爲唐如安和我都很体貼，不肯委屈了她們，强聘硬娶。他回如泰拉莊上，跟妹妹去談我的親事。我就召了西比翁、貝雅德麗斯和我乾女兒，把方才談的話告訴他們。貝雅德麗斯主張一口答应，

賽拉芬一声不响，就見得她跟媽媽同意。那爸爸其实並沒旁的主張，不过有點爲难，說这人家的莊子急待修理，不知道該多少賠贈呢。我說，这是我的事，我給乾女兒四千比斯多賠嫁。西比翁一听这話，也就沒得說的了。

我和唐如安当晚又見面，我說："你的事順利極了，但願我的也不壞。"他答道："你的事頂不錯，多若泰不用我做哥哥的命令，自己就情願。她中意你这表人材，也喜欢你这种風度。你只怕不中她的意，她發愁得更合情理，她嫁你只有個光人兒——"我喜極欲狂，打斷他道："我此外还有什麼要求呢？承蒙可愛的多若泰不棄，肯跟我同甘共苦，别的都不用說了。我有的是錢，不要她什麼賠嫁，但願娶到她，就心滿意足。"

我們倆談到有了这些眉目，都很高興，决計省掉繁文縟禮，趕快結婚。我叫这位先生跟賽拉芬父母会了面，講定婚約的條欵，他就辭去，答应过一天帶多若泰同來。我一心要討这位小姐喜欢，拚命修飾打扮，足足化了三個多鐘头，自己瞧着还不称心。少年打扮了見情人，是件樂事；人快老了，这事幹來就很吃力。總算便宜了我，唐如安的妹妹第二次見面，十分青眼，我自覺还沒有人老珠黃。我跟她談了好一会，覺得她性情很可愛，只要我会哄、会媚，加上千依百順，想來还可以贏得老婆欢心。我一肚子如意算盤，就叫人到瓦朗斯請來兩個公証人，立下婚約；於是我們把巴戴那的教區神父請到李利亞斯，替唐如安那一对和我們一对行了結婚礼。

我第二番結婚，一點也不懊悔。多若泰很賢惠，安分尽責，她瞧我先意承旨，心裏很領情，就跟我親熱得彷彿我是個年輕丈夫一般。唐如安和我乾女兒一盆火也似的熱，更妙的是姑嫂倆非常要好，全出志誠。我看出那位內兄的許多長处，眞心喜欢他，

他也沒虧負我。長話短說，我們一起非常融洽，每晚分手要明早再会面，就依依不捨。我們決計兩家併作一家，有時住在李利亞斯莊上，有時住在如泰拉莊上，因此就化了首相大人的比斯多，把这莊子大大修理了一下。

敬愛的讀者，我和这些親愛的人同过快樂日子，已有三年。上天要我沒一點兒美中不足，賞了我兩個孩子。我一心相信孩子是我的親骨血，我的暮年歲月，可以敎子消遣了。

[General Information]
□□=62 □□·□□□□□□□□ [□]□□□ □□
□□=BEXP
SS□=
□□□□=book4.5read.com/300-36/diskcab/cab10/05/fow001.pdg
□□=638
□□□□=book4.5read.com/300-36/diskcab/cab10/05/!00001.pdg